

【陽明後學文獻叢書】

方祖猷 梁一群 李慶龍 等 編校整理

羅汝芳集

(下)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陽明後學文獻叢書

方祖猷 梁一群 李慶龍等 編校整理

羅汝芳集 (下)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羅明德公文集

目錄

卷之一

序

崇邑熟仁會序
樂安講會題名序
朱子要語序
敬菴訓語序
胡子衡齊序
偶然記序
楊復所經義序
鄒氏存稿序
湘陰還樸編序

無聞堂稿序
詒穀錄序
雲石初稿序
楚侗教言序
宗覺會稿序
豫章羅氏譜序
南城壕塹王氏譜序
樂安衙背詹氏譜序
樂安巴塘黃氏譜序
樂安水西魚氏譜序
樂安善和岡曾氏譜序

樂安古塘陳氏譜序
樂安蛟湖陳氏譜序
樂安錢團陳氏譜序
樂安前團張氏譜序
樂安袁氏四支譜序
樂安蓮河徐氏譜序
廣昌唐坊唐氏譜序
崇仁珠溪余氏譜序
崇仁鄢家巷周氏譜序
崇仁峽川張氏譜序
寧都賴氏譜序
寧都東韶黎氏譜序
南城豐源余氏譜序

卷之二

序

擬山東試錄前序
山東鄉試錄後序

貳 文集類

雲南鄉試錄後序
雲南武舉錄前序
從姑山圖序
水岩志序
賀封王爵序
送唐純字藩參貴州序
送王介石憲副雲南序二首
送許敬菴督學陝西序
送王少拙行取北上序
送沈玉陽入覲序
送許敬菴入覲序
賀毛文源考績序
賀傅震南考績序
賀江二洲考績序
賀郭梧陽最績承恩序
榮封並壽序
壽林宗伯夫婦序

壽吳夫人序
壽徐方伯序
壽湯承塘序
壽王守靜序
壽合齋弟序
壽董古南序
送陳紹郭歸養序
道自旰南冊序
永賴奇勛冊序
甘雨如幾冊序
豈弟遺思冊序
鰲溪春盎冊序
天衢展驥冊序
栖筠雅尚冊序
純孝冊序
松門觀物冊序
軒桂培芳冊序

臨田寺砧基簿序
慈悲道場懺法序
楞嚴新指補註序
節孝雙榮序
世節編序
雲門錄引
翠筠館稿引
護軍存稿引
旰瀾詩集引
丸丘存稿引
會語續錄引
石溪遺稿引
建昌府續志引
卷之三
記
樂安縣儒學記
東鄉縣儒學記

樂安縣明倫堂記

樂安儒學兩齋號舍記

新城縣贍士學田記

樂安慈竹書院記

南城章氏義館記

南城四石溪羅氏祠記

南城陶氏祖祠記

樂安錢團陳氏祠記

樂安南濟鄧氏祠記

南豐曾先生祠記

邵武何熙泉祠記

南城范尹生祠記

磁龜游記

登雲蓋山記

從姑勝遊記

重修麻姑山記

邵武衛記

金谿清風亭記

南豐龍首亭記

郡治亟稱亭記

瑤嶺風雨亭記

南城太平橋記

崇仁德平橋記

樂安慈節堂記

臨川慈節堂記

臨川傅氏十族祠田記

孝思記

明山記

似山記

見山記

慶餘記

新城安福寺記

谷泉禪塔記

記事

魏給舍

方從吾

余氏僮

黃婿傭

僧知休

趙中丞

金若泉

陳竹澗

張右侯

壽王

劉道人

暉圓

泰山丈人

楊成章

張承勳

說

宗說

大學四說

敬恕堂說

隆壽堂說

仁壽說

壽親說

天機說

沂瀾說

醫說

槐亭二說

仁齋說

紫華說

活泉說

近華說

岐山說

鄧生字說

義舉說

尚義說

贊

四書贊

大學贊

中庸贊

論語贊

孟子贊

翠峰雅會圖贊

節壽圖贊

樂安董白石像贊

樂安文峰詹太僕像贊

樂安詹覺野教授像贊

新城梅濱包護軍像贊

南城饒母傳孺人像贊

南城松溪饒于望像贊

永新蔣拙逸像贊

永新蔣質夫像贊

崇仁浚漳陳筠軒像贊

崇仁華岩劉少參像贊

廣昌甘竹饒一溪像贊

崇仁王澹軒像贊

雙塘侄鐸行樂圖贊

樂耕贊

節婦贊

老子圖贊賀蕭元之三十

卷之四

傳

詹太僕傳

詹訥齋傳

詹教授傳

詹質庵傳

陳介夫傳

華容令傳

聶孝子傳

二子小傳

附：二父行略

劉直方傳

全仲君傳

曾太守傳

曾處士傳

丘節順傳

王澹軒傳

墓表

許長史墓表

杜少庵墓表

詹養澹墓表

墓誌銘

雲南唐中丞墓誌銘

永新尹天湖墓誌銘

先母寧太安人墓誌銘

臨川傅母官孺人墓誌銘

仲弟樂溪墓誌銘

廣昌羅石潭墓誌銘

南城王太學墓誌銘

休寧吳龍塢墓誌銘

太湖金洪洲墓誌銘

南城黃郡博墓誌銘

宜黃應太學墓誌銘

晉江黃教授墓誌銘

樂安黃寄傲墓誌銘

永新蔣母李孺人墓誌銘

從伯母寧孺人墓誌銘

南城樊母寧孺人墓誌銘

行狀

先府君前峰公行狀

祭文

祭南城朱東源司寇

祭麻城耿封君

祭泰寧涂一峰

祭南豐李一吾憲副

祭族伯母

祭幼弟惟慎

卷之五

憲帖

諭宣慰罕拔

書牘

柬季鴈山郡守

柬許敬庵郡守

報許敬庵京兆

報焦漪園太史

與詹養貞侍御

柬鄒南皋吏部

柬姜鳳阿宗伯

柬周山泉司馬

柬陸五臺冢宰

與楊復所太史

柬鄧潛谷孝廉

報鄧潛谷孝廉二首

報宣城戚生恢

報志學書院諸生

報樂安鄧生維立

報樂安曾生應德

上益王潢南殿下

柬當道諸老

柬合省同志

家報十紙

與弟惟道惟慎二首

與弟惟慎二首

與長孫懷義

啓

請益王潢南殿下啓

請鳳南殿下啓

謝益王潢南殿下賜燕啓

謝益王賜桃啓

謝世子賜中秋節儀啓

回鄧千兵子林華聘五孫懷敬女書

表

癸酉山東程表

詞

賀安東王夫婦壽詞

賀車南豐獎詞

乞言狀

從姑山前峰書屋乞言狀

銘

屏銘

吏隱齋銘爲黎念梅司訓作

書卷跋

書六合同春卷

書孤心萬里卷

書取益四方卷

書玉峰高致卷

書奇節天申卷

書萬法一心卷

書太虛卷

書回生傳後

書覺野傳後

書昭忠錄後

書麻姑記後

書陸海山冊後

策題

癸酉山東鄉試第五問

丙子雲南武試第一問

策

癸酉山東程策

丙子雲南鄉試程策

丙子雲南武舉程策

勗語

崑從姑山房諸生四條

崑明德堂諸生四條

崑白鹿洞諸生四條

崑岳麓書院諸生四條

崑白下諸生四條

崑五華書院諸生

崑志學書院諸生

崑水西書院諸生

崑鰲溪書院諸生

崑臨汝書院諸生

崑崇仁熟仁會諸生

崑白鸞書院諸生

崑滇南丙子新孝廉四條

崑雪松潘孝廉士藻

崑當塗吳教授良治

崑魯川曹明府胤儒

崑叔臺耿學憲定力

崑三孫懷智

崑諸孫二條

崑百姓二十條

華蓋山志序

羅明德公文集卷之一

序

崇邑熟仁會序

夫仁生德也。盈於兩間，貫諸萬世，莫非生也，則亦莫非仁也。渾然凝、盎然出、純然完且成也，而何有乎熟不熟耶？夫無熟不熟者，是則生之所以爲仁，亦仁之所以爲熟也。自一念而之萬念焉，生則何殊也？自一事而之萬事，自一物而之萬物焉，生又何殊也？故自一之生而之萬萬之生焉，其渾其盎，其純而熟，則又何殊也？

或者謂軻氏之語熟仁也，取諸五穀。五穀之與仁？夫固弗類如是耶？曰類也，而亦弗類也，在善識之何如耳。今夫五穀之爲種，始而本之芽，終而末之粒，其外之殊，似可得而辨之。芽以生生而芽，粒以生生而粒，其中之弗殊，實莫可得而容其辨也。莫可得而容其辨，是則生之仁，是則仁之熟，是則生生之仁之無所於熟，而無所於不熟也。故穀而類諸我焉，我而類諸人、類諸物焉，人與物而類諸天地之兩間，類諸往古來今之萬世焉。生斯，斯之謂大生；仁斯，斯之謂至仁；熟斯，斯之謂

真熟矣。吾儕將以熟夫仁而弗能善識夫仁之所以熟者先之，豈非芽以稊稗而覲其粒之五穀也歟哉！

邑以崇仁名，是好仁而無以尚之者也。則諸士會而必求以熟夫仁，熟仁而先知夫所以爲熟者，固其機之自不容已矣。然是會也，秣陵茹真李君登，以萬曆丁丑春來論崇庠實倡之。盱江近溪羅子某後八年甲申冬，自臨汝來遊，而益集之。則是會雖謂之自芽而粒，將亦無不可者。故曰：弗類也而亦類也。統而名之以熟仁會云。

樂安講會題名序

萬曆甲戌之秋，余講學鰲溪，城中各族留會者幾一月。時邑侯晉臺謝公陞任廣東，而郡別駕心村汪公來視邑篆，初至即首重學校，進諸生于庭，勉事心學。諸生以講會請，公忻然曰：「吾志也。然聞之君子之議事也以制，制則趨定；立道以準，準則視的；易俗以同，同則風動。汝諸生其共謀之。」於是詹生事諤等請開鰲溪書院。如近奉臺檄爲鄉約禮，設聖像、祖訓于中，集諸縉紳父老子弟于庭階。時通邑內外扶携輶至，且升降起居雍雍肅肅，一日之間其制屹然定，其風翕然同矣。公可諸生請，且謂道立之準非余言，爲聖訓之釋，爲群言之開，則定且同或未能久而安也。故余雖不肖，叨公贊聘，得覩盛舉于一堂，併書以引題名冊云。

朱子要語序

有宋以理學稱盛，三代而下未之多見。其開先則自濂溪周子，嗣續而昌大之，則莫過於二程。至晦菴朱子，則世謂集周、程諸儒大成而會其全者也。其生平措諸言論，視周、程尤爲繁富。然今人於周、程語各選梓行，乃朱子猶闕如也。省菴王令尹日念之不置，選其語之要者，付樂庠諸雋登梓，與四方同志公焉。余因得而讀之，嘆曰：「懋哉！子朱子之有功聖門也，學固得其大方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又曰：『大匠不能使人巧。』夫匠立成器，士志聖神，其精至於無跡，妙入於難窮，取諸智巧焉則均也。然器非規矩，巧將安施？道非六經，智將奚措？朱子之於學，余固未能悉其智巧何如也，至所爲言，必先之讀書，讀書必先之六經，則真吾聖門之大匠也已，其功顧不宏且遠耶？故規矩誠立，而巧之不精，學之咎也。胥求以巧，而規矩弗先，教之訛也。樂庠諸雋，今得是編訓焉，則聖神智巧，固可持循而妙入矣。其中寧無迅發大明，渾成大器，以登庸廟廊，利濟海宇，而克副令尹用世之志者乎？敬序其端以俟。

敬菴訓語序

歲癸未良月未澣之五日，我太守敬菴許公勤政餘暇，進諸生庭訓之，且手授《克己復禮講語》一

章。諸生奉令唯謹，命鏤人垂不朽，以嘉惠海內，謂不敏辱公相契，宜有言。因憶公暨敬吾魏公、思默萬公登從姑山時，公謂不敏曰：「顏子克復之『復』，即復卦之『復』也。視、聽、言、動之皆禮，即『復以自知』也。其知也，即『乾知大始』矣乎？」不敏拜手稱謝，懷然有契鄙心。茲請述公之意爲諸生申之。夫《易》以乾爲體，乾以復爲用。蓋乾「純粹以精」，而天地人之性之至善者也。乾之善，神妙不可見，而幾見于復。《大易》爻凡三百八十有奇，雖兼閏以成歲，而始諸冬至之一日。冬至元陽一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四時行，百物生，斯其稱「純粹以精」爲性善善之至也。且夫子五十而學《易》，繼乾坤資始、資生而昌言「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夫夫子以《易》爲學，以學爲教，易則生生，生生則日新，日新則學不厭，學不厭則教不倦，教不倦則其德曰「仁」。夫唯仁，斯其人曰聖乎？故夫子示天下萬世求仁之旨，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夫親親爲仁之大，其仁大，則其人亦大其學，斯名「大人之學」也已。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老老而民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則長長而民興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恤孤而民不悖。此之謂仁於家而齊，仁於國而治，仁於天下而平，若運掌而無難者。要之，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未學而嫁知養子，是人人能仁者也。人人能仁，是乾乎乾而機自不息；性乎性而生惡可已。所謂萬物皆備，我可人，人可天，不越一己而天、地、人、物一以貫之。故已能克焉，是謂「中行獨復」。「中行獨復」，唯顏氏之子庶幾，夫子所以語之曰「克己復禮爲仁」，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信哉！復其見天地之心矣乎！蓋一陽元氣從地中復，所謂由乎己，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由是視、聽、言、動一於禮，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國天下視諸掌，則美在其中，暢四肢，發事業，是美之至善之極。顏氏之子，真聖於復、復而聖者乎？下是，唯軻氏「可欲之善」信有

諸己。夫惟信而後能克，未有克而不始於信者。一信乎己，即而美而大而聖神，斯可言克之全功也已。甚矣哉！孟之似顏氏也。甚矣哉！軻之善學夫子也。不敏敢以是足公「克己復禮」大訓云。

胡子衡齊序

廬山胡子，與余爲同年友，交也最久，知也最深。近別三載，思也方切。乃樂安尹王君，其門人也，爲刻所著《衡齊》。授余讀之，敬作而嘆曰：「辯哉！言乎博而醇，密而遠，雖求之古先，亦未能幾也。是寧不足以傳也哉！」王君欲余言爲序，余又何言耶？余惟《衡齊》云者，謂定吾衡之平，以齊夫天下之多寡輕重，猶精吾心之理，以齊夫天下之是非美惡云者也。此一恒人足以辨之，乃理問上下，致勤千百，言而不置者何哉？則以儒先之說之未詳焉爾。儒先云：理在於物，必即物以求之。夫物與我類也，理在於物，而獨不在於我耶？物之理與我之理亦類也，理在物，則知所以求之；理在我，獨不思所以求之也耶？茲就其說詳之。夫吾儕之學，學孔氏也。孔氏之門，賜稱穎悟，乃多識致問，應遽如響，一貫諄示，聽若藐然，他則更奚尤哉？夫理一而已矣，夫一亦理而已矣。是故亘亘霄壤，孰從而一之？則理以一之也。亦孰從而理之？則一以理之也。盎然充盛而湛然流通，一也，而莫非理也；森然具布，而渾然生化，理也，而莫非一也。是則天地人之所以爲心也，是則天地人之心之所以爲神且靈也。夫神則無方矣，靈則無眩矣。無眩、無方，而謂其心之有弗理，理之有弗一也哉？故以吾而等諸天地萬物，則謂天地萬物之心，悉統乎吾之理無不可也；以天地萬

物而等諸吾，則謂吾心之中，悉統乎天地萬物之理亦無不可也。何者？天、地、物、我，形有不一，而心之所以神、所以靈，無不一也。夫即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可以統而一之，則即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自足以貫而通之。是不惟善求夫吾心，而所以善求夫天地萬物之心也。不惟善盡夫吾心，即所以善盡夫天地萬物之心也。否則，不以我體乎物，而爲物所體；不以我用乎物，而爲物所用，將何以尊崇德性，柄運經綸，而立本知化也哉？《易》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吾夫子爲後學之意，不益深切而著明也耶？敬以是而足《衡齊》之說云。

偶然記序

金華心泉胡公，生平活蟻萬萬，莫可勝紀。後公秋試浙省場屋中，方構思困鬱，乃群蟻競緣毫端，點畫不能着紙，公未如之何，輒復致之，假寐良久。俄至日暝，起視倉皇，漫圖終卷，曾未移時，遽完篇章。尋復哦誦，則覺氣勢昌大，甚殊平昔矣。閱者批嘆，謂出神助，第之魁等。公記其事，以傳而題之曰「偶然」云。余見爲歛衽興敬曰：「噫嘻，懿哉！純乎公之爲心也。入之微而無內，溥之大而無外矣。」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太上之至德曰好生，故洋洋浩浩，泛溢寰穹，無尺寸而不相憐愛，亦無尺寸而不相護持。天之與人，物之與我，咸戚戚皇皇，若手足之於耳目，肺腑之於軀殼然者，其生生也，孰得而異諸？其好生也，又孰得而已諸？故人謂公之於蟻，其愛且護也，而情可想矣。顧不謂蟻之於公，其愛且護也，其情尤可想乎？是以由公之爲愛而想，其情猶淺而易；由蟻之爲愛而

想，其情益深。而難夫不能華諸其文藻，而獨醞釀其思惟；不能啓諸其思惟，而獨廢閣乎筆楮。此其機緘之圓妙，鼓舞之神奇，謂之曰「偶然」，可乎哉？然不謂之曰「偶然」，又可乎哉？公固自命之曰「偶然」，余亦敬序之曰「偶然」。

楊復所經義序

維我明科試取士，率先經義，而經義率宗程式。故一時士習之所趨，文風之所動，實自館閣倡之。近嘉、隆來，宗主斯文諸名公，加意追復古體，海內浮靡頽波，翕然底定，蓋至于今，而神情貫洽，即時藝而漢、魏往往庶幾焉，亦云盛矣。第曰「經義」，義固其所主本也。義弗之精，而維古今之辭較，奚啻漢、魏，雖先秦列國，亦藝也，亦浮且靡焉類也。余山居，每嘆爲文莫難於經義，正以其義融通乎經，而經昌言乎聖。經不容以易言，義不容以強通。余方困頓津涯，年已耄矣，比覩茲作，似於辭說不費，而聖經大義，昭然若發余蒙，殆忻忻不能已於誦而傳也。黃生承宣等，知余樂觀之意，因付之梓，題曰《復所楊太史經義》。

鄒氏存稿序

一翁鄒公，宋仁宗時生宜黃間，有奇氣，不類世人事，詳《宋史》本傳中。公有《宜川集》三十卷，

燬于兵，今所存止數篇。嗣孫魯等刻之，名曰《存稿》。諸生推余一日長，請序之。余惟公人品之特異，文藝之清越，觀者當自識之。第余閱《傳》中遇呂岩故事，因覓訪舊地，至前對奕之處，猶古木孤撐，怪若虬垂，其繁陰蔽莽中，片石卧地，當午日光下射，雲葉旁紛，側身洞口，且前且卻，渾疑二老儼然在吾睨睫。頃復覺而悟曰：「安知彼對奕者，非今晚視者之前身？」而盤桓客與虬松鰲石上者，非千載之後而作重遊者耶？」遂呼酒狂歌，酣然大醉，書此以引所刻之端云。

湘陰還樸編序

嗟夫！世道之末，趨而下也，則人情浮靡，以爲之先乎？夫情也者，性之所由生者也。情習於人，雖無所不至，而性本諸天，則固不容或傷者。反情以歸性，而率靡以還樸，其惟教之之功爲大也已。楚在寰區，地廣而民雜，四方之俗，各相殊異。其狗侈心而競勝氣，尤易於染化而遷者。任道君子生長其間，又烏能已於防維之思也耶？然風會之起，原于所遭，轉移之機，亦多不偶。此非上下之同所好，而感通之有其具，吾未見教之可行，化之可成也。同年李近麓憲副，在告家食，慎德尚行，爲鄉邦表法。楚士民薰而良者，浸浸乎自一邑而旁漸矣。然惓惓無已之志，又備集聖諭、聖教共爲一編，俾有所馴習，問序於余。余捧而興曰：「美哉！颯颯乎，是編之梓而傳也。上足以宣德，下足以正經，中足以崇誼。誼崇而交修之衷斯協矣，經正而彝秉之初斯完矣，德宣而大同之軌斯一矣。一其軌而不回，完其初而弗斷，協其衷而無斁，是所謂隆古及諸人人、物物之身，以生生而無疆焉者。」

也。故始焉冀其若子、若孫，以生乎人人、生乎物物；終焉以人物之生生者，而生乎其子子孫孫焉。是不爲無埃強致，而機以潛之所成也歟哉！心村能仁以孝親，仁以弟長，而復善，推損菴之詒穀於一家者，而詒穀諸天下後世焉。茲錄之刻而傳也，殆無負矣。余不佞僭書以埃。

無聞堂稿序

夫言，心聲也。心譬則谷，然而言其響之逐，感而應者也，固未有涵諸其心，而弗聲乎其言者也，亦未有聲乎其言，而非先得于心者也。夫心則廣矣、大矣，以舉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即宇宙萬類，而統括融通焉可也；即宇宙萬類，而各足旁通焉亦可也。其神無方，其體無定，而其出無窮者也。故士之生也，惟不知所以反求之則已矣，一入寶山，則珍貝種種，即投足引手，隨吾所向，咸可懷携玩襲，以快意生平，而充數日用。夫孰得而泥之？亦孰得而限之也哉？故古先知言，君子恒必於其心取衷焉，其所見淺深無論也，而信之趨而太和之觀也，與斯約者其益勉之。吾且期天下之來取的也已。

詒穀錄序

是錄之刻而傳也久矣，其盛美幽光，贊頌於諸大君子者亦衆矣。茲復益以德興邑博北山公儼、撫州少府愚菴公嵩、鬱林州丞信齋公鉉，舉名宦鄉賢之詳者，則又損菴公曾孫，今撫州別駕心村公雲

秀也。心村之意蓋曰：「我王大夫之穀之詒也，原謂若子若孫，茲以北山、愚菴爲王大夫子，而以信齋爲王大夫孫，且皆德業炳炳，出而有徵於所任，歸而有徵於所居，則穀之成于若子若孫者，固日衆以昌；其詒之本諸我王大夫者，將彌久而彌盛也耶。」噫！心村之爲念也，誠可謂孝於親、而弟於長矣。余誼辱通家，敢無一言爲心村勗。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夫仁，天地之生德也，生則惡可己！惡可己，則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生生而無疆者，非強以致之也，一機以潛而通遍之焉爾。余觀損菴之所望於誠齋者，如陰德冥冥之語，公私兩便之囑，皆仁之生德也，皆自一人之身而之貴，所至高下無論也，而安之貴。如是而爲心，如是而爲言，則其辭達，其旨永，而其說詳且舒矣。余自甲辰叨第春官，於大衆中首識桐城柱墅趙公，喜其瀟灑脫略，能遣去世縻，而軒翔物表，意竊奇之。自是每一相見，輒聚首雅譚，時竟日夕，邇來晤對，逮津津然將反求諸其心矣。公今已往，而其言猶炳炳於人耳目，謂公於心而無所見、無所至、無所得也，可乎哉？即所見、所至、所得以發揮文辭，而謂辭弗之達，旨弗之求，而說弗之詳且舒也，可乎哉？公長嗣鴻賜，哀其終身述作，題曰《無聞堂稿》，走使請言。余誼不容辭，爰陳素所受教于公者，用著篇端，以俟四方知言君子取衷焉。至公之履歷、注措，則《誄》、《狀》、《誌》、《表》昭明詳悉，可無復贅云。

雲石初稿序

《雲石初稿》者，余年丈雲石江公所著也。公少負異才，又早雋鄉國。凡四上春官而後第，往來

問俗于燕、趙之墟，所交多天下名士，以故得習知當時之務，以益其才。一入仕途，而聲稱已籍籍公卿間矣。庚戌，虜犯郊畿，公居職方，調度戰守，勞績陞光祿少卿。未幾，以言事謫判茶陵。有捕盜功，帥府以邊才薦，不報。公遂拂衣歸。余謂：當嘉靖中，南備倭，北備虜，懸官需才如恐不及，乃才如公，又嘗試有成效，卒不克專制一面，以展厥奇，豈非命哉！昔史稱賈誼通達國體，竟未能身試、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事，頗與公類。第賈生自長沙而後，其言詞多感慨悲悼，至今讀其書，令人慘然不樂。余觀公所著，其在本兵先後之所規畫，或用或不用，皆鑿鑿中窾，視五餌、三表不啻矣。其他詩文，又皆冲夷平淡，成一家言，求一語如賈生所謂感慨悲悼，無有也。此足以占公之量，出乎賈生之上，而不獨以才稱矣。然賈之孫嘉好學，而曾孫捐之以經術、議論妙天下，說者皆謂賈生未究厥用，故積之至此。今公子孫咸英然向上，而季嗣尤攻古文詞，嘉暨捐之，當不踰是。發公未盡之蘊，意在茲乎？

楚侗教言序

楚侗耿公，力任斯文，嘉惠來學，自起家立朝，歷諸今日，心目煢煢，盼邃古而矚遐陬者幾三十年，未嘗頃刻置也。是不惟某輩身親見之，即中外諸縉紳、士人，無不共信服之也。其微言出之神解，其確論利乎斷金。而紛酬箋答，錯著篇端者，且千萬言不啻也。是不惟某輩願哀集之，即中外諸縉紳、士人亦無不共期得之也。乃今茲帙於公之言雖未盡錄，然味神解之微，而心源可邇；憑斷金

之確，而道術可循。則不惟某與諸縉紳士人得由茲帙以全窺厥蘊，而卓然力任之勇，純然嘉惠之仁，諄諄切切於一世之中，亹亹洋洋於百代之後，雖公亦樂得由茲帙以旁通衷曲於無疆也已。漳理丁君此呂，授而編之也，奚容已哉！漳浦令朱君廷益，刻而傳之也，又奚容已哉！

宗饗會稿序

《宗饗會稿》者，我蓋藩鳳南邦君之所刻也。初，邦君欲刻是稿，客之與邦君善者爭，共止之。有謂其哀集繁富，非所以示約也；有謂其命辭樸率，非所以釋觀也；又或謂其昔主業課，今希傳遠，時序互殊，體裁迥別，安得悉仍舊貫，而不思損益之也耶？邦君慨然，色勃曰：「昔我恭王祖考，誕敷聖謨，仰承甲令，特開宗饗于國門之南群。我子姓昆弟，自今主國兄潢南而下日數十輩，命題親試，批閱而次第之，手澤固具在也。茲余不肖，閱賓館之久捐，跋耨範之遐隔，見祖考之所貽留者，即祖考之始在弗殊也，又何暇自恤其辭之工拙，製之新舊，而遽忍更易之爲也哉！」某聞而嘆曰：「懿哉！邦君之爲念而確哉！邦君之爲說也，是故慕親而忘己，孝則純乎其衷矣；具質而卻華文，則敦乎其本矣。衷以蘊本，本將益培；本以協衷，衷將愈廓。是則邦君之文之所以爲孝也，亦即邦君之孝之所以爲文也。吾儕合併而觀，乃見是稿之刻，夫固出諸深情而實通諸達德也。因敬述以爲序云。

豫章羅氏譜序

余族在盱江，支派茂衍，自德稱公而下折居各邑者十餘處，子姓以千計，雍睦往來，恒繹繹如也。但觀各所藏譜牒系，皆自侍御德稱公，欲邇而考之，無從也。歲甲子，先大夫前峰公乃始獲見南昌柏林族中舊譜，則今會修之所宗者，其世遠、其紀詳、其遠近衆寡明而不紊。先大夫喜動顏色，遂遍約吾盱各族所系支派，付柏編摩鋟梓，於是自南昌以及各郡，爲族凡若干，自始祖懷漢公以至今日，爲世凡若干。不惟前代功德炳奕不磨，而吾後人酌水求源，蔭木思本，所以培且濬之，以綿亘重光，使族弗替，又寧不勃然有興也乎！是則茲譜會修之益之所以爲大，而先大夫欣欣屬望之深意也。某不肖，謹述而誦之，且期與吾宗族長幼世勉焉。

南城壕塹王氏譜序

族之興也，厥初則一人焉始之也。人之生也，厥初則一性焉靈之也。靈以達性，性以宰生，生以運形，於是人自茲成身，自茲分而族之，衆自茲蕃且盛矣。故善觀人者，不於其形而於其性；善觀性者，不於其命而於其天。形則有盡，性則生生而無已；性猶有所，天則浩浩而無窮。夫是以天人有相資之理，形神有互用之機。聖人所以引道脈於可憑，君子所以餘家慶於弗替者，恒操是以爲要樞，

而善繼、善述，固當超脫乎塵情，而默會夫心元也已。余自束髮談學，及門之士最先而且衆者，莫過於壕塹王氏。夫壕塹之在我吁，久稱勝地，而王氏之居壕塹，亦久著磐宗。自宋以歷我明，殆三百年于茲矣。其最初則雄郡中以貲蓄，侈第宅以產業；未幾，而章縫彬彬蔚；再未幾，而甲第頻仍；建至于今，則諸英銳又各奮力聖修而精研道術，似亦他族所罕儔者。然諦觀諸君之謀，昌其族黨，聯洽乎本支，則猶類滯乎恒情，而未能超脫以允孚於區區之鄙忱者，請爲諸君誦之。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蓋言天命流行，於穆深遠，必籍吾身以樹立而表章之，而道之用乃弘且大焉。又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夫所謂僞者，豈盡虛誑而欺世之云哉！要以狗形骸，而以人力勝焉爾。如是而欲其久且弗替也，得乎哉？故天之大也，大於人；人之久也，久於道。彼以形軀而力致焉，見亦左矣。壕塹王氏數十年間，其祠堂之建，非不廓然其弘廠也；祭產之置，非不整然其虔備也。至茲譜牒之修，又非不秩然其新美而絢盛也。凡此，皆吾所不願於諸君；而所願於諸君者，則惟天人之所以相資，形神之所以互發，有以潛通其隱默之微，而顯彰其久大之用。蓋至於真積之深，涵蓄之甚，心欲其欽，而勢莫可以自持；跡欲其藏，而機不容以或遏。則名宗之表著，將自吾吁而推之宇內，始諸今日而及于萬年。惟諸君其日勉之，余則日望之。

樂安衙背詹氏譜序

詹氏在撫之樂安，蓋名宗云。始祖鎬，第末進士，自信州玉山來任，勸農簿于崇仁，行屬境，見嚴

城山川壯麗，悅而家焉。四傳至大通，讓其址爲樂安縣治，退居治後。本支日繁，科第宦業，代有聞人。而厚齋、象麓諸公，復倡明道德，重爲草廬吳公稱許，觀其序譜牒可稽也。入國朝，成進士第者二人，舉孝廉者十人，登歲薦者十五人，其他途仕者，視科貢又倍之，蓋亦盛矣。乃嘉靖戊午，余接覺野外翰于京師，丙寅，復接養真畏所二孝廉于疎山禪寺，皆志意卓然，以身任斯道者。因造其廬訪焉，則覺野偕合族縉紳、髦倪不下數百人，延余談學于縣北鬱林禪堂，相次以禮，相比以樂，彬彬如也。豈名宗薰習澤餘，慶衍愈昌而愈熾有如此耶？余方思紀之以風世教，乃其族則合臨川、崇仁諸派，續修譜牒，請余言以引其端，余又何辭？抑聞之，君子敦睦天和，懼其疎而至於離也，則譜以聯之，是各宗之所同也。然皆末流之救，而未知夫本之探也。詹氏諸君其知有本乎？夫人在天地間，形以衛其身，而性以神其心者也。可一而分之，以至十百千萬者，形也，分而不可合者也；可十百千萬而合之於一者，神也；至一而不容二者也，是之謂本也。余願詹氏子姓，其益勉之，默識真體於厥初，交致心期於遠大，而共相砥礪於彝倫事物之間，以光輝發越於四海萬世之永永焉。則祖孫一德，形神互融，厚齋、象麓不得專美於前，而余亦可附草廬公于不朽矣。諸君再拜以謝，請書以爲序云。

樂安巴塘黃氏譜序

今世著姓大族，蓋多重譜牒云。余嘗觀譜有二義，其追先德而敷揚之，有孝道焉；其合群支而會通之，有慈道焉。慈孝也者，天之所以生生乎吾人，而吾人之所以生生乎若子若孫，以子而復子，

以孫而復孫，十百千萬，而莫可自己之真機也。惟譜牒詳明，則昏而弗知者，亦必惕然省曰：「誰則吾所自生也，誰則吾所同生也。」其愛敬之機，雖昏而無所不知矣。或譜牒不修，則明而能知者，亦必眩惑曰：「吾所自生爲誰也？吾所同生爲誰也？」其生生之機雖明，而莫知所以用其敬且愛矣。樂安巴塘黃氏，在宋祥符中，自岳州徙居焉，去邑治半舍。後本支繁盛，分烟千計，科甲薦舉，右於鰲溪。元草廬吳公，倡明理學，有復享者從之遊，修葺舊譜，公首序之，亟稱代多賢達。鰲溪之人，由是重黃氏譜，其子姓亦以譜自重。入我明，叙州二守修之，八十七年于茲矣，邇新建教諭輪輩謀之族衆，合各支而譜之，則其詳明又倍於宋、元諸舊帙矣。適余談學至樂，諸生進而請言。余披譜仁玩，慶人之生巴塘後黃氏者，何其生於天也與他所他姓均，而其順乎天之生生，孝以敬其所自生，慈以愛其所同生，若子若孫，可以十百千萬而相生無盡者，獨與他所他姓異耶？故余願若子若孫，凡得後黃氏而生於巴塘者，咸無徒重其譜，而因譜以重其孝與慈焉；無徒安於巴塘一鄉、樂安一邑之孝與慈，而老吾老及人之老，長吾長及人之長，幼吾幼及人之幼，期以運掌乎天下焉。則豈惟今日重黃氏譜哉！將百世同之矣。

樂安水西魚氏譜序

樂安望仙鄉有村曰「水西」，有族曰「曾氏」。其初本魚姓，世居吉水之魚梁。唐末，名天霽者，生子九人，五曰孝緒，以直諫獲罪，易曾姓以避難，居是鄉將七百年矣。統而觀之，其初以魚，祖乎曾

也，不爲不重；既易曾，嗣乎魚也，亦不爲不隆。譜牒從信，書之未見，其不可者，顧其先作譜以天齋而上無所考，遂舍魚附曾，直裔子與氏。其後心弗自安，衆議紛紜，又欲盡變曾以求復乎魚之爲快。論久弗定，譜亦莫成。觀之一峰羅公、東洲夏公諸序可徵已。茲余談學鰲溪之上，諸子姓遊余門者，持譜求定於余。余曰：「異哉！子與氏之族能榮人於前，而累人於後如是耶？何諸生之急急於去曾之爲快也？」諸生悚然曰：「夫子將奈何？」余曰：「亦求之真僞之間而已矣。夫昔之榮而不足以爲榮者，蓋魚之原非曾所出也，僞也。僞則不能一朝安者，固諸生本心也。今之累而不足以爲累者，蓋曾之原從魚而易也，真也。真則可以仍之百世者，亦諸生本心也。」諸生叩首謝曰：「問吾姓而得吾心，誨之真而進之久。吾宗固百世德夫子於無疆也已。」請書以弁諸首。

樂安善和岡曾氏譜序

昔吾夫子之教，萬世無窮也，其道以仁爲宗。當時及門之士，惟曾氏子與傳之爲獨得焉。今觀其弘以任重，毅以致遠，則宛然吾夫子垂世家法也。故再傳而子思子，又再傳而孟子。《中庸》七篇之旨，至今未艾者，無他也，其宗之正且的焉，可久固如是也。樂安曾氏，其先本子與氏十五世孫，避新莽之亂，于永豐之睦陂遂家焉。至西晉永嘉時名丞者，生三子：孟曰珪，仍居睦陂，爲曾子榮之派；季曰略，遷南豐，爲曾子固之派；仲曰舊，來居樂安菊花坵，是則吾子與氏之後初至樂安者也。及舊傳五世曰虹，分居寧都之鎬原，虹傳六世曰蘊，復遷樂安之善和岡，是則吾子與氏之後初至善和

者也。自宋歷元，入我明，而家聲益昌。今其子孫英雋濟濟，則吾子與氏家世之宗，固自善和而盛且傳矣。而吾子與氏家法之宗，居善和者又不可不思所以傳而盛之也哉！余固因其譜牒之修，進諸子姓而論曰：「仁者人也。宗其人而家世盛，與宗其仁而家法盛，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長長幼幼，是之謂人其人也。人其人焉，焉有不仁其仁矣乎。古謂子與氏獨得吾夫子之宗，吾將謂善和岡之曾，又獨得吾子與氏之宗也已。」諸子姓群起而拜曰：「謹奉教，請書諸譜首。」

樂安古塘陳氏譜序

歲在丙寅，余以問學至撫之樂安。今益府教授台峰陳君，暨邑諸縉紳，延余開講鬱林寺中。每會，則陳之子姓畢集，其諸雋之游余門者，復銳志敏修，直肩聖緒，尤大非他姓比。余敬訝久之，其族長持所修續譜，請言以弁其端。按陳自周封胡公，備以奉舜祀，至漢太丘寔，十七傳至武帝霸先，三世五君，子姓分封者四十一人，而叔達則王義陽。十傳至光祿大夫舜舉，當黃巢之亂，徙居吉州。其孫國忠復徙崇仁丹桂里。又十二傳至宋秘書丞德彰，以慶曆四年來居古塘，實肇今基。其後科第貢選，代不乏人，在樂稱名宗矣。初譜作于宋左中大夫奎斷，至元樞密彥卿續之，明大中大夫溥又續之。越嘉靖戊午，新安諸族持大成譜至樂，時古塘、錢團、蛟湖、東川各派，出所藏譜，循委窮源，若符節然，又合修之。第大成譜止於列派系名，其葬婚、生卒，與文翰所著未詳也，乃茲則又加詳焉。余

披閱良久，掩卷嘆曰：「嘻！余於茲譜而知吾德在宇宙間之爲最貴也已。今夫天下之言貴者，則曰公、曰卿、曰大夫、士也，若陳氏之先，如叔達之四十一人，則超公卿而王矣。如霸先之三世五君，則超諸王而帝矣。乃所宗則達及於太丘，豈舉太丘一人之德而諸王公均失其貴也歟？故余願諸君之譜陳氏者，與吾儕之觀陳氏譜者，於太丘而知吾德之貴於諸王公焉。於太丘之貴於諸王公，而歆慕奮激，又自太丘而進於賢聖神化之極焉，則茲譜也，豈惟陳氏子姓之幸，將天下萬世其同幸也已。」

樂安蛟湖陳氏譜序

按陳自漢太丘寔十七傳武帝霸先，三世五君，子姓分封計四十一人，而叔達王義陽，十傳至光祿大夫上柱國舜舉，避亂居吉州廬陵黃金鄉，蓋至是而陳始入我江藩矣。又五傳至湖州通判國熹，卜居新淦之上望。玄孫光徹，復自上望遷居蛟湖，蓋至是而陳始宅茲樂安矣。其後科貢貴顯，代不乏人，而貨雄鄉邑，則有稱大十萬、小十萬者，族不謂富且貴，繁且盛也哉！第屢經兵火，譜牒殘缺，入國朝，有廷玉者，爰即舊緒，戢理成編，不惟蛟湖居後，支派明備，即未居以先，直抵太丘，而根源具了矣。比年，久而子姓衆多，拆居他所，諸父兄長而賢者，懼其疎，將就逸群而靡統也，於是僉謀循舊譜續之，委諸文學曰洪謀等，以採拾編次，委諸才幹曰濟邦等，以協衷督理。既成，復肅幣申詞，命庠生曰應期、曰王謨者，走數百里，叩余庭，乞言爲序焉。夫余講會樂安，道經蛟湖，已非一度，每觀其士敦行誼，民尚質醇，心雅重之。茲序其曷能辭？且二生亦嘗及余門矣，茲共詢之。余觀汝陳氏各

族之爲譜，率祖太丘。夫自漢迄今，歲年殆以千計，是陳氏之生久矣，其爲繁且庶也亦云盛；殆奚啻繁且盛，即殷富隆顯，又爲何限？乃今惟太丘之宗焉，是專意於德之盛，而務求作法之也，固彰彰明著矣。雖然，德者，得也，言人之各得於天者也，言人之能自得於心者也。夫於天而言，各得則具足而無所不備也已，於心而言，自得則深造而無所窮盡也已。故汝族諸君之作法太丘，非太丘之有神諸君，乃諸君自有太丘在也；亦非太丘之可泥諸君，乃諸君自堪太丘而上也。試即所續譜牒觀之，其初蓋一人也，而卒之百千萬人焉，無他，天固善生之，人復善養之焉爾。噫！天善生之，而人善養之，則人之爲身，一而可萬，況天下古今易生而易養者，莫此心若也，則夫微而顯，邇而遠，充一德之端，以臻萬善之備也，又豈形軀之跡所可方耶？其暢茂乎根株，敷布乎華實，又豈不於汝族本支而益光輝也哉？噫！必如是而後父兄、昆弟所以續譜之雅念爲不虛也已。二生再拜謝曰：「富哉！先生言乎，敬奉而歸之宗祠，入梓珍襲，以訓于世。」

樂安錢團陳氏譜序

錢團陳氏，其先家江州，稱義門，載在史冊；徙而之撫郡赤欄莊也，自文益公始；由赤欄分樂安天田，由天田而徙錢團也，自筠可公始。故陳氏祖江州，其詳具大成族譜，語在王陽明先生序中。正德辛未，孝子懋業，光述江州之義，慨然立宗法以淑子姓，又編小宗譜以俟後賢。今孝廉汝鳳等思昭其美，因其舊而修之。既成，走從姑山房，請余序諸首。余惟三代之教，尊祖敬宗而人道明，無不協

於義者，以宗法立也，其法載在戴《禮》。自禮教衰而宗法廢，即編氓賈豎亡論，而雍睦之化或不行於薦紳，故義門之稱非古也。然而大家世族，往往明其世系，別其倫次而譜牒之，使論世者披筌而動本原之思，以興夫尊祖敬宗之念，是固宗法之遺，而先王之教未泯也。江州之義，非天下所共宗乎？其處家也，聯食至萬指而不異，是孰維之？以宗法之立，而禮以維之也。孝子既舉其法。又從而譜之，今汝鳳等，又從而修飭之，寧非尊祖敬宗之心先後一致乎！何者？惟敬宗，故收族，惟尊祖，故敬宗。百世而下，披是筌者，良心不油然而生，服義無斁者乎？雖然，譜以系世，推原於祖，根極於心，貫古今、聯遐邇，生生之機，此爲之耳。善夫陽明先生之言也，長幼相敬，貴賤相忘，貧賤相卹，賢愚相導，以大同於親疏遠近之分，其言非陳氏世守之彝訓乎？爲子姓者，誠守是訓，擴是心，則生機蕃衍，族日昌大，賢科掄濟，鱗集後先，義門之裔以光，孝子之心益廣，而三代雍睦之風可復見於斯時，且將通天下爲一家矣。豈徒卓著於鰲溪之族姓已耶？故余輒申陽明之訓，願陳氏其世勉之。

樂安前團張氏譜序

隆慶丁卯春，樂安前團張氏族譜成，諸有事纂述者，走從姑山房，請余言以序其端。按譜先世歷漢至晉，咸居前團。乾符間，有彥清考遭五胡之亂，暫隱吉州，其孫舜琰，仍遷舊址。自是本支繁昌，以迄于今。中間代有顯聞，而譜系亦累經筆耄考諸名公之言，可詳也。然規制審密，情義聯孚，則莫有如今日所譜者，故余樂諸生用意之厚，而知張氏之族將興也。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譬之水木

固茂，本之由敷，弘流所自出者也。君子以仁率親，等而上之，雖遠至百世，一體也；以義率祖，順而下之，雖繁至千億，亦一體也。故善尊祖者，非合族無以廣慈善；惠宗者，非反始無以達孝。而善致慈、孝者，非敦彝秉懿，又何以實厥心而通於無盡也哉！余嘗經前團，獲拜張氏祠中，長幼循循咸勤問學，行可進諸此道。而尊祖合族又奚啻今日而已耶？謹書以竣。

樂安袁氏四支譜序

是譜以宋樞密巨卿公爲始祖，遡而上之，其源流歷唐、晉而漢，派系可稽者，凡三十四世。其貴顯如四世五公，官爵相聯，不下數十輩。至巨卿出守吉州，乃即崇仁白羊岡家焉，生子九人：其長子殿中直名瓘者，居忠義鄉之桐岡；七子桂陽令名瑞者，居庫下之城岡；幼子大理評事名琛者，居魯田之樞岡。琛七世孫與昇，則又徙居雲蓋鄉之琴源。四居相望，不踰半舍，而子姓蕃衍，科第貢選，代不乏人。即今各支游庠校者不下數十，其幼知業儒者倍之，長知敦行誼，老知樂善不倦者，又倍之。且其子姓多贅余門，又各能競奮而前也。輒爲訝曰：「何巨卿之後，昌熾如是耶？」即樂安四支如是，則六支他居者又當何如耶？今年秋，余過城岡，觀吳草廬所爲序，記中載巨卿好善樂施、仁布遠近，言不一而足。夫草廬固慎與可者，非動於巨卿之誠之感而然耶？即草廬一人，而當時之動於巨卿之誠之感者可知矣。即一時人心，而天地神明之動於巨卿之誠之感者又可知矣。焉有慈仁之誠足以孚於人，人通于天地，合于神明，而不足以庇其後嗣也哉？若諸子姓能勵志，以希巨卿之宦

業；而復知慈仁，以大巨卿之德業，則袁氏之盛，詎止今世，將百世無疆也已。

樂安蓮河徐氏譜序

樂安之有徐氏，自宋文翁從永豐黃沙溪來遊蓮河之澚，即其地建行樂別墅，厥子裕康，遂遷而家焉。自是本支繁庶。人我明諱崇者，舉鄉薦，始搜集其先代諸譜牒而修之，徐始稱望族於樂矣。第其系猶與黃沙溪之派合。今余門人誥等，苦其派衆而難同，乃析其居於蓮河者，自文翁而下獨爲一譜，請蓉山董公序其首。公備舉其先聞人而第言之，謂諸貴顯者，皆亞於高士，穉孝子邨焉，蓋將進徐子姓，無徒慕爵祿而忘德行，意良美矣。但余覩徐氏自居蓮河，其姓得著顯於樂邑者，實自鄉薦始，則科名在家族誠不爲不重，而族之子姓亦不容不重之也。及讀鄉薦所爲譜序，其孝友聯屬之意溢諸言外。而所著書經，體要於帝王心法，發明詳盡，且謂有得於朱、蔡家傳之的焉，則所以致科名、大家聲，又未嘗不從作德中來也。諸生即汝祖儀刑之則，益信蓉山惓惓相勗爲不誣，而余亦無復贅論也已。

廣昌唐坊唐氏譜序

我建昌以人文推勝，寰區譚者大率歸秀盱水，斯郡以盱江名焉。余昔纂修郡志^二，欲詳厥圖

經，因循委邇源，從廣昌血木嶺出其嶺，峻絕群峰，共之遠近，咸稱奇勝。水發其下，不半舍，有盱姥石屹立其澗，靈秀鬱渤，每初昏，神光星耀，錯落掩映于唐氏祠前。且江流中夜，逆潮聲若雷鼓，尤他所希有。唐氏之族適相違會，以故歷數百禩，和睦以恩，相匡以義，長長、幼幼，人率準繩。其聲施始以貴產雄，繼以禮讓著，迄今又以文章鳴焉。庠生安禮等受業余門，初夏，叩余天柱山房，出諸求序。余曰：「君族源派之遠，詳于鄉之先達，慶澤之長，顯于家之後裔，凡紀錄嚴整，意義宏深，展帙固壁瑩而珠聯也已，奚俟余贊？」惟以族之爲義，其旨有二：崇先德而表章之，斯則重所尊焉，猶水而濬其源也；合群支而聯屬之，斯則逮所親焉，猶水而衍其流也。源之深，流之長，水則皆一脈也，固生生以爲機而莫之或息焉者也；尊之敬，親之愛，心則皆一仁也，亦生生以爲機而莫之或息焉者也。是以歷數千百載，族則惟此人；亦令數千百衆，仁則惟此心。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夫！」以達之天下者，而惇睦其族，則其族之惇睦也，有不引之而無替也乎？其引之無替也，有不裕如無難也乎？是誠神禹之因地以置流，順流以適性，而三江、九河，翕然朝宗于海，夫孰得而間且禦之也哉！唐之爲族，族之爲譜，其俯瞰吁流于近也，既得乎源泉混混之機，其仰思禹績于遠也，復順乎行所無事之智，則孩提愛敬之良，不惟允乎乎人人，而雍睦仁讓之興，亦且風行乎處處。靈秀之鍾，果爲不誣，而郡邑之光，益徵者有據矣。二三子幸歸與宗人共共勗諸。

崇仁珠溪余氏譜序

撫建之山，惟華蓋爲最尊。西晉浮丘真人冲舉其上，故併其徒王、郭二仙俱廟食，爲撫建鎮，其根盤廣博，風氣完聚者，珠溪一源，最稱奇勝。而余氏之族，亦最久居之，相傳白玉蟾館於其家，每思一至而未能也。甲戌秋，余遊華蓋，取道珠溪，見其峰勢盤旋，林木茂密，初循深壑之涯，聞雷轟之瀑，久則兩厓遽合，若不可復前，惟雙流交下厓傍，是則珠溪所從入處也。再數十武，山漸以開，徑漸以平，而溪之流亦漸以清澄宛曲，蒼翠四圍，余氏居其中者數百室，樓觀交加，閭閻掩映，宛然仙洞，非人間也。余甚愛之，因留宿不能去。翼日，其族長璫、庠生時獻等出譜牒，求余爲序，乃知先多聞人。唐諫議大夫襄，則以直聲著，臨安郡守佑之，則以循政名。而元文正吳公，則爲教授玉甫之婿。我明司業董公，則爲主簿敏文之婿。且知其先分自吾邑、吾鄉，又吾姻聯，而所載仙鷺之塚，形勢復與珠溪並勝，故縉紳、文學，代不乏人。至於今日，本支益繁，俊傑益衆。璫等台背校鳩，玄裳翩鶴，年踰耄耋，而樂善喜施，曾不少倦，是將不可由玉蟾而上遡浮丘、王、郭之冲舉已乎？獻等久礪詞鋒，裕懷經濟，聯接前後，而大展徽猷，於茲盛世，是將不可由玉甫而媲美郡守諫議之聲華已乎？況山川久會，而地且益靈，風氣日開，而人斯愈傑。其初發祥乎仙錄者，茲必大顯於聖修；其始外昌于女順者，今當內盛於男教。是又倚伏之數，循環之機，可不卜而預信其然者矣。二三子其尚倍加興振，當思余與同志樂會茲溪，留連旬日，爲甚不偶，而所云孝弟之實，體於身者，須純一以還夫孩提之

良；清明之虛，涵於衷者，須精微以徹夫天載之妙。則親親長長，可齊家以達諸治平；不見不聞，將窮神而通之倫物。華蓋之巔，增而彌高；珠溪之壑，濬而彌深。吾儕同志之榮光，亦共茲山水而無疆也已！

崇仁鄢家巷周氏譜序

祖之於人也大矣，無論遠近，固吾身所由來也。譜之於祖也亦大矣，無論詳略，固吾祖本支所由辨也。知所由來，而吾之身始重；知所由來之本支，而吾之身益重。重其身者，將以成其身也。而成其身者，又非所以顯其祖也哉？故祖貴知其遠也，遠失而得其近焉，斯亦無不可者。譜貴輯其詳也，詳遺而得其略焉，斯亦無不可者，何也？遠固吾身所由來，而近獨非吾身所由來已乎？詳固本支所由辨，而略獨非本支所由辨已乎？故與其因遠以廢近，孰若即近以爲遠；與其因詳以棄略，孰若存略以族詳。崇邑鄢家巷周氏，其譜全帙已失之正統間矣。嘉靖己亥，省菴能以十世始遷者爲祖而譜之，厥嗣恕齋博士，又能因其略而搜羅次第以補續之。乃今一展覽之，頃而祖之所以本，子姓之所以支，根聯脈接。今人視百年如一夕，視族衆如一身，仔肩畢荷，羽翼攸齊。夫仔肩者重，則向往斯前，羽翼者宏，則覆幬乃遍，以成吾身，以顯厥祖，孰謂其近且略者，而或殊乎其遠且詳也哉？故余於周氏譜而深有所取，且樂有所題也。

崇仁峽川張氏譜序

峽川之有張氏，自唐相九齡九世孫曰弘海者，主崇仁簿，遂遷居焉。厥後科第相仍，代生名士。故宋譜則文忠歐陽公、德元董公序之。入國朝重修，則仲隆江公、椒丘何公序之。而祠之孝思堂，則又大紳解公記焉。迄今二百年，子姓蕃昌，殆難遍識。故族長循其支派，詳其名實，續舊牒而修之。事竣，而近溪子適吉，取道峽川，門人時鳴等合族欣迎，開講祠中，儀度雍肅，禮樂畢張。近溪子嘆曰：「族若爾，固宜後之繁且盛也。」酒數行，長幼具興，持所修譜牒再拜而前曰：「某輩之有今日，實賴前哲文忠諸公，懿訓炳烈，世世勉循，故宗支益蕃，得不遏佚前人。光第保合聯屬之難，亦非昔比。不有夫子賜名言、申教典，將懼其渙而紊，惟夫子垂仁焉。」近溪子復嘆曰：「是尤足以卜其後之益繁且盛也。」夫若族之居斯所，名峽川矣，川奚取以峽名哉？蓋川必有源，其爲源也，必有高嵩巨鎮接漢凌霄以爲之祖，然後列派分支，或數百里，或數十里，而中乃涵宏衍沃，品物繁蕪，氣之滋息，始莫可量。川必有委，其爲委也，又必左右之列派于初，分支于始者，各走數百里，或數十里，復交相固結，而完密不踈，氣之衍沃於中者，始滋息而無已矣。諸生誠即所以居身者而居心焉，既幸其祖德之厚，如茲川之有某山、某嶺以發其源；又幸祖慶之餘，如茲川之環小宗于某村，注別派于某塢，以衍其委。如是而循源以之委也，又安可不合百支而歸于一支，會百派而歸于一派，若茲川之峽左有固結，而精神氣象完束，成一方大家也哉！若然，則張氏之宗將得茲川以居其身，而既昌且熾，以有今日；又將得茲川以居其心，而復昌且熾於無疆無盡也已。

寧都賴氏譜序

賴氏家寧都，蓋自其先仲方避地而來，本支繁衍，歷唐、宋、元，入我明，則又自寧都而分居旁邑外郡者，不知其幾矣。故其初本支雖一，久之骨肉陌路，誠所不免。我蒙岩生乎其間，親受業于陽明王先生之門，嘗切切以追遠反始爲念，竭力覃思，遍詢諸族，年七十，僅成譜略。締觀《自序》，真是勤苦焦勞，惻然令人與感，況爲之昆弟子姓者乎？余於是而知蒙岩不惟有裨於賴氏之宗，而且有功於師門之學矣。夫陽明先生倡學當時，特舉良知爲宗，謂之曰：「宗蓋自一人而可達之天下，通天下而可合之一人者也，其機在於覺與弗覺耳。」試觀賴氏之昆弟子姓，今千百其身，初固一體焉出也。蒙岩昔未之譜，則一體而千百者，將終于陌路之歸。今既譜之，則千百而一體者，亦將世世骨肉之聯而弗容已矣。夫族譜之宗，宗以形骸者也，良知之宗，宗以心神者也。形骸之千百人而異者，蒙岩能以是譜覺之；況心神之千百世而同者，蒙岩獨不能以茲學覺之也耶？心神之宗既覺，而形骸之宗之覺也益充然、翕然，莫可解、莫可限矣。敬爲蒙岩慶，且爲蒙岩望云。

寧都東韶黎氏譜序

黎之先，肇自東漢靈帝時，僑公以討黃巾功，封永安侯，居金陵之壽州。至唐寶曆中，度公舉孝

廉，辟虔化尹，卒於官，因家焉。虔化，即今之寧都也。五世至京兆郡侯觀公，生子四，曰：球、琳、瑯、玕，而支派盛繁。近而本邑之天塘、甘坊、羊汭、石城之安遠、小石堡，遠而廣昌之甘竺、南豐之塔下、南城之黎坊、下坪，崇仁之謝埠、坑埠、東畚，未豐之瑤田，宜黃之沙石，臨川之下渡，樂安之杭村，臨江之新喻，皆拆自東韶也。其後，志遠公始建祠邑東北隅，共祀始祖，而譜因之。尋以族衆路遙，不便祭掃，而子姓出自球與玕者，另爲祠於東韶盧家坪，而修譜亦因之。頃以其祠卑隘，營買丘氏田，心獨爲玕公小宗祠，尋毀于火。甲戌秋，鼎建而擴之，規模宏遠，享祀專而子姓集矣。又以譜自正統丙寅後，不修者百四十年，乃以玕公派下另爲一譜，而球、琳、瑯之派不與。其玕之派，亦祇詳其居本邑者，而居他郡邑者亦不與，蓋以其渙而難一也。譜既成，走從姑山房，乞余言以弁其端，云：「我黎氏自漢、唐以歷大明，上下將八九百年，中登顯者代不乏人，郡乘班班可考。而玕公派下至今，書香聯續，奕奕章縱，裕後光前，不無厚望，願賜一言以提命之。」余聞而嘆曰：「《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自恒人言之，況忠孝休美，垂奕先公，紹述光昭，勿替來許，尤本源之盛，支派之隆，又豈非人心之所至願已乎！」雖然，前烈之弗揚，固興起之無自；而追蹤之弗力，終遏抑之難辭。今黎之先人，祀之祠者，靈爽則儼然存矣，著之譜者，德業則燦然彰矣。顧爲之後嗣，日夕趨跲於庭階，名氏續紛於簡牘，智愚賢不肖殆昭昭心目間矣。人有秉彝，孰能愚不肖之是耳，而不思賢且智之奮勵以興矣乎！是則諸君子修譜之微權也。敬述以致勗云。

南城豐源余氏譜序

余之族於盱南爲著姓，於某家亦爲世端。茲其譜之修也，某安能不勉撰一言以爲之叙耶？憶昔隆慶初，嘗歷余族所居間里，山翳之以鬱林，水縈之以碧澗，迴合周遭將五七里。其中棟宇聯結，人物端偉，風氣仍之，亦甚古雅。至於茲譜中所載陳僧月堂，卜葬仙鷺之墓，與勅修禪塔之勝，尤秀毓奇鍾，罕遇而鮮覲者也。則爲悵頌感仰，竊計其初，必有卓越之行，足以及物濟衆，孚諸神明者爲之先而然歟？考其顛末，竟未多見。豈裳公昆季同心，負親千里，月堂嘉其孝友，出自天真，即一切陰德懿行，莫之能及也耶？嗚呼！今之子姓出我余族者，信亦至幸也已。是故嘗即吾鄉諸名族而差等之，前多聞人者有矣，若科第繩繩宋、元而入我明，且三登者，能幾見耶？衣冠相仍者有矣，若遷徙他省、他郡而視之故里不殊者，能幾見耶？文事起家者有矣，若封公、建侯之赫奕，而且盛傳以迄今不替者，又豈能幾見耶？夫樟楠之幹柯雲擁，而芽茁徵自珠萌；江河之派衍塵紛，而源涌渺乎星宿。無他，根植固而潤底遠也。孝友一念，發端雖微，然擴之而渾然同者，可通於千古；究之而浩然宏者，可達諸天地。余之族其爲子若姓者，今固繁矣；不徒繁，而且顯矣；不徒顯，而且將有賢者生乎其間矣。果能於某言是信，於孝友是力，則引之百千萬世，可如一日。若求爲誇美，不知反思，是江河之窒其源，樟楠之揆其實也。固非諸君修譜之謀，亦豈某期望之忱也耶！

羅明德公文集卷之二

序

擬山東試錄前序

今陛下繼成之元年，歲曆癸酉，監察御史某自闕下祇命巡略山東。秋當賓興，乃檄遠郡儒臣分釐經局。職總試以某、職《易》以某、職《書》以某、職《詩》以某、職《春秋》以某、職《禮記》以某，咸如期集。則以提調屬布政某、參政某，以監試屬按察使某、僉事某，凡諸分務，皆有司存。御史某帥諸職事，要盟于神肅。愍將奉進提學副使某所選六郡之士，圍棘三試之，入彀者七十五人，遵制也。既竣事，乃次第其氏名及所爲文，具錄以獻。某當序其端，爰拜稽首而昌言曰：賢才之生，豈偶然哉！儲精于閑縱，發祥于山川，軌範于前修，涵育于熙化，故其所就，類多英賢瑰器，純心邃學。居則果行育德，出則動衆化民。至展經綸、翊帝國，建無前之績，樹不拔之勳。表著一時，而垂休光於奕代，茲固流峙駿發之徵，而國家作人之成效也。

山東之地，左挾溟海，右控大行，前際鉅河，後倚遼左。自張儀說齊，已稱四塞之國，矧今壤界京

旬，爲黃圖左挾，聲教所被，踰於昔時。又大聖大賢所產之鄉，流風餘韻，歷千載而不泯者，豈遐輒僻壤之足倫哉！古者興賢，以旁求夢卜，拔皆真才。後世乃重徵辟，其人貞邪賢否，已灼見于未用之時，故舉而加諸位者，皆可以名世。自科目之設，專尚文辭，視爲取舍。故學者爭趨競務，耽於藻績，霞蒸錦絢，交相激昂。上以是覈率其下，下以是迎合其上，草偃泉赴，寢以成俗。學者庸心於筌蹄，仕進漠不知有聖賢。大學之道，爲身心之準，治之污隆，殆有繇焉。故取士之法，莫敝於斯。我皇祖汛掃胡元，底定區夏。一三元臣，素服周孔之教，遡濂洛之傳，建議定制，試士以經書，嗣以論策，敦本抑末，崇雅黜浮，習業者有據，甄別者有則。聖王經世之要，不基於此耶？二百年來，文體雖時或小變，大綱大法，昭然如日星在天也。今觀多士之文，凝重若泰山喬嶽，浩瀚若長江大河，典則若周彝商鼎，明潔若皎旭晴漢，穠麗若夏英春蕤，樸實若菽粟布帛。縱橫闔闢，各有攸歸，然大要不越於明德親民，修己治人之道，淵源則堯、舜、禹、湯、周、孔，暨濂、洛諸儒所傳習。蓋粹然一出於正，風乎極盛之臻也。然文果若是已哉？《易》云：「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書》曰：「文命敷于四海。」蓋文貫乎道而出于天。乾坤之翕闔，日月之運行，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繁殖，大而彌綸參贊，細而動靜食息，皆道之所該，文之所寓也。君之立極，臣之贊化，莫非由是。故曰文王之所以爲文，而孔子以斯文自任，則文之爲道，章章明甚矣。古之君子，蘊之爲德行，言之爲文章，發之爲事業，其致雖不一，而一於道者乎！夫孔子大聖，其任道至重，千載而下，依爲指南。諸士生孔子之後，漸濡習染，殆亦有素。據辭發藻，囊括道腴，道德性命、修齊治平、經綸之數，罔弗畢備，言至華矣。但其精神心術，未易聞見，使其對揚大廷，錯展庶職，言行相顧，中外弗殊，建功立業以膺顯名，庶幾可塞有司之責。

也。其或蹈庸違之失，罕底績之效，則諸士負有司之薦，而有司上負天子，其爲僇將何如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諸士共圖利之。

山東鄉試錄後序 代作

聖天子嗣曆紀元，歲在癸酉秋八月，山東復當大比，巡按御史某實監臨之。飭憲融文，罔弗祗慎。事竣，將獻賢書，制也。某以職事序諸末。簡曰：惟鄒魯以文獻甲寰宇，自古然矣。某嘗傾注之，思欲一挹其餘芳而不可得。乃今濫與校文之役，入其境，果比屋絃誦，士多彬彬。過鄒瞻孟祠，過魯謁孔林，式闕里，叩明堂，陋巷之址，邁跡遠響。感念今昔，乃作而嘆曰：「遐哉邈乎！禮教之遺化也。」既而登岱宗，躋日觀，東望溟渤，靈秘鬱蔥，隱顯於蒼烟杳霧之際者，備諸奇狀。乃作而嘆曰：「美哉！信乎清淑之奧區也。」上下古今，聖哲輩出，夫豈偶然？泊鎖闌三試，縱觀諸士之文，雖人人殊，類能曉暢時宜，根極理要，發抒乎仁義道德之蘊。閱而肆者，郁郁乎若岱巘之峻嶒；鬱而達者，混混乎若海光之浩瀚；精確而典則者，颯颯乎惟孔孟之誦法。占其醞藉，概屬不凡。乃作而嘆曰：「猗歟休哉！治世之人文也。」主司得是，而品鑑之良可以自慶矣。然猶未免有遺懼焉。

國家設科取士，乃古言揚之制，誠欲因文以占蘊，繇言以知人耳。故茲一舉，合二千二百有奇，竄精掄拔，僅得七十有五人，其難其慎，蓋將有厚望焉，匪徒專以其文而已也。《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孔子之自責也。謂：文莫猶人，而躬行君子，則謙讓未得。其觀人也，謂：言者不必有德。而聽

言信行，則因行頓改^二；緣文質異致，言行難孚，不得不致其詳也。然則諸士之自分，視孔子爲何如？而顧不恥躬之不逮。某之掄秀，視孔子爲何如？而遽敢信行於其言！皇上勸學右文，作新髦士，近納言官之議，以古雅正文體，以敦樸端士習。釐飭檢防，期得真才，以弘治化德，意每惓惓焉。聖作物覩，千載一時。即窮輒下邑，靡不喁喁嚮風。矧密邇幾輔如東省，乃聲教之所首被，而是歲又龍飛第一科也。多士遭際昌期。而今之登崇，正始進第一步，寧無慥慥卓犖，感時思奮，用以對揚休命者乎？

且生毓海嶽之靈，居聯聖哲之鄉，方其跼伏草野，孰不扼腕高談，慷慨自許，以行誼爲知檢，以勳庸爲易策？以仁義道德爲體要，即其文章章可徵也，行且服官，展採褒然，駸駸嚮用矣。果能迪文以慎修，數言以成信，以道德仁義之師說，發而爲正大光明之事業，上之而寅亮天工，次之而弼成世教，下之而康濟民生，於以翼贊我皇上靈長之祚，超軼乎有周禮信之隆，乃言底績不負。所舉於制科，爲增重於先哲，爲嗣徽於昭代。作人之化，爲有光聲施，嶢然垂世，永譽海岱，且因之以生色。而主司以人事君之責，庶藉之以少追矣，謂非至榮厚幸也耶？

脫或操觚取售，微射寵榮，一見紛華而怵利害，即舉其生平而盡棄之，是謂徒文賈行，靜言庸違，非夫也；乖禮教，玷奧區，治世之所不齒也。諸士之中，得無有若人乎？有之，則主司不明之罪，將無以自解矣，寧不惴惴！夫惟公惟明，主司之肩也；顧言顧行，士人之懿也。某之祗役於斯，夙夜經營，期得人以自獻，亦既苦心而蒿目矣。罔有不公，敢自矢信，惟夫不明之懼則繼自今。顧諸士之自待何如，究竟何如，主司無復能爲也已。王曾氏，齊產也，雖三試第一，而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故能正色立朝，燁然以相業名宋世。諸士行將步南宮，對大廷矣，姑勿論其名第之先後，其亦能志王曾之

志否耶？仰止伊邇，有志竟成，一決擇而終身可諒矣，故曰「士先志」。某與諸士情誼，有一日之雅，而甄錄據一日之長。夫惟據一日之長，故匪人之懼，恒惴惴焉，不能以自釋；惟有一日之雅，故勸勉之詳，輒喋喋焉，無嫌於過計。諸士其諒之！諸士其勗之！

〔一〕「因行頓改」，原文爲「因予頓改」，「予」字當爲「行」字之誤，今改。

雲南鄉試錄後序

代作

萬曆丙子，雲南鄉試事竣。錄既成，監察御史某謂：「某祇役校文，宜申忠告。某遂言曰：『二三子舉於鄉，執事者既歌《鹿鳴》而賓興之矣，余何言哉？無已，則申《鹿鳴》之旨，爲二三子告，可矣。昔叔孫穆子聘於晉，晉公享之樂，歌《鹿鳴》者三而後拜。使人問焉，穆子對曰：『《鹿鳴》，君之所以旣使臣而來；周行，美德音者也，敢不拜嘉！夫君之旣臣，以周行德音爲望，則其禮遇延接之，誠已溢於琴瑟管籥之外，而臣之所以報稱主德者，顧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乎？彼其屬望嘉賓者，不曰「德音孔昭」，則曰「視民不桃」，而以「君子是則是效」終之。蓋謂身無逸行，則陳之爲周行，昭之爲德音，而臣民胥範焉。是周之人君所以禮其臣者誠渥，而責之者亦誠殷也。今主上嗜學勤政，執中建極，遠邁成周，而夢寐賢哲，即遐輒僻壤之士，必隆禮厚宴羅而致之，惟恐其周行之說，不亟聞於上。」

二三子生於朱提炎方，去中原萬餘里。其初不過與齊民耦耳，一旦策名天府，光華燁然，即且司

民社臣鄰之寄，奇哉遭也！乃可銜空名於鉛槧，驟盛美於聲華，而不思履德蹈道以求稱塞於萬一乎？夫熊蹯豹胎，不若菽粟之味；錦文綺縠，不若韋布之溫。所謂不佻之德，豈其踴躍崎嶇，而絕俗爲異者乎！惟篤衷不欺，表裏符契，則其材固君子之材，文亦君子之文也。今方內之士，握瑜懷瑾，孰不標表藝林，希高慕大？孰不抵掌先哲，居常奮嘆天下之事？若以爲言之無由，行之無會，汲汲然不得以其身試之。然一有重鉅，輒相牴牾，無論屬厭溫飽，英儒鮮立，即或建樹卓犖，焜耀耳目，而玄覽未滌，一涉於虛躄之念焉，則視古之立功、立言者，尚不免堂奧之隔矣。二三子修詞積德，蓋亦有年。自今謀之心揆之後，其能以周行之陳報寵遇，不佻之德視臣民乎？《鹿鳴》之音固在耳也，奈之何其弗懋哉！

昔人謂君臣際會，比諸雲龍，而大雲五色，其下必有賢人。茲省之得名者，固以彩雲自南方出也。某初歷龍華，境方旱熯，蒼碧之巔，雲峰聳兀，咸欣欣然以爲雨也。少焉飄竭，晴空日出有曜，衆且嗒然寂矣。詰朝，望瀟湘水容之區，雲猶是也。已而頽飄怒電，偃苗拔木，人皆咨睢。又明日，陟苴蘭，迴視盤龍、太華諸峰，烟霧四塞，褰裳疾避，乃霽霖淋漓，稿甍僕植，三農籲天稱慶焉。然則民何心哉？固雲之變態爾殊也。今二三子之文，即祥光景雲不是過，日當服休、服采，雲附景從。其爲浮雲乎？無咎無譽矣。爲暴雲乎？衆且咨之矣。惟輝煌治理，霖雨蒼生，使臣鄰胥有視效，則人將稱爲慶雲。如昔賢臚第不負太史之奏，即滇省人物自茲科稱盛。而彩雲之號，亦惟二三子當其實矣。進而醖稿書裳，垂光萬禩，充之爲虞周之傑焉，又豈得以滇雲之人物限之哉？昔祁奚舉善人，謂惟善也，故能舉其類。某非其人也，追武前修，式貽主司，令名在二三子。

雲南武舉錄前序

察史臨川陳公，以文武全德監國六詔。丙子秋八月，遵制選文學士，稟忠愍公。士之登甲乙名，悉高等髦彥，遠邇咸媿怡。喜云：「六詔自造士設科以來，得人未有若今日盛也。」孟冬，復舉武試，蒐羅武弁，以仰副聖天子拊髀之思。乃以右布政某爲提調，以副史某爲監試。察史公監臨之，擇文武材官之良，分蒞執事，與文試並。九日試射以馬，騎馳而徵，車驚而驟，罔弗竭其能。檠弧而入者，三百有餘人。馳驅既竣，比者十之二焉。越三日，試射以步，百步之內，五步之外，罔弗止而齊。其服而入者，三百有餘人。持引既竣，比者十之四焉。越三日，試以文，卜掃衆冠軍之先資，探尺籍伍符之壯猷，擗管而出比者十之八九也。入鏃鏃之數，二十二人。張鷹揚之典而賓興之，亦與文試並。

某叨執事後，乃酌觥訓多士以詞曰：「子多士膺茲選也，顧不重歟？往歲衝櫓用張，征於四郊。水旱之所爲災，公私之賦，畝不供也；甲兵之所爲用，東西之郡，帑不盈也。惟主上恩稜遠播，夷遁華尊。而中丞王公，拊循茲土，文武爲憲，每進青衿弟子，稽校文藝，又復簡什伍，豐委糗，以急內理，故堞壘不戒，鋤耨登年。爾多士從容鉞鐸習恒業，不知六詔爲用武之地矣。其所自靖獻者，未必文武全德士，然皆起起肅肅，足稱西南材良。有司將進爾，試于大司馬。聖天子將舉干城寄爾，爾多士其知文武之全德乎？世所稱名武才者，抵掌而談孫吳，杖劍而樂跼弛，足矣。抱仁而行，負義而止，十百中得一人焉，未可必也。渭陽之仁義，與孫吳之智術，並載而爲《七書》，爾多士固素所習而諳焉。

者，順天應人，萬世稱至仁焉。渭陽不獨以武也，然渭陽遐矣。《七書》所載，雜縱橫奇正於仁義之中，恐亦非古昔所自著矣。爾多士又不聞，若國先烈有南陽孔明者，學周孔之道，用仁義之師，以開爾疆宇，以化導爾遐萌。其訓言有之：才，須學也；學，須靜也。其明志也，以澹泊；其致遠也，以寧靜。其出師也，開誠布公，官府一體。如孔明者，固渭陽之流亞也。六詔乃其用武故地，舊壘遺澤，爾多士素所聞而諳焉者，寧非爾多士之所可宗因者哉！葛藟施于岑崖，非其材之能凌乎梗楠、橡樟也，所因崇也。志乎南陽則南陽矣，志乎渭陽則渭陽矣。蜚決不越尺階，雉舉不踰方畝，蟻蠓之子翱翔不離蚊睫。爾多士其毋以蟻蠓、蜚雉自卑卑爾也。渭陽之事，其代則遠。文武全德之學，其說則迂。然某之所聞止此，固不恤多士厭聞也。」

訓詞既終，聲歌者取詩歌以侑觥於乎文武之學。孝友先焉，於是進孝友之觥，歌《四牡》之詩，其詞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忠臣不二，心在王室。於是進忠愛之觥，獻《江漢》之頌，其頌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歌既賡，諸司躍然曰：「將能酬主，主善將將，洋洋乎中興之烈也。士之登壇，策旨豈鮮其人哉！豈鮮其人哉！」察史公乃以載筆之事屬某，某叙厥成，弁於卷端，以揚文武全德之休。爾多士其曷之！

從姑山圖序

盱之郡，蓋在萬山中。云西爲麻姑，則郡脈所自來者，勢從南豐軍峰而降，走百里，列若繡屏。

至萬壽峰、望仙峰峻落天表，下爲丹霞，小有洞天。神功、雙瀑、麻源三谷，則王方平會麻姑處，華子嘗一遊焉，謝靈運、李太白記之矣。由三谷，乃蠅蜿入平地，遞北逆回，近城里許，突起爲鳳凰岡，郡所枕以爲主山者也。鳳凰岡前爲郡城，後爲垌野，二川會流旁旋而東北出焉。最東一山，橫亘水外，曰芙蓉峰，則郡之門戶山也。遡芙蓉而南，爲金華二仙諸峰，其勢從新城、福山、簫曲而降，亦屏列百里，適與西稱。始二山之西南行也，各一川趨之，西爲盱水，南爲黎水，相隔舒曠，可五六十里。中盤千峰，其隱隱雲間，端儼聳立，向鳳凰岡而拱立者，爲畢姑，則郡之寶山也。畢姑旁峙，兩翼下垂，一脈亦復蠅蜿平野。近城三里，二川匯處忽起一石，下引橫岡，上秀雙嶺，自郡門挹之，宛然水央，可憑而玩焉。舊呼曰「玉几」，或曰「金印」。又雲環互結，麗若淑媛，與麻姑侍者，乃又曰「從姑」云。從姑雖塊然卷石，以其當一郡山川之會，議者謂美孕神靈，巧藏天竅，匪虛語也。山週遭空遠，四矚無垠，雖闔市咫尺，而宵絕喧塵，遽然深谷，迥與他所殊別。舊先君《前峰書屋狀》中已一二概之矣。但葆奇蘊怪，非一石可盡。而搜探構結，曰以增廣，雖嘗我好事，不能舍也。

今年夏，蜀方湖王中丞駐休沐焉，於山間風致，頗遺嘲弄，乃分爲十區，區作一圖。携隨行笥，蓋囊括我山拄杖間去矣，我能無言隨之耶？按圖，茲山以飛鰲峰爲最中。自入山至峰下長春閣，繫閣左右爲扁凡八處，一區也。飛鰲稍東，爲冲虚岩、印空石，其下則爲前峰書屋，爲扁凡十處，一區也。冲虚再東，則留雲峽，峽口爲玉立厓、天柱峰，其下爲印雪樓，扁凡十四處，一區也。玉立稍北，爲秋澤洞、靈雨岩，旋崖北轉，則屏玉洞天在焉，扁凡十有二處，一區也。從玉屏下瞰，有屋幽然蒼莽中，石復窿窿疊起，可小徑穿入者，爲獅子岩。浮玉洞天至三洞奇觀而止，扁十有一處，一區也。浮玉池

極北而最下，復從上西出一峰，屹然孤高，嶺若青蓮菌萐者，躡雲岩也，諸景旁圍，又復爲扁九處，一區也。躡雲下趨，徑行萬松陰中，回折而南，至步蟾石、紫竹園，復上爲觀音崖，扁十有六處，一區也。是七區者，景皆旋飛鰲峯而開戶牖，蹊徑俱相聯絡，大約皆山嶺也。山腰近路，東通石磴於林麓中，曰「松筠別徑」。仰而望之，群岩崢嶸，樓閣隱現，則余最初讀書處，俗呼讀書岩者是也。又別爲一區，扁凡十有三處。從讀書岩東走，石林巖險，幾不可足，將半里許，乃下至洞天山，蓋道院也。客從城來登，首自茲入，取道至山前脫凡亭。右開一巨圃，面池背山，桃李爭妍，松竹交翠，亭其中曰「坐春」。與前洞天山又各爲一區，扁各六處。茲三區者，去飛鰲稍遠，然勢亦叢接，非百武外也。諸命扁名義，詳具各圖下，合之則爲景，凡十區云。

噫！茲山舊矣！乃今表彰繪釋，傳之無疆，使入山者可按圖而尋勝，未入者可撫卷而卧遊，顧山靈厚幸也。昔王方平華子，方外士也，一過麻姑，名號千古。謝靈運、李太白，文人耳，乃其表著藉，不朽如此，矧中丞閎闡性真，探握元化。允文允武，去昔人遠甚，茲山顧因之增而益高矣，余何以爲山靈報耶？

水岩志序

余生平樂觀奇勝，於海內名山大川足跡經過者，未嘗不登眺吟詠其中。獨上清水岩，今秋始獲一遊，其勝視他所，則又奇矣。至其岩端之木，整具森列，可望而不可即，可駭而莫可知，皆邃古所

遺，神人所置也。據今圖所陳，凡二十四區。至圖不能盡收，而言不能盡紀者，怪異信無窮極。若水岩，則又二十四中之一區也。諸岩俱懸開峭壁，諸壁俱聳立江干，岩皆臨水。而茲獨以水岩名者，以其尾于諸岩之後，勢激而益昂，上出將半于他崖，氣涌而難泄，中涵獨備乎衆美。故遊舫初泊，則盤石起自江心，舟子掖余而上，離水面尋餘，寬可尺許，前道者高某，結一茅亭，僅僅棲息數輩，與岩壁猶隔水一泓。高道跌坐，睇視其壁之下方，穹窿敞豁，風雨不及者，又十倍盤石矣。雖週遭粗厲，嵯峨夷曠，視盤石不無少讓，然與上下岩穴勢相聯接，即其嵯峨若堪板挽，不覺神思飛越。中宵夢覺，若鬼物相之，索綯^{〔一〕}以結束衿裾；鈎鎌以助資筋力，捨拚軀命，疲竭精神。比及離明，忽爾躬親岩畔，已而熟視，見兩棺橫置，其大而長者可八尺，小而短者可六尺。啓之，則蛻骨俱如蠟黃，大者頂面竟尺，而脛則踰之，小者僅與棺齊，然視今人亦更長也。棺之下鑿石插木枋，出穴尺餘。枋頭舊穿一孔，可引綆下汲。遂從枋端呼其徒，取飲食而上。徐視迤西一岩，亦有二棺。乃繫綆枋孔而下，入岩啓視，其一則骨，類今人而長；其一則頭，類獸而手足獸蹄，中所殉各有弓刀，是又大不可解者。高道回，取二骸閉納其內，自後木料器具，咸從枋端引綆而上，高道因隨其險易構置，接引遊人。久之，穹窿敞豁，中建廳堂，安塑龍像，板橋渡水，貫通若一，皆高道所出矣。若夫河梁易拔而甃石，水亭徹茅而構廳，規制大新，望若蓬島，則今太守也。余將行，主僧出志請序。謹掇所聞見，以引其端而永其傳云。

〔一〕「若鬼物相之索綯」，原文爲「索綯」。按：《詩·豳風·七月》「宵爾索綯」，陳奐傳疏：「索者，糾繩之名，

綯即繩也。」即絞制之繩索，故今改。

賀封王爵序

維我皇上御極之八年，爲萬曆庚辰四月，制當宇內宗藩嗣服封爵之期。大宗伯以我益世孫潢南殿下禮儀爲請。我皇上謂先端王出自憲宗皇帝，分則最爲懿親，歷莊、恭二王，賢則最爲久著。故俞允錫命，聖意最爲殷且隆焉。於是遴選勛舊，委重儒臣，頒玉節于彤庭，授金冊于丹陛，赫奕龍文，照三殿，而高臨霄漢；輝煌鳳彩，動萬宇，而遠麗寰穹。風遞先聲，星馳下土。環吁千里，咸得聽聞。縉紳士夫相與慶於朝；白叟黃童相與慶于野。其忻忻然而喜動顏色也，若甘霖時雨之驟布，而百卉芳芬，莫能以自己焉；其洋洋然而權起頌聲也，若洪鍾大球之震響，而羣音翕作，莫能以自殊焉。

有質於某者曰：「猗歟盛哉！是何其情之聯而氣之合也？」某敬颺言於衆（衆）曰：「惟德動天，惟天眷德。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吁之近而尤切者乎！是故德莫良於忠與孝也，忠以虔將，孝以誠致，良孰篤焉？德莫厚於仁與禮也，仁以宏涵，禮以謙牧，厚孰隆焉？德莫文於博與雅也，博以達觀，雅以摠素，文孰備焉？良篤則性美純，而天親其日洽矣；厚隆則惠愛流，而民志其日孚矣；文備則輝光顯，而聖修其日懋矣。夫親洽於上，以祚其休；志孚於下，以培其址；修懋於中，以執其極，而運其樞焉。是體德之善規，作君之偉度也。非我先端王，莫克以開其基；非我莊、恭二王，莫克以延其緒；而微我潢南殿下，又安能以光大昌明而聿覩如斯之盛也耶？」衆謂某是言，不徒

於漢南殿下之盛德有當，且於他日之大業有助也，請詳書上獻，倘睿覽垂鑒，則某等幸甚，吁郡士民幸甚。

送唐純宇藩參貴州序

大君子所以不虛時位之隆，而建功立業，炳奕于寰區，良由其不同時位之居，而發慮潛猷，孚通乎造化焉耳。今夫民在天地間，萬萬其衆也，孰生之哉？乾坤以生之也。物在天地間，亦萬萬其衆也，又孰生之哉？乾坤以生之也。《易》於乾則曰「大生」，於坤則曰「廣生」。夫乾陽而坤陰也，陽主和而舒，陰主肅而斂，似不相爲用者。今大生、廣生，了無差別，善觀造化者，於此可以燭其微矣。我明代天成化，內列六卿，外樹藩臬。藩司，則錢糧板藉，大近平和而舒；臬司，則刑憲兵戎，大近乎肅而斂。此其建置之跡，亦若甚不相遠焉者。我吁於嘉靖中，定臬司一員，分巡湖東道，其體統之權要，實司廉訪；其職位之嚴重，特司提刑。怒則雷壯霆競，令則電掣風飛，于時局於勢位，而倚法者，間亦有之。

癸未冬，帝眷遐方，簡命我純宇唐公以憲副來蒞茲臺。公本雲間秀茁，日下飛黃。承家則衍慶流芳，而爲賢子孫；立朝則忠厚正直，而爲名御史。初至，進父老子庭，諭以安業、樂生、敦倫、善俗，無競鬪爭以干罪戾。其和平寬易，真若嚴寒之末，而煦以青陽也。故條其教令而張示之，張示必以此也；森其法紀而伸縮之，伸縮必以此也；悉其深文重輿以防衛之，防衛亦必以此也。不數月間，

風行漸遠，不惟吁郡五邑之民樂沾新化，即撫、廣二郡諸邑亦皆遷善矣。故詞訟月不數紙，解報日不數事。若夫脫滯獄于平反，蘇成案於矜疑者，歲不知其幾也。至於子弟之進取，不惜躬爲薦拔，孤寒之節孝，亦皆得與表揚。其併包生成，真侔太上而同乾坤，其措諸行事，誠職肅斂而兼和舒，非不局於時位者，不能矣。

乃今遽有茲遷，諸縉紳欲達士民戀戀之情，謂某辱年家世誼委役焉。竊謂公之慈祥愷悌，以臬司行之，事體尚多隔越，不能悉置之民，而惠愛若此。乃茲職至藩司，則其行之沛達而無方，大將倍今時而無難也已。況湖東三郡，地稱樂土，民之失所亦不甚多。若貴陽諸境，則軍民雜處，衣食多艱，夷夏相連，鬭爭常作。其需惠上人，日方汲汲。公一旦靄然臨之，恩澤四流，德惠旁浹，勲業可以日崇，聲華將復日著，由是而開府、而八座，某逆知其必至矣。敬以是復諸縉紳之委，併以質正於公云。

送王介石憲副雲南序二首

大君子之於天下，將以恢宏意氣，而宣達其素蘊；兼歷易險，而顯懋其徽猷。非才，固無以爲之機；非度，亦無以爲之運也。夫隨其所施，而咸當其可之謂才；即其所厝，而均得其志之謂度。才以渥機，度以廣運，君子善斯二者於天下也，裕如矣。

我明統一區夏，幅幘獨倍古先。其土地人民近而易治者，莫踰於江藩，而我吁之爲郡，則又易而

易者也；其荒服夷風遠而難馭者，莫踰於滇省，而屯政之爲任，則又難而難者也。我郡公祖介石王君，蒞吁四載，士則服習其教，民則安懷其惠。今茲遷秩雲南憲副，將舍吁而行矣。服習其教者，以日隔而慨其疎；安懷其惠者，以勢殊而悲其別。士意民情，惶惶于道路而莫克定也。余乃颺言於衆曰：「若之惓惓於君之慕，而戀戀於君之留者，得非以君之能廉以生威，而勢豪群小歛跡，莫敢奸犯風紀？公以生明，而刁潑頑訟輸心，莫敢肆爲虛誕也耶？得非以君之儼然寒素，而纖埃不染，被諸士人以休德清風；肅然潭府，而終日無譁，錫諸善良以恬養安居也耶？得非以君之闢鋤強梗，建新邑以靖一方潛伏之虞，清明經界，省稅徭以滌百年偏累之苦也耶？凡是數者，皆滇省之所尤緊，而屯政之所最先者也。若將以恩德之厚爲我吁私，獨不思當寧將以才猷之善爲天下公也。況事機在人，私則不免於廢其公，而公則足以全其私也。」

夫滇南，固余所舊遊。以從事屯政於其間者，雖勉強朝夕，而疆域莽蕩，軍旅糾紛；水泉之利，每恨不能悉疏。荒旱之災，當苦莫能遽濟。衆口嗷嗷待哺，公家者有甚於長夏槁苗而望雨零旻也。今君以隨試輒効之才、海宇併包之度，適然臨之，則雷動域中，霖膏日下，險而可夷，難而易，民悅無疆，而聲華譽聞，勃然以興也，又孰得而禦之也哉？從是綏鎮四陲，躋崇八座。始也德政之推由近而及遠，終也經濟之澤自外而入內。酬吁民未畢之恩，充率土再造之福，將指日而可待也，又安屑屑於一時之悲且留乎？「諸縉紳共謂余之膚言有當于君之盛心。宜書以獻。」

二

今上御極之九載，爲萬曆辛巳，天官卿祇奉簡命，遷我郡守介石王公副憲滇南觀察使。蓋嘉丕

績有成，而特典以明揚之也。馳報至吁，吁之縉紳大夫謂公蒞治四載，心以漸而洽于遠邇，譽以久而徵諸崇卑。頌其律己之嚴，則淨瑩纖塵，洞澈底裏，若遊凌陰之藏，而冰厓森聳，風色淒清，凜凜卻去，而莫之敢即也。頌其臨事之果，則矢向弗回，權持無撓，若啓太阿之匣，而芒影耀動，精彩陸離，隱隱龍奮，而莫之敢觸也。頌其無告不虐，而黎庶莫安也，則賦役之省簡，追呼之屏息，若登熙春之臺，而群芳冉冉，行有秋之野，而百品蓂蓂，時莫知其誰之爲之者。某時次第其說爲文以獻，乃群庠博士率諸弟子叩庭請曰：「君知公蒞吁之政矣，又知公蒞政有成而詳且備矣，然公豈徒政能以自行也哉？固嘗進諸生而示之以事心之微矣，則原天衷以淑其端，滌初機以藏其密，汪涵萬頃，淵澄其無際也。又嘗進諸生而示之以與物之公矣，則未應而弗先其所感，既感而弗留其所應，悠悠太虛，渾化其莫測也。夫微以本之，公以達之，則無求乎嚴也，其躬自飭矣。無求乎果也，其發自中矣。無求乎奠且安也，其民自無擾矣。是非公之政所由成者耶？」某聞而喜曰：「遽矣哉，公之爲學乎！懋矣哉，公之爲政乎！夫學以善政，政乃弗虛，政以宣學，學乃弗滯。慎斯以往，將優於天下也，而何有於滇南哉？將周於萬務也，而何有於屯田哉？」博士及諸弟子僉謂余言足以壯公行，請書以爲贈云。

送許敬菴督學陝西序

夫別有贈，贈則以言，古也。贈以言，言必有物，亦古也。古之言物，于學而言；學于大者，曰「物有本末」。夫概天下而舉之，大物也；舉天下之物，而身之，大本也。身本天下之物，而先之《大

學》也。故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是以學必知物，不知夫物，非知學也；物必知格，不知夫格，非知物也；格必知本末，本末必知先后，不知夫本末先后，非知物也。斯格也，物之則也，亦古之制也。堯則啓之，舜、禹、湯、文則承之，孔子則以《大學》訓之者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善斯至焉者也。夫善不至，不能以作則，夫不能則古聖稱先王，斯亦不能以誠、正、修、齊、治、平，而使先后有倫，本末兼舉，不過乎物，而止乎至善矣。故《大學》其初，則次第本末之先後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見能知乎物之格者，乃爲能知乎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其繼則詳著誠、正、修、齊、治、平之相因而舉、相濟而成也，亦不過曰：「此謂知本。」而能格乎物，以善始乎明德、親民之事，此謂知至。而物能合格，以善終乎明德、親民之事者也。

我郡公祖敬菴許公遷督陝學，將行，而別駕養純薛公問言以贈。余敬舉茲以應命。蓋望我許公大所學以教俾陝之士，悉學其學而亦底於大也。薛公聞之曰：「大哉言乎！其學大，則其贈亦大。然本末者，大學之物，而始終者，大學之事。物者，事之所由起；而事者，物之所由成。君之言物，亦近詳矣。事其可弗備耶？」余敬應曰：「公觀許公之所以爲政乎？夫固莫非學也。公觀許公之所以爲教乎？夫固莫非大學也。是故慈也者，吾身之所自出。因所自出而孝生，亦因所同出而弟生，是所謂與生而俱生者也。夫語天下國家，萬萬其人也。人則萬，而人必生於其身，則一也。身之生一，則孝、弟、慈一，孝、弟、慈一，則與生俱生亦一也。此所以可兼吾之身與人之身而爲一物也。此所以可即吾身以統人之身，而爲物之本，即人身以歸吾之身，而爲物之末也。我許公本諸身，徵諸庶

民，而爲學且教也。余則嘗驗之諸縉紳矣，諸縉紳曰：『公祖惓惓教我以孝、弟、慈也。』又嘗驗之諸父老、諸子弟矣，諸父老諸子弟亦曰：『公祖惓惓教我以孝、弟、慈也。』夫孝、弟、慈，是天德之明也，天以相感，明以相通，而教諸人人以孝、弟、慈，是德以親乎民也。以是而守旰郡，旰之民則有興焉。以是而督陝學，陝之士則有興焉。又進而躋卿貳，又進而登臺輔，亦以是而入告，以是而用人，以是而行政，則近而中朝，遠而海隅，莫不皆有興焉。豈非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乎？又豈非所謂以舜之所以事君者事君，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而爲學之大善之至古之極也乎？」薛公命余書之以贈，且併以請正於許公云。

送王少拙行取北上序

語云：「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盡宇宙之理以爲理，盡宇宙之事以爲事，曰心心之外無宇宙，宇宙之外無心，此之謂聖人之道，此之謂學聖人之學也。吾夫子以仁爲教，而明道又謂學者先須識仁。夫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是心宇宙以爲心，而聖學所從入者也。孔門惟顏氏中行獨復，有見乎天地生物之心，夫子許以一日而天下歸仁。其次則曾點、漆雕開聊見大意。自茲以還，微言日堙。天下之人咸自私其身，有志之士亦自私其學。我明專重科目，及試政之初，往往多以縣令。夫固謂其熟習典刑，開明心目於聖賢廣大之津涯，涵詠有素，行將如其稱說。所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而使林林赤子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脫昏墊之危，而即衽席之安也。顧聘才力者，每忘德

意；躡聲華者，恒略群情。甚至僥倖以驟干進取，機械而動由惡衷。其於民命，固將無卹，而於國體，亦且重傷矣。

吾盱在江省久稱樂土，天官銓選，輒荷加念，故來令多大賢君子。然能宣上之德意者有矣，第宣而未必能純也；能達下之情苦者有矣，第達而未必能悉也。欲純以任德，悉以推情者有矣，第時未必能專且久也。我邑侯少拙王公，器度宏舒，儀容中適，望之令人敬起，即之令人愛生。當機持重而躁妄不萌，酬物渾融，而形跡弗露。某跽伏林臯，時已衰耄，城府之接，久謝冠裳，然欲射賓筵，叨逢六度。竊窺公任此六年有奇，小心慎密，率以爲常；懇惻慈祥，無少厭倦。凡司府之責成，閭閻之爭訟，縉紳權要之請謁，輒能銷重大而之小，易忿嫉而胥和，化迫切而歸緩。即其體仁長人之風，似曠數紀而未之多見者也。今茲受知明聖，內召北行，使蒼生有幸得長厚如公者居之言路，盡罄宇宙一心之度，以培宗社無疆之休。則某雖衰耄，猶思擊壤杖藜、歌頌太平，而父母子弟過化遭逢，兩無相負，又寧非宇宙中之大快也耶！諸縉紳聞余言，請書之以贈公行。

送沈玉陽入覲序

大君子奉明命以守一郡，寄身萬姓之上，而調郡宜節，俾各怡然順，熙然安，以共完其天常，而無拂乎至性，莫先於小民之綏懷，尤莫先於才子弟之造就，然二者非可以易易而能也。故知人則哲，安民則惠。即帝堯且難之，況其他耶？

我旰郡列江藩，昔稱善壤。自正德間兵焚各邑，元氣凋敝，小民之生日促，而人才則踰紀無能一第者。邇幸風氣稍完，人文漸著，士舉于鄉，尚未有越十人者，有之，則自今歲始。蓋我郡守玉陽沈公以浙西鉅產，卓越群倫，愷悌本諸性生，文雅允深素養。故秉麾來蒞，不俟旬月，綱紀秩然條布，非惟數十年之敝源一夕更新，而黃童白叟懽躍於湖山千里之外者，頌聲殆洋洋乎動矣。於是他務未遑，即首進五學諸生而試之，得文優者數十輩。雖彌封獨斷，而名士英特者一無所失，人咸服其藻識明睿。繼又備餼開館，率以師長，群以會課，凡鼓舞作興之方，靡不備至。蓋未及臨場，而邁往之機，精銳之氣已覺百倍矣。比學憲所取，中有遺逸，公力薦至再至三，同事者止之，公奮然曰：「萬生，魁解才也，何得置之場外乎？」學憲爲強收焉，逮登第，曰：「悉如公言。」噫！昔卞和抱璧三獻，今古遂爲美談。即諸生魁擢，其瑞世寶國，固非一璧可比，而公藻識精明、薦賢無已之誠，又寧不躋卞和而上之也哉！是公之守旰也，不徒安民之惠，致之無難；然知人之哲，亦共服神明。則百年昌期，一方勝運，咸自公開先而再造之，豈特諸生之遇之幸而已耶？而諸生則尤先被者也！

張時亨、時顯之父端、黃文炳之父欽、蕭鳴鳳之父九奏，亦共沐公教，乃率同舉者諸父兄，謂余弟官生錚曰：「君嗣子繼宗，以公祖造就之力，獲揚其祖文肅公之烈而重光之，其感德視諸吾儕尤深且渥也。今公祖以覲行矣，寧不圖所以爲贈耶？」因共索言於余。余聞命笑曰：「余落落斯世久矣，而公下車，獨先及余，則余雖瑰玉之未韞，而公實類卞和也。今公行矣，行當膺上選、被寵命、持鈞秉衡，以廣敷安民之惠于九州四海，而大彰知人之哲於希世奇珍。如余之拳石他山，珉珠冠美者，尚慎所獻，無以重貽公再三之瀆。茲贈也，故敢爲諸生謝，且私爲一己囑」云。

送許敬菴入覲序

《漢書》云：天子置吏，分列中外甚衆，然所可宣達上德與百姓相親者，惟二千石。蓋謂今畿輔及藩省郡太守諸公云。然太守職偕方面，簡命而出，多臺省部署，爲天子近臣。自昔名公，雖以親民爲快，而瞻闕興懷，形諸歌詠者，亦往往皆然。余前兩守寧國、東昌，情境則稔味之，其委悉深衷，殆有關切時艱而非專係身圖者。夫大丈夫躬膺世寄，一體群生，其欲海宇率土，盡抵熙怡，而蔀屋幽居，不瀕無告，自離經辨志以至廩仕命官，時固未之或忘。第當臺省部署，近可建置，而於民間微暖，猶慮不切。比親蒞郡，則瘡痍癘疾舉在目前，政事要機洞當心側，乃君門萬里，叩闕無自，情孰能不鬱鬱也耶？故余謂：太守諸公，出之外也，足以備悉民艱；入之內也，足以敷陳天聽，其惟三載朝覲矣乎？

來歲癸未，春王正月，適值其期，時守我吁者爲敬菴許公。公如制將行，余奉教有年，竊知公之心在郡在朝，無不念念於吾民者，因識茲覲之不徒行爾也。且余嘗有所徵矣，今天下最稱困斃者，莫大于馬政，而馬政最當亟去者，莫先于種馬。余前守寧國，亦爲屬邑南陵極力處此而甚難之。聞公丞南太僕時，目擊種馬爲民困斃，乃搜剔微悉，靡不詳盡，比入本兵，遂商之大司馬、質之大元輔。疏上大廷，竟獲允可，兩畿內外，歲蠲浮費近數十萬，百年困斃，一夕盡甦。故即南太僕之馬政以例公之視郡，即北本兵之陳疏以卜公之覲行，則環吁千里，閭閻疾苦，不惟無一而不深切乎賢太守之淵

衷，亦且無一而不上徹乎聖天子之昭鑒。其春融合境，澤沃無疆，又豈尋常故事之可同日而語也耶？時吁列邑惟五，而瀘溪獨爲新造。其邑庠博士及弟子員聞余是言，叩庭請曰：「君知太守公之加意於吁之境土，而未知其於遠僻者爲尤殷；君知太守公之盡誠于吁之政教，而未知其於綏柔者爲益篤。山藪稚髦，方惶惶汲汲，恐太守公去我如赤子離慈恃也，豈知太守公此行，將大賚遠邇而共納士民于熙皞之中也耶！請序斯言，爲我太守公答，且爲我太守公祈且懇也。」余爰如所請，備述以聞於左右云。

賀毛文源考績序

今天天，群物之祖也，其爲道以直而遂；今夫人，天地之心也，其爲生以直而達。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非直以遂之，則陰陽失其理矣。陰陽者，人之善惡所由來也；善惡者，心之是非所由辨也。善善惡惡而是非明，是是非非而直道著，斯民物之紀而治理之原也。國朝設官之制，亦廣且衆矣。然外惟倚重於直指，則待御也；內惟秉公於直諫，則給舍也。皆所謂邦之司直者也。司直之任，所取補多在列郡之節推。夫節推則奚取焉？取其於民之善惡最親，而所見之是非素定，是則直道所從出者也。

我文源毛公，以名進士司理吁郡，其產于大方，鍾乎間氣，秀偉豐儀，輝煌文彩，即儕輩敬讓，群下快瞻無論已。第公蒞郡爲初仕，仕初則政體似未練也；入仕在茂年，年茂則持養似難純也。乃其

臨民，視事於情僞之微曖，若瞰日當空而幽岩畢燭。於低昂之剖折，若權石在衡而毫忽不爽，於裁決之勁確，若奔湍注壑而百折莫回。以故兩臺諸司，事當盤錯，必待公處分；通省黎庶，情在冤抑，必仰公伸白。且恒人宦游，介者每易於妨物，公雖纖埃弗訾，而於衆則猶猶與偕；亢者多難於就下，公雖理郡居尊，而署邑則循循靡倦。舊謂南豐之氣剛，剛故多逞私闖；南城之氣弱，弱故每緩赴公。我公皆署其篆，而南豐之訟頓減于常時，南城之賦遂先于他所，茲非明慎深服其衷、果決大畏其志能爾耶？然則我公推直心以得衆，率人工以代天，固其明効大驗也。他時當言路、立要津，正色譴論，以叱咤風霆；犯顏獨立，以逆回星漢，不可早見而預卜也哉！敢於報政之行，呈之以獻。

賀傅震南考績序

績之有考，古也；考之期以三載，亦古也。我明治稽隆古，故考績之制，仍之在服，臣工無論地之中外，職之崇卑，率是制也二百年矣。閩省震南傅公以名進士出司邦刑，簡命來吁。公自抵郡，迄茲三載。聽斷惟慎，合省稱平，無冤之治，幾于再見。觀風者陳之，薦剡彰彰矣。至是院司檄公，得躬報銓曹，最聞于明天子而敷奏之，計內留寵召，當不能久羈矣。公僚采諸大夫繼繼於公行者，前已屬余言爲贈。今郡邑博士率章縫諸雋，其繾綣與諸大夫同情者，復請即前言繹而申之。余謂諸僚采大夫：「職司所專者，政也；諸博士弟子職業所習者，學也。余嘗見聖門之言政與學矣。其曰：『事君能致其身，非政乎？』雖曰未學，必謂之學，則政也而莫非學也。惟孝友于兄弟，非學乎？施于有

政，是亦爲政，則學也而莫非政也。是故政患不能優耳，固未有政優而非學；學患不能優耳，亦未有學優而非政。前奉諸大夫之命，已言公之政矣。蓋謂公能於微暖之情而洞燭其隱，於疑貳之跡而確致其決，若古鑑在懸，而不容以色眩；若川流赴壑，而不可以瀾迴。是言也，似專以公之政言，而未言夫公之學也。然竊謂是言也，似非專以公之政言，而未必不言夫公之學也。善學聖人者，莫宋周元公若也，其言曰：「明通公溥，其庶幾乎！」茲觀公之洞燭微暖而不眩若此，是則明之所以通也；公之果決疑情而不迴若此，是則公之所以溥也。即明通以徵其靜，靜則虛矣；即公溥以徵其動，動則直矣。即虛且直，以徵其學，而純然無欲之學，渾然致一之妙，固不啻余言，而諸君子有不同然而信其善學也耶。」諸博士弟子咸同聲贊曰：「先生前以明公而概公之政，茲以動靜而服公之學。夫學之深者，其政必宏且大也。請以名言敬獻征車而壯公之行也已。」

賀江二洲考績序

嘉靖甲辰春，聞信州貞齋江先生主司試事，余幸與收錄。嘗謁侯庭次，見冢嗣二洲，岐嶷殊異，擬甲第將繩繩也，乃後竟從恩選，受尹邵武。初至之日，余訪友八閩，晤言行所，夜分縷縷不能休。覺其心於邑事難之。余爲勗曰：「君固難且慎矣。然難其事者用，而易其心者體。心不易，則急且迫，而難者愈難矣。以之政亦未也，況云政優而學耶？」期月，晤言如初，第云：「心差易矣，而政猶不免於難也。」及再期復晤，晤而復言，言而復縷縷也，則豈惟其心坦坦，而政且優優矣。二洲謝

曰：「平易近民，古誠不我欺哉！」翁言亦誠利且溥也哉！比三載，頌聲大作，薦剡交馳，而續考遂稱最列邑矣。僚友例有贈言，百里走使，委役於余，且謂二洲培植吾儕無論已。觀其蒞邑，善考民風，而省采之弗遺；善持潔操，而羨餘之屏絕；善決兩造，而微曖之畢彰；善馭胥徒，而神明之具凜；善速徵科，而期會之無愆；善振士風，而延待之有禮；善興文化，而覺宮之維新。余惟二洲入覲，諸縉紳於茲衆善序述歌詠，詳且備矣，余又奚言耶？無已，則請以心之說詳之。

夫今之言善政者，僉曰均乎國家天下焉已矣。然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豈均平之外，復有中庸之道哉？及聖門科條，未嘗不專以政事，名至紛紛。問爲邦，問從政，問爲宰，亦惟答言政事，而未他有所云也。後世才智之士，循良之吏，其政事之能且善，未必盡出諸賢下，乃欲概名聖人之徒，則人固莫之許而已，亦承當卻步焉。此無他，諸賢求心而及諸政，後世則求政而遺其心焉爾。夫心即政也，政即心也。惡得謂後世之善夫政而非心也哉？蓋政則誠心也，彼善政者不覺其爲心焉，故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此弗覺之類也。余觀二洲所爲文詞，所談理趣，真懸河游刃，莫可方物。則覺悟於心政之間，自當更入邃奧，而不啻若自其口出者。第觀諸僚采所陳，止於其政之善而未逮其心之求然者，豈此心在二洲所獨覺，諸僚采固未之能共覺也耶？雖然，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是豈惟長民者之任，抑亦僚長之責也。余願二洲以所自覺者而覺諸僚采，又以所覺僚采者而覺諸士民，則其政之所以觀風、所以持己、所以折獄、所以馭下、所以催科、所以育才興學，其善則與後世之才智循良者同。而由中達化，其心則超邁等夷萬萬矣。俟諸他日，榮膺簡召，待選諫臺，行時，余將明目昌言而勸駕曰：「是聖人之徒出而主張國是，不尚亦

有利賴也哉？」敬序以致贈，且以致望云。

賀郭梧陽最績承恩序

今夫庶職之在天下也亦多矣，其去民獨近，而政之易爲莫如令，其去上獨遠，而政之難爲亦莫如令。夫其機果近且易也，吾乘其機而汲汲以圖之，則易者益易，久之將併其難而舉之矣；夫其勢誠遠而難也，吾拂其勢而汲汲以求之，則難者愈難，久之將併其易而失之矣。是故善爲令者，揆之本末之間，慎之人己之際，而精別乎名實之辨。其本則端，其己則盡，由是而及乎未通之人也，名實之副，顧不易易乎哉？反是而揆其本，以冀末之從，病其己，以強人之合，其如名實何？昔人以種樹爲長民諭者，謂其根欲深，其培欲厚，其築欲密，其置欲忘，若遺棄之，而無驟然於枝葉花果之謀且計也，茲即先其易者於民，後其難者於上之說也。

我梧陽郭公，令汀之連城六載矣，其於令之本實機先，無所不用其誠也。嘗得民間所刻《政紀》，讀之，其舍科條之陳，而爲學校之飭；寬宿逋之追，而爲窮乏之卹；略聽斷之煩，而爲教率之崇；緩力役之鳩，而爲稼穡之念；省供億之擾，而爲安宅之奠；撤守望之旅，而爲訓練之防。此其爲心與見，真灼知乎本末之間，深明乎人己之際，而洞燭乎名實之辨者矣，抑孰知乎民之近且易者，既先則若植木之根本已深，而培且築也，益密與厚矣。而上之遠者將不終於遠，而惟近之歸，難者將不終於難，而惟易之會，亦若木之由根以達枝，從花以覓實，雖欲不茂且美也，顧可得哉？此所以不徒口碑

之頌，載道于閭閻，而遭遇之隆，且咸孚乎士論；不徒推獎之多，同軌于諸司，而薦剡之重，且騰輝乎臺署；不惟吁丞之遷，顯耀于一己，而褒章之贈，且榮奕乎二親。豈特連城之域，懽呼於仰賴不孤；而吁水之濱，亦快覩乎機會不偶矣。是其難於其始者，不易易於其終也哉？余敢因諸縉紳之委，次第其說以爲天下作令者成規，且以占公躋華陟要，而寶墨金函將疊至重申，而莫可涯量也已，惟公其終圖之。

榮封並壽序

大君子卓立寰宇，出當家國民社之寄，以求莫安綏戢乎元元，而經畫底寧，垂之奕世且永賴焉，茲固其猷爲之所運量，而實機宜之所默會也。故君子於天下，不惟其才之幹濟爲貴，而其德之順成爲難。蓋德厚則誠致、則物孚，而天人且胥應之矣。

撫郡與吁並列江省上游，其境界相距數舍。余自癸卯中式，迄今將越三紀。舟車率先孔道，凡閭閻所欣喜而欲得，與其所厭苦而欲去者，不惟耳熟聞之，且目習見之矣。夫民所欲得，上之人所當爲之與聚者也；民所欲去，上之人所當爲之卻除者也。然竊心較而胥行之，莫若千金陂爲要，亦莫若築千金陂爲難也。前此舉是役者屢矣，舉而卒無成功者亦屢矣。乃茲郡守建，吾古公獨一舉遂獲底績，凡前閭閻所欣喜而欲得，與所厭苦而欲去者，譚笑而立致之無難焉。此豈獨公之才能特賢於前此諸公也哉？蓋公自蒞任以來，於屬邑庶務雖悉力裁決，而意念所注，若非其汲汲然者。而其所汲汲者，惟千金陂，是公於千金陂之役有定志矣。然公雖汲汲是役，而其心惻然，惟恐一民之或

勞；其和藹然，惟恐一情之或拂；其量汪然，惟恐一善之或遺。以故上而兩臺諸司，中而僚采士夫，下而黎庶工作，渾渾乎合衆心以爲心，洞衆見以爲見，和順融通，神人胥慶。卒之不役一夫，不煩一令，望渴百年，落成俄頃。識者謂公於千金陂之築，有非才能智慮所可及者，信知言哉！茲公述職，入覲大廷，聖天子嘉行不績，封誥錫及公父母焉。時公父母，又偕年八十余，門人許安國、姜鴻緒等，荷公造就，謀所以爲慶者，走從姑山房請言。余惟天地與人，其機一也，始以人和，而致地利之順；終以和順，而致天休之滋，一機以運之而已矣。況公自是而躋陟華要，柄司調燮，柱石乎廟廊，澄清乎海宇，福澤之被諸蒼生，固與千金陂而無涯；而壽祉之屆于二親，亦與千金陂而同久也已。余不佞敬書以俟。

壽林宗伯夫婦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德，生爲大，天地之生，人爲大。是人之所以有生于天地也，必合天地之生以爲生，其生乃仁也。亦必合天地之仁以爲仁，其仁乃壽也。古詩書之言壽也，必曰「無期」，必曰「無疆」。夫無期云者，所引之恒久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不息焉者也；無疆云者，所被之廣博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無外焉者也。是以大君子之生也，生吾身以及吾家，以及吾國，以及吾天下，而其生無外焉，而吾此身之生始仁也。生茲一日，以至百年，以至千年，以至于萬斯年，而其生不息焉，而吾此日之生始仁也。如是而仁焉，而謂仁之不足以爲壽，吾弗之然也；如是而

壽焉，而謂壽之不必於仁，吾弗之然也；如是而仁之必壽、壽之必仁也，而謂吾肖翁林老先生所以仁所以壽，而不可以無期無疆焉，吾亦弗之然也。

夫吾肖翁出三山世家，爲一代巨室，上而祖稱以長發其祥，下而子姓以世濟其美。至翁，光奕乎前而啓佑乎後者，不惟己之文章科第輝耀詞林，爵秩勳猷昭垂彝鼎，且尊配李老夫人瑞應麟趾，禎協鳳毛，四拜恩封，屢申綸綍。此其福造乾坤者，誠自其身、而家國、而天下、而生生無外之漸也。其慶延宇宙者，誠自今日、而百年、而千萬年、而生生不息之端也。是其偕老之壽，將自七十而無期無疆也已！豈惟三山之人莫之及，即求諸閩之全省，鮮及之矣；豈惟閩省之人莫之及，即求諸今之海內，亦鮮及之矣。于時翁之仲嗣仲山公方守吁郡，因述職之行，使得稱觴。其屬邑大尹聞余是言，咸相與嘆曰：「噫嘻盛哉！我太老先生以其親生生之仁，而仁茲四邑之士之民也，亦既廣且博矣。則茲四邑之士之民，以生生之壽，而壽我太老先生之親之壽也，又奚容不恒且久也耶！」因命書之，以爲錦堂稱觴獻。

壽吳夫人序

夫壽之爲言，於人也衆矣，孔子則曰「仁者壽」。蓋仁之爲理，生理也。生理之凝，上則天，下則地也；生理之常，往即古，來即今也。上下往來，渾淪綿亘，神之而爲吾人之一心。故天地古今，莫非生也，則亦莫非所以爲心也；莫非心也，則亦莫非所以爲仁也；莫非仁也，則亦莫非所以爲壽也。

孔子之言「生生」，見之于《易》。《易》言生生之廣且大，見之于乾坤。然於乾則曰「不息」，於坤則曰「無疆」。夫「不息」「無疆」，又非所以見夫生德之爲仁、而仁德之爲壽也哉？君子之欲壽乎其身，必自生生之心始；君子之欲生乎其心，必自孔子之求仁始。夫孔子之求仁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仁也歟？是故求之一心，而必求之天地古今以會其全；求之天地古今，而不外吾之一心以要其止。止以神之，其用斯宏；全以體之，其神益著。故其宗也，以天地古今，而仁其始；其成也，以天地古今，而壽其終。其宗微，而其成也寡矣。其惟象山先生乎？千載之上，聖人出焉，此心同也；千載之下，聖人出焉，此心同也；南海、北海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是固孔門求仁之宗也。其惟陽明先生乎？明德以親乎民，一體乎天地萬物也；親民以明其德，天地萬物乎一體也。是又孔門求仁之宗也。其惟行齋饒先生乎？承象山、陽明求仁之宗，以近啓臨川之明水陳公，遠啓吾盱之先君前峰公乎？然先君厄而未達，明水達而未終，若夫顯達而有終者，其惟金谿之疏山吳公乎？

公之質，溫厚而介，沉毅而敏，渾然有萬物一體之具。居鄉而倡率端明，立朝而執持整峻，迴流風以復淳龐，振頽綱而還正直，昭然萬物一體之用，是公之心不惟仁其身，而且及之家、推之國、廣之天下後世矣。則公之仁，亦將壽其家國天下後世而不息無疆也已夫？豈獨壽其一身而已哉！今年尊夫人年躋八十，鄉縉紳謀以爲祝，而魏、蔡二生，將命走百里，請言於余，余因爲原孔氏求仁之宗，而證以《易》之乾坤。夫乾稱父，坤稱母，德之宗、壽之成也。公之爲仁，其宗得乾之不息，則夫人之爲壽，其成不將得坤之無疆也耶？康寧恒久，固可預必而無疑矣。二生其述之以復諸縉紳，併以勗其嗣子三英傑云。

壽徐方伯序

萬曆己卯秋，浙省大方伯東溪徐公壽屆八十。益藩左史崧峰魯君，與公冢嗣爲兒女姻家，且昔與公同舉于鄉，誼在年末。一日，過余天柱山房，誦公之德之壽甚悉。然余固受教於公最深且久者，聞之躍然欣喜，思稱觴而莫之致也。魯君知余意，請言以獻。余惟公早試春官，大魁天下，其文章炳麗，則霞燦而雲回；司理畿郡，寵召諫垣，其聲華炳赫，則鳳翥而鸞翔。繼復炳文河洛，士氣倍揚，宣惠微藩，民依永賴；其善政徽猷，淪浹深久，誠嶽之鎮而川之停也。此其功德夙懋，足當乎天心；恩澤普施，具存乎民望。以言身壽，則帝錫平康，延期頤而未艾；以言名壽，則世昭汗簡，耿今古而弗磨。即雖祝擅華封，頌專天保，亦無能以一詞贊也，況寡昧如余者哉！

魯君曰：「君之所云，則信然矣。第天與吾心雖相通也，而憑乎天者，未若信諸心者之爲的；人與我雖同屬也，而取諸人者，未若本諸身者之爲要。故群情注念於或然，達士端揆於固有。或然者，機滯於外求；固有者，深造於自得。我東溪公，氣稟過清，質凝殊脆。自垂髫以歷壯年，寢食不能自支，至欲業舉，則令句讀其前，而卧聽之，比貢遊南雍，獲遇至人，遂於造化員機，若超神解，乃作而嘆曰：『微哉淵乎！斯道之爲蘊，而吾此心之爲妙乎？』一理流通于萬竅，而形質莫之或拘，樞幹妙運夫三才，而端緒莫之或泥矣乎？」未幾而氣體盎然日充，才猷沛然日順，不惟危科臚仕，快然日取之無難，且性命道德，亦渾然日契之無拂。故海內同志，咸推先覺，不問識與不識，而共爲傾心矣。況

今盡謝塵跡，恬怡靜趣，神遊八極之表，識洞萬有之先，尤非前時之比也耶？」余曰：「噫！此真足以壽公矣。」夫塵踪謝而八極是遊，靜趣恬而萬有自洞。則內外兩忘，而無人之弗我；形神渾化，而無我之弗天。是非惟身壽不足爲重輕，即名壽且無能爲久近矣！魯君請書馳獻，併質公以爲何如？

壽湯承塘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生之謂易也。夫生生者，生而又生者也；生而又生，則不息矣。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大，大以數久，久斯無盡，久以充大，大乃無疆。故易也者，聖神之所以永長其生，而爲言壽之所自來者也。天之壽夫人，與人之自壽以無忝夫天，凡以是久大之德而自相授受焉者也。天授是德與人，人受是德于天，勃然其機於身心意知之間，而無所不妙，藹然其體於家國天下之外，而靡所不聯。以是生德之妙而上以聯之，則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所以老老者，將無疆無盡也。以是生德之妙而旁以聯之，則爲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所以長長者，將無疆無盡也。以是生德之妙而下以聯之，則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所以幼幼者，將無疆無盡也。會萬彙之衆而欣喜歡愛，以熙熙乎春臺，張八荒之景而順適平康，以優優乎壽域，斯則我之所以爲生，與天之所以生乎我者，既恒久而不已，我之所以生乎人，與人之所以同生乎我者，且通達而無殊。是則會合天人，渾融物我，德之盛也，壽之極也，而廣生大生之至也。亦吾儕所願於湯君承塘之所以自壽其身，

與湯子義仍之所以善壽乎親，而紫泥之馨，黃扉之耀，引之百千萬年而無疆無盡焉者也。敬獻祝壽堂，質諸橋梓，以爲何如？

壽王守靜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壽者，受也。人所受乎天，莫大於仁，而仁在吾人，則固根於其心而生生不息者也。心而生焉，生而不息，以恒久無疆焉。則天地雖遠而非揆也，民物雖衆而非異也，家國天下萬世雖大且久而非出於其度之外也。吾人之生之所受者則固如是，其廣博恒永之分之定焉已也。其廣博恒永之分之定於天，而受於吾人也，有受者焉，有弗克受者焉，受則壽，弗克受則不壽矣。是仁雖本乎心，而實受諸所天，壽雖受諸天，而實可自得於吾人，以其德之生生而不息焉以爲之也。

孔昭王生之志於仁，嘗以其德之生生者而師法孔子有年矣。是以仁諸其身，則化剛勁而柔順，融高亢而謙抑，通拘方狷名而沉毅條達，則其生生而不容自己焉者也。仁諸其親則尊人，守靜能以恬雅，怡厥性真而弗灘，以孝友率厥子姓而弗疑，以雍睦和順，倡厥族黨而弗悖，則亦其生生而不容自己焉者也。惟孔昭，乃克以所受於天者以奉其親；亦惟守靜，乃克以所受於天者以成其子。以是而作法於吾邑，吾郡及諸鄰邑，而仁讓之興，咸忻忻也，則亦其生生而不容自己焉者也。夫合吁士人，莫不知守靜生生之仁，足以成其子，又莫不知守靜生生之仁，足以享遐齡而百有千歲也。然則今之八十其壽，冠服其榮，曾玄其福者，不過方輿而未艾耳。近溪子受孔昭推一日之長，而又知守靜於

其所受於天者，充盡而無忝也，故因諸友之欲壽守靜而爲之序云。

壽合齋弟序

羅之爲宗也，其名於江右有年矣。肇基于漢魏，繁碩于唐宋，而尤著盛于我明。稽諸譜牒，詢之故老，其所以在一省而蔓延各郡，在一郡而蔓延各邑，遠近懸殊，衆寡弗類者，其初則多以擇里而居致之也。即今建昌一支，始惟南城焉，已爾，久而有析之南豐者矣，又久而有析之廣昌者矣。若新城，則舊固未之有，有之，則自我敬齋公始。

公當洪熙、宣德間，客遊新城，至聯珠峰下，悅黃嶺之崇峻，快管溪之清深，遂闢草萊，驅狐兔，而屹然棟宇其中。居亡何，而蓄牧滋繁，倉廩盈溢，中外食指至踰千指。又亡何，而章縫簪笏，繹絡濟美，稱巨室焉。比至肅軒公，尤善繩祖武而篤好經術，雖身未遐齡，而勤課二郎，長懷肅幼合齋，俱有聲庠序，識者謂山川靈孕，信不誣矣。獨我合齋，則猶有未愜然者，或問之，曰：「若不觀聯珠之爲峰乎？雖侵逼霄漢，然其勢悠悠，不遽止也。又不觀管溪之爲水乎？雖清流湍激，然其出洋洋，不遽停也。紆迴宛轉走數百里，迄於都會之區，而始成勝概焉。夫山未易以成其爲山，水未易以成其爲水，而居是山水之間，顧可易易然爲哉？」推其意，蓋不安於冠裳之榮，而必期於科甲之顯；不安於淳龐之俗，而必期於道德之華；不安於鄉邑之盛，而必期於朝野之隆而後已也。此其爲識之遠，爲度之宏，不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耶？今就郡北城開建甲第，堪輿家謂：前挹盱姥，後倚鳳屏，誠山水

最優者，當不啻聯珠、管溪之勝已爾，其諸子諸孫必有鍾其靈秀而大發之者矣！況今合齋年力方強，志氣益銳，又足以樂觀其盛于將來而未艾也哉！爰因六十華誕，而詳序之以致賀，且以致望云。

壽董古南序

大君子自樹於宇宙之間，固必有卓越之見，超乎世塵之表；友朋之麗，益於道德之會，亦必有通融之妙，貫乎久要之中。是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渾然而無彼此，洞然而靡始終，古聖先賢學之所以不厭，教之所以不倦者，恒必由之也。鰲溪古南董公，其殆有得於是乎？

公幼負奇質，蜚英藝苑。弱冠聞東廓、南野諸公，聯惜陰之會，衍陽明之宗，遂與蓉山、覺野諸君子爭先趨赴，共相從事。比領歲薦，授官京師，始得與余晤言邸寓。繼而公尹川之大足，余亦出守寧國，越數歲而造公之廬，又數歲而晤公華蓋、珠溪之上，蓋三接顏色也。竊計初會京師，其氣壯直，其詞宏遠，余甚重其識有所主，而未敢信其學也。及會公廬，理趨平實，造詣潛通，余始信學有所得，而未敢必其成也。至信宿珠溪，則公之意，似耿耿不安於昔之識與學，而惓惓於《易》之乾坤矣。茲焉再晤，則大非前比，意者枝葉芟除，碩果乃熟；行潦既涸，寒潭自澄。

故觀公於學，其初非不知而謂知之，乾之易焉則有間矣；其初非不能而謂之能，坤之簡焉則有間矣。蓋乾坤之爲德，渾涵於穹宇之外，綿密於纖悉之微，致一以神其樞，而萬有咸備；至虛以寂其應，而百慮糾紛。是以知至知終，固知以該乎其能，而庸行庸言，實能以顯乎其知。君子之所以進德

者，進乎此也；所以居業者，居乎此也；所以終日自強不息者，不息乎此也。至是，則乾乎乾，而坤將自統；坤且統矣，而況於六十有奇之卦、三百有奇之爻耶？故善言法天者必曰純陽，善言學聖者必曰通明。公在今日，嬉然談笑，則春生滿座；默爾沉吟，則思徹高旻。以故友朋樂其和雅，鄉曲諧其勸誘，而所識所學，殆類乎安且成焉，豈非明幾于通而陽日以純也，能如是耶？

其族子姓，喜余既以通明而期公聖，又以純陽而冀公仙，謂可以壽公也，因乞書以爲壽筵獻。

送陳紹郭歸養序

臨川陳紹郭生，五歲而父郭田公卒，母董孺人廿年孀居，撫孤成立。故紹郭幼事舉子業，垂成，棄去，蓋以母子相依，不忍遠離也。嘉靖末，會有例，輸粟爲王官，紹郭喜曰：「益王賢，足安宦遊，去親近，仍便祿仕。家國不兩宜也哉！」遂領選得典儀，所典儀其官司禮清秩，日近王躬。紹郭復出自世家，習閑文物，紹郭依王國以行其志，王國藉紹郭以華其觀，上下之間相歡洽熙如也。第身屬公家，則供職之時多，而侍親之時少，每一假歸，牽裾泣別。紹郭復慨然嘆曰：「人生遊蹤，寧復有定哉？或行或止，或去或不去，惟其義之當而已。方己力向盛，則國先於家，而仕固不可已。及親年既衰，則家先於國，而歸尤不可已。」具疏乞休，溫旨勉留。踰歲再疏，適先恭王損館，今潢南殿下即位，勉強就列，茲復陳情，詞益懇切。殿下矜憐其志，業已報可，又值諸王冊封屆期，禮度紛錯，謂非老成者莫辨。紹郭復周旋使事數月，始叩階辭別，凡僚友縉紳素善紹郭者，請余言爲贈。

余惟出處大節也，人非善仕之難，仕而善其處之爲難；仕非善處之難，處而忠孝全盡之爲難。紹郭初志宦遊，本爲君而出，乃度其地之遠近，必不遺親養而後就。既果於乞休，本爲親而處，乃相其時之緩急，必克襄君事而後行。此其惻怛真誠，從容裁制，即有道者於其間所處，未必能過矣。將見是歸也，君有餘眷而恩寵弗衰，親有餘歡而壽年增永，己亦享有榮名，而子姓遞傳忠孝于世矣。士君子之健羨聲稱也，寧有既哉！余不佞，敬書以俟。

道自盱南冊序

余郡庠司訓鎮岡郭君尚濬，遷閩省寧化掌教，郡縉紳暨諸子弟於其行也，情見乎詞，各爲歌詠，裴然哀冊，余題其端曰「道自盱南」，蓋閩境去盱而南，寧化又去閩而南也。或謂斯道之於天下，猶水泉之潛地中，隨方而可井，隨井而可見，誠無所不在。寧化亦同于盱也，何自此而之彼哉？噫！道在天下，誠由地中之泉而無所不在矣。獨不曰：道其神乎？無所不在而實無所在也乎？水泉潛地，隨方而可以井見矣。獨不曰：泉之在井，非掘莫之可及，道之在心，非教莫之可傳，固異體而同其神也乎？

我明陽明先生，首倡良知之宗，世之人，無遠近無賢愚，咸曉然覺悟，謂在常人本然具足，是殆泉之始達者也。於時天下之士，惟江右信從獨衆，如東廓鄒公、南野歐陽公、平川郭公諸君子，併力仔肩。是則於斯道也，盛揚其波，而昌導其流者矣。

我鎮岡家嗣平川公，善承家學，猶師法東廓、南野諸君子以相合併，故淵源浩渺，濬滌宏深，鬱藻思于藝苑，絢珠彩于大廷。簡命臨盱，章縫協慶，比及六載，誨澤則洋洋乎渥且溥，溥且浹矣。惟其質性溫淳，儀度端雅，崇孝友以篤彝常，嗜淡泊而勤服習，以故遊其門者不惟從之也易，而亦孚之也同，是謂出所固有，則混混盈科；順所由來，則優優漸被。余因盱江之津澚，預古寧化之涯涘，知道教之明且行也，不即會百川以赴滄溟，沛然莫之或禦也耶？如是而謂之曰「道自盱而南」也，亦宜矣。鎮岡其日勉之！余將日望之！

永賴奇勛冊序

《永賴奇勛冊》者，我樓峰王公尹，茲進賢於辛巳之歲，悉度境以田畝稅均之，不數月而隱垢滌除，群譁底定，事竟而邑諸縉紳相與歡欣，樂頌之者也。夫度畝數稅，申之者令甲，任之者司牧，豈進賢一邑、王公一人哉！奚欣歌樂頌，輒云乎是耶？

余聞之：天下之勢，徇於積習之久者，其張弛也必難；君子之功，運於獨斷之操者，其速樹也斯懋。夫我江藩，列郡雖繁，而稱鉅邑者每先之曰進賢；風氣雖異，而稱抗悍者，亦必先之曰進賢。況境屆江湖，疆理率非平壤，氓多遷變，豐歉惟視歲時，茲欲定以畫一之籌，而歸於均齊之域也，不亦大爲阻艱也哉？乃今王公恢宏法體，振刷敝源，卓然興利物之澤覃，蓋世之勛，至愈久而愈不磨者，此豈惟其識見高邁、才猷豁達大過乎人人，而所以宰制樞運於其中，蓋必有根自淵衷、出諸性蘊，有不

可以恒情擬焉者矣。余病，不能躬歷進賢，而久識王公之氣宇軒翔，心思坦近，至宣之話言，見之注措，人無賢愚，靡不爲之動色解頤，共相推服，固不啻今日之設施，而預卜其所動莫過矣。此所以令甲之申雖達於溥天，而壤則之成獨先乎茲土，蓋有江湖之間雜，不足爲之紛糾；歲時之豐歉，不足爲之變遷；抗悍喧噉之積習，不足爲之阻撓。其助也安得而不奇，而勛之奇也，又安得而不永遠藉賴也歟哉！

余不肖，叨公大父石梁先生所造就，因常躬叩公庭而觀其世德之盛，即與居服用，猶類寒儒，此其事爲未見之先，人已聞之而信從，望之而懾順。計其將來，雖身當國是，力秉釣機，且裕如也，奚有於一進賢之政，又奚有於進賢一稅畝之度也哉！願公其益自愛，以不虛諸縉紳之頌美，而併副余通家之屬望云。

甘雨如幾册序

天人之爲際也，斯亦難乎其言也哉！故以言其分，分則遠矣；以言其自，自則微矣；以言其幾，幾則神矣。神以妙應，夫孰不歆？微以通幽，夫孰不昧？遠以泥見，夫孰不惑？惑者其論支，昧者其詞僻，歆者其說長，甚哉，天人之際也！夫豈不人人所欲言，又豈不人人所共難言之也歟哉？

歲在癸未，入夏不雨者幾一月，東南赤地將千里而遙，三農告涸，庶士嗷嗷，上自臺司，下至郡

邑，蓋無有不禱，禱亦無有不切切然者。既而我盱最先得雨，我盱五邑，而南豐得雨則尤先焉。於是縉紳士民，咸歸德于令尹春涵車公之露拜勤劬，山川靈應，因共爲甘雨如幾之詠，趨庭以獻，而二尹周君哀序成冊，庠士陳生五雲、劉生時熙持質其故於余。余則髦矣，誠昧其識於幽、微、泥，厥見於迂遠之甚者，然欲歆乎妙用而樂於長言，則固與人人同之也。語云：「自道遺金，須從道索。」以微之泥於僻，遠之涉於支也。茲姑舍是以言夫天人之際焉，是忘乎其所遺，而擬獲金於所索也。故微而舍焉則跡矣，遠而舍焉則狎矣。狎斯近誣，跡斯類瀆。瀆且誣，又惡樂乎長言也爲哉！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夫禱，一也。有禱而禱者，有不禱而禱者。禱而云久，是不禱之禱，以善乎其禱者也。久以成禱，則積之平時，而非取必於旦暮；本之淵衷，而非執滯於形軀。夫是以知通晝夜，而恒暫不足以爲間；精徹霄壤，而卑崇不足以爲限；體融中外，而事理不足以爲殊。慎斯術以往，將先天而天弗違矣。天且弗違，而況於雨之時乎？而況於山川之靈應乎？二生躍然曰：「神矣哉！天人之際也，邇可遠，微可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請備書之以引冊端」云。

豈弟遺思冊序

余嘗致嘆夫蒞官者得民難，而得民於去之日爲尤難，至得民於去之日久，則又難之難者也。

浙東浴沂沈公，舊爲樂安令，遷勛陽別駕。計公去樂五載矣，乃樂之縉紳士民眷眷不忍忘公，僉爲詩歌以寫其情，既成帙，陳生廷禮、詹生德教走數百里，持冊祈余言。余因題其端曰「豈弟遺思」。

嗚呼！難之難矣，公何以得此於民哉？古有甘棠，不可復覩。今茲冊也，其亦甘棠類耶？

聞公昔令恩平，恩平爲立生祠，尸而祝之，是公豈弟之思於士民，而士民之思遺去後，其來舊矣。矧鄖陽去樂千里，公時馳書詢樂民休戚，利病惓惓，是則公不能忘樂，樂詎能忘公哉！即去而久，久而思，公善撫樂也可知矣。使今世蒞官者皆而公，天下皆良吏矣；使郡邑士民感德者皆如樂，天下皆良民矣。薄海內外不咸登於理也歟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沈公以之。又曰：「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則樂士民之謂也。上下交孚之意，不於茲冊具見耶？

鰲溪春盜冊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大生曰春。春以生生，斯天地之德始窮達而弗匿，天地之大始溥博而無疆矣。夫人孰非天地之所生也哉？則亦孰非天地之所春也哉？故人苟得遂其生焉，而人斯春矣。生苟咸遂於人焉，而春斯盜矣。天子能盜其春於天下，卿大夫能盜其春於郡邑，士庶人能盜其春於一家，凡以得遂其生之爲急，而尤以咸遂其生之爲難也。我省菴王君令茲樂安，不惟能遂其生以春我士民，而且能盜其春以遍我士民者矣。

夫君，浙東鉅產也，以名進士令當塗，直道左遷，量移是任。余以通家，初至即承接豐儀，見其儀，則粹然而和以雅也。竊領緒論，聞其論，則侃然而諒以純也。輒爲士民慶曰：「猗歟盛哉！其將沐豈弟之慈，而登熙恬之域也哉！」

前時，邑中糧差，歲歉失請，或誣以侵隱發之，臺司遂疾視茲土，屬君嚴懲。君不忍徇，悉心廉之。既濂弊源，尤矜民隱，上下之間不旬日而喘息相通，在臺司則頓釋刁頑之疾，在善良則默奠衽席之安，謂之曰：「陽回寒谷」，非耶？以故君在鰲溪，士民渾成一體，舉動無不樂從。以徵輪則期弗愆，以工役則力弗愛，以訟獄則辨弗勞，以勸課則求不拂。黌序得以更新，節孝得以表著，聽政堂堦得以整飭。其大者如郡邑之途，向以陸通，今乃鑿河方舟，而萬世永便。堪輿家謂：當建塔以表樹文象。而往往難遂。今則倡義經始，亦將成之不日焉。是自山藪之間閭，以進之城市，而澤岡間於其地；自耕鑿之編氓，以上之縉紳，而德亦靡擇於其人。豈不猶一氣泰舒，萬品榮發，而滿目皆春也耶？雖然，君何以得此哉？蓋其尊人以及諸父，代承良知家學，且謙抑慮下，於胡廬山諸君子尤師資弗怠，淡泊而淨滌塵，私敬慎而恒端率履，其於天地生機，養之既極其純，故於此學真脈，導之尤極其順。以故生惡可已！洋洋充盛，而將莫可遏也已。則由是而嗣躋臺衡，柄鐸昏聩，同春乎六合而永綏乎百世也，又不可指日而待之也耶？願君其日勉之。余將日望之矣。

天衢展驥冊序

孔子曰：「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無盡曰仁，而人則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於生；而大德之生，生於心。生生之心，心於人也。故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人之所以爲天；知人之所以爲天，則知人之所以爲大矣。聖門之求仁也，曰「一以

貫之」，一也者，兼乎天地萬物，而我其渾融合德者也；貫也者，通乎天地萬物，而我其運化同流者也。非一之爲體焉，則天地萬物斯殊矣，奚自而貫之能也？非貫之爲用焉，則天地萬物斯間矣，奚自而一之能也？非生生之仁之爲心焉，則天地萬物之體之用斯窮矣，奚自而一之能貫，又奚自而貫之能一也？是聖門求仁之宗也。吾人宗聖人之仁以仁其身，而仁天下於萬世，固所以貫而運化之，一而渾融之者也。然非所以作而致其情也。天地也，萬物也，我也，莫非生也。莫非生，則莫非仁也。夫知天地萬物之以生而仁乎我也，則我之生於其生、仁於其仁也，斯不容已矣。夫我生於其生以生，仁於其仁以仁也，既不容已矣，則生我之生，以生天地萬物，仁我之仁，以仁天地萬物也，又惡能以自己也哉！夫我能合天地萬物之生以爲生，盡天地萬物之仁以爲仁，斯其生也不息，而其仁也無疆矣。夫不息則大生，乾之所以知太始而稱父也；無疆則廣生，坤之所以作成物而稱母也。

我劉君象乾坤以稱父母，身父母以子定南者，既期月矣，出水火之衆而衽席之，芸芸乎其安也；納反側之群而襟懷之，煦煦乎其順也，定南之民於是乎其更生矣，定南之民之生於是乎其歸君之仁矣。夫仁患不生，未有生而不達者；生患不達，未有達而不進且盛者。則其自定南之仁，而將亦運之而已矣，吾固知其一日而千里也。爲書《天衢展驥》云。

栖筠雅尚冊序

善之在宇宙間也，其以氣相感而以類相應者乎？患無開厥先焉耳。固未有或爲之先，而後

之弗嗣也；亦未有其先之開無幾，而後之嗣之者不從而培也。譬則果核與粟粒然，本之所芽，視其末之所實，奚啻十百千萬而無算焉者，要亦其機之既動，則其長之日滋，自莫之可遏，莫之可量焉耳。

余昨以陳生桂軒進其父前峰生平善狀，喜其孝友而誠篤，樂施而耽幽，有古隱君子之風，爲書《前峰仰德冊》歸之。既而見如真李司訓所題《栖筠雅尚》之作，則爲桂軒伯兄筠軒雅致可尚，而備述以彰其美者也。夫以前峰爲之父，即以筠軒爲之子；以筠軒爲之兄，復以桂軒爲之弟。其先之開也未幾，而後之嗣之也踵至，其行誼始諸一身者，今將通之一家，其聲稱始于鄉閭者，今將達于郡邑矣。至於避冠帶而弗受，卻賓筵而弗赴，又遍庠校縉紳而炳然於一時矣。是宜如真之擊節賞嘆，而余復謂其光采乎前修，且知善根之在天地間，生生而弗息也。余願筠軒乘其機而培植之，則從弟而及之子，又從子而及之孫，引之彌遠，而積之彌盛，豈止自鄉閭而達之郡邑？且將自郡邑而達之朝，寧無難矣！余不佞，書此以俟。

純孝冊序

歲在甲戌，爲今上即位之二年，直指使者燕公持節按部，歷我盱邑，廉知庠士潘孝子純心卓行，足以表正里閭，疏請旌之，樹揚風教，奉旨報可，有司率行如制。潘故世家，去邑郭三舍，自是所居人共稱孝子里，境中諸縉紳章縫，及遠近詞人墨客，紀頌不啻口出者，往往皆然，久而詩文盈冊。厥嗣今淮藩典儀維銓，將類集付梓，以傳永久，持過余天柱山房，乞言爲序。

蓋孝子於余爲表兄行，茲冊余亦有跋語。其時先安人服制初缺，於潘姨母事，悲不忍詳，且疏旌恩旨未下，豈敬虛以專俟今日已乎？

按冊，孝子諱傑，字仁英，別號九峰。幼聰敏殊衆，年十六，選游邑庠，踰歲入試省會，歸遂補廩。未幾，父順益翁卒，孝子痛未及榮養，哀毀骨立，結廬墓側，獨居三載，跼步不他顧，人無親疏遠近，咸共難之。逮服缺，念母寧孺人孀居，日夕不離左右，因棄舉子業，課僕力作以爲供具。飲食必躬調，衣襦必躬視，小恙則徬徨，藥餌躬嘗以進。及卒，孝子年已五十，躑躅呼號，不殊少壯。比殯鷺山，結廬墓側，仍獨居之。但其情則較昔爲愈切，悲則較昔爲愈甚，而鄰族得諸見聞，則較昔愈感愴爲弗勝也。鷺山荒僻，遠離民居，偶夜有虎就卧塚傍，旦去暮來，殊不爲異，或視廬側虎跡，乃悟虎雖冥頑，感人誠孝，亦若相伴然者。是歲，鄉罹大疫，孝子暴烈山間，絕息宵旦，次日復甦，維銓欲扶持反，孝子不允，竟終三年，且終身不服華斐，不御音樂，忌辰時節，詣塋展掃祭告，儼若二親具在，茲其孝友，實出性真，而一毫勉強無與也。況平生博學多識，所爲文詞，俱信筆發揮，每占心得。足不輕履城市，口不浪談世故，即余雖行稱兄弟，惟初弟剛及一面，至他縉紳，雖嘗慕其丰采，即一面亦罕得矣。貲產雖不甚裕，施與則所不靳。族有孤子，爲撫育婚娶，視同己出。至賑乏濟貧，見於冊中歌詠尤數數，皆人所難能，然皆本諸不忍親慈一念，推而擴之，以所愛及所不愛，機固所不容已，而勢亦所必至也。則茲冊詩文紀頌，集而題之曰「純孝」也固宜，則余備述其純孝以引刻端，不亦尤宜也哉！

「〔〕〔塋〕」，應爲「塋」。

松門觀物冊序

孟軻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夫我與物，其形跡似渙泮而殊以異也，況衆以萬言，將盈天地之間焉舉之矣，曷從而皆定於我也哉？蓋君子善觀乎其中也，不求諸物，惟取諸我。我之形也有涯，而其氣也無涯；我之跡也可定，而其神也莫定。夫無涯則觸處而充滿，莫定則隨時而妙應。即大如兩間，遠如千古，咸精徹于思惟，聰明于視聽，而莫或外之也。萬物雖衆，固盡藏乎兩間，消息乎千古者也。獨不善觀而得，反身而誠，以皆備於我也哉？余松門弟汝貞茲冊，將集吳中萬品英華，而珍襲朝夕。余竊慮其觀之滯諸形跡，而未達乎神情也，僭書以丐其端云。

軒桂培芳冊序

崇仁陳生周魁別余五載矣，今夏，冒暑走數百里謁余從姑山房，旬餘將歸，出是冊求言相勗。

余謂：子以桂軒爲號，豈不以先令尹手植五桂於庭，顧是戀戀而不忍遽忘已乎？又豈不以桂之爲物，根存月窟而靈株仙孕，葩明金粟而異品天芬，既發祥於吾前，更思流芳於其後而永永無盡已乎？是固恒情之必至，而爲守成者所當然矣。第語云：「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則陳氏之桂，即雖庭而樹之森然，競燕山以齊列軒，而臨之悠哉，盼廣寒以飄香，然使培護之功一有未至，則求以久而

芳也可得耶？夫桂固可重矣，亦不可以不培矣，子也，獨無當重當培而有甚於桂者哉？故桂則株根月窟，香麗天芬矣，而秉彝之懿，其降自帝衷，而純粹以精者何如也？桂則珍貴燕山，輝耀文園矣，而明馨之馥，其編達古今，而忻慕愛樂者何如也？於彼則亟思所以培之，而於此顧可緩且怠耶？誠能充類以長，則凡完聚以會其初，保合以貞其永，將無弗至矣！吾知根柢於方寸者，可花實於海宇，豈惟祖武之、承積之而愈光，雖百世之芳，亦且引之而彌昌矣！陳生勉乎哉！書此以俟。

臨田寺砧基簿序

余居四石溪東，去里許，有寺名寶安，里人以其環寺皆田，故又呼臨田寺云。開創代不可考，相傳宋樞密包公嘗募居士陶照定修葺之，則其開基所自亦遠矣。

弘治中，寺宇傾圯，先大父兩岡公併力建造。比嘉靖初，郡城豪右逐散寺僧，毀屋殆盡，所存者惟舊佛殿而已。先比部前峰府君肄業其中，不忍寺僧微替，重加修葺，捐租粒貳拾石作義廩，使僧稍有所供。又懼其莫能自立，禮請城南定應寺傳授爲之住持，傳授嚴守戒律，衆信愛之。既至，則出已貲贖舊寺田若干，開墾荒田若干，僧供益充。先府君復爲建外山門，修葺佛殿，併新東西方丈。東源朱方伯太老夫人復新殿後大士堂，茲寺遂煥然壯麗，殊昔觀矣。今傳授欲其徒世世守之，爲立砧基簿列所創，以遺于後，志良可嘉。爰書顛末，以序其端云。

慈悲道場懺法序

《慈悲道場懺法》者，即俗所謂《梁皇懺》也。梁武帝感郗后受報蟒身，乃謀諸誌公和尚，爲集是懺誦之，遂獲生天，今其說載諸本序昭昭也。

余自幼即聞佛教中共寶茲典，歉未獲讀。今年夏，習靜從姑山房，誦至終卷，作而嘆曰：博且淵哉！是典之爲義乎？夫人有生寰宇，則形氣以爲之質也；形質既縻，嗜欲斯熾，自非生知，鮮能以私而勝公，以人而化物者，況師友之緣，提撕罕遇于焉。受肆貪滔，遑增嗔焰，顛越終身，錮沉罔覺，形質縱已去離，情識卒難消化，則所作冤尤惡業，一切宛然具在心目，歷年深久，了無釋脫之期，固非帝天后土必欲設置種種以苦茲郡「」生也。夫群生種種之苦，始既陷於自恣，終復蔽於自迷。故是典開導，首以吾人本心勸其省覺，次則酸辛地獄警其惶懼，大意若謂群生佛乘，能悟則本性自明，性蘊能明，則業緣自寂，即墮無間犁泥，亦可頃刻而清通無礙也。此其悲憫惓惓，真慈親之求亡子；聲鳴切切，誠雷鼓之震聾頑。凡得見聞，未有不惕然動、翻然改者。以是測度幽陰，類推禁閉，其想仰之殷，皈依之速，又何啻十百千萬也耶？余感誌公普濟之無疆，因述以爲序云。

「」「郡」應爲「群」。

楞嚴新指補註序

夫包含宇宙，貫徹生化，曰「誠明」焉盡之矣。誠其真體，而包含貫徹之無盡；明其妙用，而宇宙生化之無方。此《楞嚴》之所以爲《楞嚴》也。是經自入華夏，演而釋之，遍于百家，傳而其觀，亦不下數十。今徹空上人復表斯義，良以佛心遍滿於虛空，覺性靈昭乎大造，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物生而不窮，水流而不息，谷神應響以成聲，鑑影隨形而著彩。無論過去諸家，即我上人，從斯將來，至無邊際，洪音益扣，奧旨愈呈，又安能以盡茲真體而悉茲妙用也哉？雖然，善學者若具隻眼，則又無論上人，即我佛《楞嚴》未舉之先，而是體之真，是用之妙，早以悉盡而無餘也已矣！

節孝雙榮序

「節孝雙榮」者，平西心泉何太常爲劉生光範庭額云然者。夫額胡然云哉？重異典也。守貞以慈，詎非母道乎？竭力以孝，詎非子道乎？而奚異焉？君子謂其母而節，常也；而嗣之者以孝稱，則異。子而孝，常也；而毓之者以節著，則異。且也數值奇逢，志符有衆，若持左券而獲天子褒典於俄頃間，是不異而異也乎？是故君子重之也。

劉生生甫期而父卒，母潘孺人時當稚年，毅然以植孤自矢，依依弱草，棲彼朝露，誰不爲孺人寒

心哉！顧嘗苦若飴，撫孤成立。生亦服膺慈訓，瞬息不違。比至披章縫、遊庠序，時方共爲孺人慶且難之，曾未一紀，而孺人寢疾。生泣涕籲天，願以身代，卒則哀毀骨立，苦塊墓側，三年如一日，士民得於見聞者，咸恨無由彰盛事以風世也。今春，直指陳公加意興行，檄諸司廉境內節義孝友者，具實以報，得生力孝狀，進生于庭而親賞之。生哽咽不能答，問至再四，叩首前曰：「光範幼孤，微母潘苦節育之，安有今日！光範沐恩成孝名，如泯泯泉下者何？」隨涕溢愴甚。直指公感動泣下，授牘使次第其語，下有司併旌之。於是節孝之聲，洋洋乎自郡省而都矣。

夫直指使者往按部，天威嚴重，茲獨爲生降階接語，至感且泣，令自陳母節而表章之，脫然於尋常條格外，雖生純孝所孚，然謂非默相其中，未必感應若爾也。古云「孝行通于神明」信哉！雖然，置之塞兩間，達之徹千古，亦此孝之充，而榮名由以漸致者也。況生之孝，今以純心臻明驗矣，則其充而致也易易焉爾，豈可自滿，假不加勉勵以底諸至足也耶？

世節編序

嗚呼！茲廣昌揭生梧爲其母孫孺人暨祖母王孺人之節，哀諸贈言而成編者也。揭生游余門最久，余知生亦最深，頻年往還，生最數數，則二母氏贈言，余視諸君不當最先最悉而最切也耶？顧余於二母氏，則重有所感也。夫觸而感者，則必反而思。觸而感者，其念驟擬議之所由致也；反而思者，其力徐機械之所徹也。嘗觀孟夫子之道性善，而辨者紛紜，即許可不能，況信從耶？噫！彼獨

未緣起之九原而與聞二母氏之節之詳也。夫二母氏，其年則少，孰與省之？其質則弱，孰與翌之？其所歷涉，委悉艱窘，孰與調停而劑量之？謂二節之全且成，非出於所性可乎哉？雖然，余於是直信夫言性善者其旨真不虛也已。

初王孺人之歸庠士縉也，不二載而縉病，病即不起，王不爲無益之慟，伋伋以立後爲夫請。既得兄子賢矣，賢又娶婦孫矣，況己女亦笄，梧生復能言笑。王心差安，而遽報賢卒。人昔謂王之處死難，而孫之處死，不尤難哉！是故廿五之寡，視之廿一者無幾，然呱呱之孤，則非髫年寡居者比，而孫忍死輒哭，惟姑氏相依爲命，蓬蓽不足以蔽風雨，績紡不足以供朝夕，青燈夜雨，呼梧訓課，復遣從心泉，平山伯仲遊，後試學道，首取入庠。至是，衆謂二母氏生平爲不負矣。

夫據二母氏始終之所遭，與其志行之所處，變愈多而不能爲之亂，勢愈窮而不能爲之困，機愈迴而不能爲之妨。於是想像其性之所蘊，寧非造化無盡之藏，靡所不包，靡所不備，而靡所不精當矣乎？第非二母氏之苦楚糾紛於前，則不能震動衝激以逼真乎情之切，非真之底裡淵浩，亦不能登幽啓秘而悉露其性之善。故余於此而信乎聖賢論性之旨，且於此而得乎聖賢盡性之功端在是也。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若此挺立以孑然之身，直率渾然之性者乎？世之學人，能以身而盡其性者，誰歟？即一二擔當力任，能不以艱阻、不以閹媚如二母氏之堅忍以終其身者，又誰歟？乃往往以意景揣度，才識分辨，而擬探不慮之良、無形之妙，又何怪精神之徒斃、影響之爭馳，而性善之宗終莫能自信也耶？揭生其聳之！

雲門錄引

陽明王先生倡學東南，及門高弟咸推重中離薛公，故海內錄薛公語以傳者亦數種。自余所見，則未有若茲《雲門錄》之詳且粹焉。成《錄》始末，具在淮涯倪公自述篇中。余自甲辰同公第于春官，中間來令余邑，暨遷秩南部，宅憂家食，往來晤對，殊二十年，然未得覩茲《錄》也。後起復居京，余候之客邸，乃携入靜室中，焚香潔几，手展相示一過，且曰：「茲《錄》平生未敢出諸一人，是則爲公易簪先三日也。」嗚呼！公之敬服師訓，誠可謂終其身焉已矣，固宜其或出或處，政行炳炳，歿而益著，久而彌彰也。今又十載，余過公家，訊其嗣子魯，獲覩斯《錄》如新時。值臨川同志友南華許君，守淮之下邳，君樂與入梓。余幸二公之學得廣其緒而多，南華君好善將優於天下也。爲引諸簡端云。

翠筠館稿引

程生子仁，前苑馬卿南樓公仲嗣也。早能蜚聲吁庠，不第，力志攻古文詞。近集笥稿，梓成是編。見者尚其博雅，充承家學，且惜其才美不爲世用，終焉困抑，而將託此以鳴所遇之不偶者。觀諸郡佐葛公、邑宰王公，其所叙說概足徵矣。余惟士君子出而立功，與隱而立言，其爲不朽之圖，則均也。然功之立，機在於人；言之立，機在於己，言若似易於功也。而世顧往往難之，何哉？蓋以詞，

一也，而或文或不文焉；文一也，而或至或不至焉。殊非同於事功聲聞可勉強而爲，襲取而得也。吾子仁其勗之，務殫厥心，竭厥才，必求其文，而文必求其至，無徒曰「立言」之是爲也。則不惟南樓公之聲華克承無忝，而葛、王二公之冀望，亦將永永乎其有辭也已！

護軍存稿引

護軍出余盱之新城，姓包氏，名鼎臣。幼負奇質，工詩文。游邑庠弗第，入國學又弗第。會世宗末年，南北交警，大司馬需儒將甚亟，護軍氣宇修昂，神采英發，居常彈鋏高吟，有吞強胡、澄瀚海之志，至是奮然嘆曰：「大丈夫投筆請纓，取金印如斗大，猶反掌也。豈一第能吾躋耶？」乃應例得指揮使，有事閩省，三試武闈，並列高薦，兩臺藩、臬，咸目爲文武全才。周旋閩、粵之間，屢奏勛績。萬曆乙亥，以汀漳守備告歸病卒。後五載，嗣子輯其詩文，名曰「存稿」，蓋他所遺猶多也。將入梓，謂護軍於余有師弟之誼，請言以引其端。

余觀護軍稿中，詩多近體。蓋騷辭興於楚，古風興於漢，律詩興於唐，則爲近體者必以唐爲正宗矣。今護軍諸作，格調雄渾沉着，而意趣清婉典則，固不敢謂工軼古先；然聆其鏗然之音，目其蒼然之色，殆亦通其方而入其轍矣。雖然，護軍天才高朗，英英獨照，不特其詩已也。讀其條陳諸篇，森整雅馴，是人所難兼者，護軍兼之，則所抱經綸，誠非遊譚無當者可同日語矣。況其論文盡當時名士，歷覽悉海內名境，則稿之刻而傳也，識者將共寶之。

盱瀾詩集引

余嘗集南豐同志爲會南臺，盱瀾李君篤志趨講，衆咸以孝行稱之。時雖業舉子，而雅好言詩，間呈一二以相質正，蓋忘余生平拙訥未嘗從事此也。今余老，君亦老，不親顏色者亦既廿有餘年。厥嗣良貴持友人吳幼初手翰，謂盱瀾之爲詩也，其興益豪，其句益工，而其積視昔又日益富，良貴恐其散逸，託同社李清溪選其最者就梓，願得一言引端。余時抱疴經年，懇辭至再，而良貴求之益堅。余笑曰：「向居邑會，既告，而翁以余拙訥不事詩談矣，況相別又廿年餘，則聰明能復愈少壯耶？我聞清溪久以詩名，今屬所選，將無不當衆心而傳諸久遠也，可必矣。」

丸丘存稿引

古人謂：無待而興者爲豪傑。蓋以質稟天厚，真機自萌，一切世染塵習，舉無足以入其中而汨其良者。是則人之所視以爲先驅，而在我者又何藉於外物翼倡也哉！余讀《丸丘存稿》，見其《答饒行齋先生書》，毅然以斯文自任。是時盱、汝間談學者寥寥，而公獨卓然，惜天不假年，方將從事良知宗旨，而竟莫遂焉。雖然，今朋輩觀其存稿，無論識不識，咸躍如其機而機不容已，則謂公千百年猶生可也，是刻又豈容緩耶？余受知公之嗣子，而行齋先生又先比部公所及門者，故於茲刻重有感焉。

會語續錄引

萬曆丙戌夏仲，余同年友柳塘周君來自楚黃，訪余從姑，且欲偕遊白下。決旬，覺興致勃然，初從豫章，汎鄱湖，踰常山，入浙江，歷姑蘇，比至白下，則朱明矣。共周君約孝廉焦君從吾輩三五知己，聚首靜僻，爲結夏計，得謝墩禪室名永慶者，修簞如櫛，暑氣全清，同志蓋甚宜之。

未幾，聲聞大老繹絡往來，周君以小恙言歸，余未得去。時諸大老於興善方丈雞鳴憑虛，久亦聯有講會，同拉余偕往，且論辨間多及之。中稍一二當心，即欲錄出以補前刻《會語》之所未備。久乃衰成茲帙，題曰《會語續錄》。然猶媿駁雜，未敢遽傳。既歸，而大司成穀陽趙公^二貽音促付梓氏，且云：興善會中諸大老，意固均此。至六館師生，想望尤爲切且殷也。余不敢隱，爰述所由，以引其端。

「『穀陽趙公』，《近溪子會語續錄》作『趙老先生』。」

石溪遺稿引

石溪翁於余族黨分居叔氏，少好吟詠，稿灾于火，所存僅此，故稱遺焉。厥嗣子材既輯成編，請

言引首。余曰：孝子於親，生則致其愛焉，歿則致其思焉。愛則見其美而忘其他，思則顧其久而恐其失。故親之善，即小罔聞也，必求使聞；親之言，即微罔傳也，必求使傳。斯古今孝子之用心也。況翁固好吟善吟而非他比者乎？宜子材之留意茲編也。

建昌府續志引

盱郡志不修幾四十年，太守南江陳公閱而嘆曰：「文獻久矣，弗修之則逸，修而弗因焉則繁。」乃屬郡博張子檢成牘，稽公議前志未及備者類續之。余時卒業山館，得諦觀參訂，所媿識淺，辱公聘命多矣，尚有俟於後之君子之裁正云。

羅明德公文集卷之三

記

羅伽祿校點

樂安縣儒學記

樂安縣儒學修蓋屢矣。南城羅某氏邇道其邑，敬瞻于廟。庠生告曰：「往嘉靖壬戌，撫臺胡公念吾學之蕪也，將葺焉。會寇從東方來，公躬秉纛而逐之。痛民財力難其舉，郡守劉公暨邑令吳公諗於衆，謀所以官民兩便者，邑義士余世佐等十二人捐貲請執後焉，櫺星門則郭明策獨任之。經始癸亥，告成乙丑。今令余公來蒞茲邑，爰錄前十三人之義于巡撫周公，咸嘉異焉。學其旦夕煥然哉！余私識之而去。明年，爲今上改元。丁卯，余公乃戒其十三人者來問記焉。」

先是邑陳氏修其明倫堂，余記之，然猶未竟也。因申告之曰：「某聞之古云：『學制不備，乃辱有國，修廢不時，乃辱守土，致道弗力，乃辱衣冠。』蓋嘗嘆息，以爲名言。我明之興也。聖祖經憲，列聖敷膏，加意膠鬲，首先理本，蓋萬方如一日也，其制鬱然備矣。自觀風使者而下以至邑令、義民、殫營于茲，是守土之良也。今所屬以兢兢圖之者，非士責哉？夫王者建學立教，其道則明德親民，其德

則孝弟忠信，其辭則《六經》，其業則經綸參贊。自有學制以來，孰不以此告之士？士孰不以此自尚也？顧其所蹈迪，視聖賢之學，乃相秦越者，其亦未即其所從來以爲學者圖之也。夫學，覺也；覺，靈知也。人心之靈動於感應，其是非得失，微妙纖悉，罔不自知，循其知而致焉，是聖賢之闢鑰也。迨夫世念萌生，周遍計度，始失其所以靈者，而任智識以爲才。是故因名以立業，勦經以自文，於是乎道非其道，德非其德，冠冕將毀，無異其然也。夫學莫如孔子，其贊《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夫一道德統參贊，乾其至矣。而其要乃在於知至知終焉。斯於古人從學之方，不亦可以燭照矣乎？夫航者之於海，必先指南；虞者之張射，必由省括，言貴機也，不先其機，而徒以立學之意求聖賢於士焉，雖使姬公築舍，伯契敷猷，臯陶櫟樸，余不知其得也。」

東鄉縣儒學記

東鄉舊臨川鄙也，與餘、進、金、安四邑接壤，地曠民稀。正德八年，設縣專理。又二年，始建學，聯師儒，文教興焉。時當草創，規制簡陋，不足以貽遠歲，久漸圯。嘉靖間嘗更新之，工未訖成。比今，邑侯唐君來尹茲土，始至謁廟，覩學宮弗備，遂索公帑，得修城遺銀若干，委丞以董其事。凡殿廡不飾者，門墻不肅者，號舍不立者，泮池不濬者，甃砌不密者，丹雘不煥者，悉完以美。始事去秋，告成今日。復隆禮幣，遣諸生吳三極、何東暘輩造余從姑山房，乞言以記之。余固非知學者，然樂得因

是以請正于侯焉。夫侯在今日，職於親民者也。《親民》之義，首自《大學》發之。然親九族以親睦百姓，實唐虞克明峻德之功。峻亦以大言也。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大學之。所以爲大者，明德以親乎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焉耳矣。

今天天至高矣，日月星辰至遠矣，手徑寸之，鑑而臨之，毫髮畢照焉，何哉？其明無礙，則其入無間；其入無間，則其涵無方。夫其入無間，則內外一體，而親足徵矣；其涵無方，則遠近一體，而大莫尚矣。故徑寸之照而有大于天地，在鑑且然，何獨至於吾心之德而疑之？夫吾之心靈澄昭曠，圓應虛通，故可上友千古而親於無前，侯聖不惑而親於無後，質鬼神弗疑而親於無間，況父子兄弟其倫固不繁，而其聯固甚切！是故，未有德而不明，未有明而不親，未有親而不大。《大學》也者，固將以學乎其大者也，學乎其大而不知明德親民之合一焉，則非惟身心之用窒滯弗融，而天下國家又何所依屬以同其化也哉？

侯蒞茲土，而首事於學之修焉，是一體乎諸生，而政非徒政，政固所以成其學矣。諸生仰承嘉會而日有就焉，是一體乎我侯，而學非徒學，學固所以通其政矣。夫明親合一，而大其學之端于始，政教合一，而大其學之成于終，則孔孟之志不虛，而唐虞之治將復見自今日矣。諸生其勉之，以與我侯共濟厥美於無疆也哉！

樂安縣明倫堂記

我高皇帝之誕造函夏也，百堵維新，不欲以土木煩天下，其諸建創，有可因者因之。樂安縣儒學

故有明倫堂，蓋始自宋紹興，歷元皇慶間，堂將圯，邑士陳仕貴捐貲修葺焉，事具吳文正公《記》中。洪武初，仕貴孫廷椿修之。嘉靖中，廷椿孫國材復修之。今令謝侯再議修焉，廷椿裔孫吉詔輩請紹其事。噫！書美堂構，詩訾錯薪。此一役也，可以觀陳氏世義矣。夫倫，天地之元命，而人生之大經也。聖帝明王，以一德同俗，登斯世於咸和者，以此道人人行也。宋弗待言矣，夫元，不左衽、椎辮乎？含血奮觚之爭，如赴同仇，然七八十年間萌生安節者，特以常道在人心未嘗息，而文正諸公相與講明維繫於其下也。我帝祖之方盛德也，憲天準古，首重明倫。列聖續成，具先彝迪上下，咸有周行。然考之帝王之世，比屋可封，而免置野人，或足干城，乃今視昔，不無少讓焉者，豈上之人失於訓哉？無亦爲之下者，弗修、弗明耳！天下之習，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爲學，而執夫見之所是者爲理，不相與以究。夫大經之原，二三先覺間嘗發明以待術黨之士，而博士諸生牽文詞、守成業，偏曲而不通，方其號稱有志者，卒多高名而鮮實履，徒以其虛言疑民譁也，甚者沉於功利相詆訾矣。如是，而欲德一俗同，以祇承祖宗之訓，胡可得哉？夫人貴自反何如耳。

諸士誠思曰：「堂非陳氏有也，而陳氏修之。倫顧我之元命而爲經者，可弗修耶？堂非陳氏圯也，而陳氏世修之。倫顧自我數焉，可弗重修之耶？是故《易》、《詩》、《書》、《春秋》、《禮》、《樂》，修之，業也；孝、友、睦、婣、任、恤，修之，行也。良知修之，本也；師友修之，群也。故本立則群附，群附則業廣，業廣則行成，而異端百家之流不得以雜乎其間。其所摩揉者漸，而浸被者深，如是，而去帝王之世又豈多讓乎？」

余聞之，樂之士質直而慕義，志豪而恥於下，人所謂先覺之士，又代有人焉。則朝夕斯堂，明者

而實履之，以無負於周行之示，庶幾可封之俗，將自樂始。使免置之夫，望其堂焉有嘆息而欲入者。不然，或狃於俗見，如前所云云者，乃其士即侈然文且美也，登斯堂，得無內省而餒者乎？審如是，大非謝侯重修之意，而陳氏之志荒矣。

樂安儒學兩齋號舍記

余嘗兩過樂安，見其民俗之厚大，非他邑所可比。先是，東川陳氏世修明倫堂，義民余世佐等共修殿廡、儀門，咸請余記之。茲義民袁丕承輩五人者，仍各捐貲重修崇德、廣業兩齋暨諸號舍，經始于丙子夏，告成于丁丑春。事聞都院潘公、學憲莊公，剗賜冠帶以旌其美，而邑令沈君命首事諸生陳廷禮、余捷造余從姑精舍，請記焉。余辭曰：「子之學，余前兩記之矣。茲無傷於煩而失之支耶？」二生再拜而前曰：「非然也。《禮》謂學以聚之，又謂群之以學校，聯之以師儒。夫匪聚不可以言學，匪群且聯不可以言聚。然匪得兩齋以居，師長各號以舍，子弟又何可以言群且聯耶？故是學之或爲殿，或爲廡，或爲堂階，或爲門屏。凡以飾表儀嚴觀視而求，所以聚學之實，則又未有若茲五人者之爲得矣。」

余聞二生之言，撫然作而嘆曰：「若知是學之建，必求其聚之之實，而歸茲五人者之所爲兩齋，所爲號舍之爲得矣。若獨不思師長之所以傳，子弟之所以習，又所以爲居是兩齋，居是號舍之尤爲實之實者耶？茲余欲更言之，不惟果傷於煩且支，而亦慮其終爲表儀之飾、觀視之美焉耳。願共諸

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是爲記云。

新城縣贍士學田記

新城縣儒學近有贍士學田，我侯章君始置之，侯亦親記之矣，乃茲復記之者何？侯之記也，大都謂韋布之士類多寒素，士無所濟，則課業莫獲專功，學之田誠不可以不置也。出納之令，職自有司，令有所屬，則實惠或難自遂，學之田誠不容以易置也。故茲田所置，其費雖出於公帑。而茲田所用，其籍不入於公。儲祿諸士特立戶產，歲擇數人，總其租稅，時其斂散，或衣食之給，或婚娶之助，或公費之供，固不偏循好惡以私而病公，亦不動勞關白因公而廢私。侯之用意識厚，而爲法誠備矣。然一時人心猶慮其意之厚，而未獲悉孚于人人；法之備，而未必永垂乎世世。乃博士鍾君、黎君率張生鑰輩謁余庭，索言申之。余惟君子之爲惠也，必貴於歸德，德以成惠，惠斯大矣；君子之貞教也，尤先於彰志，志以敷教，教斯遠矣。侯以神明之衷，準的于上；以注濊之澤，淪浹於下；謂士先四民，更加眷注。諸士誠仰藉侯之爲惠，而繹思侯之爲志。侯之志奚志哉？無非欲諸士得所與者而有諸己焉耳。欲有諸己，而機在於人，即一田之微弗克以自由，不求之人，而專事於己，即聖賢道德無不可以自得矣。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請以是而足我侯嘉惠之意，且以答庠師生永惠之願云。

樂安慈竹書院記

慈竹書院者，樂氏先人作于有宋，而其子姓修于我明嘉靖初年，曰文鸞者，實仗義首事，而儀鸞輩共與弼成者也。工既畢，儀鸞輩謁余天柱峰頭，請一言以記之。

嗚呼，慈竹之所由名，其見於諸先哲之歌詠，揭乎郡誌，錄乎家乘，固班班可知矣，余獨於儀鸞諸生有厚望焉。夫宇泰宏旌，灝氣潛蘊，其醇英茂穎，雅有鍾屬。或遠爲物珍，近爲人瑞，賞羨最於一時，芳芬馨乎百世，即樂氏之慈竹，自宋迄今而聲稱不磨者足徵矣。然以物而視諸人，其貴賤可不辨而明也；以物之植乎吾庭，而視子孫之出乎吾身，其親疏又可不辨而明也。爲子若孫能甘心以其疏且賤者，而顧親且貴者之弗顧耶？況慈竹之慈順，徒表諸於其象，而吾人之慈順，則本諸於其心。表諸象者，觀美而無實；本諸心者，擴充而有成。吾能純率其天之良，覃敷其性之量，則爲慈孫、爲順嗣，繩祖武以重光奕葉，崇家學以培篤根株，俾親者不失其爲親，貴者不失其爲貴，嶰谷之管自諸生而調，阿閣之簞自諸生而鼓，今之樂，將由古之樂而咸英韶濩行，可復見於明時矣。其爲書院之益，寧有既耶？諸生唯唯，再拜以謝，請書以俟于後云。

南城章氏義館記

夫館爲教設也。所以慎養蒙淑子弟，而風俗賢才所由以出者也。自大道之公降于淑世，黨庠術序，良法靡存。故人之生於其間者，困役衣食，遂不得一親師保以開聰明，知記數而輿賸終身者衆矣。嗚呼！逸居無教，且近禽獸，而況饑寒之所逼，則其於禽獸也又豈特近之而已乎。然休戚無關，則猶有可諉者，若宗族之子弟，自祖視之，皆一體也。顧各子其子、弟其弟，開館延師，坐觀宗族之淪於愚昧而弗爲之所，則其不義也亦甚矣。

章氏在吾吁爲城南故族，代有聞人，及吾少峰，益敦醇樂施。晚有二嗣，將就外傳，忽嘆曰：「子而思教，吾至情也。然宗族子弟繁庶，將無同有是情，而願樂業於茲者乎？揆之以義，固有弗容外者。」遂即其居之曠者新之，外爲庭以欵賓位，後爲堂以設講帷。庭堂左右俱有室，以舍生徒。堂之後有圃，足供行玩。庭之前爲門，設巨扁以壯觀望。設廩以貯贍館，歲入之租，其師之饋，俸館之器皿，咸取足乎是。凡宗族子弟無遠近皆集，而鄰里願附者亦得以共業焉。區籌經度，悉盡條節，遠近親疏，會同一體。

君子曰：「少峰是舉也，擴情以公而私弗沮，成謀以密而遠弗弊，其三代之遺矣乎！使章氏自是而世述焉，遠近自是而有興焉，則富於業者將其義田，周於粟者將其義廩，率吾邑而惟義之趨者，未必不自茲舉始，其可以無記也夫？」遂鐫之堅砥，以垂罔極。

南城四石溪羅氏祠記

羅之祖來自西漢，載於譜牒昭昭矣。逮晉而唐，始蕃盛于南昌之柏林。及五代而侍御德稱公家南城磁龜，娶九妻，生子十四，皆一時英傑，各擇勝地以居。於是忠六公者，遂止四石溪，時後唐中宗開平四年也。其後冠裳代相濟美，而宋節幹公聲華尤著。傳至元末，我彬卿公之子孟文、仲文、季文三公，又赫然屹出吁南，羅氏益盛前時矣。然孟、仲二公皆貴產相雄，一時罕儔，而季公孝友性生，有儒人風。洪武初，遴選義勇，我彬卿公名隸戎藉。比至永樂中，有事交趾，檄趨行伍甚亟，我季公見二兄有難色，毅然代父以往。陣亡，序功贈京衛百戶，祖妣甯不願，辭去，惟課子孫勤劬耕種，雖貲蓄饒裕而樂施好善。是則某之祖禰所自來者也。

季公分支爲四，曰：文、行、忠、信四支行派。某所及見者，祖之輩俱以廷呼，父之輩俱以崇呼。各支昆仲不下百數，而某父崇綱暨從伯父崇儀獨留心教事，隆師取友以倡合族，合族諸父各率子弟以應。於是，某諸兄弟汝信輩競奮比叨仕進，則茲祠所由建者也。建之貲，某父獨十之四，某諸父共十之四，而孟、仲二支則各十之一也。至生殖以廣貲，經理以就緒，合族固多與力，而某弟汝順、汝初尤極辛苦。至補緝其所未備，則從弟汝貞、汝達輩，諸侄良、弼、輔、載輩，協力爲之。祠前水局未環，則堂弟汝彥輩舉已田闢而引之，至是基址、堂階、廚廩、器具色色成全，可垂永久。諸兄弟共謂某宜爲言記之。某惟人之身必本乎祖，人之心必本乎仁。身之受形於祖也，生生不已而族斯延；心之體

仁于天也，生生不已，而族斯盛。締觀我祖代相孝友以隆親，世敷慈惠以卹衆，故某與父兄子弟不惟形體蕃育於支派，而且禮義服習於心神。福祚茂融、冠裳濟集，移孝友以爲忠貞，敷慈惠以爲政治，雖先德未全擴充，而來許寔深屬望。詩云：「君子有穀，貽孫子。」我祖父誠有之。又曰：「興夙夜寐，無忝爾所生。」則某輩身嗣祖父而出者，其尚共心祖父之仁於不替也歟哉！

南城陶氏祖祠記

陶之在我盱也，子姓之繁多，貲產之殷盛，科第簪纓之聯絡崇顯，蓋翹翹首出，稱名宗已。今稽譜牒，祖自柴桑，上世則淵明。所謂陶唐暨御龍氏者，當不誣矣。淵明之後有完松者，自柴桑來居宜黃。四世而生九公。宋寶祐間，娶南城郭氏女，因家焉。生子：百一、百二。百二居青綬，而百一居郭家山。郭家山在郡城中，高阜且勝，成化末，益藩封建，擇爲殿基，而百一公子姓始散處關隅，靡有定向，且時祭弗殷，群心共慨。獨十二世孫標，號中石者，刺雲南彌勒州，歸，捐俸五十金爲作祠計。時百二公嗣孫樟，在座，矍然起曰：「祠必有祭，祭必有田。樟雖菲薄，願敬承之。」遂捐糧三石以供歲祀，而陽亦出糧一石以足之，中石遂聲聞合族，量力出貲，以族之長而練達者董其工，壯而敦實者綜其務，卜基于郡城關北。週遭繚之以垣，垣固之以磚，中爲堂，後爲寢室，前爲庭階。堂左爲崇德祠，堂右爲報功祠，旁環以廊，廊中爲門，門偏爲庖，庖之外爲店舍，以便居守。經始去秋，落成今夏。中石以余爲通家兄弟，當有言以記，余不敢辭。

竊意陶氏之爲族也，生自九公之一身，陶族之爲祠也，生自中石之一念。身之生生不已，而族斯聚焉；念之生生不已，而祠斯建焉。是身心不同，其生則一也；身心之生生不同，其不已而有成亦一也。況孔氏言：「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氏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合身與心而言之者也。亦皆合身與心之愛敬親長，生生不容自己而言之者也。陶之子姓兄弟其身，孰不從孩提少長而生生以至今日？其心亦孰不從孩提而愛親，少長而敬兄，而生生以至今日也歟哉？誠自今以往，能繹孔孟之言，篤祖宗之祐，仁其心以仁其身，仁其身以仁其親，又推其仁身仁親者以仁子民、仁乎物焉。則一念之生，可百千萬念而皆生；一身之生，亦可百千萬身而皆生，將見親親長長之風自家而國、而天下後世焉。則陶氏之宗豈止科第之相仍，而且聖賢之輩出矣。余不佞，謹書以復中石之請，并以望諸來許之善繼善述云。

樂安錢團陳氏祠記

華蓋之陽地曰「錢團」。沃土曠原，紆岡環流，屋可數千百椽，中多居積，故曰「錢團」。錢團之有陳氏，則自厥祖筠可由江都來家而開基焉者也。陳氏之有宗祠，則自其孫守茂即所居北而創建焉者也。然歷世既多，子姓益繁，歲祀展禮至不能容。嘉靖丁酉，族長議曰：「祠職宗正諸人，以領生殖，殆將爲營作計，今茲量度，可以舉事矣。」於是懋舜等擴址鳩工，奮爲己任，良表等統率以董其成，英表等協心以相其役。遂以舊祠爲內寢，前繼兩廂，闢而新之。中爲廣堂，扁曰「敦本」。左右仍列數

楹，週迴廊廡，中爲沙池，池外通以三門。上建坊額，旁各爲樓。左曰「育賢」，右曰「迎秀」。越明年戊戌落成。而祠之規模視舊益莊麗矣。然久未有記也。

茲余遊華蓋，因得會講祠下，陳氏諸生請記其祠。余辭曰：「譜之序盡矣，何贅之云？」諸生請之不已。雖然，譜之修，以聯支派，仁子姓也；祠之建，以崇本源，仁宗祖也。支派弗聯，則存者將疏且離矣，而宗祖何以慰本源？弗崇，則歿者將遠且忘矣，而子姓何以居？要之，固交相助而不可缺焉者也。子之族果能邇派以探其源，培本以達其支，或肅將祀事，則必誠、必確、必芳、必潔，而曰：「祖考者，吾身之所自出者也。」吾敬吾身，而敢肆然於其所自出者乎？或群將聚處，則惟恭、惟遜、惟雍、惟睦，而曰：「長幼者，吾身之所同出者也。」吾愛吾身，而忍忽然於其所同出者乎？久之，道德可一，風俗可美。人雖千百而心弗殊，世雖先後而情弗間，則固不必江州之代同其居，而自可由錢團以上同其義矣。夫然後譜爲實修，而祠其永建也，豈曰「小補」之哉！諸生再拜，謝曰：「敬聞命矣。」乃書以爲記云。

樂安南濟鄧氏祠記

鄧之先爲李姓。南唐時有從益者，後主同母弟也，封鄧王，及宋平江南，從益子寧國公衡，遂以父封易姓鄧氏，潛脫宋捕，且命子玕居樂安招携。至玄孫逸閑，始遷南濟居焉。由宋入明，宦業儒行，代有其人，教授何公識記，郡守蕭公《源流序》可考也。正德丁丑，合族建始祖祠于招携雙溪之

上，而南濟舊有書院供祀事，規制隘陋，子姓蕃盛，至不能容。嘉靖己未，族彥朝周等糾衆協謀。建寢以棲神，建堂以展祀。前爲門坊，左右爲廊。東建樓，曰「育秀」。西建閣，曰「昭義」。越年落成，適余講學至鰲溪。鄧之子姓興起者衆，因以祠記爲請。

余謂：「良知靈覺，愛敬其初也；愛敬孚達，尊祖合族其極也。今鄧子姓既祠大宗於招携，又祠小宗於南濟，祀典戒嚴，致思純密，殆將一息乎千載，而一念乎萬年也。其耿耿之衷，何莫非愛敬所率循也哉！倘由愛敬推而世守之，則木本水源，愈培愈渥，而弘流茂末，其後寧有既耶？」余不佞，敬書以勗，且致望云。

南豐曾先生祠記

文所以闡名理、據性靈者也。惟壹以《六經》、孔孟爲宗。後世之學，角逐聲利，剽竊奇詭，索之神理，蕩然無存，奚以明道而翼聖統也？

南豐先生諱鞏，字子固，世稱文定公者，系出邠國。邠國獨宗尼聖，格致、誠正、忠恕一貫，無他術焉。先生起宋隆盛時，克繼箕裘，振五代文風之敝，與歐陽文忠公相倡和。其言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其學厥有宗矣。以故心源意緒，獨契六經，摘文揆藻，一軌於正，令當世學者咸知尊經，前以續孟學於不傳，後以開程學於未顯。洵如吳臨川所稱：「合乎程，接乎孟，而達乎孔者也。歷六州而茂著鴻勳，登史館而纂修《實錄》，雖直道忤時，大業未就，而起敝維

風，羽翼經學，如日中天，其功良偉哉！

余居同先生之郡，竊慕《六經》之學，惟繕性明德爲兢兢，庶幾無愧孔孟心法者，先生裔孫敏道請祠記於余。夫先生道脈，在心不在迹，而後人率祖，非祠無以展孝思也。先是查溪祠始於宋乾道間，志孫邁卜基址而創之。淳祐中，九世孫文忠就規制而廓之，歲久圯塌，故址具存。我明嘉靖戊申，裔孫淳勝等慨祖祠之傾頽，協心修葺，重構前堂。萬曆戊寅，諸裔孫增修門庭，結砌階塗，煥然一新。軍峰聳其前，珠山峙其後，禾石翼其左，魚洲塞其右，堂寢之弘麗，昭穆之森嚴，千萬禩烝嘗于斯，聚族于斯。先生在天之靈愈久不磨者，蓋祀於鄉，有司所以崇文重道也；祀於家，子孫所以尊祖敬宗也。查溪雖僻壤，迄今人文輩出，廟祀重光，則先生歆饗自有在矣。爾後裔尚顧祖德思紹哉！不徒祀之以迹也。

邵武何熙泉祠記

熙泉何公祠，祀熙泉何公者也。祠在樵之西郊，原扁曰「熙泉書院」。蓋公當肅皇朝爲侍御史，正色矢謨，道不苟合，自相茲土，林木樊園，講堂其中。堂之南，有古五曲精廬，東有熙春山、醒翁亭、釣魚臺，西望鰲山，樓閣隱隱爲凌虛，紫翠諸峰蜿蜒轉，而北有石澗，春漲可泛舟上下。公時臨流擊石而歌，間與同志觀雲霞出沒，瀟然物外，世高仰之。既乃進其二子士達、士元語曰：「吾謝政歸，有泉石適，且欲令汝輩日修德講藝於斯。吾以憩息之餘一再課，俾後世子孫循焉，庶有繼吾志者。」居無

何，而公卒。二子懼弗克承，乃立公像于中堂，將世世祀焉。

余時因顏山農先生成邵武，特過慰候，而游讓溪。公賴印崗公集兩學師生，延余會講旬餘，暇得觀禮祠下。喟然嘆曰：嗟夫！此孝子之所以成其親也。《易》言：萃萃者聚也。孝子不忍親歿之後，精神散逸而弗可聚也，故立廟以萃之；廟者貌也，萃其精神而彷彿不可象也，故立像以象之。廟立則不毀，像昭則無忘，公之世食於茲也，延矣。夫公之風烈，即鄉國當俎豆之，況後何氏者乎？祭法：有功德者，其子孫祖而不祧。二子之舉，亦古之道也。昔李忠定在宋，勳猷炳炳，固樵產也。公出忠定後，其言論旨概相似，而事業不逮，忠定意或侈之於其後歟？二子勉之，何氏振乎哉！

南城范尹生祠記

余南城之爲治也，首諸四邑。而屬麗郡，郭姑、嶠鳳，屏周遭秀挺，黎洵吁姆，互繞清澄。其中土習民風，舊亦頗名淳雅。顧吏茲土者，往往概以他邑視之，馳驟以奔趨，張皇以法例，政績固多著聞，而元氣將日消索，識者憂之。萬曆乙亥，新安晞陽范公來令，公質賦英明，儀度峻整，諸所建置，諸所裁決，一切無不愜乎士民之心者。蓋以公才猷，小試一邑，其肯綮之解，固無難于出硯之刃也已。然居嘗深思，則愴然若有不慊於衷者。余時投閑自滇，公間過從姑山房，訪談每竟日夕，大都謂古先循良，皆尚德化，若吳公文翁概可見矣，況茲南城爲邑尤所易易者耶？頃之，果集兩岸子弟，擇其文優者爲會公所，餼養而躬課之，布宣聖諭，令遠近父老，各率衆以聯鄉約，期回慈惠淳樸之風。凡民間

節孝行誼，一有所聞，勤倦賞賚，甚者申請旌錄，汲汲不敢或後，而皇皇且恐或遺。以致奸宄屏息，獄訟簡省，吏胥畏以神明，閭閻頌以天日。兩經覲行，清風載道。

一日，至邑東青綬舖，見道旁祠廢不飭。詢之，爲宋末黃一真，遭亂失母，髫年出尋，皓首歸養，時朝命旌之里中，好德者立祠、置產，世供其祀，歲久湮失。公立與推求而民產復歸，祠亦整葺。因扁其堂曰「育英」。庚辰，公膺內召北行，士民懷思德澤，乃於育英堂後持構公祠，歲時俎豆。庠生游君輔等具聞于今令王公，王公樂斯民直道之仍古，而范公德化之足徵也，命官董治，益臻堅緻，親豎范公生祠額于門，以順民情。諸士請余爲文記之，用垂不朽。余惟世道下趨，風類俗靡，即訟獄財賦司郡邑者，猶數數稱難，況銳然於德政之是圖，翕然乎人心之協順，斯不爲近世之稀覯，而好善者所樂道也耶？故言雖弗文，而心實不容已也。爰述以記于貞珉云。

磁龜游記

南城之羅，皆出磁龜。袍公娶九妻，生子十有四人，各擇勝地以居，而蕭夫人所生五公居嘉津，余祖六公居泗石溪，磁龜則十四公所定宅也。

磁龜子姓鼎建大祠，請彩聯於余，以增盛舉。余因語曰：「海內名山勝境，涉歷頗多，磁龜未履，非所以展孝思也。」對曰：「得師賁臨，合族光寵多矣。」余因命駕而往。出南關，其程途半與嘉禾相共。越四十里，踰鯉湖，逶迤盤曲，歷山岡，循雲窠幾里，爲白雲山。一望城廓，渺然矣。再進而崇蹬

峻嶺，漸次聳壘。雖有小村，鷄犬不鳴，半似仙家境界，且行且登，而羊腸屈曲，役夫告憊。余車中展目，止見左右環護，盡皆松竹杉山，修枝長幹，掩蔭輿扉，山峰隱現。間有小溪，聲聞遠近，其流有洙者、潄者、縈迴者，與鳥聲、風聲唱和，恍有清冷之韻，沁人肺腑。再抵裏白靈峰。山峙立在前，上有小菴，側聞鍾磬聲。詢之，從者云：「此磁龜之捍門水口山也。」至此，則磁龜漸近矣。再行五里，寺在路左。扁曰「慶隆」，因少憩焉。步入方丈，而羅族携盒載酒相迎者沓至矣，各序少長坐。衆僧侍立，余詢其衣鉢，云：「寺原閩僧所建。」詢其香供，云：「各施主所捐，特多寡先後不同耳。」頃至佛殿，見省丘公、文肅公施田二碑，讀其文詞，考其譜系，則省丘公又余祖六公之祖，是余祖、余族大有造於茲寺，而余亦當稱檀越矣。衆僧唯唯，隨登輿行數里，稍平坦而至塔嶺，嶺徑頗長，崎嶇逼窄。少下，則爲磁龜堡。

堡有上、中、下，問其取名，則以溪內有石，其狀如龜；塘內有石，其圓如磁，詳載文肅公《記》中。少選，至堡中，縱目環視，四山周拱，秀爽鬱蔥，一溪涓涓似紅泉迂迴遶抱，冬夏不竭流。家與家隔岸環對，中有翰林、解元二坊，勅書高閣，則孝廉仰峰、紹峰之祖文肅公故址也。族分五房：恭、寬、信、敏、惠。爲郎官者五人，爲文學者十餘人，各以冠裳就見，雍雍禮讓，秩然有先輩豐度，與市井相去遠矣。

次日，展祭祖考畢，侄德津、鳳崗、正齋，侄孫佳秋、希聖等請余會講。余爲詳演聖諭六條。再日，余發明乾坤生生之仁，時有問大極者。余曰：「大極生兩儀，而生四象，而演諸卦，乃原本於無極。是即袍公生十四支，每支不下數百人，而原根於省丘公也。」衆皆躍然早「起，祭掃附近各祖墓歸，遍至各宅，乃知堡東爲連珠山，西爲芙蓉山，南爲南湖山，北爲圭峰，則屬宜黃界矣。群山聳護，

峯巒員秀，菁蔥掩映，鳴吠相聞，誦讀之聲與紡績之聲而夜發。余喟然嘆曰：「余祖積德深厚，故垂裕若是。然非有清山秀水毓靈於人，亦安能誕生文肅公及諸縉紳孝廉文學也哉？」語曰：『深山大澤，必產龍蛇。』信哉！」厥明，余過神岡，德津輩秉燭請記，以識不忘。

「一」「早」「紙燒本」作「蚤」。

登雲蓋山記

環盱皆山也，然莫高於西北。西北諸山，綿亘幾二十里，復莫秀於雲蓋。雲蓋者，盱郡之所作祖者也，以地勢深僻，遊蹤鮮至。余壯年嘗陟其嶺，奇勝信非他山比。今歲長至，以慶典晤我邑侯范公，公爲語郡中佳山水，余偶以是對，公躍然曰：「翌日固將省方西出，豈茲山亦良緣耶。」余肩輿候之前途，晚同公宿于靈岩道院。道院去城可半舍，值雪初霽，相與擁爐劇談。道人就岩底冽泉瀹茗數碗啜之，各藉石床以寐，清沁味殊。覺徹曉，已而啓扉，岩頭湍響，戶入峰影，窗圍變幻，忽驚千狀，是則麻姑三谷所從入處也。從行胥徒恐恐，輒以險告。公乃舍車，振履涉斷梁，躡側板，屈曲隨流，竟二里，即雲門寺。憩焉。進諸野老，詢先代遺跡，乃知寺右村居數椽，當第一谷口，則爲宋盱江李泰伯故里，公爲仁盼良久。歷溪橋而北，則第二谷口，盤石迴流特出，平可容數十衆，是名翻經臺，一名垂釣石，秦人九江華子所隱，故又名華子岡。公令循石索晉謝靈運「碧澗紅泉」舊題及江右王元之

福地，亭額隸書俱剝落無所有矣。公悵悵升車，復越村塢於曠野田間，再數里，始度第三谷。板橋遞北，少轉，而雲蓋蒼然當吾前矣。公命各易竹兜，牽挽而上，不百武，林阻石亂，不可復前。余作氣徒行，以爲嚮導，左右亦競力掖公。自午迄未，乃相及于岩前。忽峭壁孤懸，險尤大倍前路。遂待公且憩且攀，頃抵峰頭，相向撫掌大噱謂：「生平未歷茲艱，亦未逢茲勝也。」

始茲山來自軍峰，最西天表，銳峻若錐穎者三，則宜黃芙蓉峰也。從芙蓉走二舍以及雲蓋，帳列屏羅，奔騰出沒，勢若萬馬自天而下。且時雪積方深，瑤光瓊彩，互相映照，公披襟臨之，且忻且愕。余從旁酌村醪，引滿以進，公浩笑，爲傾數過。顧晷刻漸西，於是携扶聯下，中覺倦，步得石竇于兩厓間，因據磴少憩，比視芙蓉，更近目睫。公復指謂余曰：「茲山星體，陰陽家所謂『廉真』，蓋伏地冲霄，坤輿全力。大丈夫樹立宇宙，苟初念迅發，不異茲峰，則生平萬德，寧不天馬行空也哉！」余復舉前酌進而慶曰：「峰之出茲所也，將百千餘年，古今蒞茲峰也將百千餘人，覲體傾心乃自我公始。豈公心涵五岳，雲夢八極，又茲峰之所賴以底鎮莫安，而億萬年無疆維休者耶？」公默默含醺，促戒兜輿，徐徐至於山麓，笑而揖余曰：「昨也雪紛，今則日霽；下也水嚴，上乃風煦。孰謂山靈無意於吾人哉？君所云云，或亦不我誣也。盍記之，以符諸將來云爾。」

從姑勝遊記

盱城南出里許，江之漣，有山曰「從姑」云。山蓋土阜載石，近與我益藩端禮門相向，屹若玉印在

几，可前而携也。

明制，宗藩非奉旨不輕越郭門，是以境內山川，止歲時望祭，弗獲親陟。比我滇南殿下嗣位，卜山以葬先恭王偶，風氣弗淑，遂殯淺土，其純孝之念，五年不能一夕安也。乃懇疏於朝，入山展奠，併躬閱以擇勝地。聖天子篤愛親親，特賜俞允，勅諸有司恭備館輅，肅清道途，乃睿駕以茲。十月十日，由東固本門出，度太平、通福二橋，盡一程，止金華山宿焉。金華，先端王墓所也。再日，入資勝山。又三日，入二仙山。二仙，先莊王墓所，而資勝，則恭王所淺殯者也。披歷風霜，陟涉原隴，至越宿方已。已而登舟，自二仙泊于羊源。時日將晡，而從姑近在目睫。促駕登岸，竟五里，抵山麓。從脫凡亭而上，循虎豹關、翠微徑，憩于長春閣。閣在飛鰲峰下，中供古佛龍像，憑軒襟帶兩河，蓋茲山最中處也。從官請就休暇，乃睿興勃然歌曰：「諸天合在籐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時殿下第三子浦陽王、四子淳河王、五子華山王在侍，相與贊決，遂東過見雲堂。堂故先大夫前峰書屋。其後有玉冷泉，泉下有浸碧池，池上有印空石。綠雪檻、滴翠厓俱舊，乞記于簪藻者，具載郡邑乘中炳炳也。伫觀移時，振履躡級，由武當宮玉皇閣俯瞰所謂靈湫洞者。循洞而西，則一線天，兩崖豁開，條篁翠篠，掩映交加。館人設金几玉甌，酌於雙玉樓前。酌已，穿度留雲峽中，徐徐從趺跏石登嶺，扶闌躋磴，錦袂風掀，猶鸞鶴翩翩，立步天橋端。乃再酌，復循葦珠峰，直至天柱絕巘，又再酌。于時夕照熙微，蒼煙回合，百里河山，隱約如臨世外。從人俱有倦態，獨殿下興不少已，從容步入屏玉洞天，仰觀聳壑凌霄，「天子萬年」諸石刻。俯瞰獅子岩、蓮花峰諸奇狀，尋升輿宿寶光閣。閣額舊題亦出自宸翰，上祀斗母，金碧莊嚴，爲山中最麗。是夜，十方習靜，緇流方作佛事，倉卒將徹，傳命止之，且諦觀

至畢，方就寢。晨興，進山居肄業諸生，勉誨諄切。某摘蔬煮茗，致獻殿下，偕諸王欣然享之。隨笑曰：「神功飛瀑冷然，尊前宜勿辭醉。」某唯唯更觴，然意麻姑覲面，不無望幸若茲丘然者，輒代請一過。眷懷慨將就道，諸從官謂：「舟次江干，宜順流先至女冠山，卻陸回麻姑爲便。」於是如女冠。女冠者，近贈昭王王考葬所也。展奠再，夕遽報朝使黃金幣至，爰返駕歸迎，而麻姑之約竟虛焉。

是行也，輿衛奔走，不下千夫，往復周旋，殆踰百里，顧廩人峙糧，膳夫授旨，行者載道歡呼，居者喜色相告。某竊謂：我殿下賢德劬於展親，可以觀孝，急於趨命，可以觀忠，而惠澤繁布，可以觀仁，誠所謂一遊一豫，而垂矩度於無盡者。乃某以卒業從姑，獨得與山靈共微恩輝多于他所。宜作侍遊山記，以紀其勝云。

重修麻姑山記

吁之郡南出遞西，不十里，至麻姑山。山行復五里，至仙都觀。觀唐顏魯公碑，述列仙傳，紀麻姑會王遠、蔡經事，謂不識出自何代，則茲山開創時亦久遠。逮唐貞元間，道士鄧紫陽修真靈應，名籍籍著甚，琳宇瑤臺多建自上命，仙都壯觀，實維其時。考諸《誌》載，沿途亭名約十餘所，合觀宮寮約三十餘所，今多圯廢無存。所存者亭止半山、觀瀑二處，宮寮亦止仙姑殿暨門廊，旁則翼以三忠祠、胡公祠，近設祀有功德於地方者。然風雨剝落，殆久幾盡，余歲時往來山中，甚爲悵嘆。昨夏大旱，郡守許公暨僚屬登山請禱，目殿宇門廊頽甚，公心祝曰：「仙能爲我雨，我獨不能爲仙宇耶？」祝

訖而下，則山半煙雲網緼四布，未及即次而雷雨交集，遍滿郊原，三農遽稱快足。是固諸公惻怛之至，所以回天而神靈妙赫，亦不可誣。

今春，許公謀於余曰：「前太平橋災已年餘，得君方告成事。仙都修廢，願君更身任之。」余對曰：「工之興不難，而難在得人。無已，人其惟舊乎？前成橋僧，斯可矣。」許公乃召而委之。鳩工集材，首事正殿，次及門廊，又次及三忠、胡公二祠。易朽以堅，擴隘而廣，不惟風雨無浸，亦且規制完美。其東偏松下，則亭以「大夫」，其西偏道竅，則額以「停雲」。下山沿途，則神功、龍門、觀瀑、半山四亭，仍舊而葺之。山麓可亭處，則新構而扁以「步雲」，至徑路欹仄，悉就平砥。於是茲山內外，行者便於憩，居者樂於處，而來遊者亦樂於縱觀尋陟，而各適其適焉。余謂許公：「始也微神之惠而澤我有衆，終也從民之願而妥厥山靈。則幽明雖隔，而洞達寸衷；感應固微，而昭彰俄頃；其學貫天人，而化孚參贊，不於是而識其端耶？」余不佞敬爲記以俟。

邵武衛記

閩藩與吾省俱列在輿圖南，服勢聯絡也。蓋山自嶺來東下，支麓旁曼，其南趨而海，上游則爲邵武，其北趨而江，上游則爲建昌。兩郡去境上各百餘里，騎驟可朝發夕至，故建昌居人，每藉邵武爲之屏蔽。自嘉靖末，海氛不靖，延及閩、廣，山寇騷動，不十年，而建昌被兵者三，於是屏蔽之功望於邵武者，益切切矣。

余族侄鍾，以輸粟獲級指揮，官邵武衛，効勞中軍，得海氛蕩平狀，歸報於余。余因約太僕卿心吾張公，以冬月之仲，同遊武夷，取道邵武。侄鍾聞之，與其僚長高君尚斌輩先日來迓，則士卒整齊，號令嚴明。余共張公喜曰：「屏蔽其有望耶！」既抵郡，謁其公庭，則門垣堂階皆新修功畢，丹雘炳照，粉藻精潔，舉步凝眸，真若風雲旁擁而雷厲中蓄者矣。訊其始事，則高君請于郡丞包公，轉聞分守顧公，得公帑銀若干，計費猶少焉。復值節判熊公署郡事，乃爲哀益，無礙若干，委郡幕以視其成。凡衛廨堂宇內外咸重修之，去朽而易堅，撤陋而完美。剛三月，工畢。顏于中堂曰「帥正」，後堂曰「寬制」，川堂曰「和衷」。舊無二門，今新建，扁曰「儀門」。左右各便所屬出入。外東傍門曰幕署，通經歷司。西傍門曰戟門，通旗纛廟。大門則仍前建，而兩掖面屏俱增壯麗。觀者咸謂：百年所未覩也。嗚呼，文事武備，邦家所需，以致治平，缺一固莫知其可也。今世仕於其土者，於學校或稍知加意，至衛所堂署，則圯而幾至於廢者比比矣。豈知魚龍非淵潭奚奮？虎豹舍林藪曷威？況主將登壇，固三軍所視以爲震懾者也。衛所修葺功，豈容以或已也耶？

繼而高君同侄鍾來侍講于七臺山，乞言爲記。余多諸公美意，相成其益，不專被於邵武合郡，而建昌切邇鄰封，亦將未藉屏蔽之功，而享無虞之慶於世世矣。時與張公咸共忻喜，詳記其事，以勒諸堅珉。

金谿清風亭記

《清風亭記》，何記也？記夫亭之所由作也。作亭而必記之者，亭以人重也。亭去金谿四十里，

潯江有山，山麓有僧舍曰「疎山寺」。寺之上方，孤岑聳翠，巨浸泓奇。中虛敞^二而堪席奠，外寥廓而可達觀。少司寇吳公悌自幼讀書寺內，雅喜登陟以舒眺詠，故取「疎山」以爲別號。及公既歿，宣城少槐徐君來丞撫郡，念公昔令其鄉，有大造于士民，且廉，生平寄興茲山久且深也，捐俸爲建祠，置田以供祀事，即嘗遊息處構是亭焉。馳幣乞余大書「清風亭」以額其端，更委爲文記之。

余謂：「公履歷具載范太史《吳冢宰銘》、《狀》中，盛德大業，殆難指數。要之，歸潔其身，而風天下以清者也。余盱去公廬僅百里，叨第家食，歲時往還，見公癯容跌膝，半榻蕭條，池圃鮮蔬，浹旬淡茹，即寒士有所不堪。至斥躁鄙諛，氣象山立，甘辛易險，神采風馳，雖頑懦不能不悚懾也。至當寧閱其奏疏，詢其姓名，時宰將欲泥之，而旨竟從中報，可是^三剛直上通于天也。比應召出仕，匝歲三遷，舉朝莫不稱快，而中外信服，其恬退者又無一夫間然矣。平昔襟期夷坦，雅不樂爲奇崛，乃於維陽，則賓禮王心齋之章布，而辨論直達晝夜；於留都，則寬釋顏山農之囚繫，而昌言面折權奸。此又余所竊聞，輒獨壯其任道之勇，護善之堅，而《銘》、《狀》遺於紀錄者也。」

嘗謂我明人才之盛，近代莫如世廟。然理學者或門戶競立，公則渾融無跡；事功者或作爲是尚，公則冲漠自潛；節概者或凌厲相持，公則夷猶順應；究竟所就，人卒莫之先焉。茲固得之完養之純，要亦天爲邦家、昇全德、俾世教，自有出于尋常萬萬者。使再假之以年，畢展所蘊，將又不知其何如也。雖然，余誦其書，論其世，以記其亭，自覺公儼乎臨於吾前，躍然激於吾衷也。公之清誠，汪洋萬頃，公之風亦披拂九垓矣。斯亭之名，其稱情也哉？

「〔一〕「敵」，應作「敵」。〔二〕「是」，當作「見」。

南豐龍首亭記

豐之治，形勝來自軍峰。東行盤鬱皆土阜，至西隅半里許，忽延勁爲堅石，石盡爲城。城之界，突起一峰，高聳可亭，亭可瞻望，凡境內川流環抱，峰巒揖顧，民廬官署一俯皆在睫下。唐邑宰獨孤及氏善於其職，暇常携琴坐鼓其上。久而亭廢，城隅石岡入于富室，旦夕取鑿爲用，遂坑剝無完膚，地里家甚忌之，以爲非邑治福，惜宰是邑者無深長之慮，其剝鑿竟莫爲之所，士民皆嘆息。噫噓！父老至，有爲之涕下者。

去年，節推少岡譚公署篆茲邑，寬猛互宜，民用馴服，去頑息訟，邑庭晏如。尤留心王政，凡治境遠近道路橋梁有百年不舉者，公次第修治，咸有成績。諸庠士之廬於邑西者，以是聞之，公慨然如其請，遂擇人督理。其岡之既鑿者，土而實之；未鑿者，嚴而禁之。不數月，而石得復故。諸士民登其城而望，咸歡躍弗勝。且謂盛事不可無紀，乃即獨孤及氏故址，合衆爲亭，扁曰「龍首」，豎碑以繫公德，求記於余。余時以志事過豐，而是亭適成，得從觀焉。亭八柱皆石，中虛上峻，可坐可憑。乃與合邑同志會講其上，公亦欣然主盟，進諸士而勉以人傑地靈之意，尤極惓切。諸士咸惻然思奮，以求無負。余既樂觀是亭，而且感公之善於作人，諸士之篤於向往，謂茲舉也真三才之會，斯道之光也。爰述其概，俾鐫石以俟他日考成云。

郡治亟稱亭記

吁之郡城，西北依山，東南臨水，其地勢之來也，脈自鳳凰崗。鳳凰崗之來也，脈自雲蓋山。從雲蓋而之郡城，二十里而遙矣。鳳凰崗之右，其泉源流衍，引爲長川。至城西北之間，甕入不數百武，遞迤而南，繞郡治樵樓之前。東行而北出，所出之徑，近在貳守衙左，書軒小闢，俯瞰成玩，然未有亭其上者，亭之，則自我梧陽郭公始焉。

初公爲亭也，架結虛曠，而泉響清深；窗起玲瓏，而流光互映。公暇注覽，則書史可以忘勤，興至呼酌，則壺觴可以卻醉，情甚樂且宜之。已而思曰：「郡治之勝，莫踰茲水，水勝之會，莫踰茲亭。如之何其私之？」乃謀于郡守敬菴許公、節判養純薛公、司理震南傅公、樹門於亭之傍以便出入，別徑於衙之外以通往來，而茲亭遠爲郡治公所僚友燕會所必集焉，因扁曰「函稱」。「函稱」云者，蓋謂其勝之足稱，而其稱之數數乎頻且衆也。至於本諸心源，而布宣善治；漸之循良，而浸灌黎庶；譽達化成，而終期達到，于以得乎仲尼取水之意，而不失乎軻氏放海之訓。是則諸公當境默契而不容自己者也，豈俟余贅耶？爰述爲亭顛末，以爲之記。

【「」「喻」，應作「踰」。】

瑶嶺風雨亭記

瑶嶺在永豐，爲閩、廣要道。行者日夜不息，其劬而思憩，暑而思蔭，雨濕而思蔽覆，風冽而思環護者，蓋十人而九矣。邇有亭屹然足觀，大慰衆所欲得者，其工蓋出於鄉之黃節婦也。節婦幼名松齡，爲大足令古南董公女。年十八，歸杏塘黃幼光。光有奇質，事舉子業，因往吉州應試，暴卒。時董方二十一歲，計婚期未三期也。聞計，即對古南泣，矢終節，人咸以芳年無子難之。茲越三紀，竟循所矢言，且朝夕勤紡績，足不至閩外。間取內典習誦，遂少解玄理。嘗語人曰：「善修必有果報，妾當共先君子圖之。」於是出餘貲五十金，修恩江等橋，而其便民，亦與茲亭類也。

嗚呼，董婦人耳，幼知矢節，長知立業，未及老而知習靜。施財卓卓，皆奇男子事，謂不足以光史乘風世教耶？故余因古南之請爲記，亭碑以俟觀風者采焉。

南城太平橋記

余建昌爲江藩名郡，郡外有長川自虔州走三百里而來，是爲盱姥。盱姥繞郭北行，其東出太平門者，直達閩、廣，尤爲孔道。昔人當門爲長橋，下礮以石，計十有三，上間以屋，計七十有三，橫亘兩涯，頗稱壯麗。年久不修，其礮石屋宇，中多圯敝。會庚辰臘月，橋北民舍災延礮屋，雖所傷無幾，而

護救蹂踐滋甚。時雲岳朱公一松秉憲分巡，檄有司整葺。事聞益藩漢南殿下，捐金首倡。越明年辛巳，適敬菴許公孚遠代介石王公之屏來守茲郡，商之二守梧陽郭公鵬、郡判養純薛公瀚，節推震南傅公國珍、南城尹少拙王公以通，謂：「工費浩大，宜訪人以司其事。」乃得居民朱某、游某，僉謂可任總理，又得禪僧某某，僉謂可當募緣。於是匠石競勸，料用省節，不三月而工成。上如屋宇，下如礅石，堅緻牢實。觀美既壯，馳驅亦便，其規製大倍於前時。諸公謂余頗相協贊，宜爲記之。

余惟天下之事功，欲其成而懼其驟；事功之建立，樂其速而疾其遲。茲固斯世之恒情，人心之自然也。然有機焉，屬乎上之人加之意；有要焉，期乎下之人勝其任。必勝其任而後可謂之得人，必得其人而後足稱上意。藐爾橋工，非二禪僧之力於募緣，非二居民之專於督率；即有諸人，而非遇憲司、守令之賢且明以委任而責成焉，亦安望其功之必成，成之必速也如是哉！夫一橋且然，推而治天下可知矣。敢敬記之，以爲當大任者告焉。

崇仁德平橋記

撫之崇，去華蓋將三舍許，故其爲邑也，萬峰旁迴，一水中貫，民居兩涯，界分三耆。曰「北耆」者自爲一城，公署、黌宮在焉。曰「東、西耆」者合爲一城，官廩、市肆在焉。士民晨夕往來，且上之吉嶺，下之江藩，尤孔道也。

宋景定間，建橋名黃洲，久而傾圯，踰百年矣。嘉靖末，西耆譚溪王孺人者，王德平妻，陳仁佐女

也，無子，以侄孫紹恕、紹惠爲嗣。因思夫在，每以建橋爲念，時與二孫商之，謀成夫志，二孫唯唯。躬往辰、沅之間，求梁木百餘株以歸，鳩工伐石，費踰二千，月已三替，橋始告成。郡守楊公爲記其美，遂以「德平」名橋。孺人誠克副夫志矣。逮萬曆四年夏初，淫雨決夕，華蓋諸山之間，蛟龍競出，將欲壞橋。孺人祝香庭除，二孫露禱橋畔。衆目溪漲，上流竹樹叢奔而下，衝壓殊莫能當。比及抵橋，俄分三派，各穿墩穴，天矯而出，聲雖雷撼，然以穴出勢殺，故墩石所觸損各僅半，神明阿護斯橋，顯若指陳然者。孺人感之，爰命二孫益加修砌，堅緻又倍初時，所費亦不下三百金也。

今年，余自臨汝往吉，道經崇仁，二生執業余門，問道其詳。余謂：母以仁而啓，孫以孝而成，人以誠而感，天以神而應，仁孝合德而家乃昌，天人協順而世斯治。是王氏一橋之成且修也，所繫豈淺鮮哉？雖然，丈夫濟世之勛，天人昭格之妙，出諸茲橋之外者，尚萬萬也。二生其益勵之！余將日望之矣。

樂安慈節堂記

詹在鰲溪，大家世宗云。闔門食指數將萬計，其盡忠則昭昭仕版，其賢孝則彬彬冊乘，餘風漸被，至閭閻窺視如婦人女子者，亦往往足爲稱述。余嘗過侍御詹君養貞所，見大書「慈節堂」扁，因請余記之。余問故焉，君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而已。孟軻氏蓋甚言乎利根之難祛，而善萌之不易茁也。今世有持數十金以易貧人產，既易而盜竊金去，子憐其貧而歸其產，母焚其

券，而贊其決。夫子謂其人若何？「余嘆曰：『賢矣哉！賢矣哉！』」第子之歸產也。其初或目擊於悲苦之狀，激觸其哀惻之衷？然且丈夫也。至若母之焚券贊決，大出尋常，則其難尤多厥子百倍矣。豈君書扁以旌者，即若母耶？「君曰：『此事，講從兄天甫妻李氏也。李歸天甫不數歲，而天甫卒。李籲呼慟絕，繼而忍死爲嗣續計，經理家務，嚴訓二孤德兌、德純，自童及冠。微少拂逆，輒涕唾怒詈。或課以姑息，則曰：『茲固吾相依爲命者也，倘少傾墜，何以見亡人地下耶？』以故二孤卓樹，不惟貲產充擴，亦且行誼表表。適所語者，即其母子近日事也。」

余聞而擊節稱賞，進二生于庭，而勗之曰：「夫以妻節而名彰，母以子賢而行著。茲善世之大端，成家之懿述也。然端貴力足而始充述，必時延而乃懋誠。自汝母子焚券歸產之一念以廣之，事焉，則世之求節孝、徵仁慈者，不詹氏之歸而誰歸哉？」二生唯唯，因筆以爲記云。

臨川慈節堂記

夫母之育子也以慈，子之事母也以孝，常分也。分而曰「常」，言天彝民秉，根乎心，見乎情，而必不可已者也。本必不可已之心之情，而慈以啓孝，孝以答慈，已爲常分。況慈不徒慈，而時之所遭，且節以慈焉，是則慈之常而變者也。古今天下，凡爲人母者，孰不有子之育？然時其常則爲慈也易，時其變則其慈也難。夫慈以啓孝者，既極其難矣，則孝以答慈者，又奚容以易易焉爲之也哉！吾茲爲陳生世爲慄慄乎懼矣。蓋世爲生未幾時，而先公遽失，董孺人始踰笄而矢志撫之，襁褓綈綈，形

影相吊，其想望世爲昂然稱夫服官司禮以曳裾王門也，寧不心驚目慘，如墮天之苦且難哉！今我益王殿下特書「慈節」額諸堂中，暨郡守古公、邑侯朱公，咸錫之扁，是豈徒爲孺人之德之褒揚已耶？誠見夫苦且難也。若此而孺人殫厥精神，艱貞歲月，歷歷如行實中所紀者，令人掩卷讀不忍終。越數十年方有今日，固宜我世爲懷孺人所卹之苦且難者以激之於中，覩諸額之慈與節者以觸之於外。則余前所謂孝以答慈，而爲吾心吾情之根諸天，常而必不可已者，寧不勃然以興而莫之或遏也耶？

孟子曰：順乎親有道。不誠乎身，不順乎親矣。吾心吾情，根諸天常，而復激於感觸，至於勃然以興而莫之遏焉，不誠而能之也哉！吾未見乎誠之既至，而親之弗可順也；亦未見乎親之既順，而忠之弗可移也。親以順而成其孝，子以孝而移其忠，則我世爲素聞良知之學於伯父明水公，而期畢聖賢之志者，亦將終身馴至而無變矣。古人謂：「孝推之橫乎四海，置之塞乎天地，垂之古今無朝夕。」信非虛語。而吾世爲又可不乘茲莫遏之機而益造其極也哉！余因世爲有一日之推，故記其堂而併致勗云。

臨川傅氏十族祠田記

臨川，撫之首邑也。邑之南蓋多傅氏，云其始自開禧間，某公來居，迄茲歲餘五百，派演十族。噫！何其繁且盛耶？徵各《譜》載，代多文人，有由科貢而揚休烈者，有望重當時而舉賢良方正者，屈指未能盡數。噫！又何其衆且盛耶？先是，十族各崇其先，各聯其屬，雖著有譜牒，其私而隘也甚矣。公而同之，則自我石井先生始焉。

先生早負奇氣，夙稟資。弱冠聞越東良知之學，銳然從事。時郡邑縉紳暨諸髦士，靡不翕然向風，以致十族父兄弟，惟先生之言是聽。且分居宗子，而嗣君元和、元順聯掇危科，奕奕輝煌，各族遂合祠以祀始祖，合《譜》以親遠派。自嘉靖己未迄萬曆甲戌，業始就緒焉。於是傅氏之宗，禮樂文章卓然出臨汝諸鄉右矣。惟置田以供歲祀經營，方歉未備。迨元和選守金川，元順代巡西陲，位充祿厚，謀欲建置，而先生不留矣。

壬午歲，元和追思先生心所未竟，出田入祠以供祀事，其爲謀誠遠而爲意誠厚矣。十族之人既議報先生之功，迎木主祀諸祠中。又恐沒元和繼述之善，請余文刻石祠左。噫！微先生仁族之倦篤也，固無以起元和之孝，微元和孝親之周悉也，亦何以成先生之仁？合仁與孝，以感乎十族，而十族之長幼其將有興乎？族之衆且遠者，興且不容已，而元和之子姓曾玄，有不代相企仰而遠師矣乎？然則茲舉也，其利益於祖先者固爲無疆，而利益乎身後者，又實更無盡也已！

孝思記

南豐李生國麗，以萬曆丁丑之冬，遊於近溪子之門。今年春，復携其子九錫、從弟國卿，暨友揭生良弼來，來則勤懇問學，朝夕繼見弗怠。近溪子異之，與之坐而問焉。生哽咽涕下弗能語。揭生代白曰：「國麗幼遺孤，母曾孺人憐甚，不忍久去，茲匆迫云歸省耳。」近溪子嘆曰：「余固逆知其必有所以成之者矣，子盍爲我詳之。」揭生曰：「李與曾，皆邑望族。孺人于歸三載，而夫以疾卒。時孺

人年近二十，哭欲自絕以殉。幸國麗生已月餘，翁姑勗曰：「婦自絕誠快，如此孤暨二老何？」未幾翁卒，藉孺人以襄大事。又未幾，姑膺篤疾。孺人下無二弱息，上侍衰姑，湯藥飲食，即愛女慈親不啻也。且家務倥傯，百責身卒，見者酸戚，而孺人區處綽有條緒，苦若不自知也。嘉靖丁巳，廣寇流劫，擄其仲叔，言得百金緩死。仲叔無措。孺人聞而泣曰：「叔同夫出，夫產即叔產也。」鬻金馳贖歸焉。孺人歷諸艱以有今日，且欲厥子若孫遊夫子之門爲聖賢也，夫子何以教之？」近溪子不答，援筆爲記。揭生之言，國麗能終身誦之，聖賢無難學矣。

「一」「無」，應爲「撫」。

明山記

「明山」者，巴州掌教樂安曾公別號也。公諱星，字南化，起家賓貢，由寧海懷寧，陞巴州三庠，俱著賢聲，詳具董柱史傳中。公築室明山之陽，以課子姓，每耻訓詁非古聖賢心法。會安成東廓鄒公講陽明先生之學，敬往師之，故終身言動，多彷彿古先。而子恒遜、侄孚相繼輟巍科。諸子侄輩英庠序，績文尚行，彬彬非他族比。恒遜嘗遊余門，余亦嘗赴師友之難，舟次懷寧，接公江干。公心壯余行，時揮百金相助，慷慨激昂，義形於色。其壁立萬仞，真足以起頑而樹儒者。今公公久爲古人，余意受公生平之知爲獨深，乃因別號竊窺公於良知之學，誠超然爲獨得也。

夫知與明類也，知出於良，與明出於天，亦類也。明非天出則強，強心以智，則其知也又惡得爲良也哉？今夫山崇而爲峰巒，遂而爲岩壑，茂而爲梓材，秀而爲芝蕙。峰巒則高下有倫，岩壑則竅通有叙，梓材則質理有章，芝蕙則芳萎有時。時以達之，章以庸之，叙以順之，倫以成之。謂其果無知耶？而昭陳煥燦；謂其果有知耶？而渾穆淳涵。是山之爲性也，固無弗明；而山之爲明也，亦純任乎天。而與強心以智者相去誠萬萬矣。余不敏，竊以是爲公取號明山之初心，而恒遜兄弟子孫所當仰止景行於無疆無盡也已。

似山記

「似山」云者，余門人熊生應臯乃翁別號也。熊生世居撫之崇仁，其邑西界畔，有山曰「華蓋」，峻高萬仞，爲吾省上游名鎮。分峙聯絡，有曰巴山、曰羅山、至寶唐山止焉。川岳環匝，勝衍鉅區。圖經宿占云：「巴華諸山之間，恒有異人出焉。」故無論高魁顯爵，即名世大儒，若草廬、康齋，亦相仍輩出，所謂地靈人傑者，非耶？熊生大父幼有大志，每指華蓋諸峰自況，曰：「山能爲吾勝，吾獨不能爲山勝耶？」遂取號「五山」，其生平制行，果振拔時流，直希隆古，屹然與四山並峙爭雄焉。其子元吉制行將擬之，故取號輒以「似山」云。

夫古稱孝子，道在顯親，道在立身。況實者名之主，名者實之賓，君惟圖其制行之似焉可矣，而號之似弗似，何汲汲爾耶？噫！余即是而知君之志矣。余尤即是而善君志之先識乎其大矣。獨

不觀之射乎？夫欲決拾審，虧矢正容，體固巧力之所互用，而心德之所由觀者也。然鵠正之張且設也，或未之預焉，則巧將安中？力將焉至？而心體之直弗直，德養之備弗備，又將奚自而觀哉？且余自筮仕即與五山公爲僚友，時君奉大父悅古公遠來就養，見其順志承顏，竭誠備物，推及昆季，無或少違。至於教士而士率服其端方，治民而民咸歸其化誨，目其躬行，誠足以鵠天下之臣子昆弟而莫之能外也已。故的諸古先，孰與今斯之爲近？的諸賢聖，孰與骨肉之爲親？的諸聽聞，孰與自見之爲密？顯父之名，所以必欲似之，故尤必先諸號以聲稱之也耶？以故士人見君惘惘無華，忠信是主，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輒嘆曰：「甚哉！其似五山公之質也。」見君濟世美必思光大，培基業必慮久長，訓子姓必先德器而後文藝，輒嘆曰：「甚哉！其似五山公之志也。」見君代養厥祖，而忘父遠之念；綜理家政，而省內顧之憂；事繼母而彰孝順之譽，敬賢禮士，睦族和鄰，而無始終之或間。又輒嘆曰：「甚哉！其似五山公之行也。」是其巧果足以言中，其力果足以言至，而心德之觀，果足以言直且正也。獨不曰：其設鵠張正，而能的爲之先也哉？況君年方艾，其志其行方進未涯。熊生復高才，遂養足以拾青紫，則鸞誥褒嘉，播揚遠近，又豈不終似我五山公之足鵠天下臣子、昆弟而無疆也耶？爰述而記之，以爲後徵云。

見山記

《見山記》者，記見山之所由稱也。稱見山而必記者，將以彰樂生以道之爲別號匪虛也。夫環樂

皆山也，環樂之山皆見也。山以見而秀，則斯顯見以山，而觀乃益奇，夫是之謂見山之號匪虛歟！曰：「非然也，孔子不云乎『仁者樂』？山推原其體，則曰『仁者靜』。是則體之所以合也。期必其效，則曰『仁者壽』，是則效之所以永也。體以始之，效以終之，而見山之號匪虛也，從可繹矣。」

憶昔余自吉州歸，宿茲鰲溪，而以道之父方池實主之。方池春秋既高，充養亦粹，卓然爲丈人行。時余目在侍諸昆季中，以道獨昂頭角。然相與怡怡，携提後先，以承事方池者愛順，惟恐或違，其孝友則兼至焉。雖業舉未偶，而譚吐能出入經、史，儀度能馴雅不浮，余固卜其必昌方池之後者矣。後十年過之，則邑庠文學，請余記修聖殿諸義士，而以道首列。再十年，復過之，則聞以道出粟助賑，臺司榮以冠服，堅卻弗受。邑庠舉督建塔，竭力圖成。余嘆曰：「懿哉！我以道之爲生平也。其別號之樂取見山也固宜矣！」

夫所貴乎山者，以其作祖之尊崇，而延袤之益峻也。樂之山，遠則華蓋以爲鎮，近則芙蓉以爲依。三台之屏玉立，五嶺之几瓊敷。視若平生，亢志於博古，而不安卑下，尚行以喻義，而惠浹鄉閭。步方池之躅，來臺省之褒。殆形雖二，而體則一矣。以故山所同也，而以道之爲見，則所獨也；見所同也，而以道之爲樂，則所獨也。「見山」之號之稱，夫豈強作而致其情也哉！故余爲悉其義以記之，復書「久善」扁其居以期之。倘以道能承余志而允終厥美，則一簣之初，高完九仞；人傑之譽，不負地靈。而身壽、名壽，不將與仁者之樂，而同其久長耶！

慶餘記

麻城周氏之居石潭也，世云久矣。今歲秋，余以訪友至焉。族有竹潭者，時以別號請記。余爲扶步菴筠，俯窺澄鑑，聽「滄浪」於孺子，繹《淇澳》於武公。爰收快矚，漫入紀言。已而登堂啜茗，則見冠裾儼雅，禮度雍容。固藹然太古之舊風，邈矣先民之遺韻。且其庭階馥鬱，桂樹蘭叢，又覺培植之功，甚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者。余則筦爾而起且賀曰：「《易》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詎不信耶？」竹潭悚息動容，而前若有所云而終止。余竊意竹潭以孝道著鄉評，豈聞頌祖德即感動于衷耶？試以質之。竹潭倉皇叩首曰：「《詩》云：『他人有心，余忖度之。』夫子之謂矣。蓋淇曾祖曰：善者生平，質付純實，躬履慎詳。以《詩》、《禮》教家，以慈和睦族，以施予濟貧窮，以恭敬接賢士。縉紳、士庶咸稱之以樂善，而祝之以『慶餘』。久之年高，乃共以『慶餘翁』稱焉。不意夫子之言，適符於沒齒之後也，可無一語以訓我後人耶？」余謂：善之爲德也，渾涵於方寸，而相通不間於天人，敷布於頃時，而永垂弗辨乎今昔，誠淑世之大端，宜家之要務也。則夫慶餘之美，非乃孫固莫之克彰，而竹潭之自非爾祖亦孰爲之開先也哉？余既於竹潭記之，則茲記慶餘，又安容辭？於是更作《慶餘記》云。

新城安福寺記

安福寺自宋創基，我高皇帝御宇，始賜勅額，年久圯廢。嘉靖中，閩僧真空請署寺事，凡殿樓不飾者，丹雘不煥者，門牆不肅者，僧舍廩廚不立者，幡蓋、香花、魚磬、鐘鼓不備者，悉完以美，又增置民糧若干。乃安福寺隘而復廓，樸而復彩，窘而復裕，真空力也。真空守戒植業，既中興安福，又遺訓嗣業者世其成。故其徒咸承厥志，思永真空之訓，走百里乞余言記之。

余惟釋氏之教，自達摩〔二〕入中國稱初祖，五傳黃梅法門，益盛。持偈禮像，隨鑒應機，遍三千大千界中。至乎挈衣鉢直指奧妙，罕觀其傳。真空能衍其教於安福，則嗣其業者不必遠取嗣而師之，其無負乎猶未也。天之高，日月之明，包乎萬物不爲大，橫乎四海不爲遠，傳之萬世不爲久，皆空也。然奚啻天日月已也？求吾心之真空，而所空亦空，則必殿樓、丹雘、門牆、廩舍、香花、磬鼓之資，種種色色，一切了無所在，方爲究竟，真空其能是耶？夫有言無言，有象無象，安福來者徒師真空而遺其心，則亦忘櫃壁而乞諸市肆也哉！余非觀空者，因與安福來者究竟之，故筆之以告安福來者。

〔二〕達摩，原文爲「遠磨」。當爲「達磨」之誤，今改。

谷泉禪塔記

吉郡有禪僧谷泉者，名本教，字流通，安成西里劉氏子也。自幼出家。嘉靖辛亥，入九龍山勝佛禪林，禮寧州天、文二老宿開示正覺，言下契悟。隨師九龍，住持滿藏，祝髮爲徒，受持甘露大戒。服勤執持，不離左右，苦行二紀。相祖及師修飾九龍，梵宇壯觀偉麗，徒衆盈門，且多法器。後出遊安成南里，悅三峰山最高而奇，其上爲侍御三五劉公雲霞別館。自館稍下，出其左肩，山勢夷衍，足營禪剎。遂乞地于主，募緣于衆，殿宇寮居，一時並葺。山田前環，石泉後涌，已出人寰，如臨沃野。三五公題曰「玉泉山」。方伯潁泉鄒公復題曰「如如禪林」。其徒衆之盛，不異九龍。故吉郡緇流自寧州滿藏以還，必以谷泉稱首。然谷泉雖往來二剎之間，而於九龍根本之地尤極惓惓。於是其徒法闡等爲建浮屠于滿藏祖塔之前，潁泉公題曰「宗教浮屠」。廷尉慎所傳公復題曰「流風玄教」。塔工既訖，法闡具顛末，持潁泉公及布衣易庵朱公、孝廉瀘旋劉公手書，步數百里乞余言記之。

余未經二山，亦未覲谷泉，第觀諸君子所貽翰墨，稱述頗詳，暨閱其自序焉，鳴圭峰行蹟，詞意精微，所得之深，誠可概見。然余深喜而樂道者，則以其建塔必於九龍之地，必於滿藏之前，是則脫盡法塵，直徵本性，依戀慈祥，貫老壯生死而一之，於寧州天文所開示，正覺果深契而非誣矣。蓋釋氏所稱無上正覺，必先之以無上正等，固有等而未覺，然未有覺而非等者也。今世緇流，每知從覺以求佛，而不知從等以求覺，是鏡體先背，光照安能自溥耶？昔六祖聞誦般若，已能心無所住，至入滅之

日，又刻期覓舟以還四會，使非法眼真觀，其於戀戀鄉土者何殊哉？然則覺之必等，於是益微，雖謂今日九龍之塔，即當年四會之舟，將無不可者。法闡歸，請以是質于諸君子，其果以爲然否？

記事

魏給舍

南昌魏給舍水洲公，家居多病，買舟携僕，覓醫于吉州。舟次生米阻風，晚復小雨。有道者杖掛蒲團，呼欲搭舟，舟子固卻之。公聞，呼舟子曰：「天晚且雨，宜爲方便。」道者登舟，展蒲團端坐。比鷄鳴，僕進公粥，道者曰：「大人止可進一甌。再日胸滿，此甌亦難進矣。」公曰：「吾今已覺胸滿，故欲疾至吉安求醫耳。」道者復曰：「大人往吉，人事紛紛，非求生，欲速死也。」公拜而懇曰：「君必非常人。肯爲良弼治茲疾否？」道者曰：「是不難，但須返舟過鄱湖入吾家，乃可處也。」公從之。日晡，進饒河口，望烟樹茅廬，指謂曰：「是吾家村，可泊舟矣。」道者荷杖前導，命一僕將鋪蓋一具，米八升，與公速行。公初以身體衰弱難之，不半刻，則報至其家。乃土墻茅屋一間，中床幾頗潔淨。即卧公其上，傍有灶釜及枯枝數束，命僕作粥，照期以進。相對默坐，更無一語。公或念及他事，則曰：「大人不必，其事已往矣。念係之，何益耶？」公悚然歇息。移時，或更他念，則又曰：「大人不必，其事尚未來，念係之何益耶？」久之，覺心神漸平，氣血漸定，勝飲藥百倍矣。一夕，公覓夜器不

獲，道者手杖微擊，則杖頭出光滿室，自後遇夜舉杖，則光照如日。居半月，公疾頓愈。道者忽謂曰：「大人亦無修心，我亦不能久留矣。」杖掛蒲團，不辭而去。僕視所携米及枯枝，俱仍舊存。公悵悵起行，行三日，約百里，方抵舊舟云。

方從吾

桐城方從吾名徹者，生八歲，而日夕哭泣不休，甚則怒答僕婢，破碎器皿，父母弗能禁。忽有遊方道者至市，從吾見之，相與共談半餉，嬉然走謂母曰：「兒日夕哭泣，苦不得見此輩耳。」從是始聽訓誨，言動少類群兒，惟學道之念則愈切矣。

弱冠，聞余談學吁上，從吾不告家而來，時余遊楚，期以歲暮，乃返。從吾訊知，喜曰：「先生返有定期，晤無難矣。」至除夕，果隻身至，余奇之，因館於廳室。日午閉戶靜坐，余及兒輩談學廳事，從吾坐中聞之，俄若起身，出外就問，乃問，言至再而余一不答，心忿忿不平。又傍牽兒輩衣，而兒輩身不少動，心益忿甚，遂拳擊兒輩，始自驚拳不能重，乃從室隙中疾入。倏然醒起，而身仍坐所也。余隨語以《易》謂「遊魂爲變」之詳，漸次開導，從吾遂有悟。歸，力孝養，人頗服從。後余北上，從吾送至淮安，舟遇涇縣翟介石，語及前事，介石笑曰：「占則殆有甚焉。」因述其成童以來不敢一人靜坐，至淮安，舟遇涇縣翟介石，語及前事，介石笑曰：「占則殆有甚焉。」因述其成童以來不敢一人靜坐，坐則神遂外出，出則與身親行無異，若不遠而復，幸矣，或境界殊常，貪戀移時，及精神歸身，身則冷如寒冰，四肢麻木，許久方復如常。幸得先生作郡，聞性命相依之理，心覺安妥，自後雖靜坐，不

出矣。

余氏僮

門人雲臺余承詔，郡廩生也。言弘治間余族有宦廣東者罷歸，舟次南雄，有僮哀求寄養，時年十四五歲，余飼以還，察其舉止，不類常僕。命納婦則辭，扣以今古事故，則歷歷能解。余嘗召客，僮願司壺酌，預請主母曰：「今日須熱酒幾何。」置釜中勿動，乃遍酌客，繩繩不絕。比客醉散，啓釜視酒，則僅足無餘。一日，鄰人跌折手足，求救甚急，僮諦視曰：「是不難，吾以藥傳之即愈耳。」頃果神効。余訝而問之，僮曰：「凡有氣者，皆可藥而續也，即樹木亦然。」余令試爲之，僮指居後冬青樹曰：「易此爲木，釋何如？」余首肯，遂悉鋸其株，留近地尺許，開裹取藥末，紅、白、黃三種，各孔入樹皮間。旬日各抽芽幹，每幹舒花如所入藥色，四時皆放，而秋則香聞數里。今樹現存，大可合抱。後僮年八十方終，一生惟茹蔬誦佛，導人作善事，然竟莫知所來也。

黃婿傭

余婿黃勉，吾大紀有損傷藥最良，求者踵門不絕。間問其方得之誰，氏曰：「得之傭工賤夫。」驚訊其詳，則以其家數焚石作灰，取給通邑，故山中傭力者甚衆，一日伐石落急，傍未及避，打傷一傭右

腿，肉骨如泥，傭遂昏絕。大衆馳報黃婿，乞治後事，中有自臨川來傭力者，馳檐語曰：「吾能令此腿復舊，恐主家吝金帛耳。」黃婿涕懇許諾，乃移傷傭就密室，以藥酒灌醒，隨將肉骨如泥者刮去淨盡，用木綿和藥，塞彼空處，束三日，啓視，則上自腰、下自膝，俱長軟白骨牙寸許矣。從是骨漸堅合，皮肉亦完，不半月復爲壯夫。黃婿因求其方，傭曰：「是不當草草。」黃婿翌日請傭入書舍，其衣巾執簪而前，傭曰：「可矣。但吾術得之異人，勿訝爲禮不答。」遂端坐，命黃婿頓首跪受，受訖，去不復顧。

余每謂人品之不可測，且嘉黃婿之奇也，間以語郡守雙橋凌公，公曰：「續骨之奇，又有甚於此者。吾家老僕，年六十餘，雪中負米升橋，足入橋空，折骨如截，咸謂氣衰不可復生。適表侄國子生某聞曰：『是不難。』即與劑藥飲之，及暮，便去黑血升許，其傷處癢不可忍。次日起走如舊。因訊其方，乃用蟲一條試者，將蟲截十餘段，分置庭之左右，少頃，各自相續完成一條，更無痕跡。」余後入滇，方伯象川林公對余言：「永昌有脆蛇，長尺許，路遇人來，則自跌斷作數截，如死物，人去則續完而遊，知者以紙隔開，封置作跌傷藥。」凌公所云，殆此蛇歟？

僧知休

僧知休，蘇人也。故名家子，幼通舉子業。將婚，因感方僧因果說，遂棄家遊諸名山三十年，竟不返。與吾兒輅晤言京師，來居從姑山房，數月，去之南岳，南岳禪流共宗之，爲營靜室于淨瓶岩。岩在岳山西遍懸峭壁間，徑路險側，人鮮至者。余遊楚，訪之，共坐岩前小樓。時已將午，山氣初開，

嵐光日影，閃爍萬狀。余鼓掌驚躍。頃之，林風徐來，瞬目空蕩，知休顧余曰：「此正浮雲之富貴已乎？」其語善點綴多類此。

入晚，共宿上封絕頂，爲言岳神之靈云：「數年前，長沙石塘李公募僧鑄岳帝銅像將萬斤，既成，山路有樓梯石半里許，僅容隻足，像莫能上，置莽野中。今春，衡州仁山劉公過焉，訝其褻甚，與衆謀曰：『帝將身天下，而何有於自身乎？人之誠未至耳。』乃命諸僧引縋崖端下，則聚衆舉之，毫髮難動。劉公具文，禱於岳廟。廟去山下像所三里有餘，禱畢，旋風驟發，揚所焚文直至像所，大衆驚訝，上下齊舉，而像遂上崖端矣。後劉公訊衆以像過樓梯石之詳，衆皆迷蒙莫知也。」

知休又爲余言：「嘗遊浙中天台最深處，有黃獨公，蓋其食惟黃獨，故人以是呼之。公生平好探奇勝，一日採藥天台，深入，遂迷出路。久之，有小徑穿林麓間，因循行數里，得一石岩。入視，中餘束草，可坐，傍穴種有宿火，意必有人，可覓路矣。坐竟日，不見人至，比夕，始一老翁，赤身無衣，惟腰結百葉而來，手持一物而斗大，乃黃獨也。相見微笑不語，問亦不答。坐定，啓宿火，出熟黃獨一枚，以竹刀破作八片，以二片授之，引共噉，未竟已飽。翁則徐徐噉盡方已。已，復置持來黃獨于穴中，又別岩置松毬，取以續火。鼾睡至晨，手携之走數里，一坡平衍，植黃獨千頭，翁自舉木鋤，鋤最大一枚，即漏新秧于舊窠，計循次取之，三年可遍。翁復持所鋤黃獨入岩，仍前啓食煨煨，若以家數相授於無言者。旬日別去，不知所往。今公繼居將三十年，家數仍舊，惟徑路漸開，少肯與人接談耳。」知休亦住岩中旬餘，見虎豹往來甚多，公止勿動曰：「虎性本不噬人。」知休初未信，後至慈谿，愛一山幽勝，因結悟真窩居之。一夕，禮斗窩外未竟，而一虎踞前坡，相向甚急，時欲避而禮斗未畢，

因憶公「虎不噬人」之語，心神稍定。後夜則虎踞漸近，久亦相狎，雖白日不去，惟其日有客至則不來。蓋其性靈能預知也。居五年，因遊京師，始去其地云。

趙中丞

同年中丞趙公爲道長時，差巡閩中，至一山縣，居別公館。公問令曰：「茲豈無察院耶？」令曰：「有之。但多怪異，故不敢奉居。」公毅然令汛掃以往，至則頗張刑威。及夜寢，命二門子置燈一盞，以碗覆之。俄夢其夫人同寢，心即驚覺：「豈怪將惑我耶？」遂醒，果手撫一人，赤體懷中，急呼門子啓燈視之，乃外班一門子；而房中舊侍門子一人不知所往。次早，方得之外班門子，床被中也。公怒，將內外人役，復加刑治，令夜固守，比睡，房中門子忽喊叫，急啓燈視之，乃索鄉門子兩手倒豎于門，扶救小頃始甦。公仍不動。至第三晚，忽二門一皂喊：「被一黑面神擊之。」急救不甦而死。公不復留，因遣牌他所巡焉。蓋公盛德高位，故雖入陰地而邪祟不能害也。

金若泉

太湖金若泉者，其初安慶郡胥也。因感府官昏虐，遂棄遊留都。時臨川陸君本昆守池州，携友張君壽峰、在任張講學好朋，時遊齊山，與若泉遇焉。若泉遂因之南來，至盱，舘城南周宅。周，余姑

氏也，因與余論契，先君爲之質屋納室，善聯屬往來諸同志，故吁中士翕然有興，若泉力居多也。且甘貧淡，不干外事，年四十而卒。先君命葬之屋後祖山，余爲之銘曰：「人孰無卒，而苦無述。於己無失，於人無屈。既足以述，亦足以卒。」

陳竹澗

京都臺閣諸貴人，多飾粵之玳瑁爲觀美。玳瑁者，介蟲也。取用必生鋸之，其中乃斑而文。故凡任粵者，入京多携此以備方物。隆慶間，新城陳竹澗名楫以選貢任香山令，當入覲，漁人有取玳瑁而獻堂下者，竹澗憐其窮迫，命釋之，縛解，即疾趨還海，從而尾之，則其偶已久候沙汀矣。香山界在海外，後竹澗登舟，風浪大作，同發者多就溺，惟竹澗舟獨無恙且穩妥，若有物肩之然者，篙師瞰視，見二玳瑁隨舟抵岸，盤桓盼別，爲不忍狀。噫！竹澗好生之心，信孚豚魚矣。

張右侯

余同年蜀王方湖中丞云：彼處康對山殿撰以箕請仙，忽一神降云：「吾張右侯也。」問爲誰。曰：「君不讀《晉書》乎？吾即石氏輔臣張賓也。吾少有志，輒略自期，爲真主定天下。不幸值亂世，失身僞朝，雖言聽計從，封爲右侯，而以功論之，曾不如管、樂。吾嘗與橫林子相對嘆息，中夜感

激，未嘗不血涕之橫流也。」問橫林子爲誰？曰：「符〔二〕堅相王猛也。與吾皆事虜主，各懷不滿，至今鬱鬱鬼錄云。」嗚呼！觀此，孰知千載之下，豪傑尚抱終天之恨哉！吾儕幸生盛世，可不勉哉！

〔一〕「符」，應作「符」。

壽王

余城居與壽王府承奉何龍山鄰。王蓋憲宗子，分封蜀中，何事之最久。云：「王幼即慕道，日夕敬禮玄帝像，雖納妃，亦不親近。內外臣工咸以嗣續爲念，因諷入侍女媵間，以言笑調弄，王輒正色不顧，偶誤觸見聞，即以袂掩面慚愧。平居更無疾言遽色，惟當此則不免怒詈。故能保全童真。」又云：「王聰慧異甚，凡府中人品淑慝，事體是非，一一洞燭，內使中或少放肆，即假以他事遣去，承奉輩或以其名推捕，則指數其才能而隱其過失，徐曰『俟他日用之，乃不負耳。』」晚年，以堪輿家謂府地不利，諸臣工強王啓本，遷居湖廣德安。王登舟，將經巫峽，諸臣工請設祭，方下祭甫設，忽報神女廟二道士來，願爲王請神。王許之，道士入見，王愕然如舊識狀，握手語曰：「何繼見之難耶？」道士曰：「今時殿下功行，視昔益增盛矣。」王曰：「吾將隨去，何如？」道士曰：「要行，須至某年月日方可。幸耐煩也。」諸臣工厭其言，急促去。道士出，焚香導舟，頃刻下峽如飛，下訖，遂去。王感，命持百金，復至神女廟謝焉，詢之，竟無其人。後居德安，至所云年月日，王果不起，

妃嬪環侍涕泣，王曰：「汝輩謂此爲富貴耶？吾茲去所居遊，視此將百倍，而惜人弗知也。」語畢，端坐而逝。」

劉道人

劉道人松山名一南者，太湖縣人也。余蒞縣時，嘗携諸生遊安定寺，晚坐見江亭謾談，道人從衆竊聽，遂奮然求師問道。偶於潛山深處遇嚴清虛翁，翁舊廬州人，久棄家，居是山，性嗜糍果，凡山下有病者求，則日述一方，往往多効，故人持糍果食之不絕。所居以茅爲菴，風雨不蔽，偶淫雨經旬，山下人無至者，道人欲往乞齋糧，翁遂大聲呼天曰：「我新來徒弟不安分，思貪人物，後墮地獄，是他自造，神明垂鑒，不干我事！」道人惶悚，汗流浹背，跪請曰：「弟子餓亦甘忍，但家有老母，恐難遽舍以死耳。」翁復大聲曰：「人有兩心方會死！若只一心，安得死？汝若死，我償汝命。」道人退而趺坐，覺心難一，更跪請曰：「弟子欲要心一，如何不得？」翁復大聲曰：「如此正是兩心！」道人更跪而請曰：「若不如此，豈不是大混沌帳耶？」翁呵呵笑曰：「餓得一萬年矣。」及余守寧國，翁忽謂道人曰：「我欲往看汝羅父母。」或問翁何汲汲羅君。翁曰：「我有事與他說。」及下山，官私相見者塞道盈門，翁遂服信石數兩曰：「羅君不待我言，我亦不耐煩接許多塵俗也。」不二日，端坐而逝，家止一玄孫。計其壽，蓋一百九十六也。今道人母亦終。舊娶一室，遣配他氏，惟出遊五岳云。

暉圓

余兒輅，隆慶辛未遊歸，爲余言入終南山，住七十日。偶至一處，有老翁巢于樹杪，其名曰暉圓。食松柏枝，遍身生毛，人往看則問曰：「汝山墩人耶？」蓋翁本山東，而習終南語音者也。問以大明天子，則云：「知有是人。以後吾不知其成否。」詢其年，曰「七十二」，蓋初入山時歲也。人相傳：住山二百餘年。意元末人云。

泰山丈人

余舟過臨清，忽遭重病。一日椅榻而坐，恍見老翁，自稱泰山丈人，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如？」余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倦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紛，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今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余愕然曰：「是則余之心得，曷云是病？」翁曰：「人之心身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慮，常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地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慮沉滯，胸臆隱隱約約，於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脈絡絆纏，内外交

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爲善學者乎？吾固爲君懼矣！」余驚起，叩謝，伏地汗流，從是執念漸消，血脈循軌矣。

楊成章

楊成章者，湖廣茶陵人也。其父嘉靖初訓導寧海^{〔一〕}，買妾生成章。既而罷歸，妾父不忍令隨，而妻妾則相憐愛，臨別以銀錢各分其半，曰：「兒長，以是尋母。」成章長，爲邑廩生，事嫡母甚恭，初不知其非所出也。後嫡母病焉，具告以生母仇離，遂出半銀錢，令其尋母。成章號泣，殯畢，告假以行。至海寧，則外氏喪盡，母不知所在。遲留浙西，已歷九載，竟不獲母。本學以久逃申黜，歸告師長乞哀，師長曰：「子姑舍是。吾溫人也，嘗聞鄰婦自云『楊訓導妻更嫁。』得非若母乎？」成章請備書，居止而行，抵錢塘，泊舟步月，遇一丈夫，年三十許，各問何之，成章曰：「尋母。」其人曰：「尋兄。」問何以失兄？曰：「吾母昔嫁海寧楊訓導，後嫁吾父。嘗見母日弄半銀錢，問之，則曰『前父有子，此嫡母所識別也。』吾因以不見同母兄爲恨，故往茶陵尋耳。」成章曰：「異哉！」遂出銀錢，合之，喜曰：「我即汝兄也。」因隨弟拜母。時後父已卒，成章固欲得母歸養。弟不悅，曰：「吾令兄見母，足矣，寧能從兄歸乎？」衆不能決，轉聞院司。院司義之，移文湖廣，復成章廩，且諭之曰：「母與汝父義絕，不可以歸。」成章泣，從之。湖廣學道亦以爲孝，因并尋母十年共算，是歲成章貢矣，遂入南雍，以便母子往來。及當選，吏部以文書有誤字，令回更易，忽遇弟運糧至京，因具以告，弟乃奏于

朝，言兄孝子，當旌，奈何部以字誤，疑不授官？內閣張公孚敬聞而奏，授國子監助教。是天報孝子以例外異數云。

「一」「寧海」，當作「海寧」。

張承勳

萬曆癸酉，余補任東昌高唐州。林接武携五歲童來見，云童生七日，家欲試耕牛，求新曆太歲所在。童言：「不看博士，而看太歲耶？」又指門上春聯曰：「錯粘了。」因朗誦「土牛踏破千山雪，彩仗鞭開萬戶春。」家人驚以爲怪，厭以狗血，童惟號泣，不敢復言。稍長，乃言曰：「我是易州張承勳，號月梧。嘉靖壬子，以《易經》中順天鄉試，因會試醉卧於館，爲煤熏死，死爲任丘縣城隍二年，又因享產婦之祭，致忤上帝，遂於你家託生。」今春，親家李鑑塘渭貢選上海丞，過高唐，令僕訪之。童見即呼其名，及至叙闕如舊。李之兒婦，張之女也。出鏡及綉袋問之，即呼名曰：「喜姐，是我城上買與汝者。」遂相抱痛哭，留鏡而別。昨言「我師羅近溪先生任汝府，欲見請教。」余爲言生死不二，遊魂爲變之理。童歡忻，住五日而去。觀此，則釋氏輪迴之說，信不誣矣。蓋張在京師，遊余門最久云。

說

宗說

會中因藩參同野李公，語及族中宗法，近溪子嘆曰：「豈惟此身然哉？雖人心亦自有之。」李公曰：「請問吾心之宗何如？」

近溪子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之同者也。吾人初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爲子侄，又分之而爲曾玄，久又分之而爲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爲宗法，統而合之，由根以達枝，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爲命，本只一理。今生而爲人爲物，其分其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已。苟非聖賢有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復又苦心極力，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時去天未遠，世上工巧，毫厘都着不得，然愛敬之良，自生自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且四海九州，誰無子母，又誰不濃濃藹藹而渾是一個子母也哉！夫盡吾人之心，渾是一個，雖欲離之、分之而不可得，如木之花葉有根，如水之流派有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

模，亦是一樣意思。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後世子孫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天即人，人即天；聖即凡，凡即聖；天下即一家，一家即天下；萬古即一息，一息即萬古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源；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處不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成詖行；縱經營事業，終成霸術。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自有之心，又何啻霄壤也哉！卻如人家子孫衆多，各立門戶，無以統之，其不至相戕賊而流浪無歸者無幾矣。

李公喜曰：「誠如公言，是合天下萬世以爲宗，而吾宗始大也。請書之以爲說」云。

大學四說

明德親民，必止於至善。至善也者，聖之純倫之盡而古之極也，其惟放勳乎？「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焉，是明明德於天下矣。故知此者之謂「知止」，而學此者之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即物也。「毋自欺」至「此以沒世不忘」者，即誠意之物之格也。格物如《帝典》、《湯銘》、《康誥》、《周詩》者，斯善之極至而止之所當先知者也。例之於修、齊、治、平焉，均茲格至之義也已。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物有本末而所當先後者也。先後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焉，斯乃見天則矣。故學《大學》者，莫要於知本末；而格本末者，尤莫先於則古先。

爲人君止於仁，雖列之以五，至孝、弟、慈，則括之以三。及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慈又孝弟所從生而渾然良知所自有者也。仁讓之興彌廣，而感通之本益徹，非古至善，其孰能與於斯！

敬恕堂說

宇宙間其一心矣乎？夫心，生德也。活潑靈瑩，融液孚通，天此生，地亦此生也；古此生，今亦此生也。無天地無古今而渾然一之者也。生之謂仁，生而一之之謂心。心一則仁一，仁一則生無弗一也。是故一則無間矣。無間者，此心之仁之所以純乎其運也。一則無外矣。無外者，此心之仁之所以溥乎其施也。會而通之，吾茲有取於《易》之乾坤矣。

夫易，生生者也。乾之與坤，易之生生所由以合德者也。乾一坤也，坤一乾也，未有坤而不始於乾，亦未有乾而不終於坤者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彊不息。」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夫自以言乎其己，物以言乎其人，人己之間，以言乎彊以健行，而厚以持載也。善夫吾夫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疆以健行，而乾之所以始乎坤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厚以持載，而坤之所以終乎乾也。是故君子之出門，使民而兢業不忽，其必有所爲矣。不欲於己，勿施於人，其必有所主矣。說者以其不忽者而名之曰「敬」，以其「勿施」者而名之曰「恕」。余意其「敬」不

徒敬，而舍「恕」則無所於爲；恕不徒「恕」，而舍「敬」則無所於主。名之曰「乾坤合德」，而莫非吾心生生之仁，貫徹乎人己之間，至一而匪二，渾合而弗殊者也。

泰和鎮岡郭君尚濬，承尊翁平川公求仁家學，訓我盱庠，其厚重簡默，大類仲弓，而謙慎以自律，含洪以處衆，又甚契乎吾夫子至教然者，故諸雋彥服馴其德而各有所就；諸臺可獎薦其賢而重有所期，則是行乎家邦而無所不獲之明驗也。茲君以「敬恕」名堂，而吾爲之說云。

隆壽堂說

壽也者，受也。吾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焉者也。夫莫大於天地，而尤莫大於其命之中也。乃生則全而受之，何其重且隆耶？人能重所受而全之，則德備於身，福延於子孫，名譽及於天下後世，而其壽之隆也，將不期然而然矣。陳平岡氏以孝謹聞于邑中，茲夫婦聯壽七十，而厥兄直軒夫婦壽則踰之，學博賀懷齋題其堂曰「隆壽」，因爲之說云。

仁壽說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天地之生德也。仁則生，生生而不息焉則久。是故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之謂仁。生德之徵應曰「久」，是之謂壽。然是仁也，壽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嘗觀之象

山先生言宇宙矣。曰「宇宙內事，皆吾性分事。」夫合四方上下而言之謂「宇」，盡往古來今而言之謂「宙」。是宇宙之內亦廣矣、大矣、悉且備矣，而易之乎其皆性分者何哉？蓋吾性，仁也。仁主生，故擴之而爲四方，爲上下，而莫非生也；引之而爲往古，爲來今，亦莫非生也。莫非生，則亦莫非仁也；莫非仁，則亦莫非壽也。故聖賢以天地古今仁其仁，亦以天地古今壽其壽。苟天地古今有弗壽焉，是生德之未凝也，非仁也。天地古今有弗仁焉，亦生德之未暢也，非壽也。吾之生德於天地古今，有弗暢弗凝焉，是二之也，而非一也，非所以爲「仁者壽」也。孔子之自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萬古而無盡也，始可以言「仁者壽」矣。敬以是說而爲蓉山董先生祝云。

壽親說

黎川朱子可夫母孺人，以貞德懿訓有諸孤，咸知力學以期遠。到今年冬，孺人壽屆六十，黎川諸友微言以賀。余與可夫時方合志義若兄弟，可夫之母，則吾母也，孺人之壽，敢無言乎？

余聞古先至聖言親親也，必先之以仁；而其名「仁」也，則曰「仁者人也」。是知仁也者，事親之要也。人也者，顯仁之極也。人極之不得，而天下於是乎無純孝矣。夫人也者，中天地、首萬物而爲言者也。天地我位，萬物我育，人之分也，非由外鑠我也，父母全而生之者也。古先至聖，居必廣居，立必正位，行必大道，懼其隘且偏焉，以忝所生也。不忝所生而能事其親者聞之矣，忝所生而能事其

親者，未之聞也。是說也，余與可夫同得之師傳者也。可夫誠能知本於格物，慎獨於誠正，立則於修身，吾見孺人之壽，行將以天地爲紀，以萬物爲養，而垂之今古無朝夕矣。否則，求無忝其身弗可得也，而況事其親矣乎？事親猶未能也，而況壽之矣乎？可夫勉之。

天機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德之充溢兩間，融徹萬世，不以一物遺，不以俄頃息，則等我身於天地，又奚容以高卑遠近而殊觀也哉？夫是之謂達生。故達生存乎善觀，善觀本於得我。神哉浩乎！天之畀生於我，而我身之遂生，合德以統兩間而終萬古也乎？新都去華潘子士藻與余劇談王泠泉上，有悟於天機之無已也，因次其說以識久要云。

沂瀾說

樂安沂瀾曾生貞志問道，羅子曰：「沂可浴，瀾可觀。道其在茲乎？故浴而弗觀，體則具矣，如用何？觀而弗浴，用則行矣，如體何？通晝夜以知，精且神焉，道其庶幾乎？」

醫說

醫，仁術也。仁莫大於愛親。由親之愛而通於醫焉，則其術之仁也，自將根乎其中而達乎其外，推愛親之心以愛乎人人，疲癯者起之，痿痺者作之，則生意充盎，莫可禦也已。黎川念樓張生鑰有得於是，因爲說以致最云。

槐亭二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德之初動曰「復」。《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心言生，見言初也。故古之善觀復者，必於萬物之並作焉。嗚呼！槐也非萬物之一耶？王生演能亭而觀之，則天地之心在我，生平德業之進於乾乾終日，而法不息以自強者，不克兆厥初於茲也耶？

物復則生矣。生則惡可已矣！惡可已者，機之暢茂，而因天地以條達其生焉者也。物之植於人者，莫不皆生，而惟槐生之茂，則尤有甚焉。《易》曰：「君子以茂對。」時育萬物，茲亭於槐者，自知所以對之，則復將由吾心以茂育乎萬物者何有哉？

仁齋說

仁者，人也。人，天地之心而生理盈腔，與萬物爲一體者也。生理不息，則根之寸心，施之四體，以敷延於子姓，近取有徵辟盜，遠被將澤無疆。語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必有後。余叔鉞號仁齋，敬以是足其義。

紫華說

撫郡崇邑西去三舍有村，曰浯潭。山亘而奇，溪環而濬，皆自華蓋發踪而來，與巴山椅角互應，圖經所謂其間多產異人，即草廬吳公所居處也。旁有號紫華名機者，出陳氏甥吳族，知嚮草廬之風者也。客有問其別號謂何？對曰：「華蓋在江右，列郡所仰望而登趨者日不下數千，豈非以其博大崇高而光麗霄雲也耶？乃紫玄洞天在群峰深處，是華蓋所以含靈孕秀之巨區，三仙所以息真頤晦之神宅也。乃終古遙窺，竟無能得其門者，豈非自蘊之邃而終見之難耶？吾固有取於紫華矣。」客述以告近溪翁，翁曰：「陳君斯言，其真紫玄洞天之在華蓋乎？衆固莫之窺，而神則獨相契矣。」

活泉說

活之爲言生也。活言潑潑，生之惡可已焉者也。天下之生亦多矣，然未有活潑如泉焉者何也？蓋道行乎天，水行乎地，異施而同體，皆源流湍浩而莫可測、莫可窮焉者也。子在川上，是蘊宣發殆盡。軻氏繼之，而觀瀾放海之言，固咸是之取爾也。吉豐黃生君寵以活泉爲號，余將因泉而進之孔孟之道也，於是夫書。

近華說

崇仁余生思重家珠溪，去華蓋里許，與之遊者輒呼曰：「近華。」歲甲戌秋，近溪子上下華蓋，留宿余氏祠中幾半月，雅愛其誠心不强，溫度不迫，若近於道者。余歸，思重復過余從姑山房，論學數日，因語之曰：「道本近也，而人自遠之。子歸而求之家庭之間，孝弟有餘師也。余聞若母相若翁，昭令緒訓，若闔以恭儉，視庶子如己出，若非善繼以達諸家邦，則近可遠在茲矣。思重勉乎哉！」

岐山說

環崇皆山也。華巴寶羅，嵩峻萃律，顧無足當黃君意者，乃舍近圖遠而取諸岐焉何哉？蓋厥考晴沙，初艱者於嗣，嘗禱南阜，夢文禽飛八妾室而生君，故名曰「鳳」。及長，豐神穎異，器度疏朗，軒然有超拔塵縈、仰于霄雲之意，因號「岐山」以見志。余謂：岐山固鳳之所鳴者，然周之所以來鳳，鳳之所以鳴岐，則以文德之至，太和在其宇宙。今晴沙以和召和而生君，君復以和召和而生厥嗣宸，宸則不惟知承世美，亦且能脈聖修；不惟知泝心源，亦且能斐藻思。行將掇巍科，躋顯仕，凡所以入和君政，出和民風，回成周於既往，翔苞採於將來，余固預卜之矣。惟宸勉之！余爲君日望之。

鄧生字說

余會疎山禪寺，汝郡各邑士夫並集，樂安鄧連山氏携其二子曰侍講下。余愛其性樸而文，可與言者，詢名焉，長曰「維立」，次曰「維節」。爲之喜曰：「名其稱情乎哉？」請字。余曰：「立字仲禮，節字仲樂。」然禮也者，體也，體不立，則樂不行；樂也者，和也，和不節，則禮不與。禮與樂，皆相濟以有成者也。字此以終身立，其無愧於禮節，其無愧於樂乎？

義舉說

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南城李生大經茲舉，重祖而忘乎己，敦禮而棄乎財，篤遠而略乎近，皆大義之攸存，而此心之公所不容已者也，人孰得而湮之哉？雖然，義則公也，而每慎於厥初；心則同也，而孚尤先於實德。李生其歸而求之嚴虛器之成，務可久之圖，本端於誠而慮善以動，則李氏將勿替引之也已。

尚義說

義者，人路也，所以達其心而生生乎仁於不已者也。心生路，率以成厥身，則自家而鄉，凡幾之初於吾心，而事之關於吾前者，均當率而修之，用全其成身之功於不已之餘者也。況庠序者，教化之幾，而事心之最先焉者，修可以弗急耶？急所先焉，義斯知尚，而仁乃從生矣。陳生大有功於邑庠，爲說尚義勗之。

贊

四書贊

好古以時習聖神，信性以善充愛敬。運矩以身聯家國，畏命以心一天人。

大學贊

天性人最貴，學稱大丈夫。爲父子兄弟，家邦咸作孚。始本終及末，物格信非徒。明德於天下，至善古人符。

中庸贊

天命默流布，生生性渾全。鳶魚顯飛躍，凡庸體自然。日監茲不離，嚴畏相周旋。至敬純於穆，聖躋象帝先。

論語贊

仁心流生德，妙應自時時。悅樂以循習，人已一貫之。事親從兄間，孝友胥怡怡。不厭亦不倦，海宇陽春熙。

孟子贊

軻氏願學孔，性善其所宗。知能出孩提，仁義從擴充。經德息邪遁，浩氣藐王公。進退裕綽綽，仕止歸時中。

翠峰雅會圖贊

吉郡上游將半舍，當贛、秀二水間，有山瞰流而出，曰「神岡」。岡之上，有寺曰翠峰。左則青原張渡，右則玉華金洞，聯絡最爲奇勝。郡縉紳觀察廬山胡公、藩參蒙山陳公、清卿塘南王公，時時聚譚其中，寺僧庭祖者請工繪圖，欲傳示永久。余受三公知遇，見而樂爲之贊。圖之中居者爲胡，左則陳，而右則王也。贊曰：

法界等空花，空花覓可見。空花等法界，法界成還變。無見亦無變，菩提本來面。解得菩提心，許識公等面。常住泯去來，真假奚諍辯。大地盡金剛，終天此一片。

節壽圖贊

盱江近溪羅子，萬曆甲戌之秋講學于鰲溪之上，駐古塘陳時齋中洲園亭，見懸祖母畢氏節壽圖，因計其子孫蕃衍，皆自節壽艱貞貽之，爲悚然起敬，命穎贊曰：

有黃其冠，有白其裳。心焉耿耿，髮焉蒼蒼。廿年百歲，日日綱常。佳兒佳婦，曾玄滿堂。天也靡忒，報亦彰彰。

樂安董白石像贊

嗚呼！茲寧遠司訓白石董公像也。公族人古南、蓉山二大夫爲余頌公學道，疑於初而信於終，若兩截人然。蓋其疑也，懲乎僞；其信也，觸乎真。宜其生平所就，屹屹士林也。贊曰：善學古道，直信我心。隻影人間，無昔非今。

樂安文峰詹太僕像贊

芙蓉蒼兮斗傍，金鰲屹兮水央。水湛公之度兮，斗麗公之文章。蓉兮華兮鰲其翔。發公之未竟兮，十百千年，其無涯量。

樂安詹覺野教授像贊

野翁之真，惟覺乃神。能神真覺，宇宙長春。

新城梅濱包護軍像贊

詩嗣唐音，文章足欽。烽熄閩邦，武略免張。正笏無言，簪纓儼然。梅濱梅濱，君真異人。

南城饒母傅孺人像贊

璋之妻、禎之母。

嗚呼！孺人婦而孝，母而慈，妻而節。一心既貞，三綱不折。觀風者聞，女傳首列。

南城松溪饒于望像贊

工像汝貌，我像汝心。重義輕財，方寸鏡明。

永新蔣拙逸像贊

世事過巧，吾甘於拙。塵慮煩勞，吾便於逸。逸而有成，螽斯蟄蟄。

永新蔣質夫像贊

君以質稱，於質維精。德義爲重，勢利斯輕。敦崇孝友，取最鄉評。子子孫孫，繼嗣繩繩。

崇仁浯漳陳筠軒像贊

有筠維叢，有軒維隆。孰像其中，筠軒德容。貲蓄維豐，冠裳維榮。子姓重重，筠軒令終。

崇仁華岩劉少參像贊

溫溫恭人，古之爲己。道契先天，學徵素履。循衣懋功，奏疏植紀。景行流芳，高山仰止。

廣昌甘竹饒一溪像贊

甘竹之陽，溪流何長？世澤洋洋，迄茲未央。挹像于堂，考德于鄉。君將百代其永昌！

崇仁王澹軒像贊

澹澹乎君之衷，軒軒乎君之容。紫泥今來榮封，華蓋今世崇隆。

雙塘侄鐸行樂圖贊

雙塘之傍，柳綠槐黃。雙塘之側，桃紅李白。中有高人，翩巾岸幘。三子隨之，祥禎厚德。

樂耕贊

人言耕苦，我言耕樂。善根種穀，萬寶秋獲。親逸是貽，子德是作。啓佑良謀，莫如君確。

節婦贊

十八嫁夫，二十喪夫。八十殉夫，婦真丈夫。

老子圖贊賀蕭元之三十

壽山有象，福海無涯。先天一卷，手內常携。笑嘻嘻，笑嘻嘻，這老子也曾三十時。

羅明德公文集卷之四

傳

詹太僕傳

文峰詹公，諱崇，字東魯，世家撫之樂安。余生也晚，未能識公，而識公次子璉於其家，四子道、五子邁於京邸。又嘗爲長子迪歌其烈孝，三子達傳其行實。至其孫事謨輩，曾孫德惠輩數十人，俱道誼推余一日長。知出公後者，挺挺多奇男子，與今之世其家以富且貴者弗類也。復稽諸遺文，詢之往事，又知奇男子之多出公後者所來有自，而恐人莫盡知也。

蓋公非凡人，七歲出就家塾。塾師先夜夢龍繞庭柱，翌早公來立柱下，宛如夢見。故出語動驚滿座，未弱冠而頭角即嶄嶄群出。乙卯，捷江省，然其志欲然弗科目甘也。日偕羅整庵弟曰允恕者爲講學會，早夜詰辨不休。或問之，曰：「是學，吾性命之死活、民物之安危，決諸講不講間也，而顧可自己耶？」自茲同志日集，而道義之風大盛於鰲溪矣。

辛未，登楊慎榜進士。是春，閩、廣流寇破邑，公家衙後，不及避。孺人潘危坐叱賊，賊刃之。長

子迪急出護潘，賊併刃之。烈聞於公，公收涕起曰：「豈惟若得死所哉！吾平生所學，亦於若足徵矣。願益矢吾志，爲若報。」比選，得節理松江。松江地習侈靡，能以奇貨餌有司，雖勁節，亦多不免。公居常弁服蔬茹，不殊寒素。松人聞公剛厲，輒吐舌約不犯。嘗視篆華亭，邑糧羨耗動計千百，公絲毫無取。且給歸於民，民頌之，至今弗衰。郡有大獄久不能決，公訊得其狀，嘆曰：「是必以賄免者。」即日處死。一日，出見五屍浮江澚，問其主，無知者。公覺其爲人所謀，急廉之，不旬日而謀者伏罪。中使局織造於杭，松例供其直，雖虐取倍甚，憚莫敢忤。公署郡具疏劾去之。丙子，郡大湧，傷禾稼，部使議租欲取盈，公亦具疏奏免之。臺司委查逋稅于蘇州，時有旨重逋者罪狀，具計合軍者五百人，合徒者二千人。公從容處豁，得合軍者二，徒者十焉。蓋公雖剛明，而出以慈恕。嘗曰：「吾政之所在，即吾學之所在也。」繼室謝孺人嘗述公夜歸必焚香祝天，願釋民罪網，願牖己靈明。故臨政哀惻，每浮法外。

三載考績，天官卿議，職公臺諫。時松守吳篁州疏糾二屬令貪酷不法狀，二令納千金求免，公遽忿置。二令疑吳爲公同鄉，事出公意，遂賄權奸錢寧揭公他事，下廷尉獄。後久得白，改大名府。剛半載，陞丞太僕寺丞。年餘，而武宗南征，公具良驥萬乘以從。人謂公稱上心，當大用，未幾而公以疾卒，士之識不識者咸傷，公壽止五十，不酬其德，致所學不盡見諸施爲。

余獨不然，丈夫患身之不能學，不患身之不能壽。今觀公之出而仕也，惠則周乎民，公則潔乎己，誠則格乎天。且居家孝友，至卒不少怠，是公之身無時無處而非學矣。則潘孺人以貞烈死，謝孺人以慈儉名，學及之妻矣。迪知死孝，璉知幹蠱，達與道、週咸知造士報國，學及之子矣。事講能舉

於鄉，事謬輩能英於庠，事謨輩能尚志勗修，學及之孫與曾玄，且綿延而無疆矣。公昔自況曰：「吾政之所在，即吾學之所在。」余則敬傳而足之曰「公學之所在，即公壽之所在」，如是云。

詹訥齋傳

嘉靖戊午，余官比部，樂安訥齋詹公，以四川邛州學正起服來京，同諸縉紳談學於靈濟、廣慧之間。余見公之向往真切，議論懇至，奮然以道爲己任，因數過往。公間出所藏稿觀之，中與同志答問語獨居其半。余叩所自，公曰：「吾昔遊東廓先生之門，周旋雙江、念庵、三五諸公間，每有所聞則書，聞而有疑則書，疑而問，思而得則書。故一理一事，動廢寢食。茲語皆吾苦志」云。余因次序其稿歸之。未幾，補泗州別去。今秋過公廬，則公歿已十年矣。嗣子孝廉事講偕事吉、事謬、事諫咸推余一日長，持狀乞撰公傳。

按狀，公諱週，字全卿，別號訥齋，太僕寺丞文峰幼子也。母潘孺人生公獲異夢，故自幼即顒昂若壯夫。正德辛未，邑破於流寇，潘孺人置賊被難，公號奔而前，延頸請刃。賊不忍加害，釋歸，時年十齡也。文峰自松江節推，行取入京，將補諫垣，舊屬令忌文峰剛直，揭誣他事，厚賄奄宦，而下之獄。公年十八，奮然冒狐威而白之，文峰始脫虎口，復官大名，轉丞太僕。文峰病京邸，公獨力扶持，至盡瘁。及旅襯萬里，哀毀骨立，行道咸爲泣下。公幼偕兄毅齋、覺野往見東廓先生，先生於眉睫間即占公知爲博大器，每論辨，必詳爲開導如前所云者。公孝友既多性生，而學脈復有所受，於是江鄉

同志咸仰重焉。

存齋徐公督學蒞撫，公時在諸生中，乘間質以所學，徐公嘆服。領貢之京，徐公留居三載，共諸同志切磋。丁未，授閩之南平訓導。例同選有年錄，公序之，謂當以修道作人爲大務。抵任，督學鎮山朱公委修先賢言行錄，按院元山曾公、清軍古林沈公，委主四賢書院教事。公竭力作人，果如序言不爽。李延平先生祠圯，公捐俸修之，今延平郡乘中所載宦績足徵也。甲寅，陞四川邛州學正，督學芳洲。洪公委編《魏鶴山先生集》，公請廣求先賢言行、語錄，及《九經要義》，充鶴山書院，俾士知正學，洪公報可。適丁內艱歸。

起服，補鳳陽、泗州幾五年，未嘗一日不與諸生談學，士亦駸駸向化。時軍門荆川唐公命條陳政事，公首言風講學，以樹政本，唐公大嘉獎之，謂得性學正宗。癸亥，陞四川重慶府教授。郡守二浦程公喜公至，論學，隆以賓禮。公亦廣列科條，鼓舞後進。剛半載，疾作，決志告休，抵家九月而卒，年纔六十有五。嗚呼！傷哉。

公生平慈愛樂施，能輕財利。初貢，附古南董公舟，遇寇江中，公出所携金於外，而匿人所附者。董怪問故，公曰：「寇取，寧損己無累人也。」及至京，天寒甚，有二人困酒道傍幾死，公亟命僮僕舁入二寓榻，擁護得活。在泗州，民大飢，懇請張守發廩賑之，賴公活者不下數千人。僚友唐君疾卒，貧莫能歸。公泣諭諸生及郡縉紳，不旬日得金八十以行。軍門李公以鳳陽無城，議遷築高牆於泗，禍民不淺，公毅然庭白，李公不聽，則走書郡士夫、耆庶，俾諸闕上。從事或恐曰：「若弗慮李公知耶？且守土者之責，非若職也。」公太息曰：「吾爲一城受禍，禍所甘心。且今議遷築，地多吾庠生

居焉，烏得謂非吾職耶？」及疏上，得議報罷。庠士柳峻等貧，不能舉火者約五十人，又舊爲邑令楊民懷者貧與峻同，公咸推已俸給其薪米。如在延平時，文廟宏邃，蝙蝠飛集棟宇間，每祭，則滅濁污饌，不能成禮。公具文諭之，翌日悉遷之西來釋宮，今紀事之碑儼存廡下。夫以公之孝行純至若此，公之慈愛民物若此，司教四遷，賢旌數十，其能績之著盛又若此，宜天於公默有裨益也。

然聞公辛卯以諸生試江省，員外郎朱公子和取之禮魁，同考者爭而去之。己酉，以訓導試閩省，侍御陳公宗夔榜之十九，二司復爭而削之。豈蒼蒼之靈，其感通顧弗逮蝙蝠也哉！噫！我知之矣，蓋造化篤物，恒因乎材，公之材固足爲賢聖者也，其磨礱淬礪，非出於尋常，則必不能大有所就。使公當時早獲一第，則其信道之明，任道之力，又安能如堅金之百鍊以顯其剛，巨浸之百折以彰其迅，修道作人於十七年間，炳炳見聞而不容泯沒也耶？況人之語福報畢集於一身者，孰若遍及子姓之爲多；，備享於百年者，孰若綿延後代之爲久且長也？公今令子事吉等方翔羽士林，事講則揚翎天表，其食報方來，又何可涯量也哉！余昔受公知，故傳之以爲厚積薄發者勸云。

「一」「昇入」，原文爲「昇入」，「昇」字誤，今改。

詹教授傳

余因樂安毅齋詹公而有感於理學之明之爲急也。公諱逵，字逵卿，爲太僕寺丞文峰仲子。幼即凝

重出入，毅然丈夫，故人呼爲毅齋云。正德辛未，邑破廣寇，母潘孺人死之，長兄簡卿護母亦死之，執弟全卿、復卿以去。時殭尸喋血，鋒鏑交於道衢，公蹈萬死，趨救哀號，寇亦爲動，竟獲二弟生還。後同公俱領歲薦，司教大方。且偕遊東廓，念庵諸先達門，論心談道。光揚文峰之列於今日者，固多公所再造也。

公幼慧，日誦數千言不忘，故有庠序以至貢於春官，必首諸雋。奔文峰喪，抱病徒走數百里。在陽穀，聞繼母病，遂棄官歸養。生平飭行清苦，範躬峻厲，居官居家率循古禮制，毫髮不少假。即縉紳及有司之最無忌憚者，見公詞色咸不敢犯，此其氣豐神猶足想見也。

且聞其燕居浩嘆，謂作聖苦難，莫克副其初願。問之，則曰：「若不觀諸今之釋戒慎恐懼者乎？迫切深玄，雖終此身亦安從而湊泊之也。」余時悚然，爲公心惻。及從公子事謨，索稿披閱，見公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不遺」說天命之性，而謂「賦且受者爲岐天人而二之」，則益憬然悟，默然契，奮然欲起公九原而思與之遊矣。嗚呼！使諸說戒懼者皆如公說，則公可無終難湊泊之嘆；使公天命之說不得於晚年，而早鳴於天下，則諸以迫切深玄說戒懼者，又安知不自公以覺其苦，同其快也耶？余故三復傳之，歸諸事謨，將冀事謨及其子德容、德教啓余、助余，以共明此學，用畢汝父、汝祖之初願於無疆也已。

詹質庵傳

質庵公姓詹，名孝，字隆質，孝廉瑞之父也。嘉靖丙寅，瑞遊余門，數言渠家鰲溪舊矣，自讓詹墟

爲縣衙，始居衙背，今四百五十餘年，而其所未尺寸易也。出茲所者，先世皆科第，而仕皆尚忠耿、秉義氣。後雖不仕，而沿習忠義風迄今不衰，其意若自道其父質庵之隱德無忝前修云。

今年秋，余過其居，因得挹其父質庵公。公時年已八十，高頰深瞳，肩臂瘠聳，類虬松株，特蒼蒼數仞匡端也。入春，坐月庭區，瑞暨陳子致和、廷穆、汝鳳、游子徹、曾子惟倫，與族弟事講、事謨百餘輩，諍辨諸家語，公徐折以片言，諍者咸爲解頤。余嘆曰：「明而確，庵以質稱也，宜哉！」因從瑞詢其生平，始知公幼業儒，弗就仕進。然介取與信然諾，人無間大小、遠近，倚信有踰顯者。間有是非曲直，有司或難質成，則共之公，公決之，頃刻間無譁也。由是直聲漸起。時邑田畝舊丈多弊，臺司檄郡推曹公更覈之。曹性猛，犯者多死杖下。然惟公言是聽，曰：「是不我誑者。」故公得活幾死者數十命。事定，而公德聲盈衢矣。

貴谿於二尹來署邑篆，諸生誦公素行，於躬造其庭，請爲耆英。公與於約，刷邑舊弊，於敬聽，申請臺司，悉如公約，內外肅然一清。於行，扁「振俗耆英」於堂以謝，且薦公於新令吳公。吳守甚介，六載始還，然左右一日不能無公。公任事毅然，一毫無所染，人無敢於以私者。是時，徭役均、風俗定、訟獄清簡，固吳賢才，亦多公力也。其績最著，袁州府推奉委清查，誤以邑中虛糧逋負爲侵欺，破產近千家，而老稚死械繫者無算。按臺臨郡，公力贊吳白之，又率各在官者爭白之，諸械繫者免於斃焉。邑無城，屢燬於寇。軍門胡公臨邑，公首上建城議。胡曰：「經度將誰任？」吳以公對，後功果速就，詳見東廓鄒公《記》中。

公性甘清苦，不樂綺麗，才求實濟，不務張大，料事果敏，洞見始終，故所行皆遠大圖也。且處心慈

惻，早孤，視伯兄如父，歡承不少違。遇族喪，無老幼，不忍茹葷飲酒。有老嫗遠來，病卧不能去。公憐而食之，終則歛而葬之。高祖從義，施金盤山，爲臨江寺，復施田以飯僧，寺廢且久，修而復之。其諸橋梁道路所施之費，又數倍之。故於神明恒相孚通焉。己亥疾篤，見羽衣僊降榻前，以水噴之，覺身輕如平時。壬申，復病，夢女僊曰：「汝德行人也，來爲度厄。」病亦尋愈。瑞未有子，公憂之。己巳七月望日方午，鵲啣三栗下之庭中，喧翔時許，公拾而未解所兆。踰年，瑞舉二子。公年七十六，亦舉一子，皆堅好允符栗喜云。夫公隱不仕，而潛德若是。瑞則今已第矣，將宣公之潛於隱者行於仕矣。嘗觀濟之入地，伏且千里，至岱麓而見，遂屹然岳鎮東服。則瑞行之大，則且遠至莫可量也，不於公今日占之耶？

陳介夫傳

陳介夫諱彪，字中立，古塘世家子也。魁梧倜儻，幹蠱克家，不輕然諾，人敬信之。故稱介夫云。嘗遊臨清，同邸鄉人疾，介夫義不忍去，躬爲扶掖。鄉人度不起，託以後事，介夫慰曰：「若無慮。萬一不起，吾爲若歸骨。第親識挾貲，俾付若子。」鄉人強起，書遺囑子，令父事介夫，且手券田五畝謝介夫德。鄉人死，介夫歸其骨及所挾貲，併歸券。諭曰：「茲固若父意也，吾爲卹患難，敦薄俗，寧望報乎？」人以是益義之。邑建土城，奪介夫地，償以官山。介夫公諸貧欲葬者，未嘗私也。族與姻屬有孤弱弗能產計者，介夫始終培植，貽之以安。間有逋負，即焚其券。修飭族規，新葺祠宇，宗人靡不欣洽。或訟不能平，有司以鄉人重介夫，使質成焉，介夫不片言而訟息。有司賢之，請

賓於庠，辭弗就。而介夫名益彰，即今謝世十餘年，而人猶知有介夫云。

其孫廷禮欲風嗣世子孫，請立傳。嗟夫！余讀《漢史》至王烈居家，令人望慮媿心，未嘗不嘆其有君子長者之風，思其人不可作。今聞介夫事，俾遐邇服義，澆囂格心，即其行事，何愧古人哉！稱之「介夫」，宜矣。且聞介夫好讀書，不求甚解。晚年多所吟咏，其必有得於中而託跡於隱者耶？假令介夫而在，吾固願見焉者。遂爲之傳。

華容令傳

公姓曾，諱禮，字子和，別號紫崖，其先魯人也。自武城來家羅山，代有名人，詳具草廬吳公《支言集》，及《養貞詹侍御墓誌》中。公幼負奇質，甫弱冠，捷於鄉，屢試春官，弗第。始授華容令，尋解組歸卧山中，二十載方卒，時年六十二也。

歲甲辰，余與公晤永豐，知公師事南野歐陽公，與東廓、念庵、三五諸公遊，甚敬事之。每議論，群衆中見其精采迅激，力追古先，若直幹於霄，孤峰聳壑，真類其紫崖之號云。比官華容，洪水暴發，傷邑禾稼。申議貸賑，不報，公遣百姓詣闕陳之，得免。是年，田租三之一，覲行例有供費百金，吏知公介，出境潛納，公作色斥之，時有清風兩袖之頌。還邑，會倭寇兩浙，有旨調未順保靖土兵數萬，初道出巴陵安鄉，毒害民甚。公治供餽遣行，寂無譁者，四境德之。而鄰令忌焉，致勢豪素撓法者中傷臺司。公顧長嗣貞志曰：「吾前遣若聽南野、東廓諸公之教汲汲然者，正爲可語出處耳。若視而翁，

豈苟容於時者耶！」遂即日買舟東下，山岷遮道，挽泣動地。

抵家，携群兒周迴撫視，四壁蕭然，了無長物，噉然浩笑曰：「而翁夙志固若此也。」自是葛巾野服，徜徉於玄樵洞天之間，與董蓉山、詹覺野諸君子共談心性，簞簞不分寒暑。丙寅，余過樂安，對榻彌旬。間以清貧叩公，公嘻然曰：「弟信貧矣，但較之彭澤老，須讓三舍也。」蓋占公養完日，抵貧而樂矣。隨令貞志導余歸，即歲晚雪深不辭。余時謂公神宇不凡，必屆眉壽，未踰年而報公卒。第聞卒之先日，夢乘雲空行，遂升天府，人世寵榮，殆將百倍。既醒，揖繼母元孺人曰：「兒所之果符昨夢，於生平似不負也。」越夕坐逝，更無一語他及。嗚呼！生而順，沒而安，有子能世其學，如我紫崖，世寧幾人哉？余媿不文，謹傳顛末，付貞志期自作求云。

聶孝子傳

聶孝子者，名希先，字惟哲，別號松坡，盱郡南城望族子也。科第勲業代有聞人，至其祖昇始弗仕，以貴產雄其鄉。然醇樸好義，有古人風。父森繼之，更善培先德。娶單孺人，生三子，長爲孝子，次則希賢。幼俱穎敏，不類凡兒。稍長，就外傳，聞談《小學》、《論語》諸書，輒偕弟耳語曰：「若而云云，豈徒令吾人熟記誦、工文藝已耶？」於是自相規誨，出入有定時，言動有成法，即當勿遽，而分寸不踰，蓋確然期之賢聖。而鄰嫗、村豎，輒目謂「聶道學」云。

後希賢補郡弟子員，孝子遂棄去經義，攻古文詞，力侍親養，晨夕不遠父母左右。年二十五，單

孺人膺嗽疾，藥二載，疾益甚。乃兄弟頂香路叩，禱於崇邑之華蓋山，祝示之占云：「必不可起。」兄弟號泣奔歸，諗諸醫，亦謂脈無生理。孝子當夜分委希賢扶携榻側，潛至寢室，覓匕首袖之，仍置香几於廳事。妻黃氏意其將爲禱祀，竊窺之。初時星月昏黃，頃紅光照耀，異竈氛氲，見孝子持匕仆地，股血淋漓。亟呼衆扶救，而香芬光彩猶未遽散。希賢和羹代進，單孺人嗽疾遂不藥而愈。村居一夕寇至，舉家驚去，孝子獨負母掖父，貲蓄棄不少顧。他室竟有被難者，衆益徵其賢孝。母以疾久廢食，偶鄰嫗相待，謂鰥鰥爽胃，母遽嘆難獲。孝子忙迫求覓，而貨者立至，即古涌泉躍鯉事亦相方。比父母歿，執喪如禮，形俱骨立。舊遺通券，有力乏未償者，率昆季悉焚之墓所，至衣帛，器具爲親所愛好者亦然。大約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多類此也。年四十，所娶黃孺人病故，泣覺過哀，問之曰：「是能色養吾母，且甚相宜悅。茲不敢復言娶矣。」及今獨宿書舍，十餘年同一日也。余竊計郡邑以德行稱者似亦不少，然貧苦清操，不逐世紛，篤實恬怡，不圖表暴，聶氏二生，誠所罕覩。至孝子精誠格於神明，尤足膾炙士林而欲移末俗者，輒詳紀其實以爲傳云。

余爲孝子傳既一載，而孝子云歿。去所生嘉靖壬辰，歷年五十有五。孝子生來孱瘠，而操心力學，勤苦多人所弗堪。余自接見，未嘗一日無病容，亦未嘗一見而不狂呼大噓。是歲秋杪，獨閉戶卻掃，異諸平時。余訝往視之，則希賢並掖出侍，良久，欠身云：「希先不肖，世將不我留矣。」余囑以慎重、慎重。旬日，希賢來訊，亟切謂求一言以爲慎重之要。乃走筆答曰：「來是我來，去是我去；去來只我，非散非聚。呵、呵、呵、呵！虛空粉碎。」持歸，朗誦畢，顧謂希賢曰：「是我是我，何復碎爲？」是夕，鳳岑萬子煜、龍渠審子宙與余三孫懷智就榻晤言，孝子素善三子，見則呵呵大噓曰：「我

了得也，我了得也。非羅師，枉此生矣。」相與端坐談心。比夜分，舉手訣曰：「公等幸自愛，希先不復相見矣。」旁觀者疑其漫語。及鷄鳴，乃子持湯粥以進，麾不納，第呼希賢曰：「而兄行矣。」奄然瞑逝。噫！身也者，親之技也，慎且重之，存歿如一。余當爲孝子亦呵呵大噱也已。

二子小傳

余長子軒，字叔安，幼子輅，字叔與，皆出吳宜人。宜人每謂二子從孕及生，從生及長，動止性靈，溫醇淡泊，無一事或逆於心，亦無一物足動其意。居常獨戀戀祖妣，食頃未或少離。蓋余母嘗茹素，與兒性爲相適云。

軒甫六齡，隨館城中，偶即崇臺，口漫吟曰：「溪山四面，人在畫中。」余聞驚喜，尋試之對句，應輒如響，且多奇思。再二載而輅生。余亦計偕北上，比登第，得告。縱游來歸，則輅亦能傍兄相迎，哦詩侑酒於先大夫前矣。先大夫笑向余曰：「汝始聘吳，夜祝香占夢，夢大貴客遺以美玉雙環，茲或其兆耶？」時先大夫携余講業從姑山中，四方士雲集，二子目有奇狀者，則周旋動經日夕，故胸次益廣，而文學益精。郡守月泉鄧公集庠士高等者數十輩，月試七篇。初首余館甥范耀，次復首軒。公走書報余曰：「佳兒佳婿，兄兼得之矣。」隨省試弗第，候廩甫及，乃翻然曰：「大丈夫安能縻茲斗粟耶？」輅時在庠，亦偕兄棄去，而衆竟無能泥之者。

從是得各適其適，遍歷諸方，訪尋勝侶。或閉關數月，不接一人；或孤蹤千里，不携隻僕。汲汲

皇皇，惟恐大道之不聞，至人之不遇也。雖祖、父、尊人，順事惟謹，弟、妹、妻子，愛厚均隆。然坐對終日，咸切切以修持勸勉。就中稍有荒怠，即聲色爲之俱厲，初覺弗堪，久自怡懌。於余夫婦每惓惓慰勞云。古語「斯文親於骨肉」，今視骨肉，顧可不親於斯文哉？其惟務心孚，弗顧形跡，類如此，真所謂愛以德而不以姑息也。故海內士人，凡與相處，每稱受益不少，殆不誣矣。軒之配黎，輅之配饒，完娶年俱十七，儀度肅然，恒居外館，非時日良利不輕入內，且持守不渝。至衣履粗惡，饕餮寡淡，或權凍餒，亦不知恤，雖同遊方外者，亦輒嘆服以爲莫及。幸皇天后土，不負苦心，投之所向，必獲異人來歸與語，非令人擊節實嘆，則爲之改容敬聽。詰諸所從。惟曰：「信爲萬德之根，爹肯不自生疑，則至人遍天壤矣。」後循是語，果不我欺。

余自志學，即專意接引同儕，而接引則多就其習熟之見。輅時聞之，怫然止曰：「勿輕開示，禍等傷人。」余謂猶勝不開，因敬對曰：「美玉於斯，不開則文可再琢，妄開則質將先毀矣。蓋道體本自無形，爹言不免着相耳。」余舉手謝曰：「吾兒功德無疆矣。」余初試仕，領治太湖，客有善九章算法者，自謂奇甚，輅時年未十齡，從傍目之，屢不爲然。客曰：「是法古來書可質也。」余徐以輅言與舊書相較，省約果奇數倍。後工律曆，又極言邵子元會之談大非全數。再三歲。入官比部，侍余宿司中數月，日食不滿一盂，夜卧不足一鼓。余嘗閱佛經至《楞伽》，宗泐等十高僧奉高皇帝旨爲註釋者，偶置几上。輅得覩之，驚謂余曰：「僧解錯多多也。」引以示余，余玩果然。事傳於外，致部中諸同舍郎爭相考詰，輅謂聰慧出諸夙生，大約較之乃兄不無少讓。蓋軒之付受廣博，力量充餘，盡掃詮塵，悉遮照影。即高手當之，著略失施；銳穎臨之，神情恍奪。初持半偈，而頃度千春；少動睨眸，而境

周沙界。但得手本自《五燈會元》，門風高峻，從之者鮮克承領。即在余前，每舉《法華》當讀。又云：「此經難悟。」再叩之，則曰：「止、止，勿言。此佛語也，兒豈能賢於佛哉！」

後兄弟相待入廣，計買巨艘足布几席，每晨興，齋沐，焚香靜坐。余展卷共誦《法華》數品，諷詠吟哦，津津不置。曾未旬日，余自覺慧性頓殊往昔，乃信「止、止」之言爲不虛也。

余父子三人雖皆事道，而趨向殊不相類，常日居官、居京，每多喧雜，不遂傾倒。惟入廣一行，雖意出二子，而余與胡中洲具在。輅喜曰：「相期數十載，始得父子師徒同處，學問不愁不歸一也。」軒獨不然曰：「此志各各求真，真則汝東我西，此上彼下，總在六合之中，何遠邇內外之是拘哉？」余甚然之，因請各言履歷，勿諱平生。中洲雖二子敬事爲師，然余則少處於心，猶惑其怪誕。暇偶及作字書法，余以性情酷好，其請益名流，殆遍海內。且夢寐恍惚，親見右軍授之文房、器具皆琬琰琪珍，精光照耀，迄今心目猶在，故自許爲有得矣。輅向中洲請曰：「老師舊誦《洞譜》，盍與父聞之？」中洲朗誦一過，近數百言，言言令余敬悚，彼世稱名家者流，祇堪付之嗤笑而已。從是縱談無所不至，竊窺其蘊，誠浩蕩無涯，玄微莫測，世人不識，安得不妄生訾議也哉！

軒子亦述已操持，嘗在浙江寺中吃水齋三月，日惟紅棗七枚，久則昏睡盡卻，心曲玲瓏，出入侯門相第，等諸漁樵，了無分別。至久寓烟霞，窅然自失，不記世爲何代？身爲誰氏？此則輅子語有同然。但云渠時久坐，嘗入定中，氣停脈止，安樂何極！至泛覽群籍，旁曉諸家，其伎倆法術殆難窮究。隆慶六年冬，夜偶偕兄坐余寢室，漫云：「明年無事，爹可入雲南一遊。」不幾日而報京中急促起用，比携家北行，弟兄俱侍行止，奇事頗多。舟次東昌，軒請留吳宜人同居呂鴻臚書舍，而輅則偕余

入京。至則即補守東昌，不三月而遂憲副滇臬，事皆默符所料。及次年冬，輅隨入滇。既有莽酋之亂，輅代周旋其間，動中機宜，不動聲色，勦敵自困。莽人初來，衆以十萬，而歸舟不及五千，難謂在外非奇勳，在中非善策也。滇南各國書記，音譯俱不相同，大約不下二十餘種，乃自其通使歷歷探討，不期月而悉能通之。其方物玩好，一無所取。賁捧北上，遣牌行李六扛，貴州巡撫何公謂余曰：「居此三年，惟覩公一牌，比出京，得遂解脫。」兒輩爭爲喜曰：「爹今乃得自由身矣，可更悠悠，而不覓一長生路耶？」歸，見吳宜人，亦喜。

盤桓久之，二子復悵然曰：「人生茲世間，初則每恨修行之難成，成則又恐住世之不久。譬今新科舉子，縱戀妻兒，可能留家度歲也耶？老父之官爵可辭，兒輩之帝命恐難辭也。」余偕宜人雖聽之悚然，意其未必遽爾。軒兒前遊京師，值凝齋劉公以順天府丞修路天壽山中，相與同食寢者夾月。及總憲兩廣，遂遣官邀余暨二子。二子拜別宜人，輒謂「兒將遠入紫雲洞，母無多念。」至辭妻孥，亦俱如是。江行越月，舟次南安，聞廣中病氣甚烈，余欲暫止。二子進曰：「爹何厭遊耶？況大限有數，即不嶺表，能遽逃耶？」比踰嶺登舟，軒果病，而未甚。再五日，至肇慶，自占難起，惟囑余力進此道。余曰：「兒何直信其不起耶？」乃呵呵仰嘆而呼中洲曰：「師忘宿世荔枝事乎？行固未爲不可也。」余詢中洲，中洲曰：「前生信有茲緣，是恐難越也。」輅子默然良久曰：「吾將再乞一二年以共畢大事。」是夕，焚香掌心，而衆莫及知。天早，則聞軒語輅曰：「吾大數已定，弟晚來，何乃自苦耶？」晨興，沐浴、衣冠，執鏡照且移時。僕以食進，端坐卻去。及午，目瞑而逝。凝齋相聞，奔奠而哭，殯諸僧寺，居余衆於民間書屋。余訊中洲，謂軒將焉往？中洲曰：「適占之天人，云生西方第七朵金

蓮中。」余曰：「是真得所矣。」中洲曰：「所則得矣，但猶不免傍人門戶。若大丈夫，則不爾爲。」

未幾日，輅以掌火攻心，病復大作，醫診亦謂難起。余急訊中洲，中洲漫曰：「公知丈夫不死於婦人，獨不悟大丈夫尤不死家庭也。茲豈獨二令郎哉！吾亦將告行矣。此生此地，此會此時，千載實難多遇。此不勇往，痴莫甚焉。」其徒頗興悲慟，大怒呵之。約以十七爲吉，先三日卻食，惟飲雄黃、硃砂、蜜漿，云以潔洗內穢。遺命具香料柴火，以煇焚尸。至前夕，沐浴衣巾，遺囑處分家事畢。則秉燭展視素所批點《楞嚴》，達旦而完，封置，命藏笥中，無得輕發。余弟汝振脈其手訝曰：「一息四至，與無病者等。若此脫去，則真僊矣。」沉睡至午後，起進蜜漿數碗，把鏡相照，大發狂笑，移時跌坐瞑目。輅力疾而起，跪誦《彌陀》。是夜，月色當庭，書屋原無門戶，余抱輅而坐，病者在懷，歿者卧地，群從盱眙聲喧。輅呼余語曰：「爹居此際，亦覺難爲情否乎？」余應以能自排遣。輅曰：「不然，際此極是進步。兒昨以童心未釋，乞胡師少延。胡師重呵一聲，兒時心驚汗流，頃則形神渾化。」詰其故，曰：「兒今與爹雖共居一處，而迥隔兩天。白玉黃金平鋪，遍滿家園，相去千里，自見一目洞然，若几席無異。爹肯自力，其景界受用，誰復能爹少耶？」余恐其見屬虛妄，莫能堅實，問以身家兒女種種苦趣挑之。尋復應曰：「爹亦明眼人也，兒果纖毫未穩，能爹瞞耶？但較軒兄不無差等。蓋兄之力氣原大，而行已先定，故徑生佛地，了無難焉。若兒當自安分，職供斗府，積累將可復。」

前一夕三鼓，余起取夜器小淨。既而呼曰：「爹適動作，兒驚汗浹背也。」問之，則曰：「此郡城隍，威權最顯。適兒臨白玉層臺，倚金椅而坐，頃門報本郡城隍入參。方次行禮，而爹遽動作，隨從之人咸訝穢污，兒指亟作泰山，以護爹形，但早當具牲帛告謝，免其怒責。據其初白，謂上司念七日

起行，則明當預爲之備矣。」次早，持鏡自照。久之，手付余曰：「茲兒平生鏡臺，謹置棺中，願爲硃書：『明法士羅貫玄之鏡。』貫玄乃中洲所與法名，仍字以玄易；軒則法名一復，字以復初。後遂字呼，不知者以爲號也。余書竟，復收覽，色喜，久之藏置枕底而寐。上午，召余書記於榻側，口授以奏疏一通，詳筆質之於余。余目之，乃欲焚其自紀頻年持誦功課簿，具疏以上呈斗府者也。詞意悽惋，真足以動帝聽。遂焚香炳燭，焚之中庭。風旋直入層雲，渺然若神持而上也。薄暮，小僕持告余曰：「二相公啜茶半甌，尋復吐逆。」余忙入呼起，恐時不可失。即首肯而興，強健如故，命衆齊聲佛號。時汝振弟旁觀曰：「目光四射，聲出丹田，此豈告終之狀？」余曰：「寧失之早，無失之遲。」頃爲收束襟袖，條爾瞑目而逝。時凝齋屢出親問，及三司諸公，莫不詳聞，咸謂人間奇事，共笑以爲希觀。余雖勞苦過甚，然悲實不足以勝其所喜也。

後未一月，而方外友即爲輅子轉致家書，諸孫覩其字畫，言詞宛有生氣，而莊整更愈於前，即家下內人，亦共欣慰。自是二子靈應疊出，顯明無比，備紀於懷智孫《行略》，茲不更贅。

「一」「沐」當作「沐」。

附：二父行略

羅懷智

二父歸寂於萬曆己卯。越九載丁亥長至，不孝孤懷智追悼不已，因紀《行略》以貽子孫。嗚呼！

二父知者希矣，懷智烏得不言哉！按羅氏出司徒祝融之後，至漢大司農公珠，始家豫章。而唐侍御公袍之子忠六公，復遷於盱之四石溪。溪龍皆石而人立，一俯一仰，俗呼爲二僊講經云。故我泗溪好善樂施，代不乏人。至曾大父比部公，始講陽明先生良知之學，而大父參知公又張大之，故子姓日夕以講學求道爲事。

參知公娶吳恭人，生子二：長伯父復初公，諱軒，字叔安，生嘉靖丙申十月十日辰。時先日，恭人夢皎月當空，大如車輪。恭人持寶鼎，焚異香叩迎而醒。至日胎下，全無血污，亦不啼號。次先父玄易公諱輅，字叔與，生嘉靖癸卯十一月二十二日亥時。先日，比部公夢一巨星降於中庭，光爛如晝。頃冲恭人室，瓦飛還空中。比部公驚曰：「萬丈虹光透紫宸。」俄空中神語答云：「東南有聲如雷後。」參知公慮滇征莽，兵食調度，先父與有力焉，而竟寂於廣東，茲夢豈不驗耶？及長，各補弟子員。辛酉，參知公拉父北上，舟中聞煮肉氣，心甚不樂。是夜夢金甲神人語曰：「汝星官也，何迷滯若此。」旦起，葷味不敢近，近則嘔吐。至京，則師遍容和尚，專志禪學，遂絕功名念。壬戌，伯父至寧國，見先父言行舉止異者，心甚喜之，遂同出訪道。途遇浙人張元湛，胡中洲之徒也，極道其師之妙，因往師焉。乙丑以後，或輟環海內名景，或習靜姑山一室。智恨生晚，不能悉紀。

至丙子，智侍先父掃太安人墓，僕與章氏閨，智驚而嘔血數升，先父乃拉智同住龍沙會館。一日問智曰：「兒今病欲死耶？生耶？」智曰：「欲生。」父大驚曰：「兒其死矣。」智問何故？父曰：「欲生者死，欲死者生，大道也。兒不死之欲而生欲焉，吾未見能生者也。」乃書「死」字數十貼智壁上，置《三子口義》於智几中而去。智乃閉門獨坐，潛心老莊，玩繹父言，不覺汗出沾背，疾頓愈。

戊寅夏，智侍二父宿從姑山房，至夜分父忽呼智曰：「你看！你看。」時見紅光滿室中，有蓮花二朵，一大一差小，先父曰：「花大者汝伯，差小者即我安身處也，我二人其不久矣。」伯父曰：「弟何饒舌至此？」光隨滅。及旦，二父俱衣冠謝斗姆，智問之，笑而不答。自後誦斗經、念佛呪，殆無虛日。

越己卯，先父見智，則曰：「事促矣，事促矣！」叩之，又無所言。如是屢屢。八月，劉開府以書招參知公，二父待行。智出素酒酌別，父謂智曰：「余性不飲已三十七年，今兒好意，當飲三杯而行。」及智告別先父，獨命揖伯父及己，而遺參政公。口微誦曰：「送君不作尋常別，不唱離歌唱遠遊。」蓋永訣之辭也，惜智未悟耳。九月七日至廣東肇慶府，伯父忽覩荔枝，嘆曰：「吾止此。」遂寂去，端坐如生。先父燃掌求救，而不可得。因自占不起，日夕惟囑參知公力進此道。時智掃外父張心吾公門，新城縣侯章公念五日相招，智聞戲樂皆如哭聲，勉強散席而歸。歸則夢與先父盤桓別云：「從今不得面矣。」智號泣而醒。念六日，父語參知公云：「我昨歸家，家中安樂。至新城看三官，言談甚久，已永別矣。」乃出黃疏，并平日所記誦經呪，命焚之；出鏡，命硃書數字置於心頭。又呼僕云：「汝可傳與義侄智兒，吾兄弟須當令葬。」僕因問家事，求遺囑。搖手云：「三官自能處置。」復拱手云：「我去矣。」端坐而寂。

十一月十七日，智歸自新城，是夜伯父訃至，不數日父訃又至。時外風聞，未得的音。至念三日，恭人夢二父侍坐，手持白紙，與恭人曰：「此題目也。」恭人問故。伯父曰：「問三官即知。」及旦，恭人枕邊得素紙一張，并以夢中之言告智，智泣曰：「題者啼也，素紙者，數止於此也。」二父之訃信矣。語未竟，而中溪叔祖奔喪至。念六日，扶柩停於從姑坐春亭。其棺輕甚，可手而舉也。先父棺內夜聞有聲，若叩戶者，如是數回。智欲開視，以人言不果，至今悔恨無已。

臘月二日成服，萬道士遇先父於途，口欲呼而不能語，足欲追而不能前，惟眼見先父飄遙入門而訖。中午，幼妹安姑呼母親、姑娘等曰：「爹爹歸來。」衆詰之，乃引至靈前云：「爹爹在此坐不是？」又云：「在食果子。」快活依戀於靈前，若生時，而衆則莫之覩也。壬午五月，鄉人廖姓者客襄陽，見二父於河岸祠中，乃以銀壹錢貳分買點心進之，二父食畢，留其十五枚，問曰：「汝陸回？舟回？」廖曰：「貨已具舟中的，舟回矣。」先父曰：「舟中貨不過十金，汝囊篋甚裕，宜舍舟就陸。」廖從之，以百金藏包裹中，初覺甚重，伯父以手拊之，則輕矣。先父出銀壹塊與前餘點心，囑曰：「汝路上只宜食冷水，每日食點心一枚，夜宿，則將此銀以手扞搯少許，酬宿歇主。」廖如其言，剛十五日即抵家。未幾，舟次湖口覆矣。後廖聞之，驚嘆不已。廖對智言，其銀軟若綿，不用刃器鑿碎，手亦可搯，至家尚餘五六分，視之則紙灰也。扣途中所費，則止壹錢貳分，豈非酬其點心之費耶？是冬，浮梁王上舍遇二父同胡中洲於粉店，王具粉湯，胡與二父食之而去。智因茲二事，乃日夕哀鳴，深以不獲一面而歉，二年之間，不能頃刻忘二父也。甲申中秋，夢青衣手持帖云：「斗府送與相公。」智開視之，乃先父手筆，內有「臘月朔日，閩中相會」之語。

仲冬望後，智侍參知公入閩，寓泰寧蕭館。時參知公有熱水之行，而智獨居寓所。是朔，具燈火候至二鼓，忽聞車馬聲磷磷，俄叩戶甚急，啓視，即先父也。智慌忙驚拜，父答拜命坐，向火論道頗悉。第智齒及家故，則曰：「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言此。」久之，父言曰：「明年九月六官病重，我與汝伯求懇上帝，過念九日即愈。」後果如言。智時號泣云：「不知此後再得面爹否？」父曰：「兒何愚哉！人有形神，形有生死，而神則不以形之生而存、死而亡也。故我與汝伯凡家會宴飲，無日不至，

而兒輩未見者，以神未全耳。兒欲再見，亦力自修，何用號泣爲哉？」智問：「神僊有異乎？」父曰：「無以異也。猶夫人耳。」於是命智搔癢，智於指甲內得虱子三枚，智納燈盞，明旦視之，如人身中一樣。由是觀之，父言豈欺智哉！至五更，父言別，智欲諦視其車馬僕從何若？而條不見矣。智歸，思念益切。又嘗以不得見伯父爲恨。至乙酉五月，忽遇父南京臺城，智問伯父何以不來？父曰：「汝伯好靜不出，止寄此扇與兒。」智視之，乃詩也，云：「見性見心方是佛，守言守戒總非真。行年對坐經相伴，也是癡迷混世人。復初書寄智侄。」是時智常誦《玉皇經》故云云。時有言二父地未善者，智舉以問。父曰：「我初不死，只是飛謁上帝救汝伯耳，不覺僕從以我入棺。及歸家，我猶以手搖棺，彼時若開，則我生矣。但雖生亦不食烟火。」智問：「爹今亦可生否？」父曰：「我已置軀殼於度外，尸亦將腐，殆不能矣。但此既不屬於我，又烏暇計其地之善不善哉？」自辰至未，多永訣語，云：「今後幸勿再言見也。」俄頃，家僮尋至，智轉盼間，忽不見矣。八月，先父至石城，居人羅巢以報。恭人命自幼伏侍二僕往迎。僕至，見言動舉止殊不異昔。僕以恭人命促歸，則若推若就；言及家故，則又認又卻。乃出自白衫二件以與二僕云：「你歸，三官將到家也。」僕未行而跡滅矣，其白衫即從葬物也。九月，有僧自粵來云：「正月初，二父與劉松山住寺十日，臨行，劉云：此建昌羅公子也，汝寺牌額可往求其父近溪公書之。」其僧來家談其狀貌，一一俱像，自後杳無聞矣。嗚呼，痛哉！智烏得不言哉！噫，即二父寂後蹤跡潛見，事多奇怪，若類荒唐，然有其實而不傳，是不孝也；無其實而傳之，是誣親也。智敢於誣親而忍爲不孝人哉！故不恤人之疑信與否，從其實一一而錄之，是不欲二父美而弗傳，亦使後之子孫當篤於求道也，是爲《行略》。

「一」「塘」字應作「唐」。

劉直方傳

公姓劉，諱璉，字宗殷，號直方，南豐人。大父明綱、父漢洪有隱德。公生而穎異，稍長，業縫掖。配鄒淑德善護家，以是得不問家人生計。始志學，即潛心義理，博綜百家，務期實得，不事口耳。以故郡二千石及邑長令試，輒第一。嘉靖丁酉，大學士存齋徐先生督學案盱，閱公卷，奇其才，置異等。嗣是屢爲持衡者首稱。已乃累試弗第，時共惜之，公自視淡如也。

公方弱冠，新婚，時適母上官氏寢疾，公侍母側，衣不解帶。母卒，公令鄒旋車，獨居苦「塊」，蔬食骨立，竟歸鄒於既禫之後。及丁外艱，哀毀如之。繼母余病，公朝夕理湯藥，至困尋病日。囑鄒惟母是顧，勿以己爲念。鄒惶懼叩北辰，割左股飲姑，姑頓愈。更命飲公，公亦甦。先是，鄒割暈地，見一金甲神謂爲鄒奏帝所。頃，有老人持「好」字示鄒曰：「與汝姑壽，增汝夫年二紀，慎勿泄。」是時，公死已七日，遇人言：「汝婦賢孝，上帝與汝母壽，增汝年二紀。汝胡不還？」公曰：「我不辨路。」其人示之。公醒而飲鄒股，竟愈。後從鄒語，不以告人。自是益修厥德，不可殫述。郡庠徐鐸貢期次公，言父老家貧，稍後懼弗獲貢，公惻然憫之，請於郡文學，請於郡二千石。僉曰：「此國家舊制，誰其敢違？」公固請，徐遂得貢，一時縉紳咸嗟異，謂有貢以來未之前聞也。再歲，公應貢，對策大廷，奏優魯秩，需次於家，屆期或強之北行。公記二紀將至，遂不行，一夕以無疾逝。訃聞，無問新故，皆

垂涕，且以不獲一出爲世道憾。

公爲人小心寅畏，舉動光明，以孝事親，篤愛昆弟，與人交，始終如一。或有失忠告善道，居常笑語怡怡，未嘗盛氣相角。乃若辨是非關於立身行己者，則確乎不可拔。且性仁慈，輕財好義。族孫瀆家屢失怙，公撫猶己孫。生平敬事高士李君寅清，論學終日不倦。李遺孤，性稍穎敏，公令與子時熙同學，俱補庠生，又爲之受室。嘗途見丐人，瞽而老疾，欲自經，公憐而收焉，衣食終其身。邑俗浮靡，公與同志舉行鄉約，力挽回之。其務實行多類此。使天假以年，得少行厥志於世教，必非小補。而德澤所及，豈族姓、友人、遺孤、與瞽疾丐人已哉！

「一」「苦」，應作「苦」。

全仲君傳

全仲君諱晏，字仲顯，別號方塘，蓋儒而逸者也。少業儒，遊余孝廉門，弗卒業，遂遊湖海，既而棲志山水。君豐神益溢，安重如山，器度舒徐，簡樸若拙。孝友天成，謹厚性植。創家廟，修族譜，建津梁以濟往來，作亭舍以惠行旅。姁節懿行，膾炙人口。萬曆庚辰，郡侯許公嘉君孝讓實行。余方滇歸，適李生之仁、吳生徽、鄭生時彰口其事甚悉。謂「然嘆曰：『仲君之能自樹若是，奚媿於儒哉？』」考吾盱上游，惟全爲著姓。其裔出錢塘侯。自唐尚書興甫居此，代出偉人，未聞以孝讓名者。

獨君得艷稱於許公，詎溢美哉？君曩以父命出繼，受產二百，乃恥爲人後，悉捐產入祠，奉其主以配，此不忘罔極之深恩也。俾祠無田而有田，主無祀而有祀，君子於是乎謂仲君之能孝讓矣。

「一」「渭」，應作「喟」。

曾太守傳

棟峰曾公諱梧，字于陽，余郡廣昌人也。爲人奇崛多智。髫年，家僮掖負觀雛，里中文衣擊劍，群豎辟易，至相枕藉，公獨拱立不爲動，識者占知其非凡兒也。長從伯兄孝廉椿事舉子業，能日誦千言。後領鄉書，家食，宸濠殺孫，許爲逆，公聞之，仰天號曰：「江南北獨無豪傑其間耶？」嗣陽明先生徵兵檄至，公亟趨郡庭，爲危言激曾公赴義，聽者凜然。比舉進士，以親老，兩疏乞歸。省報未下，輒治裝先行。至貴谿，聞母高孺人病革，急奔至，猶及撫殮盡哀焉。無何，有旨降責，不當擅去，乃再疏陳情，詞極哀懇。上爲感動，得賜終制。太史方城揚公忠孝廉至，足方古陶侃云。

是時，諸貴人用事，士氣消喪。公嘆曰：「茲豈吾儕往涉時耶？」釋制後，遂杜門卻掃，來往鹿洞、鷺湖間，意綽綽如也。越十載，當道屢檄促出，受比部，主政視獄，平恕詳慎。司寇松臯許公甚敬重之。庚寅，上詔議郊祀分合，公疏請止，傷摘時弊累數千言，切直不忘，聞者慮禍出不測。三日旨方下，得不罪，第疏則斥不入議。時言雖未行，而公直聲益著矣。尋奉命決辟江南諸郡，歷遷郎署。

執政羅峰張公雅知公，素欲大用。適公以諍論詔獄，大忤權要，致詮衡啣之，將置公程番恩恩之缺，憚於張公，遂補常德焉。公苦脾病，再八月，始抵任。下車之日，即首執屬令污箴〔二〕者，按治不少貸，合境肅然清澄。甫三月，而宿疾大作。公知不可起，即日解印綬歸。事聞臺司，馳使溫諭，必趨公返，不知公抵家旬日而告終矣。

嗚呼！公生年剛踰五十，出入名途，舒紳振袂，掀然了無顧惜，古所謂天馬騰空者始近之矣。故今讀公詩文，勁氣逼人，咸欲起公九原而不可得。公亦奇男子哉！公嗣子咸善余，而伯氏卒於去秋。惟仲氏氣識大類公。諸孫復玉立森森，其播公休光以延世世者，將無疆也。余不佞，爰述爲傳，以俟其天之定於將來云。

〔一〕「箴」，應作「蔑」。

曾處士傳

簡庵曾處士以歲甲午卒，越四紀，近溪子始得而傳之；傳之者，自詳其履以風世也。何自而詳之？自處士之孫敦吾也。敦吾名惟倫，第甲子鄉魁，與董君壙庵裕、詹君養貞事講輩。隆慶丁卯秋，晤近溪子於華蓋山中會。意氣偶孚，執禮周旋，迄今不舍，遂得與處士成通家。因知其人謹而願，直而淳，厚而有執，誠無媿於簡庵處士之號云。

處士世家樂安之望僊鄉。望僊人諺曰：「良之德，將誰儕？良之宅，今半街。」蓋處士諱國良，子孫僅五世，而中外食指計幾三千，且彬彬多賢哲。敦吾父明山篇爲士仲子，以貢職教寧海、懷寧、巴州三庠士。明山猶子心吾，以乙卯鄉薦，尹石埭，俱卓卓有古師儒循良風，要皆處士啓之。況諸曾玄之奮跡以興，又方繩繩未艾也。處士殯日，比部蓉山董公銘其墓，謂：「孝友可觀於家，仁禮可觀於鄉，忠義可觀於國。」蓋處士少穎異秀發，年十四，代父理家政，里閭望其豐采，爭相倚重。處士則談笑處分，以古彥方大丘自期，脫去世俗瑣瑣，於是非邪正，面折略無顧忌。以故人益信之，凡建置涉鄉邑公舉，每倡率無不應和。如集兵以扞寇，立約以統鄉，燬大樹嶺即嶺諸叢林以絕賊巢，至今利賴無盡也。他若新大溪橋，建雲峰書院，修合族宗祠，置贍伍田產，其力足以專爲者，即百千緡弗惜也。處士雖善居績，而視利介然。嘗髻年辨族公事，偶多餘貲，衆皆未識，處士潛司貸殖，得數百緡，一日出於衆，以充修祠費，衆譁然，競傳以爲子姓家法云。

嗚呼！今之頌古人，雖甚以聖賢稱者，其行事可見，類亦往往無幾。處士處司族緡一事，視古人爲何如？即不假他善，余亦將概信其生平矣。況諸善行復縷縷然耶！輒作傳以質觀感云。

丘節順傳

「節順殊常」，余爲丘景仁妻王靈秀題者。秀之節順，何其與尋常殊耶！蓋景仁初生時，秀父約爲婚姻。比景仁稍長，膺疾而癯，足股不舒，身僅二尺。秀父憐女，求解前盟。景仁父母亦謂男爲廢

人，將然之。事聞，秀奮袂詈曰：「茲禽獸行也，吾父奚忍以處若女耶？」父見秀辭色厲甚，佯諾焉。未幾，有貴室子之求，欲潛爲聘。秀覺其狀，夜挾匕首躡私室，其母急奪之。蹣跚呼曰：「女甘人而斃，不甘獸而活也。」一家以秀志難奪，謀共成之。秀接景仁，欣然色喜，若不見其爲痿廢人者。且復研粉黛，鮮襟裾，美羹饌，堂中成新婦禮，周旋罔缺焉。景仁雖並處房闈，然踰閫登榻，必秀携掖。姊妹竊窺之，見撫抱宛若孩嬰，即面譔笑容弗爲報。景仁當痿廢，意鬱抑，多怒問。扶侍弗周，必多詬語，聲縱狂甚，秀則怡然而受。時又狂詬不足以洩忿，鬱亟，將臂搥之，苦足難前，秀取荆授之，身就承杖，其恭敬捧承，信子之於親無異也。久之，景仁疾稍安，情稍洽，相繼生四子，延景仁後，而昌丘氏宗焉。衆咸幸天地、神明報節順於秀者不淺鮮也。今景仁卒，而秀尤康捷，四子又皆業商、業儒，以悅母。其里中無長幼、無遠近，均諷頌以訓其家之婦女，萬口如一焉。

噫！秀之節而順，誠殊異尋常萬萬矣，余恐其局於鄉而傳之弗廣，故詳而傳之。然書曰：「殊常」，則雖節而常者且卻而讓席。彼戾其常而節順弗知者，寧不聞活獸語而媿死也歟哉！

王澹軒傳

澹軒姓王氏，名璽，字重寶。世居崇仁之崇鄉。鄉去邑城將百里，群山盤鬱，互相環繞。遠望惟喬樹修林，參穹匝境，若無從入之路。近而即之，則中闢方池十數，澄湛縈迴，而王氏之居聯絡其旁者，棟宇高翔，攘提密瞰，殆將百室不啻也。

歲甲戌，余謁華蓋，日午下趨，半舍而及其地。門人王生萬善敬飲食之，因接其尊人澹軒者，年歲古稀，心貌淳樸，每一言一動，介然不爲世俗所移易。有丈夫子四，俱遊庠序，故澹軒得優衍塵外。嘗攜小軒於池上，獨坐其中，哦詩偃仰，若充然有得。客至問之，笑而不答。惟時時把酒憑闌，見華蓋千仞，蒼翠萬重，影漾池波，澈同空碧，指謂客曰：「若亦知愛乎是耶？若亦知是愛之所從得耶？夫物之形萬，而水則鑒之；水之體一，而塵則汨之。今是軒之外，池光山色，洞燭纖微，觸目感心，奚容物累！故將因水之澹，以及吾軒；自軒之澹，以契吾衷。超然而棲神乎何有之鄉，泊然而歸真乎崆峒之域矣。」於是咸知澹軒之軒，不爲徒澹，而澹軒之澹，不爲易得也已。因詳傳其言以付王生，欲其兄弟子姓代相守之以爲世美云。

墓表

許長史墓表

維萬曆六年戊寅冬，淮藩左史北崗許公年八十五，考終於家。越明年夏，厥嗣郡廩生漸、國子生浩、治奉公柩，葬於郡西之金山堂。公侄吁川君以名進士家食狀公生平，以干大司成穎陽許君爲之誌而銘焉。穎陽爲諸生時，公蒞其郡，見所爲文，重致期待，躬聘以課諸郎，故穎陽於公最感知遇，所撰述公德業當極詳備。乃漸昆季謂余先比部前峰府君與公同遊崇仁廖東湖先生之門，誼在通家，委

余著公履歷大概，表之墓道，俾過者永遠，知所矜式。

按《狀》：公諱璜，字德鳴，世家郡北鳳凰崗下，故即北崗以爲別號。其鍾孕奇秀，實於地靈居多。父謙庵公生公十歲而卒，公時雖幼孤，而抱大志。聞東湖先生以端嚴爲諸士所宗，遂白母鄭孺人往就課業。每有所得，輒蠅頭楷書識焉。季父學夫孝廉見而異之曰：「繼昌吾宗者，必是兒也。」比遊郡庠，果大爲諸司賞識。且制行莊整，朋儕動以伊川目之。嘉靖乙酉，王石梁公主試江省，首取公卷，後來刺我吁，猶亟稱公才不置。第數奇，屢試春官拂捷，遂謁選得授別駕於楚之岳州。邑長吏有恃勢橫恣者，公毅然以法繩之。後陰圖報復，幸當路知公，得調常德。常德亦楚服也。治鄰舊境，風氣稔通，所受上知，久且益衆，公得展所猷焉。於是遐邇頌聲，洋洋卓起。

既九載，當考績，銓曹道林蔣公爲贈言種種，不啻口出。蔣固素慎許可者，非心悅能如是耶？時冢宰古冲李公見公過部，訝曰：「一官遲九載者，恒不多見，況執政鄉人耶？」然執政豈惟同鄉，又學夫君同年也。公自登仕，絕無相干。賴李公知，尋陞徽州司馬。人於公方以享衢相屬望，而徽之士民若獲慈母，依依欣戀。公顧早倦仕遊，踰年，屢求休致。當路喻其意者，嘆曰：「是恬退計也。」乃謂淮藩近在同省，足便閑散，因有左史之推。公抵任不數月，假歸，竟不復出。

從是徜徉林下殆二十年。居常詩，不求工，而不輟吟咏；飲不過酣，而喜延賓友。偕郡邑耆舊來山夏公、稚川王公十數輩，嬉嬉終日，修洛社會事。昆弟四人至老友愛不替。倦倦諸子姓中，或不給，與親識孤寒者，咸不吝賑卹。野有暴露，捐貲收瘞。郡侯屢請大賓間詢吁民疾苦，則侃直無所隱。年躋耄耋，而視聽聰明，步趨輕健，望之灑然僊度。公每謂余曰：「璜凡臨適意境界，最善休節，

不忍以心力勞徇世情。終身於髮不櫛，於齒不絮，於耳不搔。嘗對客笑曰：「我今固無諸公所快，然久亦可免諸公所苦也。」夫所苦出於所快，天下豈止一櫛髮、絮齒、搔耳已耶？余謂居身應物，皆當以公爲格則可也。

公子姓玉立瓊森，胤祚蕃衍未艾。邇復兩遇恩詔，進階奉政大夫。公以盛德備膺隆祉，誠天人所協應，鄉曲所具瞻，而垂休立範於後進無盡也已。表而彰之，豈爲許世之世美已耶！

杜少庵墓表

嗚呼！此臨汝瑤溪少庵杜君之墓也。君諱天相，字元吉。父逸庵，母艾氏，以正德某年生君。幼即穎敏，逸庵奇之。嘗語人曰：「此兒言動若教習然者。」

弱冠，就外傳，治《詩經》。業成，已而曰：「非實際也。」遂屏去。循循雅飾，有忠厚長者之風。娶李，慈惠勤儉。君善內助得人，與之謀曰：「吾父年六十三而生吾，今七十有七矣，家事須吾與若身之。」李諾其言，遂綜理於內，君周旋於外，殊獲二親歡心。一夕李夢手寶珠吞之，醒以語若，君喜曰：「產兒兆也。」已而應奎生，少長，果醇雅，喜靜坐。君目之，謂李曰：「幸勿使近群兒嬉嫖。」未幾，君遭痰疾，數月不瘳。將危，囑李曰：「吾病且革，吾父母年老，汝代吾養。吾不忍對父母諄諄安慰，以傷吾心。奎兒質美，督其讀書，無令惑他岐。倘發吾所未發，吾無憾也。」語畢，沐浴更衣，整冠升堂，請父母拜。拜訖，端坐而逝。傷哉！

應奎念遺訓，強學爲文章。歲丙寅，始從余遊，上下周旋，歲不舍，今且十九年所矣。凡余所論，言下多無扞格。故當世名公如巾谿李公、寅所嚴公、麓池郭公、淮海孫公、天臺耿公、公泉胡公、同野李公輩，無不重爲許可。此非君之靈爽默佑而然耶？君卒時，親老子幼，慟哭依依，無有誌其墓者。茲應奎樹立矣，請余跡其行實，鐫石墓左，表而彰之，俾來者知所考云。

詹養澹墓表

嗚呼！此樂安庠生養澹詹君事謨墓也，今雲南大參見羅李公即從弟養真侍御所具《狀》、《誌》而《銘》之矣。據《狀》所誌，紀其偉節篤行，卓志敏修，寧不足起立頑懦，而翼勵下風於沒世後耶？噫！亦難矣。昔孔子之慟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夫吾養澹身出宦宗，才稟英傑，居常睥睨乾坤以圖惟不朽，似非聖賢無以當其心志然者。故自幼師事鄒文莊、羅文恭二公。即余至鄙劣，亦辱知與而不爲擯棄。想象其爲道德精神，真火燃泉達，勃不可禦。乃最後聞見羅「知止」之論，歡然有契，遂搆「知止軒」於西源，將究心至善之學而終身焉。噫！此孔子惜顏淵而未之見者，今遽於吾養澹見之，誠斯文一大快矣。何見之未幾，而天復奪之速耶？雖然，壽與不壽，自吾此身言之耳。學而得所止焉，知吾此身而與天地共相終始、億萬千載而無足以並其久且長者，孰謂生年五十有六而遽不足以稱壽也哉！

余茲再至鰲溪，友生仍前聚首，每當意見之紛騰，論議之周張，以及世情交錯，輒嘆曰：「安得如

養澹之善止也哉！「即一時聞者，莫不戚然感、憬然悟，而翕然隨以定焉。噫！又安得起之九泉，而盡止夫一世之不止者哉？養澹二子：德容、德教謂余言爲然，請書而表諸墓云。」

墓誌銘

雲南唐中丞墓誌銘

余生孱弱多病，不能啖肉食，先人懼其弗育，嘗令習作佛事。稍長，爲舉子業，輒因讀《法華》諸經，而所爲文詞遂大暢達若啓之者。余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從是，故於釋氏家說未敢輕訾。及接海內縉紳，如望湖吳公、大洲趙公、秋溟殷公、平泉陸公、二山楊公、五臺陸公輩，亦雅多樂談。然亦雅推我濟軒先生爲能深造。

甲戌冬，余泉屯政來滇。先生杜門謝客一紀餘矣，乃爲余出迎。賓次，余遠挹豐神，翔舉翩翩，儼爾僊度，因爲敬聽玄談，坐忘移日，竊慶斯行若不負己。乙亥春夏，凡再晤。至冬，又再晤，則指坐中老衲云：「公祖爲我強留此僧，辦我西行。」公據時起居壯甚，未敢以其語爲然。明年丙子五月，余西巡歸，先生門下士察生所聞，以貢考迎余洱海，報曰：「濟軒師以茲三月廿五日逝矣。」余訝曰：「何速也？」繼而曰：「師逝之頃，白龍天矯從西山起，侵尋天表，衆爭羅拜。」余復訝曰：「何奇也？」細詢之，則云：「師先七日不食，擬吉以是日之中。及期，起如廁，取水自沐，沐畢，易服。生請

製褐以進，止弗許。衣巾鞋襪，手自縛束。已而端坐，令親屬序近言別。別已進前，留老衲囑曰：『吾與若固時共相見，未別也。』衲曰：『善自護持。』曰：『護持個甚？』熟視之，息奄奄盡，而頭目凝然不少傾動。次日入歛，神色軀體和煖如有生氣。合郡縉紳士民因之發菩提心者不知其幾矣！」

茲余以萬壽入賀，敬吊中堂，而先生嗣子鴻臚君熙載持《狀》乞余誌其墓。余曰：「而翁天遊，神龍倏忽，其孰能筆舌而方物之耶？然按君所《狀》，而翁幼學壯行，以暨晚休，善行種種，固莫非心之所形見，詳其行，孰非顯其心耶？」則爲之《誌》曰：

先生唐姓，諱時英，字子才，號濟軒，晚號一相居士。其先世湖南人，高祖以戎籍徙^(一)自辰瀘，遂世居曲靖之北關。祖洪、妣鄭，敦厚勤家。生封主事公經，配封安人伍，厚德視前益篤，故天報以先生。先生年八歲就傳授《尚書》，日誦千言。嘗夢遊玉虛宮，謁三清，右邊老子避席虛讓。覺而道、釋經書恍若宿解。年十五，有聲庠校，廿年試魁滇省，上春官，弗第。旅食京邸六載。乃登念庵羅公榜進士。出知平陽縣政，尚簡靜，奸豪貼服。均田糧，修水利，民感惠政弗數。乙未，陞戶部主事。初委督糧通倉，繼委權稅潯陽。己亥，陞員外郎。復委監銀庫。先後皆利穴，且鄰權勢，先生處之裕如，其廉名能譽，日彰彰表著。庚子，陞郎中。辛丑，出守真定。時北虜犯井陘，以先生調度周悉。民間絕無所失。北虜去，尤加賑卹，民心歡頌。去今三十年如一日也。先生亦嘗曰：「吾宦底成，全於真定爲有力耳。」

甲辰，擢副貴州臬。先是，封公暨安人俱以先生在戶部時，值立東宮，獲領恩典，至是皆登壽域，

而先生錦旋進觴，爛彩稱盛一時。丙午，陞貴州大參。尋丁安人憂。丁未，而封公亦逝。襄事後，復參河南，部糧京邸。都人士同志者聚晤若市，輒嘆遂養深造弗如。丁未，廉訪浙江，憲度精嚴，視貴陽尤卓。庭無積牒，獄鮮寬滯，兩浙咸神明之。壬子，轉山東右轄。癸丑，轉陝西左轄。甲寅抵任。會套虜恣橫，地方當警。當寧宵旰西顧，爰咨冢宰，須沉毅才略，應撫綏之命。當事疏先生入，旨俞。乃節縮邊儲，招徠勇健，以控制諸險要。於是四鎮協和，諸夷退遁。雖中遭災旱、地震，而軍民晏然，不爲所苦。且乘暇進縉紳、多士，縱談心性，山僧野老亦與其中。言官風聞，至形論列。有旨留京別用。時爲嘉靖丁巳歲也。

先生既交代來歸，遂結社於郊外東山禪林，日惟焚香默坐，一切交遊，俱皆謝絕。間同老衲取藏典一二函，信手批閱，尋共抵掌點額，超然句外，傍觀者竟莫能測。二十年茹蔬飲水泊如也。嘗語所親識曰：「武侯謂：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時英於是亦竊有志。」故近年悉出宦貲，聯合宗族，置祖祭田，建設義莊，以利濟一切無告，必罄所入乃止。余竊觀先生中藏皎涵璧月，湛映寒潭，於世味了不相干。而事物至前，應捷影響，故愛憎不形於言貌，畔援不見於事爲，以居官守，而澤留去思以處鄉閭。而儀刑沒後，其氣蒸川岳，象感雲龍，理固宜然已。先生卒云云。《銘》曰：

見於田，躍於淵，神物難羈，終翔彼天。惟法雨其普施，將遍潤乎大千。通西方於東土，壽無量而億萬斯年。

「徒」，應作「徙」。

永新尹天湖墓誌銘

明典崇重理學，代有聞人。正、嘉間，浙東陽明王先生稍稍以良知爲訓，海內咸宗之，然惟余省吉安居多。其時不獨縉紳多士，即草野潛伏之夫，亦往往以羽翼斯道自期。如永新天湖尹君其一也。

君諱珏，字國潤，裔出番陽侯之後。祖景自龍波墟分居江東廬下。景生廷侯，娶文。生君於弘治某年。自幼質付殊常，口無喧囂，動無僭忒。初父母授之舉業，每苦不見意趣。及入郡城，聞士友談學，就而聽之，覺有所契。乃盡棄舊學以從事於東廓、南野二公之門。其邑中李南屏、顏中谿，暨余師山農尤相親洽。余以農師之故，亦數得接見，其渾樸直遂，大類古人。雖所論議不無偏泥，而篤倫理、崇信義，不欲一事有媿於心，不忍一人有疑於學，似出其性然者。故聯族衆則兩建宗祠，詳修譜系；聯鄉衆則助構會堂，歡飲會費。家貧，每力作自供，毫無妄取。嘉靖辛酉，巡撫何公廉其狀旌之，謂躬耕養母，考古從師，至老不倦。郡邑賢侯亦屢賓鄉飲。

今春遘疾，其友吳文南往候，猶切切談心不置。隨曰：「疇昔之夜，夢乘五色雲，真抵漢表。香靄景爛。須臾解化，殆將去此而逍遙遊乎？珏平生無大可人意者，亦無大得罪天地者。願子作《狀》，乞盱江近溪公一銘足矣。」已而沐浴更衣，端坐而終，享年八十有八。娶葉氏，生子三，俱不壽。獨其甥尹世鄭孝養五載，盡心喪事。至是持《狀》乞銘。爰爲《銘》曰：

天湖之來，篤志綱常。天湖之去，乘雲帝鄉。樹石猿岡，千載流光。

先母寧太安人墓誌銘

隆慶三年歲在己巳，冬十二月十有一日己酉，不肖孝男寧國府知府汝芳，偕弟汝順、汝初，奉母太安人寧氏之柩，葬於邑南從姑石之東。汝芳泣血《誌》曰：

嗚呼！盛哉！吾母之德純且備也。汝芳童時侍母，以迄今日，一言一動，無或敢忘於心，而不思永世誦傳之也。蓋母故天聰夙啓，幼未經師傳，於《小學》、《列女傳》諸書，悉能通其大義。自歸先君前峰公，確然謂古聖賢必可企及，吁人士知講學明道，實自先君始之。至事先大父兩崗公、妣江孺人、庶妣黃孺人，俱以孝聞，且爲堂叔撫孤成立。而聯族黨、新宗祠、積社倉、開義塾、鑿鑿可方范文諸先哲者，皆母相助之力也。比先君遊郡庠試，稍弗利，即勸引退，以課諸不肖，晨夕經史，多母口授。遇有卓絕行誼，輒呼而問之：「若輩可能是耶？」汝芳舉進士，十年不仕，母恬如也。後令太湖、守寧國、迎養而歸，行李蕭然，不少介意。及先君歿，遂令汝芳勿復仕，且罄所貲以樂施與，造橋濟渡，悉解簪珥。嘗語人曰：「吾須篋無尺帛銖金之餘，方覺灑然無累。」

母是時久已玩心太虛，性地融徹，日惟瞑目靜坐。汝芳侍之，移時不接一語。問叩焉，則曰：「此際此心，空空洞洞已爾。」如是三載，忽食頃，集諸婦語曰：「人生苦欲多壽，即千齡與此日何殊？」隨呼婢設浴具，浴畢，持筭櫛鑰，置高所。婢曰：「明取不復勞乎？」笑曰：「吾不復用此矣。」夜半疾作，端坐，鼻流雙筋而終，時今年六月廿五日寅時也。外祖游溪寧正十六公世有隱德，娶饒

氏，生母於弘治辛亥七月廿六日辰時。至所終，得七十九歲。嘉靖庚申，汝芳以刑部主事考績，母受敕封安人。生不肖三人，女一，適庠生黃煒男。孫六人，曾孫十五人。《銘》曰：

從姑之峰兮，矗矗雲叢。安人之德之隆兮，天畀其同。從姑之中兮，盤盤幽宮。安人之世之榮兮，地亘其豐。

臨川傅母官孺人墓誌銘

余髫年聞臨川石井傅君名，欲識之，意恒汲汲也。比丙午冬，君就試盱江，始挹君顏色，坐中談道義侃侃，就而聽者忘倦焉。同舍郎笑曰：「傅君爲道媒聘，固不當如是耶？」既而君應貢行，余亦入仕籍，不相面者復一紀歲。丙寅，余值先君憂歸，君來唁余姑山。尋謝君堂，拜母官孺人，年八十三而履便貌憚，嘻嘻作相得語。余嘆曰：「傅君能養於茲，足徵矣。」君曰：「母固天性。非由養也。」時私謂期頤可無難致。乃踰二年，即以訃聞。余復走吊，則孺人葬且卜吉矣。君泣而持章僉憲《狀》請銘焉。

按《狀》：孺人爲邑南淇塘官聲亮女。生平性溫而敏，父授以小學諸書，即稍知大義。至誦二十四孝詩，則喋喋夜分不置。及笄，歸傅公序，執婦道甚謹，事祖姑與姑咸盡誠款。雖姑性嚴峻，亦每得其歡心。臨終皆祝而謝曰：「願新婦子若孫，後當大貴顯也。」傅世業商，孺人獨勸公事舉子業。後值祖商南粵疾亟，召往視之，時君生甫三月。公入粵半載，遂以不服炎土病卒。孺人時年二十有

一，聞訃，輒收涕抱君語曰：「恃此，可無恐也。惟急與亡人柩歸耳。」已而解簪環，募力以往，竟得柩歸葬焉。居常了無嗟嘆，亦不作奮勵堅節之語，惟時時撫君言笑，口授《童蒙》諸書，間以俗說釋章句大義。君未就外傳，先已熟耳古聖賢事矣。以故君補郡庠試，輒先多士。後一聞明水陳公從陽明先生講學，即奮然浙遊，得盡友一時名賢，而鄉里同志後彥亦多君啓發。故好事者輒稱之曰「道媒」。道媒豈君成自天性？然皆孺人善導之功所致也。及應貢司訓建安，孺人隨養，日誨君以立師模，無辱紫陽之鄉。尋陞晉府教授，即命辭檄歸故里。

里族中女伴相過無親疎，必索所藏巾帨與之，且時歌《二十四孝詩》以忻忻勉勸。繼避寇城居，衢巷中貧丐聲至，周之惟恐或後，甚則倉皇色動，蓋慈憫出之性生然也。君配黃，生孫二：元和中嘉靖戊午鄉試，元順登隆慶戊辰進士，二孫之速有成立，且駸駸聖賢之圖，以善繼君之志，亦多自孺人培養之教得之。孺人壽八十有五，子孫賢且貴顯，然意甚安閑，見人稱慶，則舉手加額，以答天庥。間聞有欲張大其節行者，嚴拒之曰：「茲分內事，奚足難耶！」嗚呼！傳記中稱節婦賢母亦多矣，然非極力柄持，則必矢心自固，孺人獨恬然自怡，而履襪於匆卒之初，義方於撫孤之久。至於矜持張大，終身無幾微見於顏色，即古人中求之未有也。豈天將昌傅氏之宗，而開慶源於無窮也歟！余固不能已於銘也。《銘》曰：

躬以節全而得之性便，嗣以慈延而期之聖賢。道倡先覺而良知遍傳，世教賴焉而報應自天。後祿綿綿而將千百年。

仲弟樂溪墓誌銘

弟姓羅氏，諱汝順，字惟道，別號樂溪。先考比部前峰公，妣寧氏。太安人生余兄弟三人：幼汝初，次則弟也。弟生而孱弱，再歲乃呼父母，三歲始步。方就口食，群兒或侮之，輒作色呵叱，毅然有丈夫氣。祖考兩崗公見而語家人曰：「是非凡兒，可善飼之。」

及長，外傳授以句讀，不屑屑循行，第質議相難。余時同筆硯，或強課之。弟曰：「兄謂聖賢書即作口誦耶？」余愕然驚異。一夕，共寐山房，謾語之曰：「弟視若兄將能擢高魁，居臚仕耶？又能老而休享完名耶？」曰：「即非兄猶思爲之，況兄耶？」復詰之曰：「弟視若兄如是，而安於蓋棺否耶？」曰：「即非如是，人猶將安之。惟兄則決難以遽安也。」余窺其有遠志，每與商訂儒先問學工夫，未嘗不相默契。但其質性多欲現之行事，故年甫弱冠，於吳、楚、閩、粵登涉幾半，凡所交遊，多一時名士。余同年淮涯倪公尹南城，聞弟才名，欲請而收之邑庠，弟竟以力穡辭免，士論高之。

羅族自唐歷今，居頗繁衆，且遠祖墳墓失祭展者間亦有之，先考久欲合而修焉。比余登第，例得坊貲百緡，遂公而與弟司出入，生殖二十餘年，十倍歸之。於是立始祖之祠，置墓祭之田，訓諸子姓以義館，周諸貧寒以廩粟，故禮俗之興，合郡以先考稱首及。先妣晚年欲罄所積以新大德橋梁，工力甚不易舉，弟殫思竭才，寢食俱廢，不一年而成，衆亦咸羨堅美，爲吁南最。蓋弟才長於任事，潔於居己，而尤篤於孝義，故所舉人靡不服，而告成，亦自易易類若此也。

弟娶寧氏，爲紹興司訓玉泉公女，與今水部斗暘張君安人兄弟也。公晚苦清貧，弟侍奉殯葬殆同考妣。至諸子姓，迄今存軀不怠。南豐葛氏子幼孤，弟憐而字之，爲課業娶婦，以至成立，因以立名，而感慟終喪，視親出無異焉。其他遇病則與樂餌，遇歿則與棺衾，遇伶仃則與資助，不能一一枚舉，其慈施似得之天性。至於處道義之友，匡講學之會，勤倦篤切，尤難盡狀。故弟未五十，而鬚髮蒼白幾六十，而身體尪羸，竟以勞瘁終焉。嗚呼，傷哉！弟之苦心矣乎。聞其告終之日，沐而衣冠，叩祖祠，揖族黨，怡然坐正寢，命婦女勿近，命嗣子輔信受慈孝勤儉遺言，勿徒哭泣。衆視若處平常，俄而瞑目以逝。嗚呼！余知弟亦良不負此生矣乎？茲輔叩余請銘，余含淚《銘》曰：

天昇其才，而阻其階。人頌其賢，而促其年。豈將佑來，許以作求，光奕世，而永乎茲丘。

廣昌羅石潭墓誌銘

君姓羅諱憲，字從度，別號石潭。二十四世祖德稱公爲唐侍御史，自南昌柏林分居南城之磁輻，生子一十四人，三爲禮通公，遷南豐菰河，至十七世同輕，遷廣昌興查，爲君始祖。六爲近通公，遷泗石溪，則余始祖也。禮通公以下，衣冠代不乏人，至祖明質膺貢，選仕迪功郎。質生祿，配饒，生君於弘治某年。

君幼與銓部石崗李公同事舉子業。長以書經補邑弟子員。正德間，閩寇屢至，當道欲營邑城，界傷學宮。當道嚴猛，人莫敢言。君走百里以告族伯祖少宰圭峰公。公白其情於當道乃已。後復

倡諸士開泮渠，環東而流，故今學舍屹然全勝一方者，多君力也。君年三十，未舉子。厥配揭孺人，蓋少司馬松雪公孫女。性慈敏，數爲君憂之。君曰：「吾知自修以聽天耳。」乃共孺人務忠厚以理家政。假貸者與之，咸不取息。力不能償者，併其券焚焉。鄰竊廩粟，捕獲，將鬻其子以償，君遂不問。貧不能葬者，出衣棺葬之。捐數百金不啻也。未十年生子四，且貴蓄愈盛，天之報德，機亦不顯哉！屢試不第，遂遨遊赤石、紫霄之間，日策諸嗣子爲進取計。今良傳、良僕入國學，良俊、良儕任泰寧、奉化主簿。萬吉、萬全亦入國學，萬程登進士，萬有、萬鑑中鄉試，萬象補邑庠生。君年七十七，孺人亦八十二卒焉。良俊等將奉君暨孺人柩葬於程岡橋。適余以講學至，據譜系，余視君叔侄行也，良俊等泣求誌銘，以垂永久。余義不容辭，《銘》曰：

陰隲後延，古有格言。而今則然，世百斯年。其永視乎茲阡！

南城王太學墓誌銘

王君諱仲源，字子本，別號東泉。始祖約庵公，宋季自河南來，任建昌軍巡檢，遂即城東壕塹家焉。壕水從北郭鳳凰崗環流入吁，山川交會，爲郡東勝地。以故王氏入國朝，久稱殷富。至大父素軒公，父一齋公相繼幹理而益盛焉。

一齋雅好文學，奉例授益藩典儀。時益端王以賢名，而一齋職掌邦禮，氣宇雍肅，體貌軒豁，大爲王重。余少爲諸生，從班行中數目而心賞焉。後諸子侄從余遊，一齋時過館相慰勞，間出所作律

詩，訝其中多警語，詢之，則與余故人車白江友善，其所得蓋有自也。

娶吳氏，生子四，東泉首出，之臣、之屏、以渙，其弟也。東泉雖事舉子業，然亦時同諸弟游車白江門，質疑問道，朝夕不少倦，且能推所餘以濟白江空乏，白江數共余言：「王長君儻好義，非凡士也。」至補郡庠子弟員。白江與余方望其大就，而一齋以事之京，竟爲輸粟入國學遊焉。去之日，挾白江舊稿，次第鐫傳，而一時海內縉紳咸知白江名者，東泉厚於師門成之也。後一齋、白江俱故，東泉猶時共余往來無間。然力家勤劬，事繁食少，病竊發矣。且年四十未有子，或以是憂之。東泉慨然曰：「吾恃此心非薄德者，何患焉？」後竟如言，生孤德章。雖東泉不起，而所娶饒氏能撫孤有立。一齋世慶亦可自東泉而引之弗替也已。茲饒氏將扶柩葬於某所，之臣等謂余當銘其墓，誼不容辭。《銘》曰：

嗣富以穀，家祜益篤。徵德以文，師名益芬。於職弟誼，歿乃賁志。眷德自天，章其允賢。

休寧吳龍塢墓誌銘

休寧吳生周翰來從余遊，詞論誠雅可掬，余心奇之，知其可與言也。因謂之曰：「良知在人，原自炳朗，惟於光景處執着求之，便添障礙耳。其尚遽心於淡，合神於漠，乃爾得縣解也。」吳生不覺熙然自喜，爲余心契，而辱有生平通家誼矣。無何出厥考《狀》，請銘以石諸墓左。余曰：「吁！余去令先君千里，不能躬耳其聲施，第目厥嗣而君可知矣，能辭銘君哉！」

按《狀》，君諱松生，號龍塢，係出唐侍御少微公後。祖父咸，有隱德。君少失母，哀毀，殯祭咸中禮，無童稚態。養父以志，財帛無私入。其事庶母若生己者，竟得其歡心。一弟庶出，愛之不啻同胞。此孝友之性，固天植然也。及長，履越湖江，爲貿遷計，而於義利之嚴，獨有卓見。曾商浙，會人遺金貳百竟去，君獲知爲若值，待其返而還之。嗟！嗟！志之淺鄙者，銖兩可取，寧失義，而利無所棄；又其甚者，利人之有而奪之。視君所爲何如也？其諸仁厚長者之流歟？此可以風世矣。歲己亥，梓宮南來，徽郡力役爲艱。君慨然出所蓄以助，公私少得休息。事聞采風者，檄有司旌其間。同族食指數繁，門戶久且負累，君獨以身任之，規畫既定，衆遂不苦。常造橋梁，卹無告，陰德殆難指數。終身疏布，雅樂田園，閉門課子，一以節約。吳生晚出，延師訓之，戒其勤讀作人，吳生獲以孳孳問學，而竊孔孟宗奧。蓋君之能父也。《銘》曰：

維人之生，身難百齡。匪利欲昏，心則貞明。好義樂施，超然古今。峨峨公立，耿耿公靈。

太湖金洪洲墓誌銘

太湖有金君紹貴者，字世顯，別號洪洲，太學生百鍊父也。金生方垂髫，自其鄉來，習禮於邑城社學。余見而愛之。後過其鄉，君坐余中庭，訝其儀狀魁偉，器度舒徐。余詢家世，知其素敦厚德。祖父俱尚義恤乏，臺司加獎，而名載旌善亭額。

至君，博習群書，喜談方外。歲甲辰，邑大饑，君出粟千石賑之。鄉民丁明等瀕死存活者不下百

餘人。邑令張公、水部賴公，相繼旌其閭，人咸謂君不替世美云。母有疾，聞楚人善醫，即走數百里，躬乞方藥。及回，疾篤，母力起飲之曰：「此吾兒汗血所來者。」後不起，君哭幾失明，即今垂老，語及父母，輒涕下不禁。蓋其溫厚惻怛，多得諸性。生故與人處，能含容不較，雖里巷頑悖者，亦皆歸德。卒之日，金生方卒業盱江歸。君喜曰：「兒得師羅父母，吾沒何憾？」亟命遷之中堂，無一語及家事。須臾瞑目而逝。合室內外，咸聞人馬聲如官長發行狀，共異之。自是凡里中災祥，君必夢寐先報，歷十年如一日。益異之，遂相率肖像立祠，致香火之情焉。噫！亦誠異乎哉！豈君慈惠鄉曲之心，固無間存歿如是耶？宜其後必有光大門戶、以表揚君世德於無疆無盡者矣。故余因金生請誌其墓而銘焉。《銘》曰：

我恒愛人，人亦愛我。初長善苗，終圓善果。生死存之，更何不可！盈宇宙間，原只這個。

南城黃郡博墓誌銘

嘗聞之萬物所不能逃者，其數乎？有味哉！斯語矣。夫天下之事，爲之者人，而成之者天數。或我睽即爲力雖盡，而幾卒罕遽者衆矣。吾鄉雲溪黃公平生竭精神，業舉子，其文不謂不攻，其試不謂不前，乃竟阻於一第而就貢選。勤課厥嗣景雲，大著聲華。既舉江藩第一，復聯登進士。勢於恩封，易將拾芥，卒之自領郡博以歸。氣體豐神，可欺少壯。且調攝藥餌，素稱神明，上自司府，下遍里閭，人賴以生活者不勝其數，而一身手足痿痺，且遂莫痊焉，茲非數之所爲而何哉？然人之仰其名

者則愈重，天之裕其後者則愈繁。是卒雖自今而爲壽也，實無盡矣。

余與公生同乙亥，近偕州守中石陶君輩計月以公爲長，歲時徵逐，將樂餘年。茲公先逝，公第三溪明府卒，其子文炫等持東津王君所爲《行狀》叩余庭，求其銘以葬。噫！余視公誼同兄弟，敢以不文辭耶？

按《狀》：公諱季融，字子春，別號雲溪。世居東臯之落霄。里名硝石，代有隱德。至日新生九塘而黃族益盛。初配劉孺人生公，暨定遠尉少溪。繼配程孺人生三溪，暨庠生季通、季成。方劉之卒也，公尚幼，賴程撫之。然稚年即穎異不群凡兒。稍長，就傅胡介石於府庠。時司寇朱東源公同舍。一日公課，嘆曰：「他日昌黃氏宗者，必此子也。」嘉靖辛卯，補弟子員。所與遊者，惟今侍御鄧純吾、尊翁方石，暨王東津三人而已。歲在甲辰，聚會於硝石華林峰。英敏意氣，會集一時，其研窮切磋，迥然出諸尋常，而經傳旨趣，不深造自得不已也。嗣是郡二守合川周公、三守松泉胡公相繼蒞吁，挹公文詞舉動，知爲素養，遂延館賓以傳其子。丁未，石城許公校士，首取。壬子，潢溪鄭公亦然。士受二公知者，卒多入彀，乃遺珠之嘆，公獨不免。然景雲、三溪俱文藝超卓，氣宇清揚，士類咸跋足以俟顯發。至辛酉，景雲果發解，而三溪魁擢，叔侄同升，光照尊俎。九塘且無恙，榮慶一堂，咸謂非世所常有也。來春，景雲聯第，拜尹上海。未及二載，而政譽冠畿輔，遽以痰火卒於官。上海士人舉而祀之名宦。公見士民哀號狀，撫棺浩嘆曰：「兒不壽，猶壽也。吾復何憾耶？」觀者共難其曠達。

萬曆癸酉，公始膺歲薦，上春官，領訓南昌郡庠。公平生敦行慎履，文學優長，士馴訓誨不習有孚。且博洽群書，陰陽脈藥，尤臻妙蘊。官居省會臺司，延接動移時方輟，而程孺人哀暮違養，殊自

憂苦。於是乞假歸省。不數月，通庠呈留復任。司府行催，再四懇告不已，始得休致。兩院謂其奉親至孝，教子成名，製扁「孝慈維則」旌之。居家杜門不出，嘗戢理落霄故宅，就石環臺，倚厓構閣，日携家偃息其間。余扁舟時一探訪，恍然非人世也。癸未，一疾幾不起。既起，手足遂痿，至今夏遽告終焉。《銘》曰：

恒言自昔，於道亦幾。不爲良相，即爲良醫。物濟斯溥，報食奚疑。簪纓甲第，濟美逶迤。千載如見，是曰雲溪。

宜黃應太學墓誌銘

大江之西，省郡爲南昌。自南昌西行二百里爲撫州，再百里爲建昌。當二郡上游有峰直干霄雲者，爲軍山。山下係二邑，其南爲建郡南豐，其北爲撫郡宜黃焉。

嘉靖丙午，余講學撫郡宜黃，曉吾應君名憲字汝質者，時猶冲年，來游門下。余知其家世居軍山之中，廣谷大川，有神岡、寶屏之勝，乘興往遊，因得及庭。君祖壺丘公年八十，父屏山公年六十，俱以通家接待。見其循雅渾樸，雖富甲諸鄉，而謙抑崇禮，確有古風，益敬愛之。時君習禮，郡庠奉例將入國學，聞余性命之說，超然欲脫世途，以終事身心，而以未畢之志付諸二子曰標與材者。辛酉，余出審大同、宣府獄。歸省，君携二子來見，且令誦府司所試經義。余喜君有子，將大發軍山之秀。比余北上，未幾，廣寇流劫其鄉，擄君去。舉家奔惶，凍餓谿谷，不惟父母繼逝，而標、材亦驚殤焉。

君以子身備膺百難，靡不以覆墜爲憂者。君悉心綜理，不數年，居火而復新，產荒而復治。君配鄧孺人，又納朱氏女爲側室，慈惠撫之，生今嗣子楫，人咸慶君晚福無涯。君獨戚戚，一日告余，疇昔曾自遠來，勗蕙以急務修持，久將不免。余謾爲說曰：「子謂古今可誰免耶？」君慨然應曰：「弟子恨修持未能得耳，免不免固非所論也。」

癸酉，君年四十八，忽遘火病，顧鄧孺人曰：「是殆將弗起也。」時方治所居前館，鄧惶泣，欲已工作。君怡然曰：「即不起，亦人之常，何惶惶爲耶？」再越月，處分談笑不異平時，亦無幾微少動顏色。第囑曰：「羅先生知我，葬必爲乞誌、銘。」噫！君信不免矣。然修持至是，豈無所得者能耶？今余復至君庭，而揖年已十二。因以君遺言再拜請銘。余忍淚爲《銘》曰：

軍峰亘綿，鬱含紫煙。軍溪清漣，遠引瑤川。中毓奇士，身世如僊。告終詰旦，知先數年。前光後裕，徵之余言。

晉江黃教授墓誌銘

得山黃公，以隆慶戊辰自直隸金山衛學正遷教金谿。郡王檄至，即謁松江守洪溪衷公辭歸。公曰：「是官雖薄，實善地也。」且謂余方家食，獨不能一違耶？公曰：「是固日煦志也。」遂携家而來，相見懽甚。余郡諸生每五日爲講會，會則必至，議論聲聲，竟日忘倦。入則復以所得語王世子，世子雖幼，亦唯唯聽之，久則惟恐其不入且誦也。不一歲而公病矣。又再歲而公卒矣。其嗣可城方應試

於閩，訖至來奔，狀公履歷以乞余銘歸葬焉。

噫！余識公將念年矣。憶癸丑之春，余廷試北上，公以貢候教職，忽遇僧寺，聞余論有當於心，躍然起拜曰：「良晤真不偶耶？昨夢朱子贈以玉圈盈尺，謂爲周子所遺者，兆固先寤寐間矣。」聚首不聞者數月。後余尹太湖，公亦分教永康，投書相報，謂：有賢郡守相信於上，賢士夫相與於下，教固可行，而學亦有成也。士夫謂松谿程公，郡守則謂今撫臺陶山李公也，甚爲公慶。乃聞以宅憂去矣。王戊，余守寧國，公復補高郵。一日，余謁學院楚侗耿公，亟稱公不置。余因進曰：「固某舊知也，得無少衰乎？」公指數教士科條暨所較論，曰：「殊壯甚，壯甚！頃復報遷金山，其獲上信友，大興教事，不下永康、高郵焉。」嗚呼！今教職盈天下，非浮沉以逐世，則卑污以利身。公獨卓然徵諸實效，是可聲音笑貌爲哉！

蓋公少負奇質，弱冠游郡庠，能博涉經史百家之言，著錄諸書，已不下百餘卷。及壯，聞陽明先生良知之學，又盡棄以竭力從事。嘗語諸士曰：「學在致一而文生焉。造化惟一，故剛柔交錯而成章。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夫子之道也，祖述堯、舜而得統於天者然也。周子謂士希賢、賢希聖，而歸其要於一，則學之在致一也。厥深遠哉！」諸士聞者咸知興起。且一切饋送，隨即謝卻，布衣蔬食，澹如也。至事闢大體，則毅然當之，雖得失有所弗恤。在永康時，海寇倭至，禮齋史令尹問計，公佐以死守，寇望風宿遁。陶山公之重公，此其一端也。禮齋於公爲郡人，且懿戚三年，不干以私。宋儒陳龍川公後裔貧不能娶，公言於署篆陳青田司理，娶而恤之。侍御黃毅所公按高郵，以忠孝爲問。公對曰：「欲全忠孝者，顧所學何如耳？能以聖賢爲師，則利害弗計。隨所職而盡心焉，

忠也；體所受而全歸焉，孝也。否則，雖輕生犯諫，亦苦節貞凶矣。」黃爲歛容敬聽。宣聖二十六世孫孔開源者寓金山衛，公請於當道曰：「衛設庠以教諸武弁，重祖功也。先聖功同天地，而嗣弗同焉，非所以崇文德隆先裔也。」當道爲檄所司世錄之。海濱荒落，衛庠典禮殊略，公爲置祭器，備聲歌，彬彬乎文勝矣。且疏開泮池，修侍御舒雲川公祠。清理原設祭田，以報廩餼庠士之功。諸所建明，歷歷可紀，皆其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已耳。

居常以詩文自娛，客至輒留，微醺高歌，興出塵表。余嘗過公問病，雖疲亦論心不輟。一夕欣然向余曰：「得之矣，得之矣。」余問謂何？公曰：「人之大患非身乎？今曉然見身之不吾有也，何泰然如之，何廓然如之。人方憂吾將斃也，詎知長生之自此乎！」越三日，病篤，諸友具在。有謂公得無以客居爲念乎？公復余長嘆曰：「閩其吾家也哉！閩其吾家也哉！吾客而歸也久矣，知之者其惟近老乎？」已而手余去。移時，而諸留侍者報曰：「尋瞑目逝矣。」嗚呼！公達觀於死生之際也如是耶？公諱日煦，字載明，世居晉江之行春里以北向清源山，因別號得山云。《銘》曰：

人奚以生，亦奚以死？道則維之，其誰了此？如寄且歸，得山君子。

樂安黃寄傲墓誌銘

夫天人之相與也，其爲跡甚遠，而幾固相通；其爲理甚幽，而應則胥顯。今觀樂安圓溪黃氏之爲宗，益信其然矣。

丙寅秋，余過吉州流坑，董古南、蓉山二公邀駐講會，地去圓溪僅半舍，則聞先輩有黃寄傲翁者，實昌厥宗，歎未獲一過也。茲歲甲申，余復從樂安如吉，登舟圓溪之澚。太學生國柱、庠生鎮等數十輩，濟濟相迎，問之皆寄傲翁後昆也。余見其禮儀彬彬，氣象謙沖，大殊他姓。少焉，族長靜菴率長幼持《譜》進曰：「黃氏始祖自廬陵刺史以來，代續簪纓，或爲提刑，或爲守令，或典教庠，咸有德澤以及士民，然皆生治世，爲力不難。獨我寄傲翁當元季荒亂，兵旅紛紜，乃以布衣全活鄉閭，庇奕宗黨，其豪傑則出人頭地萬萬矣。雖縉紳曾公子啓、何公伯善、王公翊、董公子莊、羅公恢、鄒公幼亨等於所居寄傲軒爲文表記，而墓銘獨缺，甚非所以揚前休迪來許也。敢陳幣以請。」余不敢辭，按《譜》、《誌》而銘之。

翁諱任，字克賢，祖父俱隱德不仕。翁賦質警敏，惓惓繼承先德。時元運將衰，四方寇盜雲擾，翁父達輔，招集義士，保障鄉閭。翁弱冠，贊助其間。遠近歸附者，視其空乏，則傾廩粟周之，且嚴戒非寇至無輕動以毒無辜，衆賴之且德之也。未幾而父卒，翁獨力支撐，出入兵革擾攘中，艱辛萬狀。然偕室李奉母孝養，靡不備至。及大明開天，禍亂稍息，族衆鄉人，產荒疾疫，其生不能衣食，歿不能棺衾者比比皆然。翁夫婦量力處分周旋，顧復居常訓諸子姓曰：「吾先世以詩書爲業，以忠厚爲心，爾輩勉承，乃稱克肖。」故亂後新第，額以「積慶」，知將來子姓必昌熾也。所生六子，俱卓然成立。而仲子九德以貢選銅仁節判。翁夫婦謀曰：「吾兒官數千里，且邊鄙也。倘服用不給，能保其不取於民哉？」乃擇良田授之，歲悉所入，遠助清苦焉，九德卒稱廉史。至九斌昆季，人皆尚行，有司延賓鄉飲。今派分六支，濟美如一；文學章縫，方興未艾。蓋一門食指多至數千不啻也，噫，亦盛矣哉！

天之不失報於人也，亦彰彰明著也哉！余閱曾、何諸公所《表》、《記》，想見翁之氣宇軒揭，興致瀟灑，嗜好恬澹，真足以脫離塵縻，翔翱物表，獨於九德官居，慮更深密，其廓大而善精微，幾可以語學矣，豈天分固大過人如是哉！今世以貨利自贖，又以贖諸子姓者，紛如也，安得起翁九泉而使之媿且警也耶？《銘》曰：

墓之銘也，世則皆鑄。我銘翁也，何獨不然？翁之歿也，幾二百年。翁之後也，孫且玄玄。德之潛也，起於深淵。光之發也，輝映無邊。吾將求其端而要其終也，信感應之機弗爽彼天，而久益綿綿。

永新蔣母李孺人墓誌銘

余門人永新蔣時望母李孺人，以隆慶戊辰夏終。越三月，卜葬。謂余誼在通家，乃持父士致所爲《行狀》懇銘焉。嗚呼！余交士致三十年矣。孺人之賢，熟於見聞，能自己於銘哉？

按《狀》：孺人爲南屏侍御女侄，行幼失怙恃，撫於母黨，而清淑可嘉。少長，歸士致，即循循知執婦道。士致初事舉子業，聞山農顏師講陽明先生良知之學，遂棄去遊四方，門戶事惟孺人一身任之。士致或數月，或踰歲乃始一歸，相見熙熙，晏如也。丁未，余道永新，庭謁士致，同行者數十輩，孺人出爲禮畢，隨具茗，俄頃俱遍。余訝曰：「誰謂士致貧耶？」及窺其果核，竟人人殊，其約己而善蓄事，固多類此也。

孺人事翁，盥衣、補綴飲食，恒不後時。雖翁度渾厚而嚴畏彌甚。姑年六十，患目、痰疾，日夕床褥間，問醫治具，累歲未或少怠。且歎語慰曰：「姑無爲勞，分當相依如是也。」以故翁、姑俱壽八十，靡有抑鬱。古謂菽水足以承歡，信哉！士致近於此學好古篤行，能成一家言。而時望亦挾策遊邑庠，駸駸有嚮往志。孺人齋苦方甘，而數遽告終，豈天於善人將漠然無情耶？抑亦其未盡之享，欲遺於厥嗣也耶？《銘》曰：

貧而安，親悅以歡，是士人之所難。宜懿美永光乎竹汗。

從伯母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寧氏，早歸余從伯南崗公。余母與孺人，實同出也。外祖政十六公世居吁南畢姑峰下之游溪。溪流清徹，而峰臨其上，又秀拔奇特。寧故稱巨族，多隱德。至十六公尤卓卓表著，娶饒氏，初生三女，余母最幼，其次則孺人也。生來未臨師傳，暇日同外祖口誦《詩》、《書》，即佩服不忘。及于歸，能躬發揮，孝舅姑、睦宗鄰，克善家政。余族稱婦順，必以孺人與余母先焉。余父前峰公游郡庠，而南崗公商江湖，孺人心獨不安。比汝信、汝貞少長，即謀課之舉業，擇師開館，召余同事早夜勤切，致俱有成立。余叨聯第，而信兄、貞弟優處郡庠。信雖不幸早世，貞則今歲序當充貢。而信子良弼亦游邑庠，向往駸駸焉，皆孺人善教之所遺也。余欲錄孺人之懿行以垂來範，故次第爲銘，《銘》曰：

親德之賢，惟嗣是宣。親福之綿，惟嗣是延。天衢平平而鴻漸翩翩，昌余宗之慶於百年。其誰敢忘乎孺人之教之開先？

南城樊母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寧氏，乳名淑靜，世居盱南之良湖。祖時三公聚羅氏，余祖姑也，生前山，例貢起家，任無錫二尹。素艱嗣息，嫡饒獨出。孺人雖愛養深至，而靈徹溫惠，特厚天質。率循姆訓，精習女紅。暇則涉獵書、《傳》，悉通大義。至作字，端楷遒勁，雖善書者弗如也。年十七，歸樊公宏。公父復窓早歿，母饒孀居，性嚴。而公遺孤子立，百難交集。孺人上以敬謹，順事孀姑；下以勤儉，綜理家政。且以善繼書香，勗勉良人。而公得肄業邑庠，無內顧憂，多孺人相之力也。孺人子三：長璧、次璽、幼瑩。稍長，即遣就學。夜歸，手書督誦，詳稽生熟。至字畫稍涉欹側，輒怒曰：「汝輩所志何事？我固女流，亦生平未作此也。」凡法帖東牘精整者，動偕三兒注目把玩，以故皆卓然有立，蜚聲庠序。璽則以甲子擢高魁，人咸謂孺人義方足徵云。

孺人性慈祥，雖奴僕有過，溫言省諭。惟三兒行稍違訓，則正色斥怒不已。時公孤立親族間，有侵之者，孺人委曲調護，克全交好。至濟人之乏，救人之急，隨出更無吝色。故鄉黨宗族咸稱其賢。卒之日，孺人年六十有六，孀姑年八十有二。時孫媳盈堂，而孺人定省必親，餽遺必獻，行止必先稟命，所執婦禮宛若少壯。而卒前七日，醫告病亟，孺人聞之笑曰：「吾生於甯，歸於樊，女道、婦道、母

道，皆心無歉。第姑方大耋，未盡送終之禮，奈何？」因囑孫婦爲盡哀以舒此恨。時璽試春官，亟呼璧、瑩，勉以力學好善，毋墜先緒。又命瑩曰：「汝兄在外，吾意欲少延以見，今無及矣。汝當時時提警，保愛身軀，忠君、卹民，一切行政，務體而母忠厚施與之心，則不惟於祖宗有光，而吾亦可瞑目泉下。」遺辭愷切，一時聞者無不興感涕嘆，占孺人之後之必昌也。語畢，令諸婦掖出廳堂，取香水遍浴，竟更衣危坐。時弟國子生珣暨親族咸集，孺人遍稱名慰謝。再時許，而目瞑。嗚呼！孺人之處死生，即大丈夫恐未易能也。

余去孺人家不十里，前山與兄揚州幕府前溪、先比部前峰公幼同筆硯，事舉子業。余與孺人分叙兄弟。今前溪孫孝廉遵爲余弟，吳江司訓汝貞之婿，而璽女鳳姑又許爲余六孫懷忠婦。且居鄰金斗，春暖秋清，日接顏色，熟耳懿行，恨未能彰孺人之美以風灘俗，茲拜公託，敢於一銘靳耶？《銘》曰：

平湖維良，孺人之鄉。金斗維昂，孺人之堂。慘源龍陽，孺人之藏。厥卜云滅，孫玄世昌。

行狀

先府君前峰公行狀

先君諱錦，字崇綱，別號前峰。世居南城四石溪，自唐及今，代有聞人。至祖兩崗公廷繡，魁梧

特達，甚爲族伯祖文肅公鍾愛。居常授以教子之方，當先器識而後文藝，故課先君，首以擇師爲重。時聞臨川饒行齋先生得良知心傳於東越，乃命先君負笈走百里相從。行齋悅其篤實，因就敝鄉龍池山中館居年餘，日以德誼訓迪。故先君遊郡庠，鄉先達如張兩山、夏東洲諸公，見必改容敬禮。至會同筆硯，若朱東源、蕭六溪、劉東濂、夏來山，遇有司諮訪諸生孝行純修，未有不群然共推先者。

芳兒時見祖兩岡公身膺癱疾，手足動艱，先君晨代櫛沐^(一)，餐代饌飲，睡代衣被，歷年七週，未始一委僮僕。至祖妣江以重陽日卒後，家人或隨俗具酒饌，先君臨案舉筋，哽咽廢飲，雖終其身猶然也。

先君兄二人，子姓數十，自視咸若己出。推而至於族衆數百，自視又咸若原未分異。創祠堂以祀先，置義倉、義館以卹乏。補修宋、元列祖墓田，醮祭費約千金，期垂永久。生平無疾言遽色。芳幼孱弱多病，年二十二，始試補邑弟子員。每課誦，輒以古文會編，間及前輩程式。其一切時義，深戒泛觀、勸說^(二)，至於進取，尤戒勿亟。比癸卯鄉捷，即面命：「若獲春第，宜就儒官以保弱體。」芳體至意，遂不延試而歸。父子怡然於從姑、玉冷之間，絕無外慕。每春和秋清，携芳侍榻觀空岩下。中夜披衣起坐，商訂經書疑義，必迷陽明、行齋二先生之說以示歸的。癸丑，見芳體稍強，乃遣北上，成進士，令太湖，惓惓勗以廉慈。遷刑部，恩封山東司主事。享年七十有六，卒於正寢。先君質性天厚，造就於明師良友，故內自宗族，外至合郡士人，信愛略無少異。所媿芳多不肖，無能光揚萬一。茲遇採修邑誌，倘蒙錄賜一言，用垂不朽，存歿感戴無極也。

「沐」應作「沐」。

祭文

祭南城朱東源司寇

我明用賢開科，以舉進士爲最重。而我盱自洪武迄今，登是科者以余輩甲辰爲獨多。時同年五人，然長而賢、久而顯者，則莫如我東源公之爲尤盛也。蓋公氣質溫厚，涉世練達，處衆以和，逮下以寬，有君子長者之風；臨機應變，決疑負重，有當軸秉鈞之度。以故敷歷中外三十餘年，高居鄉貳，弼教明刑，皜然操持，沛然資級而莫或少泥。視余輩之或躁或迂，時違物忤，真瞠乎其後而絕塵以奔也已。

前年，公致政閑居，時巽齋李君先逝，一吾李君艱出，獨余二人又爲分姻婭，意將可遂同遊以娛晚景。未幾而公稱病，再未幾而亦告終焉。嗚呼！梁棟其摧，余國家將安倚？矩範其失，余二人將安仰也耶？然公積德既殷，後流彌達，不惟生榮死哀，上來天寵，而子姓彬彬，將有中高科、登臚仕、嗣厥音徽，畢宣餘蘊，以大造蒼生，使薄海內外，咸知頌美休光，宗承懿式，而百世且興思慕，則棟梁國家者，將不啻今日一時，而矩範昭垂者，亦不啻余二人焉已也，則余二人者雖年誼姻聯，情締兄弟，固不當爲無益之悲，而公於余二人之菲莫陳庭，有不歆然而來格來饗也哉！

祭麻城耿封君

嗚呼，噫嘻！死生之事爲大也。死生事大，故其說不可以不知也。夫均是人也，人均是心神、形骸也，然或等蜉蝣，同草木，朝而赫赫以生，夕而泯泯以死者，又或出入造化，生而不恃之以生，死而不隨之以死者。此無他，其說之或知或不知，斯其事所以爲有爲無也。昔夫子告季路以生死矣，第曰：知生。告季路以人鬼矣，第曰：知人。蓋謂死無非生，而鬼莫非人也。夫知死無非生，則古即今，今即古，而萬世斯一矣。知鬼莫非人，則明亦幽，幽亦明，而三才斯統矣！人能以吾最貴之靈，生生之德，而統夫三才，一夫萬世，則盈天地間固皆我之心神，亦皆我之形骸也已。而他又復何說，又復何求也耶？某以天臺諸昆季與進之故，得就教於封翁者亦久且備矣。茲因絮酒之便，敢以是說請正焉。知我封翁固萬穰而長生者也，能不爲某解頤而樂聽之也耶？

祭泰寧涂一峰

噫！余於我涂翁之卒也而深有所慕矣，亦於我涂翁之卒也而重有所感也。夫君子之於天下也，豈能盡人人而躬挹之也哉？君子之於天下之人也，又豈能盡事事而心稽之也哉？是故計其年之所歷，而生平之養可考也。舉其身之所享，而中藏之蘊可詳也。觀其子姓之成立，而義方之訓迪

可定也。余自入杉陽，即接我烟齋涂君繼。諗君派出江右，喜其爲同鄉；姻聯江氏，喜其爲通家。且議論博洽，氣度慷慨，脫軒冕以笑傲，輕勢利而清高，喜其爲一時豪傑，乃獨於尊翁一峰未獲一見，意常戀戀於懷。茲再至，則翁已告終，且墓草云青焉，似覺不能爲情也。雖然，翁以烟齋爲之子，以曾玄繞膝爲之孫，以恩錫冠帶爲之貴，以鄉曲同聲爲之賢，以安乘百年爲之壽，則其所養之完全，所存之忠厚，所教家啓後之莊整、齊一，雖異世殊方亦可不問而知矣。況登其堂密且久者如余哉！余敬表而出之，非惟吊我翁，亦以警斯世也。臨風絮酒，翁其聽之。

祭南豐李一吾憲副

余輩甲辰附公同升，匆匆將四十年，而中外驅馳，互相南北者，不知其幾。及掛冠來歸，則余五人者或先而倦，或疾而瞿，或衰而逝，而我公遽養清修，雅宜遐壽，亦遂報長往焉。何人生壯茂之殊，而凋謝之速，會晤之疎，而睽違之易耶！誠不能爲情矣。曩公由大行入諫垣，當世宗英武，人莫敢言，而公獨指左右所親信，欲借劔上方，此其視生死去留聊無冀念，而又何有於今日也哉！聞公易簀前日，尤親爲文章。迨將終，沐浴衣冠，端坐凝然，儼有生氣。是天地完理，河嶽鍾靈，善壽全歸，浩浩乎遐升矣。後死者方即之未能爲恐，而何暇爲悲慟也哉？

祭族伯母

嗟哉！我文肅公之挺生於盱土也。勛華奕夫昭代，聞望振夫斯人。凡我族衆，孰不荷餘蔭而依未照也哉！然方其賓天之後，嗣君相繼淪歿，一脈如線，冰履淵臨，凡我族衆，亦孰不爲孺人危且懼也哉！乃誕遺孤，岐嶷殊卓，直叩天闕，沾恩國學。嗣以賢孫耀光於鑠，伯仲齊名，金相玉琢，是雖彼蒼之所以福善隆施，而我孺人之純美貞操，寔有出於尋常萬萬者矣。固宜享遐筭而踰乎耄耋，炫萊彩而目乎曾玄。鶴馭僊乘，鸞封眷錫，凡我族衆又孰不爲孺人期且祝也哉？爰陳非莫，用告蕪詞，靈爽不昧，聿鑒在茲。

祭幼弟惟慎

嗚呼！余於賢弟之生且歿也，夫固知其非與世人同矣。則余今日之泣且莫也，又安可自同於世人之情而不少殊異也哉！然而終不能不於賢弟之莫而泣告之者，蓋余年已七十，衰齡暮景，將藉我骨肉之親以相因依，乃不數年，而次第先逝。未幾而二男繼之，又未幾而妹夫繼之。如吾賢弟，則德性溫柔，起居慎節，早雖孱弱，而近歲日益壯茂。至於學問之念愈篤，天地之敬愈謹，日夕坐談，孳孳勉相協助，惟恐若兄之或驟厥志，而頃刻不能舍離然者。嗚呼！以頃刻不能舍離之骨肉，而遽永

訣長往焉，即賢弟亦有所大不忍者，而況余之衰年獨立者哉！然憶我賢弟臨終之意氣精神，從容閑雅，言詞絕無俚俗，儀度了無僭差。天地神祇，儼爾昭鑒，兒女室家肅然靜默，豈真能超然物外，以宇宙爲安居；跡泯去來，以冲虚爲神舍。而心忘滯着，初不知前之爲生，今之爲歿，亦不知生之與若兄聚，歿之與若兄離也耶？信爾，余當勉圖以無相負，賢弟其昭格而相成之。

「」「祇」，應作「祇」。

羅明德公文集卷之五

憲帖

諭宣慰罕拔

帖論木邦宣慰罕拔，天朝待各宣慰最是加厚，但近日被莽噠喇威脅，不自分曉，遂去助他作亂，侵占信地，殺戮良民，罪惡多端。今軍門奏知天朝，大兵百萬要行征討。我今掌管金騰，密切訪得汝家原是世代忠順，雖汝順莽，亦非出自本心。但天朝風靈震烈，勢不可當，汝須尋思，趁今我在，早早回頭，不可犯遲。但要還我一張結狀，差的當頭目來此領受金牌，永遠聽從臣服，我即爲汝轉奏，赦除舊罪，加賞新職。大兵到日，只一路攻殺莽噠喇，更無一毫損汝，豈不是一場大好事？又若能串同大眾，小心用意，勸令莽噠喇一起齊來歸順，則汝功勞又大，而陞賞又多。汝若再不曉事，天兵一來，恐莽噠喇未征，而汝在近處先受慘禍，其時雖欲求我免汝，我也無可奈何矣！莫差，莫差！萬曆四年正月初三日。

書牘

柬季鴈山郡守

惟我公祖厚德渾成，英標挺立，涯涘無容識窺，底止未堪量測。某仰承宿契，傾企下風者久矣。昨乃洞覲冲襟，渴諮溫問。是則忘喬嶽而需拳塊，釋渺溟而挹杯浮也。某自受命以來，屢求仰答萬一。顧我公祖，臨蒞數月，凡所措施於郡中事理整頓，似已無餘，即欲瑣瑣指陳，亦覺贅縷無謂。今姑掇拾素所究心者，奉塵臺覽，是故老生之常談，然千慮一得，未必無少補於分寸也。

某聞之先輩云：人在仕途，自作郡以往，資級漸尊，去民益遠。凡所措施，類多彌文而鮮實惠。求如作郡之朝發而夕至，念舉而澤流，何啻倍徙而千萬也哉！故達者於此三年之間，一刻無令虛過。凡民之所望於我，而我之所加於民者，真若家人父子之相需，骨肉恩義之兼至，則功力止在三年，而譽聞足綿沒齒。即將來子姓，亦世世猶藉餘休。所以語其立德，雖潛而特顯；語其建業，雖隘而彌充；語其揚譽，雖暫而極久。惟以燥心處之，鮮不入寶山而空度者矣。至於古人稱述二千石者，必曰「循良」。蓋循者率其所固有，而良者本其所自生。循則泯造作於外，而良則息意見於中。故誦循之一言，令人興純實之想；誦良之一語，令人啓愛戀之私。《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此則循良之切詠也。是以有識者雖處臨民之位，實篤親民之心。所最貴者，無分遠近大小，使之皆

洞見我上人公平正大之心，向所欲爲，背其所欲去。明如照燭而弗疑；信若斷金而不易。己意既平，衆志斯定。故勢殊者必以法運，地密者可以心孚。此守令之所以大異諸司，若臺閣之尊，則無復論矣。然孚心之要維三：蓋僚友者昆弟也，貴聯之以情；縉紳者賓客也，貴接之以禮；生儒者子弟也，貴育之以恩。否則僚友解而法紀相乖，縉紳離而議端浮動，於是而求上下之心之孚也，得乎哉？又先輩嘗云：宦績之在地方，己雖極其用心，民亦便其爲福，及更數手，未有長永不變者。惟廣收英俊子弟而善教之，或以文藝，或以理學，開其顛蒙而作新志意，則相傳習久而彌昌。譬之嘉禾珍果，初止一芽，後幾滿叢矣。是則恩在生儒，視諸僚友、縉紳，尤其所宜汲汲者也。

然作守聲華，自循良之外，亦有以廉名者，亦有以能名者。廉則重其操持之峻潔，能則多其事績之昭彰，此近世共稱卓異，而視諸循良，効驗誠便且捷也。而古人卒舍彼而取此者何哉？蓋作其氣而力易驟頹，濃其情而味非雋永也。且既謂之循，則規條中可憑仍，而事無難集。謂之良，則心體本自明淨，而人無難知。循良自足以該廉能。彼亦廉能而已矣，則去循良何啻千里也耶！但計其末後，享之終身而延之來世，其得失多少又何啻千里也耶！某竊觀之人事功，每成於資之所近。若我公祖順應之才，休閒之度，和雅之容，於一切戚欣夷險，似了無芥蒂，於襟懷亦寂無幾微於顏色。此循良之在我公祖，真天植其性然者，豈非地方士民百年之盛際也耶！某復以江省列郡參之，其富饒貴顯愈於吾吁甚衆，至風氣清淑而不俗，質習平柔而鮮鬥，生業安阜而無苦，廉恥崇尚而弗紊。上惟無令，令則即從；上惟無勞，勞則即効。現雖列有藩封，視之他所，亦恭儉大不相類。以茲地而更得我公祖之盛德雅度臨之，在我公祖又復內正其志，外省其方，即數月之善政善教以終且成之，雖欲

不以循良稱之，得乎哉？

雖然，正志之說，如前亦少悉矣。若省方之意，請更爲我公祖詳之：大都盱郡爲邑者五，而邑之風氣，各各不同。如南城，則地廣人衆，山多田少，穀食則仰之各縣，財用則藉之商販。故民間勤苦而重費，柔奸而巧取。若上人好嗜少偏，則多方中之，往往入其機局。苟能率之以正，則趨而之善，比他邑將爭先矣。至若縉紳士人，安分守正，恭慎無犯，不徒遠過各邑，即合省亦爲寡儔。其次，則廣昌亦甚相方，但直率淺隘，人雖寡過而終多陋習。至若易治，則與南城等耳。若恃志相高，人侈服用，南豐其最，新城近亦類之。乃瀘溪界在南城之間，其風俗亦大率相仍。某嘗早夜靜思，圖維畫一之道，以生化吾盱最先，莫如鄉約。大集士夫舉監，師生髦倪，每月朔望講談孝弟，倡率和睦，俾一切郡邑俱知歸向。其次，戒約左右暨佐幕官僚，清白一心，以承休德。間或出示廉訪而警惕之，久則自成風矣。至於詞訟不能不受，而問斷復宜從輕，則縉紳無囑託，而吏書無弊端。衙門凜肅，體統尊嚴，血脈貫通，恩愛流洽。循良之譽，廉能之績，不於我公祖今日而復見哉！

柬許敬庵郡守

前蒙我公祖見諭：往時「克己」之教不以爲定，必欲改從舊解，鄙心聞之，殊爲傷切，尤重珍惜。譬諸楚璞剖判，方耀精純，竟置荆榛，莫登廊廟，雖在途人，恐亦不能不增永嘆也！此豈我公祖聊試鄙意之搖機耶，亦將斂藏以俟時發耶？不然，不宜審識之易動若此也。蓋孔氏求仁，其直指名仁，

惟曰：「仁者人也。」夫已非所謂人耶？劉獅泉說顏子博約，重二我字，而深荷首肯，夫我又獨非已耶？況最可憑者，仍是本文「爲仁由己」之「己」字，豈上纔去此已，而下安得已即去而即來耶？伏願公祖爲孔氏平生求仁，憐其苦心，又爲孔氏平生訓仁不作他語，而憫其專志，仍以膚言所刻重復繹思，大更顯發。斯不謂復見天地之心也哉？又不謂功在吾道爲獨得，而福造天下萬世爲無疆也哉？

前面我公祖數次，俱曾舉孔門宗旨，然承論以學問不必盡同而貴着力堅切，某時亦知尊嚴責備荒怠之意，罪咎莫容，但狂夫有言，聖人必擇固，未有其宗不定而其力可專者也。況此說又是素所名言者耶！伏望留神，願俟札示。

報許敬庵京兆

不肖今年七十有三，改歲則孔子逍遙曳杖之日矣。回頭四顧，滿眼一空，雖甚痴呆，亦何長短之較，勝負之爭耶！第汲汲者，以不肖之心未白，而一得之愚未通焉耳。天下亦大矣，天下之人萬萬其衆矣，能必其盡白且通哉？蓋不肖受知公祖久而且深，私心竊計，謂此生決無不相亮者，乃卒之生平所學，愚人之二得而出於千慮者，亦竟諄諄貌貌，付諸罔聞，此則其所甚不能甘耳。故前割之投，先則辨之，蓋深爲兩人平生惜；繼則亟以一得之愚陳之，蓋亦深爲兩人收之桑榆望也。

展誦來論，乃謂不肖祇爲辨謗來者，此則又其所甚不能甘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不知

人無以爲君子。故神聖如孔且猶難之，不肖非知人者，而妄許其能自知，蓋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係命根大，辛苦心不負，早遇至人，將《語》、《孟》、《學》、《庸》以及《易經》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吃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將不悔避。此等去處，公祖亦信其不爲妄語。但臆度尊見之高明，雅度之純粹，見不滿心，聞不當意，輒笑以爲何必乃爾爲也！況衆人之不知又百倍公祖，則不足之說又將何所不至哉！尚賴二人相處，原非起自世情，故全交至於今日，否則閑邪去諛，又何所不至哉！而又何必訝且怪也哉！且不肖固非能知人者，然生平於我公祖，則不敢諉以不能知也。蓋我公祖具博大之體，生平必欲爲聖賢；抱淡雅之懷，生平不欲隨塵俗。故人品超出群倫，操持特立當世。不肖自受知以來，即傾心願學，而媿猶未能至。中宵靜念，不免隱隱傷疼，悄悄憂患，於恍惚疑信之間者，則以命根世界尚難解膠脫漆而灑然自決也。此在公祖博大淡雅之中，不過千鈞之一髮而雙目之纖埃已爾。信能惟博大之是克，淡雅之是極，其超群倫、立當世、稱之賢聖，亦無不可，第難保無明眼者覲乎其後，況區區芹曝有學問一着，願恭獻於左右者，於前言亦互相長也。

昨見公祖所著《大學》，甚是精詳，但最初眼目獨欠開張，譬之奕局，主將不專，砲馬徒紛馳矣。明德也者，奕局之主將也，非孩提良知，而德可謂之天明也哉？知出思慮，而知可謂之天良也哉？《中庸》、《大學》原自《禮記》接出，《禮經》書目現存，先《中庸》後《大學》，蓋《大學》規格多重設施，《中庸》平常乃其基本。故明德率性，日用平常，乃是二書張本。今天下萬民萬物俱平常過日，獨講學者便難語此，其病皆以最初用功，不開心體廣大，只去執持念頭；不聞知體本明，只去講求物理。今欲

反歸平常，千萬無一二肯轉。不思平常不轉，則千百無一二可成。蓋是以稊稗爲種，而欲五穀之收；以荆棘爲根，而欲桃李之結也。

公祖與不肖共話三年，只是克己「己」字。兩人稍合，後竟爲鄧潛谷所決裂。殊不知「己」字一裂，則遍地荆榛，令人何處安身而立命也？所幸潛谷今已少轉，獨公祖不得一會，故中心甚是懸切。噫！不肖衰老已甚，豈惟一會之難，即此書能更幾通哉？萬望不以不肖之志行曠蕩爲嫌，而以不肖爲道專切爲憫。放懷降志，誠爲不肖一致沉思焉。但一念轉移，頃刻河山立換，千古大快，決不敢虛公祖從前厚愛。如或肆誑尊前，天必厭之。中心憤激無罪，毫妄重懇至幸。

報焦漪園太史

舊號從吾

范婿歸，京中多荷我從吾接引，且知諸大老相與，日衆日隆，方深慶幸。比奉手教，於不肖尤深愛護，其眷注責成美意，溢於言外。竊窺我從吾之用愛，豈惟不肖已耶！蓋愛斯道、愛斯世而不能不於不肖加念也。古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從吾之愛我若此，不肖獨不思所以報從吾哉！

晦庵先生謂夫子志學，志於大學。《大學》之止至善，只是學古之大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耳。欲明明德於天下，即是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而爲仁也。求仁之方，則又只是不怨不尤，反之於己而設身處地焉已矣。蓋人之所以爲大者，非大以身也，大以道、大以學也。學大則道大，道大則身大，身大則通天下萬世之命脈以爲肝腸，體天下萬世之休戚以爲爪髮，疾痛癢癢，更無人相、我相而渾然爲一，

斯之謂大人而已矣。豈惟孔子，即伊尹身任先覺，亦曰：「視民之溺，猶己溺之。」今世道之根本在此學，此學之根本在友朋，友朋不能相信，不免誹議，豈盡其本心哉？亦以得失之故，聞見之偏，蔽陷其心之良。所謂斯民之溺，大人視之，正思被髮纓冠，奔走救援，方是不怨不尤之恕，而欲立欲達之仁。不此之圖，而惟適己之便焉，此在沮、溺之徒則可，擬之夫子望我之心，我與從吾自待之志，其可與否？恐不待辨而自明也。

至不肖舊年之行，鄙意專在從吾，從吾之志，天下萬世之志，其力則天下萬世之力。相見即承傾倒，久至三月竟無一息參商。竊喜天下萬世終將賴之，不肖自茲長往，亦可瞑目。何期火力稍遠，呈色遽難取足，擔當大人，猶似不能不卻步也。不肖於此情甚莫堪，惟望我從吾很加憤發，於一體分上願動慈悲，於軀殼念頭痛加拚捨，奚止留都一時異議霧霰消？即天下萬世公評天開日朗。福德則爲何如？慶幸則爲何如？翹首高明，誠踰饑渴。

與詹養貞侍御

前劄論心，覺亦粗疎，大略有激於時俗爲見。每外事爲以求心體，至求心體，則又不悟真幾而落景象；更不思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故俗流外事觀心，則所觀皆成見，所見皆著跡。如云事去事來，又云無凝無滯，理雖似妙，說雖可聽，然畢竟生於想望，一段意思，原於吾心神明變化當下已有錯過，而起初亦未透悟也。噫！孟子之言大人，在不失赤子之心，今只將不慮不學認爲真

心，又將自己日用飲食認非慮學。從是而引伸觸類，不拘巨細公私，無非是事，則無非是心；無非是心，則無非是慮。無非是慮，則亦無非不慮以爲慮；無非是學，則亦無非不學以爲學。久久純熟，景象將自超脫，而真幾將自契會，又何難於大人之神化，而又何異於赤子之心之天也哉？間嘗中夜靜思：古聖不曰「心體事而無不在」，乃曰「仁體事而無不在」。蓋心者，天地人之生理也，即心即事，則生生不息。其幾既生，則其體自仁。故渾厚每從生出，而薄劣多由念起。此皆涵養之妙諦，而尤當官之要術也。臨楮不覺贅縷，惟高明采擇幸甚。

柬鄒南皋吏部

竊惟江鄉在宇內，直躬表樹，代有名人。求如我丈之肩任綱常，主盟道脈，且言出由衷，冲融懇切，見者欣動而不容已，則固未能多得。是非涵養時發而精粹獨詣之徵耶？某素居荒僻，每思奉候，用終誨澤。況昨者大疏俯賜齒及，稽首稱謝，心猶戀戀，顧衰病縻留，尚難自遂。

茲小孫懷智卒業南雍，輒敢冒昧申啓，並致小刻上塵清覽。近日山居探討，略見刻中，似謂吾儕學問直爲繼善成性，本諸天命，信有諸己。而可欲莫尚，則不厭不倦，原非強作以致乎其情，而孔孟千載精神，固取諸當下而自無殊矣。至於儒先所論工夫，各各有據，然指歸大要，須必以是爲最先也。荒鄙之見，乞丈大賜裁割。

柬姜鳳阿宗伯

惟我翁篤志此學，久而且定。故加愛同志之情，四海視皆兄弟，況在年誼者乎！況年誼如某，又沐（二）教之最爲深久者乎！今雖睽違不下十載，然彼此肝膈，似相通照。如此生於道必涉津涯，直探淵底，稍有未融，終難自己。是不惟某可以是信翁，而翁亦可以是自信也。第某年來放浪江湖，覓侶方外，中間機竅決有潛授。若獨學無侶，縱謂天聰，殆難悟入。意翁真切殊常，其所遇又有某所不可測者，何時得遂聯榻以盡傾倒？想翁於某，亦未必不在是念也。茲小孫懷智奉例入監，敬令叩臺少申候。私計不日買舟東來，謾以鄙懷請正何如？

「一」「沐」當作「沐」。

柬周山泉司馬

復真一宿，誠慰百年，欣荷無盡，感刻亦無盡也。昨致啓耿天臺公，謾謂學脈真筌，須知天涯起自跬步，雲稍發之寸根。當下若非穩妥，乃徒卜度擬議於將來也，末之乎其難副所期待也已。我丈直肩道盟，往返南北，凡在同志，共沐光垂，某茲贅談，誠爲不量。第小孫懷智，深荷眷注，來春擬趨

躬叩，但不識緣分何如？

柬陸五臺家宰

去臘送張中丞公北上，曾具啓附達左右。後臺駕南來，不識可一到否？茲小孫懷智應例入監，不避瀆尊，敢再附贅。某生平鄙劣，更無似者，獨承我翁加念殊等。憶昨聯床湖寺，悉露襟期。辱許世緣不滯，終惠玉成。即雖日遠豐儀，晦伏林藪，至勉自修習，求無相負，則固頃刻未忘也。計精力稍健，亦圖榜舟燕磯、鳳渚之間，以近所窺伺者投之大冶餘焰，一悉銷泯，寧非乾坤中大快事耶？不識我翁肯終濟拔乎否也？

與楊復所太史

斯道之流行也，寥廓於宇宙，活躍於形生。其用無方，其幾莫息。然神而明之，以參贊乎其間者，非人則無望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自昔有志之士，恒皇皇汲汲、自勉自求於朝夕者，固非他有所爲而爲之也，蓋有見夫身之至尊，責之至重，不敢自棄以達於天地而已。然氣弱者委以不勝，固蔽者視爲不切，而斯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吾兄英年奇質，世不易求，而篤志力行，獨超俗見。所望以爲天地立心，而共顯斯文於既晦者，端於吾兄有賴矣。惟冀益篤前修，廣收明麗，自得居安以純

吾一。某雖不肖，亦當策駑，希驥以承餘風於千里也。

柬鄧潛谷孝廉

德養爲重，祿養爲輕，此義明甚。然非吾丈志力卓爾，亦未能真實受用也。思默兄會京邸，道吾丈近功頗悉。但慮吾丈聰明過人，於《中庸》「率性」一段不無膚淺之厭。望時加點檢，日就平實，爲吾道光。至願。

報鄧潛谷孝廉二首

前接手教，足見懇切。然猶以時勢阻隔，未能自遂爲歉。此亦末世常事，只志意既定，則道體原無方所，隨在必得以吾兄之明敏特立，尚何難於是耶？大段人之居世，不論道德功名，大事小事，俱要有從容意思。若欲速，則鮮能達者。惟高明慎之、裁之。

京中接手教，啓沃良多。然丈夫事業莫大於出處，兄慎始重進，已卓然觀望，但不知求志工夫於所存所由，可備大人之事，以合德天地，並明日月，又惡在也？若曰集長於諸家，成名於多能，此則某虛度歲月於始，而知悔悟於今者，兄之高明，當不坐此，然亦不妨加察也。接引同志，最宜小心，朝夕比舊尤加勤切，明德親民聖訓非某杜撰也。何如？

報宣城戚生恢

手教倦切，如獲聚談，足見近時向往堅銳，見道明曉，以故精神孚順，千里仍咫尺也。人生世間，只是些子充之，可以照天燭地，貫古徹今，何人已形骸之隔耶？志小氣輕，比比棄不收拾，遂令孔、孟獨擅，更無能酬聖願焉，不亦大可懼耶！幸終無數以成初美，併祈昆玉協心，並馳爲力，尤易易。懇望。

報志學書院諸生

使者遠臨，蒙諸賢同賜華槭，惓惓俯慰，雖千里跡睽，而一堂欵洽，今昔宛然無異。哀病寥寂，得此遽覺甦息，骨肉之雅感難言論。孔子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有恒士行末節，而夫子直以作聖許之。蓋出見紛華，志鮮不奪，而弗得弗措，雖柔愚可以明強，有恒之與至誠無息，直是一事。今時講學者以作輒無成，十常八九。某在郡，過辱諸賢雅愛，翕然相聚，誠爲可喜，而作輒之病，竊亦憂之。昨覩翰論殷勤，且知會事聯束，日夕無懈，則諸賢入聖有期，均可無負初心。而某數載愆謬，賴是亦有辭焉，其慶幸爲何如哉？伏冀共相砥礪，求至大成。凡書院經理幸各竭心。至願。

報樂安鄧生維立

令弟來，接手教，足徵憤發。但此學須要精研密察，滌骨洗髓，方能超出世塵。不然，只在見解上轉換，意氣上支撐，徒自弄精魄耳，安能了性命、得吾之真樂哉？

報樂安曾生應德

真偽本聖狂闢頭。吾儕講學，誰不開口？要真乃爲許多世情包蔽，虛談勝而實踐衰，徒增種種病障，此不佞所以提真僞於譜序中，爲盛族不屑冒曾姓之祖者取也。執事銳志真修，直肩聖道，願以闢僞存真，爲盛族志士丁寧，猛力洗刷，則信手捻來，頭頭是道，大是名家慶事。盛邑諸同志相與道義之情，真骨肉我矣。登雙玉樓有感，因成鄙律，聊寫相思，書以奉覽。

上益王潢南殿下

某鄙陋無似，然宿世萬緣，荷我國主老殿下睿恩眷注，故凡遇府中事件可効涓埃，必圖少伸仰答，而忘其鄙陋無似也。昨因病足廢禮，經年敬以入賀樹坊，始獲一親睿範，示諭扁額取用字面。竊

意賢藩忠愛爲上，即愛字亦不必易。蓋忠則足以統孝，而愛尤爲孝之實，況端王老祖之開先世美，增隆自爾，赫奕乾坤矣。至慶賀禮儀，初聞士民議論紛紛，及閱《會典》與《儀註》，果皆相合。但愚民妄謂冬至賀禮，不止兩番致詞，而且一樣傳制。今查《會典》及新刻《儀註》，並無傳制之文，浮言的知其妄，但慶賀祝天，止是殿下率百官致詞，以是推之，則世府與各官又何必兩番以生妄說？且於《會典》無據。伏惟再命禮官詳裁以杜人言，或仍往年預先令旨賜免，恩厚尤萬萬也。

柬當道諸老

某有受業師顏鈞，自稱山農，生永新鄉中。自幼形體癯瘠，心性壯懃，不涉世事。惟侍寡母，依依就養無方，戀戀若童稚然，人皆目爲痴兒，家則視爲蕩子。一夕偶聞其兄舉人顏鑰談聖賢之學，忽胸中凝思七晝夜，即心孔豁然內通。後潛居山谷歷九月餘，歸則與兄論倫理道義，沛然若決江河，鄰族爭聽。興起聯會，人皆躬行實踐，無不改舊從新，遂名「三都萃和會」。會中啓口勸勉，罔非祖訓六條，至今四十年如一日也。母喪，廬墓三年。服闋，出遊訪道，拜王心齋、徐波石二先生之門，發憤四年，寢食兩忘。自言其學必勸勉天下人盡爲孔、孟，始爲兼善。然其容貌多樸，辭氣無文，與人手劄，初讀多不可句，細味之，往往中其病竅。且能哲孔、孟宗旨，發先儒之所未發。見人有過，即相規正，雖尊貴大人無少避忌，與之處者，僉謂有益身心。第詞嚴義正，久之則不能堪。間有聞而未親炙之者，莫不駭爲狂悖。此取罪之由，遂致罹茲獄也。

今幸公論以定，人皆寬之，而天恩浩蕩，詔許雪理，此天地覆幬之德也。伏思某自幼受業其門，承其教育造就，不啻生成，無容置喙。切見其居家孝友，與人爲善，鬻衣裝以給生徒之費，忍饑寒以周骨肉之貧，求之古人，亦難多得。即今年已七旬，奄奄氣息，完職發解，無有定期，坐待枉死，痛難忍默。輒敢自揭赤衷，匍匐泣訴，伏乞高普神明之照，廣敷雨露之膏，特遵詔旨，早賜蠲除，俾獲終於正寢，庶無負乎勤修。斯人爲善之心，將來不阻名公陰隲之報，可保無疆。爲此激切惶悚，具狀以聞。

東合省同志

江右名區，賴諸先達講學立會，在諸郡邑興起，已非一日矣。所少者，通省合併一會。不肖昨吊周巡撫公於省中，獲接宗師岩泉徐公，惓惓此意。其時在會諸縉紳，共議會於南昌塔寺，歸途以告吉安諸縉紳，咸謂省中事體未便，惟永豐地僻路均，且聶泉崖兄力任供應。茲幸議定，敬報貴邑諸道宗，更相告約：凡縉紳士夫及高尚隱逸，俱以來年二月中旬爲始，悉赴永豐，共成合省大會，誠我明宗社之福，而吾道大明之慶也。伏冀如期早臨，不勝懇禱。

家報十紙

從起身一路平安，天氣事務皆如意。今已到辰州，再一月，的可到任矣。合家不須掛懷，我自保

重。且一路講學，朋友信從者衆，此行端不可少。況山水甚佳，又堪寓目也耶？懷義孫去應試，要緩放心腸。我三十纔中，東源公四十方中，比他人早的更覺受用。但把學問共書院諸君大家究心，天自有安排也。

到任將及三月，凡事謝天地祖宗平安如意。此中風景，民淳訟簡，亦好調理身心。我初意欲告病歸，今且在此少住。蓋同僚與士民皆知向學，久之必有可觀，亦不孤二萬里遠來一遭。家中大小和氣一團，可免掛意。但每事務要收斂，叫起僮僕謹慎門戶，千萬。

我在此謝天地祖宗，合衙皆安樂。兩月間將屯田、水利事緒漸漸舉行，士民亦甚忻喜，而諸同志向學尤爲勇往。故安身在此少住，再看何如？家中凡事，安靜爲主，叫起諸孫用心向學，千萬不可虛過時日也。

居此凡事俱如舊，但因永昌有莽賊之報，撫院委以騰衝兵事。謝天地祖宗，一到而賊即退，士民甚喜，再料理幾時便還省矣。

解人來，得家報平安之喜。我因此中事簡民淳，氣候清和，同僚士民漸漸信從此學，故暫留幾時，待秋涼方圖歸計。家事隨時處置，隨時安樂可也。叫起諸孫讀書學好，嚴禁家人，要守法，莫放肆。俸銀壹兩貳錢收用，大相公要看顧朋友，莫慢人。所云書院事，任在旁人作弄，只要自己安閑。古云：安知不爲福耶？

別家已二載矣，喜得身體未衰，心懷頗暢。初欲趁此精神，再爲天地間幹些好事，近來思慮，晚年自家還圖受用，世上事儘幹也無了期，遂決意今歲告休。其起身早與遲或難預定，然意念常有。

川、陝之遊未了，便亦可往彼一行也。大丈夫飄飄物外，宇宙爲徒，況有賢奶奶及二位賢弟、軒、輅二子，諸孫濟濟，同心同道。古謂：此身不向今生了，更向何生了此身耶？志已決然，不須掛意。叫起家僕，切莫生事。書院、山房二會不可冷落，致意鑑湖、敬所、心文諸君用心爲之，自有好處。

今年入秋，精神謝天又覺爽朗，官中事亦俱如意，更不勞合家掛意。地方雖遠，而山川奇秀，意欲大相公一遊，討有勘合，隨時填用。任中及路途一應事務，俱在二相公回來面講，不能詳及。寄來柴薪拾貳兩，奶奶收用。又大房、二房各貳兩，八相公、十五相公、黃巽所、范黃二婿各伍錢，俱有書，可爲分送。懷義、懷禮二孫喜皆肯讀書作文，甚是好。但切不可令他出外與城中朋友飲酒遊蕩，縱得發達，亦非家門福慶也。懷智孫文字滑順，懷信、懷敬二孫破題亦好，但再勤學。又各人閑時俱要歌詩講道，我回來考較。千萬叫起僕從，莫凌虐鄉人。從姑山樹木房屋，往來道侶小心看管，不得放曠。

前得賢奶奶親筆書，知在家念經向道，一切放下，我心十分歡喜。不想徐宅傳來家信，說八相公四月作古，使我肝腸如割。一向只說他好了，明春回來再可聚會，今日到此，如何是了？看來世事真是一場春夢。老老爹、老奶奶過去，猶望兄弟長遠，匆匆又各分離，令人歸山之意十分忙迫。人生百事可緩，惟是末後一着最緊。勞我二相公扶助奶奶，悉心向善，將自己去來大事明白輕快，覺得遇親、遇怨、遇讚、遇謗，平平淡淡，不起一些波瀾，不被一些掛礙，眼前透得十二分，到臨時方得一二分。若眼前少存掛礙，今在心中雖止毫芒，將來臨時，便是銅牆鐵壁千萬重矣。望我賢奶奶用心用意，好了又加好，細了又加細。我也在此共加勉力。家中事有賢奶奶主張，二相公在家，不要我掛

念。惟願二位娘子及諸孫、諸媳各務曉事，莫只想要富貴一邊，不老實求些受用。須要曉得：富貴多便造業多，富貴有時消散，罪業永遠相隨。人在世間，只有衣穿、有飯吃、不被人打罵，便過得日子，便好幹辦自己前程。各人早得些手，便是各人本事，慎勿恃着少年，須知轉眼便三四十來了。懷智孫成親簡易些，只此一事，就是你受用處。你文字甚明順，將來發達不愁，只愁你功名心急，把學問不上心，便是中舉做官，亦成俗子。汝父、汝祖終不喜懂，終不愛重，務須急急惺眼也。雲南合省此時處處人人皆知向善，心亦捨不得地方愛戀相留之意，但自家身體漸老，光陰漸短，明春決然要回了。致意書院諸君，要長長會聚。二相公須時時催趨，莫虛度年光。懇囑二相公歸後，衙中事俱如舊，我身心亦自在，朝夕得大相公相伴甚好。今管堂印，不得出巡，止將省中東西屯田水利整頓，頗有次第，亦此方士民百年之利。致仕之意決定，來春各房俱要大家孝順，則大家享福無量。諸孫俱要學好，切莫飲酒鬪牌，如城中子弟，只論眼前，更不思量千百年長久之計。二相公尤宜鼓舞精神，與心文、鑑湖、松坡、竹坡、月賓諸君，匡持書院，盡心聯屬，切莫錯過時光。至望。

自離家十四日，宿九崗鋪，宿得勝關，宿鄒村。十七日到泰寧，住至二十一日，從將樂水路往福州，俱自在安穩，不必掛意。此行爲我一生大事，不比尋常，故十分不能自己。諸孫不必疑慮，但想汝祖已老，尚自發奮求前，汝曹此時更不着力，後來怎生是好也？有賓友來，須管待，莫致怠慢。千萬！

「」「孤」，當作「辜」。

與弟惟道惟慎二首

我自別後，一路平安。但廣昌、寧都相留太久，直至廿六日始抵贛州，巡公相接甚喜。計初三日方得起身，承差官送至武當，前途須作速，在八九月歸家起服也。惟二位賢弟務宜細心學問，一日老一日，莫孤負父母生身、師友期望一場，將來悔恨無及。

我在此身體稍強，事亦相安。輅兒歸，想能道達八相公、十五相公及列位賢侄，合家不必掛意。但望大家共發肯心，將身上大事用功求明，便是報答天地、祖宗、父母，及造福子孫。城中凡事望加照管，恐有不到，不妨對兄嫂說。從姑山樹木，切不可容砍伐！至囑。

與弟惟慎二首

徐宅信來，方知八相公去世。我十五相公一向不報，想是怕我傷心，果然苦甚。年來因老老爹、老奶奶去後，日夜只圖與你兄弟相聚求個結果，忽然分去，如何是好。此時大家須要各努力，莫又後悔了。富貴一事，切莫苦苦用心。須知富貴多罪業，亦多早收拾，便早得受用。況載侄兄弟漸漸長成曉事，凡百不愁。但愁他年小，只去急急功名，把身心大事不肯上心，將來便做官也是俗人，與我家家風不同了，豈不可惜？悲哀中，不能多及。

四方良朋之來，雖愚兄賤名招集，亦賴祖父餘蔭。愚兄固當勉力欸待，亦必仗吾賢弟共成好事。自二月至五月，須每月借用穀五擔，今欲釀酒一缸，已有粳米一斗，再要一斗五升方足。幸不訝瑣瑣相瀆。

與長孫懷義

合家在外，一路平安。得寧鑑湖信，亦知家下平安，甚是可喜。但人生競競業業，不可放逸。家中無人，要自作張主。凡事節省，不可入官府，出街上。看顧兄弟讀書，照管門戶火燭。我到寧國，士夫百姓相見，甚是歡喜，書院亦極齊整，朋友工夫儘有得力者。可以此意與會中諸君說，大家着力，不可落後也。至囑。

啓

請益王潢南殿下啓

伏以胤祚天申，藩翰鞏瑤圖於億世；人文斗曜，薦紳襄玉葉於千秋。典禮新而國體彌尊，德音孚而賓筵具美。芹情懇獻，藻鑒昭垂。恭惟益國主老殿下資涵睿聖，養密謙冲。續結善述乎前王，

篤祜隆施於後嗣。慎嚴婚媾，念閨闈爲萬化之原；克協好逑，喜儒門盡一時之選。華軒來乎載道，珠履集於盈庭。啓梁園而授簡，侍從叨陪；對陶菊以淩英，馨香竊沃。仰思報効，俯媿寒酸。羞王公以沼沚之毛，知干罪瀆；納涓埃於山海之度，亮賜含宏。穆卜十月二日，聲歌湛露，樂奏鈞天，藉廣廈以帡幪，依喬木而渥潤。歡傾疊壘，泰成上下之交；談吐珠璣，比洽邦家之慶。誠爲一息而千年，信是人間而天上。惟祈概允，不盡具瞻。

請鳳南殿下啓

代作

伏以邦家慶集，胤祚永莫於金甌；上下情孚，婚媾獲聯於玉樹。藉一觴而稱壽，占千歲以同休。光溢蓬茅，喜騰燕雀。恭惟益國鳳翁賢殿下，德隆孝友，禮尚謙冲。殫忠誠而報國，體節儉以率人。渾忘勢分，雅重仁賢。慎擇鳳鸞之足，辱收豚犬之微。誼既洽於泰交，宴將霑於順樂。聊潔沼沚之毛，僭申芹曝之獻。願不嫌乎卑賤，幸早賜乎賁臨。

謝益王潢南殿下賜燕啓

恭惟益國主老殿下，情熙魚鳥，興洽天人。好善忘勢，開名苑以下衆賓；育物對時，結芳樽而諧四美。催花疊鼓，草木有知；刻燭傳杯，身心俱醉。蓋封疆之希覲，而紳薦之殊遭也。某等情溢鴻

私，感深鳬鷺，招隱擬淮南之賢；小山叢桂，頌德侈河間之盛。大雅登堂，服此隆施，曷由稱報！謹此啓謝，無任含戴之至。

謝益王賜桃啓

切惟景回南陸名藩，淑氣先凝；品出西池僊圃，奇珍普及。芬馨滿把，鮮彩明眸。和露摘來，遙憶珠聯萬顆；倚雲開處，爭看色醉九重。漁父武陵津，花明流水；僊子玄都觀，樹擁芳塵。門牆並繁，李以飄香。几席繼朱，櫻而薦味。信知蟠實非凡，共識瑤華不偶。報以瓊、報以玖，貴重雅咏乎周詩；千年芳、千年結，靈長名言於莊叟。豈因仁厚根培，適際德滋果育。均沾陋齊士之紛爭，登賜恥漢臣之忝竊。忻忻笑捧，興濃臉上春紅；踏踏行歌，趣淡尊前霞碧。伏願祥占青鳥，瑞協紫芝，葉蓂蓂、花灼灼，榮華長茂乎金枝。山矗矗、海洋洋，福壽永綿乎寶籙。某不勝懽躍，敬啓謝知。

謝世子賜中秋節儀啓

伏以霽擁蟾輝，啓銀潢而明通睿照。秋晶桂影，分金粟而馨被儒流。仰宮殿之清虛，慶雲霞之藹鬱。三臺平而有象，星拱垣中；萬籟寂以無聲，風恬海外。共欣節令，獨沐恩私。既饌出於君庖，更泉分乎僊釀。瓊葩並峙，高從玉樹攀枝；綺幣雙陳，遠向瑤川擢錦。藉冰壺而觴詠，徹沁詩

脾；憑碧落以婆娑，斜歌舞態。蹤媿滯於塵寰，神恍遊乎霄漢。招紫鸞而導駕，汗漫何窮？呼白兔以槌舟，夷猶難老。鶴籌添響，報此夜於東溟；龍紀多延，占他年於南極。謾言緱嶺，長調子晉之笙；翻笑廣寒，徒破吳江之斧。期當三五，圓滿十分。擬獻壽乎千齡，願發祥於百世。不盡懽騰，聊呈頌祝。

回鄧千兵子林華聘五孫懷敬女書

緣從天定，盟自今聯。春深夏永，際時序之清和；武耀文明，快家聲之濟美。適蒙華幣，兼領瑤函。瑞盎庭階，占時亨乎德履；緒綿胤祚，期世衍乎慶源。不盡歡騰，統惟垂鑒。

表

癸酉山東程表

太平興（二）國二年某月某日，臣呂蒙正等伏蒙聖恩，賜臣等一榜及第。謹奉表稱謝者，伏以熙朝拔俊，材賢幸際乎風雲。上國觀光，恩命忽承於霄漢。詎謂策名之始，獲沾連茹之榮。韋布生輝，儒林共戴。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治必稱乎堯、舜，典重明揚；法莫善於夏、商，道公舉

措。曰選士、曰俊士、曰造士、曰進士，追成周而名始分。或孝廉、或茂才、或經術、或詩詞，歷漢、唐而制各異。求治惟斯爲要，得人自古稱難。士習日澶，賓興風邈。書生見陋，謾誇車馬之榮；學士才迂，濫預瀛州之選。仲舒之賢良，非偶策負天人；劉蕡之忠直，堪嘉才遺甲第。臨大廷而焉用，宴曲江以何爲？

茲蓋伏遇□□□仁恕夙鍾，英明誕錫。握乾符而御世，秉離照以當天。虎步龍行，久識太平天子；王馳帝驟，載觀有道聖人。納善如流，求賢若渴。星纏奎壁，嘉禎曾奏。於先皇光射斗牛，文運復開於今日。爰命禮闈以大比，更煩宸鑒之親裁。冀麟角鳳毛，畢集三驅之網；庶隋珠下璞，成陳九級之階。

臣蒙正草澤寒儒，貧且甘於白屋。臣齊賢芸窗苦志，選猶愧於青錢。列其名約四百有奇，究其實懼萬分無補。豈期末品曲荷陶鎔，何幸巍科均霑雨露。令驪黃而並進，紆青紫以同升。籍紀金閨，叨入英雄之彀；名傳玉闕，謬奔豪傑之塵。韞笏下九重，倬彼雲霞麗彩；絲綸揮五色，燦然日月昭光。瓊林與鴈塔齊芳；杏錦偕宮袍並爛。搏迅風而縱大壑，竊效鯤鵬；附鳳翼以攀龍鱗，喜趨鴈鷺。長安春曉，爭誇閭苑；僊遊太液，恩濃共美。龍門客至，真國家之盛舉，信聖世之奇逢。臣等敢不矢登對之初心，同心效用，盡平生之學力、協力，宣忠分猷，念以相從，勵靖共而自獻。

仰副朝廷拔一二之望，俯據臣子報涓滴之忱。伏願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化益普乎菁莪，善不遺於葑菲。撫五百年之昌運，明良合而庶績咸熙，保億萬載之丕基；勳華協而休聲永播。臣蒙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感戴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一」「與」當作「興」。

詞

賀安東王夫婦壽詞

伏以龍光有奕，皇仁每篤於天親。鶴筭無疆，善慶具隆於王國。頌呈山海，歡溢寰穹。豈惟甲子重新，且是椿萱偕老。人間天上，儼然僊眷。夷猶霞帔霓裳，恍若蓬壺咫尺。

茲蓋恭遇我安東守翁賢殿下，曆誕屆諸昨歲，方賀六旬。尊妃鄭氏老國母，慈壽當乎此日，復成雙美。信金枝玉葉之交輝，羨寶樹瑤華之疊秀。備厝百福，同冀千齡。繞膝斑斕，享祿位更多男子；齊眉琴瑟，邁松柏將擬岡陵。詳天人相與之幾，符健順默成之理。良由德蘊之共純，以致休徵之畢集。忠良允協乎帝衷，諸藩寵冠；惠濟幸綏乎民瘼，合境生全。親樓展省，日夕虔如在之忱；宗室敷榮，少長洽同春之雅。謙冲成性，恭儉提身，穆生醴設，勤劬卓矣。聲稱士類，梁園簡侍，密勿斐然，文煥儒林。某等躬逢盛際，心切華封。才非峽倒，遙憐瀑布瓊霏。採之苞儀，高慕鳳屏壁拱。挽吁姥以流觴，挹姑泉而獻酌。蕪詞勉就，錦軸恭披，不盡揄揚，聊申祈祝。扶桑之日往月來，行見程舒九萬；蟠桃之花成果熟，坐看歲歷三千。下情不勝欣躍顙頤之至。詞曰：

瑞煙籠盡，舜樂臨薰奏。玳筵開，金盃覆。正葵赤傾心，萱紫宜男候。聽瑤階，歡呼齊祝南山

壽。天上蒞官僊，河開文獻，四德全，諸福湊。桃實薦方新，花甲週還再，願年年，滿堂宴笑長如舊。
(右調《千秋歲》)

賀車南豐獎詞

伏以朝陽鳳羽，飛健融於清朝。華陰蟬翼，棲弱枝於平邑。魯人既兆，齊民於變。恭惟即諫議春涵車老父母臺下，楚材岳降，荆勛淵流。綈翠萼於詞林，光迴寶錦，綵瓊英於筆苑，藻逸潘花。乃者得雋南宮，才奮奇於脫穎；握符此邑，遂効最於烹鮮。鳴琴馴雉，和聲化雨，嘉禾生色。清絕超遙臺月，介貞儼雅書巖。春滿萬家，開遍江城桃李，震驚四野，頓消陰壑妖魑。故宜治行著於花封，良猷騰於柏省者矣。雖美未盡彰，薦剡尚拘於期例，然令終有淑徵，書端卜於年來。河潤所及，且切感孚，政澤所加，宜深愛戴。顧輿情共屬好，不讓於緇衣；而下里足徵詞，寔慚於白雪，恭書短調，用助歡聲。詞曰：

花發正河陽，處處錦舒霞燦。早是東君賞識，默與花相約。本待來轉達，青皇移植絲綸閣。爲要江城壯觀，暫此栽培着。

乞言狀

從姑山前峰書屋乞言狀

從姑山在盱江之南，最稱名勝。根盤土阜，標聳巨石，望之若屏，豎几席，儼足起敬。至其下則穹窿爲懸巖，巖前覆可竟畝，風雨所不能及。僧舊結屋爲寺，寺極壯麗，飛甍回檻，延綠巖下幾遍。故其時遊觀之士，輒停憩寺中。間一二探奇者，亦東至秋澤洞，南抵紫雲巖，北望一線天而止。其巖上諸峰，則峭壁^二藁叢，莫復知所從入。先考前峰府君以山去家里許，自幼讀書其中，得之故老，相傳有方士緣崖直上，艱險千狀，自是鮮至之者。

嘉靖甲午寺災，僧各四去。前址鞠爲荒墟，既十有餘年。庚戌夏，先府君携不肖步自山麓。時寺宇既燬，巖洞廓如。其上之奇峰危磴，皆可歷歷指數。且獲聞昔時方士緣崖之狀，不覺神興^二飛動。遂命僮僕披闢藁荆，引綆巖端，且上且憩。於是取徑，從秋澤洞而西至一線天，峽中出峽，緣石磴屈曲而升。至天柱峰嶺，蓋峽之東峰也。其西則聳絕難至，乃跨峽爲橋以度。復從天柱峰而下，其東北則玉屏峰、賓乾洞、獅子巖、迴瑯石、蓮花崖、雙耳峰諸勝，其西南則雲芝峰、依雲石、步蟾石、棋盤石、紫玉園諸勝，窮探極覽，凡前所望而莫可即者，皆玲瓏中通，天竅旁達。先府君亦喜動顏色，大慰生平。乃徐徐招集舊僧，即故址葺長春閣以安龍像，旁列數椽，以舍緇流。乃依巖下泉池結茆

爲小齋。歲時伏臘，常携諸子姓棲息其中。結里之耆舊數十輩爲詩社，清會宴坐，外事了無相涉，獨絃誦之聲時時溢於石外。四方來學者，聞風日集。辛酉，巡撫浮峰張公，檄有司扁其崖曰前峰書屋。今先府君已矣，而是扁屹然在望。

不肖恐無以承先德，乃即其泉疏爲方池，題泉曰「王泠」，池曰「浸碧」。恢擴舊齋，中爲堂，扁曰「見雲堂」。前爲閣曰朝陽，後爲軒曰「潛光」。軒中有臺曰「洗心」，臺傍有檻曰「綠雪」。檻上爲冲虛巖，爲印空石、爲滴翠厓，皆書屋中大觀也。其左右諸勝，亦稍增飾。秋澤洞之前爲亭曰「振衣」，後爲樓曰「雙玉」。一線天峽中扁曰「留雲」，其橋曰「凌虛」。雲芝下創亭曰「得僊」，玉屏南爲闌曰「屏玉洞天」。賓乾洞口架樓曰「儀鳳」，臺曰「澄神」。紫雲巖前爲亭曰「廓如」。步蟾石下爲蟾窟，紫玉園亭曰「坐春」。長春閣而下爲梧桐岡，爲翫易亭，館曰「涵春」，塢曰「翠微」。聯絡高下，咸先府君臨眺之區，而與書屋相依並者也。

嗚呼！茲山之奇，肇於開闢，然發揮創造，實自先府君，則屋而享之，浮峰公德意亦未爲虛。況先府君生稟天厚，淳朴弗離。孝友之行，可通神明，雍睦勤儉，風成閭里。雖困踣郡庠，未獲一第，然自弱冠聞臨川饒行齋先生講良知之學，即走百里相從不舍。學脈流通，至有吁今日，先府君亦未爲無功焉。然丕闡往行，以彰來許，非藉大方名言莫能也。是敢略陳景跡，爰著於篇，伏冀憫念烏私，垂光藻翰，用珍世世焉。存歿啣幸，其有既耶！

「壁」當作「壁」。

「典」當作「興」。

銘

屏銘

屏之外，坦乎亨衢，我反而觀，匪義遏趨；屏之內，肅乎無譁，我靜而存，以思無邪。屏之未設，直覽無際，靈明洞啓，孰交孰蔽？屏之既設，有儼在前，明命顧瞻，必慎必虔。嗚呼屏乎！朝斯、夕斯，我德是資，我學是師，豈徒以爲儀！

吏隱齋銘爲黎念梅司訓作

於維齋居，虛明敞〔二〕豁。卉翠庭交，葩英砌茁。畫榻青襟，經籬轆葛。夕几烏皮，箋輝斑駁。遽目以吏，潛初未脫。將目以隱，式見頭角。惕若而疑，乾乾或躍。久且天衢，飛騰寥廓。利見大人，齋居橐籥。

〔一〕〔敞〕，當作「敞」。

書卷跋

書六合同春卷

春，仁德也。天地生生，萬有化醇。仁之德大，則春之育同。六合雖殊，其致一焉。故曰天無外聖則之。則天以仁，而其春斯敷；則春以同，而其生乃遂。德之至，而人之極也。

近溪子希至極之學幾三十年，方恐恐於滯焉，而莫之能達。偶熙士吳貞邦、金百鍊輩以近溪子在疚，相唁於姑峰之上。越月別歸，出是卷，請曰：「自先生去，熙熙之士服先生之教者，多未忘。然久則覺其胥匡弗立，大同固難也。於是協志以盟，崇館以居，旬有定聚，聚有恒期，同業駸駸，赴且不約。雷子一夔輩率之，湯子盤輩襄之，將不底於大成不已也。夫君子久道而人化，天地久生而物成，歸極於春之同焉已耳。請以是名其館可乎？」近溪子聞之，惕然省曰：「同之時義大矣哉！非春不足以當之，非仁曷足以希之？諸士循茲以往，能協極以貞志，體物以充量，不息以竭才，則八荒度內，萬古旦夕，春之同也，其庶幾矣乎？竊有願焉。」僭書以俟。

書孤心萬里卷

樂安陳生廷禮以父勤軒客死蜀之涪州，訃聞，哀慟，將走萬里，爲履襯計，孤身貧窶，若弗知也。見者咸共憐惻，形諸吊誄。事聞，郡丞葉和齋公爲給文資餼，以速其行。過別余於從姑山房，余甚爲廷禮傷之，且甚爲難焉。蓋蜀道遐險，名自古先，即有力貴人，猶臨其前而悲且恐也，況隻形侶影，渚卧林栖，寸草內殘，啼猿外喚！是則跬步天隔也，如萬里何哉？雖然，萬里誠遠矣，萬里如蜀道，又誠難矣。獨不曰：「亦人間也耶？」蓋人同則心同，心同則孝於親必同也。吾見惻而形諸言，憐而卹其行，又豈惟和齋諸公已耶？廷禮慮孝念未誠切之爲難，苟孝念誠切，而蜀道之難將易焉耳矣。廷禮勉之。

書取益四方卷

樂安曾生貞志，將之東西南北以尚友焉。近溪子爲書「取益四方」於卷，且復申之說曰：

「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而天地之生，人爲貴焉，人之所以仁也。夫盡四方而莫非吾人，則盡四方而莫非吾仁也。盡四方而莫非吾仁，則將盡四方之人而莫非所以益吾之益者也。是故，莫非學也，善於取益焉，而學斯篤矣；莫非益也，善於取仁焉，而益斯弘矣；莫非仁之益也，善取

之以及於四方之人焉，而仁斯盡矣。嘗聞之象山之言曰：東海聖人出焉，此心同也；南海聖人出焉，此心同也；西海、北海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故知宇宙內事，皆職分內事；宇宙中理，皆性分中理。是則能達觀吾人以顯夫吾仁者也，能概觀吾仁以統夫吾人者也。夫顯則無容於秘矣，統則無容於殊矣。無秘無殊，則取之必獲，感之即通，將盡四方而一人焉耳己。大哉益也！斯其至也夫？曾生勉之，余亦思賦遠遊而爲東西南北之人矣。

書玉峰高致卷

玉峰高致者，余爲門人游生希獻題也。游生家崇邑之西鄉，戶外一峰卓然相面視，諸巴羅則又最高，屹立直干雲漢，恍若玉笋初生然者，令人停眸遠望，不惟怡然生歡，且悚然起敬也。故游生生平制行，大約擇交而鮮與俗群，寡言而重於然諾。勁直以自持，廉靜以自好。文雅每希古先，力孝輒來鄉譽。其高也固不讓於峰，而其美也亦無忝於峰之玉矣。呼我游生以玉峰也，誰曰不宜然？

余聞之，大君子居身酬物於宇宙中，引而高者，不若俯而就者之爲安；潔以珍者，不若和以平者之爲順。無過不及之間，自有妙道存焉。願游生更勉而進之，庶幾爲玉峰之全德云。

書奇節天申卷

奇節天申者，爲余邑庠博士、兩湖李君祖姚萬孺人題也。孺人之節奇甚，乃精神貫格天，卒默相完全，題故云云。其詳具博士自述傳中。

夫孺人之節終矣，名亦昭昭，而事亦往且久矣。然目其顛末，則急切危亡，幾在頃刻，而勢當呼吸，令人栗栗然，神魂動搖，髮膚震豎，涕淚不容不淫淫乎下也，況身臨於其前耶？借非天地鬼神周旋阿護，何能有今日也耶？抑余於此而益信志立之當堅定，幽明之相感通，而實心實德，其揚勵炳烈，即一節可等乎百爲，就一時足徵乎千載。茲我博士，負魁撰偉資，蘊彌綸宏略，而斯道斯世，方藉賴將來而無盡者，是以余樂爲之題且述也，固深爲貞母乎慶，而猶爲賢孫乎望云。

書萬法一心卷

李卓吾公自吾同年柳塘周公、石潭芝佛所遣二僧曰常珍、常寶者，走千里來就從姑靜室。居數夕，能汲汲生死，叩談弗置。已而告歸匆迫。余送且訊曰：「若既有得耶？亦尚疑貳未了了也？」二僧應曰：「幸侍講下，且提命數數，難謂一無所得也。而得竟無端，亦難謂疑不暫釋也，而疑卒無盡。」余呼二僧則奚歸？歸則復奚遽也？曰：「以先生首書『萬法一心』在爾。夫得之知不知，疑之釋不釋，安

能出吾一心外耶？吾一吾心，而萬法之所以爲得，所以爲疑者，雖無端無盡，有不心吾心，而一吾一也哉！余爲拂袂笑，曰：「豈惟汝心之爲得也無端，汝心之爲疑也無盡，即汝之來而去，去而速且遽也，將亦無端而無盡也已」噫！必如是而後可「云萬法一心」，亦必如是而後可云「一心萬法」。

書太虛卷

太虛者，宛陵僧真滿所稱禪號也。茲承其師古燈之命，走千里，視余於姑峰之間。將別去，出是卷求言。余笑曰：「若遊太虛，虛固了無一物也，奚以言爲滿？」僧默然。久之，乃起，再拜曰：「滿知先生之爲說也，將爲乎執虛以爲虛，執言以爲言，警且教也。夫惟執泯則虛太，虛太則言忘，言忘則心無弗神，量無弗通。不言即言，言亦即不言也耶？」余笑曰：「僧也始可以言虛也已。」書卷付之，俾歸質諸其師云。

書回生傳後

《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魂遊於精氣之中，而非精氣之所能物者，鬼而神者也。鬼而神焉，則變通無礙。故或遊而來，則精氣乘魂而靈生之，所以源而自始矣；或遊而往，則精氣遺魂而物死之，所以反而由終矣。夫謂之遊焉，則來者可以往，往者亦可以來；謂之變焉，

則靈者可以物，物者亦可以靈。故曰：「生死者，晝夜者也。」通晝夜而遊且變焉者，魂之靈，知非精氣生死所能得而方所之者也。見此之謂見易，明此之謂明道。書是附諸《回生傳》末，請質諸張君，以爲然否？

書覺野傳後

是《傳》，余門人李子松洲爲覺野詹公作也。李子貧而善守，故其傳公生平，獨於取與之間尤極詳備。蓋謂公樂安鉅族，且爲太僕公仲子，然居官則囊篋蕭然，居家則四壁^二不蔽風雨，日敝裘糲食，有世俗所不堪者。李子意蓋爲公難之。余則獨謂是不足以難公也。余自接公於京邸，不啻二十年矣，然公無一時不在問學，無一語不期賢聖。即今壽已八旬，而意氣軒軒，步履顧盼，惟携朋集友，浩歌欵談，共了日課。此外於身世物情，迥若塵表，而莫能相及。是公將等乾坤於一幻，付今古於一息，其樂而忘乎貧也何有哉？故書傳後，而擬進公於仲尼之曲肱，顏淵之陋巷也。不識公以爲何如？

「一」「壁」，當作「壁」。

書昭忠錄後

姜公碩在勝國時出使於閩，僞漢陳友諒偏將康琮遇諸途，兵脅公降，公毅然就戮。事詳郡邑乘

及裔孫騰所刻諸文獻中，讀者恨不能起公九原。噫！殉國如公，誠壯且烈也哉！余謂公死事元事也，時元時也，與今讀者何與？然悲愴心目其狀，若臨乎其前，若洞乎其躬，而纖毫弗隔。則公亡於一朝，而存乎千載；首於寸刃，而身乎萬夫也已。況大君子出際聖朝，會逢正學，萬里亨乎天衢，八荒洞乎我闕。即不覩公事，亦當烈烈轟轟，肩三綱，步百代，而無愧我生、無負我遇也。而今公事又復炳耿其前，則公以其死，我以其生；公以其變，我以其常；公以一己之激烈動觀聞，我以萬聖之精神貫造化。然則我固當爲公吊且悲，而公亦當爲我輩喜且賀矣。

書麻姑記後

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墨刻在聖座東偏，爰委僊都觀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也。正德中，山蹊樵豎於澗底拾出其碑板，字蹟猶無恙。先君以其奇邁，輒珍襲一幅。後碑入郡藏，漸就剝裂，觀者每爲悵恨。茲郡公鴈山季公，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過從姑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冊，色喜，遂工人石，與四方好古者共之。嗚呼！是碑相傳已歷千載，中間隱而忽現，失而忽得，裂而復完，若神龍幻化，莫可方物。是固魯公之精英貫徹今古，斯能如是。然微我鴈山公亦孰與成之？吾儕當知所歸德矣。

書陸海山冊後

宛陵海山陸君來贊郡政，我盱繡紳則樂其謙謹，黎庶則安其慈惠，臺司牧長則嘉其廉能幹濟。蓋未及三載，而報遷邑佐于楚西桃源。桃源固古僊名地，余嘗兩度過遊，見其江流環曲，林麓深迥，士民食其土者，潤沃恬熙，俗似大殊他境。益信舊傳爲不我誣，則君茲任，謂不足云僊吏也哉？君獨惓惓戀戀不能遠我而去，於是臨岐顧君笑曰：「若猶未信夫僊之所以殊乎塵俗也耶？蓋俗以跡縻，僊以神會，跡之縻者，咫尺而難孚，神之會者，千里而隔別莫能也。且知君自宛郡相與，迄茲廿年，每見余墨，輒喜動顏色，請以別忱布之冊後，君携之行。倘當武陵春深，碧桃爭放，先日問津，漁郎或半開舊洞，從君素而流觀，請爲我謝曰：『是仍俗翰，未足以供僊玩也。』斯時，必將有言以爲君告也已。」

策題

癸酉山東鄉試第五問

問：國家定鼎燕京，控扼遼、薊，襟帶河、濟，斯誠天下大勢也。顧北虜邇在門庭，而南漕關係國

計，成祖英謀，睿筭爲萬世慮。於時躬擐戎胄，三犁虜庭，命河臣理漕務，歲輸自大江以南直轉而北無梗者，然議者尚謂有遺策焉，何耶？

嘉靖中，虜薄幾甸，河潰徐房，世宗震赫，申飭當事大臣經略之。數十年間，漕漸次奏通，而北虜旋逐旋入，竟無繫頸而獻之闕下者，豈禦戎之策，更難之河耶？皇上御極，聖神天縱，群策畢舉，而西北酋長，交臂屈膝，獻琛丐封；江南之漕四百萬計，歲夏末，中洪閘報盡二百年未有事，乃今日並遘覩之，於戲盛哉！顧泰象復隍，豐謹日中，懷遠慮者每虞隆治，竊試籌之。虜情匪茹可盡，信其無他賜歟？彼西剪其所忌，將恬然自食其力歟？河性巨測，脫有衝突，可以人力爭歟？江南賦數能保歲常無儉歟？或欲藉此練兵、峻城、築隄、加埽，可恃此爲永久計歟？此誠時務之最要者，諸士素概於中，盍究言之，執事者所願聞也。

丙子雲南武試第一問

問：古今談兵者無類數百家，而統括指歸，張施妙應，率貞諸孫武。即觀其所爲書，幽達化理，明備物情，真感若灰飛，觸若丸轉，微乎至於無形，神乎至於無聲。故說者皆謂其專主智筭以爲用矣。然其論五德，則重於仁；其論本仁，則治以義。夫仁義與智筭似不相謀，而孫武顧亟語之弗置。豈其所用以爲仁、爲義者，或亦假借聲稱出運智筭，非能醇如隆古哲王之立德體道矣乎？顧《詩》美方叔，亦在其猷克壯；《易》戒害成，惟忌機事不密，則智筭之用，雖聖賢不免。三代而下，稱謀臣智

士，若三老遮說，先尊義帝；南陽杖策，首勸安民；隆中師需，時雨江南，約誓諸將，均以仁義。成救世匡主之勳，則仁義果所當先也。顧諸將之中，其事爲孰優歟？抑均之醇乎醇者歟？夫仁義之有孔孟，固即智筭之有孫武。孔子自謂：我戰則克。孟子自謂：當大事不動心。則善將善兵，固其餘事。然詳究其所爲說，則曰：好謀而成，仁者有勇。則曰：智譬則巧，仁者無敵。是兵家之言與聖學之蘊旁通矣。而或者顧謂「仁不稱兵威」，克厥愛者，乃不相抵牾矣乎？多士究心於是，當必有合一之見，幸詳著於篇。

策

癸酉山東程策

執事策諸士終篇以北虜、南漕爲問，惻然抱隱憂焉。愚生非能識事務也，顧安敢緘默以負盛心？夫天下之最可患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實伏不可測之憂，幸其無事，而不爲之所，則其勢必至於極壞而不可救。故計之必豫，謀之必周，然後可以保其久安長治而無弊。聞之古人曰：「禦河如禦虜。」蓋言二者俱爲備難也。且國家之事又與古異，古者畿輔距胡數千里，虜非蓄銳大舉不能達，我京師抵沿邊諸鎮，最遠者數百里耳，即有重關之險，可朝發夕至也。古之建都，不專藉河爲漕，善防之，令不潰決，斯可矣。今之河，則轉輸數百萬粟給京師，旦夕愆期，六軍萬姓枵腹號呼，若欲食而噎

不能一朝忍也。然則今日禦虜禦河之計，視古人時，誠不啻倍蓰者，容可泄然不爲萬全策乎？

竊嘗遐稽往昔猾夏之戒，《舜典》紀之。歷夏、殷以來，未有嗣干羽之烈者。迄周成時，無論昆夷，即重譯之朝，越裳之獻，且接踵而至焉。毫邑之決，湯世患之。歷祖盤而降，未有繼平成之績者。迄周成時，無論商郊，即海之不波，河之翕由，且聯冊而書焉。茲豈獨太和在宇宙故哉？上下交儆，共圖持盈保泰者，不可誣也。以今日北虜言之，成祖奮三犁之威，其游魂餘種，固皆喙息陰山矣。第大寧內徙，畿甸之藩籬已薄；東勝外置，漢、唐之疆宇未恢，籌邊者至今有遺議焉。嘉靖中，圉事孔棘，昌、薊之鐵方遺，而宣、大之燧隨舉；黃甫之甲方散，而靖邊之馬旋馳。雖建戎政，改神樞，調邊丁以習內士，虜亦稍稍引卻，然跳梁之性如故也。今之虜固昔之悍，然匪茹者乃甘同藩衛，獻琛乞封，更戰壘爲耕稼之區，轉沙磧爲樵牧之地，乘障四眺，烽嶠在目，而狼烟不復覩矣。不知周成之時，王會所圖果有是是否也？

以今日南漕言之，成祖屈平江之策，其江南財賦固皆直達於天津矣。第河欲引而西，即會通在焉，既漕喉之所繫；抑欲導而東，即陵寢在焉。其王氣之所鍾，治河者至今無成筭焉。嘉靖中，漕務孔殷，魚臺之淤方徙，而曹單之防又裂；渦口之潰未塞，而新安之流復壅。雖開南陽，塞穀亭，濬徐邳以疏下流，漕亦漸漸奏通，然奔漲之勢如故也。今之河，固昔之滔然巨測者，乃甫及初夏，饋運入洪，幫次鴈行，聞口魚貫，順流一麾，舳艫盈望，而風濤無復虞矣。不知周成之時，司徒所計，果有是否也？猗歟盛哉！

成祖、世宗累世所經構者，至我皇上始觀厥成矣。史傳所載，自周成來三千年間，固其再遭者

哉！夫以成王爲周令主，撫成業而履昌運，復何慮者？乃周召惓惓告諭，《書》曰《無逸》、曰《疾敬》，《詩》曰《時保》、曰《配命》，皇然若有歉者，無亦保日中謹復隍者，其道宜爾耶？抑憂治危，明老成之心，自不容己耶？矧當今之事又非周成北虜席饜之餘，其勢非小弱也。只以餽犢之愛，感恩於我。然漢於冒頓爲丈人行，唐於突厥爲天可汗，即其一時感恩，亦非淺於今者，又彼方有西事，乞通市貢，免內繁耳。夫諸葛規北，乃先入南，彼西剪其所忌，肯自食力於狼望之北已耶？此虜之不可幾者也。河經積石而來，流之峻急宜矣。所幸秦晉而西，無甚淫澍，故下流不大奔突耳。倘自發源抵龍門，霖潦並發，則懷山襄陵之勢，平原尋丈之隄，將何以禦？淮陽一隅之地，又何以容耶？且豐歉，歲之所必有也。大江而南，脫有方千里水旱，疊之罄矣，餓胡以注四百萬粟，寧可以鞭笞立辦耶？此漕之不可幾者也。

夫事不可幾，難語萬全，誠欲於此建久安長治之策，其道安出乎？識者議兵於西北，曰：「練兵峻城。」議漕於東南，曰：「築隄加埽。」斯固未雨而徹桑土，既濟而謹衣柳意也。然練兵峻城，所恃以爲邊防者，不可廢也，而惟貴乎我有以握其勝，何也？虜情無常，吾不可得而必也，其順也，不爲之喜；其逆也，不爲之憂。兵士所當練，吾練之；城垣所當峻，吾峻之，其勝恒在我而不在虜，則臣可也，不臣亦可也，而又何虞乎虜之有他腸哉？築隄加埽，所恃以爲河防者，不可已也，而又貴乎我有以堅其力，何也？水勢無常，吾不可得而測也。其安流也，不忘有事；其橫流也，毋憚多事。隄所當築，吾築之；埽所當加，吾加之，其力恒有餘而無不足，以水治水也，水之道也，而何慮乎河之不可以力爭哉？是在司邊漕者，揣時度勢，不遷浮議，以加之意而已矣。抑猶有根本之說焉。

曩者，虜之擾邊，惟利鈔掠，自薦居河套，習爲聲東擊西之狡，由我邊鄙之民爲之間諜，而以我情與虜也。彼捨其中國妻子之養而甘爲漠北之用，此非有所大欲，必有所深畏耳。謂宜輕徭薄賦以保障爲繭絲，俾沿邊黎庶愛之若父母，而歸之若流水，則疆圉之守，何患不固？是邊方之守令，不可不擇也。東南財賦甲天下，郡國吏上計多以租稅下考。今歲渡淮之時，正往歲裹糧之日，有司非能鬼運神輸若是速也。大司農所知，四百萬如期耳。追呼之擾，獻朴之苦，固隔於九閭，遠於萬里，而不能達也。謂宜節用愛人，毋挾威與術，以乘弱且愚，而朘其脂膏，俾江南郡縣安田里而無愁嘆，則徵輸之期，何患不速？是江南之守令，不可不擇也。雖然，有慎德之實，斯四夷咸賓，有懷柔之誠，斯河嶽效順，端本澄原，以妙幹運旋轉之化者，其幾在朝廷耳。至舉周召故事，以《詩》《書》所詔誥，疊疊於經筵，爲聖天子陳之，則館閣大臣必有先天下之慮，以靖獻於密勿者，愚何敢與知焉。

丙子雲南鄉試程策

聖王之致治也，必專利以厚天下之生，而操權以制天下之用。蓋食者，民之資以生也，弗爲之殖，則耗竭而不贍，故導之而充然有餘，則無不厚之生矣。利者，人之所必趨也，弗爲之制，則抗滯而弗通，故制之而民習於義，則無不足之用矣。生厚用足，則財裕而不爭，天下之業安所爲而不成也？執事以積貯錢帛策諸生，將謂其職時務歟？非其人也。然敢不拾所聞以對嘗聞。聖人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食貨之源也。故辨土地以藝植，因水旱而鑄金，

使四民各勤其業，而遠近咸資其利，一毫一縷事爲之制，而見於《周官》一書者，尤備焉。九穀之生，責諸三農。國用之制，以三十年爲通，而九府圜法，復有以濟粟之所不及。當其時，民有餘粟而國有餘財。蓋因其利而利之，非損下也；因其足而通之，非奪民也。鳧鷖既醉之，治有自來矣。後之求理者亦嘗用之，乃田雖井而新自新，官雖周而隋自隋者何哉？蓋古之人理其出，而後之人理其入，乃一切苟且之術也。豈古今異宜哉？管仲九府之制，因貴賤以權輕重；單穆公以錢輕爲患，則量資幣而權子母焉，是雖未必盡合《周官》之法度，而操縱以時，民胥便之，固謂之得策矣。李愷平糴之法，因歲入爲歛散，桑弘羊易以均輸，則籠百貨而歸於官焉，是雖均爲心計之運量，然平糴裕農而均輸貿利，惛固彼善於此矣。富民入粟實邊順民心，而三有所補，此晁錯積儲計也，孝文賴以富庶，可謂盛矣。然積貲顯融，則累行者抑；姦民蒙宥，則犯科者多。胥天下離制而棄本，冒禍而壞利焉，其錯之作俑乎？博銅盡歸公庾，禁私鑄而致福有七，此賈誼治安策也。文帝竟弛錢禁，非不公矣。然利權旁落，則倒持太阿；法網太疎，別弛弛日衆。至吳王鑄錢而富埒萬乘，商賈殫財而不佐公家焉，其誼之先見乎？是數子者，興一時之利便，而爲司計者所宗，固能臣也。然財不可聚而獨厚於上，權不可移而反歸於下，其得失異致，而治亂常相反者，其所操者殊也。

我祖宗軫念元元，節以制度，墾田科稅，歲有常供；官俸軍需，用有定額。上不侈而下常餘，寓內蒸蒸，富庶者餘二百年。即滇南遠在徼外，亦沐膏澤，稱饒富矣。乃者，生齒日繁，歲入漸寡，稍稍煥而餓夫盈途，是蓄積不如古也；貨物翔涌，閭里蕭然，緣轉徙而額餉日逋，是財用不如古也。居常無事，醫瘡剜肉，已不忍聞於慈父孝子之聲，而卒然有警，則安知其計之所出哉？皇上睿德，性

生冲虚節愛，積粟之課既頌，鑄錢之令復下，其視《洪範》之先食貨，《周官》之阜民財者意尤渥也。海內喁喁然，思向皇風而登殷阜，滇之急在燃眉者，當事諸臣將何以奉揚休美乎？

夫善爲治者，莫不重穀。今滇民不勤本業，而生寡食衆，鉅艾甫停，積蓄告匱，粟之不足甚矣。誠欲理之，其要有三：屯地有定額，而隱侵於豪右，乾沒於武弁，責餘丁以虛賠，質他室以負稅，夷民租種軍田，輸稅十一，額失而弊滋矣。必按籍以稽，履畝而覈。番休老壯，盜沽之實當塞也；訪覈鱗圖，乾沒之奸當懲也；則田足贍軍而亦可以寬民，此清屯田之爲要也；一夫不耕，受以饑矣，乃武定迷蒙，荒蕪未墾，而遊食者日衆。誠擇其長川廣野，可以開溝洫而畫經界者，授可耕之人，給之牛種，薄征稅之入，而時勸相焉。則緣南畝者多而積儲備矣，此勸力作之爲要也；夫常平非李悝之法也，三代之法也。今之春而貸，秋而償，善矣，然裁桑紙上，逋欠日多。放則利歸猾胥，徵則跡涉誅求，加以濕爛泡腐，又慮司庾者之賠輸，則孰與常平之爲便哉？必隨地而擇其亢爽，立爲庾司，實以備賑之贖穀，掌以茂實之耆民，貴出賤入，無賁者量貸之，惟其饑之上下而不盡罄焉，則資本既有所出，而涸腐亦不爲病，此立常平之爲要也。夫民方艱食而吾爲之開其源，使三年、九年之常蓄而凶荒水旱足以相恤，如是而民生有不厚乎？

善理財者以錢代貝，蓋金銀細分則耗，布帛片折則廢，惟錢爲便也。今銅產於滇，充溢闔閩，市民捐軀命以浚求之，況於錢之利而不害乎？茲欲行之，其要亦有三：念賈誼召禍起姦之說，而操之使不旁落，藉其贏餘以周困匱，則利權在我，而劉渙、鄧通之徒無自作矣，此私鑄之當禁也；錢議最多莫善於孔顓者，不惜銅、不愛工也。試倣開元之制，而定以新名，務使體厚而肉好，適均製工而輪

廓周正，則本多工費，而天下之觸禁者少，此規式之當定也；三幣相準，從古已然，滇雲舊用，海肥細微不混，故稱便焉。惟令錢貝兼使，二幣通融，而一準上幣以權之，則俗不欺詬而買無拆閱矣。此權宜之當酌也。

夫朝有明令，而吾爲之通其變，使民情土俗之相安，而公輸私費得以兼資，如是而財用有不豐乎？噫！此富滇之術而推之富天下，可也。雖然，滇之可憂者，豈止此乎？租庸煩苦，則宜差恒差、勾流寓以甦其困也；隴畝旱亢，則當濬壩堰、導桔槔以通其利也。將卒柔脆而無用，夷獯剽掠而難捕，則設武館以閑技略，嚴保甲以訊知音者，可不早爲之防乎？俗尚淫靡而惰農桑，礦課虧額而羈命吏，則植棉麻以杜其澆，易專官以通其窮者，可不曲爲之計乎？若夫制防緬甸，分北沙儂，又未然之。憂出於積儲錢幣之外者，而要之莫非厚民計也，顧豈無其本哉？彼谷永守鬱林而烏潯內附，李靖撫南粵而黎僮胥悅，黃忠宣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遽叛者，得其人也。今之仕者，卒戀中原而厭邊徼，除目一下，索然無復向往之心，司銓者曲而通之。遠方之吏，非例蔭則遷謫，不然，則朴直寡援者也。其視中上懸異矣。夫天下一體：中原，心腹也；遠方，四肢也。四肢病而委諸庸醫，攝生者固如是乎？故吏茲土者，非廉潔不足以震威，非材識不足以批蠹，非久任不足以孚夷情、練土俗，然非超遷又不足以繫士望而固久任之心也。則夫計材而陟，擇人而使，賢者不以避嫌邀名，不肖者不以貪墨敗事。足兵食之圖，養和平之福，則華尊夷遁，九重寬西顧之憂矣。是又在嚴廊加之意耳。愚生概此已久，惟執事轉聞焉。

「一」「沐」當作「沐」。

丙子雲南武舉程策

君子以一身任安攘之寄，憂切未然，則時宜當酌；威弘遠略，則內治當先。夫天下之事，天下之時爲之也。不度其時，則厝而垂其方，舉而失其便，建置雖煩，適滋天下之擾。譬之理絲者，未得其叙，而紛拏於拮據之間，則愈急而愈亂矣。外變之起，內治之疏致之也。不治其內，則術不足以自固，而釁且至於衆虛，經略雖勤，徒裕天下之蠱。譬諸作室者，不先堂奧，而粉飾於暨茨之間，則內疏而外潰矣。故急內治之理，以消外夷之憂，而酌時勢之宜，以操必然之畫，天下無難事矣。而何有最爾之夷也？知此，則執事所詢，制禦緬甸者，可得借籌矣。

常聞天下之事惟兵難，天下之兵惟制夷難。蓋夷，獸類也。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搏空而睨擊，踰藩而張噬，非不驟集而紛騰也。然目睫方盼而翼斂喬林，趾拇甫移而蹤潛深穴，發之於未動，則勢不便於指陳；應之於方來，幾或左於適中。故置之不可也，不置之不可也。置與不置之間，夷之所以難也。況滇又環四面而皆夷者乎？夫滇，古梁裔土，崇岡巖嶠，靡莫犍、猓之居，徼外地也。自漢武通道西南，始附中國。唐季，叛服不常。宋初，畫至斧外。元憲平爲三十六路，然尤羈縻之耳。聖祖開疆置吏，設戍^二張屯，倍於他省。其託處遐僻者，率以土長懾之，昌、騰以外，則隴川千崖，南甸居焉。三宣以外，則蠻莫孟養、猛密居焉。宣撫諸司以外，則木邦、車里、八百老撾諸夷居

焉。其緬甸、麓川皆列職宣慰，拱聽約束，不知有莽夷也。

迤麓川被征而思機鼠首，迤西、緬甸饑滅而瑞體寄身洞吳，嗣是竊據本土，蠶食鄰封，擺古、得稜具遭蠶滅，莽酋自茲熾矣。故諸夷未服，則虛聲攻擊以速其來；首鼠投歸，則重賄賫賂以快其欲。是以大而車里、老撾、暹羅等處，兵力不支，盡爲屈服，小而木邦、蠻莫、芒市諸夷，陽順內地，陰爲脅從。迤西戀慕私恩，向從羈絡，頃因內向，稍違初心，莽酋即擁併諸夷之兵，屢肆躪躪。蓋將以思個爲囊中之物，而不知其征調煩煩，固驅而之他也。雖距隴川、干崙、南甸尚數百里，而據奪猛曠，則騰、永切震鄰之憂；且間道走茶山、芒市、永昌，不數日程，而一震昌、騰，則榆葉有寒齒之懼，此其爲患，誠有指大如股，脛大如腰，而全滇門戶不可不熟計者也。乃迤西恃一方之衆，抗十萬之師，諸夷得免殘傷，賴有此耳。且其意在迤西不敢犯順，故天朝未即加兵。今且退歸巢穴矣，然警息雖寧，忘慮則懈，未雨而綢戶，《詩》之所以謹未然也。既濟而袷衣易之，所以貴永圖也。

今執事厪徙薪之謀，社_三窺伺之釁，誠非過計，顧安所適其時者哉？爲討叛之說者，欲張師詰戎，以成一鼓之烈，而不知瘴荒非用武之地。況緬書卑詞自屈，則無名之師不可出也。爲柔遠之說者，欲宣仁諭德，以彰不殺之威，而不知犬羊挾無厭之欲，況迤西窮迫請援，則依人之鳥所宜憐也。無已，則修內治而聯外睦者，其爲得策乎？昔楊苴之寇雲南也，擁衆二十萬，大遭摧劫，拔營宵遁，將帥之勇懾其心也。今之將領果皆若人乎？必遍擇蒙慶昌理之熟諳夷方者，擁麾扼隘，且令漾濞之備守撫夷之。有司歲至三宣之地焉，則諸藩堅內附之心，而鴛酋消外梗之念矣。此將領之所當擇者也。平緬之寇定邊也，麾卒三十萬，竟至覆沒，隻象無歸，精銳之卒乘其後也。今之士卒果有是

乎？必鍊習澁水、土著之慣習炎荒者，用爲主兵，且撫迤西之新附，緝木邦之遐心，而聯之爲三宣之輔焉，則驍健可以內衛，襁褓可資外援，此軍威之當振者也。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教屯種而擒孟獲，孔明不能廢矣。乃令軍儲公廩，弊孔紛然，一遇荒饉，束腹待哺，是自救不暇，況可爲饋餉之需乎？惟於屯種之科，平糴之法，實意舉行。而司土襲補，少省文移，許以輸粟實邊，代例銀之入焉，則不煩轉輸而儲蓄以裕。如是而師不宿飽者，未之信也。器械不精，以卒與敵用，龍桶而降曲靖，傳友德皆所資矣。乃今鈍戈朽鉞，徒修文具，即一清查，十亡八九，在平居尚然，況可爲克敵之用乎？惟於軍器之局，督造之官，嚴法責成，而工藝稍精，量行收錄。且禁假商通夷，重姦闖之罰焉。則用之擊刺而敵無堅甲，如是而戰，氣不倍者，未之信也。群策既效，則時而烽燹息警，早見豫圖；時而羽檄交馳，有備無患。蓋不惟震懾一時，而久安之計可恃矣。

然銅柱、威南、玉關卻質內外，有定防也。王靖遠初事麓川，總川、湖諸省之兵，以十五年而奏凱，當時謀夫智士，雲附景從，宣其擘畫，周詳可垂永久。乃驅逐諸夷之後，不一建城堡以分鱗介，僅立江邊片石，而矢之空言說者，謂馮負再舉，師老無功，倉皇振旅，遂至疏闕理，或然也。然始事一疏，外變紛起，故西酋淪盟，而內地震驚。莽緬擁猛密、阿瓦之師，迤西避猛倫、堪底之寨，譬之挈肉闔虎，求其不噬，不可得也。必際今閑暇之時，於隴川、干崕、芒市諸界，整築城垣，蠻哈、茶山、潞江諸街，創設堡守，使文武巡行，官軍備禦，更番防護，有所據焉，則彈壓既周，而大防以竣。蓋不特補靖遠之闕遺，而實足定萬世之長策也。若曰借外援以示威，則靖遠以川、湖之兵久不能制，幾於脫巾；恃土司以併力，則去歲王魯之師，散漫而逃，遂至瓦解。前車之覆，後轍之戒也，而又何言哉？

雖然，李牧守鴈門，則匈奴束手；龔遂居渤海，則劍犢歸耕，天下之事不難於勢，而難於人也。聖明威德，雷勵風飛，北虜款貢，南鯨斷波，日窟月域之鄉，且帖帖奉聲教矣。況莽緬舊屬封國，而蜂蠆小警，何足過慮哉？惟不得其人，是以滇西之憂未釋也。今誠擇才守並稱、文武兼資者爲之兵，巡牧長需以數年，令其緝睦夷民，訓練戎伍，諸凡防微杜漸，顧大補牢，畢智竭力而爲之。年深勞著，不次遷轉，仍令仕事滇省，布已試之筭而獲輕車之便焉，則閭里安恬，不致投遠夷以通間諜；軍旅震迅，不致見單弱而起戒心。元氣既充，神氣自振，而諸莫^三歸義，全滇安枕，廟廊無西顧之憂矣。章句豎儒，不諳經略，狂瞽如此，執事以爲何如？

「一」「戌」，當作「戌」。

「二」「社」，當作「杜」。

「三」「莫」，當作「酋」。

勗語

勗從姑山房諸生四條

汝輩事舉子業，先須分別時義與講說不同。蓋時義是借古人題目發自己才華，首尾關鍵，成一段文章。若只依泥講說，則淺陋之見，亦足分解章句，何以曰「文章」也耶？

余作知及之文，至九易稿，方悟文章是借他題目，收吾精神。一念常凝，萬緣俱斷，久久定有豁

然透脫之期。蓋改到無可改處，文章便佳，佳後要不歇手。一晚一篇，覺得輕省便熟，若日作日輟，即終年拈弄，未有能熟者也。

上乘之文，得氣之先：常以吾之實，實世俗之虛；以吾之虛，虛世俗之實，故凝於神。中乘之文，因時之變：常以世俗之虛，虛吾之實；以世俗之實，實吾之虛，故和於氣。二乘而下不足觀也已。

凡舉業不專心致志，則不能精，即此便是爲學工夫，但不免着在一物上耳。若能將此工夫在本體上用，則不着於物，而物自無不照，於舉業何有？

勗明德堂諸生四條

汝輩爲學，須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志，時時刻刻用工，後日方有成就。若只茫茫蕩蕩度日，豈不惜哉？

學是學爲孔子，則汝輩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志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心腸，果如孔子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愿本事，孔孟罵他做德之賊。「賊」字解作「害」字，蓋此箇念頭即是鳩毒刀兵，害此一生。故學必以孔子爲成法。

學問與做人一般，須是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過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箇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

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卻有雋永之味也。

《中庸》戒慎恐懼，本於道不可離。蓋道命於天，則吾心之幽獨，天所必察也。此正君子敬畏天命之實理、實功，與有所恐懼不同處也。究竟《中庸》一書，初則以性命而啓事天之功，終則盡性至命，以顯同天之妙。真的要旨，則誠敬純一，貫徹而充周之，此外無多事也。有志於精一執中者，尚自茲焉圖之。

勗白鹿洞諸生四條

夫學須靜也。靜自此心無欲始。所謂欲者，只偏有嚮處便是，可不防歟？

夫學須志也。志以立身，顯親爲大。立身則已成，顯親則業著，可不勉歟？

夫學須友也。友以謙虛能受爲益。既問於師，又辨於友，善斯備矣，可不求歟？

夫學須勤也。勤以始終不變爲難。其進銳者其退速，雖勤無益也，可不久歟？

勗岳麓書院諸生四條

人生貴立志，勿務近與細。諦觀古聖賢，功名幾千歲。

人生貴好學，先學孝與弟。久之通神明，前光後且啓。

人生貴師友，孔曾無私授。傳也能習否，省身日當守。
人生貴讀書，讀書期實用。身心與家國，擔荷萬鈞重。

勗白下諸生四條

域優聖神，位參天地。大君子之爲志也，要當如是。
原本《六經》，孚通百世。大君子之爲學也，要當如是。
尊主福國，顯親揚名。大君子之爲出也，要當如是。
樂己居珍，育英壽脈。大君子之爲處也，要當如是。

勗五華書院諸生

人之肩承道擔，非力量直前不可，第徑躁之與剛果相似，而實不同。古謂其進銳者其退速，是誤執徑躁而作剛果也。善爲道者，先當從吾心體細味沉思，早夜不休，倉卒無變。水流物生，渾成一片，則愈受持而愈益虛下，不至聖人不已也。是大力量，亦真剛果云。

勗志學書院諸生

大丈夫自立，幼可以卜其壯，而窮可以占其通者，惟此志焉耳。志存乎義，而全力奮往，不以目前爲効，而以身後爲圖，不以一時爲計，而以百歲爲期者，此其勢勃勃洋洋，幹干霄而川赴壑也。又安能中泥而末「_二禦之也耶？

「_一」「末」當作「未」。

勗水西書院諸生

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敬長，良知良能也。賢者養而弗失耳。養之之善，亦惟於親長之間，怡怡聽順，愉色婉容，即如親長視己幼稚之日，孩之欲其嬉喜，提之望其活躍，是謂知孝，是謂能弟。古云「慈烏反哺」，義亦猶是也夫。

崑鰲溪書院諸生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故道不變。未有天命不知，而可言率性以修其道者也。此義在大《易》《中庸》最爲喫緊。蓋天之與人，本無二體，吾人視、聽、言、動，皆帝則之所必察，彼謂惠迪吉而從逆凶，作善祥而作惡殃。毫髮弗差，影響不忒，夫豈漫無所主於其上耶？古先聖帝哲王，祀天享帝，謂赫赫皇皇，質之臨之。是以暗室屋漏，雷聲潛見，神道設教，而天下自服也。嗚呼！微之顯，天人之不可掩也如此夫。

崑臨汝書院諸生

學者斯須不莊不敬，便慢易之心入之；斯須不和不樂，便鄙詐之心入之。此方是「學而時習」的實功。典於《詩》而歌詠，立於禮而周旋，成於樂而歡欣鼓舞。此方是「以文會友」的實功，所以其効能悅、能輔仁也。

勗崇仁熟仁會諸生

知及之，仁守之，仁即是知體生生而巳者也。學能不已，則內外融通，人已聯合家國天下，一以貫之，故有恒者可學聖人。

勗白鷺書院諸生

天，體物而不違仁，體事而無不在。若此處通透，則體可墮，聰可黜，而坐可忘矣。彼手勞脚攘，欲以己力而貪天工者，淪胥苦海，曷惟其已耶？

勗滇南丙子新孝廉四條

衛武公九十有五，猶作抑詩以自警，君子當有此修養。
韓魏公說小人忘恩處如道尋常事，君子當有此德量。
李文正公兩入中書，未嘗傷人害物，君子當有此陰功。
司馬溫公居洛中，絕口不言官府事，君子當有此操持。

勗雪松潘孝廉士藻

萬曆戊寅，新安潘子去華問學從姑。與語，欣然有得。余喜其篤信澄心，敏而好學；發揮酬答，不無啓余，故於其歸，書所商訂語勗之，且以識久要云。

仁、禮，一體而互用者也。禮非仁弗達，仁非禮弗明。仁以聯物歸身，禮以正己格物，天下一人者也。去華潘子學爲天下第一人，莫先乎以仁、禮存心。

勗當塗吳教授良治

無窮盡，無方所，道體如是，工夫亦如是也。君子終食不違仁，原是識仁透徹，生生化化之妙，已充溢身心。仁本不違於終食，吾安能終食違仁也哉？故曰：學者須是識仁。即從終食以至終身，只奉天周旋，何等方便快捷活，正天下大希有事也。願我公一勗之。

勗魯川曹明府胤儒

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何學也？學以成乎其大者也。是故聖門宗旨，的在求仁，而曰：「仁

者人也，親親爲大。」夫人生之初，孩提是已。孩提所知，則愛其親、敬其長焉是已。愛敬不失其初，則可達之天下，而仁達之天下，則聯屬以成位乎中，人曰「大人」，而學曰「大學」矣。然則其七十從心不踰之矩，其即所謂絜矩之矩也夫！

勗叔臺耿學憲定力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透徹，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成大片。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着揀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故《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所以君子必戒慎，必恐懼，正以天命之性，即上帝臨之，無敢或貳其心焉耳。不知從事乎此，而誤於事爲應跡，比擬思量，縱偶有合處，亦是遠人爲道，殆非純天之造也已。

勗三孫懷智

道不遠於人，是人即是仁。已是仁人矣，何憂不聖神？未悟性成妄，悟來妄即性。汙泥生白蓮，何垢亦何淨？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十方通塞中，真心無不遍。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最微。今朝方盡處，明日未來時。
書扇畢，語懷智曰：「此四詩，余之衣鉢也，今付爾矣。」

勗諸孫二條

塵俗汨人，最爲難揆。惟學能時習，則此心惺惺，有累即自警覺。苟念起弗知，欲圖於行事之末，極重而反，不亦難哉？

「素富貴，行乎富貴」，不是說行富貴之道。蓋此條重一行字，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此身行乎富貴、貧賤之上。脫然兩不相干，即如人間雷雨晝作，晦冥板蕩。而高山遠視者，則天日朗朗，了無障礙。此亦行乎富貴、貧賤而無不自得之驗也已。

勗百姓二十條

勸吾民，要孝親，原是父母生此身。承歡養志分內事，打罵勞苦莫怨嗔。
勸吾民，多積善，天公報應疾如箭。積善之家處有餘，若還積惡天豈眷？
勸吾民，莫分異，弟敬哥哥兄愛弟。夜間莫聽婦人言，忍耐張公同九世。
勸吾民，要齊家，一家爭鬭重堪嗟。和氣致祥乖致戾，請看田氏紫荊花。

勸吾民，要守成，祖宗基業本難擎。但願兒孫多克肖，常將勤儉振家聲。
勸吾民，莫賭博，家園蕩盡聲名惡。縱使場中局局贏，算來幾箇不零落！
勸吾民，莫爭訟，公庭刑罰無輕縱。裂膚破產先受虧，贏得官司何益用？
勸吾民，早輸賦，公家稅額終難負。但得及時赴催科，任他差皂來追捕。
勸吾民，莫負租，皇家賦稅大戶輸。若還負租累大戶，縱逃王法天也誅！
勸吾民，要睦鄰，鄰居本是百年親。出門舉足常相見，禮義相先號里仁。
勸吾民，莫恃強，強梁好勇身早亡。齒先舌敝皆由硬，柔弱枝條生意長。
勸吾民，莫害人，舉頭三尺有神明。畢竟害人還自害，起意害時造禍城。
勸吾民，莫服毒，隨緣隨分隨時足。一失人身再復難，莫因小念捐生促。
勸吾民，莫偷竊，一遭兩遭終一跌。請看徒流刺^二配人，大半皆由好偷竊。
勸吾民，莫姦淫，壞了行止損了身。誰家妻子容人亂？胡不將心來比心？
勸吾民，莫溺女，男女一般俱莫去。若逢開元、天寶間，衆羨生男不如女。
勸吾民，莫殺牛，竊來老傷錢易求。律擬徒流並枷杖，那見私宰脫罪囚！
勸吾民，莫食牛，得他耕犁谷方收。皮骨角筋俱成用，食肉何忍橫死憂？
勸吾民，勤生理，士農工商勤爲美。大富由命小由勤，遊手好閑身何倚！
勸吾民，莫怠惰，百事吾身總負荷。大禹當年惜寸陰，晝長何事只閑過？

「刺」當作「刺」。

華蓋山志序

古地志云，巴華二山之間有異人出。誠以華蓋山之爲峰也，隆起博鎮，萃拔輿粹，故其麓走巴陵，衍豫章，合而成都會於江鄉間，其人文煥突，昭著後先，孕毓靈異，於是爲多。予性耽幽勝，平生於華蓋獨三陟其巔，即深夜寒宵，輒忘倦瘁，而目覩耳聞神奇變化，屢屢爲之心懾，因占茲山之發秀，人文將益不可涯量，而吾儕有生獨得寄形於其下者，非僊緣夙邁，又安能遽爾耶？今年秋，約同游諸君樹憩僊樓一所於其右畔，以棲息往來賓客，且爲校其舊志。山之住持袁雲柏、謝萬朝、劉世才輩將付梓人，予則僭書數語以引其端。若三僊出處之由，屢代建置之漸，已具見張宇初諸公序中，不更贅云。

萬曆二年甲戌雲南按察司副使盱江羅汝芳撰

癸酉日記

二月

初一日，入省。初九日方出，登舟。十三日至饒州，十九日至南康，二十九日至池州。

初一日（可得）

早，自謝埠入省，見兩司及會王四原諸友，俱忻忻。心體漸覺顯明，事多得力。

初二日（可得）

早，見徐鳳竹中丞。午同諸友坐談，晚與淮安梁子晉、章斗津、胡友泉談，亦得力，中夜頗有醒處，此理真是莫可思惟。

初三日（可得）

是日拜客周詳。下午，飲鳳竹衙，亦安靜。歸，思凡事過處，惕然深省。至於此體，甚覺不費力，可喜、可喜。

初四日（可可）

拜客，入上藍寺，同諸友坐。移時，乃赴葉龍湖同年之會，時同年在省者凡十人。午，赴詹新建沂，飲少崖府此樂園。晚坐二司于都司，亦甚歡洽。是夕，魏敬吾、萬思默從舟至矣。

初五日（可可）

早，拜諸公，景象殊非往昔，甚爲悵悵。晚衷，洪溪方虛谷招集思默、敬吾、四原、斗津諸友縱談，各各有得。

初六日（可得）

始定陳方伯舟行，入見鳳竹劇談，頗相契許。復約吳自湖共坐，甚歡。且議京行事甚詳。

初七日（可可）

坐一山府，又坐匡南府，遇袁竹溪大參，作字，頗□□□□會坐。晚同思默、敬吾坐鳳竹衙，充然有得，歸已夜分。

初八日（可可）

早，至船，發行甚快。飯後，柴定宇廉憲攜酒，共思默、敬吾話別。隨至滕王閣，與自湖諸公談，甚愜。晚，與徐魯源少參及諸友盡談舟次，魯源儘得力，但於眼目處欠提掇，夜分乃別。

初九日（可）（可）（可）

早，邀魯源諸公坐舟中劇談，頗有省發。隨遊白沙，坐龍光寺，細談仁智處，衆皆躍然，比至微處，則難言矣。登沙，望省城，宛然指掌，且觀江上，新沙塞滿井口，殊爲勝事。午後，入辭都院三司，行。

初十日（可）（可）（可）

早，自沙下開舟，至王家渡阻風，岸上桃李甚盛。晚，值村莊，主人具菜酒，笑談甚劇，亦一樂事。細味工夫，覺更簡易。

十一日（可）（可）（可）

憶昔漫遊村塢花事，頗煩人家，亦知欸客，與諸友坐而商學宛然。昨晚成詩四首。至八字腦，與來舟相合，心覺安快。

十二日（可）（可）（可）

舟中心體日覺融通。□□□□□氣猶爲習滯，須發狠加力。

十三日（可）（可）（可）

早，作諸鄉士夫書。是夕，舟抵饒州。

十四日（可）
（可）

與東川傾談契甚。浮梁、鄱陽諸友得力者多，大可喜也。

十五日（可）
（可）

〔缺〕

十六日（可）
（可）

浮梁朋友俱及門，惟閔廷範、汪勝、李大化、李曉、閔仁卿、李世芳六人，俱善用工，論甚得力。高西霞約坐半日，談甚相合。

十七日（可）
（可）

早，作回書，及序文二首，精神亦好，持心工夫漸覺平實，更着力向進。晚，同諸友坐棠陰巡檢司，觀桃花，浩歌，頗得意趣。

十八日（可）
（可）

早起，閑靜。午作楷，亦得。晚抵都昌，觀蜈蚣山奇甚。夜覺夢不清，深省、深省。

十九日（可）
（可）

早，發都昌，風稍不便，至晚方抵南康。是夜風勢復狂，遂動登山興矣。

二十日（可）
（可）

同玄洲阮別駕遊白鹿洞。午，從栖賢橋觀玉淵金井，一澗深數丈，泉落石澗，足稱奇觀。玄洲又邀予入半里，觀源頭飛瀑，澄淵噴雪，爲觀甚奇。晚，宿白鹿洞中，細談甚協，且盡白鹿之勝。

廿一日（可）
（可）

早，同玄洲尋五老峰左旁，入觀三疊泉。十里可肩輿，十里步上，行聳崖深澗，直至五老上峰，沿途泉三疊者三處，都落峻壁如門，旁自石隙入內，最奇，次落深淵。至頂，則高下千尋，人跡罕到矣。午，聞有僧天然閉關黃龍禪師黃巖寺，遂取道宿開元，從龍淵望飛瀑，奇甚。

廿二日（得）
（可）

早同玄洲縱觀園中桃、李、梨花盛發。遂由寺西石徑，肩輿入黃巖。復步行五里許至頂，見瀑布落壁千尋，前山一厓，尖聳如筆。□□□□齡巖，腋立飛石之端，下瞰，乃見淵底泉旁，厓有龍文曲引，全身甚肖，此即黃龍所由名也。

廿三日（可）
（得）

早，與天然別。出山時，煙霧四起，悵然，以山色不明爲恨。頃之收淨，同玄洲復至文殊，觀瀑，徘徊細玩，真天下絕景。下山，開舟，宿湖口。夜坐，心體甚穩契。

廿四日（得可）
（可）

因夜，持心方便，遂覺無優劣，無前後，無內外，步步着實，安閑自在。早，發湖口，午至彭澤。初入其縣，風氣可觀。晚宿小姑，峰下景尤奇妙。

廿五日（可得）
（可）

阻風，同諸友坐小姑祠。觀小舟渡江，甚得方便。

廿六日（得得）
（可）

仍住小姑，心地安靜，工夫亦不費力。

廿七日（可）
（可）

晚，得風，即抵安慶。

廿八日（可未）
（未）

住安慶，游二南，方從吾來，坐一日，甚有進處。嚴省齋病目，未會，心覺難制，悵悵。是日，金以純、羅子約別回。

廿九日（可）
（可）

午至池州，住清溪，同張參政子仁、羅主政良禎夜聚譁然，景象頗佳。

工夫渾融平實，須大決斷，方爾妥帖。嗜慾牽纏，不惟心體受累，身體亦自消損。細細看，有多少病根未除，又可見學問原未得力也，勉進！勉進！

學問只在着力探求，不得容易放過。曉作夜卧，吃苦熬煉，自然有路停妥，此時與尋常知解，卻是萬萬相遠，只眼前（缺）

三月（遺失一葉）

十一日（可
可得）

府縣鄉士夫飲廟中，久而且洽，諸生皆買舟相送。

十二日（可
可得）

過黃池，士民戀戀。戚汝德、余信夫、馮斗山，及湯穀、裘守禮、翟占、吳仕期諸子語，皆有得，相繼別去，悵悵。

十三日（可
可得）

至太平，太守丁觀峰□□□□晚則旌德周毅軒追至，遂同遊采石磯，坐。夜分別去。

十四日（可可）

從采石開舟，風便，直抵下關。黃昏，遂換舟。朱雲衢、楊書臺俱從此別。

十五日（可可）

南京相知相見，留一日。

十六日（可可）

遊靜海寺，石山水亭俱奇觀。管東溟、曹魯川同來共語，懽甚。

十七日（可可）

買小舟，遊燕子磯，遇淮安楊、孟二貢士，遂留。共李宏甫、曹魯川宿，語亦甚合。

十八日（可得）

住燕磯。先發船渡江，與甘乾齋、喻周川諸友傾談，焦從吾大有感悟。

十九日（可可）

至儀真，徐覺齋集諸友大會書院，夜分乃別。

二十日（可可）

徐覺齋同諸友送至半途。〔缺〕

廿一日（可）
（可）

至揚州，殷覺菴、丁玉宇、閻華岳、丁從吾諸友，會于興教禪室，中多感悟。是夕，戈雲川別，歸南京。

廿二日（可）
（可）

與沈艾陵諸友大會上方寺，乃舊東坡、佛印住處，前有明月橋，亦古跡也。午後，徐魯源、張甌山同至，遂約同行，艾陵諸友送行甚遠，各有所得。

廿三日（可）
（可）

與徐魯源、趙仁齋論學，過勞，須知戒懼。焦從吾、曹魯川、翟秋潭游二南，方從吾同船別回，皆有所得。

廿四日（可）
（可）

連日與魯源坐譚，彼此切磋，相益處甚多，且覺精神歸一，雖諸友亦皆感動，而近時講學者鮮能及之。

廿五日（可）
（可）

過寶應，李尹養愚執禮相見，請至書院，與諸生會，甚是淳樸懇切。晚遇吳輶菴，語，甚有動，遂留共宿。

廿六日（可）
（可）

早，見王敬所中丞，留飲，劇談相契。同胡公泉、徐魯源飲潘冲菴衙，胡資甚美。又坐陳五嶽衙。是日，曾見臺別，又與鄒萃所會。

廿七日（得）
（可）

飲周蘭墩家，同吳萬山、王龍峰觀心，殊自快。然萬山時年八十有四，興高談雅，真可愛也。歸作寄耿楚侗書付劉子，甚是躍然。丁從吾、趙仁齋諸友別去。

廿八日（可）
（得）

與蘭墩、龍峰別淮上，隨渡淮。

廿九日（可）
（得）

至古城，風雨甚大，入夜不止。因閱倪淮厓《雲門錄》，中有見且透，欲刻以傳。

前兩月所得，雖亦愜懷，然尚覺淺泛。數時猛省，苦心久久，便自堅實有力，益信修德凝道，「凝」字不是小可，從此以任天下大事，更是得力。且覺切切關心，必於求濟，自矢自艾，既獲見此天日，安可悠悠不思掀揭乾坤，爲天下萬世融成一片精金美玉，共享太平於無疆也耶！要之，學問愈見得時，愈當着力，愈着力時，愈見得也。只從本源提警，嗜慾消除，凡所有見，勿使浮泛，凡所有爲，勿使怠緩，務寸步而千里，一息而萬年，乃自然精采，不同尋常也。

四月

初四日至邳州，初八日晚至徐州，十一日抵茶城，十二日入閘，十九日至濟寧。廿八日至東昌，安家于呂秀才宅，與丁觀峰鄰居。

初一日（得得）

同曹大行銑坐語甚契，外境漸漸脫去，似於靜定中能作得主宰，決意銳修，真不容已。勉力，勉力。

初二日（得得）

舟中日長無事，心體益純。〔缺〕可據。勉進，勉進。

初三日（可得）

舟中用心世事，覺念念加切，勉力，勉力。

初四日（可得）

邳州守許南華邀胡、徐、曹、鄒及學中諸生會書院，甚是翕然。爲倪淮厓作《雲門錄序》，付南華梓之。

初五日（可得）

盡日狂風，閉蓬靜坐，心體渾然，更是親切。

初六日（可得）

工夫頗能當心，且外物覺不相累，勉進，當得快意矣。

初七日（可得）

初初志向，即得合一，且爲助不少，決不敢負，亦決可大就也。勉力，勉力。

初八日（可得）

至徐州，晤萬兩溪及程小浦、劉節齋、胡公泉、徐魯源，語亦相入。

初九日（可得）

初閱註疏，喜甚，與小浦夜坐傾論，雖未甚契，然彼此亦盡也。

初十日（可得）

盡力《大學》，尚覺未徹。

十一日（可得）

前覺有滯，由未先讀《中庸》。

十二日（可得
可得）

讀《中庸》、《大學》，有味，殊爲快然。

十三日（可得
可得）

日用平平中，頗覺得力不少。

十四日（可可
可可）

讀《論語》甚契。

十五日（可得
可可）

讀《論語》，覺不容已。

十六日（可得
可可）

靜坐終日，覺得力。

十七日（可得
可可）

靜坐讀書，甚覺日長可愛。

十八日（可可
可可）

觀雜劇，見事只在熟。

十九日（可得
得可）

讀《四書》有得，作五言頌。

二十日（可
可）

與兩溪談河上事，殊有得處。〔缺〕

廿一日（可
得可）

漸次虛融。

廿二日（可
得可）

只據些子，一切廓然，無內無外，淡泊冲融。

廿三日（可
可）

努力斷除，自然精進。

廿四日（可
得可）

不覺，即同在寐及迷機者，一切認爲實相，比之不夢之人，不迷之機，萬萬不同。如覺，則所見能見，皆是識心所化，雖處富貴堂中，如曠野弄〔缺〕

廿五日（可得）

知本無念無形，誰爲〔缺〕心自無念，念起即覺，一覺即無，但〔缺〕自然淡泊冲融。

廿六日（可可）

純一真心不動。（缺）

廿七日（可未）

自反初心，欲求入道，無不可捨，何乃蹉跎不進？可恨，可恨。

廿八日（可可）

超出一頭，自無罣礙，只爾悠悠，何時是了？

廿九日（可可）

安安修行，賢聖之徒，於一切緩急得失，信任自然。須猛省一番，便覺比舊不同。勉之。

三十日（可可）

平等一切，即各項事理，由之坦然，真是一微塵中具大千世界也。

是月在舟，頗靜息。觀經書，大有好處，用功覺益苦，而得力覺益平實矣！謝天謝天。

學者用功，隨處隨時，理會融徹，對證言詮，俱求明白。初須細細小心，且不可必求契合，必求成

片。及心思力究〔缺〕來自然貫通妙瑩，忽然得之，方是真體。大〔缺〕了了無礙。只着力太過，或怠緩不切，俱難湊泊。今惟用□□□□□□常，

習氣沾染不上時，值意念不起，俄頃之間，自有悟處。此時雖欲忘而無可忘，雖欲守而莫可守，便從早至晚，從喧至寂，渾成一片，莫可分別。而從前所見所聞，俱是現前，此理無所不通，無所不妙也。

大明通寶義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財也者，天之心，君之權，而民之命也。德之生，生此者也；位之寶，寶此者也；守以聚，聚此者也。是故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其孰可已邪？然裕而生之存乎理，名而正之存乎辭，統而行之存乎禁。三者具，而財之時義焉備矣。

我大明中天地而位，嗣帝王而興，財用之理見諸聖制者，固可考而知也。其金玉粟帛，則生因山川；其舟車茶鹺，則課稅商賈；其青蚨海肥，則習仍風土；而其創造之最重，頒行之最廣，世守之最久且遠者，則鈔法之外，惟鑄錢而已。是錢者，我朝理財之第一義也。但造雖重矣，而時或輕；頒雖廣矣，而地或限；守雖久且遠矣，而弊或滋。則以其生之未盡，其理名之未正，其辭而行之未詳，其禁而然耳。是用錢之義，又非今日之所當首先講求者哉？爰敢究悉先程，考詳時要，而統同乎制典法令，爲《大明通寶義》三篇，慎藏，以俟用我之日獻焉。時歲在戊辰孟春之吉，前寧國府守旴江羅汝芳書。

茲義之作舊矣，而其藏亦久矣，意將俟之方來，而不必力自己出也。乃茲竊承簡命，職督屯滇省。夫滇陽固五金窟也，於幣之鑄爲最便。其俗舊用海貝，而民間厭苦繁細，於幣之行爲尤便。况

兩臺暨諸司一時汲汲民隱，有同心焉，敬出是編，梓陳之。倘獲采備數言，允著令甲，則黃金白銀爲之母，青蚨紫貝爲之子，子母相權，利而導之，市以懋遷，官以勸罰，劑操奇贏，均平輸運，貨靡折閱，賈不翔涌，吏免追索，氓鮮困乏。始之一隅，漸之四海，肇之一時，引之百世，不惟群公之福造，宗社永永無疆，而不肖芳生平苦心，亦將少自白也。幸孰甚焉，幸孰甚焉。時萬曆乙亥秋吉，雲南按察司副使羅汝芳頓首書。

大明通寶義

按：錢之肇造於古而流行於今也，非一時矣。其製之大小輕重，其法之出入操縱，其利之美而可以常遵，其害之弊而可以永監者，亦非一端矣。茲即前代之見於經傳者，備載於前曰「本義」；當代之著爲制令者，備載於中曰「正義」；又以今日之當申明制令，及當監考經傳，更易其弊而曲成其美者，備陳於後曰「通義」。嗚呼！三義詳而萬世之利其無疆也夫！

一、本義

泰吳氏作金，尊盧氏之弊，軒轅氏立布刀之法。（出唐人《錢譜》）

按：此爲錢之所自始也。夫以二帝聖神制前，民用乃首重乎是，是豈非開物成務，精通乎道術而巧奪乎化工者哉？宜後之人，世世神之，而目之曰「錢神、錢神」云。

太公立九府圜法（謂均而通之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

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司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周禮》掌財之官非一職，而專掌錢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齋載之出入，泉府掌買賣之出入。

《管子》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管子》曰：古者以銖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按：錢之法，至周而始大備。究而論之，其名之各出雖與錢殊，而其用之相通，則皆自錢起也。韓愈云：子錢一，而母錢一以當五，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故周制，九府錢圖函方，輕重以銖，是則子母之端也；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是則子母之推也。然子之利，其便在民，而母之利，其便在官。錢者泉也，官其源而民其流也。便在民者，其流愈遠而愈昌；便在官者，其源雖發而必壅。此九府之法，所以獨錢之至今不變也。然則知損上而益下者，乃可與之議錢之用也已。

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廓（內廓爲好，外廓爲肉），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

按：錢有文，其製始此。文之同異，而錢之行否，亦始乎此。故欲錢之常行，不於其文焉慎之，

是足卻而求其步之前也。噫！亦難矣。

《錢譜》云：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帝乃更鑄五銖錢。

按：錢之輕重不齊，蓋自秦、漢以後而益莫可紀極。然輕重之不審，審而不適乎中焉，其何以行之也邪？今悉而列之，以俟采擇。是故其重者，則有白撰赤仄，折二當、三當、四當、五當、十當、二十當、五百，至孫權之當千，而其重極矣。其輕者則有兩柱、一銖、二銖、三銖、榆莢、苳葉、鵝眼、緹環、風飄、水浮、剪鐵、糊紙、至於鎚兒，而其輕極矣。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子，日肆驕溢。

按：民之趨於利也，猶水之赴壑，初之弗泥，末流其有既邪？況大「阿」之足以制物而懾其心神，則柄之在吾手焉耳。黃帝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故刑者，聖王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者也。今舉大利於天下，而權或他移，是非大亂之道邪？故理財之義，鑄錢要矣！禁令急焉。

漢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南齊高帝時，奉朝請孔凱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所以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錢不變五銖，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以爲開鑄，錢府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

唐高祖武德四年，初行「開元通寶」，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至今通行焉（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至熙豐間，始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國用日耗。

按：自馬遷《志》、漢《食貨》以逮唐、宋，其國用以鑄錢而利賴者不知其幾，鑄錢以無法而滋害者亦不知其幾，中獨唐高祖之開元錢，歷千載如一日焉，寧非射之的而器之準也哉！中且憑之以省括適平，在思理財用者是度是謀也。

單穆公曰：「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陸敬輿曰：「錢重則散之使輕，錢輕則歛之使重，其諸稱物平施，操天下利枋而權之者歟？」

按：先儒行錢之論，仿諸二子者說紛如也，究厥成效，乃卒無當者。其見近乎識時，其機類乎達變，而其本實戾乎經常之則也。故執經以權時，時自我順；循常以御變，變自我安。監諸古先，一其制節，率則秉樞而運之掌上。不是之圖，惟民習是遷焉，噫！舛亦甚矣。

一、正義

《大明會典》云：「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兼行，以四百爲一貫，四十爲一錢，四文爲一分。設官兼管江西等行省，各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設官鑄

造。又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其中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五錢，當三錢重三錢，當二錢重二錢，當一錢重一錢。

按：我太祖高皇帝方定天下，他務未遑，惟首先鑄錢。今觀聖制，不惟立寶源局於京師，而且置寶泉局於各省，其官職之設，何其備也！不惟以四文爲一分，重亦止一錢者之爲宜於時，而且以中凡五等，重必相當者之爲通乎古，其分兩之均，何其平也！不惟名其初所鑄者以「大中通寶」，而且名其後所鑄者以「洪武通寶」，其錢文之定，又何其悉心而必歸於一也！我太祖高皇帝見真與秦、漢、軒轅同其神用，亦與大禹、大湯同其廣也已！

嗣統守成之在今日者，講求而率由之，又惡可頃刻緩也耶？

《大明律》云：「凡錢法，設立寶源等局，鼓鑄「洪武通寶」銅錢，與「大中通寶」及歷代銅錢相兼行，使折二當三、當五、當十依數準算。民間金銀、米麥、布帛諸物價錢，並依時值，聽從民便，若阻滯不即行使者，杖六十，其軍民之家除鏡子、軍器及寺觀庵院鐘磬、鐃鈸外，其餘應有廢銅，並聽赴官中賣，每斤給價銅錢一百五十文。若私相買賣，及收匿在家不赴官中賣者，各笞四十。」

「凡私鑄銅錢者絞，匠人同罪。爲從及知情行使者，各減一等。告捕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里長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將時用銅錢剪錯薄小，取銅以求利者，杖一百。」

洪武六年，禁民間私鑄銅錢，凡私鑄者，許作廢銅送官，每斤給官錢一百五十文，諸稅課內。如有私錢，亦爲更鑄。

按：我太祖高皇帝倦倦重錢之意，其見於立局鑄造者既極共周詳，其見於律令禁護者尤極其慎

密，固宜天造方初，而經濟咸裕，師旅繁興，而轉輸無匱也已。

洪武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鈔料。其制方高一尺，闊六寸，許以青色爲質，外爲龍文花欄，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內上兩房復爲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鈔狀，十串則爲一貫。其下曰：「戶部奏準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盡鈔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爲差。其等凡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

正統十三年，禁京城各處街市交易行使銅錢，阻壞鈔法，其在外按察司并巡按御史，一體禁約。景泰四年，令民間將銅錢折鈔，阻壞鈔法者，依律究治。本年，又奏準錢鈔聽民相兼行使。

天順四年，令民間除假錢錫錢外，凡歷代并洪武、永樂、宣德銅錢，及折二當三，依數準使，不使挑揀。

按：我太祖高皇帝仿《周官》九府泉布之意，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其等凡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中盡鈔，文亦如之。是鈔緣錢而設：錢者鈔之實也，鈔者錢之象也；錢者鈔之子也，鈔者錢之母也。子母相權，名實相符，並行不悖，利斯溥矣。此我聖祖之深意也。噫！漢之皮幣，唐之飛錢，宋之交會，皆兼錢以行，其民猶稱未便，況禁錢以從鈔，狗名而棄實，固宜其鈔之難行也。其後卒令錢鈔兼使，至今而鈔置諸無用，則亦其勢之必然也夫！

永樂九年，令差官於浙江、江西、廣東、福建四布政司鑄「永樂通寶」錢。

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及浙江等布政司鑄「宣德通寶」錢。

成化十七年，令京城內外軍民人等，買賣交易，止許行使歷代及洪武、永樂、宣德舊錢，每錢八文折銀一分，八十文折銀一錢，不許將私造新錢攙和，阻壞錢法，如違及販賣并私造之人，枷號依律照例發落，有能告捕者，官爲給賞，鄰里人等知情不首者，事發連坐。仍行南北直隸及河南等布政司行錢地方，通行禁約。

按：我朝自永樂、宣德以至弘治、正德、嘉靖及今隆慶，代有令鑄錢，其錢亦皆相兼行使，惟嘉靖末年，特差官就雲南省中鑄造解京。蓋天下山川，惟雲南產銅最多，故鑄造最稱便益。然聞其地相傳交易，惟尚海肥，而置錢不用。海肥者，古所謂寶貝也。許氏《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漢書》曰：「王莽時大貝二枚爲一朋，直二百十六錢，牝貝一朋直五十，公貝一朋直三十，小貝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爲朋，是爲貨貝，每枚直錢三。」錢貝並用，其來尚矣。若雲南之肥子，乃貨貝之尤小者，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僅值白銀一分，手計莊數，不勝其繁矣。況肥則貨自外夷，而錢則取諸本地，故用肥不若用錢之便也。

一、通義

按：前二義，稽古所以探本也，而錢之制已詳。考今所以正度也，而錢之紀以立。即所詳之制，所立之紀，會而融之，以達諸無疆，垂諸無已焉，是之謂通。通之爲義，則復有三：一曰廣鑄造，一曰定名文，一曰嚴行使。鑄造廣而地不能爲之限矣，名文定則時不能爲之易矣，行使嚴則私不能爲之奸矣。不限以開其源，不易以久其流，而不好以堅其防焉，將沛然四海而莫之可禦也已。錢也，其誠泉也夫！

一、廣鑄造。夫鑄造者，錢之所自生也。君國大權，可以專制物命，柄握元樞，而康濟時艱於俄頃呼吸之間者也。事誠廢焉，猶求以興之，況方興邪！地誠隘焉，猶思以廣之，況已廣邪！故據今幅員萬里，山海統同，黔、滇、粵、蜀之間，銅尤其所盛產，負騎輓輪，填衢塞市，於茲而乘勢運機，普開鑄局，則比屋貫盈，遍野金積，太平之象，真化生倏忽而無難者也。惟請勅所司檢尋洪武、永樂年間江西等行省，各置貨泉局之舊規，令下應管官員，悉心開鑄，仍依嘉靖年間雲南鑄造舊規，亦令下應管官員，悉心倍加開造，解進兩京，併分給銅少省分，使人則通乎貴賤，皆爲得錢之家；地則通乎遠邇，皆爲有錢之所。饑寒之苦，頓爲消除，而徵斂之勞，大將甦息，只在爲民上者一加之意而已矣。然則造錢無間者，其真謂之造福無疆也夫！

一、定文名。夫文名者，錢之所以成寶者也。錢文之不同，而人之所寶者因之，文之時義大矣哉！造錢者固不可以不慎也。唐、宋以來，獨開元之錢，人所共寶。開元者，唐高祖最初所定之文，且變漢五銖而爲重一錢之制者也。其制其文，終唐之世未嘗更易，故散置民間，其數極多，而銖兩均停，肉好周廓，其制亦爲最美。宋、元及我朝，乃每一改元，必更鑄年號爲文，而大小輕重往往又復不齊，以致行使不便，中多廢棄，國費鑄錢之資，而民寡受錢之惠也。今請勅下管鑄各官，凡所造之錢，其分兩之重，務依洪武初年小錢之數，雖遍四海而不少增減，則制將與開元同其美矣。至其文名，則比以洪武初年所造「大明通行寶鈔」而定名曰：「大明通寶」，雖傳百世而更不爲改易，則數將與開元同其多矣。如是而其行也，又豈不可與開元而同其遠且久也哉？

一、嚴行使。夫行使者，在錢法中之最難者也。是故錢鑄廣矣，而制之弗善焉不能行也；制善

矣，而文之弗定焉不能行也；制善、文定矣，而處分之弗詳，禁令之弗嚴焉不能行也。今欲處分其行，則請自上始。合令所司將諸王府之祿米，各衙門官員之俸給，師生之膳廩，與各軍匠之月糧，各夫皂之工食，約計其數，一半銀米，一半銅錢，照數關領。惟官員去家路遠者，則聽從所便，其行使額數，又須少寓損上益下之意。民間交易，每十錢當銀一分，官中關出，則每一分務多一錢，及折糧贖罪，輸納歸官，亦同交易爲數而弗加焉。久之，皆將不願銀米而願領錢矣。中間舊慣行使雜錢所在，亦許照舊，但須新舊相兼，惟新錢則止二分十錢，不必與舊錢之數同矣。至於雲南舊用海肥所在，亦許照舊，但亦須錢肥兼使：如釐至分，則準肥；分至錢，則準錢；而錢至兩，則準銀也。況必行之機，其權又有在於我者，蓋官吏、師生、軍匠、夫皂，俱各關領在身，彼將自求行使之不暇，而更何假於上人督率之也哉？夫關領而可致其自求，關領行使而可致其自求行使，則法令雖不嚴亦可也。然利者人之所必趨，趨而不防之預則潰，預而不待之威則玩。故初而盜鑄，終而阻撓，其制既已更新，其禁亦當更設。使天下耳目聞見，惕然警仰，不敢自寧乃可也。謹按：國初置律於錢之私鑄者擬絞，而鈔之私造者擬斬。夫錢鈔之利相若，宜私盜之罪亦相若也，乃竟不同者，鈔乃其初行故也。夫國初之急於行鈔，與今日之急於行錢，事正相等，合無比以鈔法犯者，皆即時處決，使懲一人以警萬人，則即一時而可福萬世矣。

「一」「大」，當作「太」。

近溪羅先生鄉約全書

寧國府鄉約訓語

直隸寧國府爲地方保甲事：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初四日，準本府知府羅關節奉各院劄案申明前事，除先通行外，竊照守令之設，職在親民，保障之功，機存易俗。惟上之禮教未崇，斯下之向方無定，今府屬各縣訟獄日煩，寇盜時警，家殊其俗，肆爭競以相高，人各其心，逞刁奸以胥虐，是宜各院勤拳多方督切。但法立則弊生，每畫一之爲難；勢懸則情隔，必大同之是貴。爰循古人鄉約之規，用敷今日保甲之意。事先體要，敦德禮以潔治源，而章程則在所略；行務融通，萃人心以端趨向，而譏察則居其次。待斯人以長者之風，弼明時以隆古之化，庶仰副各院德意，而少塞本府責任也。等因關府，已經申呈撫按兩院詳允遵行外，爲此，今將條約刊刻於後。

計開

一、保甲門牌，今立爲約簿。城內外則以鋪號，鄉中則以村落，將各戶挨門填註：某一門共幾

人，習何職業，盡一舖一村而止，爲一簿。

一、木鐸老人每月六次，於申明等亭宣讀《聖諭》。城中各門，鄉下各村，俱擇寬廣寺觀爲約所，設立聖諭牌案，令老人振鐸宣讀，以警衆聽。如半年以後，果有遵行聖諭爲衆所欽仰者，每約各舉二人以憑旌賞。至一年後，約中猶有違約作非者，公舉之以憑懲戒。

一、城市，人少者共爲一約，多則四門分立。鄉居須以大村爲主，某小村在二三里內者附之。每一處選年高有德者一人爲約長，又二三人或四五人同心助之。知禮讀書者數人，或司禮以行禮儀，或司講以演聖諭。又令各約內教讀，率領鄉館童生侍列歌詩，其餘士民無分長幼，俱如期赴約所。其中仕宦或見任歸省，或養高家食，亦敦請臨會以正約禮。

一、同約父兄子弟，各須仰體《聖諭》，敦孝友，務和睦。士農工商，各勤職業，舊染污俗，咸共維新。間有戶婚爭鬪一切小忿，互相勸釋，或聞知約中，從公辯別，侵犯者歸正，失誤者謝過，心平氣和，以杜後言。事干各約者，亦同一體，其或曖昧不明，跡無指證，止可敷陳禮法，微言諷諭，毋得輕發陰私以開嫌隙，毋得擅行決罰以滋武斷。

一、居安思危，防之不可已也。團保義倉之講亦舊矣，終鮮寔效者，煩擾故也。今即前立約簿，每簿內擇年壯有力一人爲保長，每三十戶置鐸一、銃一、鎗竿或十或五，遇有寇急，鳴鐸聲銃，互相救援。各村中或有惡少強竊，賊盜明實者，即行首官擒拏，毋得故縱。又每簿內照戶貧富，各出義穀若干，以戶之空閑倉廩收貯，至秋熟，以新易舊，量力增加，約衆眼同封鎖。遇水旱有急，方許散賑。官府止印記文簿，不行查擾。

愛其親」者，是說人初生之時，百事不知，而個個會爭着父母抱養，頃刻也離不得，蓋由此身原係父母一體分下，形雖有二，氣血只是一個，喘息呼吸，無不相通。況父母未曾有子，求天告地，日夜惶惶。一遇有孕，父親百般護持，母受萬般辛苦，十月將臨，身如山重，分胎之際，死隔一塵。得一子在懷，便如獲個至寶，稍有疾病，心腸如割，見兒能言能走，便喜歡不勝。人子受親之恩，真是罔極無比^二，故曰「父即是天，母即是地」。人若不知孝順，即是逆了天地，絕了根本，豈有人逆了天地，樹絕了根本而能復生者哉？故凡爲人子，當常如幼年時一心戀戀，生怕離了父母，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則必告，反則必面，遠遊則必有方。又當常如幼年時一心嬉嬉，生怕惱了父母，好衣與穿，好飯與吃^三，好屋與住，好飯與吃，好兄弟姊妹同時過活。又要常如幼年時一心爭氣，生怕羞辱了父母，讀書發憤，中舉做好官，治家發憤生殖，置產業間。或命運不扶，亦小心安分，啜茶^三飲水，也盡其歡，也留個好名聲在世上。凡此許多孝順，皆只要不失了原日孩提的一念良心，便用之不盡，即如樹木，只培養那個下地的一些種子，後日千枝萬葉，千花萬果，皆從那個果子仁兒發將出來。

又如尊敬長上，或是府縣官司，或是家庭宗祖、伯叔、哥哥，或是外面親戚、朋友、前輩，皆所當尊敬者也。然孟子說「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亦是他良心明白，知得個次序，自不敢亂去干犯。今日也只要依着那個幼年不敢干犯哥哥的心，謹慎將去，莫着那世習粗暴之氣染壞了，則遇着官府，逢見賓客、族長，其分愈尊，則其心愈敬，如竹之節，如樹之枝，從下至上，等級森然，又豈有毫髮僭差也哉？況天地生人，代催一代，做子未了，就做人父母，做弟未了，就做人哥哥，自己所行，別人看樣，古人說：「願新婦他日，兒孫亦如新婦。」今日孝敬，彼是婦人，且能如此，我等爲丈夫者，又可作不孝

不弟樣子，而使子孫效法受苦，終身貽笑後世也哉？會衆宜各勉力，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和陸鄉里，教訓子孫。

臣羅汝芳演曰：「人秉天地太和之氣以生，故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亦以同生爲美。張子《西銘》說道：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蓋同是乾父坤母一氣生養出來，自然休戚相關。即如今人踐傷一個雞雛，折殘一朵花枝，便勃然動色，物產且然，而況同類而爲民乎？民已不忍，又況同居一處而爲鄉里之人乎？夫鄉里之人，朝夕相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內如婦女妯娌相喚，幼如童稚儕等相嬉，年時節序，酒食相徵逐，其和好亦是自然的本心，不加勉強而然。但人家偶因界畔田地，借換財物，迎接往來，稍有相失，便至懷恨爭鬭，或官司牢獄必欲置之死地。殊不知天道好還，人乖致異，我害鄉里之人，鄉里之人亦將害我，冤業相報，輒致身亡家破，猶不自省。孟子說得好，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今只自反，踏傷一隻雞雛，折傷一朵花枝尚心不忍，豈可以同居之人卻忍下此毒手？此意一明^四，則不愛的人也愛他，不敬的人也敬他，至再至三，雖鐵石的人也化過來；愛我敬我，盡一鄉之人如一母所生，自然災害不生，外侮不入，家安人吉，物阜財豐，同享太平之福於無窮矣。

以上孝敬和睦之事既知自盡，又當以之教訓子孫。蓋我的父母即是子的祖，孫的曾祖；我的兄弟即是子的伯叔，孫的伯叔祖；我今日鄉里，即是子孫他日同居的人。一時易過，百世無窮，既好了目前，也思久遠之圖。故古人說道：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若人家有子孫者肯用心教訓，則孝敬和睦，相延不了，讀書者可望爭氣做官，治家者可望殷富出頭，

就是命運稍薄者，亦肯立身學好，如樹木枝幹栽培不歇，則所結果子種之別地，生發根苗，亦同甘美，是光前裕後第一件事也。凡我會衆各宜勸勉，以和睦鄉里，教訓子孫。」

各安生理，毋作非爲。

臣羅汝芳演曰：「上來四條：孝親敬長，睦鄉教子，是自盡性分的事，此「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二句，是遠禍害的事。蓋人生有個身，即饑要食，寒要衣，有個家便仰要事，俯要育，衣食事育，一時刻不能少缺，若無生理，何處出辦？便須去作生理。然生理各各不同，有大的，有小的，有貴的，有賤的，這個卻是造化生成，命運一定。如草木一樣，種子其所遇時候，所植地土，不能一般，便高低長短許多不同。人生在世，須是各安其命，各理其生，如聰明便用心讀書，如愚魯便用心買賣，如再無本錢，便習手藝及耕田種地，與人工活，如此方纔身衣口食，父母妻子有所資賴，即如草木之生地雖不同，然勤力灌溉亦各結果收成。若生理不安，則衣食無出，饑寒相逼，妻子相鬧，便去幹那非理不善的事，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刑獄傷殘，眼前作惡之人，昭昭自有明鑒。凡我會衆各宜勸勉，以各安生理，毋作非爲。」

臣羅汝芳曰^{〔五〕}：「此六條聖諭，細演其義，不過是欲人爲善事，戒惡事。然善惡得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這四句言語，雖則與聖諭不同，其實互相發明。且如我如今能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能和睦鄉里，教訓子孫；能各安生理，不作非爲。推此類，則事事要學好，這都是心上的好念頭，身上的好事，便是德了。把這幾件幹將去，件件做得，是件件打得成，沒一些不到處，成就得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人，這便是業了。德業雖是自己的事，若只要自好，不管別人，則是自己德

業亦有虧損矣。所以又要與同族、同鄉、同會之人，彼此更相勸勉：大家要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要和睦鄉里，教訓子孫；要各安生理，不作非爲。彼此相勸：但有言語，便相勸這幾件；但有行動，相勸這幾件。有能行得的，便大家推獎他，使他益肯學好，卻又自反於己，說「我亦有此好處否？」都要做個好人，這卻不是德業相勸麼？德業是好事，所以要相勸勉。若其他一發不修德業，不遵聖論的，這就是作非爲的人，全然不可勸化的，必須官法懲治了。

至於能自勸勉德業，比此六條都能行得，但就中稍有不到處，這個喚做過失。過是所行太過，欠停當得宜；失是無心失理，偶然差錯。然這過失雖是自己做差的，自己卻不知道，必須同族、同鄉、同會之人或曉得某人做差了某事，事小的就直言無隱，若事違理法，及曖昧不明難以直言的，便宛轉戒諭他，使他自改，又將他的過失自反於己，說「我亦有此差失處否？」有則速改。我能如此，日後我有此過失，人也肯規戒，我做得個無過之人。所以要互相規諷，各各改過自新，方是今日立會的意思。若坐視不理，人有過與己若不相干，如此做人，是在別人固是一件過失，自己不規戒他，就是自己一件過失了，過失豈可不相規？

至於《聖諭》「和睦鄉里」一條，呂氏《約》中尤備。所謂和睦者，不只是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亦不是專事煩文，耗蠹財用。在古人自原有個定禮，在一鄉自各有個習俗，在今日生長同一方，源流同一族，交游姻戚同一親厚，各有相與之情。所以出入起居，冠婚喪祭，拜起坐立，往來交際，凡儀文節奏之間，既要循禮，又要從俗。若不循禮，未免過當；若不從俗，便不通方。皆不是禮俗相交的道理。如今出入起居，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冠婚喪祭，則即今校酌文公家禮，奏要行之。拜起坐立，則叙

尊卑長幼之分，不得僭踰；往來交際，則有歲時拜謁，不得簡略。有飲食徵召，不得虛靡譁浪；有間餽酬酢，各要稱家，有無彼此相諒，大抵期於不失古禮，不悖時俗。果能如此，自然情誼浹洽，風俗淳厚矣。

然這禮俗相交，卻只說平日處常時和睦鄉里的事。至於人家有患難，卻尤要周急，方見是個徹底的好人。如今往往見有一等小人，與人平日儘是交好，見人纔有患難，便就漠然不理，這等樣人，誰不厭惡鄙賤他？所以不能够和睦鄉里。今要和睦，必須患難相恤。所謂患難相恤者，即如鄰里親族中，或遇水火，則彼此營救；或遇盜賊，則彼此捍捕；或遇疾病，則彼此訊問。有疾病而貧乏者，則助其醫藥；有死喪而貧乏者，則助其喪葬；有鰥寡孤獨而無倚者，則資其贍養。如此之類，種種不一，難以悉舉。要見都是人的緊急患難處，我能憫恤拯救得他，甚於平日之惠，況皆宗族、親戚、朋友，原是我相厚的，到此田地，何忍坐視！如今與會的人，誰不有個鄉里，若能把這相恤的事行得，那有不和睦的？況且自己若能救人，則人人都說我是個善人，萬一自己也有患難處，人誰不來救我？如此互相矜恤，卻不是患難相恤麼？

會衆等仰悉高皇帝教民至意，將以前六條躬行實踐；又將《呂氏鄉約》四句相兼着體會而行，則人人皆可爲良民，在在皆可爲善俗，不惟一身享福利，其子孫亦久久昌熾。若或反道悖德，弗若於訓，是乃梗化之頑民，小則不齒於鄉，大則必罹於法，而身家亦不能保矣！尚共圖之。

「一」「罔極無比」，《庭訓記言行遺錄》無「無比」二字。

「二」「好飯與吃」，原文置於「好屋與住」後。今據

《庭訓記言行遺錄》調前。

〔三〕「啜菽飲水」，原文作「啜茶飲水」，今據《庭訓記言行遺錄》改。

〔四〕「此意

一明」，《庭訓記言行遺錄》作「此意一回」。

〔五〕「臣羅汝芳曰」後至全文完一大段，《庭訓記言行遺錄》完全不

同，今錄於下：「此六條，聖諭細演其義，不過是欲人爲善事，戒惡事。然善惡原無兩立之理，若爲善之心專一勤篤，則一切非理之事自是不肯去做。所以有子說：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可見孝弟是個爲人的根本，一孝立而百行從，一弟立而百順聚。故堯舜以聖帝治天下，而其道也只是孝弟而已矣。孔子以聖師教天下，而其道也只是孝弟而已矣。而況孝是孝了你各人的父母，弟是愛敬了你各人的兄弟，一家和順，是你各人自己受福；一家忤逆，是你各人自己受禍。報應無差，神明顯赫，何苦不知感動，乃勞朝廷聖諭，官府鄉約也哉！從今以後，務須各悔前非，各修新德，只要依原日孩提愛敬之良，便可做到聖賢地位，縱有不及，也不失一個令名。凡我會衆，各宜猛省！」

騰越州鄉約訓語

羅近溪子至騰越，鄉士夫中莪吳二守、登南陳中翰諸君入謁，謂曰：「酋駐界日久，遠近震驚，吾輩既恐外侵，且虞中變，獨賴鄉約《聖諭》，朝夕宣揚，故民兵不呼而自集，城守不戒而自嚴。今憲節遙臨，不可不首舉也。」近溪子唯唯。越五日，父老百人來懇請舊講，分城內外二所，俱止僧舍。近溪子合諸縉紳通義，會合於儒學。然是日值墟市之期，前此以驚報日急，商旅不行，民間經旬罷市。及期，聞賊解去，村屯歸市者較常倍之。萬衆且願來聞鄉約，諸士夫計庠舍難容，厥明師生報改所就演武廳。近溪子喜曰：「茲偃武脩文之兆乎？」忻然夙駕。至則縉紳率父老迎入候行禮。逾時，鼓三

通而遠近奔趨，遍塞場中，不下四五萬衆，步履縱橫，聲氣雜沓，跪拜宣揚，雖講生八九人，據高臺同誦，亦咫尺莫聞也。近溪子以無益爲苦。良久。臨階除進，諸童子清歌，初《陟岵》一章，衆譁稍定；再《凱風》一章，又更定；三歌《南山》二章。乃率堂上下士夫生儒同聲相和，復合以管籥，間以笙簫。於時太和洋洋，充滿流動，而萬象拱肅，寂若無人矣。

州守張君治方請曰：「士民翕然，願更有以訓之。」近溪子進父老前曰：「堂均此堂也，場均此場也；上之坐於堂，下之立於場，人亦均此人也。然初則雜亂譁譁而莫可聽聞，今則靜默停妥而略無紛擾，此其光景何啻萬倍！汝輩諸人，不省適纔所講孝順父母者，何如爲孝順？蓋能不逆不拂，說靜便靜即孝順也。適纔所講尊敬長上，如何爲尊敬？蓋能拱手端立，一心悚聽，即尊敬也。適纔所講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如何爲和睦教訓？蓋在此同立同聽者，不是你們的鄉里，便是你們的子孫，今能順從而不違，恭敬而不怠，則鄉里即成和同，而子孫亦好看樣，乃爲和睦教訓也。夫無我、無人、無老、無少，皆能一般孝順，一般尊敬，則豈不是各各安其生理，而各各免作非爲也耶？故適纔講的只是口裡說，而此今相對方是身上做也。」大衆同聲曰：「感謝上人提醒，果然口裡說得好，不如身上做得好！」近溪子又進而前曰：「你們果然心上曉得好耶？你們再靜定靜定，聽我講道學與你們聽。蓋此個孝順，此個尊敬，緣何卻得身上如此好？蓋由你們原來心上曉得如此好也。原來心上曉得好，便是孟子所謂良知，不待你們思慮計較生出來，自自然然便都曉得。你們但看家家的孩子，那個吃乳的時節喜歡快活，不隨着母親父親？又那個聚隊的時節，言動舉止肯背了哥哥姐姐？只因自幼曉得孝順尊敬，所以你們到老來還得身上如此好也。然你們到老身上如此好，卻是不容

易得，蓋由皇天初生得我朝好太祖高皇帝，立下這個好教民榜文，二百餘年又生出今日好聖明天子，好賢宰良相，任用得你們省上好軍門老爺催我出巡，來看顧地方。纔得與鄉士夫及父母、師長、各官同爲你們講明此個好鄉約會也。若不是這個好緣好分積累將來，則三宣撫地方的人，其初曉得愛親敬長與你們一般，只爲遠了王化，便做成夷俗，不能如你們好了。三宣撫還可，至於迤西、木邦、猛密的人，則又不好了。迤西等處還可，至於暹羅、老撾、車里八百，現受莽酋之凌辱殺害，其不好又更甚了。」父老聞言，舉皆淚涕交流，哽噎不已曰：「某等年記」到此，正愁怕如他國吃着莽酋的虧也。」近溪子惻然曰：「你們不消怕莽酋爲亂，但只怕你們一州軍民不肯聽從太祖高皇帝的聖諭，又怕不肯如今日對面切實好生躬行。若肯大家散後去也如此這等好，年小的也如老者這等好。鄉下的也如城中這等好，遠屯的也如近鄉這等好，則官府不待問斷，隸卒不待勾攝，刑罰不施，兵甲無用，和氣致祥，感通天地，太祖在天亦庇佑你們，山川鬼神亦擁護你們。從此，三宣撫之人化得，也學好，也慕鄉約。迤西等處人化得，也學好，也慕鄉約，則莽噠喇將歸順之不遑，而又何怕懼之有耶？於是萬衆踴躍，懽聲動地，咸曰：「我等果然生得時候好，遇得官府好。今又不徒一處好，且可以望萬方皆好；不徒一時好，且可以望萬萬年皆好矣！」州守共諸士夫謝且慶曰：「干羽舞而格苗，文德修而來遠，不圖今日乃親見之。」遂瞻天叩闕，再拜而散，因筆之以識其盛云。

翼日，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場。聖諭講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不能舍去。近溪子進林生時譽而問曰：「適纔汝爲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林生對曰：「時譽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下。」近溪子顧諸鄉大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

者未必是心也。」林生悚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近溪子遍指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待老少，林林總總，個個亥着足而立，傾着耳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人哉？兩邊車馬之傍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氣之暄煦，藹如雲煙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林生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懂忻的意思，真覺得如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放，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怎麼去放？但只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由再來聽得也。」近溪子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本心，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今日風暄氣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樂。今日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樂，生理守分，閭閻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能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結實，苗稼自然秀穎，而萬寶美利無一不告成矣。況人家一和，而其興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耐，不使性氣於親長之前，不好爭鬪於鄰里之間，不多殺害於六畜之類，不去剝喪這一團和樂之意，則千年萬載長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遲而怕其去速耶？」言訖，皆淫淫涕下。近溪子強止散去。

諸士夫復請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皆是本心，則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近溪子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

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堅而去心益遠，故謂之曰『不是心亦可也』。『林生正發復進而請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夫子斷然以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近溪子浩然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乎諸生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卻是學問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終不可入口也。』少傾，吳君中峨曰：『意念與心，既不同，須爲諸生明白指破，渠方不至錯用工也。』近溪子嘆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手執持矣。』陳君登南從旁嘆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手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

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請於明倫堂爲講會。沈君南谷問曰：『《論語》言治德、禮在政刑之後，而禮經云：『政以一之，刑以防之。』卻又在『禮以節之，樂以和之』之後，何也？』近溪子曰：『《論語》是較其效之淺深，如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論其次序，則聖王之治，專以德教爲主，明刑飾法，不過輔弼德教之所不及而已。欲與德、禮等且不可，而況可居其先耶？』坐中諸友咸曰：『往見各處舉行鄉約，多有立簿以書善惡，公論以示勸懲，其《約》反多不行，原是帶着刑政的意思在。若昨日，公祖只是宣揚聖訓，併喚醒人心，而老幼百千萬衆俱踴躍忻向善而不容自己，真如草木花卉一遇

春風，則萬紫千紅，滿前盡是一片生機矣。」林生正發進而問曰：「生機是物本有，故一遇感觸，便自止遏不住。但不知昨日所謂本心，與此生機又何分別也？」近溪子曰：「此亦難言。蓋心與生機雖是一體，而可以兩分；雖兩分，而卻原只一體也。今須借物爲喻：即如面前桃李，許多花葉芬芳，是何等生機勃勃！究其來，皆從原初一個果子仁中發出。今若花葉不是果子仁，則花葉從何而來？若說果子仁即是花葉，則對花葉更覓個果子仁而不可得。所以登南君昨日謂指不破執不住爲本心，正有見於此也。」林生復問曰：「生機與心固有分別，不知林生時譽所持意念與此生機又有分別否？」近溪子曰：「吾心中意念本是生機，但執持不妙，則只可名意念，而不可以言生機矣。」施生大節問曰：「兩日領悉所教，真是覺得心目了了矣。但不知如何乃可保守？」近溪子詰之曰：「子勿慮保守，且將所聞之言，試備述之。」施生曰：「大節之意，大約謂我此心，即相似萬物，萬物之心，亦相似天地之心。但其初無有不善，後頭卻被物欲拘蔽，所以今日方纔見得，又方纔要去保守他也。」近溪子曰：「若言汝心相似天地萬物之心，則是心有兩個而可分了。若言汝心原先便善後來不善，則是心有兩截而可斷了。此謂是汝所自言之心則可，謂是予所傳告之心，恐不可也。」大衆默然，皆有所省。

里仁鄉約訓語

閩里中自前峰先生偕碧嵯、純齋諸公講里仁社會，將數十餘年，今更通諸一鄉一邑，真是君子之

德風也。近溪子曰：「孔子云『爲政以德』，可以無爲而治。但觀今日之會，昭然可見。吾鄉老幼，聚此一堂，有百十餘衆，即使憲司在上，也不免有些喧嚷。是豈法度不嚴，奈何終難靜定？及看此時，或起而行禮，或坐而談論，各人整整齊齊，不待分付一言，從容自在，百十之衆，渾如一人。天時酷暑，渾如涼爽；雖自朝至暮，渾如頃刻，更無一毫聲息擾動，亦無一毫意思厭煩，此卻是何緣故？蓋是吾人之生，不止是血肉之軀，其視聽言動，個個靈靈明明，有一良知之心以主宰其中。往常亂走亂爲，只是聽憑血肉，如睡夢一般，昏昏懵懵，不自覺知，以故刑罰也齊一不來。今日大家到此，聽高皇帝聖諭，叫起孝父母、敬尊長等事，句句字字，觸着各人本來的真心，則誰無父母，誰無兄弟，亦誰不曾經過孩提愛敬境界？今雖年紀或有老的，或有壯的，或尚幼的，固皆相去赤子已久，然一時感通，光景宛然，良知良能，如沉睡忽醒，則中心耿耿，便於血肉形軀頓爾作得主起。雖是舊時耳目，而視聽卻分外聰明；雖是舊時聲口，而言辭卻分外和順；雖是舊時手足，而動止卻分外敬謹。故自然不待拘檢，而靜定勝如官府在上，豈止一身受用！且其天機活潑，生生不已。坐間看着鄉里，便大衆思要和睦；看着子孫，大衆思要教訓；看着清平世界，大衆思要安生樂業，以共享太和。只一心既收，便萬善咸集。此善政所以不如善教之得民，而政刑所以不如德禮之有恥且格也。何況此心良知，人人皆同，處處皆同，聞得有場好事，無不喜做，聞得有場不好事，無不羞做。」

今我老幼一堂，如此受用，日久一日，自一家而傳至他家，自一鄉而傳至他鄉，自一邑而傳至他邑，莫不翕然向風，截然歸一。即孟氏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將復見矣。此等風俗，皆由吾鄉忠厚世積醞釀而成。今堂上尊長，年皆八九十歲，世味嘗過多少？聞得這段意思，猶歡喜

忘倦，則幼而小者，咸如出山之日，駸駸向上，又可不發個憤勇，把從前睡夢着實打醒，將以後光陰着實愛惜，一舉足也不敢忘，一出言也不敢忘，一旦以至終身，做個大孝大弟之聖賢，垂名天下萬世，也不負了父母生育之恩，□□養之惠，鄉里勸化之功也！豈不爲一代盛事□□□□□？

「一」「記」當作「紀」。

叁

詩集類

羅先生詩集卷上目

四言古體

題菊

題畫

五言古體

登高望洞庭湖

別諸生

坐白鹿洞思賢亭賦勉諸生

寶陀巖次何冢宰韻

七言古體

夜遊蓮花峰

濛山巖次前韻

金精洞天次前韻

石華山次前韻

青陽洞天次前韻

桃津次前韻

觀仁山次韻

題烈孝卷

孫本所隱九華山招予過訪寄謝

題郭梧陽泉鹿圖

五言近體

水簾洞次李空同韻

龜峰寺次前韻

董比部過訪從姑不遇次謝

宿羅田岩和羅念菴韻

送傅良僑北上武試

渡黃河寄朱東源督學

別劉羽士

柯山僊集樓晚酌

凌太守過訪從姑次謝

同徐臺石海門晚酌芙蓉嶼分賦

過鴈門關

王太史招飲北田學舍次韻

武夷三仰峰

九牧鋪遇雨

許僉憲過訪從姑次韻

張參戎約顧山中阻雨

雲軒次韻

林仲山雪後過訪從姑次韻

別王默齋

七言近體

殷中丞讌集松泉亭次黃太史韻

珠溪謾興

宿白鹿洞

望岳陽樓柬汪伯玉

登衡岳祝融峰

觀日示同遊諸子

憇觀音巖

南臺紀興

沈玉陽枉顧從姑次韻

懷樂安諸子

寄何心泉侍郎

寄江雲石年丈

偶成

過陶靖節墓

胡廬山過訪次謝

道經山家

施恒齋招飲鬱孤臺謁周濂溪祠

和顏別駕懷麻姑作

題郡二景

登七臺山和吳南嶽韻

興林寺次南嶽韻

宿空明閣次韻

羅汝芳集

永康道中即事

建溪晚酌

武夷宮次陳獅岡韻

上接筍厓

天遊觀

武夷對月

宿麻源觀音巖

紫霄宮次李一吾韻二首

登泰和山

和答顧山人

登大華蓋山

致仕偶興

山居懷友二首

江雲石九日過訪從姑次韻

過小水驛和王陽明韻

登金華浮屠

卷上目終

羅先生詩集卷上

四言古體

題菊

稀則我貴，秋芳獨此。肯向人間，浪誇金紫。

題畫

高松亭亭，川波澄澄。琴無須弦，松韻江聲。

五言古體

登高望洞庭湖

元化灝生德，太宇涵淳冲。一氣亘今古，廣邈何由窮。峙流莫高下，顯象彌寰中。達觀務冥契，匪直爲躬逢。曠矣洞庭渚，匯濤凌玄穹。濟澤暨彭蠡，渺没走西東。寤思昔已久，艇涉期往從。衰殘滯暑雨，只尺睽初衷。駕言陟崇阜，駭矚超晴空。萬派忽襟几，浩蕩收奇蹤。君山微彈丸，岳樓低蟻封。乃知古至人，泠泠馭天風。游意入無始，置身上鴻濛。六合信所如，爲樂將誰同。

別諸生

我行湘之陰，星言夙歸駕。日華起初明，霞片紛空下。前林出群英，章縫濟相亞。爲予睠湘流，別懷浩難瀉。作德期與俱，逝不舍晝夜。

悠然窺天和，眇矣嗣元化。孔顏日已遠，此道誰柄橢。末習事支離，撥實需美稼。寧知本不存，柯葉難久假。願尋赤子良，亟友神明舍。

坐白鹿洞思賢亭賦勉諸生

振衣登絕頂，俯瞰歷盤錯。迂迴曲徑通，松風響雲壑。一溪橫枕流，五老賓形削。憩息一坐之，幽光誰可掠。紫氣護龍岡，霏煙生宵寔。漢陽天外峰，長林轉寥廓。白石漱寒湍，飛雲度層嶽。昔有幽人居，書聲滿高閣。白鹿自馴馴，依依如有託。超然謝世塵，直尋孔顏樂。富貴等浮雲，物外安能鑠。濂溪朱紫陽，淵源自伊洛。象山陟其巔，天生爲木鐸。敬齋奮袂起，斯文相繼作。大明日中天，撤我賢關鑰。千古重真儒，後先聯脈絡。我來續舊遊，媿不如先覺。試語二三子，一悟即非昨。自有良知能，不慮亦不學。真諦滿乾坤，無爲言詮着。

寶陀巖次何冢宰韻

浩劫方洪濛，鑿茲自誰斧。想當天丁來，元精恣吞吐。手握造化權，足振雲霞步。穹窿啓玄竅，赤日蕩煩暑。綽約圍僊葩，香風透深戶。千載我重來，恰是初春午。洞房憩幽窗，寂若星方曙。起誦法華函，滿耳聞法鼓。塵網滯千生，解脫良由此。譬彼美丈夫，玉食驟天府。願言鈞八荒，仁壽酬聖主。

七言古體

夜遊蓮花峰

村頭雨歇雲仍花，飄空萬片驚紛拏。犬號竹裏雞籬外，咫尺莫認爲誰家。尋山興豪晚未足，諸君促騎行相續。林叢瀑灑雲愈深，足着俄臨千仞谷。篝燈谷底疑星光，云是野父茅結房。僕夫徑迷遠呼訊，嗷嗷指辨東西方。老僧經罷眠已久，卻叩輝闌開戶牖。拾薪炊火夜似年，蒲團趺坐室如斗。朝來更上山之巔，飛帆遠見梅江船。青蓮亦有慈航在，安能共度境無邊。

濛山巖次前韻

蒼茫山徑眼欲花，杖藜步側那能擎。曉炊裊裊煙滿屋，問道幸有山翁家。翁言居處近山麓，山巖卻與居相續。蔽密松篁見則難，石竇斜穿即中谷。僕夫掖我躋石梁，岩懸壁上似蜂房。豁衍萬仞攝心目，恍惚身世移殊方。坐定精神還抖擻，更上重岩開竹牖。滿前星月夜低垂，翻身便欲騎箕斗。蓬壺咫尺去甚便，弱水飛度無須船。回看茲土忽遼邈，一坯遠寄巖雲邊。

金精洞天次前韻

金精巖頭千樹花，飛步直上如堪拏。詎知穹窿幾萬仞，石室原是天僊家。僊女上天遺舊屋，僊踪一去難再續。木雞叫月來寒霄，石鼓催更報幽谷。浮丘弟子郭與王，費公向亦名長房。入山共此事丹竈，製煉一一成真方。紫鸞翩翩蒼龍糾，閭闔金扉開洞牖。麗英一嘯出相迎，群僊次第躋臺斗。長沙故事話當年，如林鐵騎浮江船。洞門鑿破空歸去，癡傳人世今無邊。

石華山次前韻

梅江午風吹浪花，江頭渡子舟橫拏。掖子登岸一回顧，山城雉引千人家。綠莎襯步循堤竹，童冠行歌聲斷續。石隙斜通戶半開，烟雲內瀉疑空谷。嶺道延緣轉樹傍，仰看絕嶺誰僊房。浮丘丹成王郭去，靈砂莫訊當年方。碧桃分釀餘杯酒，萬樹紅光向東牖。興來似與世相遺，狂對三僊傾大斗。蓬萊何處醉欲旋，巖上寧無架壑船。招招海若勿停棹，飄飄直泛銀河邊。

青陽洞天次前韻

石龍鱗斑欲花，頭角變化騰雲拏。洞門煙霞日吞吐，飛霖潤遍三農家。嶺迴徑曲千峰矗，雲根似斷還似續。玉筍叢林挂萬竿，聲聲長嘯喧林谷。穿林度谷走且殭，午風一枕來山房。山人丹熟去已遠，徜徉海岱知何方。碧潭石罅深如剖，寒光掩映疑天牖。欲起當年紫王虬，揮鞭北極歸南斗。青陽爲我譚真詮，云是迷津大法船。一切有情須盡度，始挹玄勳朝日邊。

桃津次前韻

世塵眼底浮空花，滿前擾擾爭喧拏。避喧偶得桃源路，問津卻到秦人家。津桃萬樹絢晴曝，香風陣陣遙相續。沿流踏花路不迷，窈窕尋源向空谷。是誰春釀紅滿缸，邀予對酌開雲房。坐獻蟠桃實纍纍，莫知所出從何方。且啗且啜千歲久，閑看烏兔穿窗牖。有時狂歌宴西池，有時爛醉翻北斗。忽然憶我初來年，津頭漫爾呼歸船。種桃主人尚未老，忻然一嘯迎花邊。

觀仁山次韻

蒙岩愛岩如寶花，逸興飛動時難拏。泉流岩石費經畫，每思結屋成山家。朝來携我趁清旭，半壁行空還棧續。白猿覩面落枯藤，黃鳥下瞰翻陵谷。循厓再轉若迴廊，中間石竇疑空房。梯攀縋引那能上，仰視惟見天一方。洞口清泉滿石溜，古柏行行似穿牖。冥蒙蒼翠互周遭，莫辨南山并北斗。岩前尊酒共盤旋，歡然苦海登慈船。浩歌一嘯坐絕頂，塵寰渺渺浮雲邊。

題烈孝卷

我聞鰲溪昔被寇，妖氛赤日黃雲湊。蔀屋無隙窺青天，血刃郊原紛虎鬪。平地涌浪山作淵，世變潰決狂奔川。誰復砥柱當其前？詹家母子獨不然。高聲叱寇如叱犬，甘心餐刃如餐膳。妻念夫賢目長盼，兒護母苦雙淚泫。烈孝雷轟帝亦聞，丹書五色垂層雲。三綱有紐不終焚，元和宇宙回氛氲。

孫本所隱九華山招予過訪寄謝

九華天際芙蓉開，千葩萬葉真奇哉。我聞唐時李太白，翩翩遊興從僊謫。煙雲瀟灑豪未休，選

勝築室成丹丘。騎鯨一去竟何許，鶴語猿聲愁無侶。本所先生亦好奇，翻嫌太白迷他岐。丹丘更欲住深處，億萬斯年長不去。馳書遠地特相呼，訝予好事尋玄都。吁嗟玄都實難尋，九華亦□徒長林。我遊君住願努力，莫惹山靈生德色。

題郭梧陽泉鹿圖

喬松千尺雲俱蒼，磷磷石底流泉香。餐松飲泉集群鹿，相呼呦呦鳴笙簧。呦呦式燕邦家光，示我世世欲周行。

五言近體

水簾洞次李空同韻

水簾經幾度，勝覽莫逾今。秋靜梧桐滴，春深蘿薜陰。烟嵐滋豹穩，風雨入龍吟。待約空同子，千年擬共臨。

龜峰寺次前韻

洞府開真境，人間自古今。天門通海色，石竇滿雲陰。白鹿來仙跡，蒼苔認客吟。清秋際高爽，杯酒萬峰臨。

董比部過訪從姑不遇次謝

幾年稱地主，入室媿山僧。松徑雲俱寂，岩廊客漫經。冷泉寒自響，香供夜誰能。賴有長空月，三更送佛燈。

宿羅田岩和羅念菴韻

今古羅田道，高歌幾嗣音。天風還客袂，海月自禪心。草色當春媚，林光傍晚深。黃龍參未得，僧磬出岩陰。

出谷雙黃鳥，嚶嚶肆好音。名岩方獨步，多士偶同心。陟嶠難辭險，尋源莫厭深。元公開絕學，遺像儼峰陰。

送傅良僑北上武試

四海紅塵滿，君今結束行。
饒歌看出塞，劍氣自干城。
壯志清胡虜，丹心答聖明。
孤舟江上別，風雨夜潮生。

渡黃河寄朱東源督學

朝步黃河上，懷人宛水央。
漫言雲樹接，相望海天長。
臯坐臨嵩嶽，鴻儀振洛陽。
中天新化雨，誰已及宮牆。

別劉羽士

羽士來何所，烟霧兩袖翩。
丹砂成白日，紫府寄青年。
海嶠蓬壺外，鸞笙玉宇前。
歸尋望華處，千樹碧雲連。

柯山僊集樓晚酌

玉宇寒光滿，珠林霽景新。
青霞瞻灝氣，紫府坐長春。
興爲懷仙劇，杯緣見月頻。
虹橋擬扶醉，重問看某人。

凌太守過訪從姑次謝

使君聊聘望，汪上躡孤亭。
出郭謝塵鞅，停雲聚客星。
茗椀炎氣息，風鈴午夢醒。
無生最深法，更許向誰聽。

同徐臺石海門晚酌芙蓉嶼分賦

名園依郭上，幽徑傍池迴。
舟出紅雲渚，樓高白玉臺。
野眺舒長目，豪吟信逸才。
粵王歌舞地，應不厭頻來。

過鴈門關

鴈門雄北固，夙駕趁星前。
戍角千山動，征旗萬里懸。
朔雲橫晉鄙，關月滿胡天。
未遂終軍績，空慙壯仕年。

王太史招飲北田學舍次韻

勾管林間事，偶來天上人。
雲光閑弄影，花氣靜消塵。
步轉柴桑徑，槎浮牛斗津。
倚杯歌峽口，新月挂嶙峋。

武夷三仰峰

五曲最深處，三仰萬峰巔。
丹竈護猿鶴，石榻棲雲煙。
寒玉水簾碎，翠屏仙掌連。
未能生羽翰，欲往問靈筵。

九牧鋪遇雨

村徑歷深樹，蒼茫雨更奇。雲光寒欲斂，人影暮初稀。
饑雀憐殘黍，懸猿下遠枝。高歌頻撫景，忽爾起遐思。

許僉憲過訪從姑次韻

有客明仙仗，乘風過草堂。纖歌將進酒，清響謾調簧。
簾啓青春滿，尊移白晝長。更看江閣外，晚色動雲光。

張參戎約顧山中阻雨

最愛姑山裏，雲深便客棲。松篁僧伏臘，巖洞佛招提。
憐我當春半，遲君近日西。城闌剛十里，望眼惱花迷。

雲軒次韻

愛爾開三徑，苔痕了未斑。心方遊物外，軒更住雲間。花鳥春長靜，琴書意自閒。蓬萊瓊島上，信有玉爲圜。

林仲山雪後過訪從姑次韻

行檻坐蕭蕭，凡襟共雪消。事原從偶得，客豈待人邀。一線留雲峽，千尋架壑橋。翩翩扶醉上，蓬島路非遙。

別王默齋

維舟湘水上，一嘯幸逢君。古道原心契，英標不世群。儒宗今岳麓，經術舊河汾。惜別重回首，薰風度晚雲。

七言近體

殷中丞讌集松泉亭次黃太史韻

開府雄藩最上頭，中丞風節思悠悠。芳尊謾共廉泉酌，高誼真迴砥柱流。五嶺煙花吳粵會，三江雲樹古今浮。孤臺惆悵宮城暮，坐對滄洲起白鷗。

烽煙萬里淨嚴城，臺上賓筵晝接清。泉應春潮浮海氣，松迴午籟散天聲。閩公雅屬三台望，徐庶私舍寸草情。珍重虔陽今夕讌，直將肝膽載深銘。

珠溪謾興

夜深銀燭坐憑闌，恍是身遊霄漢間。香霧潭紛龍欲卧，長林風繞鶴初還。金仙紫蓋雲中駕，玉女青螺月下鬟。錯落泉聲溪底亂，夢回時作珮珊珊。

右和揭傒斯

珠溪溪上萬峰雄，杖屨時經大華東。星宇琳宮仙谷口，瓊崖錦樹畫屏中。山雲入戶朝疑黑，海日當樓夜欲紅。傳是浮丘冲舉地，風光西晉至今同。

右和虞文靖

宿白鹿洞

匡廬千仞倚空懸，下有宮牆百數椽。詞客祇緣詩社立，真儒方得道心傳。岩花日暖黃鸝語，洞草春香白鹿眠。借取半間留夜月，竹床高枕玩□天。

望岳陽樓柬汪伯玉

洞庭浩渺古今聞，湖上層樓更入雲。城堞波浮疑蜃氣，劍芒霞襯識龍文。川巴水共三湘合，吳楚山從七澤分。況是故人開府日，論心那得坐晴曛。

登衡岳祝融峰

南岳層霄引翠痕，五雲深處祝融屯。青天紫蓋懸峰影，白日朱陵敞洞門。禹蹟碣看遺篆古，舜遊臺識上封存。登臨悵望人千載，浩蕩乾坤對酒尊。

觀日不出遊諸子

祝融飛馭欲南離，早覩輪烏出海時。四顧人寰猶夜色，一登峰嶺已晴曦。霞蒸紺宇金潭勝，雲絢瑤空錦未奇。霄漢即看塵境迥，神遊誰許共心期。

憩觀音巖

有胡廬山心訂在上

巖底靈泉響更飛，岩頭坐聽忽忘機。潮音久漫□滄海，大士今應在翠微。塵剝三千那可度，衡峰七十總堪歸。同心況有當年約，我願風前便拂衣。

南臺紀興

高臺衡岳敞南天，佳氣長披入座前。江漢波光依樹渺，岫巒峰影傍簾旋。精英秀拔從千古，蹤跡奇收信百年。谷口同遊發歌響，恍疑靈鳳望中翩。

沈玉陽枉顧從姑次韻

嵐光林影翠紛紜，秋色山中月正殷。五馬旌旄行捲霧，半空樓閣坐看雲。香浮瞿衲青蓮社，霞襯姑仙紫玉裙。況是清平調歌管，不妨尊酒對晴曛。

懷樂安諸子

雙玉飛樓最上頭，謾依雲峽散孤愁。千峰送雨雷聲午，萬壑生風樹色秋。多病自慚虛白晝，此身誰共老滄洲。美人只隔芙蓉渚，幾欲從之江水悠。

寄何心泉侍郎

美人歸自鳳池頭，袖彩翩翩拂舊愁。庭樹玉稠看永晝，簾花香遠憶高秋。風迴使節雲中塞，時心泉督餉雲中。星遶仙槎海上洲。側席謾勤當寧念，紫霄長望夜偏悠。

寄江雲石年丈

憶昔神遊太華頭，寒光玉宇動深愁。無端虛我三千劫，有美多君萬斛秋。人世麒麟原異種，仙家鸞鶴住同洲。瑤葩又兆江淹夢，五色雲浮碧落悠。

偶成

世際昇平邈亦嘉，丘園雨足遍桑麻。客來一飯雲同煮，酒乏千尊月可賒。身健未慚生計拙，住深休訝路頭斜。狂歌忽憶青天上，直欲扶搖吸紫霞。

過陶靖節墓

晉代衣冠幾古丘，如何靖節至今留。山連廬嶽自賓主，水入潯陽無夏秋。倦鳥依林知得止，浮雲戀樹似行休。誰云古墓樵人識，更有清風動客愁。

胡廬山過訪次謝

江干相對向韶華，又見葵榴葉底花。入眼光陰紛過客，放身天地總還家。箋隨雅興披青玉，蓋共清襟倒碧霞。調嘯山頭忘爾汝，謾教人羨駐仙槎。

道經山家

村塢人家翠作堆，偶扶雙屐趁閑來。徑穿疏竹雲光亂，屋接緋桃日影迴。最是野情偏汗漫，那堪春事足徘徊。山童爲語仙岩近，入望真成碧玉臺。

施恒齋招飲鬱孤臺謁周濂溪祠

峰頭綺席向春開，旌節微垣爲客迴。二水江分鷗鷺繞，孤臺雲滿鳳凰來。祠瞻濂洛欽前哲，劍倚崆峒抱上台。玄語幸從聞秘密，不辭歸騎重徘徊。

和顏別駕懷麻姑作

郡齋江外路無多，相望其如勝會何。一水蒹葭秋正好，半園松竹雨初過。石橋天近雲扶屐，山閣春回鳥度歌。況有神功堪共醉，魯公曾爲勒煙蘿。

題郡二景

玄女登霄亦幾年，銀潢手挽下瑤天。風雷晝撼蒼龍吼，冰雪晴飛白玉懸。小有仙源分古洞，神功春釀挹靈泉。何當一醉遲王遠，坐看滄桑換海田。

右麻姑春瀑

輿圖何代開吁姥，秀發靈源派獨長。影落銀河星斗亂，湍迴碧練水雲香。蒹葭幾處伊人邈，蘭芷誰憑遠客將。江岸幸留神物駐，夜深時見引龍光。

右吁江素練

登七臺山和吳南嶽韻

何代真人御帝傍，高臺長此閱滄桑。千尋玉卓乾坤柱，萬仞金晶日月光。吳越巖巖分嶺道，海天寥迥入蠻荒。倚闌夜宿空明閣，卻憶姑峰舊草堂。

古樹陰環日影傍，暫從木石偶康桑。七臺嶺坐天風上，三際燈隨海月光。龍劍早看凌北斗，鯨波尤喜靜南荒。華夷俯視應無外，八極陽和共一堂。

興林寺次南嶽韻

舟度興林歇晚橈，曉攜風雨上層霄。烟迴樹色千林繞，瀑引泉聲萬壑朝。鉢裏龍歸雲更濕，天中人立氣偏驕。空明直透三千界，欲借長虹駕玉橋。

宿空明閣次韻

層臺錯落倚天躋，下瞰空明閣影低。嵐翠濕衣寒欲滴，雲根盤榻夜堪棲。南披漲海通雕闥，北礙星河接畫題。瘦骨不禁風露重，青袍坐擁聽山雞。

永康道中即事

婺城十月霜氣清，渺渺川光浮日晶。照水山楓晴自落，叫雲汀鴈暮初停。驚心最是三冬候，送目那堪萬里程。晨發廣成仙宅近，期將丹訣問平生。

建溪晚酌

粵嶠閩關幾夢思，杪秋那復壯遊時。千村木落林扉豁，萬壑雲流石徑欹。劍拂青霜憑斗遠，杯涵纖月下樓遲。當筵莫謾歌行路，宇宙春收是所期。

武夷宮次陳獅岡韻

幔亭霞彩倚天開，讌罷曾孫更未來。舟架碧岩蓬海隔，鷄鳴玄峽歲華催。粧臺玉女虛瓊戶，丹竈金砂散草萊。惆悵昇遐千古事，幾人平地是仙才。

上接筍厓

松梯倚空立千尺，鐵綆抱壁垂百尋。舉足便覺紅塵遠，抬頭祇見青天臨。深深石榻虛白日，渺渺蓬壺遲素心。仙翁愛客坐相語，洞門月度前峰陰。

天遊觀

孤峰縹緲寄虛亭，仙宇高寒集萬靈。鶴馭三天遊碧落，龍淵九曲洞玄溟。曾孫錦幔春光滿，玉女粧臺夜月熒。信是蓬萊連斗極，時瞻紫氣護玄庭。

武夷對月

閩嶠山光照眼明，武夷行處況秋清。深溪沁月涼生早，短棹沿流浪涌平。把酒誰堪隨鶴侶，乘風我欲試鸞笙。虹橋錦幔應非遠，只尺渾收萬里程。

宿麻源觀音巖

歸馬松關宿聖巖，雲梯石竇客三三。亭臯坐竹春逾綠，花月籠烟晚更藍。瓊島無塵真避俗，玉書有意莫頻緘。憑虛一嘯乾坤眇，萬壽雙姑盡日瞻。

紫霄宮次李一吾韻

紫霄深處九迴溪，溪上巖巒北斗齊。龍隱碧潭花氣合，鶴巢蒼樹野烟迷。春光愛客晴偏媚，山鳥窺人暖自啼。路迴不妨乘夜入，石床雲滿足幽栖。

其二

步入層巖半碧霄，群仙誰共紫宸朝。瑤壇星斗三天近，玉柱乾坤萬古標。靈骨壺公曾委蛻，爛柯王子幾經樵。緋桃翠柳溪前繞，又逐春光過小橋。

登泰和山

天柱峰高萬疊藏，玉臺金殿瑣晴蒼。雲深巖麓牽風雨，夜靜松根挂斗芒。坐洗塵凡蓬島近，望窮河漢海門長。卻憑點綴求仙跡，聖力神功兩浩茫。

和答顧山人

何代姑山此寄家，峰頭一徑望中斜。青天萬里遲歸鶴，滄海三山渺去槎。谷口金光餘碧草，池

邊若木散琪花。他年擬嗣方平會，五色龍翔羽作車。

登大華蓋山

紫霧千峰曉半開，嘯攜仙侶去還來。
枳醯玉液襟期遠，坐擁瑤空海嶽迴。
今古浮丘人幾世，乾坤華蓋此高臺。
大還丹訣應長在，好點黃金遍九垓。

致仕偶興

乾坤到處有行窩，解組飄然發浩歌。
傳世幸遺清白吏，居官已入孝廉科。
隱心秋水眠鳬鴨，詩興春風長薜蘿。
俯仰自知無愧作，漁樵伴裏聽那何。

山居懷友

客坐高林鳥道寒，玉芙蓉疊翠屏看。
吳門帆落江千影，楚嶠雲穿閣上闌。
雙眼自隨今古迥，一襟誰共海天寬。
鶯聲谷口相求切，幽思翻成緒萬端。

其二

黃鸝初轉綠陰寒，紫石屏高削玉看。一線天光迴白日，半空樓閣出雕闌。浩歌夜度千峰遠，野望晴開萬宇寬。鳳鳥何年翔未返，幾回翹首五雲端。

江雲石九日過訪從姑次韻

姑山天表秀芙蓉，紫翠雲連幾萬重。出郭良遊偕勝友，入江深影蘸巍峰。十千美酒寧辭醉，七袞同年豈易逢。況是柴桑當九日，菊花籬畔滿芳叢。

過小水驛和王陽明韻

肩輿侵曉下山城，隔水遙看紫翠橫。天際雲高微鳥道，林端花滿迥霓旌。江鄉取次春前度，粵嶠相將海上行。聞說烽烟今已靜，衣冠隨處見逢迎。

登金華浮屠

金華城西千峰高，浮屠碧落相週遭。日華光曉動丹壑，海色凌空飛翠濤。人世俯看嗟浩劫，凡心深願解塵勞。大悲密密如參得，宛轉須彌覩白毫。

羅先生詩集卷下目

五言絕句

遊大華蓋山

同詹覺野觀月華

詹用謙華山掃地

訪喻周川

郡城西樓

戲贈沈君典

玉冷泉上別湯義仍

軍峰山

題畫四首

題柯山寶岩寺壁

過二祖山

石蓮洞

書院示諸生

從姑別二峰弟

雪霽登畢姑山

春日酌楊愛柏西園和牧之韻

送南豐鄭三尹歸宛陵

牛竦菴即事

縱陽道菴

天都漫興二首

秋日宿萬善寺三首

憩道傍松石

贈鄒松軒

湯義仍讀書從姑賦贈

七言絕句

從姑前峰書屋八景

和王方湖中丞從姑山作

和顧季狂麻姑山作

明妃怨

魏嶺即事二首

武夷九曲棹歌次朱紫陽韻十首

蓮花峰歸途即事

送鄧定宇還朝二首

汾河懷古

居庸聞捷

江上望滕王閣

江上望覽勝樓

夜話從姑書屋

江行望九華山

憇五雲公館

宣府同王西石晚出

白雲堆

洗心巖

遊張仙岩

平石村紀興

雪寒用韻

夢登武夷宮題壁

季太守麻姑禱雨

送許穎陽還朝

雲門寺對月華

登江心寺塔

別詹養真

游溪雪霽用韻

自畢峰夜過吳元可宅用韻紀遊四首

贈董野夫

贈陳月池

贈胡東山

喜曾立夫重訪姑山

談經

南安道中即事

題蓮舟

和王釋川晚趣堂作

題畫四首

仙霞關即事

題葛百岡芙蓉軒和韻

輓沈省吾

輓董會峰

重登天都峰

天都卧石上雲陰

自近天菴回視天都夕照

贈朱三峰

赤松峰

桃源

贈李卓吾太守

壽萬楓潭尚書

括嶺口占

周柳塘過訪從姑次謝

閩關分水嶺二首

寄胡庚陽

送徐生允修歸臨川

慶八十壽

像讚

羅先生詩集卷下

五言絕句

遊大華蓋山

大華屹層霄，祥光時五色。我欲訪浮丘，招之應可得。

同詹覺野觀月華

華月開良夜，相看五嶽頭。分光入杯酒，洗盡古今愁。
禮斗高臺上，分明接太虛。可堪臺上月，五色落金輝。

詹用謙華山掃地

善哉華山客，夜夜華山頭。
對月掃閑雲，長空一片秋。

訪喻周川

落日維孤棹，言尋隱者居。
數峰出江上，飛翠滿牖虛。

郡城西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回。
一望清歌起，長風送月來。

戲贈沈君典

神功三谷口，玉冷天柱頭。
酌君須盡醉，能使百年愁。

玉冷泉上別湯義仍

之子來玉冷，日飲冷中玉。回首別春風，歌贈玉冷曲。

軍峰山

我愛軍峰勝，下棲岩底雲。五更山月曉，禪磬隔林聞。

題畫四首

兩袖風攜軟，相將着步遲。春光無限好，多在石橋西。右春景
修行滿前汀，新荷碧相映。雙槳應歌船，悠然足幽興。右夏景
浮雲斂高旻，古樹挂蒼壁。岩頭靜者誰，玄譚日西夕。右秋景
浩渺長江外，扁舟雪一簑。持綸未歸去，寧爲得魚多。右冬景

題柯山寶岩寺壁

岩翠落松陰，天風當客灑。
伐木聞丁丁，疑是看棋者。

過二祖山

煖雲開小徑，香雲點重苔。
欲識東風面，溪頭看早梅。

石蓮洞

念菴羅學士，當年此寄家。
三千塵世界，一朵石蓮花。

書院示諸生

今之視乎古，亦後之視今。
書則古人語，我則古人心。

從姑別二峰弟

修竹影層臺，霏微萬象開。扁舟江閣外，日日望君來。

雪霽登畢姑山

古樹棲殘雪，銀潢擁翠雲。分明天上坐，謾道出人群。

春日酌楊愛柏西園和牧之韻

仙子蓬萊島，瓊瑤別有花。殷勤謝玄鶴，街種野人家。

送南豐鄭三尹歸宛陵

嘉禾稱地主，棠蔭日遲遲。不分軍山月，秋江照別離。

牛竦菴即事

草樹碧山春，雲房暫寄身。
夜深開北牖，疑已近星辰。

縱陽道菴

高閣雲霄上，寒光照石屏。
芙蓉千萬朵，知是九華青。

天都漫興二首

帝子昇遐久，丹丘尚此留。
赤虬如未老，願借我天遊。
仙飄浮玉液，仙子坐來收。
尚記瑤池讌，銀河載月流。
右望軒轅峰
右流梧池

秋日宿萬善寺二首

夕照落高林，紛紛散霞綺。
呼僧拾不來，秋風閣前起。

萬木生秋陰，護此高僧閣。高僧夜錫飛，閣外星河落。
雙峰出平野，翠影護羣微。悵然起遐想，秋雲入望時。

憇道傍松石

松底穿山徑，松頭坐石臺。白雲如望客，飛出半峰來。

贈鄒松軒

誰從松樹底，一軒閑自開。爲愛松頭鶴，長鳴帶月來。

湯義仍讀書從姑賦贈

君寄洞天裏，飄飄意欲仙。吟成三百首，吸盡玉冷泉。

七言絕句

從姑前峰書屋八景

樹圍高閣影萋萋，閣上朝陽滿畫題。林靄洞雲光掩映，望中真是九苞齊。右朝陽閣

其二

天畔名峰表聚雲，仙翁行處更氤氲。逍遙一夕飛龍杖，雲逐峰嵐萬影紛。右見雲堂

其三

仙人當日寄趺跏，夜傍幽巖探月華。留得寒光今不散，朝朝雲擁萬川霞。右潛光軒

其四

岩柯壁蔓密逾封，光嵌虛櫺影萬重。客到謾經題綠雪，東風回處更溶溶。右綠雪檻

其五

渤海空涵紫霧漫，玉鰲天表躍飛湍。當年爲擁麻姑駕，帶得波冷萬古寒。右玉冷泉

其六

誰鑿大池傍斗垣，瑤光長日湛仙源。雙成音好傳青鳥，寄得蟠桃石上飡。右浸碧池

其七

分得昆岡第一標，片雲斜挂玉稜翹。山靈欲借傳心印，白日空池影自搖。右印空石

其八

誰策蒼虬過海東，踏殘千樹玉梧桐。麻姑不敢聞天上，翠灑仙瓢萬里風。右滴翠厓

和王方湖中丞從姑山作

松柯梅幹匝山腰，翠結光寒夜獨遙。好約仙人王子晉，月明臺上共吹簫。右翠微亭

其二

萬壑蒼茫散曉烟，偶隨飛鳥入青天。回看剝剝蓮花淨，人世爭誰不似仙。右躡雲岩

其三

姑山亭子對江澄，秋靜天風夜不生。江上千山萬山月，淡烟收與浪痕平。右曠覽亭

其四

天香月樹玉玲瓏，秋色扶疎半蕊宮。昨夜山頭拜明月，蟾蜍分影下長風。右步蟾宮

其五

何年製得芰荷衣，長日高岩下夕暉。定把柴關山外閉，紅塵半點不教飛。右秋澤洞

其六

路入靈源曲曲幽，那堪玉峽更雲留。橫橋白日風雷黑，多是天龍畫出遊。右留雲峽

其七

天橋誰與碧雲欄，玉笛橫吹夜未殘。應是紫鸞霄漢下，不勝風露逼人寒。右步天橋

其八

步天橋倚半雲間，橋外雲窩意更閑。峰影斜懸梯作徑，峽光低轉洞爲關。右閉雲窩

和顧季狂麻姑山作

鶴馭姑仙下絳霄，虬松千尺引長飈。淺深欲占蓬萊水，時駐枝頭望海潮。右偃蓋松
萬峰青峭玉芙蓉，高擁仙壇接太空。擬聽步虛明月底，不禁風露夜方中。右仙都觀

明妃怨

腸斷琵琶出漢關，漢家宮苑夢中還。人生好惡無真態，只在丹青一點間。

魏嶺卽事

松碓春雲竹掃霞，風光一徑傍溪斜。溪頭鳩杖來鄰父，君是何年此寄家。

其二

石磴梯雲嶺道長，竹松襟袂照青蒼。扶搖更欲凌風上，天際平看日月光。

武夷九曲棹歌次朱紫陽韻

川蓄光精嶽降靈，南中山水武夷清。棹歌九曲應須和，巴里難追郢上聲。

其二

幔亭分影落溪船，一曲瑤光滿碧川。欲問虹橋何處度，萬峰無語裊寒烟。

其三

鸞鶴軒轡海上峰，蓬壺神女玉爲容。偶來二曲溪頭立，光結青霞忽萬重。

其四

浮空曾借海門船，浩劫雲遊亦幾年。三曲崑崙忽歸去，孤帆長是望中憐。

其五

不見金雞空見巖，波光竹影翠氍毹。想當丹餌昇仙夜，四曲溪頭月滿潭。

其六

五曲屏開大隱深，紫陽精舍鬱雲林。高標天柱層霄上，仰止分明百代心。

其七

溪抱天遊浸碧灣，屏橫仙掌更玄關。遊人不到天峰上，六曲風光只等閑。

其八

溪經七曲亂鳴灘，三仰峰高倚棹看。松翠竹光搖兩岸，照人波影水晶寒。

其九

陳高亭閉更誰開，山寂溪繁八曲迴。見說武夷深更好，棹歌乘興月中來。

其十

源窮遊興更瀟然，雀舫魚梁忽滿川。九曲村前詢野老，可知身世住壺天。

蓮花峰歸途即事

壁削層厓半水涯，石湍聲激浪頭花。前村可是桃源路，洞口烟雲萬樹斜。

其二

年來野興未全灰，三宿蓮峰去復回。雙鳥雲扶天上下，人間何處不蓬萊。

送鄧定宇還朝

千仞姑山照眼青，山雲竟日爲君停。文芒久燭台垣上，牛渚無勞占客星。

其二

使星光動海門樑，秋淨中天泛月華。瑶草蓬壺應遍拾，盡將歸壽帝王家。

汾河懷古

樓船漢武濟汾河，曾向秋風發浩歌。此日臨流歌往事，秋風依舊白雲多。

居庸聞捷

雄關百二壯金湯，帳列貔貅夜未央。戍角一聲傳將令，明朝河朔獻降王。

江上望滕王閣

秋淨章江散暮烟，遙依官閣度樓船。
閣中簾影誰高揭，隱約纖歌與客傳。

江上望勝樓

南浦西山秋正殘，可堪樓閣更江干。
扁舟一葉千峰裏，誰坐踈簾傍晚看。

夜話從姑書屋

天柱峰頭萬法壇，高憑北斗引迴欄。
興來午夜飛雙劍，海嶽光搖玉宇寒。

江行望九華山

水國魚龍畫不譁，一篷輕泛海門槎。
波光掩映斜陽外，靜展黃庭坐碧紗。

憇五雲公館

越東自昔名山水，高館丹崖瞰碧流。
乘醉可堪還北望，五雲天外綽神洲。

宣府同王西石晚出

接我風流王子猷，忽開笑口話封侯。
朔風不禁氊衣薄，月底雙飛紫玉驄。

白雲堆

巖下寒泉透石來，清泠長自繞仙臺。
白雲滿袖無塵洗，坐裏平生玉一杯。

洗心巖

深巖曾憩老龍閑，紫玉鱗鱗滿洞斑。
一夕爲霖天上去，獨留泉竇注空山。

遊張仙岩

九月山籬滿菊花，鄰翁日午熟胡麻。
邀飡更送出溪曲，笑問客歸何處家。

平石村紀興

村樓古岸是誰家，席牖茅簷夜不遮。
卻喜江神憐卧寂，濤飛清籟滿汀沙。

雪寒用韻

瓊瑤萬樹雪初殘，兩袖輕攜尚帶寒。
仙島藏春原自異，不教紅紫亂江干。

夢登武夷宮題壁

野水中宵泛月槎，秋濤風激浪頭花。
滿雲松梓溪橋路，更上蓬壺仙子家。

季太守麻姑禱雨

小有丹霞舊洞天，方平勝會幾千年。
龍車五色誰重駕，帶得風雲雨萬川。

送許潁陽還朝

楊柳青青夾道傍，使君尊酒話行藏。
野臣無復金門夢，猶自殷勤問玉皇。

雲門寺對月華

寶殿瑤林紫翠層，坐深華月欲初更。
三千盡是光明界，誰向虛臺續聖燈。

登江心寺塔

雙塔霏微影太清，岩頭鐘磬雜江聲。
招尋欲鼓斜陽棹，萬頃寒潮夜未平。

別詹養真

姑嶠千尋紫玉斜，分光長照洞仙家。
寒風忽送遊人去，引落峰頭萬片霞。

游溪雪霽用韻

碧桃誰種水之濱，歲歲紅英照眼新。
我欲沿溪踏花去，先從畢氏問長春。

自畢峰夜過吳元可宅用韻紀遊

照水緋桃分外明，水邊兀坐亦閑僧。
晚霞忽霽瑤空月，疑是曇花繞佛燈。

其二

芝田春暖紫霞肥，谷口深雲護竹扉。
見說異姑仙島外，夜明常帶月華歸。

其三

綺席春中夜坐花，聯翩歌袖錦雲斜。
醉深我欲尋仙去，直過蓬萊第一家。

其 四

我欲春溪坐淺蓬，沿溪直泛海門東。青皇亦愛仙遊好，萬片桃花散晚風。

贈董野夫

著書曾滴松梢露，著有《聯珠》《蠡測》等書。尋鶴長隨嶺外雲。幾欲訊君從舊侶，松筠無語月紛紛。

贈陳月池

把酒秋前客興豪，臨池揮墨灑金鰲。醉來欲上芙蓉嶺，共爾遙呼海月高。

贈胡東山

山人愛山自結屋，石徑松牕傍東麓。夜深海月照閑雲，山人正課兒孫讀。

喜曾立夫重訪姑山

對君花底試春衣，隔歲心期兩不違。
好趁芒鞋雙足穩，遍尋仙嶠暮忘歸。

談經

但得源頭徹底清，狂瀾一任倒湍聲。
縈迴萬壑風雷黑，水國魚龍夜不驚。

南安道中即事

十里山程九度溪，烟光隨處淨漣漪。
於峰兩岸羅青玉，正是遊人駐馬時。

題蓮舟

自從凡骨蛻丹丘，一片孤雲碧海頭。
偶逐香風度蓮渚，誤教人道葉爲舟。

和王穉川晚趣堂作

平軒門外欲高懸，好放松陰到枕前。
人世盡從忙裏老，溪山偏向晚來妍。

題畫

初日暉暉照翠臺，庭前昨夜碧桃開。
一簾香霧微風動，知是神仙跨鶴來。
右春景

其二
深院棋聲日正長，博山添火試沉香。
道人鞭起龍行雨，帶得東潭水氣涼。
右夏景

其三
天際涼風拂暑流，山中瑤草不知秋。
黃庭讀罷無餘事，鐵笛一聲人倚樓。
右秋景

其四
養就還丹不怕寒，獨騎黃鶴上雲端。
笑譚借得天家雪，散作瑤花滿石壇。
右冬景

仙霞關卽事

天外寒風雨欲收，峰頭壑底盡雲流。
高歌擬踏王喬履，萬里扶搖駕紫虬。

題葛百岡芙蓉軒和韻

隔岸雙窺鳥謾猜，叢花深映水光開。
早知秋色佳如許，桃李何辭向後來。

輓沈省吾

休文風骨本仙儔，追逐烟霞海上洲。
十二瓊樓秋月曉，知君應住最高頭。

輓董會峰

會仙峰下簇儒林，論道談玄歲亦深。
人去獨留峰嶺月，夜涼猶照百年心。

重登天都峰

兩拜天都峰嶺峰，風雲萬派涌虬龍。
乘風便欲歸天上，覓取蓬萊舊住宮。

天都卧石上雲陰

葉葉清陰覆萬阿，不知何處落婆娑。
暫停龍杖天都上，雲影光中卧大羅。

自近天菴回視天都夕照

雲歛長空夕照開，黃金萬疊擁層臺。
山靈可是還留客，我欲長歌歸去來。

贈朱三峰

海門飄散浪花重，澄映蓬壺渺太空。
入眼諸峰難盡數，最高三島玉霞紅。

赤松峰

初平當日赤松遊，仙去於今幾百秋。
可是羊群呼未盡，尚留白石滿丹丘。

桃源

誰種桃花欲滿溪，幾隨流水聽黃鸝。
村村籬落渾相似，曾似漁郎路不迷。

贈李卓吾太守

天柱峰頭淨曉霞，仙人攜我踏雲芽。
招來海鶴紛千隊，欲共乘風訪玉華。

壽萬楓潭尚書

早占祥光出上台，朝看楓影共徘徊。
澄潭千頃涵龍氣，總與仙翁獻壽杯。

括嶺口占

厓松蒼蒼厓石裂，海門虬影雙糾結。會須風雨化東溟，山靈五夜方愁絕。

周柳塘過訪從姑次謝

姑嶠臨江紫翠環，扁舟誰駐五雲間。夜來拂劍看牛斗，忽動風雷滿四山。

閩關分水嶺

雙旌縹緲趁溪風，遠上閩關紫翠重。絕嶺千岩驚望眼，登臨誰爲架長虹。

其二

分水嶺頭西復東，崑巒萬疊挂虬松。月明後夜驂黃鶴，擬占雲邊第一峰。

寄胡庚陽

庚陽何日訪胡君，夜望長庚紫氣紛。
見說君常騎白鹿，可來同醉敬亭雲。

送徐生允修歸臨川

君許同吾物外心，直將白石點黃金。
何時更闢姑山洞，紫霧丹霞深復深。

慶八十壽

斯文張主更何人？八十年來志獨真。
欲爲乾坤延命脈，原祈夫子壽長春。
（《顏鈞集》卷九）

像 讚

維師自謂，義禾山農。心田嘉穀，秋獲崇墉。
乾坤一粒，滿飫饑窮。大明萬世，中天日紅。
（《顏鈞集》卷九）

附

録

(一) 傳記、年譜

羅汝芳履歷

建昌府回吏部文(庭訓記)

癸未，銓部行文，查訪經薦鄉官履歷。郡中回子文云：

南城縣鄉官羅汝芳，原中嘉靖二十三年會試，因父羅錦患病，告歸侍養，讀書講學於本鄉從姑山中，十年未仕。至三十二年，奉本省巡撫都御史夏行文，起送到京廷試，中三甲進士，除授直隸太湖縣知縣，歷陞刑部山東司主事員外，福建司郎中。四十一年，陞寧國府知府。四十四年，丁父憂，又因母甯氏患病，遂不起，服侍養送終。至萬曆元年，奉恩詔起用補授山東東昌府知府。到任後，本年十月，陞雲南屯田副使，具本乞休。吏部移文，催促赴任。至次年十一月到任。萬曆五年正月，陞本省布政司左參政。尋該捧表入賀萬壽，到京具告乞休。間周給事論劾刑部尚書劉應節，因時宰忌嫉講學，架言劉與羅參政留宿城外講談禪學。吏部查有告病通狀，覆本內稱：本官歷任中外，生平清苦，捧表來京，屢乞休致，並無別故，奉聖旨，姑着致仕。今又十年，長居從姑山中，與四方同志講明理學，不干外事。宗族慕其孝友，而行誼聿興；鄉黨重其安和，而風俗靡競。且服食儉約，精神不減壯年；業產涼薄，居守渾如寒士。惓惓以接引後進爲心，汲汲以追蹤先哲爲事。由邑令以及藩司，

到處必遺惠澤；自黃童而至白叟，隨人共切懷思。況臺諫章疏，屢致薦揚，而國家人才亟宜憐惜，似當乘其志氣之弗衰，早爲展其經綸之未竟，則不惟斯文有光，而抑且蒼生有幸。謹查行實，取自上裁。

羅明德公本傳

羅懷智

明德公姓羅氏，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泗石溪上，因號近溪。父前峰公。母寧安人夢日而生公，時正德乙亥五月二日也。丁丑，念母而啼，父抱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己卯，從母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辛巳，入鄉學。壬午，饒行齋與父譚陽明功業學脈，公敬聽不倦。饒試云：「小子須勤經學。」公應聲：「大人能格君心。」識者豫知爲不凡兒矣。丁亥，夢右軍授以文房四事，遂專志字學。己丑，年十五，從張洵水學，毅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辛卯，歸吳恭人於新豐。

壬辰，誦薛文清起滅亂心之語，遂閉關靜室，置水鏡几上，對坐澄心，久成重病，讀《傳習錄》而病瘥。丙申，徐存齋取入縣庠。庚子，見顏山農，述生死不動狀，顏曰：「是制欲，非體仁也。知擴四端，如火燃泉達，何制欲爲？」公悟，師事之。癸卯，舉於鄉。甲辰，捷南宮，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乙巳，建從姑山房，接引來學。戊申，學《易》於胡宗正，息心三月，始悟未盡前矣。己酉，請證格物於父，父不爲然。三年後忽悟，直趨父榻前陳之，父躍

然起曰：「得之矣。」庚戌，大會留都、吉安。辛亥，歸立義倉，建義館，創宗祠，置醮田，講里仁會於臨田寺。

癸丑，廷試不就，中秘選授太湖令，志親民也。先是邑多盜，公修渤海之政，以道化之，盜悉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爲俗吏所爲。丙辰，入覲，嚴分宜以臺省要公，弗往，擢刑部主事。大司寇鄭澹泉亟稱太湖之政，部事悉與正之，刑號明允。己未，恩封父母如其官。庚申，出審大同、宣府獄，嚴氏冤害沈鍊，沈雖死，而株連甚衆，臨行囑盡殺之，公悉從輕減。壬戌，出守寧國，教化大行，以崇學術、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乙丑，入覲，徐華亭詢以時務，對曰：「人才爲急，欲成人才，其必由講學乎？」徐是之。聯會靈濟宮，本朝稱盛舉云。時張江陵爲裕邸講官，公詰曰：「兄進講時，有必欲堯舜其君意否？」張沉吟。公嘆曰：「兄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何耶？」返郡，以外艱歸。士民攀轅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

公家居四方，來學者日益衆。丙寅，合撫建同志大會疎山寺。丁卯，建大德橋。戊辰，聞山農南刑擬死監禁，公往救之，獲戍邵武。己巳，丁內艱。壬申，當道引哀詔促起復。癸酉，入京，見張江陵曰：「閭閻疾苦，不能上達。」張曰：「堯舜不病博濟耶？」對曰：「此自人言堯舜耳，若堯舜之心，時時刻刻必求博濟也。」張默然。遂補東昌。趙麟陽忿然曰：「奈何促賢者出，僅以郡勞之。」

公治東昌如寧國。治三月，陞雲南屯田副使。甲戌，具疏乞休，當道強止勿上，乃治裝行。乙亥，築昆明池，開金汁銀汁二溝，遍歷楚雄、大理、徵江、石屏、永昌等處，衝決者平治之，壅塞者浚深之，隔岸無水者，設橋渡之。至騰越州，莽人犯三宣，逼州境，公以虛聲先之，莽不敢近。兩院留署兵

巡事。莽掠迤西，使人告急，公授以方略，大困之。復馳諭諸土司，但能滅莽者，即許居其地，莽恐乞降。申聞撫院，竟格不行，至遺後禍。時警報雖急，公合縉紳士民會講不輟，捷至，同聲慶曰：「吾騰今日文事武備一時濟美，誠萬世無疆之休。」丙子，築侍郎壩歸，署提學事。時選貢方嚴，悉以正貢應署司事。時欲多決重囚，竟多出少入。築安、寧二州城。暇請鄉約，父老子弟群聚觀聽者，動以千計，風聞遠邇，爭訟漸息，幾無訟矣。

丁丑，轉左參政，捧賀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會廣慧寺，忌者有言，遂得致仕之命。公欣然曰：「吁，汝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人聯轍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庚辰，修葺太平橋。辛巳，給諫鄒公元標以理學儒臣薦。癸未，杜應奎、聶繼臯與公孫懷義、懷智，刻《近溪子集》。給諫楊公文舉以雲南軍功請。甲申，公年七十，同志雲集大會月餘，按院韓公國禎以地方人才薦。乙酉，郡守季鴈山重刻耿天臺批點《近溪子集》於府庫。丙戌，周柳塘來訪，同舟出兩浙，至留都，大會。趙穀陽刻《會語續錄》於國學。丁亥，門人爲建講所於北關，扁曰「明德堂」。戊子春，命諸孫勿往都門應試。

五月，從姑山崩一角，風拔大木百餘株。八月，微疾，與門弟子日夕譚學不倦。二十九日，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就罷，須發一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後日方有成就。」又謂諸孫曰：「《聖諭》六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明孔孟之蘊，汝輩能合之《論》、《孟》以奉行於時，則是熙然同遊堯舜世矣。於作聖何有？」萬長史言策問疾，手楷書曰：「斯道炳然宇宙，原不隔

平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何物可有耶？願同志共無惑焉。」自茲絕筆。是日，從姑玉冷泉乾竭無餘滴。九月朔，白風絳墮邑聖廟。公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珍重、珍重。」諸生哭留，許再盤桓一日。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時從姑步天橋坊崩裂下墜，公享年七十有四。門弟子百餘人，皆相向而哭，里人皆罷市盡哀。窮鄉僻谷，莫不走吊悲號，七日不忍見聞。海內同志奔奠，三年不絕，其不能至者，各設位舉哀焉。

蓋公十有五而定志於洵水，二十有六而證學於山農，三十有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有六而授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其他順風下拜者不計其數，接引友朋，隨機開發者亦不知其數。身所止處，弟子滿座，未嘗以師席自居。及門者數千人，直下承當者亦衆，吁，亦盛矣哉！

公既歿，兩學諸生請祀郡邑鄉賢祠，合省諸生請祀正學書院，太湖、寧國、東昌、滇南，俱請祀名宦祠。宗伯楊公起元、司徒董公裕、清卿周公汝登、給諫祝公世祿，合同志建公祠於留都旗手衛。後按院張公汝懋、兵憲楊公觀光、司理吳公麟徵、邑侯王公維夔、吳公之屏、廣信郡侯蕭公思似，各捐俸重建公祠於府學前青雲街，二祠俱申請批允額編春秋兩祀，本縣親詣祭焉。學憲朱公廷益、查公允元、陳公懋德，俱給衣巾，令公孫及曾孫以奉祠祀。門人黃司理承試揆田租谷五擔，郡侯張公恒斷贖江貴買羅興田租谷陸拾陸擔捌斗，鄒公鳴雷斷還廖巢買從姑山田租谷貳拾肆擔伍斗，鄒公人昌捐俸買姚來琦田租谷陸擔，又買余阿陳田租米壹拾伍石，鄉歲收贍祠講學茶餅。公孫懷智買田租谷叁擔贍祠香燈，兵憲王公儼、郡侯孟公紹慶祀公從姑山，扁曰「正學書院」。其他海內請公附祀先賢祠者，

殆難指數。給諫彭公惟成、黃公吉士、侍御左公宗鄧、顧公造，先後疏請易名。侍御方公大鎮疏請祀於瞽宗。中丞王公佐請加江省科額，疏公爲陸九淵之儔。今上庚午山西鄉試程策，稱公爲今之邵堯夫，亟宜易名。辛未會試程策，載司成請廣祀名賢，拾陸人於聖廟，而公名與焉。學憲陳公懋德奉恩詔，闡揚潛德，遂議公從祀易名，已詳按臺，惟候具題，噫！亦可徵人心矣。

羅近溪師行實（節錄）

曹胤儒

萬曆中，師從弟汝貞分訓吳江，數爲儒言師生平行實。參以儒所見聞，覈以師之《狀》、《志》，次第其略附記之：

師生於正德乙亥。迨丁丑，甫三歲，獨坐火圍邊，俟母寧安人未至而哭。父前峰抱之，哭止，隨思曰：「均此一身，心何苦樂倏異也。」展轉追思，未明其故。五歲，安人授《孝經》，群僕故亂其誦，怒甚。忽自笑告安人曰：「兒纔發怒，頗覺難轉。人言腹中諸臟會橫，果然。」安人異之。師初就口食，每食，畏近輩腥，惟嗜蔬茗，稍以他物進，則不悅。父母憐其弱，爲灼艾治之，而未覺其出自性生也。

七歲，入鄉學。即以孔聖爲的，時時稱說《孝經》。十有五從新城洵水張先生受學。張事母孝，每教人力追古先。師讀《論語》諸書有省，毅然以興起斯道爲己任。偶同弟汝順、汝初、汝貞夜坐，問曰：「有一心事試語汝輩。今予世事方動倪端，設命緣輻輳，中個狀、會，進升宰輔，晝錦歸閑。如是壽考告終，汝兄可泰然以蓋棺否？恐不能矣。」汝貞竦然，且曰：「迄今不忘也。」

辛卯，學憲東沙張公刻頒《三子粹言》，師悅玩之，內得薛文清公一條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若獲拱璧，焚香叩首，矢心必爲聖賢。立簿日記功過，寸陰必惜。屏私息念，如是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乃閉戶臨田寺中，獨居密室。几上置水一盂，鏡一面，對坐逾時，俟此中與水鏡無異，方展書讀之，頃或念慮不專，即掩卷復坐，習以爲常，遂成重病。前峰公謂師由斷喪咎之，師乃直述其故曰：「兒病由內，非由外也。惟得方寸快暢，於道不逆，則不藥可愈。」前峰公遂授以陽明王先生《傳習錄》，指以致良知之旨，師閱之大喜，日玩索之，病瘥。

丙申，師游泮謁文廟，瞻拜孔子，且見伯祖圭峰公遺跡，心殊側動。歸而寂思，至晚遂聯數十友爲會，雖作舉子業，而商訂理學居多。

己亥，師益銳志聖學，力肩斯道。父子、兄弟、親友自相師友。故盱中有志之士多觀感興起，而師倡導之功茲始矣。

庚子，會考省中。縉紳士友大舉學會，見吉中山農顏公鈞。山農出泰州心齋王先生之門，而解演說「致良知」義旨。師因述已昨觀危疾，而生死毫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絕弗撓念。山農俱不見取，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吾儕談學，當以孔孟爲準。志仁無惡，非孔氏之訓乎？知擴四端，若火燃泉達，非孟氏之訓乎？如是體仁，仁將不可勝用，何以制欲爲？」師聞之悟曰：「道自有真脈，學原有嫡旨也。」遂師事之。朝夕專以孔子求仁、孟子性善質正之，於四書口誦而心惟之，一切時說講章置之不觀。間作時藝，隨筆揮成，見者驚服，私相語曰：「乃知學問之大益舉業也。」

癸卯，薦鄉書，時年二十有九。師同廬山胡公、洞崑周公，及諸同志大會於滕王閣數日。次年甲辰，舉會試。師同波石徐公、中溪顏公、西石王公、夢坡敖公、二華譚公及諸同志大會於靈濟宮。俄聞前峰公有疾，遂不應廷試歸。

乙巳，師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游學之士，矢心天日，接引來學。日與諸友論駁明道、象山、陽明、心齋義旨，足不入城市。

丁未，師往吉安，謝山農顏公。因遍訪雙江聶公、念庵羅公、東廓鄒公、獅泉劉公輩，商榷學問。師嘗語儒曰：「予會試告歸，實志四方。初年游行，攜僕三四人，徐而二人，久之自負笈行，不隨一价。凡海內衿簪之彥，山藪之碩，玄釋之有望者，無弗訪之。及門惟以折簡通姓名，或以爲星相士，或以爲形家，或通或拒，咸不爲意。其相晤者，必與之盡譚乃已。」

戊申，師遣人以厚幣聘楚中胡子宗正。宗正舊常以舉業束脯師。師知其於《易》有得也，茲欲受之。比至，則託疾杜門，寢食不相臨。及有所扣，漫不爲應。師曰：「我知之矣。」遂執贄願爲弟子。宗正乃言曰：「易之爲《易》，原自伏羲洩天地造化精蘊於圖畫中，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語盡者。宜屏書冊，潛居靜慮，乃可通耳。」師如其言，經旬不輟。宗正忽謂師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著一畫耶？」師曰：「不知也。」宗正曰：「不知則當思矣。」次日，宗正又問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一畫未了，又著二畫耶？」師曰：「不知也。」宗正曰：「不知則當熟思矣。」師時略爲剖析，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則本真益昧。」如是坐至三月，而師之《易》學，恍進於未畫之前，且通之於《學》、《庸》、《論》、《孟》諸書，沛如也。

師遍遊海內，歸則多處姑山，決策尼聖，凝神《易》理，方便接引來學，若將終身焉者。或謂寧安人曰：「而子幸一第，乃不爲進取計，何輕視科名若此？」安人曰：「吾兒正不欲輕此科名故耳。今當勉從雅意。」遂治裝促師北上。庚戌，師至維揚，約龍溪王公、緒山錢公大會於留都天壇道觀，竟不果行。大洲趙公時官祠部，對衆嘆曰：「羅君儻在孔門，與曾參氏頡頏矣。」

庚戌秋，大會江省月餘。泝流至螺川，集會九邑同志。辛亥，荅山董公邀會樂安，老幼走百里者不可勝計。暮春，師歸盱，立義倉，創義館，建宗祠，置祭田，修各祖先墓。暇則講里仁會於臨田寺，以淑其鄉人。

壬子，江西撫臺夢山夏公按建昌，遊從姑，訊庵僧曰：「誰嘗處此？」僧以師對。夏遣官請見，師野服蕭然，夏曰：「盛養壯年，安得遽爲此也？」命有司備路費，促師北上。

癸丑，廷試中式。時內閣存齋徐公、部院雙江聶公、南野歐陽公、儼山周公，皆以興起斯學爲己任者，乃定會所於靈濟宮，師集同年桂岩顧公、近麓李公、洞陽柳公、望山向公、一吾李公，會試同年昆湖瞿公、澤峰吳公、渾庵戴公、少龍賀公、敬所王公，舊同志善山何公、西吾張公、吉陽何公、浮峰張公、芳麓王公數十百人，聯講兩月，人心翕然，稱盛會也。

是夏，領選尹太湖。時蘄黃、英山多盜，白日流劫湖民，近界者不勝其害。江防使者遣兵戍其地，民滋弗寧。師廉得其實，迨抵任，則人情汹汹，遞相告急。師往謁當道，密畫事宜，謂當首撤巡兵，次緝渠魁，不必紛紛，庶境土可靜，民生可安也。當道允之。賊見官兵既撤，又覘師日以講學化士民，遂以新令怯弱爲幸。師知其懈曰：「此之弗圖，將無及矣。」即率民勇星馳至盜處，潛住民間瞰

賊。是夕，賊方集一所，張燈作樂歡飲。師率壯士突入，即席擒縛有名賊首七人，餘黨驚遁。師曉諭撫安，遠近帖然，積年之寇，俄頃平焉，人以爲神。所至集父老從容誨訓之，於是小民聞風爭持果酒，叩道傍求。見湖賦素難辦，因與之約，悉得詣縣自納，設櫃於門，民甚便之。復流移、修庠序，令鄉館師弟子朔望習禮歌詩，行獎勵焉。立鄉約、飭講規，敷演《聖諭》六言，惓惓勉人以孝弟爲先行之。期月，賦日完，訟日簡，閭閻頌聲，臺司薦疏籍籍也。

塘南王公時槐作師《傳》云：「嘉靖乙卯，予以南主客郎出僉閩臬，道經太湖，先生時爲令，留止信宿，邀至演武場觀兵壯射。先生語予曰：『吾茲校射，中一矢以上者賞有差，不中者罰。蓋不中者不得受募金，即以增給中者，是移罰爲賞也。官不費而兵壯自勸矣。』又曰：『吾此心每日在百姓身上，周回不暫捨也。』予聞斯言，悚然謹識之。及入閩，祇服未敢忘。復倣其校射賞罰之法行於漳南，久之，以靖山海寇警，幸獲成効。」

嘉靖丙辰，師入覲，秩亦垂滿矣。時分宜當國，政以賄成。師弊例悉罷，行李蕭然，識者刮目。嚴雖不悅，然以薦剡籍籍也，乃託其壻袁工部者邀師一見，則臺省可得。師曰「有命」，竟不往。久之，擢刑部主事。適聞古冲李太宰以誣獲罪，欲棄官歸，具疏終養，座主存齋徐公力止之，乃已。次年丁巳，師乃赴任，沿途講學，不以官爲意。比抵部，大司寇淡泉鄭公每見必曰：「太湖之政，何得民如此？」部事無大小就師質之，一時人稱明允，師力居多焉。

嘉靖庚申，分宜父子橫恣，海內士大夫皆不平。鶴樓張公、悟齋吳公、幼海董公，並疏論之，朝廷震怒，下獄議戍。繼而楚叵耿師疏論吳冢宰。時陸錦衣搜索唆謀，同志股悚，師獨就鶴樓三公於部

獄，同寢處者四五日，就耿師於朝房，同寢處亦四五日，衆皆以昏朦弗識忌諱爲誚，而不知師德義之勇類如此也。

師出審宣、大獄。時分宜憾青霞沈公。沈雖死，餘犯尚多，當道屬曰：「是獄最爲緊要，速盡決之。」師審實，多從輕論，聞者咋舌。後分宜敗，言官發沈之冤，餘犯皆釋，問官反坐，獨師與按臺陳公獲免，後陳見師每舉此相謝也。是年，止斬一人，絞一人，向多風霾陰晦，茲日獨晴燠。二山楊公同事嘆曰：「今日非行刑，乃行仁也。」宣、大事畢，辛酉回江省，學者大集。

壬戌，師在京大修部司火房，集一山羅公、合溪萬公、小魯劉公、見羅李公、魯源徐公輩日夕聚論，商榷理學。未幾，師補甯國守。往辭存齋徐公，公不發一語，師莫知其故。出遇五臺陸公問之，公曰：「徐公久爲兄謀而無善地，意在南考功，而部不知，就兄甯國，此大失公初意耳。」師笑曰：「兄且休矣，甯國不足以取公卿，獨不足以取聖賢乎？」陸拱手謝曰：「壯哉！羅兄志也，此豈人所能及哉。」

師之甯國，凡士民入府，則教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或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足以治甯國乎？」師曰：「奚啻甯國已也。」數月，教化大行，遠邇向風。且聯合士民各興講會，清逋欠、修堂廡、建志學書院。堂事稍畢，即集郡縉紳周潭汪公、受軒貢公、都峰周公、硯石屠公、毅齋查公輩，相與討論。郡邑庠生侍坐聽之，人各感動。其中奮發興起者，如沈子懋學、徐子大任、蕭子彥、詹子沂、趙子士登、郭子忠信等百餘人。師開導不倦，多至夜分，精神契合，民亦潛孚。且日遷善郡堂，經月鞭朴不聞。諸公笑曰：「此翰林院也，豈云郡堂哉！」師曰：「是皆從孝順父母、尊敬長上中來也。」

師蒞甯國甫七閱月，楓潭萬公總督南糧，謂甯國南糧三載並未到部，例當疏參。師詳覈其故，具揭白之。隨遣官賁糧解納，不一月，三載之逋悉完。例未入薦，萬公破格薦云：「無我得正己之盡，存神妙應物之感。」衆相訝曰：「如斯出格，如斯薦語，前所未有也。」

南陵額種官馬，百姓苦之。師引通州舊例，請於撫按，而自具奏請罷之。兵部禹坡楊公恐照例者紛紛，欲不允。存齋徐公謂楊公曰：「羅子好人，必能知人，吾欲就之。南考功徐轉而北將重託焉，不意外補，今初作郡，經濟方新，宜成厥美。」楊公乃允。歲省民間七八千金，民至今頌之。築涇縣、南陵、太平三城及羅公圩，皆師設法成之。甲子，修水西書院，聯徽甯、廣德之大夫士講會其間，理學不振。他如議處迎景王宮眷之役夫，定醮齊雲文武之班次，彌太平府百姓之鼓噪，減太平、南陵二縣之浮糧，緝涇縣雞子嶺之寇盜，無不從容中度，上下宜之。臺司無弗註上考者，師之治行爲天下第一矣。

乙丑，入覲。吏書養齊嚴公、考功五臺陸公，考師卓異。諸公卿相謂羅甯國真實好官，不可多得。時臺拾遺首及金湖方公，師力爲昭雪，始解。

謁政府存齋徐公，公訪以時務。師曰：「此時人材爲急，欲成就人材，其必由講學乎？」公是之。遂屬師合部寺臺省及覲會諸賢，大會靈濟宮。徐政府手書程子《定性》一書，學者先須識仁」一條，令長子攜至會所。兵部南離錢公出次朗誦，諸公懇師申說，師亦悉心推演，聽者躍然，詳見《靈濟宮會語》。

王奉常作師《傳》云：「乙丑，予爲符卿，先生以甯國守入覲。既見政府存齋徐公，出語予

曰：「吾適見徐公，首言公當勸皇上以務學爲急，然必於其左右替御御馬先之。公誠能使諸大闢知嚮學，即啓沃上心一大機括也，公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公大以吾言爲然，因嘆曰：諸君講學，猶是空談，未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立受其福矣。」

師晤太嶽張公，語之曰：「君進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意否？」張沉吟久之曰：「此亦甚難。」師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而第爲此言，不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有從旁解之者曰：「此亦無可奈何。」師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欲爲滴淚，而君猶爲諛言以相寬，是無人心者也。」張黯然。

觀事竣，師還郡。適吉泉王直指按郡，郡中寂然無事。王謂所屬曰：「人言羅守以學會、鄉約治郡，予始訝其迂，今闔郡相安無事，則信乎其爲卓異也。」因命集父老子弟而觀其歌詩、習禮，王深加獎賞。且諭之曰：「察院旌賞，不可易得，況他郡皆懲惡，而此郡獨賞善，尤不易得也。」

無何，聞前峰公訃，奔歸。士民縉紳送踰百里，無不泣別。合郡士民作《攀轅錄》，今存。亦有追隨不舍至家者，如梅井郭君及胥吏輩凡數十人，儒所見也。師治甯倬政，具見宣城耆民魏世錄所刻《宛水攀轅圖說》中。

丙寅，建前峰書屋於從姑山，四方來學者日益衆。儒於乙丑秋，初住從姑一百二十日，後往來其間者幾二載。

戊辰，聞山農顏公以剛直取罪，幽繫留都，師乃稱貸二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舟往救。或曰：「山農不及子，子師之何也？」師曰：「山農先生在縲紲之中，而講學不倦，雖百汝芳豈及哉！」

既而，賴同志併力設處，得戍邵武。南臯鄒公謨師《墓碑》有云：「山農雖以學自任，放言矢口，得罪縉紳不少，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貧，視先生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顏又喜施予，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每顏怒，先生跪於榻前，顏批其頰，不少動，俟怒解始起。夫顏橫罹口語，學非有加於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生之縲綬，周之貨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必之孝子慈孫，而得之先生，嗟乎！即此天地可格，鬼神可動，矧曰其他。」又曰：「梁夫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或諷先生曰：『夫山害道，宜懼於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喜嘉其志，不論其他。』胡宗正幼師先生矣，先生聞其於《易》有傳，復不難北面宗正。蓋先生真見天下無一人不善，天下無一人不可師，已耶，人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閼之。或疑先生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者，先生云：『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平地，命亦自純。』予誦斯語，恍然如見先生。夫不本其自統、自純者爲學，而以意念把捉爲統、爲純，嗟乎！此學之所以難言也。」

己巳，居寧安人之喪。辛未，窀穸事竟，乃周流天下，遍訪同志，大會樂安、大會南豐、大會韶州、由郴、桂下衡陽，大會劉仁山書舍。每會必有《會語》，今存，而此學大明。且是行也，遊濂溪月巖，謁永州舜陵，縱觀九嶷，深入蠻洞，陟日觀於上封，讀禹碑於嶽麓，酌賈誼井泉，挹汨羅廟貌，而衡湘幽勝殆盡其概矣。

壬申，當道引哀詔促師起復。癸酉，北上過江省，大會旬日。遂從大江而東，沿途如饒州、安慶、甯國、留都、揚州，凡相知同志者，絡繹邀師會講。不佞儒與澹園焦丈、秋潭瞿丈自留都至揚州，從師舟中凡十餘日。縉紳士友無日不會，師亦舒徐，處處聚樂，名雖入京，實則聯友共學也。過真州，覺

齊徐公大任司閭壩，方建書院，聞師至，大集生徒講學踰旬。至東昌，兩溪萬公已治館穀留家屬，促師進京。

師至銓部，司廳報師見堂。禹坡楊公謂應谷劉公曰：「此君去寧國時，有譖之者，適周都峰昌言於朝，而耿學院之辨疏亦至，乃知人言之妄，而論定矣。」師見禹坡公於館，公笑執師手曰：「寧國之政，大得民心，鄙懷久念，不意今日乃得面也。」

師會江陵張公，張問師山中功課。師曰：「讀《論語》、《大學》，視昔稍有意味耳。」張默然。翌日，招師，且約義河李公陪師坐定。張顧李曰：「近溪意氣，視舊無異。」師曰：「不免傷感大多爾。」張曰：「何故？」師曰：「閭閻疾苦不能一一上達也。」張曰：「即韓、范、富、歐，亦不能俱達也。」師笑謂李曰：「弟輩連宵歡呼慶幸，以老先生受知聖主，大用明時，即臯、夔、稷、契不多讓矣。」張曰：「然則堯舜獨不病博濟耶？」師曰：「此自人言堯舜耳，自鄙見論之，唐虞君臣，刻刻時時必求博濟也。」張舉酒不言，久之曰：「胡廬山安在？」師曰：「在廣西按察，昨得書言歸矣。」蓋憾師如胡之不順己也，遂補師東昌。麟陽趙公忿然曰：「奈何促賢者一出，而僅以郡符勞之耶？」比至東昌，治之如寧國，三月而士民孚之。修學宮及城隍廟，費數百金。定解邊餉銀法子，歲省民萬金。此皆師推己所宜有以惠民者，民皆交口祝拜無異詞。未幾，遷雲南屯道憲副。

甲戌師自東昌歸盱，時年六十，遠近門生咸集師庭稱壽。師乃合郡同志數百人，大會於盱之玄妙觀，旬日始解。時師遣家屬具疏乞休，當道強止弗上，將割付改限，促師南行。

玄妙會時，諸同志有華山之約，師聞之曰：「予欲登華山亦久矣，且向許再會樂安，此可偕行。」

於是由崇仁抵宜黃，登華山，直詣樂安大會。彼時晝飲聯席，夜卧聯榻，坐起咏歌，無非是學也。

董司寇裕、詹侍御事講、曾運使維倫、陳刺史汝鳳、游貢士徹、陳生致和、陳生廷禮侍師登華蓋絕頂，巖巒峭拔，壁立萬仞。及夜，子談孔孟宗旨。時月華五色，玲瓏掩映，諸君子喜曰：「神聖之道，果有致極之妙，苟非身親見聞，誰能信得奇異如此也？」

陳生廷禮請教，師曰：「道心惟微，必審乃足以通之，故『思曰睿，睿作聖』也。吾人輒以浮氣強探，膚詞謾道，往往自謂能致力於學，誠俗所謂簷蔭線透針關也，則見之左也甚矣。」

游君徵問曰：「《中庸》之誠與明如何分別？」師曰：「近來用工，卻全不在此等去處。」游曰：「不在此處，卻在何處？」時方食點心，師指而言曰：「只在此處。」蓋此食點心時叫做明也得，叫做誠也得；只此食點心，也叫不得做明，也叫不得做誠；但點心已是喫了，亦不消再叫誠叫明也。以此推之，則四書五經，百般萬樣，諸般道理，諸般名色，都可以從喫點心一處起，亦都可以從喫點心一處了也。

吳生良鳳問：「老師嘗勸人願學孔子，請問孔子如何去學？」師曰：「孔子大聖人也，萬世無及焉，然其實非孔子之異於萬世，乃萬世之人，自忘其所同於孔子者耳。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赤子之不慮不學，與孔子之不思不勉，渾是一個。吾人由赤子而生長，則其時已久在孔子地位過來，今日偶自忘之，豈惟赤子然哉？孔子宗旨只是求仁，其言則曰『仁者人也』，彼自異於孔子，或亦自忘其爲人也耶。省之，省之。」

師至樂安，流坑董氏少長畢集，忻悅融融。同行諸生笑曰：「昔人春風中坐一月，相傳以爲美

談。吾儕自秋迫冬，旦夕數百輩，老安少懷，朋友信從，熙洽貫通。若世義皇，不知視一月春風又如何也？」

徐生懷義嘆曰：「我師自初至以迨今日，時有寒暑，日有早暮，而貫四時、通晝夜，無一時離朋友，亦無一時廢講論，真是人間一異事也。」師曰：「汝看我講論時如何用工？」生曰：「義見師講處講耳，工夫則不知也。」師時方啜茶，笑曰：「我且啜且講，則又何如？」生曰：「如此便是啜處講，講處啜也。」

樂安余大尹問曰：「淡而不厭，是下學立心始事否？」師曰：「論下學立心，固當淡，孔明所謂非此無以明志是也。但此章宗旨，卻是接上文『固聰明達天德』說來，若曰必耳目不用，然後天德可達，天德能達，方是至道。可知蓋道之至處是聲臭俱無，聲臭俱無，須淡，簡溫以入之也。此等境界，耳目聰明何所用之？耳目不用，精凝於神，神知自明，則無遠近，風自微顯，一以貫之矣。天之至德，人之至道，不相入而靡間也耶。下文人所不見，以至篤恭而天下平，皆是極其形容，以歸於無聲無臭之至，非果有許多層數工夫也。」

乙亥，師莅雲南，治昆明堤。滇中有滇池，又名滇海，即昆明池，週迴三百餘里，其口出昆陽州，邇來淤塞殊甚，水溢則大爲民患。師詢之人，曰「西高而東下」，令從下者濬之，省原估費十之九。且與其父老履畝尋水利，復金汁、銀汁二溝，民便耕種。乘暇遍歷郡縣，凡水之利害無不平治。秋盡，由大理入永昌，浚龍池、引沙河。所至與僚友陽谷方公、同野李公、鄉縉紳寅所嚴公、麓池郭公輩相與定期集士子講學作文以爲常。同野公曰：「羅公原是龍精，所至水泉涌出。」寅所公曰：「滇中銀

浮雲涌，皆羅公心源灌注也。」麓池公曰：「近老在滇時雖不多，而一念愛民忠國，禮賢好士之意，藹然可掬，純然不私。田畝素無塘堰，膏腴不收，自近老來，督工築堰，布滿滇中，即今每歲豐登，軍民充裕，誰之賜耶？此百世功也。」

永昌巡畢，過騰越。行來半日，飛報踵至，則莽賊大至矣。居民奔移入城，州城晝閉。師嚴行牌面，以張聲勢，且發郊外兵夫入城戍守。諜報莽兵數萬已近三宣，其前鋒木邦罕拔尤爲猛悍。師檄州衛出兵禦之，虎牌所至，號令異常。莽酋號莽噠喇者，名瑞體，疑師有備，引去。轉攻迤西。騰、永士民咸慶再生，撫按聞之，即檄師兼署兵巡。時莽兵急攻迤西，其土宣撫思、個求援，師按迤西近地，授以方略，前後困之旬有餘日。復馳諭三宣，遙相犄角。瑞體盡銳力戰得脫。諜報莽兵實五萬，數日內死傷者十之九。瑞體謂其下曰：「吾自用兵以來，未有此困。」三宣又聲言尾之不能去，師遣通事諭之降，俾獻地圖、受爵、修貢。瑞體厚犒通事，願如命，且請貢期、貢數以便遵守。師詳報撫院，而毅庵王中丞駭甚，以爲引釁，一日五遣牌止之。師乃令莽酋可再來聽議，聞者解體，莽遂佚去，時丙子春也。後給諫宜庵楊公奏師邊功，其略曰：「原任雲南屯田副使羅某，職屯田而兼攝學道，造士安民，一以講學是事，撫臣王某動以迂士目之。時以金、騰缺兵巡，則檄之代署，意以軍旅事苦之也。某日擊罕拔之橫，心憐思、個之危，一接兵符，慷慨前往。至即發庫金，廣儲粟以固根本；嚴哨守，據要害以防間諜；稽保甲，練士著以備不虞。又調各附近皆兵輪番赴騰，以震聲威。購通事深入以探虛實，出火藥助攻以摧象陣。又以信義結諸土司，以威福諭各夷寨，以利益化衆奸商。當其時，金、騰生氣，夷方服慄，雖未必能越江外擒瑞體，而近戢罕拔之橫，遠助思、個之援，誰之力也？奈何撫

臣懼以引贊，挾以參題，一日旗牌五遣，而兵遂撤，某之志未酬也。」麓池郭公亦曰：「近老邁西一行，深入不毛，奮身不顧，用間用謀，使稍假以時，幾獲賊首，勞力勞心，天日可鑒。奈爲王毅庵所阻，迄今誰不恨嘆。使曩時得行其志，又寧有今日內侵之鉅禍哉？此智士之所扼腕，而仁人君子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雖然，事雖未成，而其心其功至今不泯矣。」蓋滇中士民無不忻獲安寧，而猶憾未能永除邊患，爲國家惜之耳。

初至騰越，警報雖急，師亦合縉紳士民會講於來鳳山堂。此堂以「默識」名扁，王文成公手筆也。衆坐方定，忽報莽賊前鋒失利，而黨衆猶自鴟張，遂倉卒遣師，未得終會。越數日，諸鄉達復修會，亦坐方定，捷音疊至矣。乃更賡歌相慶，諸縉紳顧州守張君曰：「吾騰文事武備，一時濟美，則萬世無疆之休，誠於此會卜之矣。今茲會堂以『默識』名扁，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而識之』之『識』，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疾痛疴癢，惘惘乃身，即文事之修，武備之飭，俱是不厭不倦實地工夫處矣。」

丙子，修築州之侍郎壩。初苦無石，偶遊山後獲之，若神助然。此爲民利頗多，師以時事久平，乃繳還兵巡符印，而轉出境。人情戀戀，遮道不能行。

還省，以病告。撫按堅留。又以學道符印送掌。時貢選期迫，弗及辭。第貢例方嚴，各省多希江陵意，大有顛倒。師每處照舊應以正貢。或以恐發回將累公者，師曰：「於理宜然，奚所計累。」

校士畢，入鄉場。師大小事無不精辦，至作程文閱卷。及取士俱核，監臨嘆曰：「材全德備，可大受，又可小知，君子以上人物哉！」

秋後，徵收屯米，大有餘羨，至多露貯。撫院笑以問師何術致此？師正對曰：「只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撫院改容稱服。

時又總司印，江陵時欲多決重囚，巡按愚所李公託師詳審，師開決數甚少。李曰：「不致取怒耶？」師曰：「此處利害得失，須較輕重。古之爲囚求生道者何所不至，而敢希人意多殺戮乎？」臨期綑縛，師爲熱湯飯、盛柴火，教以動念向善，俾一靈有歸，不爲世害，且得終吉。囚徒感泣，罔有怨置。後李見師必曰：「決囚後每夜怯於獨宿，如非公確減其數，此心何以安也？」師曰：「獨宿雖無所懼，不安自是本心。」比江陵見人數少，各坐罰俸。師語共事諸公曰：「罰俸自是不佞分內，獨以累諸公，心不安耳。」諸公咸曰：「吾輩甚安。」師曰：「諸公安，不佞安矣。」

丁丑，師築近省晉甯、安甯二州城。暇日輒臨鄉約，其父老子弟群聚聽講者動以千計，風聞遠邇，爭鬪漸息，幾於無訟。凡獄有疑，決在俄頃。至於旌表節孝，多特舉焉。

二月，轉左參政，總理兩司。於遠村築塘，開局鑄錢，無不立辦。未幾，捧賀入京，士民遮道呼號，依依不能捨去，真若赤子之戀慈母也。

慶賀事畢，師具疏乞休。同志畢集，日爲會。張江陵亦遣三子禮謁師寓，師以通家子姪待之，至有所論列，師不貶從，止各餽以紗一疋，翻刻《感應書》一冊。江陵滋不悅。義河李公面師言曰：「昨見政府，謂公處滇中事甚當，即書報都院，必復借重一行，其如遠勞何？」蓋以嘗試師，且畏人言，欲其少附己，當終用之也。師謝曰：「深荷垂念，但早已具告吏部，今不復入矣。」李即以其言復，張益快快。是日，師遂移寓城外寺中。諸同志聞師具告，多攜席就師宿，而司寇白川劉公亦攜榼赴焉。

張素不悅劉，乃嗾一給諫併論之，師致仕歸。

戊寅，師歸卧從姑山房，遠近就學者衆。或曰：「師以講學罷官，盍少輟以從時好？」師曰：「我父師止以此件家償付我，我此生亦惟此件事幹，捨此不講，將無事矣。況今去官，正好講學。」

時嚴禁講學，或曰：「師宜輟講，庶免黨禍。」師曰：「人患無實心講學耳，人肯實心講學，必無禍也。黨人者，好名之士也，非實心講學者也。」

己卯，從凝齋劉公之請，偕二子軒、輅入廣，二子終於肇慶。殮畢，從南海歷惠、潮入閩，遍訪同志，所在大會而後歸。

軒寢疾，執師之手曰：「軒也罪通於天，今死矣。然大人有八孫，一二長者弁矣，可無念軒也。」又曰：「有終窮者年也，無終窮者學也。軒也，願返而更進，亦願大人之學與年而俱進也。」師惕然曰：「請因吾子之言而勉之。」無何，輅疾亦亟，師撫之，輅曰：「死生存亡，命也夫，大人幸自寬，若兒輩之於來去，愉然也。」

楊少宰《冬日記》云：「子適粵，二子軒、輅卒於端州。視其含殮，周其棺具，遣之歸。門人曰：『子不爲羸博之禮乎？』師曰：『安知吳季子非力不能，而不得已也。我則賴諸大夫之力也。』遂東適閩，數月而後返。」

師返自閩、粵，門人多疑之，謂其不篤於父子之愛也。黎允儒曰：「子惟篤於愛，是以不偕返也。古者，父母之喪，六十不毀，七十衰麻在身而已，教民無以死傷生。而夫子年幾七十矣，偕返，則哀傷以爲不達於道，不可訓也。且子夏與季札孰賢？」於是疑者頓釋。

庚辰，修本郡之太平橋。

辛巳，鄒給諫元標舉薦理學名臣，其薦師語云：「惟道是學，而得失不入於心；逢人必誨，而賢愚不分其類。」郡守敬庵許公笑曰：「鄒黃門可謂善形容近溪者矣。」

癸未，大修從姑山房，以居四方從遊之士，來游者日益衆故也。是歲，宜庵楊給諫奏師雲南邊功，語見前，且曰：「粹養素譽於鄉評，雅望流芳於宦轍，邇理學之公，舉者可觀已。」

甲申，師七十，遠近學者畢來稱賀，多有挈家就學者，師建洞天樓房居之。大會月餘。秋，從永豐入吉安，訪塘南王奉常。王試問玄門之學，師曰：「豈嘗有所聞乎？蓋言之。」王漫述良背之說，師曰：「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皆爲鬼窟。」因極口贊《中庸》二字曰「平常」，是道何事旁求？是夕，聯榻而寢。比四鼓，師問奉常曰：「近日何如？」王曰：「吾惟直透本心耳。」師詰問本心，王請示。師曰：「難言也。譬如蒸飯必去蓋，乃知甑中有飯；去甑乃知釜中有水，去釜乃知竈中有火，信難言哉！」王曰：「豈無方便可指示處？」師曰：「莫如樂，第從樂而入可也。」次日，士人有以專持佛號求往生爲學者，王問曰：「若此者何如？」師曰：「得無全靠彼乎？」王曰：「學者攝心方便之門不一，亦均之爲有靠也。」師曰：「此當有辨。」過安福，訪穎泉鄒公；至永新，拜山農顏公；適泰和，會廬山胡公。師曰：「此行了數十年期約會。」敬齋張公北上，邀師同舟劇談。張後語人曰：「近老說書，真俟百世聖人而不惑，幸善繹之，人毋泥舊聞作障也。」是歲，按院珠泉韓公薦地方人材，其薦師語云：「興味超然物表，志趣迥出塵埃。雅談性命之宗，日起清修之譽。」

乙酉，師大會同志於江省。

丙戌，鴈山季建昌重刻師《會語》各集，藏於府庫。是夏，師同楚中柳塘周公，自建昌遡江省，從鄱湖至玉山，入浙河，下錢塘，過嘉興，過姑蘇，過無錫。所至與同志及名流無不傾倒。時不佞偶薄遊三衢，荷師以所刻《會語》六冊封賜，且手書惓惓，以道之至者相勸也。季春，師詣留都，約如真李君、澹園焦君輩談學於永慶寺。隨舉會於興善寺，又大會於鷄鳴山之憑虛閣。

留都之會，屆一月，殆無虛日。黎允儒集有《會語續錄》，大司成潑陽趙公刻之，貯於國學中。

師自留都大會、蕪湖大會、涇縣大會、甯國縉紳士民一時雲集，又從祁門過饒州，晤史惺堂諸公。丁亥，復所楊太史就學姑山，遂同吁之名彥爲師建講堂於鳳凰山之麓，扁曰「明德堂」。是秋，赴建陽崔令之請。師過新城，潛谷鄧君元錫謁師曰：「錫自垂髫從師遊，蓋亦有年，學問宗旨未免無疑。及讀《會語全集》，方知明興論道，無如師之精實而明瑩者矣。」崔，甯國人，師門生也。

師過泰甯，士友畢集。會中言有一年高士夫疾垂危而咸爲感傷者。師曰：「諸君不必過傷，死生晝夜常事耳。」在坐改容問曰：「死生晝夜，古實有此語，然夜可以復晝，而死則豈能復生？」師曰：「諸君知天之晝夜果孰爲之哉？蓋以天有太陽，周匝不已而成之者也。心在人身，亦號太陽，其昭朗活潑，亦何能以自己耶？所以死死生生，亦如環如輪，往來不息也。」有一年高者撫掌笑曰：「不佞平生常以此係念，從今聞此，稍稍放心矣。」

至建陽，大會數日，有《建陽會語》。守道見我袁公，建近溪先生行館。

戊子夏，師靜養姑山。命諸孫勿往留都應試。

六月，從姑山崩一角，風拔大木百餘株。

八月，師微疾。命門弟子來宿，日夕談學不倦，且貽同志書曰：「不肖謝世，萬罪、萬罪！」《會語》幸毋忘平生也。性命一理，更無疑矣。惟諸君珍重、珍重！」

八月二十八日，盱川許公洛、厚山丘公浙問疾。

二十九日辰初，師冠服禮，謝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

中午，益府左長史萬君言策問疾。師命具紙筆手書，書竟，授萬已，拱立舉手，目送出。萬出，則拜師於前堂，師猶遣人致遜謝語云。時海虞袁都督世忠爲建昌總，目擊其事。萬出，遇袁，語云：「先生當彌留之際，志意堅定，言動不失故常，字勢遒勁，行列端整，且計日反真如歸故宅，一切放下宗旨，進於忘言也已。」

九月初一日，師自梳洗，端坐堂中，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仍對衆稱謝，隨拱手別諸門人曰：「我行矣，珍重，珍重。」諸門人哭留，師愉色許曰：「爲諸君且再盤桓一日。」初二午刻，整冠更衣而逝。從午至申，坐不少偏。越日乃斂，顏色紅活，手足綿軟如生。

殮之日，門人雲集，相向而哭，聞者不問遠邇，即愚夫愚婦莫不設位舉哀，盱城內外爲之罷市。七日之內，悲號嘆息所不忍聞。

門人楊起元、董裕、詹事講、蕭彥、鄧鍊輩數百人私謚之，曰「明德先生」。就鳳凰山之麓明德堂中，立師祠，春秋祭享。迄今祠中月聯友爲會，每會誦《近溪子全集》數條，共相勸勉云。」

羅近溪師事狀

萬 煜

我師之學，直接孔氏，以求仁爲宗，以天地萬物爲體，以孝、弟、慈爲實功，以古先聖神爲格則。故其躬行實踐，無論居家居官如是而學，如是而教，勤勤懇懇，惟欲聯屬斯世以歸仁。每至，必起講會，每講，必有語錄，一字一句，喫緊指點，良知顯現目前。通人已塞天地，貫古今，無間無息，開示學者。從入之路，未有若是簡易精實者。吾儕能自信而自得之，則知性知天，立地可躋聖域。至於發明《大學》之格物，《中庸》之天命，《論語》之時習，《孟子》之性善，皆本諸乾坤生生之易，此尤千古未發之蘊，自我師始通貫之，以覺天下萬世，俾斯道如日中天。師嘗示煜等曰：「《大易》之首乾坤，而乾卦先推元善，惟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即此便是真誠，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孔孟費多少氣力以防之、閑之，正爲此也，但未親見之行耳。惟我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真萬年天日，一時開朗。某敢謂皇極之世，惟我明今日方是。」煜亦敢謂：人知治統，至我高皇而大明，不知道統至我高皇而尤大明也；人知斯道自孔聖而集大成，不知斯道至我師而尤集大成也。若夫具奏以從祀廟廷，臺諫必有任其責者；立言以垂光史冊，太史必有典其事者，於煜謏劣之言何有哉！

按：萬煜此文，據《近溪子文集》錄入，原文僅指出出自《事狀》，無題目，題目爲編者所加。

皇明理學名臣傳·羅汝芳

譚希思

公諱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建昌南城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差長，罹火病，遇禾川顏君，教之習靜，病日減，遂事如師，因一意性命學。居恒泛觀魚鳥獸禽，愛其群隊戀，如悲鳴相應，惻然思曰：「何獨人而異之？」偶塗行，逢客談笑，竟日忘倦，又惻然思曰：「何獨親戚肉骨而異之？」從此痛自刻責，力祛己私。善歸人，過歸己，益歸人，損歸己。初學時，每清晝長夜，揮淚自苦。久之，己日有克，甚至不愛髮膚，念念以利濟爲急。

嘉靖癸丑，第進士，寓京師。與姜鳳阿寶、胡廬山直、鄒穎泉善、耿楚侗定向、劉養旦應峰諸先生，聯同志會，辰夕切劘，各有所得。維時分宜柄政，網羅名望。公寧觸忤，靡少染，出守寧國。衍聖諭六言，日令講生發明，父老子弟依戀環聽者萬計。公即境即言，發其渾淪活潑之機，啓以並生同生之天。有苦思慮起滅者，則以心體未透覺之；有以中常炯炯爲得力者，則以赤子原來帶來正之；有以持心不放爲工夫者，則以意念端倪聞見想像之錯認者提醒之。隨問隨答，惟是性靈朗耀洞徹、空澄而迥無隔礙；自然、圓妙、迅疾，一粒而九有盡含，一息而萬年莫竟。總括之以「覺」字。覺，靈知也，言人心之靈動於感應，其是非得失纖微罔不自知，循其知而致焉，是聖賢之關鑰也。於時聞者多有省。寧之人信如著龜，親如父兄。

入覲，同徐巖泉熿謁政府徐文貞階於西苑，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官多譽俊，所患學脈

不端，請合併一番示嚮往。」文貞躍然，大會於靈濟宮，蓋本朝稱盛舉焉。嗣是，所至宦轍，群人而學，如寧國然。萬曆癸酉起復，謁首揆張太岳居正，多感傷，張問故，公曰：「閭閻疾苦難上達。」張曰：「堯舜獨不病博濟耶？」公曰：「由某論之，唐虞君臣，刻刻時時，必求博濟。」張默然。未幾入賀，以會友講學被劾去。或請少輟從時好，公曰：「此學命根也，某披瀝矢心，即萬死不悔避。」曰：「不懼黨禍乎？」公曰：「人患無實心，實心講學，必無禍，黨人者，好名士也，非實心講學者也。」自是遊名山，求友生，涵泳理會，日益精進。其言曰：「良知心體，神明不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此方是功夫妙處。」又曰：「生者，天地之德，人則天地之心。心之生德，精瑩靈明，妙應圓通，渾渾淪淪，初無名色，天壤充塞，似虛而非虛；神明有密，似竅而無竅，故孟子直揭知體，名之曰『良』。『良』字訓作易，直言其感而遂通，元不出於思量？發而即至，元難與以人力。世人不省，緣此起箇念頭，就念生箇識見，因識露箇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朗照澄湛，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從妄滅，及至應接，還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張主，他只去想念光景，蓋認意爲心之誤也。」又曰：「獨之靈體通徹於帝天；獨之妙用昭察於率土。《中庸》指其爲見顯，則慎之所自起；《大學》嚴之於好惡，則慎之所由施。」又曰：「學問原有兩路，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箇存主，言動有箇執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

亦尚安閑，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己亦無從增長。」

公之學，惟從性地入手，故從虛上用功，坦然蕩然，忘垢忘淨，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安排無事，賢愚兼收，直欲心體與天地爲徒，意況共鳶魚活潑。又曰：「吾人日用獨處，其念頭之慈祥，恩愛者爲仁，嚴刻峻厲者爲不仁，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宜長，惡惡宜短。試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不免爲忍人；如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做得好人」，是又教人切近處。

年七十四，萬左史問疾，公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毋惑。」諸孫問考終有何語？公曰：「諸事俱宜就實，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又曰：「聖諭六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明孔孟之蘊，汝能合之《論》、《孟》，以奉行於時時，則是熙然同遊於堯舜世矣，於作聖何有？」言訖端坐而逝，門人私謚之，曰「明德先生」。

近溪羅先生傳

王時槐

萬曆戊子秋九月二日^(一)，盱江^(二)近溪羅先生卒。後九年丙申冬，其孫國學生懷智伯愚甫謁予於螺川，予延之三益山房，相與靜對。臘盡春回，兩越月而後別，予因得先生《會語》、《庭訓》、《榮哀遺錄》^(三)卒業焉。予初以伯愚習聞先生緒談，意其或襲口吻，而無暇受新益也，乃與默坐，不漫出一語。既踰旬，試叩焉，伯愚則若一無所聞者，虛中密究，務期自得，予大快，以爲先生真有後可以續衍

先生道脈於方來也。伯愚以先生小傳屬予，予顧淺陋，曷足以摸寫測量於萬一哉！

先生諱汝芳，字惟德，世爲建昌南城人。始年十七，因有感於薛文清公萬起萬滅亂心之說，即閉關置水鏡於几上，對坐澄心，久之成疾。及讀王文成公《傳習錄》，喜而疾瘥^{〔四〕}。已而爲邑庠^{〔五〕}，諸生入省^{〔六〕}，見顏山農公，聞體仁之說有悟，師事之。年二十有九，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式。不赴廷試歸，學益勵。一夕，忽悟《大學》格物之說。年三十有九，始赴廷試，成進士，授太湖令，以教化代刑辟，期月，訟息民和，政聲籍甚。擢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政如太湖。丁外艱歸。後十年，奉穆皇^{〔七〕}遺詔，始起復補東昌，陞雲南按察副使。年六十有三^{〔八〕}，陞左參政，得請致仕。還從姑，開誨來學，遍涉撫、吉、洪、饒、楚、粵、閩、浙、留都、徽、寧諸郡，大會同志，東南之學丕振。蓋歸休凡十有二年，享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先生」云。

先生平生，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撤形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爲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孥、童僕、族閭、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衆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爲政也。其作人化民，風動遐邇，詳具少宗伯^{〔九〕}復所楊公《志》，大學士澍陽趙公《表》，侍御養貞詹公《碣》^{〔一〇〕}，郡司理鳳岑萬君《狀》中，予故不具論。

憶嘉靖乙卯，予以南主客郎，出僉閩臬，道經太湖。先生時爲令，留止信宿，邀至演武場觀兵壯射。先生語予曰：「吾茲校射，中一矢以上者，賞有差，不中者罰，蓋不中者不得受募金，即以增給中者，是移罰爲賞也。官不費，而民壯自勸矣。」又曰：「吾此心每日在百姓身上，周迴不暫釋也。」予聞

其言，悚然謹識之。及入閩，祇服未敢忘，復倣其校射賞罰之法，行於漳南，久之，以靖山海寇警，幸獲成効。壬戌，予以內艱服闋入京，先生時爲刑部郎，邀予夜對，亶亶劇談，已而語人曰：「吾與王子劇談，誠祝天願其有契於吾言也。」其切懇懇至如此。乙丑，予爲符卿，先生以寧國守入覲，既見政府存齋徐公，出語予曰：「吾適見公，首言公當勸主上以務學爲急，然必於其左右贊御焉先之，公誠能使諸大闡知嚮學，即啓沃上心一大機括也，公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公大以吾言爲然，因嘆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其福矣。」一夕，先生招予過其邸舍，聯榻而寢。比四鼓，先生問予曰：「近日何如？」予曰：「吾惟直透本心耳。」先生詰問本心，予請示。先生曰：「難言也，譬如蒸飯，必去蓋，乃知甑中有飯，去甑，乃知釜中有水；去釜，乃知甕中有火，信未易言哉！」予曰：「豈無方便可指似處？」先生曰：「莫如樂，第從樂而入可也。」

萬曆戊寅，予歸田既久，先生亦謝事還，予買舟訪先生於從姑山房請益。先生曰：「學必有定向，庶可決成。」予請示，先生直以一語酬答，予爽然有省。予留從姑踰旬，見先生天真粹朗，彼己盡忘，八荒洞然，了無畛域；語笑動靜，食息寢處，神機自運，不涉人力。朝夕孟疏，與客共食，客至盈座，亦無增味，熙怡竟日。諸生不問，則默無繁言。蓋先生以精神感人，有出於言詮之外者矣。予見先生博大渾涵，普愛同人，略無揀擇，境隨靜鬧，不生取捨，乃自愧予之淺衷局量，耽僻厭煩，誓當頓捨宿障，庶可通於大方也。時有士人以專持佛號求往生爲學者，予問曰：「若此者何如？」先生曰：「得無全靠彼乎？」予曰：「學者攝心方便之門不一，亦均之爲有靠矣。」先生曰：「此當有辯。」臨別，先生送予舟行，以勿復致疑爲囑。甲申，先生過螺川，訪予白鷺院中，予試問玄門之學，先生

曰：「豈嘗有所聞乎？盍言之。」予漫述良背之說，先生曰：「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名爲鬼窟」，因極口贊「中庸」二字曰「平常」，是道何事旁求。蓋自是別後五年，而先生棄人間矣。

先生既歿，海內咸望風追仰，然予竊謂後學真知先生者寡，彼徒見先生之標末，而未窺先生之底裏，故或妄意以爲慕先生之學，而未免失其矩步，以蹈於縱蕩之歸也。先生脫略蹊徑，渾無朕跡，人所共知，而不知其中貞白無瑕，一切外物嗜好都絕，芥視千金，礪然不洩，舉以與人，若拂輕塵，實出性成，非由強作。當太湖離任，邑吏以公費餘金^{二三}請受爲路資，竟斥置官庫而行，其介如此。至鬻產貸金以急師友之難，傾囊倒困以應饑乏之求，即人以禮餽，隨手散施，澹然其忘情也。先生之薄利殆罕其儔，而昧者以有慾之心，藉口於先生之脫略蹊徑，遂蕩然潰防敗節，以僭附於狂簡者，不亦遠哉！

先生早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今《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伯愚嘗私閱《中峰廣錄》，先生一見輒持去曰：「汝曹慎勿觀此，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戒之哉！」惟潛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先生之立教一出於正，而昧者以浮詭之心，藉口於先生之探討延納，遂冥然蔑倫叛聖，以沉溺於詖淫者，不亦遠哉！

抑予讀先生《會語》，嘗引「何思何慮」曰：「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又曰：「感通其用，雖千變萬化而莫窮。然不動其體，則亘古亘今而無變遷也。」又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二三}，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嗟夫！先生之學，可謂大而有本，中凝一而外融暢者矣。彼徒見其標末，而未窺其底裏，輒號於人

曰：「吾爲近溪先生之學」，而竟以恣情爲率性，墮於無忌憚以反中庸者，予故謂後學真知先生者寡也。夫不知先生，於先生何病，予特懼夫萬古學術毫釐千里所關繫者至大，敬著其說，以俟知言者擇焉。

「一」《友慶堂合稿》原文無「二日」二字。

「二」原文無「盱江」二字。

「三」原文爲「榮哀遺編」。

「四」疾瘥，原文爲「疾遂瘥」。

「五」邑庠，原文爲「郡庠」。

「六」入省，原文爲「入省城」。

「七」穆皇，

原文爲「穆宗」。

「八」六十有三，原文爲「六十有二」。

「九」少宗伯，原文爲「太史」。

「一〇」「大學士

激陽趙公表侍御養貞詹公碣」，原文作「侍御養貞詹公碣」在「大學士激陽趙公表」之上。

「一一」原文爲「卷談」，

「卷」字當誤，今據《友慶堂合稿》，改爲「巷」字。

「一二」餘金，原文爲「餘七金」。

「一三」「如執玉如捧盤」，

原文爲「如執玉捧盤」。

聖學宗傳·羅汝芳

周汝登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一心一耳，何苦樂修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橫，其信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

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手而讀之，其病頓愈。丙申，年二十二，入縣學。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因自述遘危病，失科舉，而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俱不取，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溪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脈，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

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溪略爲解說，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卧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自遐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世何緣，得奪「此等苦趣」。

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溪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倦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今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溪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

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溪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脈循軌。

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國徐存齋，存齋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更有實用也。」近溪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不尤大幸耶？」存齋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託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近溪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而不知梁公。」存齋曰：「我何以不知梁公？」近溪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其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存齋首肯。近溪復曰：「先生以宗社爲心，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脈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趁此合併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俊偉也哉！」存齋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他日復見，語之曰：「先生當勸主上以務學爲急，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存齋然之。出而嘆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其福矣。」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攀轅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

近溪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國，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

從益衆。丙子，轉藩參。丁丑，賁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嫉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罪囚楚，爲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某害道，宜置於法。」近溪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嘉其志，遑論其他乎？」

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初二日午刻^三，整衣冠^三，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夫子」^四。

近溪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孝、弟、慈爲實，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爲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孥、童僕、族閭^五，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士夫，千百徒衆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爲政也。嘗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又語諸孫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嘗語知友曰：「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喫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

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終不悔避。」

吉水鄒氏曰：「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於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真性。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化：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矣。」

「一」「毒」，《聖學宗傳》作「脫」。

「二」「午刻」，《聖學宗傳》無此二字。

「三」《聖學宗傳》爲：「命諸孫

掖出中堂整衣冠」。

「四」《聖學宗傳》作「明德」，無「夫子」二字。

「五」「族間」，《聖學宗傳》作「俗間」。

近溪羅先生傳*

劉元卿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建昌。其父前峰公，娶寧氏，生先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歲，從母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橫，其

信然。」

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先生學。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先生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重病。前峰公憂之，授以《傳習錄》，先生讀之，大喜，病遂瘥。丙申，年二十二，入郡學。庚子，入省。見吉州顏山農先生，因述生死得失不動心狀。先生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因曰：「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爲？」先生悟，遂師事之。癸卯，舉於鄉。明年，捷南宮。聞前峰公病，不廷試而歸。乙巳，始建從姑山房，接引來學。戊申，學《易》於楚人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先生，先生知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胡喜，使先生息心而深思之，間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着一畫耶？」先生略爲解說，胡嘿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至三月，然後見許。忽一夕有所悟，趨前峰公榻前，前峰公驚起拊之。跪曰：「兒幸有所悟於格物之旨矣。」前峰曰：「何也？」曰：「大人之學，必有其道，《大學》之道，必先致知。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前峰公大然其言。

癸丑，廷試，受太湖令。先是，邑多盜，先生修勃海之政，以道化之，盜悉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擢比部主事，出審大同、宣府獄。過魯，問道於泰山丈人，學益進。追守寧國，教化大行，以崇學術、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

先生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先生獲罪監禁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舟往

救，竟得釋。尋復丁內艱。壬申，當道引哀詔促起復，補東昌。先生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壕、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無何，轉藩參。賁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會廣慧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仕之命。先生欣然曰：「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

戊子八月偶疾，乃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手書七十字予之，自是絕筆。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隨拱手別諸生。初二日，整衣冠，坐而逝，年七十有四。先生接引友朋，隨機開發，身所止處，弟子滿座。既歿，門人楊起元等私謚曰「明德先生」。

*《近溪子附集》之劉元卿所作《傳》，與劉氏所著《諸儒學案》中羅氏《傳》，差處很多，故此處以《諸儒學案》《傳》，取代原《近溪子附集》之《傳》。

四修江西省志傳·羅汝芳

簡而參

參政羅公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南城人。幼聰穎，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苦樂倏變也？識者已驚其異。及長，專志聖學，力祛己私，孝友純至，忠藎性成。嘉靖甲辰，舉春闈，寓京師，同名士聯會切劘，嘆曰：「吾人業孔孟之學，必要求有裨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以繼往開來爲己任，

何必區區仕進爲哉！」遂歸。十載不廷試，習靜從姑山房，日以聖學爲念。

至癸丑，學有成，始廷試，叨恩賜同進士，授太湖令，用德化民，政幾無訟。擢比部主事，學益進。守寧國，覺民性靈。補東昌，三月大治。癸酉，遷雲南副使，轉藩參，政多奇績，如破酋虜，開二汁，此其餘事也。入賀，語張江陵以致君堯舜，張怒，遂挂冠而歸。先生宦轍所到，群人而學，化行俗美，至今遺甘棠之思。致政日，囊篋蕭然。以故後裔屢空。

自幼讀書從姑山，後復納價創屋，爲講學所，日講學於其中，從游者益衆，宛然東魯之區。丙戌，偕門人游吳、粵、閩、越，講學問道，忘食忘年，津津靡倦，真孔氏不厭不倦之心也。

比歸，戊子八月，偶疾，弟子環侍者千餘，請教言，先生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人生天地間，須是頂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落莫。」又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就罷，須要發一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日不放，後日方有成就。」至九月朔日，沐浴，禮天地神祇畢，命諸孫次第進爵，各微飲，拱手別門弟子曰：「我行矣，珍重，珍重，《會語》幸毋忘平生也。汝輩着緊此學，便是延我性命於無窮爾。」門人依依不忍捨，強留，先生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中午，萬左史言策問疾，手書數十行與之。非先生宇宙在手，造化生身者能然乎？初二日午刻，整冠更衣而逝。逝之日，門人雲集，相向而哭，聞者不問遠邇，即愚夫愚婦莫不設位而舉哀焉。城市中悲號七日，不忍聞，皆嘆曰：「哲人之委，泰山其頽矣。」

當先生接引人群，隨機開發，有裨道脈最大。自生民以來，繼孔子而興者，其在先生乎？先生門人楊起元等私謚曰「明德先生」。事蹟詳於都御史譚希思《理學名臣傳》，禮部員外劉元卿《諸儒

傳》，太常卿王時槐《傳》，吏部侍郎楊起元《志》，師相趙志皋《表》，督學御史詹事講《碣》，吏部員外鄒元標《碑》，暨諸名公之文。門人董裕、楊起元、蕭彥、鄧鍊等於鳳凰山麓，建明德羅子祠，春秋祭享，有《近溪子全集》行於世。概其生平，學詣玄深，道臻廣大，卓矣往聖之巨擘，昭然後學之芳規。允曰「真儒」，宜當從祀廟廷，擬入理學者也。

原任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羅汝芳行略

蕭大亨等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南城人。家世累善，夢日而公生。幼時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以苦樂修變，怒笑異狀，識者已驚其異。長而閱《讀書錄》：「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掃而廓清之。」遂矢心薛氏學。嘗坐危樓，起一牖如盂，左右置明鏡、止水，跏趺連旬，求除所云萬起萬滅者。然未奏廓清之效，而受朋從之害，病大作。尋有投以《傳習錄》讀之，病已。庚子入省，大會，布衣顏山農在焉。公舉前□爲問。顏曰：「此制欲，非體仁也。」公復竟所謂體仁者，曰：「知四端而擴充之，則火燃泉達，其勢莫禦。」公□然有悟，遂於稠人中稽首顏山農者四，已而師事之。

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旋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廷試。癸丑，賜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陞雲南副使、左參政歸。大都以學爲仕，以仕爲學。所至人懷，所去人思。

顏山農以放言得過縉紳，南刑曹業置之死地。公以身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顏貧，視公家如

內庫，隨取隨足；顏又喜施與，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公年已耄，顏怒，公跪之榻前，顏批其頰不少動，曙而怒解始起。顏橫離口語，學非有加於公，而終身事之不衰。梁夫山囚楚，公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夫山害道，宜離于法。』公曰：『彼以講學離文罔，余嘉其志，不論其他。』胡宗正幼嘗師事先生，已而聞其《易》學有傳，復不難北面宗正。

或疑其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者，公云：『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平地，命亦自純。』今讀斯語，恍然如見先生。掖垣曾疏薦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爲知言。蓋道無盡，非一家能竟，以一家自錮者，病在匪虛。於道有窺矣，謂世人莫能窺其藩，亦不欲使人之窺其藩，病在弗廣。自羅先生學問求之，庶幾虛而忘我矣。有所輯《近溪語錄》行於世。

參政羅公

李 贊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

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邁危

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

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倦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病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

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絃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託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

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脈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趁此合併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

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齎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黃宗羲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

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吾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即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

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於獄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着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即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卧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惚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倦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

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

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顧盼咄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眼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自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問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跡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義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儒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早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深討，繼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峰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即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跣趺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

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二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羅汝芳傳

萬斯同

羅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務以德化民。設講堂，召諸生論文，公事多決於講座。吏民有過，諄諄誨諭，刑設不用，訟庭常虛。課□稍□。遷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爲寧國知府，治如太湖。民有兄弟爭產者，汝芳引咎自責，對之泣下。其兄弟悔悟，亦相對泣，叩頭息訟而去。創開元會，集士民誨以孝弟忠信，罪囚亦令聽講，一郡翕然。

入覲，值徐階柄國，勸階聚四方計吏，闡明正學。階遂大會於靈濟宮，聽者數千人，京師講會之盛，前此未有也。還任，丁父艱，士民泣送載道。起補東昌，移雲南屯田副使，進參政。分守永昌，釋聖諭六條，日與吏民及土官子弟講解，詞旨懇惻，音吐洪暢。蠻人素不知教，亦感悟泣下，多改行者，一時風教大行。萬曆五年入賀，朝士有從之問學者，爲張居正所惡，令言官劾罷之。

先是，莽酋之役，汝芳及巡按御史陳文遂、兵備副使胡心得並有功，後皆被廢。至十三年，給事中楊文舉上疏訟曰：

文燧按滇，值莽瑞體憑陵思箇，撫臣王凝養寇諱兵，文燧獨列上十事，預策於五年之前，其

後悉驗，此曲突徙薪之功，不可沒也。汝芳理學名儒，其代署金騰兵備，嚴哨守、練土著、精間諜、軍聲大振。撫臣忌之，旗牌一日五遣，而汝芳之兵撤。其在永昌、騰越、昆陽，又大著水利之功，故汝芳得叙。心得單騎入騰，連有蓋西、臘底之捷，又計擒張大本父子，斬刀落參，余鳳遂失勢。其妄報莽貢，則罕拔誤之，功亦足贖，故心得當併叙。

章下吏部，獨請召還文燧，而謂汝芳年衰，不當復□吏事。帝爲詰責前之論汝芳者，亦不果用。

汝芳初讀薛瑄《語錄》，以默坐澄心爲事，久之無所得。邂逅永新顏鈞，講學有契，遂師事之。既舉會試，以所學未成，十年不就廷對。鈞坐法，繫南京獄，當死，汝芳侍養獄中，鬻產救之，得減死遭戍。汝芳既罷官，鈞亦從戍所放歸。汝芳侍之不離側，食飲又親進，人以爲難。

始泰州王艮，傳王守仁之學，以授貴溪徐樾，樾以授鈞。鈞詭怪猖狂，其學歸於釋氏，故汝芳之學亦近釋。時山陰王畿良知教東南，汝芳與相頡頏，兩家門徒最盛。而汝芳善談說，每一詞，四座盡傾，謂畿筆勝舌，汝芳舌勝筆。其宦轍所至，率以學爲政，而禪客羽流流延接不倦。又性好濟物，親故有求輒應，往往身被汙名而不辭，故一時論者，褒譏相半焉。年七十四，預剋死期，子姓請再留一日，許之。次日端坐而逝。門人私謚曰「明德先生」。

明史·羅汝芳傳

張廷玉等

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太湖知縣。召諸生論學，公事多決於講座。遷

刑部主事，歷寧國知府。民兄弟爭產，汝芳對之泣，民亦泣，訟乃已。創開元會，罪囚亦令聽講。入覲，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階遂大會於靈濟宮，聽數千人。父艱，服闋，起補東昌，移雲南屯田副使，進參政，分守永昌，坐事爲言官論罷。初，汝芳從永新顏鈞講學，後鈞繫南京獄當死，汝芳供養獄中，鬻產救之，得減戍。汝芳既罷官，鈞亦赦歸。汝芳事之，飲食必躬進，人以爲難。鈞詭怪猖狂，其學歸釋氏，故汝芳之學亦近釋。

羅汝芳家世述略

羅伽祿

羅汝芳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泰州學派的重要傳人。現就羅汝芳的家世作一簡要論述，以期對羅汝芳研究者有所裨益。

一、羅汝芳的故鄉

在江西省東部，撫河上游（上游稱盱江）有一千年古縣——南城縣。南城縣建縣於西漢高祖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迄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歷史。明憲宗（朱見深）封四子朱佑檣爲益王，就藩南城，築建昌府，爲江西三大藩王之一，統治南城長達150多年。就在這樣一個古縣裏，羅姓屬大姓，是望族。羅汝芳在他的《泗石溪羅氏祠記》中說：「羅之祖來自西漢，載全譜牒昭昭矣，逮晉而唐，始蕃盛於南昌之柏林（始祖爲羅珠——筆者注），及五代侍御德稱公（即羅袍——筆者注）家南城，磁圭，娶九妻，生子十四，皆一時英杰，各擇勝地以居，於是忠公（即珏——筆者注）遂以泗石溪爲

家，時後唐中宗開平四年也。」在《泗石溪羅氏譜例》中也說：「嘉靖甲子（一五六四）修江右大宗譜，以珠公爲第一世，而泗石溪之羅實始於近通公，今懷智以珠公爲始祖，以袍公爲鼻祖，以近通公爲基祖稱第一世。」

磁圭今屬南城縣株良鎮，位於南城縣的西南部，距縣城約四十公里，居臨川、宜黃、南豐、南城四縣交界處。這是一個在縣、府志中都有重點記載的自然村落。明代大詩人、文學家李東陽在《復古亭記》中對磁圭的位置有這樣的描述：「北阻芙蓉峰，又北爲臨川；西厄連珠峰，又西爲宜黃；南連軍峰，屬南豐之境；東則靈峰北迤，中通一徑達於南城，四達之會也。」當年羅氏之祖就是相中了這一寶地，纔遷居於此。據載，南城羅姓始祖羅袍在唐朝擔任侍御史，因直言進諫，屢遭奸臣嫉恨，擔心有旦夕禍患，遂隱居磁圭，奠基建舍，繁衍後代。他娶了肖氏等九妻，生下了愛等十四個兒子，有的居磁圭，有的外遷，其中第六子珏就遷居泗石溪，在那裏定居下來。珏就是泗石溪的開基祖。經過羅氏幾代開發，磁圭至明代已相當繁華，「街延四里，屠肆至七十只，市列兩廊，雨無張蓋行者，亭臺樓觀擬城邑。」吏部選除，實縣令牒者嘗一日至二十余，「土著者、僑寓者、販商者、旅游者源源相續」，「凡衢皆鑲以磚石，凡坊樓皆涂以丹黛，雖稍復其舊，而實有舊所未有備者焉」。磁圭之盛由此可見一斑。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游磁圭後這樣寫道：「自西而東，夾溪而宅，甚富，皆羅氏也。」（《徐霞客游記》）其地人才輩出，或從政、或爲文、或經商，皆聲名鵲起。如明代著名學者、文學家羅玘（字圭峰，號景鳴，謚號文肅），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是明代著名的學者，有《圭峰集》傳世。他被羅汝芳等尊稱爲祖族伯，在《前峰公行狀》中就有這樣的句子：「祖兩岡公廷璫，魁梧特

達，甚爲族伯祖文肅公鐘愛，居常以教子之方……」在《兩岡公實紀》中也有這樣的句子：「時族圭峰公居翰苑」云云。

前面提到，泗石溪之羅姓實始於近通公，近通公則爲此地一世，羅汝芳則爲其支下。《泗石溪羅氏宗譜》中記載：「世居東鄉三十四都泗溪羅坊上下堡，原有忠六公祠一所，一層二廊，前面柵欄照牆……」《泗石溪羅氏譜例》中也說：「泗石溪舊譜、豫章譜、嘉津譜、磁圭譜俱書泗溪，蓋以近溪公按洙泗淵源故耳，居後有四石，前繞一溪，舊故名泗石溪。」在修譜昭告文中也說：「祖六公徙居羅坊，名行序派，炳炳烺烺，譜牒重新，萬代顯揚，茲當竣事昭告。」由此看來，泗石溪即今天的天井源鄉羅坊村，今天這裏的村民仍以羅姓爲主姓。在縣城的東南面，屬撫河沖積平原，西臨盱江，距城約五公里，北靠麻姑山的從山——從姑山。從姑山臨江聳立，氣勢雄偉。羅汝芳的父親羅錦在從姑山建「前峰書屋」，講明正學，後汝芳在此基礎上建「從姑山房」，收徒授業。羅汝芳作有《從姑山圖記》一文，現錄於後：

按圖景，茲山以「飛鰲」爲最中，自入山至峰下長春閣，左右額題凡八處，一區也。並鰲峰稍東，爲冲虛岩、印空石，其下則爲「前峰書屋」，其下爲印空樓，額題十有四處，一區也。玉立稍北，爲秋澤洞、靈雨岩。旋崖北轉，則屏玉洞在焉。額題十有二處，一區也。從屏下瞰，屋幽然蒼莽中，石復隆隆壘起，可小徑入者，爲獅子岩、浮玉洞天。復從上西出一峰，屹然孤高，頂若青蓮菡萏者，躡雲岩也。諸景旁圖，又復爲額九處，一區也。躡雲下趨，行萬松蔭中，回折而南，至步蟾石，復上爲觀音石，額題十有六，一區也。是七區者，景皆繞飛鰲峰而開戶牖，蹊徑俱相聯

絡，大約皆山頂也。山腰近路，東通石磴，於林麓中曰「松筠別徑」。仰而望之，群岩嶮岬，樓閣隱現，延接可數十步，則余最初讀書處，俗呼「讀書崖」者是也，又別爲一區，額題十有二處。從書崖往東走，石林險巖，幾不可足。將半里許，乃下至洞天山，蓋道院也。客從城來登，則首自茲入，取道由此前至正南，當林堂與突間，避一巨圃，亭其中，曰「坐春」。與前洞天山又各爲一區，額題六處。茲三區者，則去飛鰲峰稍遠，然勢亦叢接，非百武外也。諸題額名義，詳具各圖下，合之則爲景凡十區云。

明學者左宗郢《從姑山修廢記》中也說：「從姑山者，羅先生講學處也。先生倡明德之旨，爲後學宗，四方學者響應，如聲奔谷，輻輳吁江。有皈依不忍去者，相與入山密證焉。於是四方來謁先生者，無不登從姑，而從姑之勝，遂聞天下。」明代在從姑山還建有祠，祀羅汝芳，名爲羅明德先生祠。自明以後，許多文人學子、官宦商賈登臨游覽，或憑吊羅汝芳，有的還作詩著文以記。如湯顯祖、何文淵、張升、徐芳、蔣士銓等。自此，羅坊因羅汝芳而出名，從姑山因羅汝芳講學而聞名。

二、羅汝芳世系簡表

袍——珏——芬——孟實——省珪——有仁——七九——文——世貞——時英——震——
森——伯恭——貴軒——子吉——彬卿——太五——允和——克己——思忠——廷璠——崇
網——汝芳

汝芳（妻吳氏）

輅（妻饒氏）

軒（妻黎氏）

懷本

懷祖

懷敬

懷信

懷智

懷忠

懷禮

懷義

萬光

萬先

萬慎

萬禎

萬慶

萬里

萬象

萬復

萬會

秉琦

星坤

乾壁

萬杰

萬元

萬德

萬程

萬化

萬普

世珍

芝璋

芝瑞

三、羅氏人文事略

江西羅氏始祖

珠：字懷漢，湖南長沙人，仕秦，爲武陵令，漢高祖時爲治粟內史，奉命鎮守九江郡。至漢惠帝時，以直道不容，出守九江，百姓爭相投他。惠帝七年，呂后臨朝，爲了避亂，羅珠隱居江西南昌西山洪崖，壽九十而終。生有六子，即居厚、宜禮、子成、知正、抵德、成通。羅珠爲一世，其子居厚等爲二世，孫悉等爲三世，傳至袍爲三十二世，袍之子近通則爲三十三世。

江西南城羅氏始祖

袍：字德稱，號慕素，謚文莊。循吏珣公元孫，讓公曾孫。唐光啓二年（八八六）由南平王鍾付薦授南城尉，轉余干令、江州司馬，併有政聲。天復元年（九〇一）召爲侍御史，累官御史中丞，參輔大政。是時，藩鎮強盛，盜賊蜂起。力陳治亂成敗之由，小人嫉之，屢遭誹謗，擔心有旦夕禍患，遂隱居臨川安寧里，旋遷居南城磁圭，披荆斬棘，建設家園。享年七十一。娶肖氏、李氏、吳氏、杜氏、朱氏、呂氏、邱氏、黃氏、劉氏等九妻，生有十四子：愛、宜、復、哲、源、珏、理、順、實、照、正、忠、德、達。其子徙洪都（今南昌）者三，徙臨川者一，徙宜黃者二，徙南豐者三，徙南城之別里者四，與磁圭共爲十四支，自此袍之子孫在各地繁衍，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南城泗石溪基祖：

珏：字近通，行忠六，唐御史袍公第六子，「性和守介，心小行方，恪遵家學，耕讀自娛。冠婚後，樂泗石溪山水之勝，徙居焉」。他就成了泗石溪羅氏分支的基祖，即稱第一世。子孫稱他近通公、或忠六公。妻：熊氏。子：芬、苾、艾。

汝芳祖父輩：

廷璠：字大鑑，號兩岡，行大一。生於景泰庚午年（一四五〇）二月十四日，歿於嘉靖丁亥（一五二七）六月二十日，壽七十八歲。在家譜中有這樣的記載：「廷璠魁岸好義，祖克已公疾革，公揣知其意。跪榻前曰：『得無謂克家難其人耶，有孫在，幸無過念也。』祖領之，遂瞑。後遊燕趙齊楚間十餘年，挾萬金與歸，叔間分之，毫無私橐。嘗客燕時，有弟逼人至死，逃出。邏者執公，居刑獄三年，

瀕死，無一語及弟。時族圭峰公居翰苑，河南白公在刑曹，義之，力爲解脫。簇鄰有貸者不索償，久則併其券焚之。吁人士感其德，有司請赴鄉飲大賓者三焉。」妻：江氏。子：崇範、崇素、崇綱。

汝芳伯輩二人

崇範：名楷，號古崖，行錦一。生於成化壬辰（一四七二）正月十五日，歿於嘉靖壬子（一五五二）四月二十日，壽八十一。妻：毛氏。子：汝榮、汝直、汝秀。

崇素：名質，號石崖，行錦二。端慤守禮，不苟言笑，嘗戒子侄曰：小學備修身齊家之道，終身躬行不盡，爾曹不可不讀。生於成化乙未（一四七五）二月初五日，歿於嘉靖壬寅（一五四二）十月初六日，壽六十八。妻：潘氏。子一：汝清。又妻：饒氏。子三：汝材、汝立、汝用。

汝芳父母：

崇綱：名錦，號前峰，行錦四。生於宏治庚戌（一四九〇）四月十六日，歿於嘉靖乙丑（一五六五）五月初二，壽七十六歲。

弱冠時，聞臨川饒行齊講良知學。徒步走百里從之遊，「行齊悅其篤實，因就龍池山中館居年餘，日以德誼訓迪，歸而有得。治《詩》補府庠生，三試秋闈不中。後讀書從姑山冲虛崖下，日手一編，無外慕意。爲人純樸孝友，雍穆勤儉。父廷瓚，晚得癱疾，手足動彈不得，錦晨起櫛沐饌飲，寢興便溺。七年嘗一日未假手僮僕。母江氏以九日卒，服闋後，家人隨俗具酒饌，錦對案悲泣，莫能仰視。是日，遂廢飲，終不改也。復訪廬從姑山，偕子汝芳匯吁江秀及子侄溫繹，其中以發明良知之學。每中夜披衣起坐，汝芳侍立，商討經書必述陽明、行齊之說，發示歸心。弦之角之，聲達於遠邇。

當道高其行誼，額其崖曰「前峰書屋」。又以子汝芳貴，贈刑部主事。子汝芳作《前峰公行狀》。府、縣志中均有其小傳。

妻：寧氏，生於宏治辛亥（一四九二）七月二十六日，歿於隆慶己巳（一五六九）六月二十五日，壽七十九歲。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封爲「安人」。在家譜《前峰公夫婦實紀》中記：「寧安人柔順慈惠，江孺人歿，二伯商外，公復業儒，衣衿不能卒辦。安人悉出嫁時衣殮之，無所吝惜。兩岡公癱疾七年，事之無少倦懈。」子三：汝芳、汝順、汝初。女一。

汝芳及兄弟三人：

汝芳：字惟德，號近溪，行煥六，嘉靖癸卯（一五四八）舉人，癸丑（一五五三）進士。官至雲南左參政。生於正德乙亥（一五一五）五月初二，歿於萬曆戊子（一五八八）九月初二日，壽七十四歲。其妻：吳氏，本縣新豐吳睿一之女，生於正德癸酉（一五一八）十月初九日，歿於萬曆己丑（一五八九）七月十二日，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封爲「恭人」，壽七十七歲。淑惠慈孝，樂善好施，勤於紡織，節儉持家。她還要求子孫及家人也要做到好施節儉。其孫及孫媳稍尚粗妝，她也不許。一日家僕於道拾遺，吳氏責之說：「爾拾金而喜，彼失金而憂，何妨也？」立遣就遺所俟之，竟歸其主。」並就此事教育後代。當其婆婆年高難食時，她能服侍其左右，領會意，「寒溫調適其宜，摩慰撫就其快。稍疾，夜不解帶，湯藥必親進，四年如一日也。」其夫建橋修寺，她能解釵環以成其美。隨任東昌時，有豪門犯法，送重金給吳氏，請她向其夫求情，吳氏拒絕了，並說：「爲官多因妻挈不德敗厥夫名，吾不效也。」當汝芳轉官雲南時，汝芳欲辭不就，她勸說：「雲南遠居偏域，未有以聖學誨者，盍往造就，

他日人才輩出，皆公力也。」她去世時，問有何話要留下時，她說：「忠厚之外更有何言？」問她保藏了什麼東西時，她說：「舉足之外更有何藏？」安然而逝。子二：軒、輅。女二。

汝順：汝芳弟，字惟道，號樂溪，行煥八。生於正德戊寅（一五一八）七月二十二日，歿於萬曆丙子（一五七六）四月十五日。其人「賦性孝友，遇事果決，好賢輕財，鄉邦推服」。妻：寧氏。子一：輔。女四。

汝初：字惟慎，號次溪，行煥十五。生於嘉靖癸未（一五二三）二月初五日，歿於萬曆甲申（一五八四）正月十八日，壽六十二歲。「孝友純樸，柔和安分，修路施藥，恤族賑貧。」與二兄潛心理學，躬行實踐，時有「宋有三陸，明有三羅」之說。妻：包氏。子三：載、輓、輝，女六。

汝芳子二人：

軒：行校四，字淑安，號復初。治《詩》，補邑廩生，棄書學佛，法號一初。生於嘉靖丙申（一五三六）十月初九日，萬曆己卯（一五七九）九月初七日於廣東肇慶病逝。妻：黎氏。子三：懷義、懷禮、懷忠。

輅：行校六，字淑予，治《詩》，補郡庠生，棄業從兄出遊四方，法號玄易。後歸養從姑山房，毫無外慕之意。萬曆己卯（一五七九）九月二十七日同兄訪道廣東肇慶而歿。生於嘉靖癸卯（一五四三）十一月二十二日。妻：饒氏。子五：懷智、懷信、懷敬、懷祖、懷本，女一。

汝芳孫七人：

懷義：行愷二，字子時，號行所，生而秀穎，恪守家學，弱冠治《詩》，補郡庠生，屢試弗第，萬曆癸未（一五八三）應例入太學。師事陶孝廉懋觀，陶貧，傾囊給之。「事母至孝，凡事委曲從命，即挫辱

百端，色不變也」，「執大參公喪，哀毀骨立」。生於嘉靖乙卯（一五五五）四月十五日，歿於萬曆己丑（一五八九）五月二十四日。妻：楊氏。

懷禮：行愷四，字子和，號讓所。身矮貌古，聰敏苦學。治《易》，補邑庠生，應例卒業太學，縉紳孚延爲弟子師，有《易經通說》行世。萬曆己亥（一五九〇）十一月十一日歿於蕪湖，生於嘉靖癸亥（一五六三）十一月二十日。妻：邱氏。子二：萬先、萬復。

懷忠：行愷二十，字子良，號復所，治《詩》，補邑庠生。生於隆慶己巳（一五六九）十月初七日，萬曆乙未（一五九五）夏訪歸善楊起元太史，菊日節歿其家。妻：樊氏。子二：萬象、萬里。

懷智：行愷六，字伯愚，號嗣元。生於嘉靖辛酉（一五六一）六月初九，歿於崇禎乙亥（一六三三）五月二十三。治《詩》，補郡庠生，應例入太學。孝友篤學，至老不倦。修葺從姑山，出版汝芳著作，建祠紀念汝芳。「三十立孔子之學」，善詩，得到趙士禎等人的贊賞。妻：張氏。子一：萬善。又妻涂氏，子五：萬化、萬程、萬德、萬元、萬杰。

懷信：行愷八，字子孚，號善所。妻：胡氏，子一：萬慶。

懷敬：行愷十二，字仲肅，號嗣易。生於隆慶丁卯（一五六七）正月二十九日，歿於崇禎丁丑（一六三七）九月初八日。妻：吳氏，子二：萬禎、萬慎。

懷祖：行愷二十一，字述甫，號思元。治《詩》，補邑庠生，遊學四方，縉紳仰重，館於浙江巡撫劉一焜署內，刻近溪全集於浙江布政司南京書坊。著有《詩經》、《易經講說》。又善醫，留都施藥活人數百，著有《保壽全篇》。晚年家力頗厚，隱居自適。生於隆慶辛未（一五七二）十月二十二日，歿於

崇禎庚午（一六三〇）十月初八日。妻：黃氏，子：萬先。又副室黃氏，子：萬光。

懷本：行愷三十，字季立。治《詩》，補邑庠生。妻：梅氏，女三。

汝芳曾孫十五人：

萬會：行璉一，字致一。治《詩》，補邑庠生，其它無考。

萬復：行璉三，其它無考。

萬象：行璉五，字向明。治《詩》，補邑庠生，生於萬曆庚寅（一五九〇）十二月初十日，歿於崇禎

壬午（一六四二）十月十四日。

萬里：行璉九，治《詩》，補郡庠生。生於萬曆壬辰（一五九二）正月初九月，歿於順治甲申（一六四四）三月二十七日。

萬善：行璉二，號群立。生於萬曆戊寅（一五七八）八月十二日，其它無考。

萬化：行璉二十七，字符大。治《禮記》，補邑庠生。生於萬曆辛亥（一六一一）三月二十六日，

其它無考。

萬程：行璉三十二，字符吉。治《詩》，補庠生。生於萬曆乙卯（一六一五）二月初八日，其它無考。

萬德：行璉三十六，字符甫。生於萬曆丙辰（一六一六）八月初三日，其它無考。

萬元：行璉三十九，字步先。賦性慇直，輕財好義。祖集遭毀，捐資重梓，補庠生。生於萬曆己

未（一六一九）八月十二日，歿於康熙乙卯（一六七五）十月二十日。

萬杰：行璉四十，字象治。治《詩》，補郡庠生。生於天啓癸亥（一六三二）五月，女一。其它無考。

萬慶：生於萬曆丙午（一六〇六）九月初六日，歿於崇禎戊辰（一六二八）四月二日。

萬禎：字作霖。生於萬曆癸巳（一五九三）九月二十六日，歿於崇禎己卯（一六三九）八月初一日。

萬慎：字智如。生於萬曆癸卯（一六〇三）十二月二十三日，歿於崇禎癸未（一六四三）七月初一日。

萬光：號慶和。歿於康熙乙卯（一六七五）十二月。其它無考。

萬先：行璉十六，字復先，號繼述。治《詩》，補邑庠生，輕財重義，磊落不羈。居館南京吏部侍郎王錫衮先生任所，復刊《近溪公文集》。南京舊有近溪公享祠，爲徽棍胡正行霸佔。他乃清理重修，恐後圯廢，委託南昌羅光先住祠奉祀。萬先晚年精工醫術，活人爲多。生於萬曆癸卯（一六〇三）十月三十日。

羅汝芳年譜

方祖猷

明武宗正德十年乙亥（一五一五）一歲

五月二日，生於江西省建昌府南城縣泗石溪。諱汝芳，字惟德，號近溪。父錦，號前峰，講陽明良知之學。

「正德乙亥五月之二日而夫子生。夫子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楊起元《明雲南布政使司

左參政明德夫子羅近溪先生墓志銘》^{〔一〕}

「先君諱錦，字崇綱，別號前峰。世居南城四石溪。……時聞臨川饒行齋先生得良知心傳於東越，乃命先君行笈走百里相從。」^{〔二〕}

正德十四年己卯（一五一九） 五歲

母授以《孝經》，繼以小學、《論語》、《孟子》。

「方就口食，先妣即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書。」^{〔三〕}

「五歲，從母受《孝經》，家人故亂其誦，大怒。隨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四〕}

正德十六年辛巳（一五二一） 七歲

入鄉學，即以孔聖爲的，於家庭間無人不相敬愛。

「七歲入鄉學，即以孔聖爲的，時時稱說《孝經》，於家庭間無人不相愛敬。」^{〔五〕}

明世宗嘉靖元年壬午（一五二二） 八歲

父與師饒行齋論陽明功業學脈，在旁敬聽不倦。父師勉以勤學經書。

「壬午，饒行齋與父談陽明功業、學脈，公敬聽不倦。饒試云：小子須勤經學，公應聲：大人能格君心。」^{〔六〕}

嘉靖三年甲申（一五二四） 十歲

十歲以後，父常啓迪以經傳，意趣往往相契合。

「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契合無違，每每躬親有得。」^{〔七〕}

嘉靖六年丁亥（一五二四） 十三歲

夢王羲之授以文房四事，遂專心書法。

「丁亥，夢右軍授以文房四事，遂專志字學。」〔八〕

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 十五歲

初讀《論語》，出就舉業。從張洵水學，毅然以道學自任，是爲定志之始。

「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卻是新城張洵水先生，名璣。爲人英爽高邁，且事母克孝，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九〕

「夫子十有五而定志於洵水。」〔一〇〕

嘉靖十年辛卯（一五三一） 十七歲

讀薛瑄《語錄》，至「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矢心力行，而澄湛之體未復。

「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體。』夫子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一一〕

是年，與吳氏結婚。

「辛卯，歸吳恭人於新豐。」〔一二〕

嘉靖十一年壬辰（一五三二） 十八歲

有感於澄湛之體未復，乃閉關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坐澄心，久成重病。父憂之，令讀《傳

習錄》，病頓愈。

「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水鏡無二，久之成病。」^{〔二四〕}

「却宗習諸儒各種工夫，屏私思念，忘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病。賴先君舊領陽明先生之教，覺兒用功致疾，乃示以《傳習錄》一編，不肖手而讀之，其病頓愈，而文理亦復英發。」^{〔二五〕}

「前峰公憂之，授以《傳習錄》，夫子讀而病瘥。」^{〔二六〕}

嘉靖十五年丙申（一五三六） 二十二歲

是年，徐階^{〔二七〕}取入縣庠。

「丙申，徐存齋取入縣庠。」^{〔二八〕}

長子羅軒生。

嘉靖十九年庚子（一五四〇） 二十六歲

秋，至省城南昌應考，不第。時縉紳大會於同仁祠，顏山農^{〔二九〕}講其所作《急救心火榜文》，因向之具述往日病重生死能不動心，今科舉不第得失能不動心。顏導以「制欲非體仁」，「知皆擴四端，如火燃泉達」，聽受二十日，大悟，遂師事之。與之矢志，終明聖學。是爲學宗泰州學派之始。

「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顏山農先生名鈞，……芳具述昨遭危疾而死生能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先生具不見取。問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以遽體仁哉！先生曰：「子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

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芳時大夢忽醒，乃知古今天下，道有真脈，學有真傳，遂師事之。」〔二〇〕

「汝芳之爲人也，自少淳龐。……年二十六，適赴庚子秋試，未遇。遇耕樵（顏山農自號）衍講同

仁《急救心火》，芳聽受二十日夜，言下悟領旨味，鼓躍精神，歸學三月，果獲豁然醒。」〔二一〕

「庚子秋闈，榜告《急救心火》於江西城，會講在豫章同仁祠中，翕來信從士類千五百人，內得建昌羅近溪，與農矢志，終明聖學。」〔二二〕

按：顏山農師事泰州學派開創者王艮弟子徐樾，時適從泰州至南昌。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一五四三）二十九歲

中鄉試。與胡廬山等大會於滕王閣。

「癸卯，薦鄉書，時年二十有九。師同廬山胡公、洞巖周公及諸同志大會於滕王閣數日。」〔二三〕是年，次子輅生。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一五四四）三十歲

至北京，會試中舉。與同志大會於靈濟宮，自以學未信，體弱，又聞父病，不廷試而歸。歸里，與父商訂經書，疑義必述陽明及父師饒行齋之說，以示歸約。

「甲辰，捷南宮，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二四〕

「次年甲辰，舉會試。師同波石徐公、中溪顏公……及諸同志大會靈濟宮。俄聞前峰公有疾，遂不應廷試而歸。」〔二五〕

「不廷試而歸，父子怡然於從姑玉冷之間。……每春和秋，携芳侍榻。……中夜披衣起坐，商訂經書，疑義必述陽明、行齋二先生之說，以示歸約。」^{〔一六〕}

秋，侍師顏山農至江蘇省泰州興化安豐場，謁王艮祠，會講半月。會後隨至泰州、如皋、江都等地講學。

「時在甲辰秋。……秋盡放棹，携近溪同止安豐心師祠。先聚祠，會半月，洞發心師傳教自得《大學》、《中庸》之止至。……鐸（按：顏山農原名鈞，後改名鐸）因留師祠，延會泰州、如皋、江都各鹽廠。」^{〔一七〕}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一五四五）三十一歲

正月，隨顏山農至揚州邗江書院，爲會十日。

「歲在甲辰之臘，偕門人羅近溪多士遊寓邗江書院，爲會十日，劇談正學。」^{〔一八〕}

自揚州歸里後，建從姑山房以待講學之士，接引來學。日與諸友討論程顥、陸九淵、王陽明、王艮義旨。

「乙巳，師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遊學之士，矢心天日，接引來學，日與諸友論駁明道、象山、陽明、心齋義旨。足不入城市。」^{〔一九〕}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一五四七）三十三歲

往吉安，謝顏山農，遂訪聶雙江、羅念庵、鄒東廓及劉獅泉，商榷學問。因邀山農至南城，師事甚謹。顏輕財好施，索金無間多少，盡付之以濟人。

「丁未，師往吉安，謝山農顏公。因遍訪雙江聶公、念庵羅公、東廓鄒公、獅泉劉公輩，商榷學問。」〔三〇〕

「迎（顏山農）歸，師事之甚謹。先生豪宕不羈，輕財好施，揮金如土。見人金帛輒詬曰：「此道障也。」索之，無問多少，盡以濟人。」〔三一〕

應吳悌之邀，顏山農離南城，至金溪會講。近溪與其弟汝濟、汝貞亦至。時山農與吳悌於會遊之旨趣有辯，因聽而有得。

「疏山吳思誠氏，……邀農會講於金溪之東嶽兩旬。……農遂（於）八月十一日嶽會而放棹疏山。……（吳）握農手而留言，言會意而志遊。農子喈然曰：「會矣遊矣，言惡庸？」……盱江羅汝芳偕弟汝濟、汝貞適登堂觀聽，詢究，得會遊之旨趣。」〔三二〕

按：吳悌字思誠，別號疏山。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一五四八）三十四歲

學《易》於楚人胡宗正，息心三月而悟伏羲未畫前之「易」。私心自快，能獲此天地間大道真脈。

「且遇楚中高士，爲說破《易經》，指陳爲玄門造化。予竊心自忻快，此是天地間大道正脈，奚啻玄教而已哉！」〔三三〕

「戊申，學《易》於楚人胡子宗正。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先生，先生知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胡喜，使先生息心而深思之。間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着一畫也？」先生略爲解說，胡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三四〕

「戊申，學《易》於胡宗正，息心三月，始悟未劃前矣。」〔三五〕

按：胡宗正，字中洲，號清虛，道士。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一五四九） 三十五歲

苦格物之說莫曉，因參互前說，有所見，請證於父，父不以爲然。

「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證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然終是不爲釋然。」〔三六〕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一五五〇） 三十六歲

至揚州，約王龍溪、錢緒山等大會於留都道觀。趙大洲嘆其爲孔門之曾參。秋，又會於南昌月餘。然後溯江至吉安北之螺川，集會九邑同志。

「庚戌，師至維揚，約龍溪王公、緒山錢公，大會於留都天壇道觀。……大洲趙公時官祠部，對衆

歎曰：「羅君儻在孔門，與曾參氏頗類矣。」〔三七〕

「庚戌，約同志大會留都。秋，會江省月餘。溯流至螺川，會九邑同志。」〔三八〕

嘉靖三十年辛亥（一五五一） 三十七歲

應董蓉山之邀會同門於江西樂安。歸里後，立義倉、建義館宗祠，置醮田。講里仁會於本邑臨田寺。

「辛亥，蓉山董公邀會樂安。」〔三九〕

「辛亥歸，立義倉，建義館，創宗祠，置醮田。講里仁會於臨田寺。」〔四〇〕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一五五二） 三十八歲

一夕，忽悟格物之說，中宵就證於父，父躍然許可。此後遂從《大學》「至善」，推演於孝、弟、慈爲天生明德。因憶十五歲從師所學之誤。

「三年之後，一夕忽悟（格物）今說，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卧內，聞於先君，先君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迄今追想一段光景，誠爲平生大幸、大幸也。後遂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爲天生明德。」〔四一〕

「三年之後，一夕忽悟，……直趨父卧榻前陳之。……因自退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世何緣，奪得此等苦趣。」〔四二〕

撫臺親至從姑，命有司具路費促北上參加廷試。

「壬子，撫臺夏夢公登姑山，請見夫子，命有司具路費促北上。」〔四三〕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一五五三） 三十九歲

自覺學已通，乃至北京廷試。成進士，授太湖^{〔四四〕}令。在京時，參加徐階召開之靈濟宮大會，與聶雙江、歐陽南野、王敬所、何善山、何吉陽等數十百人，聯講二月，又與姜寶^{〔四五〕}、胡直^{〔四六〕}、鄒善^{〔四七〕}等爲會，晨夕切劘。

「學既通，乃赴廷試。癸丑，賜同進士出身。」〔四八〕

「癸丑廷試中式，時內閣存齋徐公、部院雙江聶公、南野歐陽公，皆以興起斯學爲己任者，乃定會所於靈濟宮。師集同年……敬所王公、舊同志善山何公，……吉陽何公……數十百人，聯講兩

月，人心翕然，稱盛會也。」〔四九〕

「癸丑，第進士，寓京師，與姜鳳阿寶、胡廬山直、鄉穎泉善、……、劉養旦應峰諸先生，聯同志會，辰夕切劘，各有所得。」〔五〇〕

嘉靖三十三年乙卯（一五五四） 四十一歲

在太湖，平山盜，便納賦、修庠序、立鄉約，演聖諭六條，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

「時靳黃、英山多盜，江防使者遣兵戍其地，民苦之。夫子至，首請撤戍。盜不爲備，領壯士突入，擒其渠魁，盜悉平。所至集父老，從容訓誨之。……湖賦素難辦，因與之約，悉得諸縣自納，設櫃於門，民甚便之。復流移，修庠序，令鄉館師、弟子朔望習禮、歌詩，……立鄉約，飭講規，敷演聖諭六條，惓惓勉人以孝弟爲先行之。期月，爭訟漸息，有緩急難卒辦者，父老子弟爭相趨營之。」〔五一〕……數十百人，聯講二月。」（《盱壇直詮》下）

「授太湖令，……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五二〕

時王時槐^{〔五三〕}道經太湖，邀觀兵壯校射。告以己心，每日在百姓身上而不能暫釋，王悚然欣服，後即以其校射移罰爲賞法，行之於其所官之地，以靖山海寇，得獲成功。

「憶乙卯，予以南主客郎出愈食閩臬，道經太湖。先生時爲令，留止信宿，邀至演武場觀兵壯。先生語予曰：「吾茲校射，中一矢以上者賞有差，不中者罰。蓋不中者不得受募金，即以增給中者，是移罰爲賞也，……。」又曰：「吾此心每日在百姓身上，周回不暫釋也。」予聞其言，悚然謹

識之。及入閩，祇服未敢忘。復倣其校射賞罰之法，行於漳南，久之以靖山海寇警，幸獲成效。」〔五四〕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一五五六） 四十二歲

入覲，途遇師顏山農，苦邀與之同至北京，同參與徐階之靈濟宮大會，聽者數千人。

又被近溪令太湖，入覲，忽遇江東門，苦板同旱程，叙間闊。鐸不忍堅拒，隨至北畿。時徐少湖名階爲輔相，邀鐸主會天下來覲官三百五十員於靈濟宮三日。」〔五五〕

「歲大計，入覲，大學士徐階曰：「……。」汝芳起謝。……因謂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今朝朝可以講學，以趨端向。階遂大會於靈濟宮。汝芳娓娓發明，聽者數千人。」〔五六〕

時首輔嚴嵩〔五七〕以臺省相邀，不往。擢刑部主事。

「丙辰入覲，嚴分宜以臺省要公，弗往。擢刑部主事。」〔五八〕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一五五七） 四十三歲

赴刑部主事任，道經直隸河間府，時顏山農在河間講學，凡三月，聽衆八千人，因同聚二月。

「河間太守陳見吾名大賓會講，急命迎鐸，召州縣官吏、師生民庶近八千人，齋道、禪林亦聚數千。……如此聚會凡三日。近溪亦際陞北刑主政，道經河間，同聚兩月。」〔五九〕

在京，爲司寇鄭澹泉所知，部事悉與正之。刑號允明，平反活囚甚衆。

「時大司寇鄭澹泉公亟稱太湖之政，部事無大小悉與正之。一時平反從未減者甚衆。前獄中每遇寒，無日不報囚死，夫子命具湯藥、熱飲食，時收放，囚乃不病。」〔六〇〕

嘉靖三十八年戊午（一五五九） 四十五歲

初識耿定向^{〔六二〕}於京邸，常與論學甚契。耿謂其談道直指當下，令人反身默識。

「余自嘉靖戊午獲交近溪子於京邸。其時近溪子談道直指當下性真，令人反身默識，不效世儒詹詹然訓解文義。」^{〔六二〕}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一五六〇） 四十六歲

以刑部主事職，出審大同、宣府獄。臨行，嚴嵩囑以盡殺被其冤害之「沈鍊案」^{〔六三〕}受株連者，不聽，悉從輕減。

「庚申，出審大同、宣府獄。沈青霞鍊者，嚴氏冤害之也，死而株連甚衆，皆欲殺之。夫子悉從輕減。」^{〔六四〕}

返京，路經山東臨清，忽患重病。倚榻間，恍若一丈人前來，告以身病雖稍康，然心病鬱結。導以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機，如操持太甚，遂成心結。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聽後驚起流汗，執念漸消而病愈。

「北上臨清，忽遭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前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倦而目輒不瞑，攏攏而意自不分。……此皆君心痼疾，今仍昔也。』……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溪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六五〕}

「比返過魯，問道於泰山丈人，學益進。」〔六六〕

嘉靖四十年辛酉（一五六二） 四十七歲

曾歸省，大會學者。

「辛酉歸省，學者大集。」〔六七〕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一五六二） 四十八歲

在京，集李見羅等日夕論學。又邀王時槐夜談。對人言，願王有契於其言。

「壬戌，師在京師，……集一山羅公、合溪萬公、見羅李公、魯源徐公輩，日夕聚論，商榷理學。」〔六八〕

「壬戌，予以內艱服闋入京。先生時爲刑郎，邀予夜對，疊疊劇談。而語人曰：『吾與王子劇談，誠祝天願其有契於吾言也。』其切惓惓至如此。」〔六九〕

時徐階欲於明年任以南考功，不意下屬不知，令爲安徽寧國府知府。臨行，陸光祖〔七〇〕告以其事，則笑對曰：「寧國不足以取公卿，獨不足以取聖賢耶？」陸服其言。

「祖出守寧國。五臺陸大夫謂曰：『兄見存翁否？……此翁爲兄吃一大惱，蓋翁爲兄謀而無善地，意明春南考功須一名士，昨部推去阮沙城，而未示以所補。部不知而就兄寧國，此大失翁初意也。』祖笑曰：『……寧國不足以取公卿，獨不足以取聖賢耶？』大夫拱手謝曰：『壯哉！羅兄志也，豈人所易及哉！』」〔七一〕

至寧國，教士民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數月，教化大行。

「壬戌，出守寧國。至寧國，凡士民入府，則教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或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足以治寧國耶？』曰：『奚啻寧國已也。』數月，教化大行，遠邇向風。」^{〔七三〕}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一五六三） 四十九歲

在寧國，聯合各鄉村，訂鄉約、興講會、清逋欠、奏罷種官馬、築城圩。建志學書院，修水西書院。與諸生及鄉先生講學不倦，以崇學術、高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之風。

「乃聯合鄉村，各興講會。清逋欠、修堂廡、建志學書院。與郡之鄉先生及諸生沈子懋學、……等講學不倦。郡堂絕無鞭撻之聲。南陵苦種官馬，力請撫按奏罷之。築涇縣、南陵、太平城及羅公圩。修水西書院。」^{〔七三〕}

「迨守寧國，……日惟講學水西、志學二處，以崇學術、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六郡亦聞風歸化。」^{〔七四〕}

是年，邀王艮子王襃來寧國主講席。湯顯祖^{〔七五〕}來學，時年僅十三。

「近溪羅公知寧國事，倡明理學，大會諸公，延先生主之。」^{〔七六〕}

「十三歲時，從明德羅先生遊。」^{〔七七〕}

按：湯顯祖生於嘉靖二十九年。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一五六四） 五十歲

四月，迎陽明兩大教授師弟子之一王畿^{〔七八〕}，講學於至善堂，宛陵六邑士子千餘人畢集。王畿講孟子「萬物皆備於我」。

「近溪羅侯之守宣也，既施化於六邑之人，復哀六邑之彥聚於宛陵，給之以館餼，陶之以禮樂，六邑之風驟然震動。甲子春暮，予以常期赴會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及友長幼千餘人，聚於至善堂中。先命歌童舉樂合歌，以興衆志。」^{〔七九〕}

冬，入觀。路經南都，至明道書院謁耿定向。在院示曹胤儒、管志道^{〔八〇〕}、李天植等以「明體」之說。次日，大會於明道書院，參加者益以焦竑^{〔八一〕}等，導以今日之急務只是講學。又次日，離南都北上，爲追送者管志道、曹胤儒、楊希淳等指點學問。

「嘉靖甲子冬，天臺耿師檄不佞胤儒置之明道書院。……無何，近溪師以將入觀，謁耿師，至院中，徵儒所得。……（管）志道接語曰：「近承宗師面命，將此點明體時時提醒。」羅師曰：「……如何喚『明體』？」……羅師笑曰：「……今人都將耳目口體奉事，卻不將此明體照管，便枉了此生。」^{〔八二〕}

「次日，耿師延羅師於明道書院爲會，時與會者……甌山張公燧，而儒與管志道、李君天植，及白下焦君竑……待。……羅師曰：「孟子當時急務只是要正人心，僕今日只要諸公講學。」……又次日，儒偕太岳楊希淳、東溟管志道輩追送羅師於江之浒。」^{〔八三〕}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一五六五） 五十一歲

入觀至京。首輔徐階詢以時務，對以人才爲急，欲成人才，必由講學。徐遂合同志，大會於靈濟宮。

「乙丑入觀，徐存翁詢以時務，對曰：「人才爲急，欲成人才，其必由講學乎？」翁是之，遂合同志大會靈濟宮。」^{〔八四〕}

時張居正^{〔八五〕}爲裕邸講官，詰以進講時有堯舜其君意否？張沉吟不語。因嘆何無真精神感格君上。是爲兩人交惡之始。

「時張江陵爲裕邸講官，公詰曰：『兄進講時，有必欲堯舜其君意否？』張沉吟。公嘆曰：『君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何耶？』」^{〔八六〕}
在京與王時槐論學，言可從樂而入本心。

「乙丑，予爲符卿，先生以寧國守入覲。……一夕，先生招予過其邸舍，聯榻而寢。比四鼓，先生問余曰：『近日何如？』予曰：『吾惟直透本心耳。』先生詰問本心，予請示……予曰：『豈無方便可指似處？』先生曰：『莫如樂、第從樂而入可也。』」^{〔八七〕}

回寧國。王吉泉按察寧國，謂所屬近溪以講會、鄉約治郡。

「回郡，王吉泉公按郡，郡中寂然無事。公謂所屬曰：『太守誠以講會、鄉約治郡。』命集父老子弟而觀其歌詩、習禮，皆賞之。」^{〔八八〕}

夏，聞父卒，奔歸。士民縉紳送踰百里，至有追隨至其家者。

「聞前峰公訃，奔歸。士民縉紳送踰百里，有追隨至家者。」^{〔八九〕}

路過金溪，曹胤儒適在，往待教，與之談「道不費些子氣力」、「孔子發憤」功夫及「無物」心地等。嘉靖乙丑夏，……適羅師自寧國丁外艱過溪城，……儒往待教，……師曰：「不費些子氣力極

是，但孔子發憤處如何說？」……居頃之，問：「此時心地如何？」儒對曰：「覺無物」。^{〔九〇〕}
秋初，曹胤儒至盱江，留之從姑山房。是晚，與之論「無聲無臭、廣生大生」爲「無思無爲之本」，

導以不落妄見，不落光景。並勉以「大丈夫須放大些志氣。」

「乙丑秋初，不佞儒走盱，拜師素幄中，師留儒從姑。晚坐，師忽問儒所得，儒對曰：「近來見得無聲無臭，而廣生大生天之道也。故嘗理會無思無爲之本，使此未發發時，澄澄湛湛，……。」師曰：「……然有所見，莫不是妄否？無思無爲之本，澄澄湛湛，莫不是著想成一光景否？」……次早梳洗頃，師顧儒大聲曰：「大丈夫須放大些志氣，莫向枯塚里作活計。」」〔九二〕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一五六六） 五十二歲

家居。四方來者日衆，因建前峰書屋於從姑山。春，曹胤儒復謁於從姑。與曹及諸生講學於長春閣及泗石溪別墅，暢談「一切世界皆我自生」、聶豹「歸寂」之說與止觀相似、程顥「識仁」之說，即本體即工夫、氣質之性、盡心知性、良知人人具足圓成等。

「丙寅，建前峰書屋於從姑山，四方來學者益衆。」〔九三〕

按：有關從姑長春閣及泗石溪別墅講學事，皆見《盱壇直詮》下卷。

是年，合撫州、建昌同志，大會於疏山寺，於會上發明達道、達德行之以一之義。有《疏山會語》。

「丙寅，合撫、建同志，大會疏山寺。」〔九三〕

「比丙寅歲，近溪羅先生會講疏山，錄達道、達德、三重九經要皆行之以一，而所發一之義，甚明且切。」〔九四〕

師顏山農遭誣入南都獄，聞之，百計調護，傾囊濟賑三年。

「（汝芳）忽聞樵難，埋白獄。芳涕泣如傷父，百計調護，傾囊濟賑三年。」〔九五〕

明穆宗隆慶元年丁卯（一五六七） 五十三歲

是年，周流天下，遍訪同志，曾至浙江會稽，與王畿劇談竟夕，參加者尚有王畿弟子趙志臯^{〔九六〕}。王畿贊許其求仁宗旨。趙志臯視其葛巾野服，無烟火氣，宛然一儒生，感而就其教席，此後簡牘往來，交相責成。

「歲丁卯，先生（近溪）周流天下，遍訪同志，灑然臨予浙，與公（王畿）劇談竟夕，相得甚歡。聆其的談仁旨，毅然身爲己任，公嘆曰：『真顏氏子復出也。』予目先生葛巾野服，飄飄物外，真若秋鶴橫空，無烟氣味，尚爾一儒生態也。自是得就教席，言言兩相契解，而彼此貽簡牘，交相責成，互相訂正，無下數十紙。」^{〔九七〕}

隆慶二年戊辰（一五六八） 五十四歲

冬臘，偕二子及弟子持隆慶普赦^{〔九八〕}哀詔，具《揭詞》，貸百金，往南都救師顏山農，顏得獲釋戊邵武^{〔九九〕}

「（汝芳）傾囊濟賑三年，瞰亡詔携子、徒放棹留都。……具悉誣枉，會助貸金三百五十兩，補贖出險，入戊郡武。」^{〔一〇〇〕}

「戊辰，聞顏先生以剛直取罪，監禁留都，乃稱貸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舟往救。或曰：『山農不及子，子師之何也？』曰：『山農先生在縲絏之中，而講學不倦，雖百汝芳，豈及哉！』既而賴同志併力設處，得戊邵武。」^{〔一〇一〕}

按：《揭詞及助資姓氏》最後一行爲：「羅近溪自遭難至出戌，陸續助銀約一百兩。」見《顏鈞集》

卷五第四七頁。

隆慶三年己巳（一五六九） 五十五歲

母病。見顏山農出獄事有成，乃別顏回里，服侍母。

「吁江近溪具《揭》遠携兒徒放棹，辯豁測計，鳩緣在任同志納贓入戍。事既有成，近溪先別去。半月後出監，入邵武。」^{〔1011〕}

六月，母卒，丁內艱。

「夜半疾作，端坐……而終，時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寅時也。」^{〔1011〕}

隆慶五年辛未（一五七一） 五十七歲

遍歷衡湘，走訪同志，大會於南豐、廣昌、韶州、衡陽劉仁山書舍，縱觀各地幽勝。

「辛未，厝寧安人畢，乃周流天下，遍訪同志，大會南豐、大會廣昌、大會韶州。由郴、桂下衡陽，大會劉仁山書院。是行也，遊濂溪月巖、謁永州舜陵，縱觀九嶷，深入蠻洞。陟日觀於上封，讀禹碑於岳麓，酌賈誼井泉，挹汨羅廟貌，而衡湘幽勝，殆盡其概矣。」^{〔1014〕}

隆慶六年壬申（一五七二） 五十八歲

許孚遠^{〔1015〕}訪於從姑山房，與論江右胡直、李材^{〔1016〕}能否入聖賢。

「壬申，許敬庵先生訪子從姑山中，問：『江右若胡廬山（諱直）、李見羅（諱材）可謂聖賢矣。』子曰：『廬山有聖賢之志，見羅有聖賢之才。』」^{〔1017〕}
是年，穆宗卒，當道引哀詔促起。

明神宗萬曆元年癸酉（一五七三）五十九歲

奉詔起用，沿途所至，會講不續。至北都見首輔張居正，兩人於堯舜博濟有辯，遂補東昌〔二〇八〕，趙錦〔二〇九〕爲之不平。

「癸酉北上，過江省，大會旬日。遂從大江而東，沿途如饒州、安慶、寧國、留都、揚州，凡相知同志者，絡繹邀師會講，縉紳士友，無日不會。……名雖入京，實聯友講學。」〔二一〇〕

「癸酉入京，見張江陵曰：『間閭疾苦不能上達。』張曰：『堯舜不病博濟耶？』對曰：『此自人言堯舜耳。若堯舜之心時時刻刻必求博濟也。』張默然，遂補東昌。趙麟陽忿然曰：『奈何促賢者出，僅以郡勞之。』」〔二一一〕

治東昌如寧國，三月大治。於東昌文場示按院以分卷功夫及二、三場與頭場隔別法。按院依言行之，將落卷搜索，竟毫無一可中者。按院謝謂可爲科場規則。

「治東昌如寧國。」〔二一二〕

「補東昌，三月大始。」〔二一三〕

按：文場分卷事，見《庭訓記》下。

顏山農至東昌，累置白金爲其置棺。

「羅公爲東昌太守，先生（顏山農）來呼之曰：『汝芳爲余置棺，須百金。』盡取其俸錢出，即散與貧者。又命之曰：『汝芳爲余置棺，須百金。』太守故廉，不能更具百金，則早起矚其尚寢，跪牀下白之。先生詬怒，不得已稱貸以進。取之出，又散與貧者。」〔二一四〕

十月，陞雲南屯田副使，具疏乞休，未准。

「至萬曆元年，奉恩詔起用，補授山東東昌知府。到任後，本年十月，陞雲南屯田副使，具本乞休。吏部行文，催促赴任。」〔二五〕

萬曆二年甲戌（一五七四） 六十歲

自東昌歸里，遠近門生皆集，爲祝六十大壽。因合郡中數百人，大會於盱江玄妙觀。會後與同志登華山，再會於樂安。

「甲戌，師自東昌歸盱。時年六十，遠近門生咸集師庭稱壽。師乃合郡中同志數百人，大會於盱之玄妙觀，旬日始解。……於是崇仁抵宜黃，登華山，直詣樂安大會。」〔二六〕

十一月至雲南昆明，任屯田副使。至即講學於五華書院。

「吏部行文催促上任。至次年十一月到任。」〔二七〕

「萬曆甲戌季冬，方伯陽谷方公憲長、西巖顧公大參、同野李公……，偕予集會五華書院。」〔二八〕

萬曆三年乙亥（一五七五） 六十一歲

續講學於五華書院，孜孜不倦。

「公學益精，力益勤，而從遊者日益衆。欲創道西南，會同野李公繼至，與公同志，又合併陽谷方公、西巖顧公……諸君子，講學五華書院，日孜孜不倦。諸生不惟得領諸君子文學之教，其所薰陶培養者多矣。」〔二九〕

築昆明池，開金汁、銀汁二溝，遍歷楚雄、大理、徵江、石屏、永昌等處，衝決者平之，壅塞者浚深

之，隔岸無水者設橋渡之。

按：上述事，見《庭訓記》下及《羅明德公本傳》第二〇頁。

秋，浚龍池，至騰越州。莽人^{〔二〇〕}犯逼州境，以虛擊先之，莽不敢近。因留署兵巡事。莽掠迤西，以計困之，莽恐乞降。申聞撫院，竟格不行。

「杪秋，由大理入永昌，浚龍池，引沙河，乃適騰越州。莽人犯三宣，且逼州境，夫子以虛擊先之，莽不敢近。兩院遂署行兵巡事。莽人掠迤西，迤西使人告急，夫子授以方略，大困之。復遣人馳諭六宣尉，但能滅莽者，即許居其地，莽人恐乞降。」^{〔二一〕}

「莽恐乞降，申聞撫院，意格不行，至遭後禍。」^{〔二二〕}
在騰越，於軍事中講學不輟。

「時警報雖急，公合縉紳士民會講不輟。捷至，同聲慶曰：『吾騰今日文事武備，一時濟美。』」^{〔二三〕}

萬曆四年丙子（一五七六） 六十二歲

是年，署提學事，悉以正貢應署司事。築侍郎壩，安寧二州城。暇則講鄉約，父老子弟群聚觀聽者動以千計，風聞遠邇。

「丙子，築侍郎壩。歸，署提學事。時選貢方嚴，悉以正貢應署司事。……築安、寧二州城。暇講鄉約，父老子弟群聚觀聽者動以千計，風聞遠邇。爭訟漸息，幾無訟矣。」^{〔二四〕}

弟子杜應奎以其在昆明講學之《五華會語》及《雙玉會語》附之在六詔等處論學之辭，編成三卷，

題以《近溪子集會語》欲刊刻之。郭斗爲此書作叙。

萬曆五年丁丑（一五七七） 六十三歲

二月，轉雲南布政司左參政，總理二司，開局鑄錢。巡楚雄畢，大會於楚雄書院。因執事供茶中，暢談心之寧靜與戒謹恐懼兩者相合不妨。

「二月，轉左參政，……開局鑄錢無不立辦。」〔二五〕

「子參滇藩時，大會楚雄書院。當斯時也，父老子弟群然而集。……適郡邑命吏胥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略無差爽。因諸生中有言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者，子詳發之曰：「群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外固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如是寧靜，正與戒謹相合而又何妨耶。」〔二六〕

未幾，入京賀萬壽。禮成，出城回滇，於城外廣慧寺集同志爲會講學。時張居正禁講學，惡之，嗾人疏劾，遂致仕歸里。

「丁丑，賁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二七〕在京時，楊起元〔二八〕始來受業，鄒元標〔二九〕侍左右者月餘。

「捧賀入京，起元受業焉。」〔三〇〕

「先生丁丑入賀，予侍先生左右者月餘。」〔三一〕

歸里後，有勸輟講學免禍者，答以實心講學必無禍，去官正好講學。

「丁丑，子以講學罷官，或請少輟以從時好。子曰：「……況今去官，正好講學。」〔三二〕

「時嚴禁講學，或曰：『師宜輟講，庶免黨禍。』子曰：『……人肯實心講學，必無禍也。黨人者，好名之士也，非實心講學者也。』」〔一三三〕

萬曆六年戊寅（一五七八） 六十四歲

在從姑山房開誨來學。王時槐往訪，請益踰旬。

「還從姑，開誨來學。……萬曆戊寅，予歸田既久，先生亦謝事還。予買舟訪先生於從姑山房請益。」〔一三四〕

萬曆七年己卯（一五七九） 六十五歲

同門梁汝元〔一三五〕遇難，致書當道，爲鬻田產往救。有諷之者，則曰：「彼爲學得罪，予爲學往救，予嘉其志，何論其學之是不是！」

「己卯，梁兩川諱汝元公遇難，子鬻產得百金贈之，且致書解於當道。智問其故，子曰：「彼爲學得罪，予爲學而救，何必論其學之是不是哉！」」〔一三六〕

「布衣梁汝元非罪囚楚，爲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某害道，宜置於法。』近溪曰：『彼以講學罹文網，予嘉其志，遑論其他乎？』」〔一三七〕

是年八月，入廣東，隨行二子及胡宗正皆染病卒。復隻身從南海歷惠州、潮州至福建，遍訪同志。

「己卯，入粵，從南海歷惠、潮，至閩，遍訪同志。」〔一三八〕

「秋中，羅近溪携二子暨胡清虛遊廣東曹溪，至肇慶其長子病死，次子痛其兄病且死，熱香掌中灼爛，尋又哭過毀，亦病死。無何，胡清虛亦死。」〔一三九〕

按：羅汝芳二子羅軒、羅輅病卒事，詳見《近溪子文集》卷四《二子小傳》。

是年，鄒元標以理學名臣薦之於朝。

萬曆十年壬午（一五八二） 六十八歲

魏時亮^{〔四〇〕}、萬廷言^{〔四二〕}、許孚遠訪於從姑山房。許孚遠與論「克己復禮」之「己」字義，甚爲贊同，然此後許孚遠因聽鄧元錫^{〔四二〕}之言而改變初說，以「惡」釋「己」，兩人言論不合。

按：關於「己」字之辯，詳見《庭訓記》下。

是年，胡僖爲《近溪子集》作叙。

萬曆十一年癸未（一五八三） 六十九歲

夏至臨川。會於崇仁，會於樂安。至吉州訪王時槐，安福訪鄒善，永新爲師顏山農祝壽，泰和會胡直。

「夏，適臨川，會崇仁，會樂安。門人黃子廷寶、……詹子事講、陳子致和等各留會旬日。乃入吉州，訪王塘南公，進安福，訪鄒穎泉公，至永新，拜山農先生，下泰和，會胡廬山公。」^{〔四三〕}

「九月二十三日，（顏鈞）八十壽辰，門人羅汝芳作《慶八十壽》詩爲賀。」^{〔四四〕}

又遊閩，所至集會。

「懷智幼性狂蕩，不能領先生（羅汝芳）庭訓。萬曆癸未年二十三，始從遊閩，登道峰、感其格神而皈依焉。」^{〔四五〕}

是年，按院韓國楨以地方人才薦，給諫楊文舉疏奏其雲南邊功，吏部行文查訪經薦鄉官履歷。

門人杜應奎、聶繼皋等及諸孫集刻其於雲南時會語六卷，名《近溪子集》，又稱《近溪子會語》。耿定向作《題近溪子集》。

萬曆十二年甲申（一五八四） 七十歲

同志雲集從姑，慶其七十壽辰，大會月餘。會後，至螺川，訪王時槐於白鷺院，論道教玄門之學。有福建之行，問心於武夷先生。

「甲申，公年七十，同志雲集，大會月餘。」〔四六〕

「甲申，先生過螺川，訪予白鷺院中，予試問玄門之學。」〔四七〕

「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四八〕

與郡守季膺講守令職列，應親民循良。（見《庭訓記》下）

弟子湯顯祖成進士，觀政北京吏部，曾上奏開講學之禁，欲向吏部推薦近溪而未果。

「道學久禁，弟子乘時首奏之，意謂吾鄉吏者當薦召吾師，竟爾寥寥。知我者稀，玄滌所貴。」〔四九〕

萬曆十三年乙酉（一五八五） 七十一歲

大會江西同志於南昌。

「乙酉，大會江省同志於會城。」〔五〇〕

黃廷寶卒業從姑，請教言，與談求仁宗旨及《大學》之明德。

「乙酉，黃僉憲廷寶卒業於從姑，請教言。子曰：『孔門宗旨在於求仁。……《大學》一書，聯屬

家國天下以成其身，所以學其大者也。……明德者，人所不慮而知，其良知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二五〕

是年，郡守季膺重刻耿定向批點之《近溪子集》、耿氏有《讀近溪子集》。

萬曆十四年丙戌（一五八六） 七十二歲

夏，湖北麻城周柳塘來訪，因同舟下南昌，從鄱陽湖至玉山，入兩浙，過嘉興、姑蘇、無錫，至留都，與焦竑等講學於永慶寺，又大會於興善寺、雞鳴憑虛閣。

「萬曆丙戌夏仲，余同年友柳塘周君來自楚，黃訪余從姑，且欲偕遊白下。……初從豫章泛鄱陽，踰常山，入浙江，歷姑蘇，比至白下，則朱明矣。……聚首靜僻，爲結夏計，得謝墩禪室名永慶者。

……時諸大老於興善寺方丈、雞鳴憑虛閣，久亦聯講會，同拉余偕往。」〔二五〕

「是夏，師同楚中柳塘周公自建昌溯江省，從鄱陽至玉山，入浙河，下錢塘，過嘉興，過姑蘇，過無錫，所至與同志及名流無不傾倒。……師詣留都，約如真李君、澹園焦君輩談學於永慶寺。隨

舉會於興善寺，又大會於雞鳴山之憑虛閣。」〔二五三〕

會後，又大會於蕪湖、水西、寧國，從祁門入饒州回里。

「別後，大會蕪湖、大會水西、大會寧國，從祁門入饒州而還。」〔二五四〕

「留都之會屆一月，殆無虛日。……師留都大會、蕪湖大會、涇縣大會，寧國縉紳士民一時雲集。

又從祁門過饒州。」〔二五五〕

門人整理其南都所講會話，稱《近溪子續集》，趙志臯刻於國學。

萬曆十五年丁亥（一五八七） 七十三歲

楊復所就學姑山，與盱江士人共建明德堂講所。秋，過新城，與鄧元錫暢論，至建陽，大會。

「丁亥，復所楊太史就學姑山，遂同盱之名彥爲師建講所於鳳凰山之麓，篇曰『明德堂』。」〔一五六〕

「是秋，建陽尹崔子蕭迎夫子，過新城，與鄧元錫傾論而別。至建寧，大會。有《建陽會語》。」〔一五七〕

因五年前與許孚遠釋「克己」之「己」字不合，後有書信相辯。是年，接許書，有《與許敬庵先生書》。

「丁亥，子《與許敬庵先生書》曰：『……竊意此非出諸公祖，第中傷者有所入耳。故前札之投，先則以不肖之心白之，深爲兩人平生惜。……展誦昨論，乃謂不肖祇爲辯謗來者，此則又其所不能甘矣。……公祖與不肖共話三年，止是「克己」，「己」字一裂，則遍地荆棘，令人何處安身而立命也。』」〔一五八〕

萬曆十六年戊子（一五八八） 七十四歲

春，命諸孫勿往應試。

「戊子春，命諸孫勿往應試。」〔一五九〕

八月，微疾，命門弟子來宿，日夜談學不倦。二十五日，疾篤，弟子環坐請教言。九月初二逝世。逾月，門人皆至，凡數百人，殯葬於鳳凰山。弟子私謚曰「明德」。

「戊子夏，靜養從姑山。……八月微疾，命門弟子來宿，日夜談學不倦。……二十九日夙興，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坐請教言。……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享年七十

有四。逾月，門人皆至，凡數百人，掖柩出，殯於鳳凰山。……遂筮日告謚，曰「明德夫子」。^{〔六〇〕}

注釋

- 〔一〕〔五〕〔一〇〕〔一四〕〔一六〕〔三八〕〔三九〕〔四三〕〔五一〕〔五五〕〔六〇〕〔六四〕〔六六〕〔六七〕〔七二〕〔七三〕〔八四〕〔八八〕〔八九〕〔一〇一〕〔一〇四〕〔一一一〕〔一一三〕〔一三〇〕〔一三八〕〔一四三〕〔一四八〕〔一五〇〕〔一五四〕〔一五七〕〔一六〇〕楊起元《雲南布政司使左參政明德夫子羅近溪先生墓志銘》、《近溪子集·附錄卷二》。〔以下簡稱《墓志銘》〕 〔一二六〕羅汝芳《先府君前峰公行狀》、《羅汝芳文集》卷四。 〔三三〕〔九〕〔一五〕〔三三〕〔三六〕〔四一〕羅汝芳《會語續錄》卷上。 〔四〕〔三四〕劉元卿《諸儒學案·傳》、《近溪子附集》卷一。 〔六〕〔八〕〔一一〕〔一八〕〔二四〕〔三五〕〔四〇〕〔五八〕〔八六〕〔九三〕〔一一一〕〔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四〕〔一四六〕〔一五九〕羅懷智《羅明德公本傳》、《羅明德公文集》卷首。〔以下簡稱《本傳》〕 〔七〕〔二〇〕羅汝芳《會語續錄》卷下。 〔一一〕薛瑄（一三八九—一四六四）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永樂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學宗朱熹。有《薛文清集》。 〔二七〕徐階（一五三〇—一五八五）字子升，號存齋，又號少湖。官至吏部尚書、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嘉靖末年至隆慶年間，曾任首傳，柄國政。江右王門最著門人。在位時多次為王門講會於北京靈濟宮。有《世經堂集》、《少湖文集》。 〔一九〕顏山農（一五〇四—一五九六）原名鈞，後改名鐸。字子和，號山農，又號耕樵，江西吉安永新人。師事泰州學派開創者王艮弟子徐樾，在大江南北講學。曾遭迫害，監禁於獄。因羅汝芳竭力營救，得以出獄。有《顏山農遺書》，今人擴編為《顏鈞集》。 〔二二〕〔九五〕〔一〇〇〕顏山農《著回何敢死事》、《顏鈞集》卷五。 〔二二〕顏山農《急救心火榜文序》，同上書卷一。 〔三三〕〔三五〕〔三九〕〔四〇〕〔三七〕

〔四九〕六八〔八二〕八三〔九〇〕九一〔九二〕一一〇〔一一六〕一二五〔一二六〕一五三〔一五五〕一五六
〔一五七〕一五九〔一六〇〕一六一〔一六二〕一六三〔一六四〕一六五〔一六六〕一六七〔一六八〕一六九〔一七〇〕一七一〔一七二〕一七三〔一七四〕一七五〔一七六〕一七七〔一七八〕一七九〔一八〇〕一八一〔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一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八八〕一八九〔一九〇〕一九一〔一九二〕一九三〔一九四〕一九五〔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一九九〔二〇〇〕二〇一〔二〇二〕二〇三〔二〇四〕二〇五〔二〇六〕二〇七〔二〇八〕二〇九〔二一〇〕二一一〔二一二〕二一三〔二一四〕二一五〔二一六〕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二二〇〕二二一〔二二二〕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二二六〕二二七〔二二八〕二二九〔二三〇〕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三三九〔三四〇〕三四一〔三四二〕三四三〔三四四〕三四五〔三四六〕三四七〔三四八〕三四九〔三五十〕三五〇〔三五二〕三五三〔三五四〕三五五〔三五六〕三五七〔三五八〕三五九〔三六〇〕三六一〔三六二〕三六三〔三六四〕三六五〔三六六〕三六七〔三六八〕三六九〔三七〇〕三七一〔三七二〕三七三〔三七四〕三七五〔三七六〕三七七〔三七八〕三七九〔三八〇〕三八一〔三八二〕三八三〔三八四〕三八五〔三八六〕三八七〔三八八〕三八九〔三九〇〕三九一〔三九二〕三九三〔三九四〕三九五〔三九六〕三九七〔三九八〕三九九〔四〇〇〕四〇一〔四〇二〕四〇三〔四〇四〕四〇五〔四〇六〕四〇七〔四〇八〕四〇九〔四一〇〕四一一〔四一二〕四一三〔四一四〕四一五〔四一六〕四一七〔四一八〕四一九〔四二〇〕四二一〔四二二〕四二三〔四二四〕四二五〔四二六〕四二七〔四二八〕四二九〔四三〇〕四三一〔四三二〕四三三〔四三四〕四三五〔四三六〕四三七〔四三八〕四三九〔四四〇〕四四一〔四四二〕四四三〔四四四〕四四五〔四四六〕四四七〔四四八〕四四九〔四五〇〕四五二〔四五三〕四五四〔五五五〕五五六〔五五七〕五五八〔五五九〕五六〇〔五六二〕五六三〔五六四〕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七〔五六八〕五六九〔五七〇〕五七一〔五七二〕五七三〔五七四〕五七五〔五七六〕五七七〔五七八〕五七九〔五八〇〕五八一〔五八二〕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五八六〕五八七〔五八八〕五八九〔五九〇〕五九一〔五九二〕五九三〔五九四〕五九五〔五九六〕五九七〔五九八〕五九九〔六〇〇〕六〇一〔六〇二〕六〇三〔六〇四〕六〇五〔六〇六〕六〇七〔六〇八〕六〇九〔六一〇〕六一一〔六一二〕六一三〔六一四〕六一五〔六一六〕六一七〔六一八〕六一九〔六二〇〕六二一〔六二二〕六二三〔六二四〕六二五〔六二六〕六二七〔六二八〕六二九〔六三〇〕六三一〔六三二〕六三三〔六三四〕六三五〔六三六〕六三七〔六三八〕六三九〔六四〇〕六四一〔六四二〕六四三〔六四四〕六四五〔六四六〕六四七〔六四八〕六四九〔六五〇〕六五二〔六五三〕六五四〔六五五〕六五六〔六五七〕六五八〔六五九〕六六〇〔六六二〕六六三〔六六四〕六六五〔六六六〕六六七〔六六八〕六六九〔六七〇〕六七二〔六七三〕六七四〔六七五〕六七六〔六七七〕六七八〔六七九〕六八〇〔六八二〕六八三〔六八四〕六八五〔六八六〕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六九〇〕六九二〔六九三〕六九四〔六九五〕六九六〔六九七〕六九八〔六九九〕七〇〇〔七〇二〕七〇三〔七〇四〕七〇五〔七〇六〕七〇七〔七〇八〕七〇九〔七一〇〕七一一〔七一二〕七一三〔七一四〕七一五〔七一六〕七一七〔七一八〕七一九〔七二〇〕七二二〔七二三〕七二四〔七二五〕七二六〔七二七〕七二八〔七二九〕七三〇〔七三二〕七三三〔七三四〕七三五〔七三六〕七三九〔七四〇〕七四二〔七四三〕七四四〔七四五〕七四六〔七四七〕七四八〔七四九〕七五〇〔七五二〕七五三〔七五四〕七五五〔七五六〕七五七〔七五八〕七五九〔七六〇〕七六二〔七六三〕七六四〔七六五〕七六六〔七六七〕七六八〔七六九〕七七〇〔七七二〕七七三〔七七四〕七七五〔七七六〕七七八〔七七九〕七八〇〔七八二〕七八三〔七八四〕七八五〔七八六〕七八七〔七八八〕七八九〔七九〇〕七九二〔七九三〕七九四〔七九五〕七九六〔七九七〕七九八〔七九九〕八〇〇〔八〇二〕八〇三〔八〇四〕八〇五〔八〇六〕八〇七〔八〇八〕八〇九〔八一〇〕八一二〔八一三〕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八一七〕八一八〔八一九〕八二〇〔八二二〕八二三〔八二四〕八二五〔八二六〕八二七〔八二八〕八二九〔八三〇〕八三二〔八三三〕八三四〔八三五〕八三六〔八三八〕八三九〔八四〇〕八四二〔八四三〕八四四〔八四五〕八四六〔八四七〕八四八〔八四九〕八五〇〔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八五五〔八五六〕八五七〔八五八〕八五九〔八六〇〕八六二〔八六三〕八六四〔八六五〕八六六〔八六七〕八六八〔八六九〕八七〇〔八七二〕八七三〔八七四〕八七五〔八七六〕八七八〔八七九〕八八〇〔八八二〕八八三〔八八四〕八八五〔八八六〕八八七〔八八八〕八八九〔八九〇〕八九二〔八九三〕八九四〔八九五〕八九六〔八九七〕八九八〔八九九〕九〇〇〔九〇二〕九〇三〔九〇四〕九〇五〔九〇六〕九〇七〔九〇八〕九〇九〔九一〇〕九一二〔九一三〕九一四〔九一五〕九一六〔九一七〕九一八〔九一九〕九二〇〔九二二〕九二三〔九二四〕九二五〔九二六〕九二七〔九二八〕九二九〔九三〇〕九三二〔九三三〕九三四〔九三五〕九三六〔九三八〕九三九〔九四〇〕九四二〔九四三〕九四四〔九四五〕九四六〔九四七〕九四八〔九四九〕九五〇〔九五二〕九五三〔九五四〕九五五〔九五六〕九五七〔九五八〕九五九〔九六〇〕九六二〔九六三〕九六四〔九六五〕九六六〔九六七〕九六八〔九六九〕九七〇〔九七二〕九七三〔九七四〕九七五〔九七六〕九七八〔九七九〕九八〇〔九八二〕九八三〔九八四〕九八五〔九八六〕九八七〔九八八〕九八九〔九九〇〕九九二〔九九三〕九九四〔九九五〕九九六〔九九七〕九九八〔九九九〕一〇〇〇

六〕羅汝芳《盱壇直詮》卷下。〔二七〕五五〔五九〕顏山農《自傳》，同上書卷三。〔二八〕顏山農《揚城同志會約》，同上書卷四。〔三一〕一四賀貽孫《顏山農先生傳》，同上書卷九。〔三二〕顏山農《新城會罷過金溪縣宿疏山紀遊》，同上書卷一。〔四二〕六五〔一二七〕一三七周汝登《聖學宗傳·羅汝芳》。

〔四四〕太湖，屬安徽省安慶府。〔四五〕姜寶，字廷善，號鳳阿，江蘇丹陽人。嘉靖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有《姜鳳阿集》等書。〔四六〕胡直（一五一七—一五八五）字正甫，號廬山，江西吉安泰和人。嘉靖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事王陽明弟子歐陽德和羅洪先。有《胡子齊衡》。〔四七〕鄭善，號穎泉，嘉靖進士，江西安福人。官至太常寺卿。王陽明江右重要弟子鄒守益子。〔四八〕一三一鄒元標《近溪羅先生墓碑》、《近溪子集附集》卷之二。〔五〇〕譚希思《皇明理學名臣傳·羅汝芳》，同上書卷之一。〔五一〕七四〔九四〕詹事講《近溪羅夫子墓碣》，同上書卷之二。〔五三〕王時槐（一五二一—一六〇五）字子直，號塘南，江西安福人。嘉靖進士，官至陝西參政。師事王陽明弟子劉文敏。〔五四〕六九〔八七〕一三四〔一四七〕王時槐《近溪羅先生傳》、《近溪子附集》卷之一。〔五六〕《建昌府志》卷八《羅汝芳傳》。同上書卷三。〔五七〕嚴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弘治進士。嘉靖時官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秉國政。為官結黨營私、媚上竊權、貪污納賄，凡有疏劾者，或譴或殺。《明史》列於《奸臣傳》。〔六一〕耿定向（一五二四—一五九六）字在倫，號楚侗，又號天臺，湖北黃安人。嘉靖進士，官至戶部尚書。王門學者。曾誘捕顏山農、迫害李贄。〔六二〕耿定向《讀近溪羅子集》。〔六三〕沈鍊案。沈鍊，嘉靖時錦衣衛經歷。因劾嚴嵩十大罪被廷杖，謫編保安。在編期間，日罵嚴嵩父子，束草人像而射之。嚴嵩指使同黨予以殺害，並藉其家。〔七〇〕陸光祖（一五二一—一五九七）字與繩，號五臺，浙江平湖人。嘉靖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有《莊簡公素稿》。〔七一〕一〇七羅懷智《近溪羅先生

庭訓記》上。

〔七五〕湯顯祖（一五五〇—一五八七）字義仍，號海若，又號若士，別號清遠道人。江西臨川人。著名戲劇家。萬曆進士，官至遂昌知縣。有《玉茗堂全集》、《玉茗堂四夢》等。

〔七六〕王元鼎《王東崖行狀》，

《明儒王東崖先生集》卷首。

〔七八〕王畿（一四九

八一—一五八五）字汝中，號龍溪，浙江山陰人。嘉靖進士，官至南京兵部郎中。王陽明大弟子。學主自然，以「四無說」著名。有《王龍溪先生全集》。

〔七九〕王畿《宛陵會語》，《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二。

〔八〇〕管志道（一五三六—一六〇八）字登子，號東溟，江蘇太倉人。隆慶進士，官至南京刑部主事。耿定向弟子。有《惕若齋集》、

《問辨牘》、《續問辨牘》、《周易六龍解》等多種。

〔八一〕焦竑（一五四〇—一六二〇）字弱侯，號澹園，江蘇南京人。萬曆進士，官修撰。耿定向及羅汝芳弟子。博極群書。有《澹園集》、《焦氏類林》、《老子翼》、《莊子翼》等多種。

〔八五〕張居正（一五二五—一五八二）字叔大，號太岳，湖北江陵人。嘉靖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萬曆即位，任首輔，秉國政。勵精圖治，改革弊政，然嚴禁講學。有《太岳集》、《書經直解》等。

〔九六〕趙志臯（一五二四—一五〇一）字汝邁，號澱陽，浙江蘭溪人。隆慶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有《靈洞山房集》等。

〔九七〕趙志臯《近溪先生墓表》，《近溪子附集》卷二。

〔九八〕隆慶普赦哀詔：嘉靖臨卒前有普赦詔，中有：「建言得罪諸臣，或恤、或放則復職等語。隆慶即位，因有遵遺詔詔書。」

〔九九〕邵武，屬福建省。

〔一〇〇〕顏山農《履歷》，《顏鈞集》卷四。

〔一〇一〕羅汝芳《先母寧太安人墓志銘》，《羅汝芳文集》卷四。

〔一〇二〕許孚遠（？—一六〇四）字孟仲，號敬庵，浙江德清人。嘉靖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曾任建昌知府。為湛若水再傳弟子。

〔一〇六〕李材，字孟城，別號見羅。江西豐城人。嘉靖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鄒守益弟子，後別立宗旨。

〔二〇八〕東昌，屬山東省，後改稱聊城。

〔二〇九〕趙錦（一五一六—一五九二）字元樸，號麟陽，浙江餘姚人。嘉靖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一一二〕簡爾參《羅汝芳傳》，《近溪子附集》卷之一。

「二二」「三三」「三六」「五一」「一五八」羅懷智《近溪先生庭訓紀》下。

「二一八」《近溪子集》（書部）。

「二一九」郭斗《刻近溪先生會語叙》，《近溪子集》卷後。

「二二〇」葬人：指緬甸酋長莽瑞體之兵。

「二二八」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曆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羅汝芳弟子。

「二二九」鄒元標，

字爾瞻，別號南阜。萬曆進士，官至左都御史。

心隱。江西永豐人。嘉靖舉人。顏山農弟子。後被張居正迫害至死。有《何心隱集》。

中友，《耿天臺先生全集》卷四。

「二四〇」魏時亮，字工甫，江西南昌人。

「二三九」耿定向《寄里

「二四二」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江西南昌東溪人。官至提學僉事。羅洪先弟子。黃宗羲說：「念庵之學，得先生而傳。」

「二四二」鄧元錫（一五三六—一六〇二）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學於鄒守益、劉陽。

「二四四」黃宣民《顏鈞年譜》、《顏鈞集》卷十《附錄二》。

「二四五」《羅汝芳文集》卷五後《附錄》。

「二四九」湯顯祖《奉羅近溪先生》，《湯顯祖集》卷三十七。

「二五二」羅汝芳《會語續錄題辭》，《近溪子續集》卷首。

(二) 墓銘、墓碑

明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明德夫子羅近溪先生墓志銘

楊起元

萬曆十有六年秋九月之二日，明德夫子羅先生卒。其未卒前十日，謂門人黎允儒曰：「貞復典試在閩，吾欲與語，子試往訊之。」起元聞之，自粵驅而至，則無及矣，相與慟哭於位。於是門弟子百餘人暨諸姪繼宗、繼先、輔、載、孫懷義、懷智等謂起元曰：「子宜知師，子宜銘師。」起元瞿然謝曰：「夫子安足以銘吾師耶，安足以銘吾師耶？」乃即張子墳，袁子世忠，王子湧，萬子煜，黃子承宣，楊子百里等所稱述，暨起元覩記所及者，次第之。

吾師明德夫子羅先生，生建昌南城四石溪。其先出司徒祝融之後，至漢大司農珠，始家豫章柏林，至唐侍御袍之子忠六公，遷此，代有厚德。明興，季文公新有室，代父遠戍，永和公讓其產於二伯羅氏，孝義遂著於州里。永和傳四世爲兩岡公，兩岡生前峰公，公以師貴，封刑部主事，配寧封安人。安人夜禱北辰，夢赤日入懷，覺而有娠。正德乙亥五月之二日，而夫子生。夫子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甫三歲，坐火圍，俟安人未至而哭，前峰公趨抱之，哭止。隨思曰：「均此一身心，何苦樂條變也？」五歲，安人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大怒，忽笑告安人曰：「人言肚內臟會橫，信然。」七歲，

入鄉學，即以孔聖爲的，時時稱說《孝經》，於家庭間，無人不相愛敬。十有五，從新城張洵水先生，夫子志學益勵。辛卯，歸吳恭人於新豐。

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夫子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病。前峰公憂之，授以《傳習錄》，夫子讀而病瘥。丙申，年二十有二，入縣庠。庚子，入省，見吉中顏山農先生，因述生死得失不動心狀，先生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夫子問：「體仁」？先生曰：「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爲？」夫子悟，師事之。癸卯，夫子年二十有九，舉於鄉。與同志會滕王閣。明年甲辰，舉會試，與同志大會靈濟宮。聞前峰公病，不廷試而歸。

乙巳，始建從姑山房，以待講學之士，矢心天日，接引來學，足不入城市。戊申，學《易》於楚人胡子宗正，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夫子，夫子知其《易》有傳也，至是幣迎之，及有所扣，不應，夫子逡巡卻拜，執弟子禮，胡子喜，使夫子息心而深思之。坐三月，方見許可。忽一夜，悟格物之說曰：「大人之學必有其道，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即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前峰公詰曰：「然則經傳不分矣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自爲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脈耳。」公然其言。庚戌，約同志大會留都。秋，會江省，月餘，泝流至螺川，集會九邑同志。辛亥，會樂安，會宜黃。

歸，立義倉，創義館，建宗祠，置醮田，修各祖先墓，講里仁會於臨田寺。

壬子，撫臺夏夢山公登姑山，請見夫子，命有司具路費促北上。癸丑廷試，年三十九。時內閣徐存齋翁定會所於靈濟宮，夫子集同年、聯同志，日至焉。季夏，選太湖令。時斬黃、英山多盜，江防使者遣兵戍其地，民苦之。夫子至，首請撤戍，盜不爲備，領壯士突入，擒其渠魁，盜悉平。所至集父老，從容訓誨之。於是小民聞風，爭持果酒叩道傍求見。湖賦素難辦，因與之約，悉得詣縣自納，設櫃於門，民甚便之。復流移、修庠序，令鄉館師弟子朔望習禮、歌詩，行獎賞焉。立鄉約、飭講規，數演聖諭六條，惓惓勉人以孝弟爲先行之。期月，爭訟漸息，有緩急難卒辦者，父老子弟爭相趨營之。入覲，嚴氏欲以臺省要往見，夫子曰：「有命。」既而，擢刑部山東司主事。時大司寇鄭淡泉公亟稱太湖之政，部事無大小悉與正之，一時平反從末減者甚衆。前獄中每遇寒，無日不報囚死，夫子命具湯藥、熱飲食、時收放，囚乃不病。己未，滿一考，恩封父母如其官。

庚申，出審大同、宣府獄。沈青霞鍊者，嚴氏冤害之也，死而株連甚衆，皆欲殺之，夫子悉從輕減。比返，過魯，問道於泰山丈人，學益進。辛酉歸，省學者大集。壬戌，出守寧國。至寧國，凡士民入府，則教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或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足以治寧國耶？」曰：「奚啻寧國已也。」數月，教化大行，遠邇向風。乃聯合鄉村各興講會，清逋欠、修堂廡、建志學書院，與郡之鄉先生及諸生沈子懋學、徐子大任、蕭子彥、詹子沂、趙子士登、戚子恢、郭子忠信、梅子鼎祚等講學不倦，郡堂絕無鞭撻之聲。南陵苦種官馬，力請撫按奏罷之。築涇縣、南陵、太平城及羅公圩，修水西書院。

乙丑，入覲，徐存齋翁詢以時務，對曰：「人才爲急，欲成人才，其必由講學乎？」翁是之，遂合同

志大會靈濟宮。回郡，王吉泉公按郡，郡中寂然無事。公謂所屬曰：「太守誠以講會、鄉約治郡。」命集父老子弟而觀其歌詩、習禮，皆賞之。未幾，聞前峰公訃，奔歸，士民縉紳送踰百里，有追隨至家者。丙寅，建前峰書屋於從姑山，四方來學者日益衆。戊辰，聞顏先生以剛直取罪，監禁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舟往救。或曰：「山農不及子，子師之何也？」曰：「山農先生在縲絏之中，而講學不倦，雖百汝芳，豈及哉？」既而，賴同志併力設處，得戍邵武。

己巳，居寧安人之喪，夫子毀脊。辛未，厝寧安人畢，乃周流天下，遍訪同志，大會南豐，大會廣昌，大會韶州，由彬、桂下衡陽，大會劉仁山書舍。是行也，遊濂溪、月巖，謁永州舜陵，縱觀九嶷，深入蠻洞。陟日觀於上封，讀禹碑於嶽麓，酌賈誼井泉，挹汨羅廟貌，而衡湘幽勝，殆盡其概矣。壬申，當道引哀詔促起復。癸酉，入京，見張江陵公，公問山中功課，曰：「讀《論語》、《大學》，視昔稍有意味耳。」江陵嘿然。補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

甲戌，年六十，具疏乞休，同志強止勿上。季冬，抵雲南，治昆明隄，令從下者濬之，省原估費十分之九，與其父老履畝尋水利，復金汁、銀汁二溝，民便耕種焉。乘暇，遍歷郡縣，凡水之利害，無不平治。杪秋，由大理入永昌，浚龍池，引沙河，乃適騰越州。莽人犯三宣，且逼州境，夫子以虛聲先之，莽人不敢近，兩院遂署行兵巡事。莽人掠迤西，迤西使人告急，夫子授以方略，大困之。復遣人馳諭六宣尉，但能滅莽者，即許居其地，莽人恐，乞降。丙子，署提學事。時選貢方嚴，悉以正貢應，署司事。時欲多決重囚，竟多出少入。築安、寧二州城。暇日，輒臨鄉約，其父老子弟群聚聽講者，動以千計，風聞遠邇，爭鬪漸息，幾無訟矣。二月，轉參政。捧賀入京，起元受業焉。賀典既成，

曰：「吾今則可以乞休矣。」遂具告吏部。出城，諸同志留會廣慧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仕之命而歸。

己卯，入粵，從南海，歷惠、潮，至閩，遍訪同志。庚辰，修太平橋。辛巳，給諫鄒南阜公薦於朝。癸未，門人杜應奎、聶繼臯等及諸孫，集刻《會語》六卷。是歲，給諫楊宜菴公疏奏雲南邊功，夏適臨川，會崇仁，會樂安，門人黃子廷寶、徐子允修、陳子樞、曾子如海、吳子道南、黃子宸、詹子事講、陳子致和等各留會旬日。乃入吉州，訪王塘南公，進安福，訪鄒穎泉公，至永新，拜山農先生，下泰和，會胡廬山公。是歲，按治韓珠泉公以地方人才薦夫子。乙酉，大會江西省同志於會城。丙戌，麻城周柳塘公來訪，同舟下南昌，遊兩浙，至留都。日與朱子廷益、焦子竑、李子登、陳子履祥、湯子顯祖等談學城西小寺。未幾，同志咸集，會憑虛閣、會興善寺。門人集《會語續錄》，趙澈陽公刻於太學。別後，大會蕪湖、大會水西、大會寧國，從祁門入饒州而還。丁亥，門人爲建講所，扁曰「明德堂」。是秋，建陽尹崔子肖迎夫子過新城，與鄧子元錫傾論而別。至建寧，大會，有《建陽會語》。

戊子夏，靜養從姑山，命諸孫勿往應試。六月，從姑山崩一角，風拔大木百餘株。八月微疾，命門弟子來宿，日夜談學不倦。念五日，命姪輔、三孫懷智、門人聶希賢、周廷桂董匠事，姪輓、長孫懷義、禮、門人鄭奎侍左右，幼孫懷忠、祖、門人王潛、黃欽、司賓客，次孫懷信、敬、門人黃文炳、李大經司應酬，八孫懷本，門人王一元、鄭時彰司書札，以萬煜、聶鉉總之。二十九日，夙興，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中午，左史萬言策問疾，手書七十字與之，自茲絕筆。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哭留，許再盤桓一日。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享年七

十有四。

夫子十有五而定志於洵水，二十有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有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有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其他順風下拜者不計其數，而接引友朋，隨機開發者，亦不計其數。身所止處，輒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及門者數千人，直下承當者亦衆。配吳恭人，生子二，長軒，號復初，配黎；次輅，號玄易，配饒。女二，孫八人，曾孫十人。逾月，門人皆至，凡數百人，掖輅出，殯於鳳凰山，里人皆罷市盡哀。既而，諸弟子相與言曰：「古人之尊師也，咸有私謚，以志不忘，若隋文中、宋明道是也。今安可缺乎？」又相與議曰：「吾師之學至矣，蓋孔子求仁之旨的在《大學》，《大學》一書，是性體與矩式兼至者也，秦漢而來，悠悠千載，其間豪傑之士，聰明超悟者見性體矣，而未必盡合其矩式；高邁勇往者擬矩式矣，而未必盡透其性體。惟吾師之學，發志最早，自髫髻之年，以及壯強衰老，孜孜務學，未嘗少倦，參求於四方高賢宿德，惟恐不及。德無常師，善無常主，但聞一言之益，即四拜頓首謝之。會衆智以稽古訓，契《中庸》以歸《大學》，靈透洞徹，生德盎然，而其躬行密實，殆篤恭不顯矣。故其隨人啓發，直指性體，至所真修，刻刻入神，非言所及也。每稱高皇道並義、軒、而六論乃天言、帝訓，居官居鄉，極力敷演，蓋畏天命，畏大人，學不厭、教不倦，平常而通性命，易簡而該神化，自孔子而來，未有吾師者也。今夫謚者名言之跡耳，惡足以稱其德哉！天之高明也，萬物覆焉，其贊曰『大哉乾元』，地之博厚也，萬物載焉，其贊曰『至哉坤元』。今夫子之德，合高明博厚而一之，故語之以地則遺天，語之以天則遺地，殆無得而名焉矣。」於是又有言於列者曰：「然則欲求吾師之學者，無如《大學》矣乎。《大學》首言明明德，則蓋以『明德』謚諸？」衆乃交贊

曰：「其可哉，其可哉！」遂筮日告謚曰：「明德夫子」。以某月某日葬鳳凰山之原，銘曰：

「赫矣皇明，會合貞元，篤生夫子，揭日中天。信性信古，巧力俱全，大信大順，仁孝自然。祖述仲尼，憲章高皇，覆幬靡遺，持載無疆。物斯並育，道亦並行。大哉夫子！明德不忘。鳳凰之岡，吁水之原，作人君子，是昇是遐，聖遠言湮，衆說紛拏，遺我《會語》，後聖莫加。」

近溪羅夫子墓碣

詹事講

先師近溪夫子，以天年終於萬曆之十六年戊子。是時，事講方視學南畿也，訃聞，爲位而泣者七日。亡何，厥孫太學生懷智，持狀來徵講爲碣，講於師實有罔極之恩，誼不可無言也。師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別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居今所，則自唐侍御君第六子近通始。歷國初，有季文者，代父從戎，義聲大壯里閭。季文生永和，魁然以孝友著於家庭。永和之四世孫，爲兩岡，則聲聲負奇節，大亢厥宗者也。兩岡舉丈夫子三，其季爲前峰公，諱錦，即師之尊人，封比部主事，如師初年官。公嫺於文詞，馳聲章甫中籍甚，比稿落當年，乃去而講理學，嚶嚶然矯矢東越。

安人寧，夢赤日入懷，生師。師襁褓時，即悟啼聲。五年，能執《孝經》禮。甫長，雅不好弄，群兒以狎侮至，油然而受之，鄉人大奇其不群。弱冠，受博士籍，悟尼聖之學有不專於博士業者，遂卓然以身任正學。癸卯，捧賢書。明年，捷南宮，人皆以爲華，師飲如也。叔子樂溪怪而問之，師曰：「爾謂一第能了我生平耶？超一乘即有一乘事業，此壯夫終身有蓋棺憂也。」隨輟廷試事，歸姑山，決策尼

聖，面水澄心，凝神《易》學，若無意於仕者。人謂寧安人曰：「爾子幸一第，乃不爲進取計，何輕視若此？」安人曰：「吾兒正不欲輕此第故爾。」當是時，介紹於西昌，結駟於南楚，講業於中都，轍跡所臨，履溢戶外，聞者靡然顧化，師即未拜一官，治一職，教澤已滿東南矣。

歷癸丑，始就廷試，授太湖令。太湖，巖邑也，民強且多盜，師至，修渤海之政，捕從寬，益以道化之，不踰月，而盜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入覲，天官最其績，擢比部。主政時大司寇海鹽鄭公也，公素慕師，比在屬，歡甚，以爲得師，凡二三事無大小，悉與諮之，所明罰伸抑者甚夥^三。迨守寧國，教化益行，郡堂無鞭撻聲，日惟講學水西，志學二處，以崇學術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六郡亦聞風歸化。未幾以尊人外艱歸。歸之日，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

師在制，四方來學者益衆，當道聞其賢，歷引哀詔，促起，復補守東昌。間行泰山，塗遇盜，將犯之，既聞爲師也，拜而泣曰：「吾意爲某某，乃羅爺耶！」稽首而去。尋遷滇南副憲，時莽人犯三宣急，且逼州境。師遣馳諭六條，涕泣化之，莽亦涕泣請降。更爲開水利、塹城壕、省徭^三役，大佈朝廷德化。暇則召同志講學，如永昌諸處，信從尤衆。

無何，轉藩參，齎捧入京。禮成，偕同志大會廣慧諸刹，諸大老咸傾蓋焉。時江陵柄國，喜操切，惡正學，諷附勢者言之，已又召諸從遊修撰沈君懋學，編修曾君朝節輩切責之。師喟然曰：「時事若此，道復奚望？」遂具告天官，浩然歸矣。師之歸，薦紳談者憾柄國，併唾言者欲甘心之，師笑曰：「無庸，《記》云：『君子隱而顯。』且一時與萬世孰多乎？吾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

者？」復與諸門下聯轡各郡，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復閩廣，益張皇此學。

今上戊子秋，偶疾，知將辭賓矣，乃起衣冠謝皇天后土，召諸門人、諸孫授《會語》八卷，更手書《大哉洋洋》之章，丁寧王史，命各舉顰相酌以別，諸門人泣留，留一日，整襟危坐，拱手而逝。噫！吾師仕則以其學敷之政，不仕則以其政敷之教，歷七十四年，無日不在斯道，至死而後已，任重道遠若此，孰非本道之大原而措之躬行者哉？

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所以立命，即人之所爲性，此性命之理，洋洋優優，隨境皆是。然而其宰也，未嘗不運，至虛而至實；其運也，未嘗不宰，至實而至虛。故放之則忘，忘則淪於無；執之則助，助則滯於有；勿忘勿助，乃見真詮，即研究有年，透悟獨到。

常語人曰：「鳶飛魚躍，無非天機；聲笑歌舞，無非道妙，發育峻極，眼前都是。」其超然灑然見之襟懷，雍然穆然見之家庭，油然熙然見之處人接物。講常以學，請正曰：「學貴靜乎？」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宜何着乎？曰：「心兮本虛，至虛要矣，何着？」講常以寂爲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實在道中，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講每見師，居常無日不親師友，無念不通人心，自志學之初，以至令終之日，孳孳矻矻，惟成就後學是急。蓋師之心，仁心也；師之心體，仁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師其有之。雖其或時談玄類禪，不知有出世之心，乃可經世；或時笑號類放，不知其手舞足蹈，皆爲自得。或應接吾人，不

無分別，而簡文溫理之道，原自不混。嗟，嗟！吾師之心，豈尋常世俗之見所能測哉？師不可測，詳具楊太史《志》中，講不復贅云。

「一」原文爲「晚」字，當爲「凡」字之誤，今改。
文爲「遙」字，當爲「徭」字之誤，今改。

「二」原文爲「顛」字，當爲「夥」字之誤，今改。

「三」原

近溪羅先生墓表

趙志皋

予素心理學，龍溪王公謂予曰：「江右近溪羅先生，雅好學，大建旗幟，爲四方來學倡，戶履常滿，束裝就業者無間遠邇。」予欲得其人，兩相印可，大愜所願爲快。時先生尚守寧國，已籍籍有聲矣。

歲丁卯，先生周流天下，遍訪同志，灑然臨予浙，與公劇談竟夕，相得甚歡。聆其的談仁旨，毅然身爲己任，公嘆曰：「真顏氏子復出也。」予目先生，葛巾野服，飄飄物外，真若秋鶴橫空，毫無煙火氣味，尚爾一儒生態也。自是得就教席，言言兩相契解，而彼此貽簡牘，交相責成，互相訂正，無下數十紙。逮丙戌，先生久解組歸，擔簦來遊白下，時部寺諸大夫及都人士，日會百計，翕然從之。予時率六館師生延先生大會憑虛閣，悉剖底蘊，予得其精緒者錄而梓之，已呶呶雄鳴於世。

未幾，先生曳杖告殂。嗚呼！先生之學，大都指點人心，以日用現前爲真機，以孝、弟、慈爲實

用，以敬畏天命爲實功，一念不厭不倦爲朝夕。家常茶飯，人人可食；何智何愚，破觚爲員。言言中的，徹天徹地。高之不得，率履不越庸常；卑之不得，易簡通乎天載。渾玄、渾釋，忘俗、忘儒。心涵天地之虛，量沛江河之決，學之得其大者也。尼父箋箋一脈，千百年來闕而不通者，直至先生而衍其派矣。世儒以玄疑之者，是得先生清淨玄明，而不得先生冲夷恬澹；以釋疑之者，是得先生眇眇不設，而不得先生廣博無垠，此皆遊其藩而不登其窠窠，摸其貌而不探其神情者也。且名之不得，窺之無似，又安容置喙其間哉？第今之講學名家，分門各戶，競相標榜，稍相牴牾，而氣不相下，一窺影響而執之爲有得者，舉在先生下塵矣。予何敢私一先生哉，海內自有具隻眼者在。

先生孫懷禮、懷智，昔遊予門，予得其兩生《狀》，一以慈和剛勝，一以高明柔勝，一種樸素真醇，毫無岸幘，予心賞之，卜先生後有人也。茲捧狀乞予表先生墓，予何足爲先生表其積履一二哉！若夫得先生大誼之概，復所楊太史墓有銘，養貞詹侍御墓有《碣》，俱昭灼耳目，照耀今古者也，予不容贅一辭矣。予特表其生平好學一事，顯揭於墓道，俾尚友者知所稽云。

近溪羅先生墓碑

鄒元標

鄒子曰：予習從先生長者遊，學問二無足述數者不足論，即有足述數者，顛顛學一先生言，嚶嚶自信。有告曰：「道無盡，非一家能竟。」輒拒而不入，病在匪虛。於道有窺矣，謂世之人莫能窺其藩，亦不欲使世之人窺其藩，病在弗廣。夫天之高也，無弗覆也；地之廣也，無弗載也，執一自足者，

道之賊也。日月之明，不私一隅；雨露之潤，不私一物；不樂與人同者，善之小也。蓋自予接近溪羅先生，則庶幾虛而忘我矣。

先生丁丑入賀，予侍先生左右者月餘，承先生教旨不能有所入，迄今二十年來^三，先生已爲古人，始知先生坐我春風中不覺，於是悔且恨，恨不得先生起九原而請質之。今年，先生孫懷智訪我雲菴，以墓碑見委。予閱諸名碩臚列先生者甚詳，更何能贅一語，然夙侍函丈，不敢辭。

先生姓羅氏^三，名汝芳，字惟德，學者稱爲明德先生，世爲南城人。家世累善，夢日而先生生。幼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以苦樂倏變，怒笑異狀，識者已驚其異。長而學益進，閱《讀書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掃而廓清之。」遂矢心學薛氏學，常坐危樓，起一牖如孟狀，左右置明鏡一，止水一，跏趺連旬，求除所云「萬起萬滅」者，然未奏廓清之效，而受朋從之害，病大作。前峰公投以《傳習錄》，病已。庚子，入省大會，布衣顏山農在焉。先生舉前功問，顏曰「此制欲，非體仁」也。先生復竟所謂「體仁」者？曰：「知四端而擴充，則火然、泉達，其勢莫禦。」先生恍然有契，遂於稠人中稽首顏山農者四，已而師事之。

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先生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廷試。

癸丑，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歷^四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陞雲南副使、參政歸。先生凡幾仕矣，其仕也以學爲仕，其學也以仕爲學。期會簿書雖未嘗廢，而真誠惻怛，盎然春育。興利也不計一世，而計久遠；彰訓也不事強聒，因其固有。以故生而懷者，若嬰兒之戀慈

母；去而思歿，而祀者若孝子之喪考妣，非可強致也。

元標反覆窺先生於微，真令人心折神悚，非後^(五)世剽談者可比擬云。山農雖以學自任，放言矢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貧，視先生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顏又喜施與，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顏怒，先生跪之榻前；顏批其頰，不少動，曙而怒解，始起。夫顏橫離口語，學非有加於先生，而終身事之不哀，生之縲綬，周之貨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必之孝子慈孫。而得之先生，嗟乎！即此天地可格，鬼神可動，矧曰其他。梁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有諷先生曰：「夫山害道，宜罹於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罹文網^(六)，予嘉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片言，夫山必無死地，視先生心何如也？胡宗正幼師先生矣，先生聞其《易》有傳，復不難北面宗正，蓋先生真見天下善無一處不具，天下人無一人不可師。己耶，人耶，我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閼之！

或疑先生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者，先生云：「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乎^(七)地，命亦自純，予讀斯語，恍然如見先生。夫不本其自統自純者爲學，而以意念把捉爲統爲純，嗟乎！此學之所以難言也。或又疑先生學無結果，不知太虛之中，孰先孰後，孰始孰終，彼所謂結果云者，是生滅根也，我且無生，而又何滅？我無造端，而又何結果之有？茫茫長夜，誰其覺之？予不能無思矣。」

蓋嘗論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於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

其闡揚，一根於真性。謂先生有見乎，則與愚夫愚婦同體，未嘗有見也。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佈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物，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予不得而窺先生之學矣。

憶濫竽掖垣，曾疏先生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爲知言。今愧不能窺先生萬一，謹列大較如左。先生子二人，孫八人，曾孫十人。懷智孜孜尚友，懼隕家學，先生有後矣。先生生正德乙亥五月，歿萬曆戊子九月，葬二十八都曹坊祖壠之傍。銘曰：

神隱而費，力弘而毅。噓吸萬類，胎育元氣。早竭心思，晚順天成。何思何慮，斯道典刑。其心孔仁，其仁以身。周流海宇，物我皆春。濟濟多士，私謚「明德」。繼往開來，百世不忒。

〔一〕「學問」，鄒元標《願學集》作「學行」。見《四庫全書》第一二九四冊。

〔二〕《願學集》中無「來」字。

〔三〕《願學集》中無「氏」字。

〔四〕《願學集》中無「歷」字。

〔五〕「後」字，《願學集》作「近」字。

〔六〕原

文爲「罔」字，當爲「網」字之誤，今改。

〔七〕原文爲「平」字，今據《願學集》改。

(三) 序跋、提要

題近溪子集

耿定向

余曩爲近溪子題《疎山會語》，其詞甚俚且戇，近溪子不以余爲迂，若謂有契於心者，梓而傳之矣。頃杜生來自滇，將公泉胡大夫命，復以其集問序於余。嗟余於近溪子竊附忘言之交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余茲有積疑於衷，非近溪子未余釋也，藉手以就質正，可乎？

惟近代二三魁儒，巋然負山斗望者，其談說名理，若蒙霧觀花，隔靴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即庸虛如余，讀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其生平而仰溯其心神，則固嶢然粹然，大足媲美前修而楷程後進也。藉令其人而在，雖負牆執鞭，所欣慕焉。至若輓近一二談學者，高極於無始，細入於無倫，大者罩天地，而闕者範三九矣，徐視其履，乃多不厭人心者。恒言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恒言萬物一體矣，而不免介畦眦。目足身口，自相背而馳者，種種也。孔曰「觀行」，孟曰「論世」，其謂何？此余一疑也。又余往賴師友提誨，稍稍有聞，衷亦妄自信，謂得矣，得矣。竊見一二學者，猶然堂闔之見，井管之窺耳，乃輒警然自是，侈然自矜，若前無孔孟，後無程陸然者。彼實自負若此，無縫可下錐矣，心竊哀之。因反身循省，安知余所自信者，非堂闔井管耶？又安知人之哀余者，不猶余之哀

彼耶？此又余一大疑也。蓋時時赧然汗、悚然懼已。

若余與近溪子游從來矣，時聆其大言、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即其誠言、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超然、灑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於民物而盎然、藹然、油油然、熙熙然，日見之履者，即其所語語者也，蓋實有諸己矣。故又冲然、欽然，未嘗施施然自是而自矜也。亡論初機淺學，即披淄操觚者流，苟一言有幾於道，未嘗不讚嘆而謹識之，如獲拱璧然，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吁！世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顧余前所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得於心也，近溪子何以解之？雖然，專精於身心性命之微，耻矜妍於文字之末，實踐於親親長長之際，不馳驚於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以裁之也？萬曆癸未孟夏之吉，友弟天臺山人耿定向言。

讀近溪羅子集

耿定向

萬曆癸未，余叙《近溪子集》，時未覩《近溪子集》也。第憶往所聞諸近溪子，與時所欲質於近溪子者，藉手杜生就正云爾，不虞近溪子即以弁之簡端也。越乙酉冬，乃得《近溪子全集》，把玩累日，不能釋手，俯而誦，仰而嘆曰：「嗟夫！近溪子之學，其日新乃如此耶？」蓋余自嘉靖戊午獲交近溪子於京邸，其時近溪子談道直指當下性真，令人反身默識，絕不效世儒詹詹然訓解文義，譬則韓、白用兵，直擣中堅，搥旗斬將，不爲野戰者。甲子以後，近溪子博綜富蓄，所學益弘以肆，其時談道兩都

間，爲寓言以提激朋儕，而淺膚者或訝其恠怛，譬則武王克商，借兵庸、盧、彭、濮，蓋有不得已焉耳。余家兄弟雖其不敏，顧能引觸於言詮外也。雖然，伊川之祭，用夷禮耳，辛有豫知其爲戎。杜鵑，禽族也，一鳴洛陽，堯夫惻心，蓋謂地氣自南而北也。近日高明賢雋，往往左袒西方之教，而弁髦孔孟，以爲不足與擬，則失近溪子借兵意矣，余切痛之，且重懼焉。今觀《近溪子集》中，發明孔孟學脈甚的；指示孔孟路徑甚明，粹然一軌於正，更無隻字片言勦襲仙、釋家語柄，而仙、釋之奧窔精髓，故亦已包括其中矣。殆譬之今聖天子當陽，雕題辮髮之醜，來享來王，大明一統，而內外界防亦自嚴峻，猗與休哉！余爲是益鬯快無已也。

集凡六帙，無慮數千萬言，總其指歸，大都明人之即天，而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具此良知也。知之所以爲良者，只此赤子不學不慮之真機也。於戲盡矣！學者循近溪子之言而自悟自信，將沛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悠然如涸魚之縱巨壑，即一介凡夫條然而立陟天人，豈不愉快乎哉？吁！近溪子之功德吾儕者弘且遠矣。抑堯夫有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即《近溪子集》中，近溪子之道，已可自足矣。區區一縷血誠，願近溪子亦更無事旁求也。萬曆乙酉仲冬之吉，友弟楚黃耿定向識。

評近溪子集

李 贄

李宏甫曰：「近老解經處，雖時依己見，然縱橫自在，固無一言而不中鰆率也。雖語言各別，而心神符契，誠有德之言，俾孔孟復起，豈不首肯於百世下耶！」

近溪子集序

楊起元

起生嶺東，幼奉庭訓，即慕白沙先生之學。年三十，訪道金陵，邂逅黎子，一語豁然，徵其所自，則師近溪羅先生。次年，起第翰林，而先生以貴捧入京，乃修贄門下。時屢常滿戶外，起惟注目於先生，而不敢有所問焉。竊自謂向所得於黎子者，至矣。先生歸，於今十年，黎子以先生命，訪起於羅浮，携集數卷以示。展卷竟讀，乃忽覺超然脫繫，翻然出樊，走於莽蒼廣莫之墟，而搏飛於九萬里之上，然後嘆曰：「道其至矣乎？」而爲之頌曰：「簡則有功，易則有親。纖毫費力，尚隔一塵。」然而起於是乎，益知此學之難也。夫學患無所聞而有所執，又患乎有所聞而有所執。無所聞而有所執，謂之罔；有所聞而有所執，謂之病。病而莫吾瘳也，大命亦隨之耳，可無畏乎！學者，學其大者也；學其大者，爲大人者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以大人之心，建諸天地必無所悖，考諸三王必無所謬，質諸鬼神必無所疑，百世以俟聖人必無所惑，非意之也。惟見赤子之心者，爲能一以貫之，若目覩白黑而耳接聲音，舌嘗甘苦而鼻納香氣，皎然其昭察甚著也。嗟夫！學患不見赤子之心而已。而學者稍悟良知之說，輒起執情，障我空體。天地何安？日月何行？四時何運？鬼神何靈？蓋錯認主人而迷失赤子者也。是以君子憫焉，非欲憫也，蓋不得不而憫也。吾師乎，吾師乎！竭唇吻而不倦，老將至而不知，手識所說，以成是編。兢兢然畏學脈之稍差，以誤天下萬世。而其言一宗孔子，歸之

於天命，證之於赤子，而無他說焉，可謂醇乎其醇，粹乎其粹者也。信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學大人之學者，此其的乎？大司寇天臺耿楚翁爲之標識，而建昌郡守季公捐俸鉅梓，可以觀同心矣。嗟夫！人一也，而有大人；學一也，而有《大學》；聖一也，而有大學；心一也，而有天心。起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宇宙之內，必有大人焉，具大心、學《大學》、作大聖者，於先生之言，旦暮遇也。不敏特書此以俟。時萬曆丁亥仲春之望，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會典纂修官，充冊封正使，羅浮門生楊起元頓首書於盱江傳舍。

叙近溪羅先生集

胡 僊

往歲，以督楚漕艘赴淮、徐，邂逅近溪羅先生於真州。時舟次語間，見先生之襟次灑落，心體平易，而舉中和之說爲余告，尚在耳也。別後參商，無從緝晤。萬曆己卯，予叨役滇之金、滄，則先生已還盱江。然先生之去滇才二季，其宦績昭昭人耳目。矧予攝金、騰兵務日，尤稔聞先生政事之大，蓋實能行其所學，而非徒騰口說爾也。當其時，緬勢猖獗，諸土司爲騰藩蔽者被其迫脅，兼翼以木邦之鴛點，焰逼金、齒。先生以總屯握該道府節，駐騰衝，策應其急，議主出兵爲角莽者聲援，以遙制之。事雖中阻，迄今士大夫壯其氣，其勇於有爲如此，則豈徒空談者哉！今先生還盱江矣，迤西及東，公署多先生手澤，而一字句皆喫緊爲人盛心。予於先生投分雖淺，神交則深，即所發義理之勇，認真持定，不奪於利害，不怵於毀譽，不搖於榮辱，固子與氏所謂浩然氣也。使得竟其施爲於邊方，裨益豈

淺鮮哉！頃予從金、滄遷洱海，甫及期，而先生之門下士杜君應奎者，以先生平日存稿若干篇來乞予言，重以滇中長者麓池郭方伯公命。方伯公，予公祖，杜君又不遠萬里而至，則焉能辭？予惟言者心之聲也，行者言之實也，學者心有所見，則宣諸言而成章爲文，措諸行而成章爲業。子與氏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尚友也。則學者固有行不逮言，味空虛而鮮實用者矣。要之，不盡然也，論先生之世之概，可印證矣，空談云乎哉？予於文未能學，問學弗工，奚足闡先生所得之蘊？第於先生之躬行其言者，偶聞一二於滇雲，故撫以塞杜君之請，而復郭方伯公之命。若夫品藻斯文，自有知言者爲之秉筆，非予事也。於是乎叙。時萬曆壬午歲仲秋之吉，賜進士第朝列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前禮部儀制司郎中，奉敕督理胡廣糧儲蘭溪公泉胡僖撰。

刻近溪羅先生會語叙

郭斗

余與近溪羅公同舉癸丑進士，爲相國存齋先生門人。先生嘗講道京師，公獨篤志先生，與同年十數輩日侍先生側，余亦叨與得聞所未聞。後授官，各各散去之四方，不得會者數年矣。乃後有事京師，復得會於靈濟宮中，各質所得，殊多裨益。別來又數年矣。萬曆甲戌冬，公始以副憲來滇，再得會公於滇中。公學益精，力益勤，而從遊者日益衆，欲倡道西南。會同野李公繼至，與公同志，又合併陽谷方公、西巖（巖）顧公、禹江張公、漸江張公，□水陳公諸君子，講學五華書院，日孜孜不倦。諸生不惟得領諸君子文學之教，其所薰陶培養者多矣，幸不大哉！公一旦出家居富美堂及今五華

書院所集公與諸公講義共二卷視諸生。諸君子見而喜之，恐其久而或逸也，屬同年暘谷公叙之。暘谷公謂其言有裨風教，當梓傳焉，合而刻之，一題以《五華會語》，一題以《雙玉會語》。既叙其端，而近溪公之門人杜生應奎，又欲歸之書坊，以廣其傳，附公近日巡歷六詔與余鄉中溪李公、寅所嚴公輩論學之辭數章入梓焉。類而編之，分爲三卷，題曰「近溪先生會語」，徵叙於余以識歲月。余喜得附名諸君子後，故樂爲之書。萬曆丙子孟夏月朔日，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兵科左給事中，昆明麓池郭斗書。

刻羅近溪集序

季 膺

近溪羅公，篤志好學，從姑山房，舊所藏修處也。歲嘉靖甲辰，得雋南宮，病不赴廷試，歸而益理舊學，以所嘗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得孔孟正宗，標示千載學脈，惜分廂戶，默識而日深省焉。凡微而蘊之性情之寂感，顯而著之倫物之酬酢；粗自塵芥，而入於神化之精；近自瞬息，而達於古今之變。無顯微，無動靜，無精粗，無遠近。體驗久，而真見所謂良知之體，不假思慮，無所不該。天人道器，圓融渾合，而包括於方寸靈明之中，致之而所以彌六合塞天地者，皆具於是。奈何雜以支離者，封蔽其本真；而彼爲一切恟悅之說者，又舉而空寂之耶？總《近溪集》，計十萬餘言，其間正說廣譬，爲類不同，要之，皆根本良知，不詭於正中。間嘗強起出山，歷中外而始終四十餘年，專精此學，其志定，其養靜，其所得日宏以遠，所謂支離恟悅，足以榛蕪正學者，隨所感遇而辨正之。是集所

載，殆可以羽翼陽明，而足窺孔孟之微矣。公昔守寧國，嘗講學水西書院，余時爲諸生，心竊慕之，而未識其人。及登仕途，舟過東昌，一接公於郊亭，見公神王氣舒，藹然有道之吉人也。逆旅中，俛仰云別，不遑假留以聞緒論，去而深以爲嘆。又十餘年，甲申，余貳越州，而郡守蕭君乃往在水西與聞公論學者，道公學稔，方慰所東昌未聞。未幾，而余適有盱江之役，又冀得以從公遊山房就正，而償所夙願。乙酉春，抵郡，間以政事之暇，問學於公，媿未足以闡公之藩籬，而虛負猶之往日，隨亦以計事入都。丙戌首春，見天臺耿先生於邸第，授以是集，手加評覽，謂可傳也。乃於水陸歸途，披誦卒業，及以所聞於公者參互印證，稍見一班。遂刻而傳之，藏板山房，報成事於先生，而併識所願學之意云。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建昌府知府季膺序

叙羅近師集後

詹事講

今之談學者皆曰：「道不易言。」天道曷難言哉？難於聞之而悟，悟之而皆道耳。夫孺子歌滄浪，人恒言天下國家，有耳者所共聞，惟宣尼子興知其爲至理所寓，而明之以迪人。彼固有所以合之，而一理渾融，充塞無間，要亦見之真，而感通爲甚速也。講幼從外傳，則爲言《中庸》之誠，天則實理，人則實心矣。稍長，侍先君訥齋遊安成，諸先達則又爲言實理之在天者，即吾心實心之在我者，即天理矣。然形體心知，天人迥隔，敏黠從事，泮渙猶初。比丙寅歲，近溪羅先生會講疎山，錄達道、達德、三重、九經，要皆行之以一，而所發一之義甚明且切時，則心若有契，乃修贄及先生之門，往還

將十餘載，未之敢怠，惟繹一之一言，亦未敢忘也。至丁丑，成進士，去知宣城，幸先生以賁捧出都門，相與並舟而南。於時寢興食息，形跡渾忘，俯察仰觀，喫緊活潑，偶爾若有所悟，不覺大呼起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所謂實耶？斯之實也，非所謂一耶？心理神靈，虛含昭曠，物我天地，妙合員融，乃知聖人爲言，初無二理，吾人自得，斯可逢源也。」先生亦躍然喜曰：「異哉！吾不意子乃亦悟及此，此之謂知天地化育也。從茲而立本，以經綸天下，特易易爾。」久之，竊敢以學脈請諸先生。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實難其人，蓋直養無害，由於性善之信而不疑；性善不疑，由於天人之一而不一。後儒以氣質談性，則天且疑之矣，況於人耶？疑則性根且斬矣，又安能以無害而養之以直耶？我明幸生陽明先師，其見足以悟，其氣足以充，孔孟性命之脈，誠自一線而引之，普天無復支離間隔之病，其有功吾道，真可稱罔極者。昨備員言責，於從祀之議，輒不自量，首陳之，已得議允，而此學益以大明。顧陽明之後，誰與得其宗者？」茲讀先生《會語》，宛然孔孟心法也，是足以明道，故名爲《明道錄》。因敬述夙所承教者，以附末簡如是云。時萬曆乙酉歲仲秋之吉，賜進士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巡按浙江等處督理監課，撫樂安門人詹事講頓首譔。

近溪羅先生集跋

杜應奎

先生自弱冠時聞道，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厥後，服官中外，迄于還山，日夜孜孜以此自勵，以此誨人。以故會中多問答語，而應酬詩文亦時時走筆爲之。顧稿多散軼，海內來學者願刻以傳，而

卒不可得。奎自丙寅獲侍以來，十九年所矣。凡會中肯綮語皆謹錄之。曩與先生之伯子軒、仲子輅彙緝成卷，無何，復軼去。今即錄中之一二藏於家者，與聶友繼臯書刻，以惠同志。刻成，奎得綴數語卷末。至其學術接孔門正脈，則覽者當自得之，所謂因文可以見道也，非奎之愚所能贊也。子懋曰：「臣譽仲尼，猶兩手捧土，置之泰山之顛，其無益於泰山之高明矣。」奎於先生亦云。歲萬曆甲申夏五月，門人臨川杜應奎百拜跋。

刻會語續錄序

趙志臯

《會語續錄》錄吁江羅近溪先生與南中各部寺諸大夫，及都人士所會講話也。先生來遊白下，館於城西永慶禪寺。都人士多從之遊，戶履常滿。部寺諸大夫嘗以暇日會先生，談性命之理，先生多依期赴興善之會。余因集六館師生延先生開講於鷄鳴之憑虛閣，一集數百人，聞先生之言，欣欣有感動意。先生之言，大都指點人以心體至大，真機見前，通天通地，亘古亘今。不爲卑瑣之論，而一念爲己、爲人之意，真有不厭不倦者耳。其言而不察，則或迂之、遠之，余則以爲坦平大道，人人可由，家常茶飯，人人可食，所謂學之得其大者也。而隱微自得處，亦可以默識之矣。先生於每會中所講，退即次第其語錄，成一篇，皆詳其指趣，略其問辨。余慮無以廣其傳也，爰付之梓。歲丁亥上元日，古婺趙志臯書。

重刻近溪子續集序

陳省

《近溪羅先生集》，楚侗耿公序之，令人發深省矣。而先生門人熊生體信重梓《續集》，問叙於余。余謏愚不學，非有龍淵之利，安能造庖丁之門論斷割也。雖然，楚侗之叙以質疑，要以慨俗學之陋。余安敢責人，惟以己所自愧者就先生請焉。往者，一會先生於從姑，再會於都下，聞其言，思之心，猶有疑也，欲再見叩之而不可得。邇遊書坊，適先生來會客所，自午後談及夜分，詰旦又談，恍然渡河得岸，披霧見天，躍如也。又如臨大方銅鏡，寫我形體，皮髮毛孔畢照無爽，凜如也。因得先生《集》讀之，又得《續集》讀之，其書如乎其言，其言如乎其心，蓋真見聖賢所以爲天下萬世立命者，直欲以身當之，視天下萬世爲一人也。余不佞，亦在陶鑄中乎？先生之書，總之二言：仁也，孝弟也，赤子之心也，而歸之性善，歸之中庸。不佞少無他師，惟先君之侍。先君性嚴，日教諸子惟以不欺；出一言先後微不相應，則撻而怒。余習不欺之教惟謹，然未能純如赤子也。年三十，登薦書，數歷中外，皆執法持憲，無錢穀之染，雖不能博濟近仁，然自信無害人之心。早背先淑人五昆弟百惟先君之命，將順友愛，雖不敢自附孝友之列，亦不至族鄰鄉鄰有所指議。深自檢括，加以切磋，庶幾無背戾先哲之訓。顧動遭坎坷，行輒齟齬，事與意違者不能免焉。嗟，嗟！何以序先生之書哉？先生日新富有，守貴行利，修之身，驗之家庭，交之民物，其筆之書者，皆履之身者也。憂深言切，慮遠說詳，而從遊之屢日衆也。謙益貶損，不施施以加人，年彌高譽彌隆也。余侍先生之側，讀先生之書，惴然不能以自寧，囁囁乎其

有言而未能沃人之衷也。終抑畏視人勝予，即無諸己，亦不敢以非諸人也。修身理家以交民物，自求無媿，皇皇然見罪過之日增也。知性之善而不善未嘗不知也；知道中庸而偏倚未能免也，是德之不修也。方將藉先生講學以明之，遷善以成之，改過以新之，如夢者寤，醉者醒，如病者之得方而將服其藥也，如藥之中瘡而幸瘳其疾也。千古聖賢所以爲天下萬世立命者，先生當之，而余賴先生之陶鑄也。其不揣爲《續集》序者，亦欲同志之士讀先生之書者，如余檢括其心以倡明先生之學，必欲爲仁人、爲孝子，以不失赤子之心，然後爲無負先生之教也。萬曆丁亥歲重九日，武夷山人陳省撰。

刻羅近溪先生全集叙

劉一焜

蓋不佞嘗聞學鄧文潔公，而公數稱盱江人貌天行好脩之士，白首防檢而不能克者，先生廓如也。時不佞甫束髮，惘然若望洋者久之。至甲午寓長安蕭寺中，始悟不學不慮之旨，因此益信盱江之學，而文潔公疇昔之所引而不發者，有味乎其言之也。夫不學不慮，經生家童而習之。然彼直以爲孩提知能之良云爾，抑不思七篇中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果待學乎？果待慮乎？過堂之戚，委壑之泚，入井之有所不忍，噉蹴之有所不爲，果待學乎？果待慮乎？夫吾人日用云爲雖萬變，而誌其所從來，則學爾慮爾。不然，則內交要譽惡聲爾。不從學來，不從慮來，不從內交要譽惡聲來，是爲何物？來於何從，去於何止？尚可不猛省乎！竊以爲此天地之性，於一切處流行，一切處藏密，雖通於形生神發之中，而淵然歷萬感而常寂。雖發於牯，亡攻取之後，而浩然出萬物而常伸，天地之

所以立，日星之所以明，品物之所以生，鬼神之所以靈，皆是物也？而終身不著不察，可謂學乎？先生之學，本於良知，而於不學不慮之真面目，見之至親，體之至熟，故以不思不勉，即不學不慮，以不學不慮，即不思不勉。而其於學也，即倫即性，即人即天，不求諸古求諸今，不求諸聖求諸愚，隱若奧渫，微若譬欬，人若與隸，物若飛潛，無非天則，無非明命。舉以似人，愈邇卑則愈光顯，愈平澹則愈痛切，若正獲之間於監市履狶每下愈況，而其油然而端扣，沛然河決，使聞者憬然自得本心，若探日虞淵，洗光咸池，阻深閭昧之下，舉爲之昭蘇。此先生之忘寢忘食忘年，以不厭倦於學海之明驗也。程伯子嘗言：識仁之學，不須尋索，不須防檢。蓋尋索防檢，出於人爲，而不學不慮之仁，出於天則。故吁江先生不學不慮之宗，即程伯子之仁體也。向者文潔公之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先生倡學東南幾五十餘年，一時耆宿，後先師友，以切劘此學者，則有山陰、安成、泰和、黃安、南昌、豐城、蘭谿、德清、新建、姑蘇、吉水、白下諸賢。至歸善以嶺南異才，納賢爲弟子，吁壇之士，稱爲得宗。會稽以天人之姿，其好先生語錄，至手爲詮次。蓋先生未墜之學在人者如此。而近日賢士大夫，致疑先生之學，其說有二。篤實者歸心懲窒，而疑不學不慮之遺初機；高明者銳意本原，而疑不學不慮之非究竟。夫不學不慮非他，乃子與氏爲良知而發也。姚江拈良之一字，以爲致知之法門。而先生拈不學不慮之一句，以爲求良知之密鑰。末學沿流忘源，遂執以爲吁爲越，而不知此非吁宗、非越宗，乃闕里之宗也。射之有轂率，大匠之有規矩，向下求之，未嘗無伎倆，而舍轂率規矩，則爲逐末，向上求之，未嘗無明巧，而舍轂率規矩，則爲師心。夫學海何以異是！故舍不學不慮而言懲窒，必落入名跡，而非真脩；舍不學不慮而言本原，亦墮入見相，而非天則。此在善學者深造而自得之，不然，

徒求諸語言文字中，則斯錄亦幾於窮，而先生五十餘年呼號世夢之心，亦幾於苦矣。歲甲寅，焜承之撫潮，月之既望，則集邦大夫孝廉博士弟子，相與論學虎林書院。丁巳，焜率諸青衿，師事淇園楊公。而海門周公、南嶽曾公，亦相繼賁講席。德園虞公雖杜門湖上，而先後以尺一論學，至爲深切。武林諸賢，蔚然並興。唯時南嶽，出於盱江高足，而羅生懷祖，則以盱江之冢孫受業於南嶽者。一日，出先生語錄授焜，且謀梓以公同志。不佞焜以屬左伯廬陵蕭損之氏，不數月刻成。淇園南嶽德園左伯蕭損之氏皆有序，而焜舉其生平私淑，次第書之簡端，且告諸海內之以聲氣應者。

萬曆戊午秋八月豫章後學劉一焜書

刻盱江羅近溪先生全集叙

蕭近高

道未嘗一息離人，人未嘗一息不由道。然而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而不知者衆也。粵無鑄，燕無函。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燕之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夫道亦夫人而能爲也。而胡人之弗爲也？非弗爲也，弗知也。知之則爲之，其雖然知亦難言矣。孔子慨慕於不知而作者，而曰：我無是，而以多見多聞爲知之次。夫見聞之知爲知之次，則所謂知之 upper 者安在乎？孔子十五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少至老，何嘗一息不務學。子臣弟友而曰：我未能庸德庸言。而曰：行則謹。豈嘗恃其天縱而不俟學！特其學非見聞覺知之學耳。學不求之見聞覺知，正以學其不學而知之知，慮其不慮而能之能耳。昔子路初見孔子，子曰：「以子之能，加之以學，豈可

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可透犀甲。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入之不益深乎？」夫括之鏃之，非有加於竹也，竹固有可以括之鏃之之性也。蓋性無內外者也。王文成曰：「若離了事物，便是着空。」程河南又曰：「人性上不可着一物。至奉兩先生之言乎？爲學者，着空不得，又着實不得。夫能知無功之爲功者，功斯至。無學者不知事理之一如，悟修之無闕。臨事者詆空寂，冥契者遣日用，任運者意儻侗而無歸。豈聖賢學問，乃至有滲漏有偏枯？若是，則皆意見之執成之耳。羅明德先生崛起西江，負大力秉聖智，直扶深局，提不學不慮之宗，而歸之孝弟。口之所宣，身之所履，政之所施，無非是者。漉血滲枯以尋真脈，懸的張侯以標正鵠，其有功於斯文甚大。高生也晚，弗及事先生以爲恨。適曾緒部舜徵氏手先生全集以示中丞劉公，公以示高，授而卒業焉，不啻迅雷之破柱，大寐之得醒也。遂遍贊之同志，屬先生之孫懷祖刪其繁複，增其未備，付之剞劂，以嘉惠來者，聊綴數語末簡。

萬曆戊午夏五既望，賜進士第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詔起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刑科都給事中後學吉州蕭近高拜手書

近溪先生集序

曾鳳儀

昔孟子推尊孔子上承堯舜湯文之緒，而自附於見知之列。豈固爲是誇詡而誣天下後世哉？良以性善本同，堯舜可學，唯是入孝出弟，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也。孟子而後，以聞

知著稱者何寥寥耶？逮宋明道先生，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須窮索防檢，而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伊川以爲孟子之後一人。象山先生悟得宇宙二字，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陽明以爲直接孟氏之傳。夫千載而下，追蹤孟子者，猶若是難也。至我大明，明王既作，天下宗孔，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陽明先生從萬死一生中悟出良知，力辯宋儒格物之非，不啻象山復起矣。一再傳爲良知之說者殆至數十家，獨近溪先生，直指孩提知愛知敬，本之不學不慮以爲良，卒之不思不勉以成聖，非二物也。此繼善成性，天命自爾，非由造作。應同現前，上及清寧，不及肖翹，並此生機，流溢滿目，而孩提一念發露最真。故孝弟即性真之宣洩，而非滯於情也；性真即孝弟之運旋，而非偏於空也。充其量至於父天母地，子育羣生，而均之一體；究其用至於天地順軌，鳥獸魚鱉咸若而均之盡性。此堯舜至聖，不外敦睦平章，以至光四表，格上下，而執中一語，遂爲萬世宗也。惟孟子信之篤，故能充實光輝，而孔子之道以著。惟先生見之真，故能決擇精詳，而孟子之學復顯。蓋先生蚤從事宋儒之學，病幾殆，既反而求之孟子，而後恍有悟也。比登第，問學林下者十年始就仕，所至以學爲政，務在化民成俗，非復俗吏之所爲。乙丑，以寧國守入覲，值徐文貞公當路，先生請集中外縉紳士，大集靈濟宮，爲發明《識仁》《定性》二篇，請裁於文貞公，天下彬彬嚮風焉。趙濂陽爲南大司成，率六館多士稟教於先生，先生弘宣妙義，一時興起者甚衆，如爲藩臬極力造就諸生，期信心，毋信口耳。間引耆老爲解說聖論六言，指點真心，靡不感動，環橋門而聽者各滿意去已。家食四方來學者，食指恒數百，親友規曰：「長此不已，奈貧何？」先生曰：「如貧，即轉食於四方。」其胸次灑然類此。往遊南嶽，窺九疑，過營道，探月岩。儀日侍左右，先生爲書白沙「何須看畫本，千尺在

胸中」句勉儀。別去二十年，儀以祠部郎卧病少林，忽聞鐘聲有省，然後見先生也。見先生觀面孟子，由仁義行，與堯舜之性無以異也。上下同流，與天地之性無以異也。不學不慮之真信，足紹隆聖緒，以俟百世而不惑也。門人復所楊公、澹園焦公於白下立祠祀先生。儀近遷南曹，拜先生祠下，會諸同志，相與明先生之學。未幾，先生孫懷祖自其家持先生集至會中，爭索觀之弗得。儀欲重梓於白下，而苦無其資。今寓杭城，晤石閭先生，偶及之，石閭忻然助費，而九生蕭公力任其事，不兩月告竣，命不肖儀序之。儀惟陽明先生大有造於豫章，無論擒王蕩寇，功烈偉然。至樂育英才，爲世名臣者，指不勝屈。石閭先生被流風沐餘澤，一旦開府於茲，繼舉陽明所施行者而布之越，謂以德報德者非耶？然陽明先生良知之旨，妙得其解者，推心齋龍溪爲最。近溪先生接迹起，能兼其所長，而縱橫如意，大都直養無害。三集具存，不離倫物，表顯良知，能光昭陽明，直邇孟子而上。允哉！孔子之道大明於今之世也已。石閭先生恒言：性以倫爲實踐，倫以性爲大宗。實與先生臭味合，合之以報陽明先生天真。虎林之間英爽如在，寧不首肯，羨豫章有人哉？儀難茲役，附名豫章之末，誠厚幸。敬拜手而爲之序。

萬曆戊午季夏既望賜進士第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安成門人曾鳳儀頓首謹書

羅近溪先生集

虞淳熙

彙近溪羅先生之集，得若干卷。而中丞石閭先生、方伯九生先生，使虎林梓人鋟行於世。其孫

懷祖，命熙序焉。熙聞之先友陶石簣言：近溪舌勝筆也。於是先行妙筆，題曰《語要》，不知先生敲舌而充人之耳，耳學而手代之筆者，管城千里矣。熙猶愾然於疊疊偲偲之聲，以合滔滔灑灑之筆，三寸之管，三寸之舌，寧有異哉？《禮》云：道尊於師嚴，嚴至於席間函丈，而齒學之尊，尊至於天子之不臣。意乞一言，且汗泚；送一難，且弁股，而藉無倦者憐之，壇下僅三千耳。泰州之席，萬人聽聲，先生繼之，歌聲詩侑，醇酒資善，謔采里諺，入耳心開。萬餘人舞蹈席上，而席以外歡聲雷動，又復盈先生之耳。將仁義禮樂備，東西南北準。其道尊耶？卑耶？設欲振筆鼓舌，爲之發明，先生之舌之筆，待訓詁而明者乎？如待訓詁而明，當時與臺賈峻，何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冰釋乎？夫冰不易釋矣，積之峨峨，鑿之冲冲，蒙以古雪，是生天蟲。謂冰玉琉璃而阻不通。夫惟靈人觀水有術，即堅即融，扇以薰風，液液溶溶，得四海之歡心，而莫不朝宗，此太和之徵也。嚴則凝，凝則隔，宜於古，不宜於今。吾見先生之無畔岸矣，吾見先生之無津涯矣，吾見先生之洞然、渙然、洋洋然，蠡不能測，卮不能漏矣。尊道者私謚而曰「明德」，以儷明道，先生讓也，無可讓也。即私冊而曰「太極」，曰「天地」，曰「上神」，曰「至聖」，先生不讓也，無可讓也。彼萬餘人，其少者聆太虛，量兆物，而錫以先生之名，各自信焉，不讓也，無可讓也。而先生方啓至易至簡、不學不慮之倪，就與臺賈峻，口授之，而文告之。並育並生並命，以事心君飲和蒸燠，及於熙之堅沍，而與交讓矣。時吳觀察語以鄉有虞即謂：古無「學」字，惟「孝」字，古無經篇，惟《孝經》，參無聲無形之旨，致天明地察之知也。先生曰：吾不可不往見其人，見之苦塊，攜之傍室，仰矚天宇，近叙家學，表哀樂之同原，明仙釋之一緒。抽其秘密，現其廣長，約遊豫章，相視莫逆。繼語楊子行我、集靈太學諸生，人頌一帙。俄逍遙而負

杖，竟泥止其負笈，是熙亦萬人之一人，兆物之一物，於先生所期復何讓哉？故又不讓而序先生之集，以諸旭筆儀舌，由先生之解嚴來者也。江右靈源，匯於姚江，其前派爲近溪，其後派爲石間。蓋石間先生，法十二月之常盈，傳心虎林，與先生並行而不相悖。及夫應律春回，蛟凌俱泮，歡聲相續，川流濤湧。水哉！水哉！觀二先生者，難爲水矣。集成，請問諸大方之家。萬曆戊午，虎林虞淳熙拜手書。

近溪先生一貫編序

楊起元

「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也。是即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也。又即所謂「良知良能而達之天下」者也。是故惟顏請事之，曾唯之，而孟私淑之，其穎悟如子貢，且不得而聞焉。後世儒者，或獨契於絕學之後，或推明於繼續之餘，綜之，莫有如我高皇帝揭六論以作君師，而吾師羅子憲章之，直指孝弟慈爲生民命脈者也。吾師羅子之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者，爲天命顯其皮膚；天命生生不已者，爲孝弟慈通其骨髓。直而豎之，便成上下古今；橫而亘之，便作家國天下。」又曰：「高皇帝六論，天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故愚嘗爲之說曰：「高皇帝其大智也與？中庸之道行矣；吾師其仁者與？中庸之道明矣。道固若是，愚不得而掩也。」是故吾師之學，易而知險，簡而知阻，約而達，微而彰，罕譬而喻。其言也，樸而有章，淡而不厭，潔靜

精微而疏通知遠，溫柔敦厚而廣博易良，恭儉莊敬而畏命執法，兼六經之致焉。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哉！南康熊子儋，少奉父兄之命，遊吾師之門。吾師既歿，而熊子之學始有得也。喟然嘆曰：「吾師以孝弟慈盡人物之性，其即孔子一貫之旨乎？性一而已。一何在？一之於孝弟慈也。儒先皆謂一不可說，以予觀之，安在其不可說也。孔子引其端，而吾師竟其說矣。後聖復起，不易吾師之言矣。」於是以四書、五經爲綱，以羅子《會語》爲目，類輯成書，命之曰「一貫編」。又曰：「吾師《會語》，不獨貫天下之道，而孔子隨義立名，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紀者，亦於是乎貫之。」又曰：「儋不自量力，欲使四方學者，皆得見吾師之全書而後已。是編也，儋節衣食以充梓費，雖貧不悔。」熊子青袍而徒步，其言訥訥不出口，探其中浩乎、淵乎，未可以耳目聞見窮也，其尚綱之心歟！予愧不若以著文也。雖然，予亦有所不得已也。是爲序。萬曆戊戌季春既望日，嶺南楊起元拜書。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序

熊 儋

或問儋曰：「子編子羅子語言，以『一貫』名編，何也？」曰：「天地爲物不二，萬物一體。夫道一而已矣，此個大道，原來無名無象，造化顯靈，生我伏羲，畫此一畫，名象始立；帝堯悟來此個一畫，圓則爲○，直則爲一，○——相貫，命而曰『中』；舜、禹加以『惟一』；湯、尹有之『一德』。幸周命維新，誕生文王、周公，純一不已。彖曰『乾元』，繼曰思兼，象以乾乾，父子商訂，作部易辭。及天縱夫子，好信古道，五十學《易》，三絕韋編。夢親文、周，始知天命，遂倡言曰：『大哉乾元！乾道變化，同歸殊途，

一致百慮。當時在門諸徒，惟顏子可以當此。及來問仁，告之以『復』。中行獨復，則一矣。惜乎，拳拳一善，未見其止，子貢諸人，且然且非。故回之死也，曰『天喪予』！又幸斯文未喪，晚得曾子，年方弱冠，心志弘毅。呼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即曰『唯忠恕而已』，與夫子忠恕違道不遠之語，毫無差異。又得乃孫子思，早聞祖父心之精神，謂『聖之訓』，又領曾子之教，述來名書而曰『中庸』，解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君子『慎獨』等語，則一貫之旨，譜爲家學矣。又幸孟子去孔子未遠，受業子思之門人，力量剛大，英氣命世，將曾子守約體段，極意透悟。姑捨諸賢，推開百聖，揀出孔子，而願學焉。曰：『我善養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盡心知性，天壽不二。此一貫之旨，大發明而無遺也。厥後，人執其見，家立其言，非無超達，儒先專志聖道，然於一貫未透，汝我爭駁，遂致冥蝕二千餘年。』

恭惟聖祖龍興，大明建號，尊言孔子，無如我朝。吁江篤生先生羅子，十五志學，好古敏求，廢忘寢食，竭盡心思。登第之後，猶拜師弟子，授以《易》傳。讀書從姑山房數十餘年，始透一貫之旨，大意曰：一者，一乎其貫者也；貫者，貫乎其一者也。非一無以爲貫，非貫無以見一，一而貫，無不貫矣，貫而一，無不一矣。設爲冰水之喻，借爲礦金之譬，口口聲聲，可憐孔孟，呼醒世人：『仁者人也，形色天性，易簡得天下之理，知能要大人之極。只因透此一體，貫天貫地，貫人貫物，貫古貫今，毫髮不間，須臾不離。故富貴而貌權勢，貧賤而甘疏水，夷狄而感泣，莽嗟死生而從容。寢賢逢人，好問好察，樂與善誘，無非一以貫之也。其視言微者曰仁而不貫人，言顯者形色而不貫天性，言高者易簡妙於造化而不貫愚蠢，言卑者知能良於孩提而不貫聖神，愈寂愈動，愈執愈錯，不大相徑庭也哉！』

續嘗謂《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明明一貫之註。若曰外邊顯的裡邊的仁，裡邊藏的外邊的用，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闔一闢謂之變，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無精無粗，無體無用，以一而神，一以貫之也。故先正謂：易有太極，易作一讀，厥旨深哉！

「僊辛卯（一五九一年）冬，刻《孝經傳義》，乙未（一五九五年）之秋八月朔，禮拜天地神祇，復謁先師祠，請教諸友，收集全書。乃孫懷智等盡發師舊篋親筆，僊見居官清淡，待人難苦，遺訓子姓，善言於殘篇片紙之間，令人泣下。歸，忘寒忘暑，繼日繼夜，刪其重復，揭其要領，編爲《一貫》、《壽之梨棗》，首以《易》，次以《書》、《詩》、《禮》、《樂》、《春秋》略節，及《四書總旨》、《語》、《孟》、《學》、《庸》、《心性》上下等，集終以《別言》，其中次第，皆非潦率，精義顯旨，悟者得之。惟首以學《易》來歷，見羅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終以《別言》，見羅子理窮性盡而命至矣，寧非一以貫之，孔子之後，一人哉！僊非過爲師譽，敢謂有知只見，學有真脈，道貴早聞，議論橫生，空負賢聖，乞後之君子動惻隱云。萬曆戊戌（一五九八年），白鹿洞門人熊僊序。

梓羅子四書答問集叙

楊起元

近溪羅先生，天性孝友，自少銳志希聖。弱冠以後，至於強仕。中間二十年，皆其從師求友，參學問道之日，而猶不自以爲足也。四十以後，揚歷仕途，隨其轍跡，所至皆學也；隨其善言善行，所接皆師也。耆年致政，弟子來學者衆，先生隨所啓問，而指示之，其大致不出於性善孝弟之旨。顧聽之者，目加明，耳加聽，欣欣皆有生意。夫性善孝弟，具在四書，而先儒之傳註，近時之講義，發揮詳

矣。學者誦而習之，竟無所得，而乃得之先生，以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起元賦性極鈍，雖嘗師事先生，而蹤跡疏闊，覽先生《會語》，初不甚解。因丙戌（1586年）奉使還，取道盱上，登先生之堂，見其家子姓雍雍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先生之弟子，未嘗離於側，閭閻如也。既而會其同門之士，進退揖讓，藹藹如也。序坐之友，動輒百餘，其間有六七老人焉，聽而不辯；有十數童子焉，聽而不問，彬彬如也。少焉酒行，少者酌長者；少焉歌發，長者和少者，秩秩如也，洋洋如也。起元乃默而悟，曰：「三代禮樂，其在茲乎！孔子謂：『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先生仁者，禮樂其有本乎！」自此以後，再讀先生《會語》，輒若迎刃解矣。自此以後，無月不誦之一過，塞誦之則通，忿誦之則平，鄙吝誦之則融，傲狠誦之則恭。誦其言，想其事，行則其氣象，思其容聲，真欲步步而趨趨，而不知絕塵之難及也。因取四書，次其篇章，梓之以共諸同志。或曰：「此豈先生意？」某曰：「否否。」雖然，先生亦嘗言之矣，曰：「予願吾儕有志之士，將孔門四書自首至尾，徹底掀翻，果見天地之性，不外孝弟。而孝弟之懿，藹鬱人間，涵泳周旋，到得萬民與我，我與萬民，渾然相通，了無二樣。則愛己之心愛人，愛人之心愛己，自將勃然而不容已。」然則以四書次歛會語，庸詎非先生意哉！乃若徹底掀翻，實俟能者。

盱壇直詮序

楊起元

不佞起遇吾師近溪先生也晚，蓋師倡學於海內有年矣，起有所聞，實得之文塘黎丈，起之晤黎丈，

如獲拱璧也。既而面證於師，所謂魚水，所謂時雨，真沛乎其縱大壑，而泠然其御長風矣。時即知有吳郡魯川曹丈爲同門上首，而未之覲，嗣於師《榮哀錄》中見丈之所稱述，意其蘊藉之深也。萬曆丙申，起以貳容臺至留都，師門諸友前後來會，魯川丈亦儼然臨之，語數日夕，殊悅我心。嗣後時相促膝，罄吾師之所傳者爲起道之，起益若泛巨溟而遊清都，誠有聞所未聞者焉。蓋文塘丈之所得邇易而直截，魯川丈之所得宏深而瑩徹，雖均之飲河，均之出藍，而魯川丈之於吾師者，今得之於曹丈也。邇起卧疴羅浮，有友自吳中來，出魯川丈所彙師門《直詮》一編，不佞盥而卒業，輒舉手而加額焉。蓋丈以時之爲師學者，多影響於學樂，而黏著夫當下，未有以覩其全而闡其奧，且有疑信吾師而未知所適從焉者，故揭此以爲指南。丈之爲意誠溥，而爲心亦苦矣。起菲淺，何足以知師，敢因丈之所詮者告諸同志，庶幾乎有如挹吾師之音容而聆吾師之聲咳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新安余生、永寧周之訓輩，私淑吾師，一見是編，服膺不置，亟請付梓。不佞爰書數語弁之，俾吾師之道如日之中而爲有目者所共瞻云。

鐫吁壇直詮序

程開祜

祜少未聞學，幸得逢一二良友，乃稍稍知所向。方每欲彙輯古先聖大訓格言可爲入道之門者，傳之人人，俾往者不至漫沒，而來者有所繼繼。久乃聞吁江近溪羅先生者，我昭代大儒也，其學獨得宣聖之大，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宗旨，以孝、弟、慈爲實際，以不學不慮之知能爲運用。歷官守令，藩臬，阜成安攘，悉奏膚功。更惓惓以講學作人爲務，無論潛見，罔非此事，周遊商證，通人求友，足跡

遍海內。隨處有會，會必累日，至者日加衆。凡所開發，閱明直截，愜當人人心，聞者感動奮發。所紀會語會錄，無慮數十百種。每以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爲諸人士敷宣闡釋。嘗曰：「我太祖聖諭，直接堯、舜之統，學者能時時奉行，即熙然同遊於堯舜之世矣。」斯志也，所謂祖述憲章，不厭不倦者非耶？先生沒後，又幸得吳門魯川曹先生羽翼表章，發先生之奧旨，一時翕然向風。慮先生生平紀錄，分布雜出，學者罕見其全，况窺其要？於是彙輯詮次爲一書，以示嶺南楊太史。太史善之，定名曰《盱壇直詮》，而羅先生精蘊盡在是矣。友人手錄是編，傳於吾郡，枯見之嘆曰：「甚矣哉！曹先生之苦心也。」古聖絕學，非得盱江不振；盱江嫡派，非得吳門不傳。是書所關係學人甚大，乃亟取而授之梓，以見千古聖學之統。惟此精神貫通，繼往開來，願覽者悉同此普心云。新都後學程開祐仲秩甫撰。

重刊盱壇直詮序

馬一浮

濂、洛、關、閩諸賢所以直接孔孟者，爲其窮理盡性，不徒以六藝爲教，敷說其義而止也。其兼總條貫爲群經傳注，有近於義學，視漢、唐說經之軌範爲進。若乃訓機接物，不主故常，其言行足以動天地、通神明，則與禪宗大德同功而異位，此未易爲執言語、泥文字者道也。如明道似禪而伊川則邃於義，朱子談義特精，而象山長於用禪，其實門庭施設，則義爲大；入理深談，則禪爲切。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豈有二哉？儒、佛相非，禪、義相薄，此皆臨機對治一期藥病之言，心性無外得其一萬。事畢冥符默證，唯此一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豈名言所能域，將何名爲義？何

名爲禪？世之紛然持異同者，不解古人機用之妙耳。象山後有陽明，陽明後有近溪，而直指之道益顯，實原於明道「識仁」之說，《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中庸》之率性謂道，至是闡發無遺蘊矣。然自象山、陽明，其於義學時或稍疏，不及朱子之密，此不足爲象山、陽明病。末流承虛接響，或至捐書廢學，驚口說者有之。夫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聖人境界。凡民私意未起，計校未生，固與聖人同此心體，然一翳在目，天地易位，其日用之差忒者，氣昏而習蔽之也。若謂不假工夫，本無欠少，則有執性廢修之失。一往而談，見處未的，依舊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此又學者所不可不審也。近溪此書傳本不易覲，其中出門人記錄，亦有稍疏於義者。然大體善啓發人，使聞者直下認取，自心豁然無滯，實具活人手段，而於天地萬物一體之理，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可以祛沈霾陰翳之習，尤今日所亟宜提持者也。吾友蘭溪葉君左文，得程開祐刊本，手寫以見貽，藏之累年，幸未散失。今因書院續刻《儒林典要》，遂付之梓，以餉學者。嗟乎！世變如此，其亟求書如此其難，今後亦未知能刻幾何？故不復預定其目，姑出此書，聊以自塞，兼謝故人。輒贅數語於簡端，知我罪我，一任後人論量。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馬一浮識。

盱壇直詮跋

曹胤儒

萬曆丙午初夏，不佞儒過了凡袁丈於吾蘇之開元僧舍，相與揚榷斯學，蓋溢志而盡其事已。袁丈曰：「邇來理學先生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莫過於盱江近溪羅先生。先生近宗王文成，遠溯程宗

正，弘洙泗之風，而懸諸日月，恨予相遇之日疏也。猶幸座師嶺南復所楊先生爲先生門人，予時竊聆其緒言，楊先生今亦棄門生矣。予欲自適而不可，將參驗而必之。子親受業於羅先生且久，其何以道予先路？」不佞爰少述先師誨人大義，重以一二微言，袁丈則竦意而聽焉，忸然若有所深解焉。不佞遂出暇日手所編《盱壇直詮》邀爲校之，是亦有意存焉。袁丈袖之曰：「俟予卒業而更謀之子也。」越三四昕夕，袁丈過予石鼓草堂曰：「予反復是編，恍如挹羅先生之音容，而下風其聲歎也者。楊師所謂若泛巨溟而遊清都，匪虛也。今予亦無庸校矣，曷不亟梓之以公之人。」不佞諾之，徐與社中文所馮丈、吳西葉丈、省餘黃丈、又玄尤丈商之，皆以爲然。乃撫其繇跋之，轉而授之新都程君仲秩，仲秩蓋服膺是編者。萬曆己酉仲春既望，吳郡門人曹胤儒識。

近溪先生語要序

陶望齡

新建之道，傳之者爲心齋、龍溪。心齋之徒最顯盛，而龍溪晚出，尤壽考，益闡其說，學者稱爲二王先生。心齋數傳至近溪，近溪與龍溪，一時並主講席於江左右，學者又稱二溪焉。友人有獲侍二溪者，常言：「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余生既晚而愚，未嘗見二先生，獨嗜其書耳。而嗜近溪語最甚，口誦手鈔，彙成一帙，閑居鮮朋友時，一快讀，則神明氣鬯，手足掉舞，群從有過余庵中，或強與偕誦之，雖素不識性學者，皆釋然心開，喜色浮面上可攬掬，茲非其筆耶？而妙若是矣，又況其勝者哉！心齋父子盛時，升堂譚道，萬衆咸集，既退，雖皁隸臧獲，人人意滿，若懷寶而去者。至先生會

講時亦然，由今觀之，真不妄也。震霆破睡，開左藏以貸貧，其過而不取，昧而不聞者，宜亦鮮矣，有之，豈藏與霆之過哉？吾友何顯臣，志士也，嗜愛之有過於人，故刻而傳之。萬曆庚子仲夏，會稽陶望齡書。

題重刻羅近溪先生語要序

吳達可

近溪羅先生之學，從不慮不學立根，有疑其爲禪者，有疑其純任仁體，脫略禮教者。雪川許敬菴先生直謂其大而無統，博而未純，難以結果，余心竊躊躇焉。同年友定所俞君、南阜鄒君素稱服先生，定所且遺書亟索其全編，謂警欬中皆至理也。適閩漳薛君巡憲旰飢，走東訊之，乃出《語要》一册示余，讀之，見其提醒心性，極爲真切渾化，庶幾聖門心齋坐忘之旨，非禪，非脫略禮教，亦非博大無成者也。更有疑焉，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尼父到頭自學垂訓語也，曰心、曰矩，心即矩，矩即心也。世之檢點躬修，以善人君子奮勵矜持者，於心固未必無着，而任心所欲，藉口何思何慮，往往蕩越於矩度而不自知，幾微疑似間，最難把握，最難剖析，益信夫子從心不踰矩之訓，爲純全無弊耳。先生慨支離，就簡易，去檢飾，任真機，大本大原，夫豈不善？竊恐後之學者，未閑矩度，先學從心，且號於人曰：「近溪先生指點不學不慮真詮如是。」此末流之弊所必至也，憂世者宜有同心也。薛君重刻茲編，以廣其傳，問序於余，余聊掇數語應之，併請質於有道者，其能闡發先生之精蘊與否，未敢自信也。萬曆甲辰孟春吉旦，荆溪吳達可書於洪都公署中。

羅近溪先生語要後叙

薛士彥

近溪羅先生倡道盱江三十餘年，其學以求仁爲宗，欲學者識取不學不慮初心爲入聖真脈路。其言洸洋辯博，讀之令人灑然有會心處。顧海內信之者十七，而疑者亦十三。會稽陶石簣先生乃節取其言之精者，輯爲《語要》，由是先生論學之旨趣躍然，如玉光劍氣，貫虹衝斗，不可得而鏹埋也。荆溪侍御吳先生大人見而悅之，命彥再刻，以廣其傳，且自傳其疑情於篇端。彥竊謂古今論學者，不難於信，而難於疑，惟大疑乃成大信。魯《論》二十篇，屢言爲仁，而未嘗直指仁體以示人，惟孟氏乃言之。觀其指惻隱於乍見，發真心面目於有泚，而徐行後長，直以爲步趨堯舜，談何容易乎？先生之言，大率類此，初讀之恍然汗下，久之反成玩弄，而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從茲熾矣。嗟乎！此非先生之罪也，不善學先生者之罪也。譬之北轅者，期見恒山，及其望之而趨，終其身有無限塗轍，惟坐謀適國，固當不能跬步耳。先生之言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刻不放，後日方有成就。」此與善信、美大聖神之旨何異？而乃謂先生爲僞學立赤幟也？難者曰：「如是，則孔子先行後言之訓，宋儒居敬窮理之說，儘可持循，而何必不學不慮之云，使學者得借以匿心邪？」彥茫然罔措，竊意此處須如孔子發憤志學，方識得。今姑明先生之苦心，與夫諸先生之輯之疑之爲均有憂焉而然也。如以言而已矣，疑且未能，信於何有？萬曆甲辰孟春，江西按察司副使薛士彥頓首拜書。

羅子後語

何光道

夫道之難明也，則明於儒之難也。蓋儒者習於道之繁且難，而不知簡易直截之旨，聖人之所尚，彼惟尚之而不得，而漸至於繁且難也。而後有揭其簡易直截之旨以示人，而世遂群詎之曰「禪」。夫禪，特聖人之所尚簡易直截者也，而豈有二哉？是以後儒之聖者，畏其禪之詎，而故繁且難其言以避之，陽明子亦不免也。

近溪子主陽明闡道之後，膽加雄而語加峻，時出其簡易直截之旨，而猶不盡去其繁且難。如善兵者出羸卒以嘗賊，而匿精騎於其中，雖竟以之取勝，而猶未免委其所嘗。夫世有抽精騎於十五，而獨以其堂堂之陣，鼓行於天下，則又愈於委所嘗以疑敵，而幸其勝於萬一者矣。此周望氏摘近溪語錄意也。夫語道而至於繁且難，其於道甚遠，於學道者又甚苦。終其身繁且難，而不造乎簡易直截之域，又終不可以有獲，則學者不何樂乎必舍彼而爲此也？若此錄者，雖世之好繁且難者視之，吾未見其不悅也。悅而後可以進於簡易直截之域，道不難明矣。故出貲而梓之，而題其後如此。山陰何光道。

近溪先生語要序

徐芳

蜀之士多阻，有客齊者而觀海焉，歸爲群蜀人言之，群蜀人慕之也。海之大，蜀人能言之，其

吞天浴日之狀，蜀人不知也。汴之土多衍，有入秦者登華嶽焉，歸又爲群汴人言之，群汴人慕之也。華之峻，汴人能言之，其所以干青冥而薄星漢者，汴人不知也。今道之高，大非若山水之有形可名，而人之以言求道者，無以異於蜀之憶海而汴之望嶽，悲乎！其終以阻已夫。近溪先生《語要》一編，石賁陶氏所集也。予初得如奇寶焉，獨遺也。矜而玩之有年，則見是編之於吾也，若飲與食焉，失之即有饑渴之患，津津焉咀之，雖顛沛馳走未嘗去手也。如是又有年，已而知其於吾也，而寤者之於視聽也，特一提喚焉耳。夫聰明吾所自有也，雖有聖人，安能取吾耳若目而增損之哉？今夫山水之於天地，無之弗遇也，其間煙雲草樹、花石禽蟲之族，感吾耳而成聲，入吾目而成色者，亦無往弗在也。樵牧叟豎之出日入夕，而矇若瞶焉，彼於山水之所以可樂者，不知其安在也。有知其樂者過焉，一卷之石，一泓之流，觴酌吟咏，徘徊而不能去，其所聞與見者，非有異於樵牧叟豎之所日夕也。今使吾之求道，如東溟西華之梗渺曠絕也。老且死，吾不知其能至否矣？使但如煙雲草樹、禽蟲花石之觸耳成聞，觸目成見也，安往弗獲乎？蓋他人之論學皆以吾所有者與之，近溪先生之論學，獨以人之所有者還之，以吾之所有者與之，此海與嶽之類也。疑信且半焉，以人之所有者還之，此拳石泓流而山水之類也，有不自得者鮮矣。夫聖人之境，即庸衆人之境，庸衆人日夕而矇瞶者也，樵牧者也。聖人徘徊而觴咏之者也，知其樂者也。知此，可與窺近溪先生之要矣。不然，先生不得已聲之，吾儕又響而逐之，是汴、蜀人之群慕也，所要不存焉。夫孰非山水也？而必貿貿然東走溟而西走華乎？

庭訓紀跋

羅懷智

《庭訓紀》成於先子存日，《言行遺錄》成於先子歿後，俱板行矣。楊太史公既采其語入《仁孝訓》、《識仁編》中，復謂其利於初學，索百本散之同志。《正學》、《論學》二編，或云《庭訓紀》具在，或云《庭訓紀》奉覽可考也。庚子，板同陳友宅燼，書遂不傳。今夏，習靜從姑山房，偶得舊本，重加訂正，並增近得先子曰課，付剞劂氏。嗟夫！此豈足以盡先子哉，不過因所聞而紀之耳。若夫以膚淺之見，演邪遁之辭，失悞先旨，正釋氏所謂兒孫不了，殃及祖禰，智之罪又安所逃。豫章明德後裔懷智識。

書錄庭訓紀卷後

李登

羅仲肅懷敬氏爲吾師明德夫子之季孫，而玄易先生之叔子也。瓌姿雅志。自萬曆丁酉來遊，留畿時，予講業長干，與叙通家之誼，既乃執贄期拜予門。予以師吾師常恨不及，而復顧顏爲吾師之孫之師，固辭不獲，於今三年未有以告也。何則？予於二三講社，輒爲斷斷，無非推衍吾師遺教，以紹其同仁之緒。乃若師之燕貽於其家者，文子文孫，如居寶山，如遊寶藏，隨取隨足，吾言何足以益之？坐是未有以告也。今年來，乃持此卷索予言，擬常接於目，予何言？則取其兄伯愚氏所輯夫

子《庭訓紀》間錄數則，題曰：「無念爾祖」歸之。然夫子所遺，不翅盈車，一話一言，無非作聖楷式，而予僅書此數則者，其亦有說。自古聖賢雖甚愛其子孫，不能必其皆聖，而人之爲聖賢也者，靡不由自悟自修而得，非謂其爲神明之胄而遂可坐致也。且夫饑易爲食，渴易爲飲，而珍羞滿前者乃云無可下筯處，所謂朱門厭粱肉，貧士甘糟糠是也。故夫格言盈耳，未必悉得諸心，而一言悟入，自可求底其至，故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倘吾仲肅由所書數則而深入焉，深造焉，師千言萬語可收之靈府，而所以紹先猷錫同類者於是乎在。苟或慢焉未知所入，第從容儼雅於出王游衍間，而克稱無忝所生者未也，斯則吾所告於仲肅，兼請正於伯愚云爾。萬曆乙亥秋八月念四日，如真老生李登士龍甫書於逸我閣中。

庭訓紀跋

萬 煜

伯愚梓吾師近溪夫子《會語》成，括其遺者復梓之，名曰《庭訓紀》。夫訓以庭名，意其言諸獨也。閱所紀，皆與諸縉紳學徒講譚，及蒞官行政之語，概而名之曰「庭訓」者何？蓋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夫子大公無我，其言諸公者，即其言諸私者也；其所以教國者，即其所以教家也。蓋性同則學同，學同則教同，特紀自伯愚者，斯謂之「庭訓」云，而非異聞也。先是，伯愚紀復所、玄易兩先生行略，公諸同志，茲復梓祖訓，非惟足以驗好學之篤，而於孝子慈孫之義得矣。戊子夏日，萬煜識。

重刻羅近溪先生庭訓紀跋

朱 試

夫爲人祖父者，孰不有庭訓以示子姓乎？顧耳提面命，言諄諄而聽藐藐者多矣，矧祖父沒世之後耶？間有子姓思祖父於沒後，欲見其儀容而不可得者，每託之繪事，以傳其神。然而百爾摹寫，竟未能肖其恍惚，即肖，特其形像耳，烏可以語神！夫天下莫妙於神，而神莫妙於道。人之幾於道者，其神每全之身，而寄之言，言存而神與俱存，言傳而神與俱傳。世之爲子姓者，幾解識祖父之神於言教者乎？

盱江羅伯愚氏思見其祖近溪先生而不可得也，於是即其平時庭訓之語，筆而壽諸梓者凡幾矣，今復紀而□其遺焉，其孝思何無已耶？且世所傳之神，縱克肖如生，亦不過示之一家，垂之數世而止耳，若伯愚氏所託以傳祖之神者，將達之天下，垂之千百世。昔人謂『鄉黨』一篇，宛然聖人在目，是最善於傳神者，今觀其所紀語，語皆孔氏家法，則亦可與『鄉黨』篇並傳無疑矣，試非謾言之也。昔嘗再侍先生之教，見先生口不絕孝弟慈，而起居食息間，皆不學不慮者之所形見，而手舞足蹈無非是者，左右莫不爲之歡欣鼓舞。蓋先生之學，直透性真，原不在於形骸而在於神化，是以以神感神，先生莫知其然，人亦莫知其然矣。茲余閱《庭訓紀》，猶然見先生於心目間，不其真神也乎？若夫先生學問之淵邃，天機之活潑，渾然無物，爲體之仁，則海內同志人人能言之。章本清先生亦既序述於前矣，余何庸贅。萬曆戊申仲春之朔，南昌後學朱試以功甫敬書於直養齋中。

臨行別言跋

萬言策

萬曆戊子八月晦，羅先生疾且革。楚同門弟萬言策往問，先生色津津喜曰：「聞從者有行色，不能具祖帳，予將棄茲遽廬矣，幸可留兩日，君當復來。」時門人環侍無慮數百人，出先生言別同志語示言策，讀之矍然。已執先生手診脈息，蹶然請曰：「願先生終惠一言，只用夙夜。」先生命筆札，爲真行書前數語授言策，已拱立目送出。出則拜先生於前堂，猶致遜謝語云。明日九月朔，偵先生，報少甦，竊私謂庶幾無死，乃竟如其言，以朔二日午卒。嗟乎！先生當彌留之際，持志堅凝，言動不失故常，作書字勢遒勁，行列端整，且計日反真，如歸故宅，一切放下宗旨，進於忘言矣。嗟乎！先生斃而後已，歿而不朽哉！明日，哭先生歸，再啓遺言手澤，宛然溘焉隔世，謹志之心，不知涕之潸然也。是日，言策敬拜手書。

臨行別言跋

聶繼臯

昔子輿氏於魯大夫問疾，以將死言善示，當識其言，《魯論》記之昭如也，以言足傳也。吾師近溪羅夫子，手答左史萬元獻問終，以詔乎同志，其仁天下萬世之心，大可想見。元獻綴數語於後，以質諸同門，復走東繼臯曰：「幸即取過付梓。」蓋欲推夫子之仁，永仁斯民也。繼臯叨列門牆，素司書

刻，謹併錄夫子臨終大略，爰授梓人。嗚呼，惜哉！大弗獲已也。嘗聞尼山云崩，易水曳杖，孔子之歿也，如是垂憲於今不衰。《史記》有虞氏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先儒釋其爲天地鬼神必有以相之，斑斑可鏡已。今茲前期，雷雨崩從姑山一角，折大木百餘株，夫子自知其將還太虛，顧發於言，書於楮冊，形於群動，毫不踰矩。追視二聖，同符千古，獨無默相於其所歟？然則天之將喪斯文也，又將相斯文俾聞且見者，庶幾有續焉爾，烏忍不以告於四方同志共生興起心也。且邇者，楊太史貞復曰：「老師活孔子也，《會語》八本，乃六經之命脈精髓也。」竊謂當如古人誦經之意，每月會同志誦之一過，益莫大焉。由太史公斯言繹之，愚以爲是《別言》又《會語》中之命脈精髓也，尤宜日誦一過焉者，又烏敢不以告於四方同志，共生警策心也。時戊子重九後日，心喪門人廣昌聶繼皋稽首謹書。

臨行別言跋

曹胤儒

昔賢有言：仲尼沒，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旨哉！其言之也。今習博士家言者，甫束髮知章句，有所聞於塾師，即曰：「道如是，學如是也。」顧烏覩所謂絕而所謂乖者，又曷以也。漢以來，諸儒離經衍疏，不無功於孔孟，然見其遠且大者，或罕矣，矧奧旨哉！道不終晦，而有宋明道程先生直契聖真，奈爲之徒者，不旋踵堙之嗣，而象山陸先生稍稍振焉。逮我明運際文明，而陽明王先生挺生姚江，所幸及門有心齋王先生。若我先師近溪子羅子之於姚江，蓋聞而知者也。倡學於盱江，而傳習其說者，幾遍海宇。今其遺言如《近溪子集》、《四書答問》、《五經翼編》、《仁孝訓》、《一貫編》諸書，

炳炳在己，微言大義，庶幾哉睽而曦哉！儒雖不敏，非阿所好者。邇哭先師於吁之明德堂，將道閩、浙還吳，值將樂揭君志點於雙峰、三華之間。揭君嘗束脯先師者，且命其子一從儒遊，欲聆師旨，而謀刊師《別言》，廣之同志。儒避之，因題其端。心喪門人吳郡曹胤儒謹識。

孝經宗旨跋

楊起元

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人者仁也。孝則仁，仁則^二成其爲人，故行莫大焉；不孝，則不仁，不仁則^三不成其爲人，故罪莫大焉。孝以成仁，亦以仁成，是以曾子曰：大孝尊親，大孝不匱。而其養曾皙也，飲食必請所與，謂之養志。志者，帥氣而塞天地者也，舍此弗養，而區區口體之間，豈所謂尊親不匱哉？《孝經》所說，無非此意，然若水中之月，鑑中之像，不可以迹求也。後世或以其文句之少而略之，又或得其詞而忽其理，逐其末而遺其本，經幾晦哉！吾師羅夫子獨得此經之旨，故其言孝也，以仁言孝，其言仁也，以孝言仁。起不敏，不足以知之。然竊意欲明《孝經》之宗旨，似當自羅子始。然以狗象執迹之見求之，恐羅子之說亦未易明，是以君子不可不求正於先覺也。謹書此以自警。萬曆庚寅中春，門人楊起元識。

〔一〕〔二〕原書字迹不清，據上下文語氣，當爲「則」字。

孝經宗旨提要

四庫館臣

明羅汝芳撰。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布政使參政。《明史·儒林傳》附見《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孝經》之大旨，用問答以暢已說，與依文詮釋者不同。汝芳講良知之學，書中專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標題。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而陳繼儒秘笈中實有此本，彝尊殆偶然失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別引一說，以爲羅洪先撰，亦非也。

近溪羅老師外編序

吳道南

夫道一，吾師之言亦一，茲編胡爲乎外也？語有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茲編皆其緒耳，夫安得而匪外？嗚呼！吾師之學，糟粕胥神化，性命、經濟非兩也。短什長歌，天機鳴籟，鴻裁清牘，靈苗數芬。演《鄉約》，則聖訓洋洋，昭揭閭巷，其振鐸之遺音耶？節《家禮》，則簡而嚴，便而可守，宛然先進之思歟？《通寶》一議，而名文以定，上下兼行，經國者究心於斯帛幣，萬世常流也。水利不興，沃壤爲敗，得《滇中》一冊，推而廣之，處處皆膏兩地矣。昔紫陽氏謂《周禮》爲姬公運用天理之書，茲編之謂也，胡爲乎外也？外之云者，伯愚子蓋有深意焉。若曰：「師之道，深而能物，虛而能應。」內編《語錄》，仰邇真承，學者宗之，直與《語》、《孟》六經同垂已。乃茲編標舉

擘畫，時洩心靈，譬比摩尼珠，隨方現色，若善探寶者，能取如意，即珠即色，何可岐也？猶恐天下賈賈焉，見色而不見珠，故揭而名之曰「外」，令其遊於編之外，益究於編之內也，此伯愚子名編意也。不肖南在師門牆，自遜於旦暮之遇，乃猶多方於內外之辨，吾師得無謂我言者不知乎？然匪是無以復伯愚子，故僭引其端。萬曆二十四年丙申，歲孟冬月上澣之吉，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經筵講官撰理詰勅，直起居注館修國朝正史，寶塘門人吳道南頓首撰。

刻羅明德先生遺集序

陳懋德

天下事傍人者不立，無師者亦鮮成，雖削鐻弄丸，一切小技，未有不教學相半、屏雜緣、竭性命以從之，而後精靈出焉者也。三代以下，自闕堂奧，直接孔孟嫡骨血者，宋則濂溪，我朝則陽明。然濂溪《圖》學或云傳于種、穆，或云曾同胡文恭師鶴林寺壽涯，而《通書》有言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陽明初求師天下，不一遇，遍訪參求，冒險犯難，至三十六歲始于龍場大悟。然其先嘗謁婁一齋，婁故遊吳聘君門，與語深契。又時與一布衣許璋相朝夕，璋嘗躡履走嶺南，訪白沙，故取其資益，而陽明亦言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夫兩公皆天授瓊資，爲千古自立漢子尚如此，況餘人乎？

余往讀《近溪子集》見其將聖賢學問，當家常茶飯，百萬寶藏，平鋪現前，撒手懸崖，去來自在，竊疑其太受用現成。然余讀先儒書，不盡喜其妙義玄談，每喜觀其奮怒獨往，攻苦入頭處。已閱《譜》，

先生三歲啼，輒追其故，長讀《薛氏錄》，遂焚香閉關，對水鏡澄心，成重病。聯第以後，謂學未可仕，歸尋師友四方者十年。初從張洵水，繼事顏山農。已聞受業徒胡宗正《易》學有傳，反執弟子禮。嘗苦格物莫曉，錯綜參訂，請正於父者三年，忽一日自悟，直趨榻前，父始起舞。最後北上，復遭痼疾，夢一翁提警心病，驚汗如雨，自是執念漸消，時年三十八矣。先生嘗曰：「予初學道時，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又曰：「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此學以繫命根，萬死終不悔避。」嗟乎！學如是，則先生之受用現成，又何疑乎？

辛未秋，余以職事入吁，役竣，謁先生明德堂，復登從姑訪先生讀書處，望峭壁雲煙中，皆先生手澤，問其後裔，四壁蕭然。而有孫懷智者，能嗣家學，輯未刻遺集若干卷以示余，余讀之，深有感也。先生之學大矣，神矣，所過輒化，而惜未竟其用。使天位先生於根本樞機之地，上之啓沃主心，下之霖雨蒼黔，左之右之，開誠布公，以盡天下之才，世道當何如哉？

先生之門，龍象如林，而粵東楊復所稱傳衣。先生歿後，學脈浸淆，或以意見爲悟證，格式爲修持，人我紛敵，禍蔓民生，而世遂以學爲肆，師友一路，皆絕與性命無涉，而真功入手之訣無傳焉。余觀先生之教人也曰：「有志豪傑，須早覓明眼真師，下番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山窮水盡之鄉，自有驚卒轉頭時候。」嗟乎！此固顏子喟然一嘆口訣也，遞閱千餘年，而濂溪、陽明皆從此訣擔荷絕學，先生不惜傾肝吐露以語後之學者，其誰信之？余駭劣，非其人也，而此學不可湮滅。余故謀鋟其遺集，而並拈出此一段公案，以俟有志豪傑自得焉。歲崇禎壬申夏仲，西江學使者，古吳後學陳懋德敬撰。

羅近溪先生集序

陳起龍

夫道猶火，然無所麗則光抑不揚。言者道所麗，以見光而爲火之傳者也，故有不關性道之言，與有言而不克見於世，則光伏而火隱。秦灰熾，孔燄微，百派分波，以滔天橫流之勢，聚而撲之，而長夜之旦，幾於復晦。漢以仲舒一人嘘之而未旺也。自河洛、關、閩以息相吹，而我國朝文成諸君子又起而大發其章光，一時攀鱗附翼之英，多所借曙，而既冷之燄，始熒熒然。

近溪先生者，廣文成以立言而不絕其種者。其說以仁爲體，以明德爲宗，以孝弟爲日用之要，力吹文成之燄而光之。余習經生業，時讀先生《會語》，恍然有心光之相接。逮戊辰，釋褐南宮，偶承建武之乏，時與諸縫掖講藝其堂，瞻先生遺像，迴思疇曩所見，而不無以全文之未覲，有感於燎之未揚也。會督憲陳公甄士盱江，蒐先生未盡之遺編，傳之不朽以暉映世世。既授予以殺青之役，而其曾玄輩又丐以一言弁，余曰：「先生咀光茹耀，揖行歸躬，人品學術，堪照千古，非僅以文炫世者，但今聖學緬邈，玄釋縱橫，不有燈傳，誰爲續焰？先生提挈要領，標舉會宗，如邃谷未晞而予以一燈之照，今後進燈燈相續不已，而至于燎原，誰非此編吹噓之力。夫發掘性道，羽翼傳經，運百代之舟車，開文明之戶牖，文成一脈火種，不可灰熄也。昔之朱藍其質者，必以人爲師，茲欲委奉琴書，宣明魯鐸，九京不可作也。斯編也，其薪盡而火傳乎？崇禎壬申立秋日，富春後學陳起龍題於建武李署。」

明德公文集序

薛振猷

羅近溪先生與予越文成王公，後先表裏，爲一代中興之學。然文成以治亂兼資之，略負經濟之實功，中遭讒忌，指目之餘，其說幾廢，蓋久之而後乃白於世。先生之學，以文成爲宗，其悟力之異，實體之勇，與其談說之博，其不得意於時相，甚間於多口，固宜然，而中於言者尚淺，白於世者亦速，何也？數十年之中，文成公之學明而人心明，人心明而先生之學斯易以明也。今天下之學術蔽甚矣，詞章之習熾，性命之理隱，支離假借之說欺人，而文其私關於州部，騰於闕廷，害將延於世道，而其本由乎人心。故欲救今日之治，不可不明人心；欲明人心，不可不求先正之學而明之也。

說者以理學禍宋，將與晉氏之清言同讖，然予以爲宋氏之儒，蓋未嘗獲一見其用，而輒排阻於群小，故其學困踣以至於甚，易世而後復明。學雖明，而其功實之可見於時者，已爲當世之群小排阻而不可見，是以其時之人主惑而欲興其學者，亦曰能存之云耳。文成當武宗之世，敕寧戡定之功，已大見於世，迫身歿而後毀及焉，故其理學所施用，皆可以證良知之體。夫文成而非跡襲、黃之術、踵孫、吳之智，其功用過人若此，此本體之效也。是以其功足以存其學，爲獨幸於宋氏之儒。

先生既起，深悟良知之說，而歸統於明德。明德、良知，一物也，跡其氣體，浩然流行，感發倡起之力，華裔同施。讀先生傳，自起太湖令，歷滇南，敕寧戡定之跡，視曩文成施之有多寡耳，未可定其孰賢也。夫文成之學明而先生起，然則先生之學明，而後之欲爲先生者，始有所藉以起。故先生之

學，不可不明於今之世也。宋之人主，無功於後世，獨以其存諸儒之學，諸儒之學存，故其用不盡於宋者，一見於今之文成，再見於先生，而其學始可以無譏。有志之士，生今之世，其亦惡能以己哉。今督學陳公購先生遺文梓之，務以大明其學。梓成，予曩所首拔先生裔孫萬先，乞予序之，予蓋暢言先生之學所以當明者如此。長水後學薛振猷，題於建武之采風署中。

羅明德先生文集序

黎民範

夫文以據心，亦以驗學，心有純疵，學亦大小，故發而爲文也，或詭正殊途，或夷險異執，若影之隨形，不爽毫髮。吾師明德夫子，志大人之志，學大人之學，其羽翼聖經，有《會語》傳於世，海內同志口誦心維，與經書共寶之矣，然所製文，乃因士夫學子，欽其道德之隆，丐言以榮之。其文也，本易簡以立意，平正以敷詞，援筆而成，不俟經宿，對客揮毫，無容起稿，靡人而不求，靡人而不得，心視萬物皆我，未嘗故重其文以難人之請，請得，即持去，以故稿多不存，倘一一存之，可充棟矣。

夫子第三孫伯愚氏，留心夫子之文，自甲申搜索，迄今十有七載，得即手錄之，積而成帙，殊爲苦心，亦僅存什一於千百耳。大要夫子之學有本，其立意有原，故爲文有宗，非切乎身心性命之談，即關乎世道綱常之重，言言理窟，語語心機，一披閱間，令知德者不厭，不知德者不惑，與世之掇拾百家，鈎深炫奇，詹詹之言自異。惟另具隻眼者，庶可與於斯文。賜進士第觀吏部文選司政，門人黎民範百頓首撰。

羅近溪先生遺稿跋

馬士驊

萬曆間，盱江羅先生□道東南，天下戶祝奉之。今上重道崇儒，自成以從祀十六人請，先生其一也。先生談道之書，雲生泉涌，衣被天下，而天下猶以未見先生遺稿爲恨。督學陳公按部盱土，得先生序記傳說數十百篇，□驛刻而傳之。或者曰：先生之學，以體仁爲事，以不學不慮爲宗，其精凝要渺，盡之《會語》、《仁教訓》諸編，今所存者，皆先生之餘也。是大不然。夫酌水者一勺而知天地之全，謂無二水也。志先生之學，續先生之書，岐先生之道與文爲二之，是二先生矣。夫致理之妙，萬物存乎方寸，先生之於道，如水之有濕，空之有聲，自然之符，觸之頓應矣。蘇洵有云：「千金之子，萬乘之君王，求一□之幾乎道而不得。」先生體神居虛，爛然別集後世。有求先生之道而未悟者，讀先生序、記、傳，說一語而於發明，是書豈外篇哉！昔理學諸賢，或謂文以詮理，至摘辭敘事，多所不逮。先生是篇流易自放，華不撓簡，真而不俚。甚矣，先生之深以遠也！則是刻也，督學公之嘉惠後學，豈涉鮮歟？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南城縣事馬士驊題跋

羅明德公文集跋

羅萬先等

曾祖近溪公以明德倡天下者也，自明其明德，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生平學不厭、教不倦，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後世孰加焉。曾祖念九即登賢書，遂不廷試，周流天下。歸闕從姑書屋，其間飛鰲、天柱諸峰，聳然而特立；玉冷、虎泡衆泉，潄然而滴瀟。真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致，日夕奉高祖前峰公、曾叔祖樂溪公、次溪公、曉溪公、伯祖復初公、祖父玄易公、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已而吁人士從之，海內同志聞，皆不遠千里而來，曾祖得而命之，真不啻孔門之三千也。血伯嘗云：懷智自幼至長，見祖朝夕惟此學以繫命根，雖頃刻不離聖域，故心性理學之奧，幽渺精確之微，出爲《會語》者，已板行於世，海內皆家藏而戶誦矣。獨《外編》諸稿爲陳侍御散逸。今猶幸血伯懷智，年踰七十，手錄文集以呈文宗崑山雲怡陳老恩師。恩師憐血伯苦心，知家徒四壁，乃託富陽雲從陳老恩師、銅梁寓六馬老恩師閱而助梓焉。公之天下萬世，庶曾祖明明德於天下之心慰矣。三師且見先兄弟輩英英多彥，每顧而嘆曰：「先生爲人若是，其後子若孫當必有顯者。」先雖嫡裔，恨生也晚，未及親覩祖容，惟朝夕登其堂，誦其詩，讀其書，自明其德，期復祖之志，復祖之爲人，如是而已矣。至於文章科甲，豈敢得而必之也哉！先願後世子孫暨天下萬世同志，得觀是集而私淑祖以自明其德，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者，幸毋忘三恩師之梓也。蒙委督梓，例當跋云。崇禎壬申仲春吉，不肖曾孫萬先、復先甫薰沐書於從姑竹影山房。

羅明德公文集跋

羅萬化等

先子近溪公臨終訓諸孫曰：「聖論六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揮孔孟之蘊，爾等能奉行於時時，於作聖何有？蓋不學不慮之良，即孩提之愛親敬長，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文之定省，武之達孝，皆此良知良能也。子思謂仲尼祖述堯舜者此也，憲章文武者此也。」先子謂高皇直接堯舜者此也，發揮孔孟者此也；楊太史謂先子祖述仲尼者此也，憲章高皇者此也。孝弟人人固有，聖賢人人可爲，孔門學脈易簡的確。奈塵埋數千年，至陽明先生始悟良知而未證以孝弟，以故世儒見耿耿小明，而把握以爲知體，去道益遠矣。先子性本天縱，造復資深，將此學脈全盤捧出，故宣爲《會語》，無一言非孝弟；措爲文章，無一篇不孝弟，真孔門嫡派。

諸孫中能繼其志者，惟家大人。化自髫年見家大人以此孝弟持身，以此孝弟訓人，兢兢不忘祖訓，即今年踰七十，猶手錄先子詩文、語錄披閱，先子《仁孝》諸訓須臾不離。化客歲應試，荷蒙郡尊張老恩師、邑尊馬老恩師置之首列，而陳大宗師復拔於遺逸中。因同兄萬先趨謝，蒙大宗師授以家大人手錄先子文集，託刑尊陳老師、馬老恩師助梓焉。較閱之頃，見先子發揮無非孝弟，化雖不敏，請紹先訓矣。若夫老吾老、長吾長以及人之老長，此明德親民之學，大《易》生生之仁，物我一體，先子實有諸己矣，化欲紹焉而未能也。惟力行孝弟，以紹先子臨終遺訓與紹家大人之志而已。不然，三恩師刻茲文集以教天下萬世，子孫已背馳矣，化烏乎敢？崇禎壬申歲仲夏月端陽日，不肖曾孫萬化紹先甫薰沐書於平章堂。

明德羅夫子文集後序

黃文炳

先師嫡孫羅伯愚諸君，捧先師《序》、《記》、《銘》、《說》未梓者請曰：「先子歷宦至乞休以來，遍覽

諸名山殆盡，講學暇日，求文者輒走筆應之，無吝心，亦無倦容，第稿無存者。懷智自甲申後，見則隨書之，隨收之，積少成多，久欲梓而未有梓之人，亦未有梓之資也。微天之幸，得遇督學憲臺崑山陳大宗師，雅重斯文，篤信正學，先子全集已覩記之，尚有《序》、《記》、《銘》、《說》未付剞劂者，以書囑郡司理陳老公祖，邑侯馬老父母梓之，而門弟子未有序者。子從遊先子久，知先子深，盍爲一言序之？予應之曰：言之無文，傳之不遠。炳今年八十有五，筋力竭矣，安能文？況先師之文未易序也，既諸君有言，不敢不勉力爲之。竊觀先師之文，大都關切身心性命，直寫仁人孝子之胸臆，觀之者無不感動增益。序以序教，記以記教，銘以銘教，說以說教。《記》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無非教也。」吾師之文亦有四體：序、記、銘、說，無非教也。《記》曰：「先祖有善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君等知之，可謂明矣；知而傳之，可謂仁矣。而學憲怡翁陳太公祖，維持世教，羽翼聖真，信嚮先師，與歸善楊太史等如先師孫子俱列文學，彬彬翼翼，駿奔在廟，問學在堂，誰其貽之？皆食學憲陳太公祖之賜也。《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怡翁之謂矣。而贊勸其間，捐俸授梓，又有雲翁陳老公祖，寓翁馬老父母。《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之良心，又豈非公心哉？刻成，布之四方，傳之後世，而三翁德澤教思，與先師遺文同垂不朽矣。盱江門人黃文炳仲晦父拜手撰。

近溪子文集提要

四庫館臣

明羅汝芳撰。汝芳有《孝經宗旨》已著錄。其學出於顏鈞，承姚江之末流而極於泛濫，故其說放

誕自如，敢爲高論，著述最易，成編多至四五十種。即其集亦非一刻，有《近溪子集》，其門人杜應奎編；有《近溪子全集》，其孫懷祖刊；有《批點近溪子集》，耿定向所編；有《批點近溪子續集》，楊起元所編。有《明德公文集》、《近溪先生全詩集》、《近溪子附集》、《近溪子外編》，有《從姑山集續集》，並其孫懷智所編。有《明德詩集》，其門人左宗郢刊，今多散佚。此集則其曾孫萬先所刊也。

叙大明通寶義

董 裕

自國法立而民用神。匪錢之自爲神也，亦匪民之神之也。古之聖人，用天因地，宰制萬物，而以人官低昂其間，故重而輕之，母權其子；輕而重之，子權其母。使居者立化，滯者立通，詘乏者立致盈阜，斯天下之至神也。《易》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謂神。」匪聖人其孰神之？三代而下日討錢法，顧肉好周廓，輕重適均，可行而可久者，厯厯漢之五銖、唐之開元通寶。其格於政竄、撓於民奸者，抑何可勝道？錢之果神於人而匪神於錢也明矣。

國家錢法載在典制，二百年來民咸用之，是聖神之制也。乃時有行不行者，豈神而化之者，猶有所未詳歟？明德羅子有概於衷，著《大明通寶義》三篇，將獻之當宁而未逮也。不佞裕從貞復楊子所受而卒業，見其考綜商度，博極周詳：首以「本義」昭前程也，次以「正義」撫時要也，繼以「通義」而廣。「通義」者，又不一而足，權經置、極變通也。上下古今語錢法之可行可久者，莫辨於是。

今天下民力竭矣，重以災沴，乘以軍興，大爲司農帑藏之蠹，寶源局雖日鑄錢，而不支縣官之用。

比用言者，通行省直各立局開鑄，而般雜爲奸者，又攘臂其間，尋復報罷。此正通變神化之秋，羅子「通義」之說，固持籌者之指南也。長國家者，誠繹其義，得治人而善用之，自宗室祿糧以至食力於官者，皆得銀錢兼支，又申之厲禁，凡私鑄阻壞者，一無所貸，則其流如泉，其利如刀，不徒嗣功龜貝，即五銖，開元讓久遠矣。此導利而布之之術也，烏可廢哉！楊子曰：「盍梓而傳諸？」裕曰：「是冬官所司也，敢不供事。」或者，乃謂羅子學古聖人之道者也，鼓鑄末利，宜所罕言，不知《洪範》八政，貨爲食次；《大學》絮矩，要於理財。理財以聚，人守位用，廣天地之生德，而壽國家之元命，吾儒經世之大學也。然則是書也，適以見羅子之大庶幾哉！聖人之神民用者也，是安可弗梓也。遂梓之署中，以俟後之君子有考焉。萬曆丙申秋七月望日，賜進士第，南京工部右侍郎，前大理寺卿，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提調北直隸學校，巡按監察御史江右樂安門人董裕頓首書。

癸酉日記序

羅懷智

智述先子遺言遺行已成帙矣。偶過酒肆，得敗書八葉于覆甕紙中，目之，乃先子癸酉年日記也，遂製成冊，傳之子孫。復錄附刻于左，正謂一鱗知味，何用多哉？噫！觀此，則世以無工夫訾先子者，可少釋矣。丁未仲秋，懷智識。

明通寶義提要

四庫館臣

明羅汝芳撰。汝芳有《孝經宗旨》已著錄。前明錢鈔通行，其弊百出。汝芳督屯滇省，以滇爲鑄錢之藪，因作此書，以明其利弊大旨。以錢制大小、輕重，貴在持平，乃足爲萬世之利。歷引古來錢制，始自太昊、軒轅，下迄唐、宋，臚列具備。其第一篇《本義》，引據唐人《錢譜》，謂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按《文獻通考》：秦兼天下，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漢高后二年，始行八銖錢，是八銖之名定於漢，謂秦世八銖，非也。又考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寶錢，其文則歐陽詢所書，迴環讀之曰：「開通元寶」，今書悉謂「開元通寶」，亦非本義。

近溪羅先生鄉約全書序

王文燿

曩肅皇帝之末季，我太公祖盱江羅公近溪先生，以大司寇尚書郎出守吾宛，宛若叢爾，奚以當於先生？乃先生鄒魯吾宛之心，誠蒸蒸焉，甫下車，首以聖諭數語諄諄，爲萬姓勸告。隨檄六下邑，各興講學、鄉約之會，又每躬臨會，寓敷宣高皇條令，競日忘勞，務期家諭而戶曉之，曾未幾而窮鄉僻境，罔不若於先生訓者。蓋先生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求仁爲宗旨，以孝弟慈爲實功，以民物爲極致，匹夫不獲，先生恥之。故其初令太湖，所爲論學、鄉約等政，業已翔洽。及其再守東昌，秉憲

滇南，罔不以為是為急務。是則先生所過，何往而非孔仁孟義，濂、洛、關、閩之證印？彼其往往豚魚，曾有不孚於先生者，故謂先生撫世憂道之懷，曷嘗一日能忘於天下哉？

憶先生去吾宛，垂三十年，所諸凡矩矱約束，燦然如昨。及先生沒，迄今又十年，所吾宛桑土，無論誦詩讀書，存紳衣冠之士，即深山窮谷，黃童白叟，更誰有不感泣尸祝而思先生？獨惟《鄉約》條目，未及登梓，以盛其傳。譬之醫以愈病也，世有殘疾疲癯，得甦於神扁仙廬，挈之藥籠，察之虛實，均之劑量，調羹以永其壽命，乃猶然弗知參苓、芷氏、朮紫、碧草為何方物，顧非吾宛之一缺典乎？不肖先君昔守江州，于先生為莫逆交，不肖在童幼，亦嘗師事先生，每講轍登歌於翠微、水西之間。江漢秋陽，暴濯彌深，亦每以是刻未集為軼掌。茲先生七孫懷祖同兄懷智，攜示予金川，謀付剞劂，且使序之，則由是泫然以追慕於先生，尤愧弗能以先生之約，約吾淦之民，而行先生之志也。即不文敢不為吾宛父老子弟申壽命之謝，而因以廣盧、扁之傳與四方公之焉？皇明萬曆丁酉，宛陵門人王文燿叔舉頓首書。

明德羅先生詩集序

湯顯祖

記有之：入其國，其人潔淨精微，深於《易》者也；溫柔敦厚，深於《詩》者也。如此，則其人易知矣。孟子言尚友，古之人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今之人，以詩相示，誦之，則其人亦已可知矣。乃古之人若有其詩可誦，而其人尚有未可知者，以待論其世而後知。夫世之為世，古之為古也；古

之爲古，即其人之所以爲人也。故夫論古之世，而後知古之人非其世，何以有其人；然非其人，亦何以有其世？故孟子曰：伊尹、柳下惠、孔子，皆古聖人也。

明德夫子之巧力於時也，非所得好而私之。其於先覺覺天下也，可謂任之矣。而冲焉若後覺者，其所與人，蓋已由由斯，而又非有爾我不相爲浼之意，殆時爾耶？吾遊夫子之世矣，所至若元和之條昶，流風穆羽，若樂之出於虛而滿於自然也，已而瑟然明以清。夫子歸而弟子不得聞於斯音也，若上世然矣。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沒。吾觀今天下之善士，不知吾師其爲古之人遠矣。今之世，誦其詩，知其厚以柔而師之，卒也以學《易》其淨以微，亦非世所能知也。淨故厚，微故柔，雖然，論其世知其人者，亦幾其人哉？則亦誦其詩而可矣。萬曆丁酉夏四月望，臨川門人湯顯祖百拜謹書。

明德先生詩集叙

陶望齡

泰州王先生嘗言學樂之旨，學者多誦之，然此非泰州之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謂詩與樂者，奚物哉？夫其油油焉，融融焉，天地與舒，日月與明，百物與昌。若疊浴囚繫而游之莊馮，扶重翳而昭白晝者，此之謂不韻之真詩，無聲之大樂乎？真樂難名，而寄名於詩樂，詩即樂也，樂即詩也。趣有深淺，機有生熟，終始條貫，一言而蔽之，學樂而已。白沙子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予謂：子美詩即聖矣，譬之猶以甜說蜜者也，堯夫以蜜說甜者也。「梧桐月照，楊

柳風吹」，人耶？詩耶？此難以景物會而言語解也。

吁江明德羅先生，聞道於泰州之徒，盡超物偽，獨遊平天。與人偕，顧盼喏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因而興起者甚衆。予未嘗見先生之詩，而平日持論，竊謂先生全體即三百篇，其顧盼喏欠，微談劇論，即其章句耳。萬曆丙午，友人左景賢氏來按兩浙，示以一帙，蓋先生孫懷祖所編次，予於是又真見先生之詩也。論者或謂伊川《擊壤》，率取足胸次，不拘於法，而先生律調兼具，直類詩人之詩，若異乎所謂別傳者。予曰：「先生生平言庸言，行庸行，殆深覺乎寶惜玩弄之爲病，而力造於平實。當其爲詩也，宜亦詩人而已矣。堯夫之趣於詩，詩之外也，其意遠，其詩傳；先生之趣於詩，詩之內也，詩不必盡傳，而意爲猶遠。若其以詩爲人，以人爲詩，以己爲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爲己，好而樂之，安而成之，則二先生所同也。詩之工拙，傳弗傳，置不論已。」萬曆丙午秋九月，會稽後學陶望齡謹叙。山陰王應遴書。

羅先生詩稿跋

何三畏

往余外父雁山季公守建昌郡，尊禮郡之賢士大夫，則首稱近溪羅先生者，其人聖賢之徒，而其學聖賢之宗旨也，故有事必質，有疑必問，而先生亦披肝膽，以此相結甚歡。嘗楊刻蘭亭於署中，乞先生爲之跋，而居恒往來，得其片札，輒珍之拱璧弗啻矣。畏聞而私心鄉往之，而獨不與先生生同時、居同地，恨不獲執弟子禮侍先生。屬者就官越城，幸廁鹽大夫左公屬吏之末，公以先生里中人，且又

門下士，莊事先生甚，遂出詩草，令板而行之，以永其傳，而畏始得受之卒業焉。其詩大都淵源於二《風》、《雅》，而出入於兩漢、三唐，攬其意象，色澤古而沉，雋而有味，真颯颯乎大雅之音哉！顧亦先生鼎鑪豹斑之一，未足以概大全。而先生更有進於是者，彼其行誼，外父言之蓋詳矣，而頃又得之祭酒陶公，其言亦與符合。當其時，人有以居間議先生者，而先生實坦衷熱腸，能慷慨急人之急，曾以一事懇之當道，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當道謂其所得不貲，先生亦置之弗辨，及按之，毫無有也，第爲白覆盆，脫之阨危而已。先生心事光明，如青天皎日，所謂禮義之不愆，何恤乎人言者？此正其人品最高，學問最得力處，而豈礪礪之夫可同日道哉？畏是以誦其詩而論其世，知其人，以竊自附於尚友之義。雲間後學何三畏謹跋。

附：仁孝訓序

楊起元

某聞之，師曰：「人生於父母，不可不知所以爲子。而父母所生者人也，不可不知所以爲人。以其所以爲子者爲人，是謂事天如事親，而可以言仁矣；以其所以爲人者爲子，是謂事親如事天，而可以言孝矣。此孔子之教也，孟子以一言盡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人而曰『大』，則與天地合德，不亦仁乎？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亦孝乎？赤子之心不失，即可以爲大人，是孝固所以成其仁也。惟至於大人，然後雖不失赤子之心，是仁又所以成其孝也。然則仁與孝，一而已矣，必兼舉而言之，其義始備。得於孝而不得於仁者，蓋有之矣；未有得於仁而不得於孝者也。得於孝

者，天資之近可能；得於仁者，非知學莫之與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以致其知。夫惟物格而知至，然後能不過乎物，能不過乎物，然後爲孝子、爲仁人，而無忝所生矣。」

某不敏，自壯歲讀中秘書時，會近溪羅先生入都，因得請爲弟子，蓋聞先生之教如此。先生既歿而遺言在。某抱而讀之，其言仁、言孝，燦乎若日月之明也。某謹集之爲《孝經宗旨》，爲《識仁編》，梓之燕邸。又數年家居，讀先生之言益熟，而自覺夫向之所集者，尚未善也。乃手自抄錄，補其遺漏，芟其重複，所存者萬餘言，分爲兩卷：上卷曰《孝訓》，下卷曰《仁訓》，一以志傳習之省，一以公聲氣之同。會叨新命，貳南秩宗，出而商之儀曹駱君、祠曹汪君輩，咸曰：「孝者仁之本也，仁東方盛德，氣也，其常爲春。是書也，梓於春卿之署固宜。」某改容謝曰：「然哉！」遂付剞劂氏。

識仁編序

鄒元標

此近溪先生論學語，太史楊子彙而梓之，名曰《識仁編》以傳同志者也。憶丁丑歲，先生入賀至都，予侍先生榻月餘。夜半請益，先生曰：「子騎乎？」余曰：「然。」登高何居？」余曰：「執轡身仰而前。」下坂何若？」余曰：「執轡身俛而後。」先生大叫曰：「公他日無忘我。」余不省。先生行，乃草書呈先生曰：「學有宗旨、有功夫、有入門、有結果，先生卒詳教我。」先生折簡曰：「孔門之學，求仁爲宗，求仁莫先於恕。自名乎仁也，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名乎恕也，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以言其

體，則不慮而知，不學而能。體此於己，學而不厭；推此於人，教而弗倦。本體即功夫，功夫即本體；入門處即結果，結果處即入門。功夫、宗旨可一言而盡也。」余領之。遲回至今，始知先生所以醒余者甚篤且切，惜當時資愚質鈍，未能直領無疑。方欲請質先生，而先生已爲古人。今從簡冊中識先生亦晚矣。

夫仁者何？即人之心也；識仁者，即識人之真心也。是心也，古今聖愚，人人本具，而必俟識者何？蓋赤子之時，見父而愛，見兄而敬，無作惡，無作好，和之至也，順之極也。識萌而情動，情動而欲熾，遞相牽引，而真心亡矣。故先儒立教，欲人識其真心，蓋於其潰敗處拯之。東支西吾，未免滅東生西，惟直指其本有，則一正百正，領端裘理，斯聖學之宗傳而昏衢之寶燭乎？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入乎仁，則出乎不仁；悟則識，不悟則迷。未有立仁不仁之界，而處乎迷悟之間者也。雖然，豈易言哉！仁固仁也，識亦仁也，以仁識仁，不幾執柯伐柯乎？在學者證之而已。羅先生汲汲一生，與物爲徒，中所載諸語，蓋有契於《大易》生生之旨。故其言包括萬古，綜統乾坤，生而不益生，非以意識承當之謂也。醫書以痿痺者爲不仁，先儒謂其最善名狀。今之嗜利者輒曰：「不仁」，不知嗜利不仁者譬之痿痺，疾在四肢，可瘳也。嗟、嗟！不落意識者誰乎？或曰：「識仁矣，其功何居？」余曰：「巨室之子，幼而播蕩於外，長而有知，思其祖父廬舍，潛然出涕。知者引之歸舍曰：『此爾祖也，爾父也，爾廬舍也。』彼既識祖父廬舍矣，其無所解於心者，天性也，而由人乎哉？軻氏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身』，即識仁之謂。反身未誠，猶是二物；以己合彼，又安能樂？故人患不識仁矣，識仁則生，生則惡可已，而何事之與有？」

同志諸君子刻是編，銓司屬予引其端。余敬序之，並述先生之所以訓我者引於首，蓋與是編相發明，且志余負先生之教也。

近溪子明道錄提要

四庫館臣

明羅汝芳撰。前有昆明郭斗序，稱汝芳以家居富美堂及雲南五華書院所集講義二卷合而刻之，一題曰「五華會語」、一題曰「雙玉會語」。其門人杜應奎又附以所記汝芳論學編爲三卷，題曰「近溪先生會語」。此本題曰「明道錄」，作八卷，又每卷但題「會語」，不標其地，卷端題門人樂安詹事講校梓。蓋應奎編於前，事講又編於後，故書名卷帙各不同也。

(四) 像贊、祭文

近溪羅先生像贊

上元門人李登贊

形亦衆形，身亦衆身，於惟先生，踐形成身。賦同此性，宰同此神，於惟先生，復性完神。均是庶物，均是人倫，於惟先生，明物察倫。長以及長，親以及親，道邇事易，直基治平。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維是孝弟，達義與仁。寰宇廣矣，誰非我人，先生一腔，收天下春。萬古長矣，性無古今，先生一念，洞萬古心。近自文成，溯及孔門，先生闡之，厥有大勳。仰瞻遺像，緬懷溫仁，勉旃此學，用答循循。

宣城門人沈懋學贊

修其形，躡其身，葆其精，完其神。學接虞廷，獨見本真。不慮不學，赤子知能。萬物一體，肫肫其仁。至平至易，極高極深。曰中曰庸，以化以神。德難以名，名難以稱。強稱名之，名稱大人。

盱江門人張嶺贊

儼然若有所思，實則何思何慮也。退然如不勝衣，實則當仁不讓也。煦然若無不可與，實則和而靡同也。向道而行，忘身之老，庶其似之，善貌先生而肖者，其尚圖之此哉！

臨川門人徐允修贊

欲觀夫子之心，大德曰生。欲觀夫子之身，形色天性。學從不學，知以常明。三綱五常，無爲渾成。不離乎愚夫愚婦，脗合乎至聖至神。

白鹿洞門人熊儋贊

學本義皇，何思何慮。老安少懷，入孝出弟。肫肫其仁，德配天地。孔孟以後，斯文在是。

趙田門人袁黃贊

儒者曰：汝學似禪。釋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直透本心，以俟聖人百世。此昔人贊象山先生之言，予贊先生無異。

盱江門人左宗郢贊

挹先生容，如坐春風。聆先生言，如飲太玄。由今想先生像，蓋動靜語默，悉登彼岸。學先生學，統天地萬物，同歸大覺。易知簡能，直臻聖神。一息千古，元氣流行。無得而稱，稱曰「明德先生」。

宣城門人王環贊

發明德之旨，中天皎日。證孝慈之用，大地陽春。掀翻秘藏，喚醒顛蒙。日用平常，原非外假。出王遊衍，直任本真。中和位育，千聖一心。學爲大學，人爲大人。

祭羅近溪先生文

鄧元錫

自東越之學興，指獨知爲良，即良知爲聖，使人一洗其支離眩驚之習，內求諸心，可謂尤切。固者爲之惑心，在內以人見之知爲知，以耿耿之小明爲明，而不通於本，蓋二三傳而失者益遠。至先生實始悟人爲仁，悟同仁爲爲仁，以良知爲覺，以三界一心爲大覺。指恕之端，即舒雁、舒鳧同群樂生，皆歸於仁體。指人之天，即旅行群宿，訴訴依依，並暢其本心。論赤子之心，則胎脫乍分，初與母離，即哇哇一啼，真明其不忍；論未發之中，則喜怒哀樂，未有交接，即平懷一種深信其泯然。於是標孝弟慈之真心，貫通乎家國天下謂仁。淵浩爲在我，和光於日用人倫，此先生之學所以爲獨見其大，不離於宗者也。彼及門之徒，即心自信，信心自足，或乃流於猖狂自恣；甘於隨俗習汙者，固爲滯其言筌而離迷於本。況世之人，即江海之混混而疑其深廣，即形影之妍媸而訾其鑒照者，又豈足與於先生之真哉！

元錫未冠，及先師、先友從先生游，四十一年於茲矣。自最初發心謂回嚮，方招來引翼業藝，植之爲町畦中之蓀莖。迨大圓鏡智現諸影像，彼是歷然，終並包之爲藥籠中之薑桂。蓋先生所以造元錫者，時其煦嫗，時其捭闔，欲羅之於範圍。在元錫之所以事先生者，時同所同，時異所異，以自附於助我。迨於今夏，過余衡門，晏晏晤言曰：「惟心源君。」言及此，予心釋然。指乾坤之二體爲兩曜之高懸，一飯三遺，起坐留連，而何悟中宵綢繆之語，即終生永訣之談也耶！霏雪冥郊，走哭一奠，絮

酒隻雞，有淚如霰，尚饗。

《建昌府志》編者按：近溪門下氣餒甚盛，其弟子亦不免有張大師門之意。一時名流如李寅清、鄧潛谷之屬，俱引爲會，列門生。寅清生正德丁卯，近溪後十年丙子始生，忘齒折節，古所艷稱。今李、羅二公《行狀》俱在，無一語及是，其爲附會無疑。潛谷稍後出，受學近溪，見於《儒林傳》。然觀此文云：元錫未冠，及先師從先生遊，不稱師不稱夫子，而稱他人爲師於其前，則其義已顯。下云：先生所以造元錫者，時其煦嫗，時其裨闡，欲羅之於範圍助我，尤非門弟子語。二公皆名儒，以近溪爲師非辱，然事必求真，不可無辨，此姚《志》《跋》語也。凡祭文皆不錄，爲破例存此。

莫羅先師文

楊起元

維萬曆某年歲次戊子冬月某朔，越某日，某門生翰林院修撰楊某，謹以剛蠶柔毛庶饁之儀，致奠於先師羅夫子之靈。嗚呼！天乎胡不爲吾徒少留耶？夫子逝矣，何其可適從耶？某自閩中九月初一日，得師手語，遂兼程而來，孰意啓緘之日，即師陟遐之期，某何弗福耶？嗚呼，慟哉！惟師之學渾渾涇元善，保合大和，直接洙泗之源。開擅生民之盛，一身而建立三才，一息而金收萬古。後有作者，當尋其緒，吾徒第當入孝出弟，敬遵遺矩以待來許，以期無負。師其鑒之耶？嗚呼！尚饗。

祭羅近溪

耿定向

繁余不敏，尚友四方。得朋之慶，獨饒豫章。奕奕廬山，峙吉之陽。湯湯近溪，派衍盱江。廬山之學，毫不放過。孔矩孟穀，率由罔墮。近溪之學，一切放下。忘垢忘靜，致廣以大。余擬胡文，企賢希聖。儼乎朝端，紳垂笏正。余擬公學，畸人侔天。超超物表，羽化登仙。兩公之學，各就其質。惟余顛倒，僉受其益。兩公所造，異轍同趨。如彼兩輪，共翊大車。繁胡肅括，士論多歸。惟公博大，知者或稀。余惟斯道，原本於天。率迪恒性，古今同然。天道本易，易則易知。人多忽易，而驚崎嶇。天道本簡，簡則易從。人顧厭簡，繁縟是崇。惟公知德，學宗易簡。敷衷而語，語不爲選。信心而行，行忘桎檢。不學不慮，直躋聖域。致中致和，直基位育。孔氏學脈，惟是求仁。孔氏路逕，惟是同人。親親長長，天下斯平。惟學惟誨，集聖大成。志紹孔業，誰可與論？惟公智及，世鮮其倫。公茲已矣，惠施云云。雖有郢斤，誰爲其質？鍾期既逝，高山流水，疇識其趣。我之漫興，本情求友。自蒞留臺，遲公云久。一葦不航，胡然在疚。昔我居燕，正甫弗興。今我在南，公也遐征。逍遙而逝，沒則用寧。同心凋謝，存者榮榮。瞻望從姑，有淚如傾。寄此瓣香，以寫我膺。乾坤微意，絮酒一觥。幽明懸殊，千古爲盟。

祭羅近溪先生文

周 案

先生之學得其大，故以天下國家爲範圍；見其真，故以天則流行爲作用。目前觀體，故不落言詮；時時契合，故不煩防檢。無揀擇，故不爲世局格套所束；無黏帶，故不爲物情好惡所染。立言近易，而旨味玄深；受用自在，而鍛鍊艱苦。人知先生之樂，而不知先生之憂，人見先生之不立異，而不知先生之儵然有以特異也。

祭羅近溪先生文

耿定力

戊子歲，驅車入閩，手夫子遺書，朝思夕惟，恍然若悟。因益篤信夫子之道，夫子之不可及也。不厭不倦也，善與人同也。彼拘跡似以窺夫子，執言詮以求夫子，是定力先是疑信之見也，不足以闡夫子藩籬矣。

祭羅近溪先生文

張 嶺

嗚呼！先生其學在孔孟，其任在綱常，其取善之量在萬古，其治教之澤在四方，其仁慈下及於昆

蟲草木，其忠信無間於蠻貊家邦。淺觀其似者，或以爲兼玄兼釋；深惟其道者，則以爲可帝可王。其包涵廣博，即門牆之士尚未能測其淵浩，而況得之耳聞者，又安能望先生之洋哉。嗚呼！先生粵昔旴江，雖號淳龐，士未知學，任質成章。自有先生，然後有志之士，窺性命之蘊，望聖賢之堂，知神化在庸行，知愚不肖皆善良。再濯江漢之潔，重宣日月之光，其功德蓋恢乎百世之師，奚止區區善蓋乎一鄉。

祭羅近溪先生文

許 婉

人見其咳唾珠璣，揮灑王顏，萬古立就，一語真詮，以爲先生之文章若此富麗也。不知先生以學爲文章，而不可以文章名。人見其初令太湖，生祠炳炳；繼守寧國，馬疏森森。滇南開萬年水利，莽酋攝六月軍威，以爲先生之功業若此雄偉也；不知先生以學爲功業，而不可以功業名。人見其當嚴分宜之赫赫，招之而不就；張江陵之巍巍，折之而不回，以爲先生之氣節若此激昂也；不知先生以學爲氣節，而不可以氣節名。蓋由先生心同太虛，量括宇宙，忠孝君親，慈孚蠕動，此其學之大者，故文章、功業、氣節，雖人所難能，均不足以名先生也。

祭羅近溪先生文

朱廷益

先生以悟爲本，以樂爲驗。其體純乎愛親敬長，而天下賢愚顓蒙皆保合乎其衷；其用主乎濟世

利物，而一切蹊徑崖岸無計較於其外。故當時見且聞者愛而慕之，而今悼其亡者哀而思之不已也。嗚呼！先生之學主於自知，而不必於人知，是謂真悟先生之心，一於愛人而幾於忘己，是謂真樂。自非見道分明，體仁真切，曷臻斯理耶？

祭羅近溪先生文

譚 清

先生有希聖之志，而示天下以無爲；先生有作聖之才，而處天下以無事；先生有繼聖之學，而混天下以無能。所行若此，得非曾氏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乎？

上述自周竊起六篇祭文，皆錄自《近溪子文集》。原文無題目，僅指出出自祭文，題目爲編者所加。

(五) 記疏

明德羅子祠堂記

楊起元

吾師明德羅子，豫章南城人也，而祠於金陵也何居？蓋吾師之學，修於南城，而行於金陵，金陵之士有傳其學者故也。吾師未嘗官金陵，而學行於金陵者何也？吾師當嘉靖末年，嘗守寧國，而其友天臺耿公以待御督學於南畿，以造士作人爲己任，即清涼梵剎爲講所，聚名士論道其中，則期吾師至，以上下其議論，因命多士執弟子禮。吾師與公故忘形交，於多士雖不以師席自居，乃未嘗不以師道自任，所以誘進警發，不遺餘力。南畿列郡之士，一經指示，多所信解，此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普。

其後二十年，當今上之十有四年，則吾師懸車七十矣，人世之念已忘，傳付之情獨重，言念舊都諸賢，慨然欲敦夙好。乃泛一葉之扁舟，狎長江之巨浪，偕二三之良友，憩白門而盤桓。於時，則今政府趙澱老首率國子諸生，聚講憑虛者數日。既而舊游頗集，新知亦進，時有若李如真邑宰、焦弱侯殿撰、張華宇民部、翟德孚茂才等，朝夕商訂，刮洗舊見，如金之在鎔，色未足則火力不休；如玉之在雕，理未澤則磨工不歇。此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深。

後是二載，歲在戊子，而哲人斯萎。又九載爲萬曆丙申，而起元以貳南容臺至，師門之友前後來會，則姑蘇曹魯川丈慨然興嘆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舊京固宗周也。吾師收拾千年學脈，蔚爲儒學之大宗，而發揮於此，此中不俎豆吾師，使學者罔所萃止缺也。」時在坐者十餘人共然之，而祠議遂興。予聞之，以商於少司空擴菴董公，公曰：「吾師德澤入人，固不繫於祠，然人心所欲，興亦不可以沮已。」而曹丈還姑蘇，未有成事。又一年，所復來，則友人陸欽甫得可祠之屋於旗手衛後所，蓋府君右衛指揮陳宅。卜之曰「吉」，輿情胥悅。乃留曹丈飭新其宇而祠焉。其屋南向，門於巽方，門之內夾道有槐四株。復爲二門，入而西折，復有一門。乃階而升堂，堂之後爲寢室，主所奠也。寢室左右及後皆有室，堂之後有軒，其左尚虛，則構爲佛閣，以居守僧如桂。其規制尚未甚備，然大率若此。於是至者顧徘徊嘆息曰：「此巋然祠制也，豈天留之以有待耶？」

起元不敏，慨惟吾師之學不出於平常，而準四海、施萬世。率是以繼往開來，有勤其一生之精力未嘗少懈者。常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中庸》之精髓；大人正己而物正者，《大學》之規模。」故合《中庸》、《大學》而一之，吾師之學之所以爲全也。學者知《中庸》而不知《大學》，則徒襲平常之跡而亂其百度，甘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覺；知《大學》而不知《中庸》，則好爲人師，而儼然作矜莊之色，至於畔道而莫知。此則不敏所自懼也，而思與師門諸友共商之，以求其合一者也。

此祠成而講習有所矣，吾黨興祠之本意，蓋在於此。不然而徒曰：「金陵之士感吾師之恩，報之而已耳。」師恩豈俎豆所能報者耶？不敏是用推諸友之意而爲之記。

雲南軍功疏略

楊文舉

原任雲南屯田副使羅汝芳，職屯田而兼攝學校，造士安民，一以講學是事。撫臣王凝動以迂儒目之。時值金、騰缺兵備，則檄芳代署，意其軍旅之事必不能也。芳目擊罕拔之暴，心憐思、個之危，一接兵符，慷慨前往。至則發庫金、廣儲蓄以實根本；嚴哨守、據要害以防間諜；稽保甲、練土著以備不虞。又調各近砦兵赴騰輪戍，以震聲威。募通事之最黠者，寬其約束，令深入以探虛實。又以信義結諸土司，以威福諭諸酋部，以利益化諸奸商。

當其時，金、騰生氣，夷方股慄。雖未必能越江外擒瑞體，而近戢罕拔之橫，遠助思個之援。迨西且不去矣，三宣安有今日！奈之何？撫臣懼，以啓釁挾以參題，一日旗牌五遣，而兵遂撤。由是罕拔滋橫，思個解體。優游馴養，致有今日，芳之志未酬也。

且在永昌，則浚龍池、開沙河；在騰越，則築侍郎壩；在昆陽，則捍海口，提水利之功，又昭昭於人耳目。若是果迂儒作用能之乎？芳之獨力擔當，可謂有任事之忠。譬之於醫，則能治療於初病，非僅有功於病者。且其粹養素譽於鄉評，雅望流芳於宦轍，理學之公舉者可覩也。伏乞聖明，俯賜甄錄，以廣激勸。

補理學名臣諡典疏

左宗弼

原任雲南左參政羅汝芳，心存繼往，志切開來，萬物一體，其心宗千古絕學。其擔荷，仕則隨處著循良之績，而民有遐思；居則窮年無厭倦之心，而功多善誘。允矣，大人之學，何愧君子之儒。此一臣者，學見其大，直接未墜心傳；行造其純，恪守先民遺範。行在斯文，品高一世，尚宜附俎豆於儒先，豈可缺褒崇於身後？所當與魏良弼聽候該部查酌近例，破格優崇者也。

請褒崇理學疏

方大鎮

桐城方大鎮氏曰：「其一爲建昌之羅汝芳，幼懷作聖之志，夙契性天之真。透悟良知，益加闡發，以孝、弟、慈爲實用，以敬天命爲實功，不落言詮，不煩防檢，不爲世局格套所拘，不爲物情好惡所染。襟懷光霽，魚躍鸞飛；度量淵涵，天空海闊。挈明德之學，直欲明其德於天下；著《識仁》之編，直欲合萬物爲一身。自少壯而至沒齒，無一日非悟道之時；自筮仕以及歸休，無一處非講學之地。生平不見人過，操「怪不得」三字爲待人之符，一切不與人爭。執「不敢」二字爲持身之券，於人何所不愛，於物何所不容。此一臣者，性體虛靈，涵養純粹，蓋得聖道之廣大者也。」

請褒崇理學疏

耿定向

本官束髮學道，世味澹如。筮仕太湖，聲亦赫赫。臣往按其邑中，父老相見不下千人，臣就而問曰：「自汝有識以來，與民相安者幾何令耶？」僉對曰：「五六十年來，前止一翁，後止一羅耳。」因竊嘆一邑之中，民生總總，不知其幾，而五六十年間，能寄民命者止一二數，稱又不顯也，臣滋惑矣。近寧國臣按其地，目視其政不厲廉隅，不勤筆楚，鷹鸇之智誠少矣。顧其慈祥愷悌之真，民物一體之意，當於古循吏中求者也。且即其均田糧、新三城、行義倉、申鄉約，弦歌之聲到今盈耳，去思之感愈久不忘，績用又彰彰如是。計當特褒以爲勸者。乃今欲抑之，恐俗吏口實於此攘臂操切，以賈聲稱，而學道愛人者退遜也，民命其何堪耶！

請從祀易名疏略

倪元珙

原任雲南參政羅汝芳，學本六經，悟參一貫。致知、復性，克承派於姚江；《廣孝》、《識仁》，直接源於洙、泗。始歷邑郡，繼陟藩臬，允抒磐漸之鴻猷；人稱夫子，時號聖人，共仰塾存之龍德。儒則醇乎其醇，論亦定而久定。易名從祀之典，輿情之盼望久矣。

伏見朝廷賜諡雖有常格，而德業過人相應格外贈予者，出之聖主之睿鑒。羅汝芳德業茂著，固

應蒙特異之褒，而邇來士氣日靡，世風漸蠱，尤須舉理學宗功，表章而鼓勵之。如萬曆初，舉人陳獻章以理學從祀，賜諡「文恭」；布衣胡居仁亦以理學從祀，賜諡「文敬」。蓋理學一明，則內聖外王，建極綏猷，自無兩用。故顯皇帝有破格之褒，總以培養道脈，俟皇上光大之耳。

令汝芳正學純修，覺人師世，既與獻章、居仁同軌方駕，況仕登三品，全節始終。稽德業固自超凡，論官品亦非僭躐，華袞俎豆，實兼承而無愧者矣，此非臣迂言也。伏覩辛未會試，策問理學祀典，再接禮部咨訪，謚冊俱衰列汝芳姓名，足徵公論翕服。但汝芳砥礪清白，子孫式微，不能自行請乞。臣巡歷旰江，徘徊其講堂故地既切，高山景行，而表舉理學以振揚風化，又巡方責也，詎敢隱焉不以上聞。伏乞皇上允臣所請，將羅汝芳易名從祀，則理學薪傳，荷王明以彪奕，不獨皇祖崇道顯，謨光繼述，而皇上之精一持統，巍煥宏文，直媲唐虞而比德矣。

後記

我在學術領域取得研究成果，是從研究泰州學派的王艮開始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正在江蘇泰州市工作，忽然有所謂「評法批儒」之舉。我的同學沈善洪君遠從杭州來信，大意謂你不要再研究婦女運動了（我在高校畢業後，即在教書之餘研究中國近代婦女運動，而一無成就），身在泰州，何不研究泰州學派開創者王艮的思想？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泰州學派」的名稱。善洪兄這一指教，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我從此走上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道路。但他是冒着風險的，因為「文化大革命」前，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寫的《泰州學派的思想及其階級性與人民性》一章，纔被批判過。不過我那時並不知道。所謂無知者無畏，於是我從泰州市圖書館複印來《心齋先生全集》，埋頭讀了起來。終於在「文革」之後的八十年代初期發表了兩篇關於王艮的論文。

論文發表時，我正好調回故鄉寧波，在我的母校效實中學任教。此時我纔看到了黃宗羲《明儒學案》中的《泰州學案·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不過那時我正被黃宗羲廣博深邃的思想所吸引，並沒有對羅汝芳的學說進行探討。直到九十年代初，我的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朋友，侯外廬先生的弟子黃宣民研究員，來函告知他已從其故鄉獲得《顏山農先生遺集》，擬整理出版。我欣喜之餘，建議他將顏集與王艮的泰州弟子韓貞的《樂吾韓先生遺稿》一起出版。宣民兄欣然同意。

從這時開始，我就有出版顏山農弟子羅汝芳著作的想法。於是，我從太原一位同學處借得《批點近溪子集》，予以複製，藏於書櫥。

也是天從人願，去年初，我忽然接到浙江省社科院哲學所友人錢明研究員的信，他知道我藏有羅集，告知我他們計劃出版《陽明後學文獻叢書》，邀請我整理點校《羅汝芳全集》，我自然一口答應。不過我已屬清人戴名世所說的「耄且昏」之年，況手頭上尚有近二百萬字的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的點校工作，特別是明版本中異體字、古體字、冷僻字，和在那個年代的獨創字特別多，我實在感到力不從心，於是邀請寧波市行政學院的潘起造、梁一群和羅汝芳後裔羅伽祿先生一起參加，以圖減輕我的壓力。豈料我後來發現，羅文除《批點近溪子集》外，尚有厚厚一大本《近溪子一貫編》，以及《庭訓記言行遺錄》、《盱壇直詮》等。更重要的是除上述語錄體的著作外，還有國內未找到的羅汝芳所寫《羅明德公文集》。此書若缺，何能稱「全集」？於是我請日本朋友中純夫研究員幫忙，他回信說，日本東京確有，但不能複製。我又向臺灣大學的友人鄭吉雄教授告助，他回信同樣如此。省社科院也趁有人赴臺灣開會之機，至中央研究院聯係，亦未果。在山窮水盡之際，我忽然想起我在臺灣中研院語歷所的一位朋友所長王汎森院士，他過去同我曾有過陽明後學資料交換之事，於是向他求助。汎森院士接信後立即複製寄我，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久，我發現鎮江圖書館亦藏有此書，臺灣複制件有複製不清之字和漏行之頁，需要校對，於是去信我過去在泰州的學生王京校先生，請他於鎮江有關方面查詢，得到回音是鎮江圖書館確有此書，也願為我去校對提供方便。當時我正好大病初愈，等不及完全康復，興冲冲地趕赴鎮江圖書館，在彭荇成、鄭勇兩位館員的熱心幫助下，

終於如願完成任務。我在這裏向王汎森、王京校、彭荷成、鄭勇四位表示感謝。中純夫、鄭吉雄二位雖事未成，但對他們的熱忱，我同樣表示感謝。

正在此書整理完畢送出版社之際，二〇〇六年初，應邀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錢明研究員告知，韓國世宗大學校李慶龍教授化了多年之力，對羅汝芳語錄作了整理，去各本之重複，著《語錄彙集》一稿，建議我採納李教授之成果。雖然從版本學角度來說，受了影響，但方便了讀者，我表示歡迎。李教授聽說後，也願意參加我們的點校行列。我于是按我國慣用體例，確定底本，作了一些整理。由于國際聯係在訊息上的某種不便，在整理過程中未能與李教授聯上，其中或有失當之處，請讀者諒解。

一九九六年，宣民兄在寄給我他點校的新出版《顏鈞集》時，告知他計劃出版《泰州學派資料叢書》。但本世紀初，他猝然離開人世，壯志未酬。現在，《羅汝芳全集》出版了，我願將此書告慰這位在我學術道路上多次鼓勵我的摯友的在天之靈。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方祖猷寫於東湖花園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罗汝芳集 下册

作者=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

丛书名=阳明后学文献丛书

页数=1007

SS号=11863627

出版日期=2007.3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ISBN号=978-7-80729-089-6

中图法分类号=B248

原书定价=90.00（全2册）

主题词=哲学思想-中国-明代

参考文献格式=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 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